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07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九冊目次

子部·道家類

梅仙觀記一卷

〔宋〕楊智遠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 一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宋〕愚谷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一五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二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 二一

爐火監戒錄一卷

〔宋〕俞琰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五一

西嶽華山誌一卷

〔金〕王處一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 六一

海瓊傳道集一卷

〔宋〕洪知常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崇禎十五年補修一化元宗本

..... 七六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邱處機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八七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后集三卷附道德會元一卷

〔元〕李道純撰 蔡志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年許孟仁刻本

九五

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

〔元〕李鵬飛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一七三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十卷

〔元〕陳致虛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二二一

清微仙譜一卷道迹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一卷

不著撰者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三五〇

洞玄靈寶三師記一卷

〔唐〕劉處靜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三七四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原缺卷下)

〔元〕李道謙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八〇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一卷

〔元〕朱象先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〇三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元〕李道謙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一四

玄品錄五卷

〔元〕張雨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五四九

徐仙翰藻十四卷

〔元〕陳夢根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六一五

贊靈集四卷

〔元〕□□□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七三六

御製周顛僊人傳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七六三

梅仙觀記一卷

〔宋〕楊智遠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仙觀記

一卷》提要

一第 記觀仙梅

梅仙觀記

梅仙事實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鞠二

昔梅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每以恤民為念未嘗加鞭扑於民時值王莽作亂僭竊神器王鳳專政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不言福不忍天下生靈坐於塗炭乃奮忠義之氣上災異書以陳治亂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空茂便下須爾

是以天下布衣各屬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嚮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名都大郡求賞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敢上書求見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衛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燦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皆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偶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為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讎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爭遊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直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矣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富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王曼事帝俱不納復建三統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尸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巨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奉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殺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灾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帝亦不報於是歸休之志焉乎所謂臣之於君再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豈虛言哉遂解衣掛冠東都門納官棄妻子去九江恐國舅攝之易姓名為具門市卒以保其身厥後求師慕道訪山採藥多隱名山廣谷之間嘗與張

留侯子房執版唱無生曲以快其情也訪屬蕩諸山即會稽之南也遊南閩入支提山修鍊數年未就為尼所觸憤然曰靈丹九轉愈久愈精何厭成功之晚遂入仙霞山即武夷之東也徬徨乎無人之境逍遙乎塵埃之外猿啼古木虎嘯幽岩有竹曰瘦腰有草名黃芽靈苗異種雜然莫能盡識遂依岩結庵堅心苦志辟穀食松慕學神仙積有年矣每望閩粵間有紫氣頗異復往建城立壇修鍊未幾一日山色溟濛煙霞滿室瑞氣浮空紫雲蓋覆於山頂天樂粲粲有一神人語福曰空洞仙君至須臾仙樂近仙君臨福拜而迎之仙君曰念子學道志堅吾故下臨授汝外燒內鍊還返大丹之法九老仙都濟世之文汝可擇名山依法修鍊方得成仙言竟而梅君謝焉彩雲散空天樂自鳴仙君乃隱隱而去梅君精視天文數日下山行濟世之法無不靈驗初至雞籠山修鍊被尸鬼相魔次至毛竹洞夜夢神人曰此山非先生修鍊之所遂入演仙山修鍊又為野火所燒繼往玉華山

修鍊昔神人居馬方欲修鍊而羣賊四起次至烏石山修鍊樵婦觸之梅君嘆曰道緣淺薄障魔羣起遂再行濟世之法數年至劍江西嶺修鍊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戶視之乃道師空洞君降梅君拜而迎之告道師曰弟子恭依師旨廣行濟世之法遊歷名山修鍊多為魔苦適至於此道師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再授汝八神却魔靈丹乃召二光童子控赤駿白馬於山前君可急乘馬領童至飛鴻山精修成功之日吾當舉汝使汝骨像同昇也言訖道師隱於雲中梅君遂乘馬領童至飛鴻山卓庵修鍊十日神遊體外丹光燭天而道成矣遂開爐出丹一丸祭天天神收之一丸祭地地神護之一丸自服服訖拜謝天地畢地神奏於三官三官奏聞天關言西漢梅福成道於飛鴻山梅君乃乘白馬領童欲回九江二童馬前撫掌吟詩隱於山溪巨石之下須臾紅光射日紫霧漫空甘露天花一時飛降雲中仙樂嘹唳金童持節玉女執幡力士控鸞侍仙捧詔向梅君曰天

關詔下令汝乘鸞上昇梅君拜謝天恩棄馬乘鸞昇天而去白馬墜於水中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是也山之西有陸馬洲三十里有遺鞭著山山之下有登仙里山之東溪有逃童石駝馬渡山之側有甘露源山之後有天花嶺石上有花跡自後鄉人號曰癩石嶺是也至今丹光隱伏猶存山根有梅君道院崇奉香火自後浮屠占之為居址棄仙像塑佛像改名觀音院將梅仙像移入開山堂安奉郡之民相傳只呼梅仙院不從其額其院中有護法五聖公顯靈立廟院側人只呼作梅君廟梅君同名乃仙聖跡也自漢至今歷二十二丙寅矣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壹千二百五十九年不泯矣時依建寧府梅仙堂傳本彼有梅山鍊丹之所故云爾

碑文

梅先生碑

唐浙江東道觀察使陸贄為郎中兼御史大夫陸贄書

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

三夫火政須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妻人婢子亦攔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烏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

書梅先生碑陰 大山蕭山明

豐城梅仙山道觀有梅先生碑唐詩人羅隱文也昨觀與碑俱燬道士熊應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羅永之來委予書之問之曰君昭諫遠孫揚前人文勤如是為楷書竟思漢事追嘆之烏乎夫欲福漢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賢界之漢棄天福乃棄人之福兩自棄

是自禍也金鐵交飛天無如漢何老鳳變妖漢亦無如新之移漢何烏乎失士則亡得士則存存以從諍亡以玩言壯哉氣節貫于乾坤視我泥土藏我璣璠辭漢去坐隱共市門馳跡仙路訴情帝關泯泯者劉長空無痕永水者梅偏祠共尊祠碑可灰仙道不燔青瑤重鐫可字可捫胎諫有知醒如冰蒐子真如生日月不昏咸淳六年歲在庚午六月朔

書梅先生碑後 小山蕭春來

讀昭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處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

宋初語

尚書省燐

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勘會到宣風鄉南岐里梅仙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委得詣實州司檢會昨據梅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

存觀宇已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
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
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考而見晚避逆莽棄妻
子去九江全性具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
具存觀宇嚴飭水旱疾癘有禱即應伏望持

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
只稱呼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
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
元豐
年

加封

○ 繼奉勅梅福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
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
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
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願號
光靈不泯其朕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牒至

准勅故牒元豐五
年七月

尚書禮部

勅會近據尚書省送下錄黃鎮南軍豐城縣

梅仙觀漢朝梅福

勅特封壽春真人其勅牒令本觀收掌及差

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已符本處
具已施行及收管
勅牒文狀申省去訖今未多日未見回申須
議催促鎮南軍主者詳前去今來符內事理
疾速回申不管准前稽遲符到奉行元豐五
年八月

日十二

洪州

元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准本年七月二十
九日太常寺牒准尚書禮部符准元豐五年
七月十八日尚書省送下畫黃中書省奏尚
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

○ 軍奏狀據豐城縣中勅到宣風南岐里梅仙
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
禱皆有感應委是請實州司檢會昨據壽聖
梅仙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
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存觀宇乃是漢
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

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
策可致而知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全性
具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

水旱疾癘有禱輒應伏望特賜龍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號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今月十四日奉聖旨如前應有合行事件檢會舊例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勅命封號訖七月十八日未時付禮部依聖旨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太常寺主者詳畫黃指揮應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符到奉行牒到請詳前項尚書禮部符內聖旨指揮施行者

勅梅福在漢朝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思宜特封壽春真人元豐五年九月

洪州

所准尚書禮部符內詳畫黃指揮差官往豐城縣壽聖梅仙壇觀精虔祭告勅封壽春真人及造牌額安掛其所降到勅牒令本觀收掌訖具已施行收管文狀中省者

石具上件牌額州司製造用金貼字號已於今月十九日了當交付本觀道士歸觀及差人費祭文一道前去外帖豐城知縣張長官仰照會候到依時尚書禮部符內前項指揮速便前去本觀精虔祭告及安掛牌額訖具

事狀申州元豐五年十月十九日

勅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朝母后率被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大江北岸梅福昇仙擅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不返既嚴祠館亦賜封名茲復益於美稱蓋以敷於新渥其款異眷用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年閏四月十八日

題詠

梅先生贊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受貢卓囊指世陳政屬志竭精美高繼秦斥鳳伸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為國重器眾賢聚朝人斯畏忌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截鶴遺害

仁鳥增逝母為按圖求蹟於市爰迷孔裔宜
後成湯綿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遂解
漢網防之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
卿

題梅仙館

孟水部賓于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騷後來豈
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道取高

梅先生故居

黃太史庭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
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寄梅仙觀楊道師

蘇黃門傑

道師住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蹤去年許
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
心道書寄我千黃金買水肉食慮謀短文字
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
見知梅翁漢朝南昌尉千摩龍鱗言世事一
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鱗鬚紅鬚我今雖復
墜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他年禁足授名山
相送拍手一破顏

題梅仙館

楊次公傑

天下人心愛至志天心還與世人同自生羽
翼三清去不獨丹砂九轉功漢代變名遊越
國道家遺像立蕭公石壇正是飛昇處老鶴
一聲松檜風

題梅仙觀

洪龜父朋

炎靈夫其御四海無安稅烏乎梅南昌脫屣
元始歲小臣披肝膽官掖事嚴秘上書竟渺
茫棄擲江湖外一朝厭蝸角萬里寄鵬背向
來殺青上此事美無對到今瑤池地風露翔
孔翠仰瞻神界遊千載想生氣願為龍鱗嬰
勿學蟬骨蛇

題梅山

陳開

先生吏隱寄南昌千里來尋物外仰汲水尚
憐春井滌藏丹猶發夜壇光鶴歸華表人何
在犬吠深雲日自長我擬重來訪遺跡手搯
筇杖少徜徉

題梅仙館

朱令粹

書披北闕言無用吏隱南昌寄此間身陟九
霄歸紫府名垂千古寄青山夜壇星斗誰瞻
仰曉殿雲煙自往還幾疊高峯人罕到分明

真境異塵寰

乙卯禱雨梅壇

嚴令梅齡

大隱清名格帝闈真人新寵榮王言南昌補
吏官雖小北極通班道更尊諫疏不容強漢
室仙風聊復傲吳門我來物色朝元處山逸

星壇水遠杖

題梅壇

臨川令 占防

封事悠悠即掛冠蒼煙古木鎖空壇當時不
識蓬萊客祇作南昌一尉看

題梅仙觀

嘗讀子真傳捲卷屢長嘆如何忠正資適在
元成間危言論時政條暢窮根源直節破姦
膽憤氣衝儒冠上書輒報罷九九慚齊桓是
時公卿輩曾不為厚顏雄文燦方冊至今日
星攢深機識禍福拂衣九江千一朝棄妻子
變姓抱具關位卑而言高自古為尤難斯人
能保身出處何其艱繫子偶得已駕言謁仙
壇壇側千丈松凜凜清風還壽春下新詔高
蹈翠琰刊壁間羅隱記中理極可觀當年康
樂公遊覽遍名山云何此佳蹟未被金石言

真人久快望佇看西飛噓

題梅仙觀

馬內翰子才

漢網解宏紐國命移權臣太阿有神鋒顛倒
柄在人公卿雖滿前有語各自吞張禹為帝
師此是禍亂根天子辟左右決機在一言不
為社稷計祇乞兒女恩上方斬馬劔當時負
朱雲谷永對直言天庭策災氛陰謀助元惡
歸咎昭陽嬪豺狼自此縱白晝當路蹲先生
當是時上書叩帝關耿耿禍福語皎皎星與
辰天門鎖九重一門萬夫屯小臣江湖心何
由達至尊賊莽果盜國忠烈遭烹焚先生變
名姓為卒吳市門浮雲去無蹤世人以為仙
蓬山在何處此事且勿論但愛清風高凜凜
久益新我來拜遺像舊宅荒基存元豐發新
詔玉牒封壽春老松益勁色歲飽霜當痕直
上絕頂壇天風吹衣巾細讀壁間書頗喜羅
隱文恨歎有鯁語使我氣益振回視飽食徒
茫茫如埃塵

寄題梅壇

御史將之奇

昔我承乏江西官豫章聖跡無不觀如何復

有此遺恨獨我不到梅仙壇梅仙壇在豐城
界真風爽氣埃塵外當年補射向南昌才譽
雖高官未大漢成帝時網紀壞先生諫書至
于再前權王章矯曲朝戮及妻子仇黨快羣
臣知非不敢爭遂令天下言為戒烏乎此語
誠甚危識切權強何慷慨借令觸突律臣牙
嗜一羈單未為害公卿大臣噤不吐彼為私
謀安足怪正人在下吁可悲變名吳市復誰
知元豐初書為旌表故庵丹井存遺基壽春
真人錫顯號稱其高蹈與俗遺先生雖不遇
於昔而過於今蒙獎飭令丞作書譽忠直潛
德幽光輝無極

題梅山

天師張景先

作尉南昌日投書北闕頗忠言不悟主直節
恥為臣漢室多災異具門念隱淪掛冠忘寵
辱蒙袂出埃塵虹屈英雄氣鷗羣自在身水
懷三洞訣高謝九江春擇地開仙館看雲剪
壽中玄臺秋步月虛室夜凝真無夢生芳草
留年養大椿碧苔香不斷青馬性偏馴太液
刀圭就中黃道路新武夷空墜馬郁木竟樓

神降節雖朝帝靈波高濟民一石傳舊史千
古事嚴裡瑞氣生仙藥清風付羽人壇遺金
鼎像并鎖玉華津地接洪崖府溪通劔水濱
鶴歸雲杳撒籠起石鱗皴已悟身為忠元期
德有隣青山不忘我今日是天親

題梅山

范仁仲

袖裏揮姦劔拂霜奈何不報疏三章南昌一
尉孤忠日西漢諸王百沸湯便免赤松為伴
去何求青史把名揚想疑九轉丹成後憤吐
精衷訴玉皇

說到神仙事渺茫壽春亘古此靈場松邊白
隱千年鶴嶺外紅拖幾夕陽霞馭月寒時弄
影斗壇風冷夜聞香先生不必真人號自與
乾坤共久長

題梅仙觀

陳蕺一

進了忠言隱姓名萬年香火此山靈可憐沉
醉功名者血染成陽喚不醒

題梅壇

左蜀王時彥

梅尉孤忠揭芳名千古傳官早真意隱心正
即神仙敢諫憂時切為臣願主賢旌陽稱今

尹對峙是丹泉

題梅仙壇

清江劉復千

吏隱清風幾百年長松脩竹滿壇前漢皇若
聽三書諫未必先生便肯仙

題梅壇

火德中微否未傾朝陽一疏鳳先鳴如公忠
論能旋聽彼莽莽謀未可成萬古仙名香宇
宙幾人遺臭腐公卿至今風吼松聲怒似為
先生訴不平

王伯範

朝暗仗馬夕箋天漢事于今已幾年一片孤
忠應尚在定須耿耿斗牛邊

宿梅仙壇

張唐漢

夜宿梅壇境山寒萬籟空無才供吏隱有夢
憶仙翁石齒含殘雪松舞香急風電煙如可
紙跨鶴問鴻濛

題梅壇

鍾統

萬松護嶺與天齊中有真人舊隱樓井冷尚
留丹汞暖壇高近拜斗星低回思漢事成惆
悵浪費今人高品題我欲從之無路去同昇

不似許仙難

胡贊

忠肝一點炳如月世事難將道眼看駕取雲
輶昇斗府惟遺巖壑拱仙壇

遊梅壇有感

臨川吳季光

小立仙壇把斗箕著身高處覺天低南昌吏
隱清風在喚醒時人局面迷

廣梅山壁間韻

古肝鄧夢然

愧我身名墮禍冠無因安得到仙壇子真雖
隱名誰隱為古高

題梅山

東嘉趙必種

一隱吳門訪此山深憐漢鼎尚多艱片言倘
得回天聽未必仙名滿世間

題梅壇

曹仙家

漢代梅君此鍊丹古壇翠駁鮮花斑日窮鳥
道青天迷榻轉松陰白日閑煙隔樓臺分象
外風火煙磬落人間不知乘詔冲丹後幾度
飛鶴到舊山

新昌張吳

上疏歸來日已西山中旋製薜蘿衣謀身豈

為金丹秘去國應知火祚移風露滿林蟬幾
蛻松杉遠屋鶴孤飛辨香僕僕非公願自有
忠誠天地知

古樹枯藤知幾年衣冠來此豈徒然波濤平
地難回首風雨深山且熟眠吾道有靈終用
世此心無愧可通天功名分定從吾好未許
驅馳效執鞭

立春寄梅壇楊逸老 范太中

仕路蹉跎又見春區區深厭走紅塵未能解
脫無窮事長憶逍遙自在人瓦缶汲泉朝灌
藥羽衣濛濛夜朝真灑然物外清虛境呼吸
淳元養氣神

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 蕭泰來

樓立梅峯竅上頭日隨元氣與浮游道心快
活雲心似飛去飛來得自由

一收二百里間雲詩几琴窓總向君獨樂何
如同樂好闌子久著老夫分

題梅山雲悅樓 約山朱行父

和衣高卧白雲堆門倩雲封不妄開留向山
中自娛悅莫教一片出山來

白衣蒼狗無情物翻手悲懼變古今輸與道
人長快活看渠起滅不關心 自堂陳杰

雲本無心悅者誰華陽去後少人知欲分半
席無因到一片飛來是覓詩 後林李義山

一生活計一身閑日與白雲相往還五百年
間知此味華山去後到梅山 蜀人王時彦

曾讀楊詩識懶雲只今雲悅即雲孫龍無怒
色常歸巨鶴有懼顏獨守門春態樂尋吟客
伴心閑喜共野人言要知出岫晴方好樓外
濛濛煙雨昏 林隱濯水之

初堂胡宏子

世人之所以悅多在紛華間毛仙得趣處白雲
滿青山飛樓俯空曠登眺長怡顏迹與雲俱
萬心與雲俱閑八極梅真人乘雲相往還我
亦懶出岫時歸坐雲關清吟抱幽獨何當共
凭闌

崔次周

仙人好樓居天上多瓊樓祥氛結紫炁磅礴
常周流道人仙之裔居然梅山頭山頭聳百
尺日與雲從游靜觀內景練繞雲氣浮軒
豁挹西爽天淨雲影收倚闌暢令情筆硯雲
煙稠領客譚又玄滿吸雲腴甌不用分半間
盤結任相謬怡然自可悅澹然亦何求悅則
動靜隨呼吸聽去留我欲乘之叩太虛相與
上下追仙旂鞭鸞管鳳汗漫去下視八表揮
斥凌九州

鍾說

我匪悅雲雲悅我雲子與我一無心知君只
愛雲中隱不肯出山無處尋

李君式

無心出岫道人間身在虛無縹緲間可惜雲
覓人在望捲將雲雨入梅山

題梅山

薛脩竹

薛荔壇高秋十分漢時笙鶴杳無聞平明一
覺西風夢吹落人間半是雲
梅仙觀記

梅仙觀記一卷 浙江汪汝 葉家藏本

宋楊智遠編智遠仙壇觀道士其始末未詳是編
記漢梅福仙迹首列梅仙事實不著撰人稱自漢
至今凡二十二丙寅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
申計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則當為唐人作然其文
前列福王莽時所上書全錄漢史自變名為吳門
市卒以下備言煉丹遇魔逢師昇舉之事其詞甚
鄙至稱王莽為國舅始粗野道流所依託也次列
羅隱碑及蕭山明蕭泰來題後次列宋勅誥次列
宋人贊詞及題詠有後林李義山詩一首考厲鶚
宋詩紀事宋別有李義山非唐之商隱也蕭山明
碑陰文稱咸淳六年六月朔則此書成於度宗時
矣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宋〕愚谷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壽第一

紳言一卷》提要

延壽第一紳言

宋 愚谷老人 編

程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
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
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
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
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世傳三峰採戰之術托黃帝元素之名以為容成公彭
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紳言 一 保攝

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為水益盛湯外苞蓄火
或以為錫刀刃之蜜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祖之術悅一娼媼不
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致卒子外祖閭邱公為大理
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為此術所害
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為桶底脫蓋中年而精力健
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吸縮閉固是以一夕
而傾倒始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善縣吏之妻而卒為縣吏所害道人

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
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後爲他人所害賴有羊羔
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學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頗有
時名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子觀其進表有云過
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太過卦枯楊生梯之道分明
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

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未用之處女可謂亂
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
學海類編 卷六 延壽第一神言 二 保攝
人也真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
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
轡長相窘何忽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

楊誠齋諳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
何也卽前詩之意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
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
後男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前卽生端

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卽生怪狀天薄之
人三谷子姓邱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
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
雲間儲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
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
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裏精精入爲骨
而男形成是陽精先如陰血後參精開裏血入居
本而女形入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
學海類編 卷六 延壽第一神言 三 保攝
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

於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
反不可不辯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
語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
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
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
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
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自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
魚腦實月郭空則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

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然育與不育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妊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子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子告以邱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郭伯英問語中原前輩胡子山溫以霄郝吉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四 保攝

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斥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不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

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鹽恰好則有味鹽少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瀝囊竹而求計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猶天也女猶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剛鹵或瓦礫而責其不生物是鑄水而改按藍而朱徒爾覲望而已無獲也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五 保攝

東漢書馬勒傳云勒祖優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勒長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於鬻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嬌嫩者故生子皆軟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皆亂雖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敵分駢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糞門者無產門者何爲其然也徐巽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衛生經又有頭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

爲社日受胎故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歟曰非也徐
巽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
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白
是也毛髮皆白目視琉疏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
餘又曰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
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

黃山谷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
十年胸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
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不聞東

學海類編

卷六 延壽第一 神言

六

保攝

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
芥糖於心卻是學佛作家

劉元城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遯謫時年四十有七
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
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
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
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瓊曰
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
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

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反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
神如故

任萃憲登樞年耆康強呂許公詢服餌之法萃憲謝曰
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
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上蔡曰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
勝任得故斷之也問于勢利如何曰打透北關十餘
年矣

元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住則根本壯盛生氣日茂

學海類編

卷六 延壽第一 神言

七

保攝

若慾心不息靈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之生日少漸
漸竭盡以至于亡禪客曰若不斷淫慾而學禪觀猶
蒸砂爲飯雖百千劫只名熟砂不得爲飯然此事須
在清心絕念上下工夫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元精元氣節之於外則成
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
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爲修養直待精華
耗竭早至天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貴而
壽多慾而得男濁而天耶

陸象山曰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種便散了

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爾貳心戰戰兢兢那有

閒管時候此是象山完養工夫

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

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皆作

此是至妙術倘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己之氣適合天

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于常時况久久

留之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八 保攝

入藥境乃白鶴山崔帶範所作呂洞賓詩云因看崔公

入藥境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峰儲華谷蕭了真皆

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不過謂上下往來

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

日兩至日日相似二者安得俱應耶又有所謂窮戊

己或謬為窮戊癸者遂以癸為天癸亦猶悟真篇纔

見芽生須急採或以芽生為癸生是皆學三峰之術

者妄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大之

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為之辭耳

毗陵崔上谷丹訣有一字元機參門七章無錫亢木石

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直指極論天

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蓋謂坎戊離己也

在天為日月相望之辰在人身為呼吸含育也

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常是此

書行此而得壽考者乃吃豬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

知此乃不免于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

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說

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屠龍術

學海類編 延壽第一神言 九 保攝

不如四行之宰豬也知而不為乃晦菴所謂坐談龍

肉者爾然學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為也我輩讀聖

人之書况有父母在詎敢違天而為偷生之計哉然

如此當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

不愈于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勝衣

所以苟延殘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力也

延壽第一神言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愚谷老人撰不著名氏其論攝生以絕

慾爲第一義力闢三峯採戰之術所引前人緒論

居多中及儲泳祛疑說則其人當在南宋末也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二

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

周藩刻金丹正理大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學正宗

二卷》提要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上

木德九氣。火德三氣。金德七氣。水德五氣。土德一氣。自

一生真。一真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上五行生。成在一

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鉛是汞藥。汞是鉛精。鉛本火體而金精。汞本水體而木

性。精為青龍。氣為白虎。腎為黑龜。心為赤蛇。

是故闔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

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并虛友。

闔開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化者

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

之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

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

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

來。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會齋鮑氏

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

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

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

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河氣可見。蓋生水之初。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生水。亦有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氣。乃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之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

分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口依乎地。地何附。口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然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繁。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因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此卓安在地上。天地不知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

設又從來升這上而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胡用之問易本易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土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輔天便是那鼓輔外而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而一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虛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量之廣斗金厝家用秤曰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

器刻不差。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星雖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寂寂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為天之不動處此天之不動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爪辦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微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北極為爪之聯蔓處南極為爪之有花處東西旋轉寂廣之所比乎爪之腰圍北極邊傍雖有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鷄子地如中黃然鷄子形不正圓古今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於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以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之物比如萬顆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旋轉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為天之體耳右論南北極為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說天形至圓

又曰：地中人物生於地上，形正方如博散，日月
 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右而下，自下而
 復左，大形如動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極。上頂不動
 處謂之北極，下底不動處謂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
 中，天之膜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
 分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卯酉相是
 以晝夜均平。春分已後，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
 故曰日北至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
 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又與
 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
 曰日南至而其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
 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又與
 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七年冬至至下
 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
 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而日
 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
 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差
 一度，是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月
 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元朝
 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

又百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則歲差
 之說信然。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
 而成文章也。
 立天之道，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
 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成象，天道
 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
 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
 於其中，又名有卦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
 是陽中之陽，陰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
 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來當
 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
 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
 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入。今人用賞罰，到得與
 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
 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處。○問仁如何比剛，
 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
 柔。○凡鉛者，乃山礦中生，生銀是也。內含太陰之質，而
 產太陽之精，炁也。汞本屬陽，性剛得陰，方成造化。硃砂
 為汞內含太陽之質，而成太陰之精，炁也。性柔而陰得

陽方生形質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從道受生之謂命自
一稟形謂之命性所以在物謂之心心者

五方以中為主五行以土為主位居於中而有土德之
尊故水得土則攢其形火得土則隱其明金得土而增
色木得土而益其潤土無定刑揆排四象五形既聚則
八卦自然相舍矣

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
分五帝五帝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
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
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之天真金德之

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
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生真一真因土出故
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
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
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還於無
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
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位矣欲道之無質
不散之則無質矣無數則道之源也無象則道之本也
無位則道之真也無質則道之妙也

無數則道之真 無象則道之本 無位則道之真 無質則道之妙

真原曰道之既判降本流末悟真者因其脩真內真而
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得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
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
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
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推人即天地之有
象可求故知與質氣與水也即天地之有數可推故知
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喻曰天地有五帝而比人之有五臟也青帝甲乙木
甲為陽乙為陰比肝之氣與液也黑帝壬癸水壬為陽
癸為陰比腎之氣與液也黃帝戊己土戊為陽己為陰
比脾之氣與液也赤帝丙丁火丙為陽丁為陰比心之
氣與液也白帝庚辛金庚為陽辛為陰比肺之氣與液
也凡春夏秋冬定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凡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父母真氣隨天度運
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救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
火煉脾氣餘日兌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不功
也坎卦時依法起火煉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處
佳為上父閉火之數至一千息為度當時內觀如法一
意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

意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

潛震卦一子息以上。尤佳。如息。息漸微出。息而息在。不
治達成。凡春夏秋冬。各有起火損耗。救養之法。前篇謂
旺時有月。呂真人曰。有人問我脩行法。還指天邊日月
輪。輪有五行。日月即天。魄地魄日為五行之精。月乃五
行金水之炁。五行相代。至金而極。而金之為寶。鑄之得
水。擊之得火。其柔相木。其色相土。土水火木。四相俱備
而金含之。以此愈煉而愈堅也。此乃為金丹。其亦有
內外二說。言內者。本來真性。即是以其快利。剛明變化
融液。曰金丹。曾經煅煉。圓成具足。萬劫不壞。曰金丹。言
外者。於是天元。則煉金液而造化。曰金丹。於是地元。則
真鉛為金之祖。斯其產育而成造化。曰金丹。世產諸金
俱有金毒。惟水中金。轉煉還丹。金萬劫不壞。人能得法
脩煉。始於無中生有。次於有內生無。配以天魂地魄。制
水銀硃砂成器。大道本乎無體。寓于大器之中。朱子陽
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
為之鑄。瀉成窰。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
萬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
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物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
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
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

範圍是圖。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
之道。如。一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
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此特其一
耳。詩云。圓不圓來方不方。森羅天地暗包藏。如今內外
兩層白。體在中央一點黃。老氏心法。含有象伏羲。裁出
露峯芒。化成如意冲霄去。變作金鷄轉太陽。又旌陽祖
師頌曰。道人靜坐妙通神。天地凝靈性與真。日月運行
俱妙寂。乾坤造化自攢陳。但看洛陽三月暮。野花啼鳥
一般春。天圓地方。為圖為章。世有金丹之道。黃白之術。
可以奪天地之神功。竊造化之秘藏。何者。為道何者。為
術。曰。有造化無藥物。曰神丹。是為丹頭。即道也。無造化
有藥物者。曰仙方。是為藥頭。即術也。世之所傳書者。皆
以三黃四神藥物。升煉而成者。實非古之神丹也。惟參
同契之道。是為神丹。乃丹經之祖。造化之髓也。以乾坤
為丹器。以坎離為匡郭。以屯蒙為抽添。以巽艮為闔關。
以三萬刻為周天。按三百八十四爻為火候。故其書曰。
若尋一藥化非真。獨取鉛汞為刀圭。而已得其道者。宇
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以通神明。合造化。符陰陽。是為
神丹。大道也。服之者。可以與虛皇並駕。鬼神侍立。鑿劍
則煎泥成金。乾汞成銀。此之養砂澆淋之術。若抱布鼓

而擊雷門也實為耳三才既形萬類斯有稟天地之
粹氣備五行之精神惟金石焉道源經曰金石之精明
耀上列為星辰積金之炁為日故日含金鳥之像坎為
中虛也積土之炁為月故月含玉兔之像坎中實故星
隕地下則化為石張衡云星隕為石精華去矣由是言
之金石之粹天地之正氣也至球下潛發乎山澤山隱
玉則潤水孕珠則清交廣諸山金精及飛如迸火硃海
淵吐氣紛如亂絲紅良將發而山岳崩銅欲生則草木
死皆其驗也夫天地含育如人畜聚精血故三光隕墜
則鈔氣為災六府潰亂則邪風為患惟聖智之人天地
之體故能飛煉金石引納和氣因有神丹之訣化金點
玉之術昔天不足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之則明天地
之同氣者石也以天地之同氣而補之益也夫五行之
內皆稟水火二品金木水土中皆有火火木金土中皆
有水故五行之內自有水火之二性也夫金石生水必
得天地之正氣者也其性或陽而生陰消以陰藥制之
陽生陰者丹砂陰生陽者水銀此水銀有二說硃砂中
抽出俗呼為水銀非也此係硃砂中配合實死汞銀方
是真鉛將此法天象地方生金木水火轉至三五三分
八成一之形體金玉之質得天地日月之精華陰陽水

火之結秀潤而溫實而貴應萬載之不朽滅也極者機
軸乃生殺之始由也實者珍重也經者徑也乃脩真入
道之要路也祖天師張真君義雷經曰斯經以玉樞而
名者乃天地之消息陰陽動靜元數乃乾元用九之說
而普化天尊居其上為三界之尊十方之靈明矣張天
君釋雷經曰純陽字作帝君讚曰祖氣氤氳滿太虛九
天元是九天居驅雷役雨飛金象活物人生備玉樞三界
得道平方無路不通車大哉普化明元始日月齊光信
不誣又雷經讚曰一炁誰分陰與陽玉清高處化真王
上天下地能相合闡教分形徧十方又讚曰道乃天地
心愚癡不解尋破衣要縫補須用水磨針又讚曰誠不
用物以氣相臻一稱尊號天地回春又讚曰地網天羅
不可逃凶星臨併若為消誠心誦取天尊號玉篆金符
急急燒又讚不責黃金貴赤心初真學道外魔侵至誠
肯與明天地克日教君聽玉音陶鍊者堪埴也鎔鑄也
夫一氣分為陰陽運為四時終為五行亦若人有四肢
加之於骨謂之五行故運火之時中真氣而分陰陽
陰陽生四象四象而五行成故李真人曰水一金四
為之戊土火二木三為之巳土皆在運火之士而成功
自金造坎言脩煉矣駐日魂而月魄遵虎性而契龍

情駐者不動之義。日魂月魄乾坤體成。日魂月鳥。月魄玉兔。魂魄呼吸而不動也。大丹之妙。惟鉛汞二物為至藥也。非用四黃八石。若大丹有石藥之氣。入二物之中。即有大毒。凡言死水銀。固生人。即須陰陽之氣。水火結成。為大藥。即是長生。若用九石硫磺。礪砂等。煥伏乾汞。為藥。服之。為大毒。礪有食銅。壞鐵之功。豈堪服食。若看有殺虎之能。此可為深戒。悟真篇云。四象會時。玄休就五行。全處得丹名。

東方甲乙木。純行陽道。生丙寅。卦立震。其象青龍。自水得氣。故象曰青龍。氣數九九。氣足得火。火治丙丁。火氣數三。故生離。象朱雀。離中陰。為受青龍之氣。此二氣木為主。火為用。

金者。處位庚辛金。純行陰道。生自壬申。卦立兌。其象白虎。自土而得氣。故象曰白虎。氣數七七。氣足得水。水治壬癸。水氣數五。卦立坎。其象玄武。坎中陽。為白虎之精。此二氣。金為主。水為用。金木水火土。四象。遇土相尅。王者處中。官戊己。黃帝之位。數五。五主四季。解制四象。真氣生。殺萬物。故土者。五行之首。能召至和之氣。若能知者。金丹之事。備矣。大象既備。變化無窮。故曰。大藥且如龍汞者。龍屬木。汞屬火。木之氣數滿九。火之氣數滿三。三

與九共為十二。虎鉛者。虎屬金。鉛屬水。金之氣數滿七。水之氣數滿五。五與七。又成十二。四象氣合。共滿二十四。氣以應一兩之用。此二象。備二十四。神丹。玄珠。以備復入白虎元宮。又備二十四。氣。兩度受四象。灌洩五行。造化。五行。備號曰金丹。若得之。為天仙上道。故曰。龍鉛。虎汞。之金丹。是太陽之氣。度真鉛之氣。結成玄珠。復入白虎元宮。蓋因金而得氣。故號水中金。龍鉛者。龍本無鉛。自虎而有。蓋先取白虎真鉛。歸於青龍元宮。投陰陽。媾候。運應。氣足。化為玄珠。此玄珠。須備四象之氣。獨體。未能變化。復入白虎元宮。恩息。自故曰。龍鉛也。

虎汞者。虎本無汞。汞自青龍而生。蓋有青龍。先取白虎真鉛。伏住青龍。真汞。真汞。既受虎鉛。制伏。以備陰陽之氣。復入白虎元宮。故曰。虎汞也。
虎鉛者。白虎之真氣。白虎屬金。氣是真陰。白虎真氣所生之物。故曰。虎鉛也。龍汞者。青龍之真氣也。青龍屬木。氣是真陽。青龍真氣所感之物。故曰。龍汞也。
龍汞自與虎鉛也。相合得土。恩育三百。造化。為之。黃芽。氣。備為之大藥。正謂。黃芽。鉛汞。造大藥。五行成。
大還丹者。乃真一為根。鉛汞相依。黃芽是本。鉛中得鉛。方成至寶。汞傳金氣。乃。琥珀。芽。黃芽。非外藥。內象。取精。

花若到黃芽地金銀滿我家。又云黃芽一水銀。二者水數為五行之始。包含五彩。稟北方之脩之合道理。契自然。故能生天生地。為牝為牡。然後還日精於月窟。傳精華於無中。紫霜潛應契冥符。若非神仙不能窺也。古歌云。仙人煉丹不用藥。惟有神室是金作。黑鉛水虎者是天地妙化之根。乃有質而有氣。紅鉛火龍是天地發生之本。乃有氣而無質。故真鉛實金丹之母。靈之祖宗也。全在鉛銀與汞。汞二物。砂汞乃是日之精。鉛銀乃是月之華。脩金液之方。不出天地玄象之中。且鉛之砂汞由人之情性。情性發於中。應於外。非外來也。砂汞生於中。見於外。亦非外來也。情性二用。並在身中。非汞二名。俱隱鉛內。戊己真土也。真鉛也。真鉛能召至和之氣。歸於中宮。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不得真土。終不成液也。此物須及北海尋。曾經脩煉合天心。真人傳入艮宮內。可謂玄玄號曰金。此金之一字。無窮盡之說。離曰五金按五行八卦象生成。若人知此。觀涯水上沉。又詩。明真鉛實在人身中生。方是合天地人三才之道。矣。詩曰。時人皆取五金燒。孰知元君在海。飄欲煉。丹中紅玉粉。先調爐內白金膏。真鉛汞生在天地之前。假鉛汞生在天地之後。真鉛汞無形之。隨化假鉛汞是有形。

之造化。夫真鉛汞者。未有天地虛無。先生出來。一者西方有像庚辛金也。金者是鉛。鉛能生汞。汞者是北方無像壬癸水也。鉛得汞而生。形次以漸生天地。生日月生。河岳山海。生人倫。生一切萬物也。詩曰。先天一氣號真鉛。莫信迷徒妄指傳。萬化滋張綠朕兆。一靈飛走賴拘鈐。有形生質皆非正。無質生形始是玄。寄語道流勤學取。用占莫錯認凡鉛。又金丹撮要詩。一氣團成五物真。五物團成一物靈。奪得乾坤真種子。子生孫兮又生孫。金土水三物為真鉛。金水火三物為真汞。使丹田之氣。察水火之兩。分布四象。淘鍊五行。貫者通連之義。其脩煉者。先用山礦中生銀。配合硃砂。養煉成鉛。謂之取坎填離。硃砂實死作真鉛。此砂交汞見的端。水銀再把硃砂養。砂死玲瓏見汞乾。又詩曰。服得金砂作地仙。其砂欲伏在真鉛。鉛砂却依然。誤離母除銀是湧浪。將此砂銀。即鉛以鉛養汞。必須轉至天。一生水從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紫陽詩句云。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向乾家交感宮。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道生於萬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為物中之靈者。則求於道人。同天地以心比天。腎比地。肝為陽位。心為陰位。心腎相去八寸。

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比陰。子午之時。比夏至冬至之節。卯酉之時。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時氣到肝。肝為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其春分之比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陰生之比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為陰。其液盛。陰降以入陰位。其秋分之比也。子時液到腎。積氣生液。冬至陰降。到地。而陽生之比也。周而復始。日月循環。無損無虧。自可延年。太元初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無之中。而有太虛。太虛之中。而有太空。太空之中。而有太質。太質者。天地也。天地清濁。其質如郊。而玄黃之色。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區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以謂其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與天地行運。而以萬物生成也。天如覆盆。陽道難升。地如磐石。陰道難入。冬至而地中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天。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其陰太極。而生陽。所以一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

氣。是曰陰太極。而陽生也。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真水。真水無形。離卦到心。氣則太極而生液。如此。離卦心中液生。坎卦液到腎。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真氣。真氣無形。坎卦到腎。液着水。則太極而生氣者。如此。可以比陽升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陰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真氣。真水真氣。乃真龍真虎也。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陽到地。而難入。太極生陽。天地之理。如此。惟人也。不得比天地者。六慾七情。感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當離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運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勿吐勿咽。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復與真水相液。真水戀氣。本不相合。蓋液中有真氣。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戀。而亦曰交媾龍虎。若以火候無差。而抽添合宜。三百日。養就真胎。而成大藥。煉質焚身。朝元超脫之術也。

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提取真龍真虎。王池春水溶溶。此恐泄元氣而走失真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真氣。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為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為期。或以晚年奉道。根源不固。自度虛損。而氣不足之後。十年之損。一年用功。積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遇數。止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不數是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中自見。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為始。以節用法。三百日胎僊具詳。曰在外午時為離。當太陽為真陽。在人心為離宮。元陽為龍也。真水乃腎中之水也。真龍心液中之氣。口為王池。津為春水也。九州在人為心。在日為午時。在卦為離。藥是心中之氣。火是腎中真水。黃婆是脾中液。合和氣水而入黃庭。雍州乾卦勸腸脇腹也。又曰勸陽關也。藥是心中之氣。火是腎中真水。炁火是腎中真水。黃婆脾中液也。積陽成神。神中有形。一生於日月。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一生於金。金生於王。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起氣。時本於天地。真原曰數行日月。數用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

冬下降。天地之時。金生王土。土生於石。石生於玉。見於成形。而在下者。如此日中金為月中玉兔。日待月魂而光。見於成神。神而在上者。如此日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液者。本月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氣相交。而過重樓。開口出而津滿王池。咽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合心氣。而不上升。薰蒸於肺。肺為華蓋。下罩二氣。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閭穴升之。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丸。補足。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體。前後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說也。

唐成子欽黃帝煉外丹方。有鉛汞之物。以內事為則也。人之先生腎也。為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為鉛。次生心也。心為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為磁。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氣之中。暗藏止陽之氣。蓋以外之鉛中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煅成至寶。取類於人。則腎氣之中。取真一之水。心液之上。取止陽之氣。二物合而成丹。乃如外物。見腎之比

也。

傳道集曰：抱天一之質而為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為眾石之主也。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煅煉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也。若以內言，父母真氣合而為一，即精血為胞胎，凝結為內腎。內腎者鉛也。乃夫腎生氣，氣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上，正陽之氣凝于黃庭，則名丹藥。則曰真鉛也。以腎氣合心氣，積氣生液，結為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真鉛也。乃夫丹就氣生，腎氣入頂而真汞降，一升一沉于十二樓前而為既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真汞也。元皇試曰：鉛汞居中居，煉成無價珠。都來兩箇字，了得萬家書。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為腎，而真鉛為炁。真汞為藥，而真汞為藥。為既以若憑外說不可中理也。天地有自然之炁，然有自然之數。人稟天地而生氣，數與天地相合。脩仙學道，窮此造化之根源。如陰陽造化之外降，逕路若能澄心定意，一念不生，湛然無慾，從半夜子時，一陽自然下丹田，元陽金精變化成五色之炁，形如火狀，似炎風穿過尾間一穴，一撞三關，只至頂門泥丸宮。泥丸宮下降，復運過

一穴，一塊上下顛倒循環週而後始。自然暗入周天火，煅成一粒赫赤龍虎金丹大藥。金丹成時，陽神出現。陽神者，此是聖胎也。言聖胎便是金丹。金丹便是聖胎。聖胎與凡胎造化各別。凡胎者，只用父精母血鉛汞造化成人。鉛者父精，汞者母血，相和造化成人。將凡比聖，以外見內。聖胎者，全在抽鉛添汞，所以抽鉛者，自下丹田之內入上丹田，又名河車運轉，又名肘後飛金晶，上補腦中，補腦中者抽鉛也。添汞者，金晶飛於肘後，上補腦中，補之如是金水一注，從頂門中降落，口中味甘氣香，咽過重樓十二環，撞見肺肺屬西方庚辛金，其色白。水返為唾，肺有兩道氣脉，流入於心。心屬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唾返為血。血者是汞，名添汞也。又曰：鉛生汞也。永生鉛，心有兩道氣脉，流入於腎。腎屬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血返為精，精者是鉛，名永生鉛也。若有志氣晝夜無間斷，添鉛抽汞，十箇月聖胎決成嬰兒。是一會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木性愛金，順意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是也。天僊圖口訣曰：大道不離方寸地，鉛汞直撞透三關，分明放着長生路，一氣還隔萬里山。凡脩長生不死金丹大藥之事，先要識陰

陽升降之理。選路然後下功。抽鉛添汞。飛騰日月。返復陰陽。真氣上下。顛倒。保煉。周而復始。自能煅煉。成一粒金丹大藥。人之脊骨二十四節。名曰尾閭穴。又龍虎穴。又名曹溪路。又名九重鼓。又名三岔口。又名三岔路。三岔骨。又名河車路。又名氣海門。又名朝天鑽。又上天梯。尾閭穴。骨頭圖。緣如。摩金。上有九竅。內外相連。脊骨兩傍。三條。巡路。上。從。至。頂。門。泥。丸。宮。下。降。復。至。丹。田。復。連。至。尾。閭。穴。下。關。從。下。至。上。十八節。中。關。泥。丸。宮。上。關。此。是。三。關。也。男。女。有。四。腎。外。腎。為。門。黃。帝。問。岐。伯。王。曰。脩。煉。丹。藥。大。來。從。何。而。起。得。成。大。丹。岐。伯。曰。夫。人。言。金。丹。煉。在。橐。籥。者。近。人。呆。胞。也。內。以。溫。其。象。益。前。五。臟。後。轉。精。氣。入。兩。腎。流。入。三。丹。田。成。前。內。丹。入。日。精。右。腎。中。間。月。華。左。腎。中。真。氣。右。腎。脊。骨。傍。行。至。泥。丸。宮。左。腎。中。有。黑。氣。順。右。脊。骨。傍。上。至。泥。丸。宮。其。真。氣。是。一。陰。陽。合。成。一。體。黃。氣。為。表。黑。氣。為。裏。左。腎。為。樞。右。腎。機。與。胞。其。火。三。氣。溫。而。成。丹。每。日。日。平。明。一。寅。時。初。一。刻。昧。爽。之。明。氣。起。三。行。至。泥。丸。宮。合。成。玄。珠。脩。之。九。年。必。得。神。仙。

男子有四腎。二腎前左為樞。右為機。內二腎亦是盈。盈者盈前目水。虧者虧前黑。鉛。故。夫。腎。為。鉛。汞。女。子。為。子。為。流。比。夫。夫。婦。人。精。血。蘊。詰。而。成。於。丹。田。之。本。每。日。寅。時。初。一。刻。昧。爽。之。時。三。氣。起。於。泥。丸。宮。結。成。金。丹。流。曰。玄。珠。九。年。得。仙。矣。

天地升降之法。便意放下丹田。下膀胱中。穿至尾閭關。擊開雙腎。取兩道白氣。從夾脊直至泥丸。分作三路。直下頂門。候精暖。又想珠從鵝橋內放下口中。慢過重樓。十二環到中宮。神水滿則分作三口。下中宮。又存膀胱。中有黑氣一道。勇上心來。所方閉目於神入中宮。候眼。前為報應。或目前如金花。或如白青隊。隊過。或是滿室之光。或是隱窻之光。能見小字。就此光中。十日之內。可出陰神。或緣一年七十二候。足便出神。

鉛。採。先。天。炁。火。伏。太。乙。精。銀。為。金。之。精。鉛。為。水。之。基。真。一。之。道。先。以。金。子。為。黃。芽。之。根。金。子。即。水。也。欲。令。萬。珠。而。為。一。心。須。以。萬。珠。之。中。求。其。一。而。為。基。也。心。乃。神。之。宅。腎。乃。之。府。既。以。心。為。宅。以。腎。為。府。豈。無。造。化。聖。人。立。法。假。一。神。調。氣。藉。以。氣。定。神。神。氣。調。定。方。曉。動。靜。動。者。氣。也。靜。者。神。也。神。有。離。氣。氣。不。離。神。神。氣。不。相。道。本。自。然。也。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氣。血。行。八。百。一。十。丈。人。身。

行五十度此乃周天方為火候其火有二等分為內外。外火者有形有象可煉五金造化五谷滋養於人。此火非能煉丹。煉丹其在內。火者無形無象藉五谷之氣即生真火。真火既生返煉真精。返於氣。氣返於神。煉神合道。道本自然。不離一氣。一氣既調百脉皆順矣。

凡脩金液還丹。先定陰陽行度。次立乾坤鼎爐也。魂魄所居。互為室宅。謂魂月魄相拘於金室。為丹基也。性居宮內。立置鄞鄞。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法領外符。而養靈汞。鄞鄞即形貌也。情主瑩外。築固城郭。郭者情火符也。火

行六虛而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之際。亦由乾坤動靜氣流精布。土居中宮。為道全序。陽伏陰施。泰往否去。陰陽刑德。是為藥之本途也。硃砂者坎中生陽。化為金。虎離中生陰。化為水。汞龍虎之變化。成戊己坎戊月晶。離己日光。水中生金。是為陽虎。火中生汞。是為陰龍。從南伏龍。合北方之虎。會於中宮。固養一炁。即造化而龍胎。大丹之藥也。天生鉛。天地自然之物。世罕有之。若得天生鉛。自然汞。以水火氤氳。則二物合體。而為砂。天鉛汞。乃天地精華。日月魂魄。種類同氣。明達微道。無不成。夫長生之道。莫大乎龍虎大丹。大丹之用者。莫大

乎鉛汞固濟於鉛汞者。莫大乎神室使二物變化者。莫大乎陰陽法於陰陽。莫大乎水火使不失其時者。莫大乎刻漏。水火調和者。莫大乎爻象。始於屯蒙。終於既未。金丹九轉。不越乎爐鼎之內。動植萬類。豈離乎覆載之中。非配合則無以化育。非種類則無以生成。還丹之道。畢於此矣。夫煉神丹大藥者。乃出世之學。不與人間能同。法天地生成之道。體陰陽造化之機。鍊真一之髓。制九炁之精。驅二曜為兔。飛走於乾坤之內。包四象龍虎。騰躍於宇宙之間。水火進退。寒暑變遷。造化之妙。斯大矣。

大易六十四卦。以坎離為藥材。乾坤為鼎器。餘六十卦。揆三百六十爻。為周天之火數。周者日月運行之數也。火候者還丹法象之用也。是以聖人說卦爻。而效鍊兩運水火。而理陰陽人之觀天法地。理契生成。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一度。一宮。十二月得得周天也。太陰兩月行一宮。一月一周天。故火一十五兩。總三百六十鍊。三百六十爻。故以爻為一鍊。明矣。爻煉者火之規範。斤兩之進退。妙用在於此矣。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始進文火。行復卦。十二月臨。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夏至。一陰生。武火。退行履。漸。行於姤。卦不

月適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純坤。陰極陽生。固
 而復始。茲乃周歲之相也。故元君以日為年者。一日有
 十二時。一月共三百六十時。二日半得三十時。而作一
 月之用也。上七日半為春。次七日半為夏。十五日後。七
 日半為秋。下七日半為冬。春夏主生發長養。秋冬主肅
 殺收成。一歲氣候。促在一月之內。一年四千三百二十
 時。除之將十二時作日。三百六十除之。得十二年。十二
 周天也。真一曰。以日為年者。將四千三百二十時為日。
 十二月除之。得三百六十時。將時為年者。置上三百六
 十年。月十二乘之。著共得四千三百二十月。又以月法
 三十乘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餘日。再以時法十二
 乘之。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年也。三年九轉。共奪
 得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年造化之功。蓋聖人保陰
 陽。奪造化以全妙用。故能出天地五行之數也。陰盡陽
 純。還丹赫然而成也。餌之則補氣全神。拘魂制魄。勝化
 為筋血。化成氣體。變純陽。政形易貌。形既不弊。神仙可
 作。神丹聖藥。全在調均水火。慎勿失節。以合天道。則造
 化之功著矣。
 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相往來推盪。定四時成
 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撥之。

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月於一日。簇一日於一時。簇一時
 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夫自元會運世。網至一息之微。
 皆有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然。丹
 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當知
 遇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紫
 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慢役情。必云不
 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易外別傳
 參同契云。於坤始復。如循環。邵康節詩云。自從會得
 環中意。對氣宵中一點無。又云。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
 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謂月
 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心也。何謂
 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
 也。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則三
 十六宮。不在紙上。而在吾身中矣。是道也。邵康節知之
 朱紫陽知之。俗儒不知也。蓋俞祖師此言。道不在身中。
 而不離一身也。脩得天心。合地心。天地心中。用在人。皇
 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人之一身。即先天圖
 也。心居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也。朱紫陽謂
 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
 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

也在易為太極在人為心人知為太極則可以語道矣
又云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
吸也朱紫陽曰天地間只是一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
冬至只是一箇呼吸是陽吸是陰呼謂冬至後自後
而乾屬陽故以為呼夏至後自姤而坤屬陰故以為吸
呼乃氣之出故屬冬至之後吸乃氣之入故屬夏至之
後大則為天地一歲之呼吸小則為人身一息之呼吸
參同契云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云呼吸相含育傳息
為夫婦蓋以呼吸為龍虎為夫婦千經萬論譬喻紛紛
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又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
至妙至妙者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
也
朱紫陽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始至坤是陰含
陽也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袁機仲曰
朱紫謂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察矣又詩云忽然夜半
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
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即是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邵
子之學非朱子孰能明之又冬至吟云冬至于之半天
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
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云何者謂之機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
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和魏教授詩云讀
書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朱紫陽曰子之半是
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又曰一陽初動處在真元之間
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真機程伊川曰若非竊造化之
機安能長生至哉言乎又恍惚陰陽初變化氣氤天地
乍迴旋中間此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愚謂康節
此詩泄盡天根之極玄苟非親造恍惚之境實詣氣氤
之域安知其為極玄哉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參同契云恒順地
理承天布宣謂人之元藏於腰猶萬物藏於坤神入地
中猶天氣降而至於地氣與神合猶地道之承天天地
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產藥太玄經云藏心於淵莫
厥靈根與此同旨邵康節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
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
統於腎腎是氣之府也形氣交神主
邵康節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發乎目愚謂目之所
至心亦至焉故內煉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
入于氣海蓋不過片餉功夫而已
愚謂首居上而圓諸陽之所會乾天之象故易以乾為

首崑崙在西北乾位故黃庭經以乾為崑崙腹居下而中虛八脉之所歸坤地之象也故易以坤為腹天玄而地玄故太玄以坤為黃宮日生于東月生于西故易以離為日坎為月呼吸出入升降上下往來無窮故黃庭以呼吸為日月或以兩目為日月非也兩目僅有日月之形無日月之用

參同契云九還七返八歸六磨又云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又云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渾沌列為龍虎愚謂六七八九乃水火本金之成數木數八屬東火數七屬南木自東而升則與火為侶於南矣金數九屬西

水六屬北金自西而降與水合處於北矣丹家有所謂赤龍黑虎者東方蒼龍七宿運而之南則為赤龍西方白虎七宿運之南則為赤龍西方白虎七宿運而之北則為黑虎無非譬喻身中之呼吸究而言之何龍虎之有何金水木火之有何七八九六之有甘譬喻耳或疑九七八言還返歸六獨言居得無異乎曰六居北不動三方之還返歸皆聚于北故言居也

易曰坎為水為月離為火為日項平安曰心以坎為體離為用故心欲虛而澄腎以離為體坎為用故丹田欲實而溫損益皆三陽三陰之離損之火上飛益之火下

伏又曰三離體之火上騰故損三離體之火下馬故益

愚謂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入於丹田耳丹田在臍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謔言心腎謂心腎非坎離蓋指呼吸為坎離殊不知呼吸乃坎離之用心腎乃坎離之體人之一身心為之主故獨居中腎為之基故獨居下丹家不言心腎而言身心身即腹也腎在其中矣豈可捨腎哉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璧

易曰山澤通氣又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愚謂按參同契云自然為分非有邪偽道若山澤氣相蒸兮與雲而為

雨蓋人身之陰陽細縕交結于丹田則升于泥丸灑然如雲化為甘澤陳希夷詩云倏爾火輪煎地脉溥然神灑湧山旒與此同旨神灑出列子嘗謂山澤之氣相通由其虛也唯虛也故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內煉之道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則典靈為雨與山澤相似離騷遠遊篇云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外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朱紫陽注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神仙之要也人之神氣萃之則生散之則亡天有剛陽之氣運行不

息於天體常存也。愚按參同契云：「機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關捷謂南北二極，周天謂二十八宿奔走，謂運行也。天形如彈丸，周匝運轉，晝夜不停，其南北兩端一高一下，乃關捷也。人身亦然，上有天關，下有地軸，若能迴天關，轉地軸，則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也。」又云：「循據璇璣升降上下，璇璣斗也。天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心運於身中，猶斗運於天中。愚又按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蓋人道與天道一也。人能收視返聽，藏心于淵，馭呼吸之往來，周流不息，則與天道同運，而天行之機，吾得而執之矣。雖然，天之道可以觀，天之行未易執也。孰能知之？唯心虛者能執之。」

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矣。徐進齋曰：丹家亦取此義。魏伯陽參同契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但作用不同。此為義理存養，皆天公諸天也。彼為血氣保固，由人私諸已也。愚謂參同契之說，不過借易道以推明己意，其間引用易中之辭，未必皆取本文之義。蓋義與天地相似，人身亦與天地相似，是故魏伯陽假以作參同契，黃中指身中之黃道。

易曰：不遠復，無悔元吉。

金華正宗

卷上之三十四

金華正宗

卷上之三十五

朱紫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圖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後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責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愚按曾志游集仙傳云：周從泗州人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少而婚，是人勿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如周從者，其亦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歟。愚又按素問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致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髓骨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頂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又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

為漿以妄為常用道得終謂之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溺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愚謂人至于老則多忘神昏故也動則疲倦氣衰故也內煉之道以神氣為本神昏氣衰則以何者為本。

易曰水游至習坎愚按靈樞經云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管于身下水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蓋脈絡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又云氣之行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伏故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愚謂人身氣血常常流通則安一有壅滯則病內煉之道息息相繼如水之游至而其流相續則真氣上下灌注亦如水之流通也。

丘蒙既濟未濟友對一升一降圖

易曰參同契云朔旦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矣終則復更始日辰為期度用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自午訖戌亥。

愚謂參同契以乾坤為鼎坎離為藥因以其餘六十卦為火候一日有十二時兩卦計十二爻故日用兩卦朝屯則暮蒙朝震則暮訟以至既濟未濟一也屯倒轉則為蒙有一升一降之象屯自內而升為朝為晝為春夏蒙自外而降為暮為夜為秋冬諸卦皆然夫以六十卦分布為三十日以象一月然遇小盡則當如之何益此喻耳非真謂三十日也或以此為閉目數息之法則不勝其煩且勞矣豈至簡至易之道哉。

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又曰闔闢往來見之鼻息。張橫渠曰人之有息當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紫陽調息箴云氣血開闔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愚按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久之則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二用九六也六虛卦之六畫也以

俞一呼一吸往來上下又之則神凝息定所以成變化也呼則氣出陽之關也吸則氣入陰之關也蓋人身之陰陽與天地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於上下使之周流不息則關開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或曰大有大關關小有小關關一息之關關一息之關關一刻之關關一刻之關關即一時之關關一時之關關即一日之關關一日之關關即一月之關關一月之關關即一年之關關以至一世之關關一元之關關萬古之關關其一理也

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焉

程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愚謂丹家之書廣譬曲喻亦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外此皆邪說妄行非真要自然之道也

愚按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文子計然也周時人老子之弟子也人身氣血亦欲其往來流通一不流通小則為癆大則為癰疽癰疽者節也癰者腫也疽者阻也

愚又按子華子云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簡處不為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室其允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

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實其藏陽固其府源流出流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火生子華子純本也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人身氣血往來循環于上下晝夜不停猶江河之水相似人但見江河之水東流至于海而不竭殊不知名山大川孔穴皆相通也豈不見廬山瀑布乎晝夜傾注不絕何也水由地中行蓋循環相往來也日月之行亦然隨天之旋一出一入往來不窮人知吾身自有日月則往來不窮之妙只在吾身而不必索之萬遠矣醫書云人身有任督二脉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脉之海督脉者起下極之膂立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顛循額至鼻柱屬陽脉之海所以謂任脉者女子得之以妊養也謂之督脉者以其督領經脉之海也鹿運尾間蓋能通督脉者也龜納鼻息蓋能通其任脉者也人能通此二脉則百脉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吾身之黃道呼吸往來於此即任督二脉是也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理卷上承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理卷上承

玄牝之門賦 此上玄下牝之門賦

一竅玄牝。大丹本根。是乃虛無之谷。互為出入之門。設
鼎器之尊卑。截然對立。渾機關之闔闢。妙以難言。有夫
神仙立脩煉之根基。元氣必周流於上下。爐汞自
此而建。玉關金鼎。識之者寡。大哉玄牝。不可得而名焉。
通乎陰陽。是以謂之門也。是曰丹爐中藏。汞鉛東接扶
桑之谷。西通華嶽之巔。據二土之妙。要合二土界。兩弦
之間。平分。兩弦大以無外。小以無內。下焉曰牝。上焉曰
玄。硃砂昂。偃月爐。一機密運。復命關。歸根竅。衆妙兼全。

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是門也。陽開陰闔。開闔無窮。日往月來。不已。上曰天關。
中納乾甲。下為地戶。內藏坤癸。無邊無傍。非有形也。一
闔一關。是為門矣。高卑配合。大矣哉。至矣哉。來去周游。
出乎此。入乎此。請言夫此數。人所同有。非門。謂門。世其
鮮知。蓋天地常交合於往往來來之際。而氣每渾融於
綿綿續續之時。今此鑿破鴻蒙之穴。築成真一之基。以
諸辰而論。下牝。居子合八卦。而觀上玄。屬離門。焉如是
分也。竅則渾而一之。所以紫陽備述罕知之語。不然。若
氏曷陳。同出之辭。嘗謂復有牝。深居滄海之間。窺鏡
玄關。遠在崑崙之上。一陰一陽。黑白可辨。非色非空。非

青難壯。四正於此。布。勾。般。乎。子。午。卯。酉。兩。曜。此。運。攢。簇。

乎。晦。弦。朔。望。微。哉。妙。哉。玄。牝。二。字。採。之。煉。之。功。夫。片。鉤。
是。則。下。藏。白。虎。為。發。火。之。樞。機。上。有。青。龍。起。騰。雲。之。風。
浪。憶。傍。門。小。法。感。聚。非。一。專。門。家。以。賢。自。居。弗。解。講。
明。於。理。學。安。能。契。合。於。仙。書。以。名。玄。牝。空。費。存。想。以。口。
鼻。為。玄。牝。徒。勞。咽。嚥。儻。乘。邪。歸。正。獲。知。操。徑。之。真。也。則。
造。微。入。妙。豈。在。門。牆。之。外。歟。蓋。思。夫。一。氣。孔。神。曷。是。收。
藏。之。根。抵。元。和。內。運。孰。為。交。接。之。權。輿。抑。評。之。虎。白。龍。
青。奚。云。黑。虎。赤。龍。玄。上。牝。下。何。謂。左。玄。右。牝。當。知。水。火。
為。呂。木。於。火。內。以。停。蓄。金。水。同。宮。金。在。水。中。而。潛。隱。此。
所謂。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乎。其。造。化。講。論。而。無。盡。

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水中金詩

一點明金粟。川源在水中。九還成大藥。片鉤顯神功。元
海陽和動。寒泉氣味通。須臾為白液。凝結滿黃宮。歲伏
資坤土。吹噓藉巽風。何當懷此寶。去訪呂仙翁。

右易外別傳一卷

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者也。先君子
嘗遇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秘。玄故是書
所著。發明邵子之學。為多近。川陰符經解。兒。請。以
是。彙。緒。寫。同。錄。諸。梓。併。心。周。春。解。三。書。共。為。一。帙。將。

與四方高士共之因請摠名之曰玄學正宗云至正丙申春正月男仲温百拜謹誌

右易外別傳一卷之圖為之說披闡先天圖象中之極玄證以參同契陰符諸書參以伊川橫渠諸儒之至論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度辭隱語使覽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嘆如蔡季通表機仲嘗與參同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嘿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丹道之大綱要領予於是書言之悉矣丹道之口訣細微則具載於參同發揮三篇茲不贅云林屋洞天石洞真逸俞琰玉吾叟書

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解

七返還丹 七火數也煉丹之法其先以紅投黑而生而後生藥既有藥然後進大煉黑入紅而成丹故曰七返

還丹即非自寅至申之七時也張紫陽悟真篇云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隣寺體生認得喚來歸含養配將姪女作親情是此義也

在人先須煉已待時 離騷遠遊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即煉已待時之謂也要在收視返聽寂然不動凝神於太虛無一毫雜想少焉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真息自定神明自來不過片餉間耳邵康節先天吟云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功夫丹法亦然採藥於先天則無為進火於後天則有為不可以一律齊也正一陽初動

白紫清珠玉集丹髓歌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然吾何以知身中之一陽生也蓋彈指聲中巽豁開而心覺恍惚之時是也吾於此時鼓之以橐籥煨之以猛火則真鉛出坎而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乃可以為還丹邵康節恍惚吟云恍惚陰陽初變化網緼天地乍迴旋中間夢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非洞曉陰陽造化壽元如此 中宵漏末中宵即半夜子時也周易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是也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謂三十日半夜子時之前介乎晦朔之間也若感之於一日則每夜子時之前

即彌滿之間初不拘於三十日之半夜也悟真篇云日月三旬一週逢以時易日法利功其說明矣漏者滴漏滴漏有內有外在內乃氣之出入息也薛紫賢復命篇云此心却似糠灰火靜坐時聞滴漏聲是也在外即更漏也或疑悟真篇有須知大隱居朝市休向深山守靜孤之說殊不知在深山則難得燈與漏也或又疑曰陳泥丸羣虛篇云若言刻漏無憑信不會玄機藥未成而又云日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何其說之自相戾也曰修煉之初功夫未純孰恐或差遠故必外立刻漏以為時候之準則若至於功夫純熟丹田有種則精生有時時至神知雖當寢寐有待喚醒而亦自覺悟又何必刻漏為哉漏未者言其點點相續而無間斷也在吾身求之則真息綿綿勿令間斷如漏水之相續無異也溫溫鉛昂光透簾帷 鉛即藥也昂謂下丹田也子時將至而陽氣潛萌於其下所以溫溫也簾帷者眼也垂眼下視有垂簾之象故曰簾帷丹田有藥而陽氣上升透於兩眉之間是以有光譬室中有燭燭光映於窓牖而明蓋非窓牖之明乃燭之明也或者乍見此景而驚訝失以為奇異則心動而神散矣欲望成丹不亦速乎 造化爭馳 望爭馳謂坤之未復之初也其時

瓊鐘一扣玉洞雙開後命謂兩畔同升共一斤是也虎龍交媾 參同契云龍吟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吞併作丹之時要在心息相休然後神凝氣聚交媾為藥 陳朝元王芝書云玄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故必陰陽交媾丹田有藥乃可以進火也進火功夫牛斗危 牛斗危乃身中大候之方位謂進火功夫自子而發端至寅而般運如天之生物胚胎於子至寅而出也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翠虛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與同此旨或以牛斗危為猶關危引用悟真篇兩手捉來令死關之語以發明之是亦一說也曲江上見月華瑩淨 翠虛篇云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橫橋古仙本以小腸有九盤十二曲是為曲江後人復以鼻口之間為曲江二說俱通而翠虛又以西南路上發明其說可謂深切著明矣蓋西南屬坤坤為腰藥生於丹田之時陽氣上達麗於目而有光故自目至臍一路皆虛白是耀如月華之明也 有箇鳥飛 有箇鳥飛者身中之天地交坎離合二氣網緼結成一滴露珠而飛落丹田中也陳希夷指玄篇云有箇鳥飛入桂宮翠虛篇

云紅蓮含藥露珠凝碧飛落華池滴滴珠玉集還源篇
 云人能明此理一點落黃庭白紫清詞云而今識破金
 高飛入玉蟾窟昔此義也當時自欲刀圭醫書言
 方寸也又言刀圭者刀圭者角此子而已或以刀為金
 圭為上圭交合此迴求意之說非至論也自飲云者通
 歷三宮降而入口與其前謂胎入口身通聖其義
 一也或疑既脫胎何為復入口遂以為丹自外來從而
 吞燕外物去道遠矣翠虛篇不云乎採之煉之未片餉
 一氣眇眇通三關三關者性氣無窮一道白脉朝泥丸
 泥丸之上紫金鸞中一塊紫金團化為玉漿流入口
 香甜清爽遍舌端是豈自身外而來者耶內說
 又誰信無中養就兒金丹大道至簡至易於無中生
 有養就嬰兒如涕瀟精津氣血液之類止可接助以為
 附帶非丹寶也學者局於管見徃徃以先入之說為主
 更不肯然究丹書雖有欲與開發熟為之信率虛
 篇云作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
 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蓋夫婦即陰陽之異名非真有
 所謂夫婦也或者偏執竹破竹補之說遂謂以人補人
 而專意於三家邪術又安信金丹乃清淨無為之道而
 果於無中生有哉始於有作乃無中生有及至無為

辯水源清濁 清濁之說蓋譬辯之矣一曰天清地濁
 更生成一曰取清捨濁更玄玄今曰水源清濁則請就
 水源兩字辯之蓋天一生水其位居北以八水同歸於
 此故謂之水源翠虛篇云促將百脉盡歸源蓋謂此也
 在上曰清在下曰濁始者上下相交混而為一入之則
 漸漸石漸漸清清則至藥生於其中矣劉海蟾還金篇
 謂水澄凝琥珀是也乃若留清去濁之說則自是一義
 愚註參同契於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窓塵下已詳言之
 茲不復贅 木金間隔人身有一物分而為二其浮者
 為木沉者為金一東一西故謂之間隔若得斗柄之機
 幹運使之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則木性愛金金情
 戀木而刑德並會不間隔矣彼有以兩目交光於中未
 為金木不間隔此一說然以參同契悟真篇攷之則所
 謂金木間隔者其義蓋在內而不在外三四同居共一
 一二水火也
 不因師指此事爭知 悟真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
 遇真人莫強猜蓋丹經所陳或假物以明理或設象以
 寓意名義不同學者平然讀之莫不有望洋之嘆且以
 五行言之或曰金木或曰金土或曰水火或曰金火或
 曰金水或曰水火或曰水土使人心目俱眩誠不易知

也。道要玄微 丹道之要有二曰交媾曰進火雖

有先後次序要升一片功夫蕭紫虛金丹大成集謂刻

裏功夫妙更奇是也玄哉微哉

天機深遠 天機謂半夜子陽初動之時也天機將至

人能動吾之機以應之則天人合發內外相符結而為

丹矣雖曰一日十二時凡相交處亦皆為而古仙必用

半夜子陽初動之時者其時太陽正在北方而人身氣

到尾間關蓋與天地相應所謂盜天地奪造化惟此時

為然迺若丑時則太陽已偏人身之氣已過尾間矣定

時則太陽已出地人身之氣已過腎堂矣皆不可用也

王芑書云凡煉丹隨子時陽氣而起火其火方然餘外

別時起火其火不全斯言盡之矣

下手速脩猶太遲 下手謂烹煉之時握一身之神歸

於天谷穴中而不可縱放非真有所執也或况下手兩

字正合悟直篇兩手捉來令死之說於是努力提拳

或掩耳鼻或摩腰腹或以大指拈掌心或以中指抵臍

輪不亦勞乎速脩猶太遲謂光陰迅速而貴乎及時脩

煉也 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三千行滿謂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內務要積功累行

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道劉虛谷選丹篇云大功欲就

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是也丹法片餉結胎百日而

功靈周年而胎圓九年而行滿皆有程度矣無今日遇

師明日便能成仙之理當知一年而小成九年而大變

胎而易氣次而易骨次而易脈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

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九年而閱九變

煉盡陰氣變成純陽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也曾至游集仙傳載陳朝元戒世云為善事者必享福

報積陰德者子孫繁昌不殄天物不肆盜媾不毀正教

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作善

事不積陰德則惡道無所不入矣朝元此言蓋謂俗人

設也况學仙者乎大抵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不脩

則仙道遠矣又豈不愚悟真篇云大藥脩之有易難也

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善脩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縱學

者詎可以我命在我之說自諉而不務功行為急哉嗚

呼功行三字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五堂真妙語仙

全陽子解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終 大藥無過精氣神要攝持在沁園春先生深會純陽

意盡把玄機說與人 元真乙未純陽誕日三山王都中炷熏再拜謹題

金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金玄學正宗

卷下之四十一

陰符經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自然然而者。天之道也。左旋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瞻。有養有存。而須臾不可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為徒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夫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即在人此之謂也。天

性人也。人心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能立其誠。而不為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手。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脩煉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為天。腹為地。心為人。其法

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隕。升則木火為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而已。是為吾身之天地反覆。一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則暗合。蓋仁者身之謂之仁。知者身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書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煉也。又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脩煉之一端也。如子華子。關尹子。文子。列子。控子。皆然。或者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

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隕。升則木火為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而已。是為吾身之天地反覆。一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則暗合。蓋仁者身之謂之仁。知者身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書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煉也。又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脩煉之一端也。如子華子。關尹子。文子。列子。控子。皆然。或者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

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穢術為強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物定基。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為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脩煉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於中夜靜坐凝神聚氣於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不敢為之先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愚夫巧若拙則其性伏藏於內而弗為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邪即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靜則無視無聽而謹窒其充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必發克姦生於木禍時動必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為之焚故曰火生於木禍必發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為之破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脩煉之法藏心于淵

美厥靈根安則火生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為火所克也開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為姦所潰也故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即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

之所以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為言者非世俗所謂靈性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於靈性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為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者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與鷄卵相似。地局定於天中。則如鷄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蓋皆虛空。處即天地也。所以懸於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於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倚。故此極出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

晝夜不離黃道。隨書謂日入水中安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天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安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於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潛於地外在北方之虛空處而陽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速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濕生化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知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出焉神明出焉。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暑性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晷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及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今本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五

今本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五

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數而春耕秋種之失時也遂為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凡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為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昭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生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是以固躬輕命之說蓋謂見知而已非隱而不露哉。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以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動也小人得之以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賢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於眾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眾矣。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因物而動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妄返是死於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魯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大大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康。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潔而不貪。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為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禽之制在氣。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來孰使之來。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

今玄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七

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

教榮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其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正。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

軍以摧在於亡其兵而已。無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無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脩身以養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筮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注在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無為而不為。為動靜皆得其性。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今玄學正宗

卷下之五十七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注在至靜之至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獸

履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而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位從是而生上四萬為策則萬機

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各之以死候貫之以

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奇語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遠乎本明之信可明

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俞石澗解注陰符經終。右易外別傳併陰符經解沁園春解共一帙乃元人俞

琰所注也其間祖儒宗道以著明丹家之秘訣要其旁

推曲俞又非專於儒者之所謂易也雖然程子曰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朱子亦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又與三千行滿獨步雲霓云云者意亦畧同愚

欲持此以為用功於此傳之下手處恐儒先復作亦不

能外此說歟因借此帙梓行雖久見者罕焉爰購於舊

書者之麓翻刊而廣其傳尚焉知道者見之願為我一

商確焉。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下終

元學正宗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俞琰撰上卷列經傳及儒先之說以闡明周易

坎離水火之旨下卷載賦詩各一首名易外別傳

附於周易集說之後後又附以琰所解呂巖沁園

春調及陰符經總名元學正宗案宋張伯端悟真

篇自序曰世之人以心腎為坎離配肝肺為龍虎

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還丹必無所就今琰

之言乃曰子時曰坎卦腎氣生午時曰離卦心氣

生又曰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於丹田

耳與伯端之言乃截然相反又琰陰符經註本自

為一書易外別傳亦別有一書今以陰符註併入

此編而所謂易外別傳者又止一詩一賦不應兩

書同名蓋道流採合琰書餽成帙非所手著也

爐火監戒錄一卷

〔宋〕俞琰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爐火鑒戒

錄一卷》提要

爐火監戒錄

宋 林屋山人俞 炎玉吾著

予自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內外二丹書遂爾成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答後得紫陽琴書南溪琴統與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離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請琴之癖遂已內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元廣見集至元癸未

學海類編

一、爐火監戒錄

保樹

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元乃撰參同契發揮悟真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砂汞不知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竈鉗鑄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兵後棄不復存今姑舉其略云

眞宗景德年間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蘭歸眞問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以致太

平陛下用之

王捷汀州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獻於上為有司所欲捷偽狂狂遂以此獲罪黥竄嶺外未幾遁匿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權當為嶺南官知其術為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說之特授許州參軍改名中正詔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煨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煨金具升曰其法為爐竈使人隔牆鼓鑄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為之百餘兩為一餅每餅輻解鑿為八片謂雅嘴金是也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每用蛇罔製鍊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握土見一巨蛇大如栲栳驚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二

保攝

禮及營繕皆以黃金為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

太史會鞏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炎集云咸平年間捷

至南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于茅山命求

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相攜

至五通廊指示靈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間嘗

撰文報謝廟中舊有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嘗有

燒金草存焉張文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在蜀有術

士上謁言能煨汞為白金公即市百兩俾煨一火而

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汞為大香爐鑿其腹曰充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三

保攝

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

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

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之公不納強之乃

受未啓封後其子宋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登第

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胡文恭公肅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

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公曰爾之後事

吾敢不勉祕術非所欲也浮屠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煅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用一錢臨終呼世美語之曰我煅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富有投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四

保攝

戒之有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爲僧居京師定歷院時曾子宜當軸有堂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居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助刀圭與服而愈子宜大驚吏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宜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謁丞相許分竊爲獻子宜喜送僧降階僧退損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輿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焯字彥明語門人祁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憩一古寺設臥具于佛座前未寢聞若鼠齧聲熟視

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

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小卷取而讀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日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元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煅此丹其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煅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問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眾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銀盂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甯開孟尙在其金如線圈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五

保攝

某嘗乘閒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煅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不便著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老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

曰吾不好此術難得之亦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當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予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云此中多名方其一卽化金方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以分試以丹砂

學海類編

一

爐火監戒錄

太

保攝

買宅途大作此然竟病指癩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興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文祕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與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又云予治平末泝陝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陰真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對曰內丹未成內無以注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敝絮而置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入爲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問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謂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強授之以化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穎濱先生穎濱

學海類編

一

爐火監戒錄

七

保攝

亦藏之逮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穎濱曰自
先兄見授祕之有年矣暇日當求之巾笥開久之呼
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緘封宛然穎濱即焚于
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甯可爲乎求者愧赧若
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查先生得煅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交而法
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孟今日煎水飲之
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爲
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所成當取汞置孟中就
學海類編 八 爐火監戒錄 保攝

火試之果至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
三日語其孟之意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
前孟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師加藥爲之僧取孟投查
則碎孟別鎔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卽針投水中曰我
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懊恨而歸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藥城贈以詩云水銀成
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新術不肯傳闔戶
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

一大貓據爐而消須臾不見子由謂神仙之術天使
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子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大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
功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蛇其開
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瘡癒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
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
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
然其效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

學海類編 九 爐火監戒錄 保攝

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裏蹄促
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趙
次翁注云劉夫子崇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
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
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
博南又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開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
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隋之開春陵
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鱗趾裏蹄金如乾柿謂之柿子

金小說謂麟趾裏蹄乃婁敬所爲藥金也方家謂婁
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
感志草部有煮同煮雌等草燕客多用之然不得其
煮煉之法耳

子嘗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人或得
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眞金有一僧舉此致語
子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子嘗以
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訶宅迦其膽礬之謂
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十

保攝

銅包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膽出金坑
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
佛語必不妄也有瓦石砂土皆可變金乎春渚記聞
夢溪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砂土金生薑非
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薑金蕨菜非變金之物清異
志有蕨葉金不特此也尙書故實有竹葉金喫車志
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宣室志有泥
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
妄誕也

祕閣閒談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
芽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集類有所謂鉛銀邵
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鉛錫與銅鐵五金
之同類固雖是假然其變化理或然也若瓦石砂土
則恐不能至于薑蕨竹葉之類而能變化則無是理
矣夫薑蕨之類尙有質雪與唾溺是何物也可謂妄
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孫生者販水銀于長
安擔夫足跌于棧閣偶觸山石破其銚遽挽路旁草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十一

保攝

寒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銚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
其爲異草所制規欲多取之促其僕夫飯鞭驢由舊
路而去暮登閣道驢驚失足墜於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遠春渚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
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
腹就磨頃之脹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
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爲腹
脹所致卽取草煎湯飲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
水響呼不應卽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急挈

裝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見去蛇銜野草覆其傷處不逾時二蛇引領同去既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湯洗濯令寢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草之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秘其說里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三

保攝

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遺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州遂令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不以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歆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罹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山合大還丹而成強者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艱辭去道者云

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遺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弼還如言化金辦葬訖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弼持刀刳之不得乃斷道者手又不得乃刳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愈怒乃斷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弼得丹多變黃金爲人所告有姦弼自列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斤而丹盡藝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弼訴之帝謂其非挾之以兵不得也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刳其足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三

保攝

弼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皆以當鑪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賣酒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畱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依教服之充盈如初有漢金堂縣土道賓爲太廟吏知其事遂邀柳條求餘藥以鐵鑪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一作法對曰有草生三學山中乞辛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相年藥無成知其丹得於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蟾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
三人攜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
有黃白法可以梗槩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
已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初慕君子同道乃相逼
如此三人攘臂瞋目晒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
不得法必加害於君乃探出白刃脅之長官與妻惶
懼遂授以法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長官味爽下
山不復再往以居與李謙處士

法空無相師雪川沈待制之季也嘗與焦山僧法全語

學海類編 六 爐火監戒錄 西 保攝

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於袋中抄數錢
全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
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一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
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一作曰加延敬具請
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
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
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紹聖元年七月十五
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爲
期卻以此日會於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

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峽京洛開我即二

折至出期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

較之內一茅法差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

我於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

未試也因取同煎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則當一作

再煎及出則真金也相與謀曰京師鑾家金肆天下

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真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即

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分以爲

別即市羊邊官醢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汁濺發

學海類編 六 爐火監戒錄 五 保攝

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

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徑破烟微脫命而出懼

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泔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

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

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己用况敢傳

人乎空聆其說遂不敢停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

焉

韓子蒼待制言青城一道士俾小廝買酒待檀越小廝

中道登東廁將鐵餅掛於樹閒餅重木弱爲風所搖

木葉指摩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誠化金之木走四方未始乏絕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可有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升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扇戶而共煨藥鄰房道士似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人各以火煨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譖嗷爭奪卒壓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夫

保攝

死二人而獄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歎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彌近世上捷不可謂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爲者也張申公黃八座道夫皆

訪求畢世費貫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夏候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開淮墘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淨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究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七

保攝

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自後更不糞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父贖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作其糞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而取去繼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就口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癡者爲警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

玉吾子友也讀易彈琴晚學內外丹訣自謂得道余
嘗從其借手抄丹經服其收拾浩瀚復以所註易會
要集說示予方欲刻梓而告逝焉有子不能繼其業
則其書皆泯沒矣今觀此集蓋欲發其平生所聞所
讀所得所行者也嘗聞東坡亦留意於方外學具載
於本集中有所得必報子由見於尺牘中所謂經爐
上一點雪者直土其耳故予嘗曰此坡老學道鼻孔
於此收闕今又於玉吾此書見其收闕與東坡同一
鼻孔夜半讀至此不覺大笑婦輩睡皆驚起怪問於
學海類編

爐火監戒錄

六

保攝

是吹燈就枕明日欲作一書曰枕邊字語與之作對
未暇姑識之俟子書成併序焉商邱老人宋無志

爐火鑿戒錄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宋俞珍撰珍所著書多闡明元學此書專為言外
丹爐火者而發以為為之者未必成而致禍者十
居八九歷引古今事迹及前人議論以為鑿戒自
序謂兵後稿不復存姑舉其畧今核其文即所作
席上腐談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別為
一書收之學海類編中然珍原有此書特以散佚
不完附其大槩於席上腐談中溶摘出別行較所
收鑿空廣造之書別立書名人名者尚屬偽中之
真矣

西嶽華山誌一卷

〔金〕王處一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山志一

卷》提要

西嶽華山誌序

西嶽華山誌序

帝十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
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為主多是木石之
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為人作福
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
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
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
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
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為
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
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
四嶽終南太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
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
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與金
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允方預之於十大
洞天之中則極真為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
生象外之樓臺區人間之風物目之於十八
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滄東南江海地脉潛通
載祀典而為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
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

衣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峯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為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函谷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真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為一都會也吾友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乘家入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叙以山水觀之則峯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葛蒲細辛紫栢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

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質曰余才之卿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適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為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況修仙藥而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青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州會群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林之序

唐玄宗御製序

天有四序星辰展辨其位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為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則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豎而雄踞眾山奔走而傾

附其載前其勢成其行配金其履直而前列
華陽之谷復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
產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
明星玉女仙草瓊漿焉

西嶽華山誌

蓮峯逸士王處一編

華州圖經

昭文館記云蓮花峯上有三峯上接三光中
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
叢生高岡白雲萃靄旋於幽阜懷蘊金玉蒼
藏風雷為大帝之別宮迺神仙之窟宅也方
域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華州按禹貢
係雍州分野自周宣王封母弟友於成林是
為郿國至秦武公十一年以郿為縣後始皇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郿隸內史漢以郿隸
京兆西魏為華州歷隋屬京兆至恭帝義寧
元年稱為華州唐武后垂拱二年改為太州
中宗神龍年復名華州肅宗上元元年更名
鎮國軍至上元二年復名太州寶應元年却
名華州昭宗乾祐四年為興德府光化二年
復名稱華州宋更名為鎮潼軍華陰因名華
陰縣後或為太華縣或為晉陰縣或為寧春
縣或為仙掌縣

蓮花峯 仰天池 八卦池 太一

池 白蓮池 二十八宿池 十丈

蓮 玉井

蓮花峯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
王女之別館金天王之正廟二十八宿池黑
龍潭王女洗頭盆葛蒲池仰天池八卦池太
一池太上泉傍有玉井生子葉白蓮花食之
令人羽化古詩云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
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
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登緣安得
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太上山 老君洞 太上泉 葛蒲

池 老君燒丹爐

老子見周之衰西邁流沙至函谷關關令尹
喜占其然色即知真人將過果得老子老子
亦知其奇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事後隱
華山昭文館記稱蓮花峯為太上山四面削
成高五千仞迴巒四合三峯崢嶸上廣十里
鳥獸不居頂之東南峯有老君洞次北有太
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葛蒲池其葛蒲葉細如
絢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

壽耳養龜精之東北峯上有老君鍊丹爐細
草平巖頂西向陽方圓三四畝盡是細草服
之令人身體強香腸及百步古記所稱草似
帛似布今人所稱西嶽布是也

紫栢

嶽頂東北峯上有紫栢葉際碧露以五月五
日油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五粒松

嶽頂西南峯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
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
即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遐舉矣夜可
書字

明星王女 王女石馬 王女洗頭

盆

明星王女祠在頂之中峯龜背上立祠堂有
王女石室王女聖像一尊并王女石馬一疋
其馬神靈異常夜聞嘶嘶之聲頂上隱者常
見之祠前有石曰五枚曰中俱有水坑曰玉
女洗頭盆其水碧綠澄澈旱不竭雨不溢神
霧經云明星王女持玉漿餅之令人得神

玉女廳

玉女廳在雲臺南峯上有石門入丈餘直上石室如廳望見南峯明星玉女之別館也

石龜跡

石龜玉女祠在石龜上其石似龜東西八九步南北二十餘丈兩頭壁立其形如龜前有石蹠猶如折裂闊可有五寸其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即古之遺簡於嶽府之所也

黑龍潭

黑龍潭在頂之南峯上有仰天池黑龍潭人問曠旱祈求必雨宋崇寧二年准勅神封顯

洞玄石室

西嶽洞玄石室在頂之西北峯上四絕昔清虛真人裴君入此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年矣降五靈玄老之所其石室東西有二門初入才容身側入至室中周迴五六丈東門上接雲霞西門下臨地中有石道像高三尺戴三景扶晨之冠石衣文如九色雜羅之文像

多古錢其錢多脚一頭多孔一面有文云大布大篆

筭場 蘆花池

筭場在頂上後魏道士寇謙之洞曉潭天儀尤善玄像曾定天元五紀其筭有差後成公與真人狎狂而來假為貨客悞觸筭筭其筭乃合謙之悔恨獨居山林遂隨真人去其其餘筭筭化為葭菻今名蘆花池是也

碁石

碁石在頂上東南隅別一孤峯上遙望有石方如並榻真若碁局漢武帝時面前忽有人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從天降武帝驚問為誰答曰山中衛叔卿也帝曰若是山中乃朕臣也忽失叔卿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梁伯至山中推求叔卿不見但得其子名度世帝曰汝父在何處度世曰臣父少好仙道委家而去入華山四十餘年矣帝使梁伯度世求之於華山絕頂上望見其父與數仙博戲於石上但見紫霧鬱鬱又見數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等望而百拜叔卿曰汝等何

來度世曰帝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語叔卿曰前為太上所遣欲誠帝為窮愁事而帝強梁自貴而反欲臣我不足與語是以去耳又誠度世曰汝慎不得為漢臣亦不復為語帝也梁伯度世於是拜辭而反事見列仙傳

石仙人 瀑布 石仙洞 昭陽洞

正陽洞 西玄洞 水簾洞

石仙人者在嶽北面半腹中登真隱訣云嶽洞深三百里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茅芳林碧泉則石髓金精遙望洞方圓可丈餘鳥道絕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蒸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幘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號曰石仙人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其石仙洞又稱為水簾洞其嶽有四洞東曰昭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北曰水簾

蟹遺穴

蟹遺穴在頂之西北峯山海經云華山有獸而翼六足蛇身出則天下大旱

巨靈掌 仙掌石月

巨靈左掌上有半輪石月在頂之東北峯上遁甲開山圖云巨靈得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漢武帝觀仙掌於縣內特立巨靈神祠焉

華山靈異

華山之頂迺天真降臨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現之事極多略叙其一二曾先聞異香次觀瑞靄或見千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見鬚童子數百或羽服道士踰千或見珠幢而金傘或見絳節而霓旌或見騎龍騎虎人或見乘鳳乘鸞客或見金光滿地或見火焰連天或見紫霧騰空或見祥雲覆頂或聞金鐘鳴其降見不一或在最高峯上或於仙掌峯頭或集三公山或聚西玄洞皆清虛真人裝公隱於頂之西北峯上曾降五靈玄老中方大羅峯王母數現或衣黃裳戴金冠乘寶輦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現處建其祠堂唐貞觀中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敷山大曆五年有天地水府三官降現

又感代宗皇帝夢中復勅修三官院至咸平中更為承天觀

神林

華山之上山之下或谷內或廟道中但有生死樹木名曰神林禁人採伐如有犯者立禍於身山之西南隅有一林侵天松檜乃嶽神遊宴之處名黑山林有樵竊採之者火燒虎食甚衆

御道

御道在仙掌峯之北乃昇嶽之路也漢武帝唐玄宗曾遊此因名御道今兩傍有石曰子乃當時裁闢于用錦綉遮護危險峯頂須由御道跨蒼龍臨雲臺天井徑下有百尺狀自頂至青柯平二十里青柯平出谷口二十里

張超谷

張超谷者後漢張楷字公超結廬之地學者如市又能為五里霧故稱張超霧市每路寒驢入市晚即携壺帶酒而歸

石羊城 仙谷

石羊城在張超谷之西通黃初平黃初起弟

兄二人得仙之地山谷故名仙谷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少時家使牧羊久而不歸其兄初起尋覓近四十年矣後聞市中有道士言人休咎其驗如神初起乃問之道士曰太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之弟耶初起拜謝即隨道士入此谷中見弟悲喜語畢問弟羊今何在初平曰僅在山東耳兄初起往視之但石而還與弟曰弟兄俱往初平乃叱石曰羊起於是白石盡變為羊數萬頭兄初起叩頭曰弟獨得仙吾可學乎初平曰若有志可得也初起便棄妻子拜弟為師後乃俱成列仙矣叱石處四面寬廣有似城壘今人稱為石羊城

文仙谷

文仙谷者乃是呂真君隱居之所也真君來此易姓姬更名洞明道號抱真子居華山蓮花峯下文仙谷內結庵四十年矣人無識者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汝翁曩母昇宮侍善久矣因作頌曰上面一箇口下面一箇口世間堅脆有風水不交漏漏

付裕之說怡然則化裕之即藏道骸於石室
後數歲先生神現泗州塔自題詩云姬州墨
客羽化三峯又數載來揭裕之題詩云昔日
曾居此埋名四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余
人又詩云余曾十載攻文墨萬卷詩書續買
膝浮萍雲水守家緣住在蓮峯人不識後云
回公題裕之尋所處屢屢惟見空棺中有二
口呂字之事由是時人方悟是呂真君也真
君唐太宗朝得道至今五百年矣元曾問題
琴臺詩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邊有住
宅父子從來只兩口子好歌時我好拍又詩
云四海遨遊一野人兩壺霜雪是精神坎離
之物會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其碑見在文
仙谷今稱為羽谷庵

牛心谷山

牛心谷者昔楊震微時隱居此據說群書
學者知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其山巖
間多有五色藥鳥山上有雲天王聖跡堂中
觀之佳顯天王披銀甲騎白馬之狀

黃神谷

黃神谷者嶽之東方是其人黃蓋子隱居之
所也黃蓋子者楚人也姓葛名越但居此山
號曰西嶽公其治病有千里而來者來矣或
寄與姓名病無不愈若禁虎狼不敢動飛禽
不敢飛去受術於赤松子年過八十力舉千
斤行及奔馬時大旱召出潭中龍僅促使昇
天降大雨一朝乘黃龍而去矣

藏馬谷 藏馬龕

藏馬谷者在嶽東漢武帝求仙於華山下造
集靈宮存仙殿望仙門有神馬自華山出帝
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此山谷
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洞中石
上馬跡尚存焉

毛女峯

毛女峯在嶽之西毛女字王姜秦始皇宮人
也見國祚流亡遂負琴入華山此峯上隱居
服松栢葉飲泉水體生綠毛世人以見之所
稱毛女洞至今洞中有鼓琴之聲有道人得
見此洞峯下有白石寺廢已久

雲臺峯

雲臺峯嶽東北其山兩峯崢嶸四面玄絕上
冠景雲下通地脉巖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
穴昔有人入此穴東出方山行云經黃河底
上聞流水之聲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
居此峯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
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
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
往而不返矣

試鑿穴

雲臺北峯北面有一試鑿穴可高百尺其深
不測穴邊有一堅石如鑿大小闊狹狀如鑿
出垣希夷先生說骨之穴

白雲峯

白雲峯在嶽之東北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
行之所名曰白雲宮八仙洞看嶽棚上竹園
下竹園棗樹果子林花園藥畦磴確見在焉
白雲側有焦真人石洞

白羊峯

白羊峯在嶽之西北五里層崖晃朗洞室空
濛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即有神燈或三

或五見於巖壁昔有人隱此峯莫知其名姓
常乘白羊往來塵世後與弟子介琰俱登仙
以此號為白羊真人真人有禁山蘇及製虎
豹狼熊符七十道行於世也

松檜峯 朝來峯 玉柱峯 玉秀

峯

此四峯上盡是青松檜栢常有異色雲氣覆
之其峯皆翠以巖人跡希及之也

焦公巖

焦公巖在嶽東南真人姓焦字孝龍河東人
也常餐白石或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
火燒其庵隣峯人往視之見先生危坐於火
中庵燒盡先生乃徐徐而起衣服並無焦灼
後數載天忽大雪人覓不見忽於雪中單食
而卧顏色赫然如勝夏之狀或老或少至今
人有遇之者

神土巖 仙油頌 避詔巖

神土巖在雲臺東南百步焦道廣精思所感
嶽樁房廊石上湧出神土用盡復生于今尚
然仙油頌在雲臺峯中焦道廣每設齋醮

天降油于此碩自道廣乘樞之後此油不復見矣避詔巖在華山之西南古之隱遯之士避詔實隱於此處也

白鹿籠

白鹿籠在嶽之東昇嶽路之右是仙人魯文生置白鹿籠有飛泉滴流魯女生者是華山古之得道仙人也在華山二百年莫知所之後忽有人嶽廟前途女生乘白鹿從王女十人與人別而去

太極總仙洞

太極總仙洞在毛女峯之西壁中有洞乃曰太極總仙洞其下有車箱潭

王刁三洞

王刁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遙字伯遠解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或有邪魅作祟者置地為獄叩石呼之皆見狐狸單音寇音蛇之類皆斬而焚之王真人以竹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或逢羽衣並不顯夜行見有炬火前導後至此巖洞中見有

友人刁自然遙開竹篋取出五香竹筴三枚三人共鼓之及王遙辭而去刁自然云卿嘗早來不可久在塵寰再期此洞處後王刁錢哥俱登仙矣上洞莫能到中洞有飛石遮于洞門下洞隱居者皆在其中

碧雲洞 碧雲溪

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乃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此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遨字雲叟南燕人氏高節不屈棄其妻子聞華山五鬢松凝脂千歲能延年却老至此洞隱居天咸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道遠先生羅隱之居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玉梁觀道士來居華山或臨水或登山一觴一詠高情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真宗幸汾陰禮召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雷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充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鴈子如北斗狀常居王刁三洞口自冬涉春不出人異之祥符中真宗祀后土還駐蹕驛下詔行在賜號貞晦先生又

賜歸山歌云嶽中逸士本藏名常誅琴樽道
性情畫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過
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詭治平談希夷究
玄默沃予心號無極醉城關歸山林樂爾志
號何深已薄紛華號存素音好將吟嘯號暢
冲襟

臺公石室

臺公石室在嶽之西北孤峯上有石室可容
十餘人有泉東北入霧市谷東谷中即復魏
道士寇謙之築場西谷中修羊公石榻穿之
所臺公者莫知姓名常懸空臺於座上日入
之後輒跳入臺中費長房後之學令佳此石
室中有一方石廣丈餘臺公以茅繩繫之懸
於空中令長房坐卧石下使諸蛇蟲竟來實
繩繩欲斷而長房坐卧自若終無懼也公至
憮之曰子可教矣賜子為地上主者令乘
竹杖而歸後至葛陂投於陂中竹化龍而去
得役鬼魅之術

三公山石室

三公山在嶽之東南有三峯巖然各秀上象

三台副此列嶽故號三公燕濟字子微漢明
帝時人也隱此石室服木黃精恒散髮亦有
鍊中惟月朔節乃著之時復一琴一詠常有
黃白雲覆其上後辭別交友乘雲而去

長春石室

長春石室在雲臺山側大唐貞觀中有道士
杜懷謙居此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
多買笛至於隔一吹之投於巖下笛盡更供
巖中累月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巖然
笛聲不絕

修羊公石榻

石榻在嶽之西北仙谷中石室有石榻修羊
公常卧於其石榻上盡穿陷常不食見漢景
帝問曰公有何能公不答即化石羊題其背
有字云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羊又去不知所之

卧仙平

卧仙平在張超谷內有一石室所張超真人
蛇骨之室為樵牧嬉戲於其間有飛石自空
來塞其穴今只稱卧仙平也

種藥平

種藥平王暉真人常餌蒼朮黃精有驅虎豹之術每種黃精即駕虎豹為耕耘常乘虎豹其轡轡之屬竹杖策之威如人乘驟馬之狀常韻九字詩百餘言人莫解其意後乃昇天不復見之

醴泉 玉泉

醴泉在古厓直下其水微有酒香醇味為國之瑞屢招風飲傍有玉女神祠玉泉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因此置玉泉院二泉皆腹漿玉隨人久服之可去沉疴也

黃龍潭

黃龍潭在神谷口祈雨感應神封廣潤侯

車箱潭

車箱潭在仙谷裏一十里乃太極總仙洞直

下宋仁宗皇帝明道年每歲朝廷遣使投金

龍玉簡宋徽宗皇帝崇寧二年奉勅封為

潤侯按水府記云天下二十八處水府華山車箱潭乃第七水府也與東海南海溫江同即投金龍一簡之處也

駕鶴軒

駕鶴軒

駕鶴軒在中方半路乃金仙公主成道乘鶴昇天之處也

神姑林

神姑林在黃神谷內次東有獨坐姑姑廟其林合圍松檜數萬根禁人樵採

古栢行

古栢行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來去西嶽古廟道裁栢不知其幾千根也兩傍烽堠以千字文為號禁人牧放樵採

無憂樹

無憂樹者陳希夷先生唐傍之樹也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道號扶搖先生亳州真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因肆意山水後之華山雲臺觀古基闢荆榛而居之語人禍福若合符節後柴世宗召見留禁中月餘拜諫

議大夫因辭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至宋太宗詔方赴召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客禮見廷英殿賜坐問之久賜號希夷先生有指女篇釣潭集超苦海詩入室還丹訣三峯寓言行於世

上方白雲宮 中方太清宮 下方
 雲臺宮今即觀也 西嶽真君殿 華嶽
 觀 鹿園觀 拱極觀 太平興國
 觀 王母觀 仙宮觀 休糧院
 巨靈神祠 蘭石院

上方中方下方此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興
 建唐玄宗天寶中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
 撰修三方記西嶽真君廟崇寧年改為崇寧
 萬壽觀紹興年改報恩廣孝觀阜昌年改為
 迎祥觀昔司馬溫公奏天下建置五嶽真君
 給賜金牌永鎮洞天福地華嶽觀漢武帝修
 建後至禘符中因四高士而復興也鹿園觀
 元在竹谷嶺西於大觀中因道士仇潤之請
 額修建於華山之下也拱極觀宣和年修建
 於嶽前社太平興國觀元在關谷內紹興年
 因道士焦虛請額修建於華山之下王母觀
 元在大羅峯下古有廟焉至唐貞觀中修建
 華山之下仙宮觀金仙公主所居之宮乘鶴
 之後勅修為仙宮觀休糧院在栢行內太平
 興國年太宗紹興休糧道者赴關賜經一藏

及還山詩賜號巖靜大師有休糧詩三百章
 盛傳於世蘭石院廢已久惟存巨靈神祠漢
 武修建焉

拜嶽壇

拜嶽壇乃漢武帝拜祀之所也至唐太宗修
 為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

宣澤亭

宣澤亭宋真宗拜嶽壇在太華驛之側太中
 祥符四年七月二十日真宗拜嶽之所也仍
 賜名為宣澤亭有御製碑龍首龍座昔為禁
 地。

素靈宮

按太平廣記馬周傳華山有素靈宮有仙王
 迺總天洞府及十洲三島神仙之所也

極真洞天

極真洞天按十大洞天記第一王屋山小有
 洞周迴一萬里杜甫詩云萬里仇池穴潛通
 小有天第四華山西玄洞周迴三千里名極
 真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
 木與外無異惟日月停輪耀赫朗接太空乃

長春之境也官闕樓臺盡是金玉七寶所成
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並洞天之景也素
靈真人讚極真洞天頌曰異果奇花不可名
尋真何用到蓬瀛碧雲天地洞中列白玉樓
臺象外生萬壑芝蘭盤峭拔千峯嵐霧聳崢
嶸八公曾此分金液服盡全家上太清

總仙洞天

按三十六小洞天記云第一霍童山洞周迴
三千里名霍林洞天第二東嶽泰山洞周迴
三千里名蓬玄洞天第三西嶽華山洞周迴
三百里名總仙洞天素靈真人讚曰陞石為
仙號七星五門日月配女程雲飛雨散天中
去管得林巒生異名

華山之神封金天王懿號冊

周金天王順聖帝華山之神能興雲致雨而
西方為最貴矣軒轅黃帝遊焉以會神虞舜
望焉以觀群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
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植
事靈神未嘗有息也其神社休明災滯應亦

未嘗絕也神之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
於官道北建立宮殿庭祀事牲器視三公之
禮焉月先天三年

西嶽華山誌

華山志一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金王處一撰處一始末未詳前有太定癸卯泥陽
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
文非地志之正體故隸之道家類焉

海瓊傳道集一卷

〔宋〕洪知常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崇禎

十五年補修一化元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瓊傳道

集一卷》提要

海瓊傳道集序

關尹子曰所可傳者只謂之事。不謂之道。老君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集之行。其與三千六百法。奉命數十家。大故天淵矣。凡我同志。其精研之。曾語有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吁。天下後世不審夫子之意。即以爲甚高難行之事。夫豈知夫子之門。獨稱顏淵。顏淵得之。則三月不違仁。而又終日如愚。故其在陋巷。甘以簞食瓢飲爲樂。所以三十二歲而說去矣。人能悟顏淵心齋之旨。則知神室之說。一化元宗

海瓊傳道集序

既知神室。則知神水。孟子曰。性猶水也。其斯之謂乎。悟真篇云。修生之要。在乎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至簡至易。雖愚暗小人之行。立躋聖地。道德經云。吾道甚易知。甚易行。昔者鍾離雲房。以此傳之。呂洞賓。呂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平叔。張傳之。石泰。石傳之。道光和尚。道光傳之。陳泥丸。陳傳之。白玉蟾。則吾師也。乙亥之秋。遇之於武夷山。越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過太平興國宮。有道士洪知常。守明道自號坎離子。於內外二丹。留意又矣。千師萬友。參究已

編千經萬論搜括無蹤一旦與之因緣契合半句之下金鏡刮膜片餉之間玄珠成象洪公將隱形遁跡杜門絕交坐進火候以圓聖胎恐此道無傳故以所得吾師金丹捷徑一篇鈎鎖連環經一卷及廬山快活歌二章刊行於世總而名之曰傳道集欲天下共之乃圭子陳守默紫芝子詹繼瑞稽首拜書

化元宗

海瓊傳道集序

二

海瓊傳道集序終

海瓊傳道集

見并字

宋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輯

明古燕信安復初道人高時明訂正

丹法參同三十對偶字

清濁 盈虧 衰旺 存亡 有無 吉凶

悔吝 生剋 刑德 動靜 進退 消長

賓主 沉浮 升降 老嫩 文武 剛柔

離合 聚散 往來 上下 雌雄 黑白

守戰 生殺 剝復 深淺 抽添 寒暑

化元宗

海瓊傳道集

一

丹法參同二十貫穿字

在天為日月星辰 在地為山河草木

在人為夫婦男女 在易為乾坤坎離

在象為龍虎烏兔 在數為九三二八

在藥為鉛銀砂汞 在醫為燥濕寒溫

在內為經絡榮衛 在外為皮膚毛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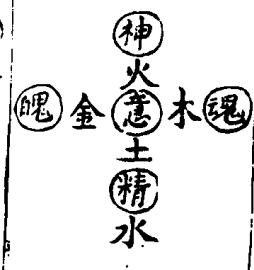
在形為心腎肝肺 在時為陰陽寒暑

在運為金木水火 在用為精神魂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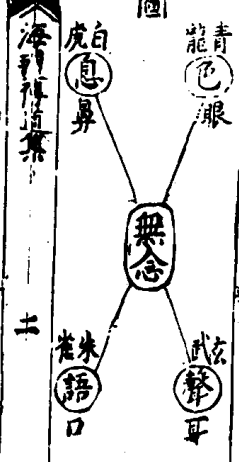
在道為隱顯動靜 在物為壇爐鼎室

在妙。為虛無自然
在方。為東西南北
在色。為青紅黑白
在景。為春夏秋冬

攢簇五行之圖



和合四象之圖



一化元宗

海鏡道集

三

偃月爐之圖



三點如星現

橫鈎似月斜

仙化圖此圖論藥物若君曰。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

第一轉金丹謂之一還。

如糞壤中有蟲名曰蛻用鉛不用鉛。須向結中作。

第二轉金丹謂之二還。

如蛻娘採糞成丸子玄珠成象。太乙歸真。

第三轉金丹謂之三還。

如蛻娘有兩箇。一雌一雄。夫婦老相連。恩情自留戀。

第四轉金丹謂之四還。

如蛻娘共滾糞丸。從地上行。周天火候。日在河車。

第五轉金丹謂之五還。

如兩箇蛻娘。共抱糞丸。守而精思。養正持盈。守雌抱雄。

第六轉金丹謂之六還。

如糞丸之中。有蛻白者。精神聚會。結成聖胎。

第七轉金丹謂之七還。

如糞丸中蛻白。已成蟬形。其中有精。皆有實。其中有物。恍恍惚惚。

一化元宗海鏡道集

第八轉金丹謂之八還。

如蟬形已棄其糞丸之殼。節候既周。脫胎神化。

第九轉金丹謂之九還。

如蛻娘死。糞丸裂。其蟬飛。形神俱妙。

天機圖此圖論火候。若君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一轉火候

如桃核入土。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

第二轉火候

如桃核生芽。無質生質是還丹。離信無中養此兒。

正 第三轉火候

如桃核拍條。白雪黃芽。燒過了。一爐猛火。煨紅桃。

二月此一月屬卯。木旺在卯。防克慮險。沐浴丹頭。

三 第四轉火候

如桃條發莢。一雲火。燭飛。真人自出現。

四 第五轉火候

如桃條敷葉。旁將白虎歸來。養。產箇明珠似月圓。

五 第六轉火候

如桃樹生花。到此丹砂須沐浴。神添運用更防危。

一化无宗卯海靈傳道集

六 第七轉火候

如桃花已落。花蒂留其萼。飲刀圭服丹砂。

七 第八轉火候

如桃花之萼結子。雞卵中黃。龍味肉白。

八月此一月屬酉。金旺在酉。只宜養火沐浴。不可安逸。

九 第九轉火候

如桃實紅熟。十月霜飛。丹始熟。十月胎圓。越九入聖。

十月脫胎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金鼎之圖

金丹之圖



心有九竅。謂之金鼎。黃帝鑄九鼎者。此也。

形如彈丸。色同朱橘。

神室之圖

離種種邊。壺中有天。玄之又玄。入眾妙門。

兩箇一般無二樣。

嬰兒之圖



始知功滿出塵埃。

一化无宗卯海靈傳道集

飲刀圭者

三花聚鼎。

刀圭之圖

味道之腴。

五氣朝元。

玄牝之圖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忘形 忘氣 忘神

三關之圖

養氣 養神 養虛

產藥川源之圖

藥在西南是木鄉
光終日照西川

神是火火屬心心為汞

藥物火候之圖

氣是藥藥屬身身為鉛

神是性性屬離中陰月

性命之圖

氣是命命屬坎中陽月

一化元宗

海瓊傳道集

六

真土之圖

黃房 黃嬰 戊巳

黃庭 土釜 是意

丹法參同七鑑

華池 神水 性猶水也 謂之華池

黃芽 白雪 虛室生白 謂之黃芽

河車 巽風 順調其心 謂之河車

金丹 清淨光明 謂之金丹

丹法參同十九訣

一採藥 收捨身心 欲獲神氣

三烹煉 工符保神 金液煉形

五武火 驅除雜念 謂之武火

七沐浴 洗心滌慮 謂之沐浴

九過關 果生枝上終期熟 子在胎中豈有殊

十一溫養 神明白守 神明自來

十三功夫 朝收暮採 日煉時烹

十五大還 對景無心 實夜如一

十七九轉 火候足時 嬰兒自現

十九太極 形神俱妙 真道合真

老君曰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天地交乾之圖

每 天地交 結過於生須急採 金逢望遠不堪嘗

日月合璧之圖

望 十五日亥 十六日子 日月合

金丹火候口訣古云聖人傳藥不傳火

此金丹捷徑備言丹法細微之旨矣終不敢明說火候夫火候者乃奪天地之氣盜日月之精不敢

輕泄。夙有仙骨。自然有分。

造物圖

交合

磁石吸鐵。隔磁滌通。

結胎

如鷄抱卵。暖氣不絕。如龍養珠。不令開斷。

交媾

龜鶴相吹以氣。丹

神

如石靈秀結成其正。如松交情抱其正氣。

道

鑿石得玉。淘沙得金。

神氣

疏黃與水。可以共處。

一

物以類聚。水不洗水。

神氣

可以共處。傳精送神。

老君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常德不離。歸於嬰兒。

一化元宗

海環傳道集

八

身是虎

氣 欲身束魂充虎氣。受氣 虎來食散生髓肢。

龍虎圖

心是龍

神 疑心息念任龍蟠。煉神 龍蟠潭裏珠光寒。

無 燥 陰 燥

金液還丹圖

金液還丹

白玉蟾曰。虛無自然。無中生有。萬物一物。一貴乎守。回風混合。終日如酒。大夢得醒。雷轟雷走。雲收雨散。天長地久。

仙派

正陽真君 純陽真君 海蟾真君 紫陽真君

杏林真人 道光真人 泥丸真人 玉蟾真人

鈞鎖連環經

太乙元君曰。金丹即是汞。汞即是鉛。鉛即銀。銀即砂。

水即金。金即錫。錫即水銀。水銀即青金。青金即白金。

白金即黑金。黑金即黃金。黃金即紫金。紫金即河車。

河車即黃芽。黃芽即白雪。白雪即玉符。玉符即神水。

神水即華池。華池即青龍。青龍即白虎。白虎即朱雀。

一化元宗 海環傳道集

九

朱雀即玄武。玄武即勾陳。勾陳即黃房。黃房即真土。

真土即戊己。戊己即金木。金木即水火。水火即卯酉。

卯酉即兔雞。兔雞即烏兔。烏兔即龜蛇。龜蛇即馬牛。

馬牛即乾坤。乾坤即坎離。坎離即雌雄。雌雄即夫婦。

夫婦即子孫。子孫即房畢。房畢即日月。日月即天地。

天地即人人。人即黃婆。黃婆即金公。金公即姤女。姤女

即嬰兒。嬰兒即丁翁。丁翁即赤子。赤子即聖胎。聖胎

即三關。三關即金液。金液即玉液。玉液即刀圭。刀圭

即丹田。丹田即絳宮。絳宮即泥丸。泥丸即氣海。氣海

即腎腎即心。心即道。道即法。法即術。術即虛。無虛。無
 即自然。自然即運用。運用即火。火即藥。藥即氣。氣即
 神。神即丹頭。丹頭即大還。大還即七返。七返即九還。
 九還即金火。金火即紫芝。紫芝即水源。水源即土釜。
 土釜即金鼎。金鼎即玉爐。玉爐即神室。神室即元壇。
 元壇即黃庭。黃庭即眼。眼即鼻。鼻即耳。耳即松。松即
 蟻。蟻即桃。桃即朱橘。朱橘即六賊。六賊即三尸。
 三尸即三魂。三魂即七魄。七魄即五神。五神即萬神。
 萬神即一神。一神即萬寶。萬寶即沐浴。沐浴即抽添。
 一化元宗 海樓集 十
 抽添即進退。進退即文武。文武即斤兩。斤兩即吉凶。
 吉凶即刑德。刑德即存亡。存亡即黑白。黑白即有無。
 有無即始終。始終即動靜。動靜即寒暑。寒暑即陰陽。
 陰陽即冬至。冬至即夏至。夏至即望。望即朔。朔即弦。
 弦即晦。晦即潮。潮即月輪。月輪即日華。日華即
 太乙。太乙即玄珠。玄珠即四象。四象即五行。五行即
 八卦。八卦即三才。三才即三光。三光即兩儀。兩儀即
 太極。太極即太上。太上即混元。混元即無始。無始即
 無終。無終即元始。元始即一氣。一氣即虛空。虛空即

虛無。虛無即渾沌。渾沌即金丹。
 老君曰。得其一。萬事畢。畢其萬。一事辦。
 張紫陽曰。鈎鎖連環。相續不斷。道無終始。流轉無窮。
 惟人最靈。以心契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道在萬物。
 萬物不知。故得道者。身即天地。天即地。地即天。天即
 道。道即天地。天地即身。身即心。心即神。
 陳泥丸云。古仙上聖。口口相傳。不立文字。吾今於是
 書而錄之。上士得之。心同太虛。中士得之。身同枯木。
 下士得之。身心管管。
 一化元宗 海樓集 七
 關尹子曰。賢人執於內。衆人執於外。聖人皆偽之。
 白玉蟾曰。得悟之者。可傳聖道。無悟無得。悟者自得。
 得悟聖道。無古無今。其去非古。其來非今。所可傳者。
 只謂之事。不謂之道。道本無傳。道無聲色。道無相貌。
 道無古今。道無往來。
 道光和尚曰。行之一年。聖胎成。行之二年。嬰兒靈。行
 之三年。身外身。行之四年。子生孫。行至九年。可飛升。
 功行完備。或聚散。聚則成形。散則風子。但片餉見玄
 珠。玄珠即是混元精。日煉時烹火溫溫。保爾身同天。

地存

劉海蟾曰勤而不遇終遇聖師遇而不勤終為下鬼
呂真人曰輕泄漏慢殃及九祖修煉行持身登太微
鍾離雲房曰輕輕捲默默收濯沐怡怡今滾滾道德
經云綿綿若存專氣致柔猶如嬰兒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

前快活歌

快活快活真快活。被我一時都掉脫。撒手浩歌歸去
來。生薑胡椒果是辣。如今快活大快活。有時放顛或

一化元宗

海翠傳道集

十三

放劣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向時快活
小快活。無影樹子和根拔。男兒端的會懷胎。子母同
形活潑潑。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迴
生死幾千番。這回大死今方活。舊時窠臼潑生涯。于
今淨盡都掉脫。元來爹爹只是爺。憐憫懂懂自瓜葛。
近來鬚髯辨西東。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養珠心不
忘。如鷄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風。又如老蚌含
秋月。一箇闢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永則四時
離一衲。飯則千家可一鉢。三家村裏弄風狂。十字街

頭打鶻突。夫一妻將六兒。或行或坐常兀兀。收來

放去任縱橫。即是十方三世佛。有酒一盃復一盃。有
歌一闕又一闕。日中了了飯三食。飯後餉餉睡一歇。
放下萬緣都掉脫。脫得自如方快活。用盡惺惺學得
癡。此為化景登宸訣。時人不會翻筋斗。如飢喫鹽加
得渴餉茶。放浪到廬山。身在白蘋紅蓼間。一登天籟
亭。前望黃鶴未歸春。兩寒。心酸世上幾多人。不煉金

一化元宗

海翠傳道集

十三

液大還丹。忘形養氣迺金液。對景無心是大還。忘形
化氣氣化神。斯乃大道透三關。絳宮炎炎偃月爐。靈
臺寂寂大玄壇。硃砂迺是赤龍血。水銀迺是黑龜肝。
金鉛採歸入土釜。木汞飛走居泥丸。華池正在氣海
內。神室正在黃庭間。散則眼耳鼻舌身。聚則經絡榮
衛間。五臟六腑各有神。萬神朝元歸一靈。一靈是謂
混元精。先天後天乾元亨。聖人採此為藥材。聚之則
有散則零。晝夜河車不曾停。默契大造同運行。人人
本有一滴金。金精木液各半斤。二十八宿歸一爐。一
水一火須調勻。二候剛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
心天節候定寒暑。性地分野分楚秦。一日八萬四千

里自有手柄周天輪。人將蛇殼陰陽外。不可不煉水
中銀。但得黃婆來紫庭。金公姪女結婚姻。青龍白虎
歸金鼎。黃芽半夜一枝春。九曲江頭飛白雪。崑崙山
巔騰紫雲。丁翁默守玉爐。交媾溫養成胎嬰。神水
沃滅三尸火。慧劍掃除六賊兵。無中生有一刀圭。糞
丸中有蛻蝦形。誠哉一得即永得。片餉中間可結成。
忽然四大生虛白。一覺一靈升太清。縱使功夫永見
鉛。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全藉周天火。十月聖胎方
始圓。雖結丹頭終耗失。要須火候始凝堅。動靜存亡

一化元宗卯

海瓊傳道集

古

宜沐浴。吉凶進退貴抽添。火力綿綿九轉後。藥物始
可成胎仙。一時八刻一周天。十二時辰準一年。每日
一陽交媾後。功夫煉到六純乾。精神來往如潮候。氣
血盈虛似月魂。一穀從來三十幅。妙處都由前後弦。
專氣致柔爲至人。禮義智信融爲仁。真土歸位爲至
真。水火金木俱渾全。精水神火與意土。煉使魂魄歸
其根。先天一炁今當存。散在萬物與人身。花自春風
鳥自啼。豈知造物天爲春。百姓日用而不知。氣入四
肢徒凋零。松竹虛心受氣足。凌霜傲雪長年青。况人

元神本不死。此氣卽是黃芽鉛。老者可少病者健。散
者可聚促者延。心入虛無行火候。內景外象壺中天。
須知一塵一蓬萊。與夫一葉一偓佺。神即火兮氣卽
藥。心爲爐兮身爲田。自耕自種自烹煉。一日一粒好
黍然。靈芝一生甘露降。龜蛇千古常相纏。一朝雷電
撼山川。一之則日萬則烟。日中自有金烏飛。夜夜三
更入廣寒。子子孫孫千萬億。爐鼎鷄犬皆登天。大道
三十有二傳。傳到天台張悟真。四傳復至白玉蟾。眼
空四海嗟無人。偶遇太平興國宮。白髮道人其姓陳。

一化元宗卯

海瓊傳道集

古

平生立志學鉛汞。萬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廬山
下。拍手笑出人間塵。翠閣對床風雨夜。授以金丹使
還元。人生何似一盃酒。人生何如一盞燈。蓬萊方丈
在何處。青雲白鶴欲歸去。快活快活真快活。爲君說
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分付。普爲天下學仙者。曉然
指出蓬萊路。

後快活歌

破衲雖破破復補。身中自有長生寶。拄杖奚用岩頭
藤草鞋。不用田中藁。或狂走。或兀坐。或端立。或仰臥。

時人但道我風顛。我本不顛。誰知我熱時。只飲華池雪。寒時獨向丹中火。飢時愛喫黑龜肝。渴時貪吸青龍腦。絳宮新發牡丹花。靈臺初生蕙苒草。却笑顏回不爲天。又道彭鏗未是老。一盞中黃酒更甜。千篇內景詩。尤好沒絃琴。兒不用彈。無聲曲。子無人稱。朝朝暮暮打慈癡。亦無一點閑煩惱。尸解飛升總是閑。死生生死無不可。隨緣且喫人間飯。不用蠟蠶不種稻。嚴霜凍雪未爲寒。朝飢暮餓禁得餓。天上想有仙官名。人間不受真人號。跨虎金公是鉛兄。乘龍姪女爲一化。元宗○海瓊傳道集

海瓊傳道集

其

候無入道。但知進退與抽添。七返九還都性燥。溪山魚鳥恣逍遙。風月林泉供笑傲。蓬頭垢水天下行。三千功滿歸蓬島。或居朝市或居山。或時呵呵自絕倒。雲滿千山何處尋。我在市廛誰識我。

海瓊傳道集終

海瓊傳道集

海瓊傳道集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舊本題廬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集前有陳守

默詹繼瑞序稱乙亥之秋遇其師白玉蟾於武夷

山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有道友洪知常字明

道號故離子云云白玉蟾卽葛長庚宋末道士則

所謂乙亥者爲宋德祐元年所謂戊寅者爲元至

元十五年知常蓋元人矣其書稱白玉蟾所傳凡

二篇一曰金丹捷徑一曰鈞鎖運環經文詞鄙倍

殆村野黃冠所依托前有錢自名字二印篆刻醜

惡亦庸劣書賈所贗造也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邱處機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

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攝生消息

論一卷》提要

攝生消息論

元 東牟邱處機 著

春季攝生消息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實而勿罰此養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肝木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食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春陽初升萬物發萌正二月閒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病發動又兼去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一 保攝

冬以來擁爐燕衣啗炙炊燂成積至春因而發泄致體熱頭昏壅隔涎嗽四肢倦怠腰脚無力皆冬所蓄之疾常常體候若稍覺發動不可便行疏利之藥恐傷臟腑別生餘疾惟用消風和氣涼膈化痰之劑或選食治方中性稍涼利飲食調停以治自然通暢若無疾狀不可吃藥春日融和當眺園林亭閣虛廠之處用摠滯懷以暢生氣不可兀坐以生他鬱飯酒不可過多人家自造米麪團餅多傷脾胃最難消化老人切不可飢腹多食以快一時之口致生不測天氣寒暄不一不可頓去

麻衣老人氣弱骨疏體怯風冷易傷湊裏時備夾衣遇
煖易之一重漸減一重不可暴去

劉處士云春來之病多自冬至後夜半一陽生陽無吐
陰無納心膈宿熱與陽無相衝兩虎相逢狹道必鬪矣
至于春夏之交遂使傷寒虛熱時行之患良由冬月焙
火食炙心膈宿痰流入四肢之故也當服祛痰之藥以
導之使不為疾不可令背寒寒即傷肺令鼻塞咳嗽身
覺熱甚少去上衣稍冷莫強忍即便加服肺俞五臟之
表胃俞經絡之長二處不可失寒熱之節諺云避風如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二 保攝

肝臟春旺

肝屬木為青帝卦屬震神形青龍象如懸匏肝者幹也
狀如枝幹居在下少近心左三葉右四葉色如縞映紺
肝為心母為腎子肝中有三神名曰爽靈胎光幽精也
夜臥及平旦扣齒三十六通呼肝神名使神清氣爽目
為之宮左目為甲右目為乙男子至六十肝氣衰肝葉
薄胆漸減目即昏昏然在形為筋肝脈合于木魂之藏
也于液為淚腎邪入肝故多淚六府胆為肝之府胆與

肝合也故肝氣通則分五色肝實則目黃赤肝合于脈
其榮爪也肝之合也筋緩弱脈不自持者肝先死也目
為甲乙辰為寅卯音屬角味酸其嗅臊癩心邪入肝則
惡癩肝之外應東岳上通歲星之精春三月常存歲星

青氣入于肝故肝虛者筋急也皮枯者肝熱也肌肉斑
點者肝風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好食酸味者肝不
足也人之髮枯者肝傷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方無病
肺邪入肝則多哭治肝病常用噓為瀉吸為補其氣仁
好行仁惠傷憫之情故聞悲則淚出也故春三月水旺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三 保攝

天地氣生欲安其神者當澤及羣勿思慮類無竭川
澤母灑陂塘母傷萌芽好生勿殺以合太清以合天地
生育之氣夜臥早起以合乎道若逆之則毛骨不榮金
木相剋而諸病生矣

相肝臟病法

肝熱者左頰赤肝病者目奪而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喜
怒肝虛則恐如人將捕之實則怒虛則寒寒則陰氣壯
夢見山林肝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腫肝病欲散急食辛
以散用酸以補之當避風肝惡風也肝病臍左有動氣

按之半若痛支滿淋洩大小便難好轉筋肝有病則昏昏好睡眼生膜視物不明飛蠅上下努肉攀睛或生暈映冷淚兩角赤痒當服升麻疏散之劑

夏季攝生消息

夏三月屬火主于長養心氣火旺味屬苦火能剋金金屬肺肺主辛當夏飲食之味宜減苦增辛以養肺心氣當可以疏之噓以順之三伏內腹中常冷時忌下利恐泄陰氣故不宜針灸惟宜發汗夏至後夜半一陰生宜服熱物兼服補腎湯藥夏季心旺腎衰雖大熱不宜吃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四

保攝

冷淘冰雪蜜冰涼粉冷粥飽腹受寒必起霍亂莫食瓜茄生菜原腹中方受陰氣食此凝滯之物多為癥塊若患冷氣痰火之人切宜忌之老人尤當慎護平居簷下過廊街堂破窗皆不可納涼此等所在雖涼賊風中人最暴惟宜虛堂淨室水亭木陰潔淨空廠之處自然清涼更宜調息淨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熱亦于吾心少減不可以熱為熱更生熱矣每日宜進溫補平順丸散飲食溫暖不令大飽常進之宜桂湯豆蔻熟水其于肥膩當戒不得于星月下露臥兼使睡著使人扇風取涼

一時雖快風入腠裏其患最深貪涼兼汗身當風而臥多風痺手足不仁語言蹇澀四肢癱瘓雖不人人如此亦有當時中者亦有不便中者其說何也逢年歲方壯遇月之滿得時之和即幸而免至後還發若或年力衰邁值月之空失時之和無不中者頭為諸陽之總尤不可風臥處宜密防小隙微孔以傷其腦戶夏三月每日梳頭一二百下不得梳著頭皮當在無風處梳之自然去風明目矣

養生論曰夏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成實使氣得泄此夏氣之應長養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發痠瘡奉收者少冬至病重又曰夏氣熱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于熱也禁飲食湯禁食過飽禁溼地臥并穿溼衣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五

保攝

心臟夏旺

心屬南方火為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懸蓮蕊心者織也所納纖微無不貫注變水為血也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對尾鳩下一寸注曰胞中心口掩下尾鳩也色如縞映絳中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心穴

通氣下智無孔氣明不通無智狡詐心爲肝子爲脾母
舌爲之宮闕竅通耳在耳爲丙右耳爲丁液爲汗腎邪
入心則汗溢其味苦小腸爲心之腑與心合黃庭經曰
心部之宅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
丹錦緋裳披玉羅其聲微其嗅焦故人有不暢事心卽
焦燥心氣通則知五味心病則舌焦捲而短不知五味
也其性禮其情樂人年六十心氣衰弱言多錯忘心脈
出于中衝生之本神之處也主明運用心合于脈其色
榮也血脈虛少不能榮臟腑者心先死也心合辰之巳
學海類編 卷一 攝生消息論 六 保攝

相心臟病法
心熱者色赤而脈溢口中生瘡腐爛作臭胃膈肩背兩
脅兩臂皆痛心虛則心腹相引而痛或夢刀杖火烙赤
衣紅色之物熾治之事以恍怖人心病欲濡急食鹹以
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禁溼衣熱食心惡熱及水
心病當臍上有動脈按之牢若痛更苦煩煎手足心熱
口乾舌強咽喉痛嚥不下忘前失後
秋季攝生消息
秋三月主肅殺肺氣旺味屬辛金能剋木木屬肝肝主
學海類編 卷一 攝生消息論 七 保攝

午外應南岳上通熒惑之精故心風者舌縮不能言也
血癢者心驚也舌無味者心虛也善忘者心神離也重
語者心亂也多悲者心傷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而青
黑者心氣冷也容色鮮好紅活有光心無病也肺邪入
心則多言心通微心有疾常用呵呵者出心之邪氣也
故夏三月欲安其神者則含忠履孝輔義安仁安息火
熾澄和心神外絕聲色內薄滋味可以居高則遠眺望
早臥早起無厭于日順于正陽以消暑氣逆之則腎心
相爭水火相剋火病由此而作矣

酸當秋之時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肺盛則
用咽以泄之立秋以後稍宜和平將攝但凡春秋之際
故疾發動之時切須安養量其自性將養秋閉不宜吐
汗發汗令人消爍以致臟腑不安惟宜針灸下痢進湯
散以助陽氣又若患積勞五痔消渴等病不宜吃乾飯
炙博并自死牛肉生鱸雞豬濁酒陳臭鹹醋粘滑難消
之物及生菜瓜果鮮醬之類若風氣冷病瘧癖之人亦
不宜食若夏月好吃冷物過多至秋患赤白痢疾兼瘡
疾者宜以童子小便二升并大腹檳榔五箇細剉同便

煎取八合下生薑汁一合和收起臘雪水一鍾早潤空
心分爲二服瀉出三兩行夏月所食冷物或胸脫有宿
水冷膿悉爲此藥祛逐不能爲患此湯名承氣雖老人
亦可服之不損元氣况秋痢又當其時此藥又理腳氣
悉可取効丈夫瀉後兩三日以薤白煮粥加羊腎同煮
空心服之殊勝補藥又當清晨睡覺閉目叩齒二十一
下嚥津以兩手搓熱熨眼數多于秋三月行此極能明
目又曰季秋謂之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
與雞俱興使志安甯以緩秋形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八 保攝

肺臟秋旺

肺屬西方金爲白帝神形如白虎象如懸磬色如縞映
紅居五臟之上對胸若覆蓋然故爲華蓋肺者勃也言
其氣勃鬱也重三筋三兩六葉兩耳總計八葉肺爲脾
子爲腎母下有七魄如嬰兒名尸狗伏尸雀陰吞賊非

毒除穢辟臭乃七名也夜臥及平旦時叩齒三十六通
呼肺神及七魄名以安五臟鼻爲之宮左爲庚右爲辛
在氣爲咳在液爲涕在形爲皮毛也上通氣至腦戶下
通氣至脾中是以諸氣屬肺故肺爲呼吸之根源爲傳
送之宮殿也肺之脈出于少商又爲魄門久臥傷氣腎
邪入肺則多涕肺生于右爲喘咳太腸爲肺之府大腸
與肺合爲傳瀉行導之府鼻爲肺之宮肺氣通則鼻知
香臭肺合于皮其榮毛也皮枯而毛落者肺先死也肺
納金金受氣于寅生于巳旺于酉病于亥死于午墓于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九 保攝

丑爲秋日爲庚辛爲申酉其聲商其色白其味辛其臭
腥心邪入肺則惡腥也其性義其情慮肺之外應五嶽
上通太白之精于秋之王曰存太白之氣入于肺以助
肺神肺風者鼻即塞也容色枯者肺乾也鼻痒者肺有
蟲也多恐懼者魄離于肺也身體黧黑者肺氣微也多
怒氣者肺盛也不耐寒者肺勞也肺勞則多睡好食辛
粹者肺不足也腸鳴者肺氣寒也肺邪自入者則好笑
故人之顏色瑩白者則肺無病也肺有疾用咽以抽之
無故而咽不祥也秋三月金旺主殺萬物枯損欲安其

魄而存其形者當含仁育物施恩斂容陰陽分形萬物收殺雀臥雞起斬伐草木以順秋氣長肺之剛則邪氣不侵逆之則五臟乖而諸病作矣

相肺臟病法

肺病熱右頰赤肺病色白而毛槁喘欬氣逆胸背四肢煩痛或夢美人交合或見花旛衣甲日月雲鶴貴人相臨肺虛則氣短不能調息肺燥則喉乾肺風則多汗畏風欬如氣喘且善暮甚氣病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曰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禁食寒肺惡寒也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十

保攝

冬季攝生消息

冬三月天地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以待日光去寒就溫毋泄皮膚逆之腎傷春為痿厥奉生者少斯時伏陽在內有疾宜吐心膈多熱所忌發汗恐泄陽氣故也宜服酒浸補藥或山藥酒一二杯以迎陽氣寢臥之時稍宜虛歇宜寒極方加絛衣以漸加厚不得一頓便多惟無寒即已不得頻用大火烘炙尤甚損人

手足應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煩燥不可就

火烘炙食物冷藥不治熱極熱藥不治冷極水就溼火就燥耳飲食之味宜減酸增苦以養心氣冬月腎水味鹹恐水剋火心受病耳故宜養心宜居處密室溫煖衣衾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不可冒觸寒風老人尤甚恐寒邪感冒為嗽逆麻痺昏眩等疾冬月陽氣在內陰氣在外老人多有上熱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陽氣內蘊之時若加湯火所逼必出大汗高年骨肉疏薄易于感動多生外疾不可早出以犯霜威早起服醇酒一杯以禦寒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十一

保攝

腎臟冬旺

內景經曰腎屬北方水為黑帝生對臍附腰脊重一筋一兩色如縞映紫主分水氣灌注一身如樹之有根左曰腎右名命門生氣之府死氣之廬守之則存用之則竭為肝母為肺子耳為之官天之生我流氣而變謂之精精氣往來為之神神者腎藏其情智左屬壬右屬癸在辰為子亥在氣為吹在液為唾在形為骨久立傷骨

爲損腎也應在齒齒痛者腎傷也經於上焦榮于中焦衛于下焦腎邪自入則多唾膀胱爲津液之府榮其髮也黃庭經曰腎部之宮元闕圓中有童子名上元主諸臟腑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其聲羽其味鹹其臭腐心邪入腎則惡腐凡丈夫六十腎氣衰髮變齒動七十形體皆困九十腎氣焦枯骨痿而不能起牀者腎先死也腎病則耳聾骨痿腎合于骨其榮在髭腎之外應北岳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之黑氣入腎中存之人之骨疼者腎虛也人之齒多齟者腎衰也人之齒墮者腎風也人之耳痛者腎氣壅也人之多欠者腎邪也人之腰不伸者腎乏也人之色黑者腎衰也人之容色紫而有光者腎無病也人之骨節鳴者腎羸也肺邪入腎則多呻腎有疾當吹以瀉之吸以補之其氣智腎氣沈滯宜重吹則漸通也腎虛則夢入暗處見婦人俯尻龜鼈駝馬旂槍白身兵甲或山行或溪舟故冬之三月乾坤氣閉萬物伏藏君子戒謹節嗜欲止聲色以待陰陽之定無兢陰陽以全其生合乎太清

相腎臟病法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三

保攝

腎熱者頤赤腎有病色黑而齒槁腹大體重喘咳汗出惡風腎虛則腰中痛腎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欲下膈塞不通腹滿脹食寒則泄在形黑瘦腎燥急食辛以潤之腎病堅急食鹹以補之用苦以瀉之無犯熱食無著煖衣腎病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苦食不消化體重骨疼股膀膀胱冷痛脚痛或痺小便餘瀝疝瘕所纏宜服腎氣丸

右四時調攝養生治病大旨盡乎此矣他如靈素諸

編皆緒論耳唇本峻識

學海類編

攝生消息論

三

保攝

攝生消息論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元邱處機撰處機登州棲霞道士爲全真
之學自號長春子嘗應元太祖召入西域還燕居
長春官事蹟具元史釋老傳此書皆言四時調攝
之法其真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
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
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
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
后集三卷附道德會元一
卷

〔元〕李道純撰 蔡志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年許孟

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和集三
卷後集三卷》提要

惟揚換菴蔡君志頤
瑩字李清庵之門人也
勘破九塵篤脩仙道得清
庵之殘膏賸馥編次成
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
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
余印可欲壽諸梓聞悟後
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羣妄掃

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
 為命人受之而為性至于先
 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
 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
 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
 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无極
 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
 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

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
 中来是故老聖常善救
 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
 欺我哉瞻見是集者切忌
 注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
 于錢唐玄元真館



都梁清庵瑩瑄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揆庵寶瑄子蔡志願編

前集

卷之上

玄門宗旨

太極圖說

委順圖說

太極圖頌并序

中和圖說

照妄圖說

書前密意

易象第一

體用第二

屈伸第三

神機第七

明時第九

工夫第十

三易第十三

釋疑第十五

常變第二

動靜第四

消息第六

知行第八

正己第十

感應第十二

解惑第十四

聖功第十六

卷之中

金丹秘訣

金丹四圖說

火候圖

內藥圖

上藥三品精氣神圖并說

二五一指南圖局說

口訣譬喻二圖說

外藥圖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玄關一竅

接門力品

最上一乘

試金石

漸法三乘

卷之下

問答語錄

程潔庵問答

金丹或問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凡十八章口訣

趙定庵問答

後集

卷之上

論

性命論

卦象論

說

死生說

動靜說

歌

原道歌

破惑歌

煉虛歌并引

玄理歌

性理歌

火候歌

龍虎歌并引

無一歌

抱一歌

慧劍歌

挽邪歸正歌

卷之中

詩

述工夫上七首

發蒙

採藥

進火

日用

固形

交合

透關

出入

挽邪

警衆

敵魔

顯正

詞

明本

詩劍

蟾窟

清庵

詠真樂十二首

詠四緣警世

詠葫蘆

詠心鏡

為千庵指玄牝

和翁學錄韻

贈鄧一蟾

自得七首以下係

自題相

鏡中燈二首

詠藕二首

卓庵二首

卷之下

詞

心園春十八首

滿江紅十六首

滿庭芳二首

水調歌頭十首

百字令七首

西江月二首

鍊丹砂二首

隱語

教外隱語

絕學無處為序

清庵先生中和集目錄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前集

都梁清庵瑩子李道純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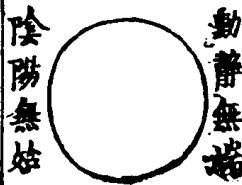
門弟李損庵寶瞻子蔡志順

編

○玄門宗旨

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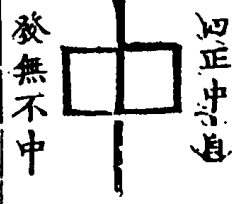
太極圖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係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應明矣天地萬物之理悉備於我矣

中和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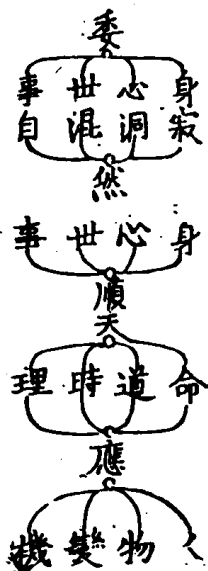
中和圖



禮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定中謹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體故謂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謂動時謹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於一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止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子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委順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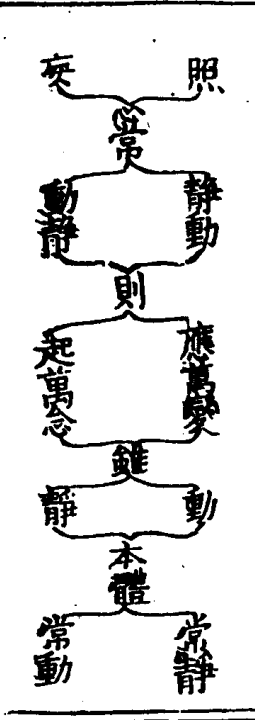
委順圖



身心世事謂之四緣一切世人皆為繫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

委此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命順天道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此順天時故能應變事順天理故能應機既能委又能順兼能應則四緣脫洒作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照妄圖



古云妄滅動心不滅照心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一功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謂微妙而難見也人心惟危謂危殆而不安也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亦惟允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動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復矣无妄之道成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太極圖頌

中○者无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五焉○者兩儀也○者陽動也陽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老陽動極而靜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靜而又靜曰

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兌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巽五坎六少陽動靜也艮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陰逆陽順一升一降機絀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氣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故作頌而證之

頌曰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於無窮始於無始○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為二○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入卦茲係連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冲和化醇資胎資生在天則幹茲萬象在地則長養群情○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矣有窮盡○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原其始也一切萬物未有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其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天地物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大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變在其中矣○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與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形化則有生有生即有死出生入死物之

常也○氣化則無生無死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明達高士
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之真玄之又玄
無質生質是謂胎仙○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靜惟虛
胎仙可冀○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
○動而主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道者神
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無生則
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
住○金液煉形玉符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命寶
疑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
矣○大哉神也其變化之本歟 右總二十五章

畫前密意

授焦治中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
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
之體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靜之始也可象
形名之母也歷劫寂尔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變易也
至虛無體者大象也隨事發見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
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然而獨存者也所謂大
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
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

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變第二

常易不變變易不常其常不變故能應變其變不常故
能體常始終不變易之常也動靜不常易之變也獨立
而不改得具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變也不知常不足
以通變不通變不足以知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乎

體用第三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
易之用無思無為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
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
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
第理盡性樂天知命脩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
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

動靜第四

剛柔推遷易之動靜陰陽升降氣之動靜奇耦交重卦
之動靜氣形消息物之動靜晝夜興寢身之動靜至於
身之進退心之起滅世之通塞事之成敗皆一動一靜
互相倚以也觀其動靜則萬事之變萬物之情可見矣
靜時有行動則有察靜時有王動則可斷靜時有定動
罔不吉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動靜不失其常其道
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來歲之屈伸日往月來氣之屈伸古往今來世之屈伸至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生有長養謂之息歸根復命謂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貞易之消也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歲之消也嬰而壯身之息也老而終身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氣肇分以來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燭理至明者也

神機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神也感而遂通機也隱顯莫測神也應用無方機也蘊之一身神也推之萬物機也吉凶先兆神也變動不居機也備四德自強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貫三才應用無盡者運其機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見而知力行其道不為而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深知也自強不息無往不適力行也知亂於未亂知危

於承危知亡於未亡知禍於未禍深知也存於身而不為身累行於心而不為心役行於世而不為世移行於事而不為事礙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變亂為治變危為安變亡為存變禍為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於尋域致心於玄境致世於大平致事於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時第九

通變莫若識時識時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虛靜虛則明靜則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世之時勢觀象可驗物之情偽觀形可辨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天將陰兩氣必先蒸山將崩裂下必先隳人將利室我必先變譬如巢知風穴知雨蟄虫應候葉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於舟車之上以候陰晴天常晴則尾直豎天將雨則尾下垂無情之物尚亦而况人乎今人不識時變者燭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追德脩業莫若正己已一正則無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設苑酬酢未有不始於己者一切事理頭頭物物亦未有不自已出者是故進脩之要必以正己為立基正己接人人亦歸正正己處事事亦歸正正己應物物亦歸正惟天下之一正為能通天下之萬變是知正己者進脩之大用

也。一。之。階。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釋累絕慮忘情少私寡慾身素抱朴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釋足以盡瑕慮絕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純一足以知天。

感應第十二

寂然而通無為而成不見而知易道之感應也。寂然而通無所不通無為而成無所不成不見而知無所不知動而感通不足謂之通為而後成不足謂之成見而後知不足謂之知此二者其於感應之道也遠矣誠能為之於未有感之於未動見之於未萌三者相須而進無所感而不通也無所事而不應也無所往而非利也盡此道者其惟頌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聖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觀聖易貴在明象。象明則入聖觀。大易貴在窮理。窮則知天。觀心易貴在行道。道行則盡心。不讀聖人之易則不明天易。不明天易則不知心易。不知心易則不足以通變。是知易者通變之書也。

解或第十四

氣之消長時之升降運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

吉凶爻之得失辭之險易象之貞晦聖易也。命之窮達身之進退世之成敗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則知時執深造聖易則知變化深造心易則知性命以心易會聖易以聖易擬天易以天易察心易一以貫之。延名至士。

釋疑第十五

變動有時安危在己禍福得喪皆自巳始是故通變者趨時者也。趨時者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夫其所守皆困亦亨不謹其所行者豐亦昧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遠而可應者其志同也。至近而無與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勝者得其輔也。至剛而無過者有其道也。蓋之用凶事濟難也。睽之見惡人免怨也。不恒其德者無所容不有其躬者無所利。獨立自恃者無功恐懼備省者獲福益於人者人益之。利於人者人利之。信於人者人信之。惠於人者人惠之。畏凶者無凶畏省者無省畏禍者福必至。忽福者禍必至。予所謂安危在己復何疑哉。

聖功第十六

聖人所以為聖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虛靜而已矣。虛則無所不容靜則無所不容。虛則能受物靜則能應事。虛靜之久則靈明虛者天之象也。靜者地之象也。自強不息天之虛也。厚德載物地之靜也。空闕無

滿天之虛也方廣無際地之靜也天地之道惟虛惟靜
 虛靜在已則是天地在已也道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
 悉皆歸其斯之謂歟清即虛也虛靜也者其神德聖功
 乎

清
 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前集

宣
 嘉乙卯九月重陽日金陵洞玄子朱本道重刊印施

清
 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都
 景清庵瑩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願編

金丹妙訣

金丹圖象說授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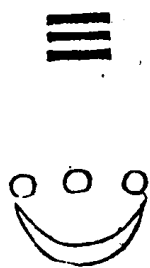
左四圖法象顯明至道玄玄之旨

安爐



撐天柱地太模糊
 誰為安名号玉炉
 曾向此中經煅煉
 出无入有盡由渠

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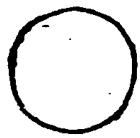
不無不有不當中
 外面虛無裏面空
 决烈丈夫掀倒看
 元來那箇本來紅
 威音那畔本來明

還丹



昧了皆因着幻形
 若向丹中拈得出
 圓陀陀地至虛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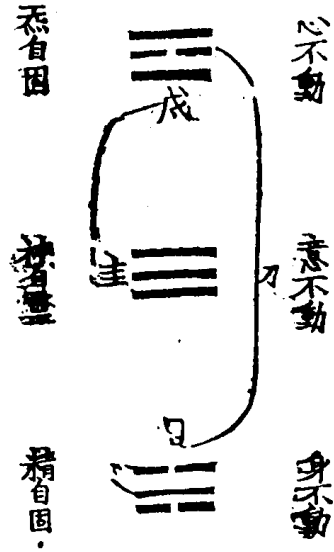
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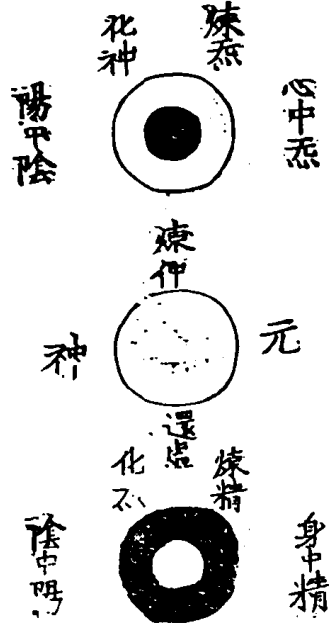
道本無為法自然
 聖人立象假名圈
 平常日用全彰露
 打破方知象帝先

取出三中書補三溪復乾純陽命本固無碍性珠圓受
 觸全天理離塵合下「禪採鉉知下手三層舞胎仙

二圖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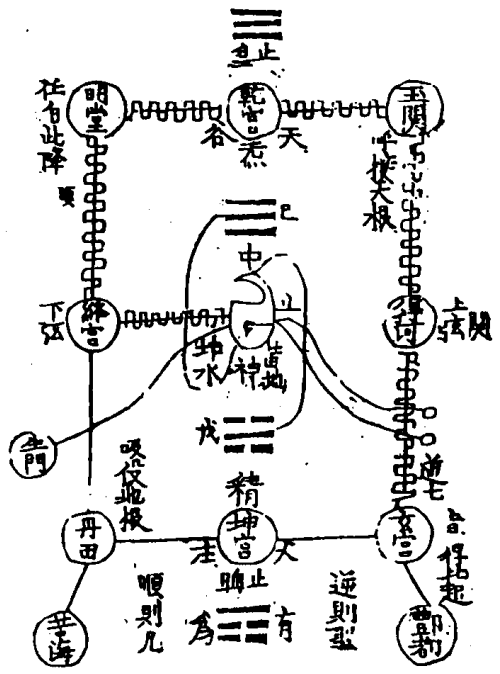
譬喻



內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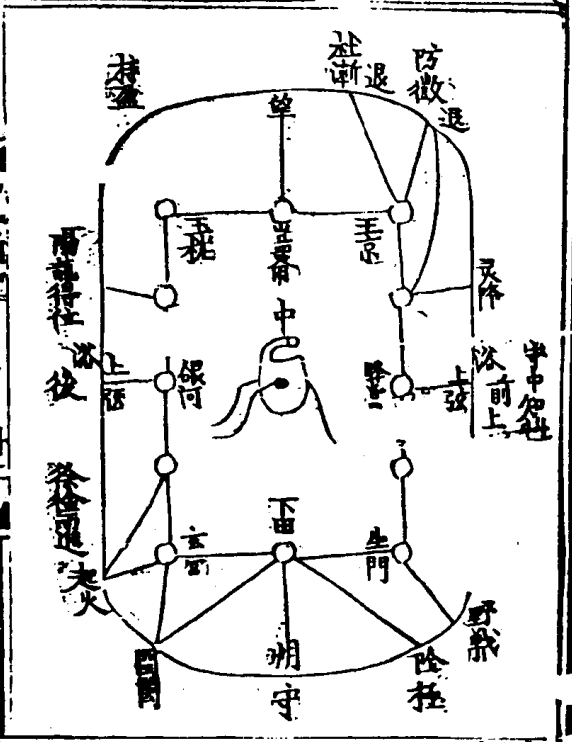


外藥圖



火張圖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正	十一	十
二	三	三	二	一	退	對	初	初	初	初	初
天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巽	中	俗	徐	退	止	過	沐	徐			
坤	剝	觀	否	遁	姤	乾	大	大	泰	臨	復
上	六	六	六	六	初	上	九	九	九	九	初
六	五	四	三	二	六	九	五	四	三	二	九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長生久視
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入無

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自知內藥高上之士夙
種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藥便煉內藥

內藥無為無不為

外藥有為有以為

內藥無形無質而實者

外藥有体有用而實無

外藥色身上事

內藥法身上事

外藥地仙之道

內藥水仙之道

一藥全天仙之道

內藥了性

外藥了命

二藥全形神俱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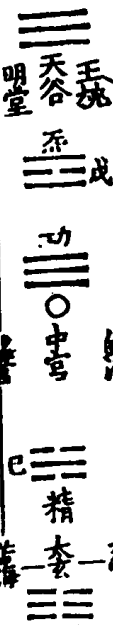
外藥

初同煉精先要識天癸生時急採之

中關煉神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

天谷穴穴合然後下降黃房入中宮乾坤交姤

罷一點落黃庭



上關煉神還虛以心煉念謂之七還
情來歸性謂之九還

內藥



內藥先天一點真陽是也譬如乾卦三一中一畫交坤成三坎水是也中一畫本是乾金異名水中金總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復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虛無真二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三一中一畫交坤成坎了却交坤中一陰入于乾而成離二高中一陰本是坤土故異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虛化神 神化炁 炁化精 精化形

已上謂之順

萬物合 三歸二 二歸一

煉乎至精 精化炁 炁化神

已上謂之逆 丹書謂順則成人逆則成丹

上藥三品精炁神

內藥 體則一用則二何謂體本來三元之大事也何謂用內外兩作用是出

內藥

先天至精 虛無空炁 不壞元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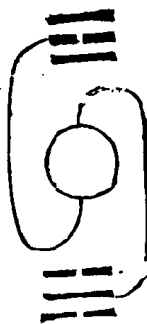
外藥

交感精 呼吸炁 思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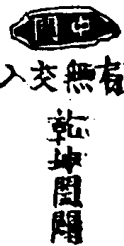
一鍊精化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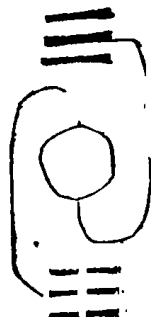
有為 取坎填青



二鍊氣化神



有無 乾坤闔闢



三鍊神還虛



此三段工夫到了則一若向這裏具隻眼三教之大事畢矣其或未然細參後事

一鍊精化炁

三歸道乃水府求玄丹書云癸生須急採望遠不堪
嘗所謂採者不採之採謂之採也者實有所採坎中
一書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靈之化因動而有身身
中之至精乃元陽也採者採此也譬如三乾乃先天
至靈始因一動交坤而成坎即至靈化元精之象也
坎為水坎中一畫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
母及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也採氣消息難形筆舌
達者觀雷在地中復先王至日閉關商極不行石不
少首方之語思過半矣餘存口訣

二鍊氣化神

二崇釋則密旨脩定丹書云真土制真氣真氣制真
汞汞歸土金身心寂不動斯言盡矣既得真氣則
真汞何慮乎不凝煉炁之要貴乎運動一闔一開一
往一來一升一降无有停息始者用意後則自然一
呼一吸奪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正此義也達者若於乾坤
易之門與夫復三三始三三之內上留意煉氣之要
備矣

三鍊神還虛

三工夫到此一不字也用不着

三五指南圖為說

紫陽真人悟真篇詩云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
然希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巳還從生
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成入
聖基只此五十六字貫徹諸子百家丹經子書若向這
裏具隻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且向注脚下商量

三五一都三箇字三元五行一氣也古今明者實
然希布亘古亘今知者解矣東三南二同戊五東二木
也南二火也木生火火乃火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同
成五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
水金乃水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共之戊巳還從生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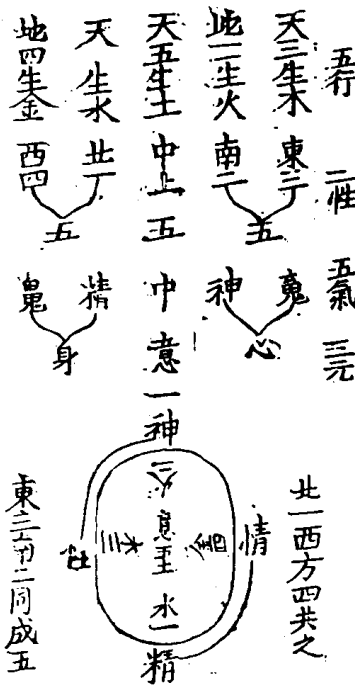
五者土之生數也五居中無偶自是一家所謂三家
相見者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故曰三家相見結嬰
兒所謂嬰兒者亦是假名純一之義也故曰嬰兒是
一含真氣也十月胎成入聖基者三百日胎二入兩
藥煎之煉之成之熟之超凡入聖之大功也故曰入
聖基也

以一身言之東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
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性乃
心之主心乃神之舍性與神同係乎心東三南二同
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係精與情同係乎身
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戊巳中上意也四象五行意為

之主宰意無偶自是一家也脩鍊之士收拾身心意則自然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丹書云收拾身心為採藥正謂此也收拾身心之要在乎虛靜虛其心則神與性合靜其身則精與情寂意大定則三元混一此所謂三花聚五氣朝聖胎凝

謂之五行全母書云煉精化炁為初關身不動也煉炁化神為中關心不動也煉神化虛為上關意不動也心不動東三南二同成五也身不動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意不動戊己還從生數五也身心意合即三家相見結嬰兒也作是見者金丹之能事畢矣神仙之大事至是盡矣至於丹書種種法象種種異名並不外乎身心意也雖然猶有不能直下會意者今立異名法象圖為于右具眼者流試着眼者

譬喻圖



<p>東三 天三生木 以易言之曰震曰長男曰龍 寅卯 不液 主克 考眼胡兒</p> <p>甲乙 清液 日虛 青衣女子</p> <p>同係乎 心 合五</p>	<p>南二 也二生火 以易言之曰離曰中女曰朱雀 巳午 朱砂 丹鳳 赤衣使者</p> <p>丙丁 紅香 日精 朱陵火府</p> <p>同係乎 神 火二</p>	<p>中五 天五生土 以易言之曰坤曰母曰黃土 辰戌 黃房 勾陳 黃裳 真一</p> <p>戊己 蒼芽 黃庭 姤人 聖胎</p> <p>無 意 偶</p>	<p>北一 天一生水 以易言之曰坎曰中男曰玄龜 亥子 黑龜 月華 玉老</p> <p>壬癸 其母 玄龜 金公</p> <p>同係乎 身 合五</p>	<p>西四 地四生金 以易言之曰兌曰少女曰鬼 申酉 銀鏡 月鬼 素練嬰</p> <p>庚辛 白金 金烏 白頭老千</p> <p>精 金</p>
---	--	--	--	---

身心意曰三家精炁神曰三元精神炁鬼意曰五氣金汞砂土曰五行三家相見曰胎圓三元合一曰丹成

一竅關門人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也非印堂非顛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土至頂門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設一喻令尔易知且如傀儡手足牽動日樣趨踰非傀儡能動是絲線牽動雖是線上閑揆却是弄傀儡底人牽動噴還識這箇弄傀儡底人麼休更疑惑我直說與汝等傀儡比此一身絲線比玄關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牽動非手足動是玄關使動雖是玄關動却是主人公使教玄關動若認得這箇動底閑揆又奚患不成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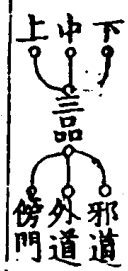
試金石 搜知靈藥 撰卷

夫金丹者虛無為体清靜為用無土至真之妙道也世鮮知之人鮮行之於是聖人用方便力開善誘門強立名象著諸丹書接引後學蓋欲來者誦言明理嘿識潛通則行之頓超真境奈何後學不窮其理執着筌蹄妄引百端支離高狀將至道碎破為曲徑旁蹊三千六百門不得其傳故也况今之無知淺學將聖人經旨妄行箋注乖訛尤甚安得不誤後來雖苦志之士亦不能辨其邪正深可憐憫予因且事故作此試金召而辨其真偽俾諸孝者不被惑感決然無疑真超道岸聖師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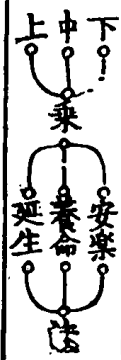
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為根誰知在三千六百門予謂祖師老波心切故有人作如是見者大地皆黃金其或未然源是乎書

處不若復過於

九品



漸法三乘



最上一乘

無上至真之妙

傍門九品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峯採戲食乳對爐女人為鼎天癸為藥產門為生身處精血為大丹頭錡雌雄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為純陽指月經為至寶採而餌之為一月一還用九女為九鼎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採初精取陰中黍米為玄珠至於美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強兵戰勝多入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採陰用胞衣為紫河車煉小便為秋石食自己精為還元捏尾閥為閉關夫婦

交合使精不過為無漏採女經為紅圓子或以五金八石脩煉為丸令婦人服之十月後產肉塊為至藥採而服之如此謬術不欲盡舉約有三百餘條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諸品丹竈爐火燒鍊五金八石勾庚乾汞為茅燒良撒灰弄火至於靈砂外藥三遜五假金石草木服餌之法四百餘條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條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粮辟穀忍寒食穢服餌椒朮晒背卧水日持一齋或清齋或食物多為奇特或飲酒不醉為驗或減食為袖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煙火食或飲酒食由不藉身命自謂無為或翻滄倒海種種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氣採日月精華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氣或採水火之氣或存思注想遨遊九州為運用或想身中二氣化為男女象人間夫婦交採之狀為合和一切存想種種虛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傳授三歸五戒看誦脩習傳信法取報應行考赴取歸程歸空十信三際九接瞻星礼斗或持不語或打勒勞持守外功已土有為乃中品之上漸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行之不息漸入佳境勝別留心

上三品

定觀鑿形存思吐納摩撫消息入股錦六字氣視頂門守臍蒂吞津液撓神水或干口水為活或指舌為赤龍或擦身令熱為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長生或煉稠唾為真種子或守丹田或堯外腎至於煮海觀鼻以津精凝洙為藥乃上品之下也

閉息行氣屈伸導引摩腰腎守印堂運雙睛搖夾脊守臍輪或以雙睛為日月或以眉間為玄關或叩齒為天門或想元神從頂門出入或夢游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為入定或數息為火候或想心腎黑白二氣相交為既濟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運炁三火歸臍調和五臟十六觀法固守丹田服中黃氣三田還返補腦還睛雙提金井夾脊雙闕握固內視種種般運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漸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為鼎炉精炁為藥物心腎為水火五藏為五行肝肺為龍虎精為真種子以年月日時行火候燕津灌溉為沐浴口鼻為三要腎前臍後為三關五行混合為丹成此乃安樂之法其中作用百餘條若能忘情亦可養命同上三品用法別中乘者乾坤為鼎器坎離為水火烏兔為藥物精神氣

鬼意為五行身心為龍虎氣為真種子一年寒者為火
候法水漸灌為沐浴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為固濟大端
絳宮精房為三要泥丸為玄關精神混合為丹成此中
乘養命之法其中作用數十條與下乘大同小異若行
不怠亦可長生久視

上乘者以天地為鼎爐日月為水火陰陽為化機鉛汞
銀砂土為五行性情為龍虎念為真種子以心煉念為
火侯息念為養火舌光為固濟降伏內魔為野戰身心
意為三要天心為玄關情來歸性為丹成和氣重氣為
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與中乘相似作用更不同
亦有十餘條上士行之始終如一可證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一乘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大虛為鼎大極為爐
清靜為丹基無為為丹母性命為鉛汞定慧為水火室
慾念為水火交情性合一為金木併洗心滌慮為沐
浴存誠定意為固濟戒定慧為三要中為玄關明心為
應驗見性為凝結三元混一為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為
丹成身外有身為脫胎打破虛空為了當此最上一乘
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形神俱妙與
道合真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庵瑤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瑤子蔡志願編

問答語錄

密庵瑤子程安道問三教一貫之道

瑤子冥坐蟾窟是夜寒光瀟氣真可掬門人瑤信
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事修
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真歷代仙師皆因
修真而成道必以鉛汞為金丹之根帝不知鉛汞是何
物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

凡鉛汞錫水銀朱砂奈何認者不知真云私意揣度或
踐後學徒費歲時稽閣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過真師點
化皆妄為矣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
莫強猜正謂此也我今為汝指出真鉛汞真身心是也
聖師云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又云要知產藥川源
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也坤屬身身中之精乃
陰中之陽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坎陰內陽外柔
內剛外坤內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強名曰水中金也
夫汞者心中之炁也陽中之陰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
成離外陽內陰外剛內柔外乾內坤離火之中有坤二
故強名曰砂中汞也精炁成命之砂故強名之象以鉛

末喻之使學者知有体用耳以出推之無出身心兩字
身心合一之後銘永皆無也

問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動而心定謂之抽心不動神定謂
之添身心不動神凝而結謂之遠元所以取坎中之陽
補離中之陰而成乾謂抽添永也

問如何是玄煉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際若有一毫相撓
便以剛決之心敵之為武煉也身心既合精炁既交之
後以柔和之心守之為文烹也此理無他只是降伏身
心便是烹煉煉永也忘情養性虛心養神萬緣頓息百
慮俱澄身心不動神凝氣結是謂丹基喻曰聖胎也以
上異名只是以性攝情而已性寂情真照見本來抱本

還虛歸根復命謂之丹成也喻曰脫胎

問諸丹經云用工之妙要在玄閑不知玄閑正在何處
曰玄閑者至玄至妙之機閑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
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
於外則着於物夫玄閑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牽動百
般舞蹈在于線上閑棧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
四大一身線比得玄閑抽添底主人比得本來真性鬼
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閑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
時中行住坐卧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箇甚麼
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愛自然見之也易繫

云寂然不動即玄閑之体也感而遂通即玄閑之用也
自見得玄閑一得永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
矣時人若以有形着落處為玄閑者縱勤功苦志事終
不成我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
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云浩然
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且難言之妙非玄閑乎
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
傳之妙能知此理者則能一徹萬融也

問或謂崇釋與修道可以斷生死出輪迴學儒可盡人
倫不能了生死豈非三教異同乎曰達理者奚患生死
耶且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原始返終知周萬物則知
生死之說所以性命之學實儒家正傳窮得理徹了然

自知豈可不能斷生死輪迴乎且如羲皇初畫易之時
体天設教以道化人未嘗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無二
道聖人無兩心當來初畫一者象太極也有一便有二
象兩儀也一者陽也一者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仰則
觀於天上畫一畫以象天俯則察於地下畫一畫以象
地中畫一畫以象人故三畫以成乾三象三才也兩乾
斷而成坤三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六畫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
然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形体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意之性情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炁性情形体
象坤之六合也易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此之謂也
問繫辭云六畫而成卦先生云六畫而成坤者何也曰
汝未知之若謂六畫而成卦者又王重卦也文王未重
卦之前豈可謂無三才六合乎先賢云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兩卦三
才六合備矣又豈以重卦言之哉所謂六畫而成卦者
重卦之後名為後天也
問若謂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備矣而係辭云以制器
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設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

制器

問三皇以下聖人制器皆以重卦言之若謂因象制器
文王未重易之前豈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賢云須
信畫則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備
問卦若不重六十四卦從何而得曰交卦所生也一卦
變八卦八卦變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兩爻少陽
下一爻老陽支出巽卦來陽變為陰乾之巽天風姤也
本此一卦諸卦皆然
問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如何又重之曰卦不重
而變六十四卦乃義皇心法通統正催誘乃世之下學
者同入聖門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立

極正人倫使世人趨吉避凶立萬世君臣父子之綱耳
故性命之學不敢輕明於言亦不忍隱斯道孔子微露
於係辭濂溪發明於太極通書也蓋欲來者熟咀之而
自得之此學不泯其傳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如何說曰陰陽者乾坤也乾坤出
於太極太極判而兩儀立焉兩儀天地也不言天地而
言乾坤者責其用不責其體也或曰乾陽也坤陰也如
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以太極言之則曰天地以易言
之則曰乾坤以道言之則曰陰陽若以人身言之天地
形體也乾坤性情也陰陽神炁也以法象言之天龍地
虎也乾馬坤牛也陽鳥陰兔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爐
也乾金坤土也陰汞陽鉛也散而言之種々異名合而
言之一陰一陽也修仙之人鍊鉛汞而成丹者即身心
合而還其本初陰陽合而復歸太極也

問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東三南二是一個五
北一西四是兩個五中土是三個五是謂三五也以人
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個五情四精一是一個五意五
是三個五也三五合一則歸太極身心意合一則成聖
胎也紫陽真人云三五一都三個字三五五古今明
者實然稀世難得東三南二同成五補三也北一西六
四共之補一備也戊巳還從生數五意也三五三家相見

結艮兒三者身心意也艮兒是一含真氣艮兒

一之與名太十月胎圓入聖基二胎十月胎出凡以此

求之金丹之道實入聖基也

問係辟云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如何曰天地設位人生

於中是謂三才故人與物生生而不息所以不言人與

物而言易者聖人言乾坤易之門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如金丹以乾坤為鼎器者天地設位也以陰陽為化機

者即易行乎中也元始採藥無窮行火候之不息也

問關戶謂之乾關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如何曰

一闔一闢者一動一靜也乾陽坤陰如門戶之闔闢即

乾坤易之門也且如陰陽互動互靜機絨不已元亨利

貞定四時成歲變者亦易也至道與神炁混混沌淪周

乎三才萬物闔闢無窮致廣大而盡精微矣以一身言

之呼吸是矣乎則接天根是謂之闔吸則接地根是謂

之闔一呼一吸化主金液是謂之變闔闢呼吸即玄牝

之門天地之根矣所謂呼吸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闔

闢也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

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謂長男坤初爻交乾而

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謂長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

再索而得男是謂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離離再索而

得女是謂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

謂中男

謂中男坤三爻交乾而成艮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

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謂八卦以身言

之初受胎時稟父母精華而成此身精華者丹經喻曰

天壬地癸也初交合時天壬先至地癸隨至癸稟壬則

成男子地癸先至天壬隨至壬稟癸則成女子壬癸偶

然齊至則成雙胎壬先至癸遲至癸先至壬遲至俱不

成胎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天壬地癸者乃天

地元精元炁也亦丹經所謂以成肉已異名鉛汞也節

之於外則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

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其有不漸理絕慾自為脩養直

待精華耗竭早至天六六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

女貴而壽多慾而得男女而天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曰形而上

者無形質形而下者有体用無形質者係乎性永也有

体用者係乎命命也總而言之無出身心矣

問聖人以易洗心退藏於密密是何也曰誠之至也易

理致廣大而盡精微聖人玩味其理洗心滌慮藏於極

誠矣

問書云人心性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

中如何執曰執首一定之於中者中正之中也道心微

而難見人心危而不安雖至一人亦有人心雖下愚亦

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難見也若心

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難見也若心

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學仙之人擇一而守之而
易常執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為玄
關者亦是這個道理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何曰誠之昭著雖無聲可聞
無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經云大量玄玄亦是五
之至也

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何曰聖人生而知之默而順
之天理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得無為自然之道也
此則中庸所謂誠而明也若謂明而誠正是聖人之教
耳學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至
知之也根器淺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從有至

無目粗達妙所以先了命而後了性也此學而知之也

問夫子飯蔬食飲水由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夫子
樂在何處曰夫子所樂者天所知者命故樂天知命而
不憂雖匡人所逼猶且弦歌自娛於易得不遠復以脩
身復見天地之心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金丹之妙也

問顏子簞瓢之樂如何曰顏子得夫子樂天知命不憂
之理故不改其樂也所以如愚心齋坐忘黜聰明去知
慮蕪乎屢空亦金丹之妙也

問曾子披破褐而頌嘉滿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
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脩身
齊家治國乎天下得一貫之道

問子路問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
乃晝夜之常知有書則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終則知死
生之說丹書云父母未生已前是金丹之基釋云未有
此身性在何處以此求之三教入處只要原其始自知
其終派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窮究此身其所從來生死
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極圖否太極未判之前是甚麼
若窮得透則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終也

問太極未對其形若雞乎雞子之外是甚麼曰太虛也
凡人受氣之時形体未分亦如雞子既生之後立性立
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問人在母腹中時還有性否曰腹中穢污靈性豈存得
住又問懷胎五七箇月其胎忽動莫非性乎曰非性也
一炁而已人在腹中時隨母呼吸一離母胎立性立命
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斬作兩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
煮蟹既熟遺下生脚尚動豈性也汝究此理則知炁動
也非性也

問語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曰聖人言身中一天理可
以貫通三才三教萬事無不備矣如釋氏無我無人無
眾生無壽者道教了一萬事畢皆一貫也

問世尊拈花示眾獨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不知微笑者何事曰世尊拈
花示眾眾皆不見佛心獨迦葉見佛心之妙所以微笑

故世尊以心外之妙分付與迦葉也

問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何是見

性曰達摩以真空妙理直指人心見性者使人轉物情

空自然見性也豈在乎筆舌傳之哉

問儒有先天易釋有般若經道有靈寶經莫非文字乎

曰非也皆聖人以無言而形於有言顯真常之道也釋

教一大藏教典及諸家語錄因果儒教九經三傳諸子

百家道教洞玄諸品經典及諸丹書是入道之徑路超

昇底梯階若至極處一箇字也使不着汝問余數事亦

只是過河之筏向上一着當於言句之外求之或築着

礎着悟得透得復歸於太極圓明竟照虛徹靈通性命

双全形神俱妙虛空同体仙佛齊有亦不為難

問先生云三教一理極荷開發但釋氏涅槃道家脫胎

必有不同處曰涅槃與脫胎只是一个道理脫胎者脫

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

神還虛即抱本歸虛與釋氏歸空一理無差別也又問

脫胎後還有造化麼曰有造化在聖人云身外有身未

為奇特虛空粉碎万露全真所以脫胎之後正要脚踏

實地直待與虛空同体方為了當且如佛云真空儒曰

無為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與大虛同体也執着之徒

時克知此一貫之道哉噫庵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

融通三教之玄機隨問隨答極玄極妙豈敢自秘

諸梓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隋珠趙璧自有識者

龜定庵問答

師曰前代祖師高真上聖有無上至真之道留傳在世

度人波濤深否定庵曰弟子初進玄門至愚且蠢蒙師

以錄千載之辛也無上至真之道誠未知之望師開發

師曰無上至真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

不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強名曰道自古上仙

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脩證者聖師曰口歷代

心心相傳所授金丹之旨乃無上至真之妙道也定庵

曰無上至真之妙喻為金丹其理云何師曰金者堅也

丹者圓也澤氏喻之為圓竟儒家喻之為太極初非別

物只是本來一炁而已本不真性未劫不壞如金之堅

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

者太極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体同名異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虛無自然之謂也兩儀者一陰

一陽也陰陽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三才

之道一身備矣大極者无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言

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真鉛真汞也所謂訟未者

非水銀朱砂硫黃里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涕唾心腎

氣血乃身中元神身中之元炁身不動精炁凝結喻之

曰丹所謂丹者丹者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

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

正真也世鮮知之今之脩丹之士多不得其正傳皆是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多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煉五金入石或煉三遜五假或煉雲霞外炁或煉日月精華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九塊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為丹或肘後飛金精或眉間存想或還精補腦或運炁歸腎乃至服穢香精納新吐故八段錦六字炁搖夾脊絞轆轤閉尾閥守臍蒂採天癸煅秋石屈伸導引撫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拄上腭三田還返閉息行氣三火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勤功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真之要至簡至易難遇易成若遇至人點化無不成就定庵曰弟子夙生慶幸得遇老師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師曰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夫煉金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為鼎器日月為水火陰陽為化機烏兔為藥物伏天罡之幹運斗柄之推迂採藥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體一年之節候抽鉛添汞象一月之虧盈攢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炁歸黃道會三性於元宮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凡蛻為仙謂之丹成也定庵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師曰無出一身矣難之有天地形體也水火精炁也陰陽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體為鼎炁精炁為水火性情為化机身心為藥材聖人恐學者無以取則遂以二

地喻之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所以天寬地鬼乾馬坤牛陽鉞陰汞坎男离女日烏月兔無出身心兩字也天罡幹運者天心也丹書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又云以心觀道即心也以道觀心即道也斗柄推遷者玄關也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學者多泥於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為玄關或指產門為生身處或指口鼻為玄北皆非也但看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說不得故曰玄關所以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動也靜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玄關也故但於二六時中平心動念處着工夫玄關自然見也但得玄關藥物火候運用抽添乃至脫胎神化並不出此一竅採藥者

採身中真鉛真汞也藥生有時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時
祖師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見
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骨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
陽時也便可下手採之三炁交合之後要識持盈不可
太過望遠不堪骨也進火退符無以取則遂以一年節
候寒暑往來以為火符之則又以一月盈虧以明抽添
之旨且如冬至一陽生復卦十二月二陽臨卦正月三陽
泰卦二月四陽大壯卦三月五陽夬卦四月純陽乾卦
陽極陰生五月一陰姤卦六月二陰遁卦七月三陰不
卦八月四陰觀卦九月五陰剝卦十月純陰坤卦陰極
陽生周而復始此火符進退之機奈何幸者執文泥象
以冬至日下手進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
要也聖人見學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
之內以朔望象冬夏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准
一月以三十日准一年世人又着在月上又以一月盈
虧促在一日以子午休朔望以卯酉休二弦者又着
在日上近代真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
曰父母未生以前為有年月日時此聖人誘喻初學勿
錯用心奈何執着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爾勞心
余今直指與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陽也陽升陰降便是
三陽也陰陽分是四陽休二月如上弦比卯時宜沐浴
然後進火陰陽交符炁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氣混融

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言前功俱廢故曰金逢望遠不
堪嘗然後退符象一陰入至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
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退至六陰陰極
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
疑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至胎謂之丹成也定庵曰下手
工夫周天運用已蒙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
示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身心兩字下工之際疑
耳韻含眼光絨舌無調氣息四大不動使精神鬼鬼意
各安其位謂之五炁朝元運入中宮謂之攢簇五行心
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
則炁固虎嘯則精固握固靈根也以精炁喻之龜蛇以
身心喻之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以性攝
情謂之金木併以精炁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
性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也水與金同源兩性一家北
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皆屬意自己五數戊己還從
生數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之二
五混融也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謂之二炁聚
鼎又謂之二閃今之學人多指尾闾夾脊玉枕為三關
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幸心動念處為玄牝今人指口
鼻者非也身心意為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
之炁謂之水中金二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
曰母隱子胎外境勿令入內境勿令出謂之固濟寂然

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牛
城降伏內魔謂之野戰真汞謂之姪女真鉛謂之嬰兒
胎意謂之黃婆性情謂之夫婦澄心定意性寂神冥二
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氣根謂之溫養所謂
溫養者如龍養珠如雞覆子謹護持勿令差失毫髮
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殼謂之脫胎歸根復命還其
本初謂之超脫打破虛空謂之了當也定庵曰金丹成
時還可見不答曰可見曰有形否曰無形問曰既無形
如何可見答曰金丹只是強名豈有形乎所謂可見者
不可以眼見釋曰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經云
觀之不見聽之不聞斯謂之道視之不見未嘗不見聽
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
意聞而已譬如大風起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
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休亦復如
是所以煉丹之初有無互用動靜相須乃至成功諸緣
頓息萬法皆空動靜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大
一歸真也性命双全形神俱妙出有入無逍遙雲際果
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令人從粗達
妙漸入佳境及至見性招空其事却不在紙上聲聲過
河之舟濟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免
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且於今語此授汝却不可執
在言上但只細嚼熟玩其味窮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

心地開通且入無為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機關大
易輕述當於言外求之

金丹或問

予觀丹經子書後人箋注取用不一或著形体或泥文
墨或以清淨為苦空或以汞鉛為有象所見不同後人
豈得不或殊不知至道則一豈有二哉又近來丹書所
集多是傍門如解七返九還實子數坤申之類不亦謬
乎予今將丹書中精要集成或問三十六則以破後人
之惑達者味之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
以性攝情而已情屬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金
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為九
還者非也

或問何謂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數返者返本之義則是
煉神還虛而已神屬火煉神返虛故曰七返或以寅至
申為七返非也悟真篇云竹將童子數坤申只要五行
繩準正謂此也

或問何謂三關曰三元之機關也煉精化氣為初關煉
氣化神為中關煉神還虛為上關或指尾閭夾脊玉枕
為三關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關豈
有定位存乎口訣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初無定位令人

多指騰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前膈後已上皆是傍門丹書云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下不在內外偏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或問何謂三官曰三元所居之官也神居乾宮氣居中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要曰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是謂三嬰或指口鼻為三要者非也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為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訣

或問何謂真種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明是也或謂人從一氣而生以氣為真種子或謂因念而有此身以念為真種子或謂稟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為真種子此三說似是而非釋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真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鼎爐曰身心為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煮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

或問何謂藥物曰真鉛真汞為藥物只是本來二物是也

或問何謂內藥何謂外藥曰煉精煉氣煉神三則一也

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皆外藥也先天至精虛無空氣不壞元神此內藥也丹書云內外兩般作用正謂此也

或問敲竹喚龜吞玉芝如何說曰敲竹者息氣也喚龜者攝精也煉精化氣以氣攝精二氣混融結成玉芝採而吞之保命也

或問鼓琴招鳳飲刀圭如何說曰鼓琴者虛心也招鳳者養神也虛心養神神明神化二土成圭採而飲之性價明也

或問如何是五氣朝元曰身不動精固水朝元心不動氣固火朝元性寂則真藏木朝元情忘則真伏金朝元

四大安和則意定土朝元此之謂五氣朝元也

或問何謂黃婆曰黃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稱萬物生於土土乃萬物之母故曰黃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謂脾神為黃婆者非也

或問何謂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陽入坤成坎為為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邊着个公字

或問坎為太陰如何喻嬰兒曰坎本坤之體故曰太陰因受乾陽而成坎為少陽故喻之為嬰兒謂負陰抱陽也

或問離為太陽如何喻為姤女曰離本乾之體故曰

太陽因受坤陰而成離為少陰故喻之為姤女請離重
懷雌也

或問何謂真金曰金乃元神也歷劫不壞愈煉愈明故
曰真金

或問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為水之母金藏水中
故母隱子胎也則是神乃身之母神藏於身喻為母隱
子胎

或問何謂賓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
養此性故讓身為主丹書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此之謂
也

或問何謂先天一氣曰天地未判之先一炁而已身中
一點真陽是也以其先乎覆載故名先天

或問何謂水火曰天以日月為水火易以坎離為水火
禱以定慧為水火聖人以明潤為水火鑿道以心腎為

水火丹道以精氣為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
中上而炎者皆為火下而潤者皆為水種三異名無非
譬喻使學者自得之也

或問如何是火中有水曰從來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
水不能自潤須仗火蒸而成潤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
水受氣在午以此求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
則是氣中之液也

或問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從海出以法相言

水在子火在午以二氣對之則是精中之氣
也

或問如何是既濟曰水升火降曰既濟易曰山下有澤
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此既濟之方也懲忿則火降窒欲
則水升

或問如何是未濟曰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欲則
水下濕無明火熾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謂之未濟

或問如何是金木併曰情來歸性謂之交併情屬金性
屬木

或問如何是間隔曰情逐物性隨念情性相違謂之間
隔

或問如何是清濁曰心不動水歸源故清心動水隨流
故濁

或問何謂二八曰一斤之數也半斤欽八兩亦非真有
斤兩只要二物平勻故曰二八丹書云前弦之後後弦
前藥物平火全此喻陰陽平也亦如二八月晝夜
停也

或問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滌慮謂之沐浴
或問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情性成片謂
之丹成喻為聖胎仙師云本來直性是金丹四假為爐
煉作團是也

或問何謂養火曰絕念為養

或問如何是胎胎曰身外有身為胎胎

或問如何是了當曰與太虛同體謂之了當物外造化
未易輕述在人自得之也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

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

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
點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
精全也

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
氣全也

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識誠則身心合而
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為三元藥物身心意為三元至

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為但煉精氣神三寶為丹頭二寶會
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為難行難行難知者

為邪妄眩惑尔
煉精之要在乎身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

精凝矣
煉氣之要在乎心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飲翼而元

煉神之要在乎神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飲翼而元

氣息矣

生神之要在乎意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
成矣乾坤鼎器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

出身心意二字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
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上

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
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可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

身著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
靈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三有中無象離

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
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予謂身心兩字是全真至

極處復何疑哉
煉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
邊謂之偏枯

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義也
鍾氣在保身鍊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
吟虎嘯則鉉投汞龍吟則汞投鉉鉉汞者即坎離之

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
中之元氣也鍊精化氣所以先保其身鍊氣化神所
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金

子 259-123

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始謂之丹成也精
化氣氣化神未為奇特夫何故猶有煉神之妙未為
輕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槩若向這裏具隻眼方信大事不
在紙上其或未然煩知下手處既知下手處便從下
手處從將去自煉精始精住則然後煉氣氣定則然
後煉神神凝則然後返虛虛之又虛道德乃俱

鍊精不知時所謂時者非時候之時也若着在時上便
不是若謂無時如時下手畢竟作麼生嘆古人言時
至神知神知祖師云癸生須急採斯言足矣

鍊氣在調燮所謂調燮者調和真息燮理真元也老子
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其謂
燮之要乎

今人指口鼻為玄牝之門非也玄牝者天地闔闢之機
也易係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
變一闔一闢即一動一靜老子所謂用之不動之義
也

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
虎嘯風生予謂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闔戶之
謂坤闢戶之謂乾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
即一闔一闢之謂變亦用之不動之義也指口鼻為
之玄牝不亦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真息往來無窮也

口訣

外陰陽往來則外藥也內坎離輻輳乃內藥也外有作
用內則自然精氣神之有用有二其體則一以外藥言之
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氣更要細細至於無息思
慮之神貴在安靜以內藥言之煉精煉元精抽坎中之
元陽也元精固則交合之精自不泄煉氣煉元氣補離
中之元陰也元氣住則呼吸之氣自不出入煉神煉元
神也坎離合體成乾也元神礙則思慮之神泰定其上
更有煉虛一着非易輕言貴在嘿會心通可也勉旃勉
旃

五十九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庵瑩子李于道純元素撰

門李煥春寶蟾子蔡志師編

論

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

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緇流道子以性命分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脩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連見性者不知其命未後何歸仙師云煉金丹不達性此是脩行第一病只脩真性不脩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歟高上之士性命了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保其身則命基求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米無去命求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為三寶俱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却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分為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之者各立一

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文離為工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躋境者哉

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天道無言無言不顯其道即此義也所謂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陽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書卦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炉依爻道火易為取則也海瓊真人謂無卦爻者譬後人不可泥於爻象即此用而離此用也譬如此身

未生之前如如不動即太極未分之時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極生兩儀也有形辭便有性情即兩儀生四象也至於精神氣血意氣身心悉皆足具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賢云崇釋則離宮脩定歸道乃水府求玄謂脩煉性命之要也離宮脩定者持戒定慧便諸塵不染萬有一空即去離中之陰也水府求玄者煉精氣神使三花聚鼎五氣朝元而存坎中之陽也特達之士二理總持負陰抱陽虛心實腹即取坎中之陽而補離中之陰再成乾體也紫陽真人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散稟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飛躍及由心正謂此也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便順相因往來推盪定四

時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
積之族一年於一月族一月於一日族一日於一時族
一時於一刻族一刻於一息天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
之微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久退符之要得矣雖
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
當知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
也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謾役情又
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子謂
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豈在誘喻故上品
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達須從漸入
故諸丹書皆以卦爻為法則也達者未之而自得之矣

說

死生說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夫輕
無以生為者是須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
死即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
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死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易繫
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予謂本道
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九竟只今今今
酒末後晚西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亘古亘今歷代聖師

胎神化應變無窮者良由從前淘汰得淨潔木後所
以輕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觀得破打得徹不
為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眩他人得一一情
緣牽他不住我見今時打坐底人纔合眼一切妄幻魔
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與那陰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覺
間有覺者亦不能排遣却如箇有氣底死人六根具足
不能施為被他撓亂擺撥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
岸頭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箇決烈漢合眼時與開眼
時則二同於一一妄幻境界都無染着去來無碍得大
自在只今既晚酒末後又患其不戒酒耶清庵道人不
惜兩斤皮為損庵董饒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
大事只今是因未後是果只今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
切幻緣都屬魔境若於平常間打併得潔淨末後不被
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絕則陰消
幻緣空則魔滅陽所以生也積習火久陰盡陽純是謂
仙也或念增緣起縱意隨順則陰長魔盛陽所以消也
積習火久陽盡陰純死矣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
一切常久分陽未盡則不死依是見者玄門高上諸法
眷等立決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併發赤洒洒空蕩蕩
勿令秋毫許塵染着便是清靜法身也汝若不着一切
相則一切相亦不着汝汝若不執一切法則一切法亦
不執汝汝若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汝汝若不

知一切事則一切事亦不知汝汝若不聞一切聲則一切聲亦不聞汝汝若不緣一切覺則一切覺亦不緣汝至於五蘊六識亦復如是六塵不入六根清靜五蘊皆空五眼圓明到這裏六根五用通身是眼群陰消盡遍體純陽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後也無因也無果和無也無倒大輕快倒大自在嘆無生法忍之妙至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瑩蟾子書于中和庵贈蔡損庵輩

動靜說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言靜極而動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為動靜為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於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又收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為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至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動一靜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絨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變

推而行之應亦無窮是謂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捨也又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變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地闔闢猶人之呼及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闔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闢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變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為玄牝又焉能及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之變動神之所為者是名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動而無為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闢之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問庵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之蓋欲速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調燮保心在除擾調燮會乎動除擾貴乎靜一動象天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真機妙應非常之動也只這動之機便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闔透也玄闔既透藥物非爐皆此矣矣候亦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動靜根機天地闔闢之機盡在此也至於心

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精凝氣化也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與太虛混而為一足謂返本還元也嗟長生久視之道至是尺矣至元壬辰上元後四口清庵陸蟾子書于中和精舍贈經閣庵

歌

原道歌贈野雲

玄流若也透玄關躡境登真果不難只是星兒孔竅子
迷人如隔萬重山世間縱有金丹客太半泥文并着物
雖然苦志教門中却似知箇字空靈或將金石為丹母
或云口鼻為玄牝或云心腎為坎離或云情血為奇耦
勞形苦體費精神妙本支離道不伸直待靈源都喪尽
尚猶執着不回身人人自有長生要道法法人人不肯
浮華亂自耽迴光薄雲空情誰返照我觀頰川野雲翁
奇哉道釋俱貫通玉鎖金枷齊解脫急流勇退慕玄風
我今得見知音友故把天機都泄漏坎水中間一點金
急須取向離中轉一句道心話與賢從今不必亂鑽研
九夏但觀龍取水明明天意露真詮會得此機知採藥
地雷震處鼓震驚霎時雲雨大霧電萬氣咸臻其快樂
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懸胎鼎內儲進火退符功力到
無中生有結玄珠獲得玄珠未是妙調神溫養猶深奧
鉛要走而永要飛水怕寒兮火怕燥火周須要氣符盈

為全形神之大方也虛為實體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夫
來無礙玉又取其潔白之義虛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
天光發露普照無私也工夫至此仙佛聖人之能事畢
矣辭已既故作是篇以記之

歌曰

為仙為佛與為儒三教單傳一箇虛亘古亘今超越者
悉由虛裏做工夫學仙虛靜為丹首學佛潛虛禪已矣
扣子學聖事如何虛中無我明天理道體虛空妙莫窮
乾坤虛運氣圓融陰陽造化虛指盡人若潛虛盡變通
還丹妙在虛无谷下手致虛守靜篤虛極又虛元氣凝
靜之又靜陽來復虛心實腹道之基不昧虛靈採藥時
虛已應機真日用太虛同體丈夫兒採鉛虛靜無為作
進火以虛為室需抽添加減總由虛粉碎虛空成大覺
究竟道中而用之解紛判銳要兼持和光混俗忘人我
象帝之先只自知無畫以前焉有卦乾乾非上坤非下
中間一點至虛靈八面玲瓏無縫罅四邊固密則渾淪
簡是中虛玄牝門若向不虛虛內用自然闔闔應乾坤
玄牝門開功則極神從此出從此入出入復還虛
虛空一聲春雷震靈靈震震時天地開虛中迸出一輪來
圓陀陀地光明大無欠無餘照竹齋竹齋王人大奇特
心地虛靈應時物虛裏安禪虛裏行發言闡露虛消息
虛至無心絕百非潛虛天地悉皆歸虛心直節青竹
簡是煉虛第一機

破惑歌

呼嚙世上金丹客，萬別千差殊不一。執象沉文胡揣量，摘葉尋枝徒費力。採日精，吸月華，更无服氣及吞霞。休粮辟穀，忍寒凍，飲酒不醉，徒誇誇。煉稠唾，嚙津液，指掉尾，問真邪。樹提精，吸炁用，胞衣翻，滄倒海。食便溺，守寂淡，落頑空。兀兀騰騰，做奔功，更有按摩并數息。總與金丹理不同。八段錦，六字禱，辟穀休粮，事何濟。執着三三學，採陰九淺，一深為進。退擾腰，墮腎，守生門，屈伸導引。弄精氣，對爐食，乳強兵法，箇樣家風不足論。更有縮龜并閉息，能伸鳥引，虛勞復摩，腰居土腹中。温行炁，先生面上，赤擊天鼓，抱崑崙，齒集神視，頂門虛響，認為雄。

虎嘯吐鳴道是托龍吟，燒丹田調着海晝夜，不服若持睡單衣，赤脚受煎熬。煎生欠少，飢寒債，常持不語謾。徒然默朝，主帝怎升遷。呵手提囊負九伯，摩娑小便更狂。頭弄金槍，提金井，美貌婦人，為藥鼎，採他精血，喚真鉛。長失元和，猶不省有等葛藤，日鼓禪關，唇合舌逞能。言指空話，空乾打，闕豎拳，豎指不知原。提話頭，并觀法，捷諱機鋒，喧雲雲，拈槌豎拂，提門徒，瞬目揚眉，為打發。參公案，為單提，真个高僧，必不然。理路多通，為智慧，明心見性，待驢年，道儒僧，休執着。返照炯光，自付度，忽然摸不着，鼻孔尖，始信從前都是錯。學仙輩，絕談論，受无之初，窮本根，有相有求，俱莫立。無形無象，更休親，心非火，啓

原缺第六十九葉

靜定三元大寶成，非破頂門神蛇也。與君同步謁三清。

煉虛歌并引 投鏡塘王作齋

道本至虛，虛無生氣。氣判而兩儀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濁而下者曰地。天圓而動，北辰不移，主動者也。地方而靜，東注不竭，主靜者也。北辰天地之心，東注天地之氣。以虛養心，心所以靜；以虛養氣，氣所以運。人心安靜，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虛靈，作是見者，天道在己。氣當運動，如東注之不竭，形固常存，作是見者，地道在己。天地之道，在己則形神俱妙，陰陽不可得而推遷，超出造化之外，也是知虛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陽由此運，萬物自此生，是故虛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抗王高士以竹名齋，蓋有取於此也。處事以直，處世以順，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靜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虛也，立決定忘，存不疑心。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然至士，遍訪明師，接待雲水，混同二教。竹之叢林也，兼之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致虛，其孰能與於此。以竹名齋，宜矣。辛卯歲，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曾談盛德，予深重之。自後三領雲翰，觀其言辭，有致焉。靜之志，於是乎橫空飛劍，而訪先生，是時乃己亥重陽日也。觀其行察其言，足見其深造玄理者也。於是乎以珥蟾扁子名珥之，為字二玉，相並俾之二虛貫通。

水比精不可云天癸黃庭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
口鼻卯非兔酉非雞子非坎午非離一陽不在初三
四持盈何執月圓持肝非龍肺非虎精華焉得補丹母
五行元只一陰陽四象不離二玄牝採藥川源未易知
永產東方鉛產西離位日意為姤女坎宮月冕是嬰兒
為無為學不學緣竟聞都倚關我今一句全憑機身
心是火也是藥身心定玄竅通精炁神虛自混融三百
日胎神脫蛻翻身投碎太虛空

玄理歌二首 田宇庵

至道雖然無處所也憑師匠傳規矩也家取象配朝昏
復姤假名稱子午進火無中鍊大丹安知定裏求真土
身心意定共三家鉛汞銀砂同一祖加減依時有後先
守城在我分真王南山赤子跨青龍北海金公騎白虎
兩般藥物皆混融一對龜蛇自吞吐直超實際歸大乘
頓悟圓通非小補竇會真機本自然可憐小法胡撐柱
口靈舌辨自誇能氣大心高誰敢觀未會潛心入空冥
何勞正志悽園堵初機自是不求師若倒無成甘受苦
積功累行滿三千返照回光窮二五起火東方虎肅風
滌塵西極龍行兩驅雷掣電投天罡輔正除邪任文武
姤女終離紫極宮金公已到朱陵府爐中大藥一丸成
室內胎仙三疊舞四象五行行都合和九還七返功同普
驗情形兆出庵來爍、光明充大宇

大華天香靈符夫論謂之真積德性天大家長根底
靈符多遍增靈識聰明智慧不如愚雄辯高談爭似黑
純慮忘機無是非隱隱含華速聲色寡欲博味善根臻
皆華簡緣德本植一念融通高廣澄三心剔透諸緣息
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若於息上做工夫
為佛為仙不勞力息緣達本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
息氣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說與知望田皎皓
究竟自心為執則

性理歌 田宇庵

兩儀肇判分三極乾以直專坤順有天地中間玄牝門
其動愈出靜愈入道統正傳指歸趣仲尼授參後授伋
風從虎兮雲從龍火從燥兮水流濕致知格物有等倫
入聖超凡無階級君子居易以俟命內直不疚何憂悒
致用推明生殺機存身究竟龍蛇變回光照破夢中身
直下掀翻儘看復塵光刮絕根塵理累清心無染習
諸心入妙感而通萬理長江一口吸何須乾鼎煉金精
不假坤爐烹玉汁透徹袁皇未畫刑世界以來藏黍粒
火候歌 授南月谷
欲造玄玄須謹獨謹獨工夫機在目絕斷色塵無礙軍
清虛方寸瑩如玉修致冲虛守靜篤靜中一動陽來復
初九潛龍須潛伏進至見龍休太速才見乾乾內光燭
或躍在淵時沐浴九五飛龍成化育陽極陰生須退縮

防微杜漸坤初六退至直方金併木六三不可榮以祿括囊以後神丹熟若逢野戰志鈴束陰剝陽純火候足一粒寶珠吞入腹作箇全真仙眷屬一夫一婦常和睦三偶三奇時趁逐素女青郎一處宿黑求赤鉛自攢族虛空造就無為屋這不主人誠不俗山岳藏雲天地肅樂燦燦光昭虛谷

龍虎歌并引 後錢塘趙東齋

龍虎者陰陽之異名也陰陽造化神妙莫測故象之以龍虎易繫云一陰二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丹書云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者太極之動靜也一分為二清升濁淪大而天地小而物類皆稟陰陽二氣而有形名故覆載之間織洪巨細未有外乎陰陽者也丹經子書種種異名不出陰陽二字歷代仙師假名立象喻之為龍虎使學徒易取則而成功也龍虎之象千變萬化神妙難窮故喻之為藥物立之為鼎爐運之為火候比之為坎離假之為金木字之為男女配之為夫婦以上異名皆龍虎之妙用也以其靈感故曰藥物以其成物故曰鼎爐以其變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濟故曰坎離以其剛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夫婦若非龍虎何以盡之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發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龍虎之妙非神德聖功何以當之哉反求諸已情性也化而裁之

身心也稟鬼也精氣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門也闔關之機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大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關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乾坤闔關之機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關謂之變也風雲感合化生金液即往來不窮謂之通也金液還送結成大丹故假各曰龍虎大丹也採而餌之長生久神此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機妙應一出入之門戶也若向這裏透得龍虎丹成神仙可異修真至士誠能於龍虎上打得徹透得過真常之道雖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於種善根植德本養聖胎未有不明龍虎而成者也紫陽云收拾身心謂之降伏龍虎心不動則龍吟身不動則虎嘯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凝元精凝則足以保形元氣固則足以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神仙之能事畢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趙東齋者古杭人也幼為內侍職任中官因乾旋坤轉而勘破浮生故棄利捐名而參求道要雖紅塵而混迹實玄境以棲心真脫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於龍虎一日携是圖示予求其贅語予辭不可於是乎着筆而寒責為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設象予今因象而立言東齋者貴在明加眼力親教端的莫教錯認定盤星苟能因言會

意圖得百便知道真龍其虎不在紙上而在目已也
至於象所忘道德備矣其龍真虎不難尋只要抽
陽去補陰四德運乾誠不息潛飛見躍盡由心雖然也
是平地起波濤青天轟霹靂勉旃旃歌曰

真龍真虎元無象誰為起摸傳此樣若於無象裏承當
又落斷常終養蕩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無風自起浪
時人要識真龍虎不厲有無并子午休將二物混論吞
但把五行顛倒數根芽本是大玄宮造化却在朱陵府
雖然運用有主張畢竟虛靈無處所一條大道要心通
此子神機非日親忽然迸開頂額門勘破木金同一母
高上結頂天罡摧耿二銀河斗柄起雲起霧仗丁公

聖電驅雷役玄武瞬息之間天地交割那之頃坎離補
虎從水底起精風龍在火中降甘雨雲行兩施天下平
運乾龍德功周普人言六龍以御大孰知一龍是真生
人言五虎透玄關孰知一虎生真主會得龍虎常合和
便知龜蛇互吞吐聖人設象指跡象外明言便造玄
言外更須窮祖意元來太極本無○得意忘象木奇特
和意都忘為極則稽首求齋趙隱居徹底掀翻象學畢

無一歌 贈孫少山

道本虛無生太極太極變而先有一分為二二生三
四象五行從北出無一斯為大地根玄教一為衆妙門
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運經綸天得一清地得靈

合得以盈神得靈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平
禪向一中傳正法儒從一字分開闢老君以一闡真常
曾參一唯妙難量道有三乘禪五派畢竟千燈共一光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真一復命關
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
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未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
無有相資可長久誠能萬有歸一無方會而南觀北斗
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化元同出沒設若執一不能忘
大似癡貓守窠窟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無
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朝子沒鬚鬚今人以無喚作無
空濤湧頭空涉畏途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費工夫

不無之無還會得便於守一知無一一無兩字盡掀翻
無一先生太事畢

抱一歌 贈孫少山

無極極而為太極太極布妙始於一一分為二生陰陽
萬類三才從此出本來真一至虛灵亘古亘今無變易
祇因成質神發知善惡機緣有差感隨情逐幻長刺捺
香味色聲都眩惑誠能一上究根原返本還元不費力
一夫一婦定中交三女三男無裏得二元八卦會於壬
四象五行歸至氣忽然迸破頂額門燦燦金光兩神空
虛無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門自闔闢一陽來復妙奚窮
四德運乾恒不自注浩氣凝神於窈冥中有入無於恍惚

中問王等是甚麼便是達卿元有的

慧劍歌

自從至人傳劍訣正令全提誠快烈有人問我覓蹤由
向道不是尋常鉄此塊鉄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軒昂赫
赫火中加火煉工夫百煉煉成鋼學道人知此訣陽神
威猛陰魔滅神功妙用實難量我今剖露為君說為君
說泄天饑下手一陽來復時先令六甲搦爐韞玄丁然
後動鉗鎚火功周得成劍初出輝輝如掣電橫揮凜凜
清風生卓豎鑿鑿明月現明月現瑞光輝燦地照天神
鬼悲激濁揚清蕩妖穢誅龍斬虎滅較蠅六賊亡三尸
絕緣斷慮捐情網裂神鋒指處山嶽崩三界魔王皆斃
拆此寶劍本無形為有神功強立名學道修真憑此劍
若無此劍道難成開洪濛剖天地消碍化塵無不備有
人問我借來看拈出向君會不會

挽邪歸正歌

小學徒

道自虛無生一氣誰為安名分五太一氣判而生兩儀
清升濁淪成覆載陰陽經緯如擲梭乾坤闔闢如掬鞠
兩儀妙合有三才七竅鑿開生萬類無極之貞剝渾淪
日用平常無不在生生生化百千機不出只今這皮袋
誠能自己究根宗四象五行本圓備三反晝夜志不分
絕利一源功百倍打透精闕與氣闕滲通天籟并地籟
頭頭合轍有規繩窺竅光明無窒礙若向這裏具張

便將兩采做一賽猛頭撞倒須彌峯舉步踏翻玄妙寨
單提一理闡真宗會合萬殊歸正派煉陽神了出陽神

自色界超無色界我見今時修行人多是造妖并捏怪
氣高強大傲同儕逞俊誇能云自會機鋒捷辯假聰明
鴛駁談空乾智慧初機學者受欺濼博學玄流不見愛
只管目前逞強梁不顧末後受殃害人前饒舌口喃
却如擔水河頭賣生煙發火念頭差逐境隨時心地隘
溺：漣：漣：弄精竟熱：乱：苦打睡般精運氣枉辛勤
數息接摩徒意快昏泥掉舉難王張不昏即散如之奈
神衰氣散怎醫治髓竭形羸空後悔若求正道出迷津
免使填還冤業債收拾從前狂乱心掀翻往日豪強態
事父之心推事師得旨先須待禁戒怨已之心推怨人
不責於人因善貸不自明而全其明不自大而成其大
無事無欲及無知去甚去奢并去泰立基下手要嚴持
觸境遇緣更淘汰只憑鉢盂做丹頭莫認塗泥為寶具
更須上下文坎離勿謂東西為震兌交梨火棗非腎心
木液金精豈肝肺休泥綠覺及聲聞不属見知并學解
究竟無中養就兒禪天淨盡絕纖芥九還七返那機關
不在內兮不在外本來實相了無形亘古虛靈終不昧
抱元守一蘊諸空篤志力行休懈怠合和四象聚三元
攢簇五行會八卦烹煉甲有抽添陽火陰符知進退
虛元湛寂運機緘恍恍香真旋造化兩般靈物入中宮

一道金光明四下西南黃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文嫁
青衣女子才歸芳自首金公來入舍夫懼婦合交陰陽
兩能靈情志盡夜氣固精疑結聖胎產顆玄珠太希詫
四方別透太光明入面玲瓏無縫罅都來此子圓團樂
黃金萬兩難酬價稽首全真參學人記取清庵說底話
誠能直下肯承當便是梁懷把底把話說成又作麼
無位真人乘鶴駕

清庵本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后集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都梁清庵瑩瑩子李道純元素
門學瑩瑩瑩瑩子蔡志願

詩

述工夫十七首

發象

九轉還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安爐妙用憑坤土
運火工夫藉巽風兌虎震龍才混合坎男離女便和同
自從四象歸中後造化機緘在我儂

採藥

鍊汞烹鉛本沒時學人當向定中推客塵欲染心無着
天癸才生神自知情寂金來歸性本精凝坎去補南離
兩般靈物交并後陰盡陽純道可期

進火

既通天癸始生時自有真陽應候回三昧火從離位發
一聲雷自震宮來氣神和合生靈質心息相依結聖胎
透得裏頭消息子三關九竅一齊開

日用

真鉛直汞大丹頭採取當於閑象求有你有為終有累
無求無執便無憂常清常靜心珠現忘物忘機命寶周
動靜兩途無窒碍不離當處是瀛州

圓形

全真妙理不難行惟恐隨緣逐色聲萬幻不侵情自絕
一心無染念安生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陰陽合泰亨
說與脩丹高士道色言無漏性圓明

交合

造道元來本不難工夫只在定中間陰陽上下常升降
金水周流自返還紫府青龍交白虎玄宮地軸合天關
雲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兒不等閑

透關

真常之道果何難只在如今日用間一合乾坤知闔關
兩輪日月自循環歸根自有歸根放復命寧無復命閑

兩重消息子超凡越聖靈言如閑

出入

公神不死為玄牝个是乾坤闔闔機往往來來終不息
推推疊疊了無違白頭老子乘龍去碧眼胡兒跨虎歸
試問收功何所證周天匝地月光輝

警衆

口頭三昧謾誇闊論高談事轉差比似看形求實相
却如捏目起空花隋將物去終歸幻裂轉頭來使到家
莫怪清庵多具口打開心孔要無遮

挽邪

三千六百法傍門執着之人向裏昏每日只徒心有見

何時得悟命歸根聰明特達何須道智慧精通不足論
一切形名声色相到頭都是弄精鬼

敵魔

坐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頭見也麻昏散相因由氣濁
念緣斷續為陰多潮來水面得堤岸風定江心絕浪波
性寂情空心不動坐無昏散睡無魔

顯正

火符容易築非透天癸生如大海潮兩種永鉉知採取
一齊物欲盡捐消掀翻萬有三元合鍊盡諸陰五氣朝
十月脫胎丹道畢嬰兒形兆謂神宵

調煉

三元大藥意心身著意心身便係塵調息要調具息意
煉神須煉不神神頓忘物我三花聚猛拚機緣五氣臻
八達四通無罣碍隨時隨處闡全真

明本

身自空來強立名有名心事便牽陰陽消長磨今古
日月升沉運死生會向時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
雖然處世憑師授出世工夫要自明

鑄劍

明師授我鑄神鋒全藉陰陽造化功煅煉乾剛坤作心
吹噓離火巽為風做成龍象心官巧掃湯妖氛志帥雄
學道高人知此趣等閑辟刃碎太虛空

爐宿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顛倒作生涯玉爐煅煉黃金液
金鼎烹煎白雪芽餘運周天旋斗柄推遷符火運雷車
自從打透都關鎖心懸銀河穩泛槎

清庵

玉庵非是等閒庵未許常人取次觀一婦一夫能做活
二男二女打成團裏頭世界元來大外面虛空未足寬
試問主人為的事報言北斗面南看

詠真樂十二首

佛仙總是世人為爭奪迷途自不知若匪貪名爭計較
定須逐利苦奔馳波瀾漚漚家業劫劫忙忙贖易兒

假使財榮妻貌美無常到後豈相隨

爭似全真妙更奇箇中真樂自心知丹從不煉煉中煉
道向無為為為息念息緣調祖氣忘聞忘見養嬰兒
自從立定丹基後五彩光華透幌帷

爐用坤子鼎用乾窮微盡理便通仙無非攝伏情歸性
便是真前汞合鉛絕盡機緣丹赫赤全存正定寶凝堅
即斯便是抽添法不必切切更問玄

大符容易藥非造造化全同大海潮藥物只於無裏採
大丹全在定中燒九三輻輳諸緣息二八相交五氣胡
陰盡陽純功就也真人出見謂神霄

鍊丹无托氣神調法七頻燒慧火燒三物混融三性合

一陽來復一陰消金爐端正千神會寶鼎功成萬象朝
藥就丹圓神脫蛇全身露出赤條條

先天至理妙難窮鉅產西方永產東水火二途分上下
玄關一竅在當中有知不有真為有空會無先至覺空空
無有有無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陽紅

寂然不動契真常消盡群陰自復陽坤裏黃婆生赤子
離中姪女嫁欵郎山頭水降黃牙長地下雷轟白雪騰
萬里銀河無點翳金蟾獨露發神光

妖燒少女嫁金公全藉黃婆打合功一對夫妻才會合
兩情雲雨便和同閑時共飲朱陵府醉後同眠紫極宮
暮樂朝惟恩義重一年生箇小孩童

人人身內有夫妻爭奈愚癡太執迷不向裏頭求造化
却於外面立丹基妄將御女三峯擗偽作軒轅九鼎奇
箇樣畜生難懺悔問公不欠賺來追

身內夫妻說與公青衣女子白頭翁金情木性相交合
果求紅鉛自感通對月臨風神逸樂行雲布雨與無窮
造此至理誠能會疑結真胎友掌中

九還七返大丹頭學者須當定裏求此子神機誠會得
兩般靈物便相投三年造化須更備九轉工夫頌刻周
便把鼎爐撤倒了丹光燭破四神州

不立文書教外傳人人分上本來圓玄風細細清二境
雙月娟娟印百川此率三閩皆假喻大龍一指暨真傳

威音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極圖

誄四緣警世

身心世事四虛名多少迷人被繫繫何患只因權利得
輪迴都為愛緣生安心絕迹從身動處世忘機任事更
觸境遇緣常委順命基未固性圓明

誄葫蘆

雲由種子產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逐日墮培坤位上
依時澆灌坎中泉花開白玉光而登子結黃金圓且堅
成就頂門開一竅箇中別是一坤乾

心鏡

緣將乾鐵入坤爐六合虛空作一模法相就時圓樂樂

水銀磨更鑿如如放光周遍三千界收斂歸藏一黍珠
舉起分明全體現更須打破合元樞

為手庵指玄牝

玄門牝戶不難知收拾身心向內推會得兩儀推蕩理
便知一氣往來時乾坤闔闔無休息離坎昇沉有合離
我為手庵明指出念頭復更立丹基

和翁學錄頌

察意參同白玉蟾元來窮理便通仙未明太極生參伍
徒涉蓬萊路入千釋氏家風憑祖印義皇道統必心傳
性天獨露瑤臺月普印千潭一樣圓

贈鄧一蟾

禪宗理學與舍具教立三門枝後入釋氏臨空須見性
儒流格物必存誠丹臺茹得星星火靈府銷鎔種種塵
會得萬殊歸一默熙堂內外總登春

自得一首

打破鴻濛數都無佛與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頭禪
日優游過通宵自在眠委身潛絕境萬事付之天
一切有為法般般盡是塵窮通諸物理放下此心身隨
處安禪定趁時樂至其每將周易警世問人
得造無為妙終朝不出門機緣全絕斷天理自然存日
用天行健平常地勢坤警提門弟子復命與歸根
打透都關鎖天然合大同龜毛元自綠鶴頂本來紅可

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此兒真造化恍惚定初真中

自得身心定凝神回氣精身閑起有漏心寂證無生鳥
兔從來去乾坤任變更廓然無所礙獨露大光明
日用別無事維持一己誠靜中調氣息動則順人情晦
德同其俗令華不顯明真閑真樂處常靜與常清
靜無名朴塵情了不侵永鋸鎔作粉丸礫亦成金靚
見義黃面參同釋老心頓空超實際無古亦無今

自題相

面黃肌瘦子看來有甚奇分明看眼孔剛道絕聞知勤
瘦三千法參同十七師低頭叉手裏泄盡那些兒

註說中灯

寶鏡本無相傳燈發慧光真如元鑿淨法体本煖煌金鼎燒具火華池浴太陽箇中端的意元不離中黃

同前

靜室開心鏡虛堂則慧灯外頭明皎皎裏面光騰騰黍米光中現銀蟾水底澄懸照金鼎內一粒大丹疑

詠南

一種灵苗異其他迥不同法身元紫曰真性本玲瓏外象頭頭曲中間教數通流洗庵不得發露路兩池紅

同前

我不清虛種玲瓏真古今為厭名利冗且隱汚泥深一女有濟人意常懷克己心幾多滂灑者那个是知音

草庵

擇盡虛無地因緣在玉京築基須穩穩五鼎罨平平直豎須弥杜橫安太極極書天為蓋覆庵主樂無生

同前

大地刻教平庵基即日成來山從丙入去水放西行門元全通達極橋透底明庵中誰是伴月白與風清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十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庵瑩瑩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揆庵寶瑩子蔡志順

編

詞

沁園春

得遇真傳便知下手成功不難得矣走際抽鉛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動巽風摘開爐韜武煉文烹名等開金爐內个兩般灵物煅煉成丸 先須打破疑團方透歸根復命關使赤子乘龍宮取水金公跨虎運火燒山金公無言姓女欵袂一个時辰煉就丹渾吞了證

金剛不壞超出人間

身處玄門不遇真師徒尔勞苦絕無為爭知闔闔多聞博學寧肱根塵固守自然終成斷滅着有無都不真般般假那星兒妙處參訪高人 一言說被元因直指出丹頭指氣神問一竅玄關本無定位兩般灵物只在心身動靜相因有無父入五氣朝元萬善臻幽奇處把一元簇在一个時辰

道曰五行釋曰五眼儒曰五常荆仁義禮智信為根本金木水土在中央白虎青龍玄龜朱雀皆自勾陳五主張天數五人精神鬼氣意為中黃 乾坤二五全彰會一五歸元妙莫掌火二南方東三成五北亥真一西

四同鄉五土中宮合為三五三五混融陰返陽通玄士
把鉛銀砂汞煉你金剛

道本虛無虛無生一一二成三更三生萬物皆虛化
形相授物物交參体体元虛頭頭本一未許常人取
次談虛無妙具形名相貌虛裏包含 虛中密意深探
致虛極工夫問老聃那虛寂湛然無中究竟虛無兼達
勘破瞿曇象帝之先威音那畔清淨虛無孰有偕諸玄
眷以虛無會道稽首和南

义手者誰合掌者誰擎拳者誰只這些伎倆人猶錯會
無為妙理孰解操持我為諸公分明舉似老子瞿曇即
仲尼思今古有于賢萬聖釋是人為 可憐後學無知

辨是非非沒了期况天地與人一源分判道儒釋子
一理何疑見性明心窮微至命為佛為仙只在伊功成
後但殊途異派到底同歸

說與學人火無斤兩候無卦爻也沒機謀也無作用既
無形象不必烹炮件件非真般般是假着意做工空謾
勞君知否但一切聲已都是誰看 見聞知覺俱拋直
打併灵臺無一毫更休言爐竈休尋藥物虛灵不昧志
力堅牢神室虛閑灵源澄靜就裏自然天地交全真輩
苟不全真性劫運寧逃

贈靜庵口訣

歷劫元神亘初祖氣太始元精這二般至寶同根並蒂

欲求端的勿泥身形息定神清綠空氣固清靜無為精
自疑丹頭結運陰陽符火慢慢調停 尤當固濟持盈
把鉛汞銀砂一處烹四象合和命基永固三元輻輳竟
性虛弱性命兩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無變更逍遙處
任遨遊八極自在縱橫

贈春谷清禪師

智斷堅剛奮必决烈便透玄關把殺人手段輕輕拈出
活人刀子慢慢教看一劍當空萬綠俱掃方信道瞿曇
即老聃玄風播着春生寒谷觀面慈顏 從他雪覆千
山那突兀孤峰青似藍况擊竹拈花都成骨董揚眉瞬
月也是顛頑劫外風光目前薦取擘破面皮方罷叅如
何是那祖師的意合掌和南

贈括倉張看微號幾庵

不識不知無聲無臭名曰希微只這个便是全真妙本
人能透得即刻知幾聞法開經說禪說道執象泥文都
屬非君還悟這平常日用總是玄機 仍憑决烈行持
把四象五行收拾歸會兩儀妙合三元輻輳一靈不昧
万化皈依精氣凝神精緣返性迸出蟾光遍界輝形神
妙向太虛之外獨露巍

曲徑旁蹊三千六百門又不同若泥在一身終須着物
離於形体又屬頑空無有兼行如何下手 兩下俱損理
不通脩真士甚不知玄竅徒尔勞工 此元妙處難窮

親見子方能選本宗况聽之不聞博之不得觀之似有
覓又無蹤个个見成人人不識我把天機洩與公玄關
竅與虛無造化總在當中

贈吳居士丹旨

向上工夫乾宮立卦坤位安爐這火候幽微元無作用
抽添進退下費板括陰往陽來雲行雨施主宰機絨總
在渠心安定那虛靈不昧照破昏衢 性宗悟了玄珠
這命本成全太極圖向圈圍外圓光迸出存存裏
獨見真如一氣歸根六門互用到此全憑德行扶混塵
世且藏鋒到銳了事凡夫

贈安閑子周高士

真鼎真爐不無不有惟正惟中向靜裏施工定中幹運
寂然不動應感潛通老蚌含珠蟬蛻呢子个樣真機妙
莫窮只這是若疑團打破頭悟真亮上 採鉛不離坤宮
運符火須當鼓巽風向北海波心生擒白虎南山火裏
捉住青龍三物相投三關一轉煉出神丹滿鼎紅藏身
處且和光混俗是謂玄同

贈鄭松溪

若拙若愚若慵若懶若呆若癡只這底便是造玄日用
果行得去密應神機學解見知聲聞圓覺增長根塵界
肚皮都無用但死心塌地毒與天齊 金仙不在天西
那碧眼胡兒不必題問性宗一着從空自悟命基上事

務實為基虛實相通有無交入混合形神聖立辟禪天
淨看雲藏山岳月照松溪

贈損庵入靜

九轉工夫三元造化百日立基便打撲精神存決定志
掀翻妄幻絕斷狐疑剔起眉毛放開心地物物頭頭一
筆揮行功處便橫拖斗柄倒斡璣璣 為中會取無為
个不有中間有最奇到恍惚之間窈冥之際守之即妄
縱又成非不守不志不收不縱勤這存存底誰只恁
麼符六陽數足抱个蟾兒

贈王提點

慧海深澄德山高聳主人不凡况到統解紛點聰弄智
掀翻物我不露機絨立志虛無潛心混沌象帝之先密
意參玄玄處老先生元姓一貫乎三 曾和至士玄談
故默默昏昏契老聃矧灵地虛閑禪天湛寂忘知忘識
無比無南收拾身心圓融造化覆載中間揔你龕神丹
就看圓陀陀地照耀松庵

勉中庵執中妙用

中是儒宗中為道本中是禪機這三教家風中為捷徑
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動止得中執中不易更向中中認
細微其中趣向詞中割露慎勿狐疑 个中造化還知
知不在當中及四維這日用平常由中運用與居服食
中裏施為透得此中便明中体中字元來物莫違全中

恍中間情合性虛無谷裏等投耦我今將向上祖師機
為君剖 說話底非干口把物底非干手那沒動重見
會翻筋斗解得个此奇特處自然勘破無中有問西來
的的意云何譬鼻扭

贈密庵

一粒金丹這出處孰知年劫若不識根源怎生調燮况
是自家元有底何須着相胡施設我分明舉似學仙人
天機泄 軟如綿硬似鉄利如金圓似月又不方不圓
無虧無缺放則避開天地數收來隱在虛無沉問不取
不放作麼生應難說

贈一庵

三五真機應用處頭頭總是况日用平常今魏魏地向
有無中忘二見便於罔象通三昧却如何成少不成多
因端泥 水鄉鉉只一味个便是先天恁會蟾烏合壁
身心合意西四歸來投北了東三便去交南一把五般
措簇入爐中丹完備

贈孫居仁

這點虛靈自古來無虧無缺更燦燦圓圓澄澄徹徹照
破洪濛則底事分開蟾窟中間穴向庵中養个白蟻蟻
皎如雪 那些兒無可說利如金團似月運化化生主
子無休歇山水象時天降降地雷復復處玄霜結駕青為
直謁廣寒宮超生感

了把中來劈破方是男兒

贈圓庵蔣大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藏化機那此兒妙處都無做造
灵明不昧慧月光輝曰恁曰神惟精惟一玉莹無瑕天
地歸通玄處把坎中一畫移入南離 赤龍纏定烏龜
六月裏嚴霜果大奇那白頭老子來婚素女胎仙舞罷
共入黃幃布雨行雲陽和陰暢一載工夫養个兒常温
養待玉宸頌詔足躡雲歸

勉諸門人

道在常人日用之間人自不知奈業識紛紛紅塵袞袞
灵源不定心月無輝人我山高是非海闊一切掀翻便
造微諸賢春曉清庵設喻切勿狐疑 先將清淨為基
用靜定為庵自住持以中為門戶正為床榻誠為徑路
敬作藩籬卑順和人謙恭接物服食與居弗可違常行
比若工夫不間直入無為

滿江紅

贈虛庵

日用工夫只一味存虛抱素會殊途同歸一致百慮紫
極宮中元氣息懸胎鼎內三花聚問安爐立鼎事如何
乾金鑄 縛金烏搏玉兔捉將來封土釜這火候抽添
更須防護至寶圓成明出入法身形兆無來去便潛身
大清宮神常住

贊誰庵股管轄

誰是庵兒阿誰在庵中撐拄看飢來喫飯誰知甘苦角
徵宮商誰解聽青黃皂白誰能覩向平常日用應酬入
誰區處 是誰行是誰舉是誰嘿是誰語這些兒透得
便知賓主外面形軀誰做造裏頭門戶誰來去造無為
畢竟住誰庵朱陵府

授覺庵

道本自然但有為頭頭是錯若一味談空如何探索無
有双忘終不了兩邊兼用遭纏縛都不如嘿嘿守其中
神逸樂 過去事須忘却未來事休詳度這見在工夫
更休泥着六欲不生三毒滅一陽來復群陰剥悟真空

抱本返元虛為真覺

贈丁縣尹三教一理

三教正傳這蹊徑元來舊直問老子機絨至虛靜極釋
氏性從空裏悟仲尼理自誠中入筭始初立教派分三
其源一 道玄闕常應物易幽微須嘿識那禪宗與旨
真空至寂刻刻無持無間斷生生受用無休息便歸根
復命体元虛藏至密

贈睡着李道判

好睡家風別有个睡眠三昧但睡裏心誠睡中澄意睡
法既能知止趣便於睡重調神氣這睡功消息睡安神
少人會身雖眠性不昧目雖垂內不閉向熟睡中間穩

帖帖地一枕清風涼徹骨夢於物外閑遊戲竟來時身
在廣寒宮抱蟾蜍

贊圓庵傅居士

這个兒自歷劫以來無象况端端正正亭亭當當細
入微塵無影迹大周天界難安放更通天徹地任縱橫
無遮障 沒根宗沒形狀燦燦明明團團亮只這个便是
本來模樣放出直超無色界收來隱在光明藏待頂門
裂玻現圓通金色相

贈止庵張宰公

惟正惟中只這是修仙秘談若稍有偏頗動生差別試
向動中持得定自然靜裏機通徹會三元五炁入黃庭
金花結 運火力有時節海潮生天上月那一升一降
復圓復缺十月工大無間斷一靈妙有超生滅更問予
向上事如何無言說

贈密庵述三教

教有三門致極處元來只一這一字法門深不可測老
子谷神恒不死仲尼心易初無畫問瞿雲教外涅槃心
密客密 學神仙須定息慮聖人忘智識論做佛機絨
只憑慧力道釋儒流都勘破圓明覺照工夫畢看頂門
逆破凡真如光赫赫

贈淮庵宗道人

觀復工夫要默然存存固守靜極中一動便通玄性性

贈黑庵元流

默即說兮這說處元來有默只默說便是金丹秘訣默
識潛通為大要聲聞緣覺皆虛設向說中認得默之根
無生滅 會說底非干舌與默底無差別這默底寧如
說底親切若向不言中得趣便於不默俱通徹將默默
說說盡放斷天機出

贈敬庵葛道人

道本無言要學者皆通默識若萬慮俱捐虛靈湛寂動
履調停水中火定中究竟波羅密問玄閑一竅在何宮
乎間覓 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仙不是佛只這些端的
鮮人知得迷者到頭空苦忘悟來不費些兒力看無中
生有產靈胎陽神出

受記門人

吾道玄閑決不許外邊人入有孝者來叅防他做賊猛
把殺人刀子舉活入手段輕拈出更重提獨弄逞神通
誰能敵 若是个善知識便承當心不惑仗奮心剛膽
逢佛殺佛逢拳步便能欺十聖口問便要吞三極把乾坤
大地盡掀翻直奇特

令門人和

採藥歸來信是器乾金鑄瀉那此兒道理全憑主者先
把根塵都掃盡從前熟處休沾惹問行工進火事如何
憑般若 五雷車弄龍拈燒山符心匠寫更耐慮洗心

靈泉澆洒九轉功成丹道畢一靈真性還虛地那赤條
條地法王身無可把

兩庭秀

贈焦提舉 潤素庵大塘子

寂冥山居喧轟市隱頭總定玄閑質明高士須向定
中參我把活人手段殺人力懷慢教看君還悟只今為
取超脫不為難 一言明說破起初下手先煉三三自
玄宮起火運入崑山把定則雲橫谷口放行也月落寒
潭工因見太塘成象名姓列仙班

受記定庵

學佛學仙參禪窮理不離玄牝中間可伶迷謬往往相
離一味尋枝摘葉徒坐破幾個蒲團堪傷處外邊尋覓
笑殺老羅雲一些兒真造化誠能親見暗冷心寒定庵
高士好向定中參看破娘生面目把從前學解掀翻真
空透觸發迸破真王自離庵

水調歌頭

贈和庵王察判 母中塘

上金要端正定裏問黃公流戈就已頃待山下出泉家
採藥隄防不及行火休教太過貴在得其中執中常不
易天理感而通 那些兒玄妙處實難躬自從會得庵
中無日不春風便把西方少女嫁與南陵赤子相見未
和同十月聖胎備脫蛟螭燦虛空

贈秋蟾周先生

假承了無管爐鼎假安名始因動靜迷人不覺心聲聞
這个先天妙理日用青衣喚飲相對甚分明接物應機
動不動感而靈 不是心不是佛匪為金明加眼刀莫
教錯認定盤星片片迷雲灑散湛湛禪天獨露不是木
來真風定浪頭息月滿水光清

贈賢子

學佛學仙要玄妙在中誠直鉛真永無非只是性和情
但得情來歸性便見鉛來投永二物自交併日用了無
間大藥自然成 識抽添明進進要持盈坤爐乾鼎陰
符陽火慢調停一穴玄關透了入片頂門裂破迸出寶

贈明功行兩圓備談笑謁三清

贈劉居士

在俗心不俗塵裏不沾塵處身中正何妨鬧市與山林
踐履不偏不易日用無爭無執只此是全真方寸莫教
昧便是上乘人 採元精煉元氣復元神三元合一自
然鼎內大丹凝更把玄風鼓動天外迷雲消散慧月朗
然明叩我第一義江上數峯青

贈張家庵

雷在地中復山下出泉家明斯二理自然造化合玄同
家密至虛守靜便見無中妙有九竅一齊通直下承當
三六不是上人公 莫看無莫着有莫迷空疑團打徹只

今笑出妙高峯撥置紛紛外堪收拾靈上底个生化了
無窮畢竟作麼道日向領東紅

贈實庵

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餘雙全道法橫拈倒用總由渠
只這元神元炁便是天兵將吏除此外都無說與洞蟾
子定裏做工夫 守為胎用為竅假為符既明此理何
須苦泥墨和朱若使精凝炁固便可驅雷役電妖怪悉
皆誅行滿功成日談笑謁仙都

示衆無分彼此

道釋儒三教名殊理不殊參禪窮理只要抱本返元初
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轉轉箱法音消除屋舍既堅

贈白蘭谷

固始可立丹爐 煉還丹全太極採玄珠的端消息採
將坎有補離無若也不貪不愛直下離聲離色神炁惚
歸虛了達一切相赤子出神廬

贈白蘭谷

三元秘秋水微密難量未分清濁天地人物一包藏
一乃太玄真水二氣由茲運化三極理全彰上下升降
妙根本在中黃 兔懷胎牛喘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
捉斗柄存銀漢絕斷曹溪一派掀倒蓬萊三島無處不
儂鄉誰為白蘭谷安寢感義皇

言道

三元秘秋水未悟謾倩量誠能察透洗心滌慮忘歸藏

意與身心不動精與氣神交合天理自然彰三善備於
我翻笑煉玄黃 性圓融心豁達德輝光牛即織女
時會合到天潢勘破乘槎伎倆密契浴沂消息游泳有
無鄉日用別無事讀易對三皇

言性

三元秘秋水都不屬思量以來臺未放開大地不能截
過去未來見在只是星兒消息物物顯彰本自無形
象隨處見青黃 性源清心地靜發天光水人半夜倒
騎鉄馬過銀潢正是露寒煙冷那更風清月白乘輿水
雲鄉識破夢中夢稽首禮虛皇

百字令

贈真蟾子葉大師

玄關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陽來復天癸絕生忙下手採
處切須度篤絕慮忘機清心釋累認取虛無谷鈇銀砂
汞一時夜內攢簇 霎時天地相交甲庚無間龍虎齊
降伏取坎填離乾體就陽火陰符行足至寶凝堅具蟾
形兆宜把靈泉沃德圓功備大師名注仙錄

指中庵性命次序

玄關一竅理幽深至妙了無言說陰極陽生初動處便
是採鉉時節地下雷轟山頭水降滿地紅雲雲行功之
際馬倭休縱顛劣 霎時虎咆龍吟夫懽婦合鼎內丹
頭結身外有身猶未了圓頭始能通徹鬱上黃花青上

翠竹此理應難泄為君舉似水竹撈取明月

贈陳制幹

脩真慕道樂清虛任意陶仁兀二富貴榮華都不恋甘
分清貧徹骨名利俱捨是非不辨且把身理沒真閑真
靜誰知如是消息 為言向上機緘玄珠罔象火候無
時刻一竅玄關通得透頓悟非心非佛情念又忘有無
交入胎備元神出眼睛開放光明周遍無極

贈胡秀才

亘初一點莹如如無相無形無質不蕩不搖常正定真
是斷踪絕跡變化無方顯微無間妙理應難測為伊言
破屏除綠慮塵識 放教方寸虛澄重頭寧貼方見真
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元來壓燥仁圓明如如
不動運化無休息靜中拈出蟾光燦破無極

指老蟾張大夫下手

金丹大要難知妙在陽時下手日用平常須謹獨真
縱虎龍奔走心要安閑身須正定意在常存守始終不
怠自然通透玄牡一其間此子有訛為公直指地下聽
雷吼立鼎安爐非小可運用斡旋憑斗性本圓明命某
牢固勘破無中有老蟾成象直同大地齊壽

贈通庵

太初一點木靈明元自至純無雜執着比兒千里逐悟
得只消時霎方寸中虛纖塵不立何用調庚甲承當

去目前方信無法箇中顯
達信手拈來君為取無辨
意容針剗人我山頭是非海
裏更要知生殺養且無象忘形
盛地開發

示眾破惑

成仙捷徑在玄關一竅四通八達
說與學人先立志悟後只消持
箬可笑迷徒不求師指執着傍
門法般般精氣到頭都是堪搭
爭知大道堂堂因平慕直也要
師開發會得善行無微跡玄托
自然開闔一念無生谷神不死
九轉工周地脈歸去大羅天上行
踏

西公月

贈潘道人

真主真鈔百永元神元氣三元合一藥方成箇是
全真上品 動靜虛靈不昧成全實相圓明形神俱妙
樂無生直謁虛皇絕境

贈善友

至道本無言說全憑立志剛堅心常不昧究根源一月
千澆並現 會取較捕影便知火裏栽蓮任他海水
變祭田只這木末無忘

贈周守正

識破無人無我何清求佛亦仙隨時隨處揔安祥一切
幻塵不染 選甚山居野處何妨開市門前執中守正
因三田久久神珠出現

鍊丹砂

誄玄牝示眾

玄牝少人通說與諸公休言南北與西東不在四維并
上下不在當中 闔闔妙無窮天地根宗生生化化運
神功動靜機絨應不息廣納包容

示眾

至道本無傳只要心堅始終立志莫教偏九載三年當
一定便是神仙 真息自綿二靈地平手飢來喫飯
來眠夏月單衣冬蓋被玄外無玄

隱語

教外隱語

聖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由
造是謂有造則有造化皆由心人皆謂造化萬物
造化之工也予獨不然造化本無工萬物自造化也
以故一切萬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化豈非
造化耶且如世間一切有形形本無無而生有是謂
有有便有有或有滅則復歸於無是謂造化造化化
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而無象故無造無化道之常
也人只知無造無化為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化存焉
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了之士智慧圓通則能萬事
見空一心歸寂超然獨存故無造化也若不明了外着

於身心世事內住於受想行識所以隨世變遷隨形依
成也目所見者謂之色領納在心謂之受既受之在心
謂之想想而巳至於作為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
謂之業識業識紛紛輪迴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
有不被幻緣纏縛不被法塵染污不被迷情障礙不被
愛欲苦惱則能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造化何有此
即是涅槃妙心也予謂造化由心復何疑哉
道書云有無相生是謂無生有造也有生無化也又云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謂觀復知化
也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安得有造非洞觀無礙者孰能
及此洞達之士清靜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虛幻
中有有則為物物極則返返則復歸虛幻也作是觀者
則知無象之象乃是實象表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
体体故全真至於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洋洋合乎
無倫超出虛無之外是謂無造化也執着之者身心不
定念慮交攻所以喪其無象散其無体放流浪生死常
泥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慮內境勿令出外境
勿令入內外清靜名為照了至於內忘其心外忘其形
一真洞然如大虛廓然無礙造化又何有焉
儒書云不伎不求無各無譽是謂不伎不求則不受造
也無咎無譽則不受化也易繫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予謂遠取諸物則知萬緣虛假近取諸身則知五蘊皆

空外尋萬緣內消五蘊故能順天施運懽樂於天知物
之始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也樂天故不憂盡性致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
者誠明靜定故知生滅不停者幻形也差別不平者妄
心也遷變不定者時世也敗壞不久者事務也觀練純
熟是名聖功一以真之故無造化若不致知則不能格
物不能格物則隨物變遷性命安在苟有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故天地合乎我萬物備於我至於復見天心萬
有歸一無門造化息矣發而乾坤不變動日月不運行
六子何有六子不交重陰陽不升降萬物何有乾坤之
体純一不雜到正不絕故無造化造無造之造大造也
化無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見者故知世間萬物皆是假
合陰陽運用無非幻妄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觀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聖佛
之要在乎見性若欲見性心先以決定之志奪冒俗之
氣以嚴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後照破種種空妄心不
者物念不隨情念是煩惱根心是法塵極念起則一切
煩惱起念息則一切煩惱息心念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
種種法滅念起即止皆由自心至於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是見性也念之學者不能見性者為事理三障所礙
也非大觀則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則不能除事障大觀
謂智斷也大止謂力制也智斷純熟則理理皆空力制

純熟則事事皆空了二空之大空知一真之至言此大觀之至也即時身心世事念慮情識一齊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與於此

學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劍斬群魔火符消六慾次以定力忘情絕慮釋累清心至於心清累釋慮絕情忘是謂存性真性既存則無造化今之學者為情識之所奪也欲去情識先除生滅心心無生滅身無生滅定矣去生滅心必自無念始無念之積習純熟足可致無夢無念之靜定純熟足可致無生無夢乃見在之大事也無念乃未後之大事也無至則不造無愛則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滅也非高上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此
儒學之要在乎盡性若欲盡性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有定則能忘物我良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獲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為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為有我其不思之其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

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出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之變遷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口舉此公案令人參三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恋口八二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滅之海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游泅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喚甚麼做向上事喚掀翻元字脚粉碎太虛空方為了事漢秘之秘之

絕學無憂篇并序

所為絕學者非不學也若以不學為絕學則罔無所知只同常流也此所謂絕學者博學而至於絕學也蓋由世人多學為奇特轉學轉不會也聖人云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又云多則惑少則得正謂此也前儒云有為終日息無為便不息即此意也故作是篇以證之使學徒不為差聞緣者學解見知所累也
日用總玄玄時人識未全當推心上好放下口頭禪法法非空法傳傳是妄傳不曾修福始焉能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不垢亦不淨無缺亦無圓竟著真

和量何愁地與道不作善因果那得惡因緣不聞與廢
事名利不相牽精粗無愛惡妍醜不憎憐不償歡喜債
都無恩怨纏打開人我網跳出是非圈清虛不好古恬
澹儀希賢休思今世後放下未生前從他佛是佛任伊
仙是仙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有無俱不立虛實任
相連都緣無取捨自然無過愆來去渾忘却死生何預
焉居止無餘欠隨處任方圓飢來一椀飯渴則半甌泉
興來自消遣困來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見
前亦洒洒未後亮娟娟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終

石集

雲岩道者奉識

隱稱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
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
得其傳耳予素不讀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
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顯
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海庵
者携紫清真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
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
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
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
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况注解乎或問其
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
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
為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
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為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
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
度非自己曾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
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
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
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
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

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
 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
 哉子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
 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
 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脚釋經之義以證
 順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
 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
 脩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
 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
 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
 之或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
 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命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
 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為是然較之諸本其
 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日至元庚寅孟夏日日都
 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恭諸家經本惟河上文入本為正河上文入本
 亦有二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
 本其三本中惟河上文入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
 遂將諸本差訛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
 異二百餘言不欲救舉此略言大槩以釋學者之
 疑

疑

第二章有無相生曰下六句第三章是以聖人處其
 或云之治也非第十一章抱一能無離已下十二章
 上學為下或云能十五章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字若
 為下不合經義或云畏之其次侮之二十章忽字若
 非十七章或云畏之其次侮之二十章忽字若
 非而貴食母或云食於母非三十章或少二字或
 一章故而不美或云非三十四章或云非三十四
 章柔弱勝剛強三十九章或云非三十九章或云
 章德善德信下或五十二章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二句非五十五章或云益生不祥或云目生六十六章
 皆非七十一章或云不知不知或云七十七章或云
 是二字七十八章或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八十章
 皆非二字七十八章或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八十章
 付伯之器而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參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
其中異同訛謬頗多不欲盡舉學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或以常無點作一句或云無欲
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亡身者亡身者有欲者
欲者无心作為自然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
為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
微全其命也無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無欲觀妙之
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
有欲觀其德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焉物育即玄之
又玄之義也所謂欲不尚賢不用賢者皆非果不附
賢則此經不足為玄化之門者
微也或無是理玄化之門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
通小不載管鬼或云鬼者或云陰陽者又有教說
合經義載管鬼皆不通殊不知鬼好運動載之者
也三十幅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或云火候者
聖棄智或謂聖人不足道當棄之非也絕學無憂或
絕學為不學非也絕學者絕世之學而將欲歛之必固張
之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推者非禮者亂之首或便謂
道吾獨不然誠能自禮數車無車或云十分中有三
而進於仁義亦幾於道數車無車或云十分中有三
名車者喻我之一生之徒十有三或云十分中有三
身元一名我者或云七情六欲若似長而非或云四關九
三分死者或云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無非也或云
廢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無非也或云
正經本無狹其所居神无方者或廣大者皆非也或
云无狹其所生无狹於道者正是妄說豈不聞結句
云去彼取此乎謂无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婪也無

其所生不畏大威含生无厭也聖人自知不有德司
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不有德司
故无德司徹或謂徹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徹万融无
所不通民无德而稱焉此言只好隔壁
聽徹經義了无干涉予謂契者信約也叶韻作擊徹
屬徹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无德者司其明徹皆見
正經本文下
陸者致思之

此經文辭多叶韻叶材音開音草叶察察技音跋叶
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
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序例

弘治丁巳仲春清明日怡筠居士金陵許孟仁印行

道德會元

都梁清庵筆蟾子李子道純元素述

道○道之可以無名者非真常之道也... 道○道之可以無名者非真常之道也... 道○道之可以無名者非真常之道也...



乃之信又云... 乃之信又云... 乃之信又云... 乃之信又云... 乃之信又云...

然竟則知



河沙妙德... 河沙妙德... 河沙妙德... 河沙妙德... 河沙妙德...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

變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赤真常之名天地
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虛心無為則能
見无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微妙即神
也微即形也知微而不知妙則不精知妙而不知
微則不備微妙兩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
十部傳經皆從此出是謂衆妙之門且道此經
出甚廣處

習

崑崙山頂上 元始黍珠中
父母所生口 終不為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惡鳥各反皆知善之
為善斯不善已善是不故有無相生有生有難易相
成事易以或反難長短相形短則長高下相傾高便
有聲音相和有聲有和前後相隨前後是以聖人志
惡處無為之事有無行不言之教其萬物作而不

辭忘生而無形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我夫惟不
居忘其是以不去忘去上声。一切

右二章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
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自居功成不居其德

首章休道之義使李者知同出異名之
理離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

習

一切欲出千般有
我道其中一也無

不尚賢使民不爭我
不貴難得之貨
不為盜物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情是以聖人虛
其心實其腹命弱其志
強其骨形常使民無知

無欲空諸
矣不致則無不治
右三章不而賢能則
可效則心定聖人治
資後無故能忘我此
了全性命矣

道冲而用之同弊或不盈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是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

習

實腹真常在 虛心通自命
不勞施十羽 笑定乾坤

右四章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冲而用之或不
盈虛中志我之謂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為萬物為芻狗
仁天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虛其猶橐
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習

為君明說破 太極未分前

右五章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
身養命亦復如是也

章運中而用之之遜也

習

三孔謂之素
無人摸得着

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 開

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右六章 地虛不昧 坤變無方 陰陽不測 一闕

天地長久 無自無出 三界法祿 尊

生無故能長生 不遇是以聖人 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無我

右七章 不自天地不自地 故生生不息 聖人不

道本至虛 至虛無始 透得此虛 太虛同體

上善若水 以柔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居善地 心善淵

所惡趨 故幾於道 居善地 心善淵 知善

與善仁 物言善信 政善治 化善事 善能成 動善

時夫惟不爭 故無尤 物我

右八章 後已先人 所謂水者 取柔

下之義 何物無爭 取無心

無爭神友 自足氣和平

下道點子 黃河幾度清

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而益 揣而銳之不可

金玉滿堂 吳知能守 而福

退歸來天之道 合德

右九章 持盈之不如其日 接上章上善若水

載營鬼 抱一能無離 離成知學 專氣致柔

能嬰兒 反朴還淳 除玄覽 能無疵 塵淨鑑明 愛民

治國能無為 不我道 泰時清 天門開 闔能為 唯出有

長而不宰 長上生 更有是謂玄德 道法自然

右十章 載營鬼 抱一能無離 離成知學 專氣致柔

長而不宰 長上生 更有是謂玄德 道法自然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三十幅共一轂 同力當其無 車有車之用

惟恐後世孝者持負不起又屬之以易
簡曰見察抱朴少私寡欲易取於人也

習

莫縱三心亂 無令一念在
見聞知竟法 無復可思量

絕學無憂 無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上善之與

惡相去何若 太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可畏荒兮其未

央哉 俗人恐孝力未至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

臺 嗚呼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嗚呼無欲

乘乘兮若無所歸 自然運象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者常憂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昏昏 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 俗人見識於外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門

俗人有分別 忽兮若晦 晦兮若無所止 無

聖人無彼此 忽兮若晦 晦兮若無所止 無

無眾人皆有以我獨示 似圖聖人獨無能 我獨異於

人 不辨方 而貴食母 未道

右二十章 絕孝者絕其所有也 故次之絕聖之後

精故常愛聖人 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 如求食

於母守孝 抱一而已 故無憂也 是謂絕孝無憂

才言絕孝 閉口便錯 廣識多知 轉轉不竟

人問万事都忘却 猶落他家第二機

孔德之容 無所惟道是從 於法道之為物 惟恍惟

忽 本然忽兮恍其中有象 此天恍兮忽其中有物 此

洞窈兮冥其中有精 此天其精甚真 無偽 其中有信

然窈兮冥其中有精 此天其精甚真 無偽 其中有信

天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歷劫常在 以閱衆甫

資 告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以此 ○

二十一章 上章云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 故次

道之物果何物乎 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 若謂

出 亦其參學眼若謂無亦未具 參孝學單竟作麼

巨古一物 了無人識 剔起眉毛 虛空露骨

曲則全 不枉柱則直 屈已窪則盈 窪則受益 弊則

新 晦則少 則得常足 多則惑 則亂 是以聖人抱一為

天下式 統衆不自見 故明弊則不自是 故彰窪則不

自伐 故有功 不自矜 故長 夫惟不爭 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 為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

哉 是真誠全而歸之 全其

右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 窪盈弊新 接上章孔德之

也 謙下故無爭 無爭則全 其本然抱元

守一復歸無極也 故曰誠全而歸之

真管他人短 休矜自己長 短長無二見 逾界不能裁

希言自然 開口不在 飄風不終朝 往則驟雨不終日

綿則乾為此者 是誰天地共知 天地尚不能久 尚

而况人乎 操暴故從事於道者 這道理者同於道 體

同德者同於德 二見失者同於失 無有同於道者 道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我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觀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我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觀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我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觀 亦樂得之 我同於道 我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 上

道

道常無名自無朴雖小天下不敢臣至侯王若能

守一萬物將自質天地相合惟德以降甘露新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制度名亦

既有好惡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右三十三章上章云有道者不處此云道常無名

知人者智見於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勇於自

勝者強不敢於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其所守者父死而不忘者壽

右三十三章內也內明者出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藏身

大道況兮備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

辭新功成不名有者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志其

常無欲寂然可名於小道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志其

自然可名於大道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藏身

右三十四章大道比其所守以之道則死而不亡故曰其可左右不失

執大象現之不見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

乎其無味無聲無臭無視之不足見無形聽之不足聞

右三十五章上章云夫未後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先也柔弱勝剛強柔弱常和魚不可脫於

右三十六章便知將歛未前先也未舉先知非天

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學道之也未舉先知非天

至求其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本水中物求異謀智

孔者反常也如魚離水則死也司一義聖人用推人而

故能成其夫稱量

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



既常人乎可不戒哉
極若流星 倏然不見
十方通塞中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將自化土以風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欲而民自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好靜而不欲以

不致夫知者 天下將自正為無為則

右三十七章 上章散明之道本無為有為即非常道長

聖人無為清民安泰以備其動便先克既竟便以

無名朴熟之朴本無死又日無名謂空也道無為

朴無名心無欲則自然復靜也靜之又靜天下將

正白

上德不德不尚 是以有德愈大下德不失德已德是

以無德愈失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感而遂通下德為

之而有以為有所作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物本無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有所作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

應以禮節物 攘臂而仍之挽如羊及力 故失道而

後德道失德而後仁 德失仁而後義 義失義而後禮

義夫禮者不忠信之薄 厚亂之首也 齊前識者道之

華求奇愚之始也 道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尚道訂居其實不居其華 尚誠實故去彼取此 呂反

右三十八章 上章云道常無為故吹之以上德不

道仁義近德可為進道之借此者德是作為多

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反德自德而反道

直道無為也前道者皆試也皆識者失道之始也

道者不第 未得三皇 何少謂去皇

昔之得一者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

不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

以生 自然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也天

無以清將恐裂 谷無以盈將恐竭 萬物無以生

將恐滅 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賤為本也高以下為基也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此其以賤為本也 象王非乎 豈不致致數車無車

右三十九章 上章云去彼取此謂去其未而取其

物之明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然歸之

五法落矣石貴與兩忘惟抱一也數車之名件無

一名車四合

一名車四合

一名車四合

一名車四合

得

得一中非為妙 運虛木是玄
中外知是妄 天外美弄天

及者道之動 便收來弱者道之用 政氣天下萬物生

於有物之母 有生於無 無名之天

右四十四章 物生於道之動 接上章貴以賤為木也 萬

只這有無相生之理 多少字人不知 無形未是無

頌

有無俱不立 信是道獨結
無有有無中得趣 方知老子沒雙雙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上士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多聞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因信不及 不笑不足

以為道大迷之下 故建言有之 出兩片明道若味

駢進道若退 類後夷道若類 而上德若谷 受人以

大白若辱 自收廣德若不足 不盈建德若偷 喻音

不露質直若渝 應變大方無隅 圭角大器晚成 其功

大音希聲 即聲之大象無形 隱無名乎 夫唯

道善貸且成 而已

右四十一章 無疑汝次之 以上士聞道夫道若味

若退若類 若偷若渝 不可得而見 聞可笑之由 惟

高上之票性 冲虛故能超然 直入不言而信 無

為而成之也 中人以下 未免半純半信 成者不

士笑侮之過 便可成上 勤行之也 善貸且成者 不

首一竟其初 便成可反 善人之不善 何奔之有

頌

中人猶擬議 下士特顯顯

莫顯顯 星在解子物在整

道生一虛無 注一生二陰陽 二生三陰陽成 三生

萬物三才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成於天地冲氣以為

和樂氣於人之所惡 惟孤寡不穀 仁之無偶 而王公

以為稱自 故物有果或損之而益 益者或益之而

損 損者人之所教 無非亦我義教之 我亦強梁者不

得其化 故大越吾侍以為教父 人之資入善

右四十二章 一者萬物之母 人之所惡 謂一無偶

是白稱卑 下謀檢也 謙者以受益 強者必招

禍 聖人長此 此以克已行 謙見不善而內自善也

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

不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謙不言之教 信之無為

之益 無為而天下希及之 者鮮

右四十三章 上章孤寡不穀 至謙也 故次之以至

信 無為之益 世對及之

名與身孰親 親者身與貨孰多 財多者得與失孰病 行

厚是故甚愛必大費 貪他底多 藏必厚亡 計便宜知

足不辱食 足止知止 不反得止 可以長久 常足

右四十四章 上章無為之益 謂有券則有損也 故

以本與身 則各得夫皆

焉也終不長久惟知
足知止可以長久

習

世間一切有
購伏游談心
購取師子乳
若鳥山花一樣春

天成若缺其用不弊
不自願故無壞
太盈若冲其用
不窮故無盡
大直若屈不肆
大巧若拙不特
大辨若
內光而躁勝寒
者雙青勝熱
首京清靜為天下正
言不懼躁勝寒
者雙青勝熱
首京清靜為天下正
能

右四十五章
上章知足不辱
故丈之以大成
若缺
不足者鄙大成
若缺大盈若冲
至於若及若拙
若
若者有餘而為
不足用之無盡
也故為天下正
人情多聚散
世道有興衰
惟有真常在
古今無改移

習

天下有道
去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
性逐
戎馬生於郊
意馬在罪
莫大於欲得
之身故知足
之足常足
知足者
貧亦樂

右四十六章
上章清靜為天下
正故次之以天下
正天下
下正則罷兵
事務農事故曰
却走馬以糞
無道則
不清靜不清
靜則天下不正
天下不正則
用威武
征伐故曰戎
馬生於郊曰
罪身言之清
靜則欲心
致故結句云
知足常足曰
脩身言之清
靜則欲心
止欲心止則
意馬狂放曰
戎馬生於郊
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
急走回來
故得一半
天下本無事
人心自着忙

習

天下本無事
人心自着忙

不出
知天下
不窺牖見天道
其出彌遠

習

其知彌少
外事是以
聖人不行而
至到張失
不見
而名即如來
物不為而成
不動一毫

右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
言有通之士
知內不
知外見外而
忘其內者知
見淺使矣
朝遊南岳
暮宿黃帝
不覺離桌
得來全不費工夫

為學日益
精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
功以至無為
無損無為而
無不為
取大下常以
無事
事百無
及其有事
有心便
不足以取天下
有為終

習

古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
內知也其出
於遠外
其益愈多
道者事事成
損易云山下
有澤損君子
以至無為
則萬民化而
天下歸往也
苟或妄
有作則亂而
難治故曰不
足以取天下
有李頭斷
無為事差
莫笑我儂窮
相態
從來賊不
打貧家

聖人無常心
任用以百姓
心為心
隨善者吾善之
從而不善者
吾亦善之
使善德善全
其信者吾信之
從而不信者
吾亦信之
反信德信至
信聖人在天下
其信不信者
業業為天下
渾其心殊途
同歸百姓皆
注其耳目
作事可法
聖人皆孩之
天下

其信不信者
業業為天下
渾其心殊途
同歸百姓皆
注其耳目
作事可法
聖人皆孩之
天下

右四十九章 上章云無事無事天下故次之以



信者從他信 善者從他善 若能如是矣 亦成類例是

生入死 死之門 生之徒 絕念 十有三 濟火死之徒

十有三 不齊 人之生 火動之死地 相連亦六

有三 水成火六 夫何故 使然 以其生生之厚 念然不

行 盡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虎兇 兇者房棟反

無 入軍不被申兵 無所投其角虎無 夫何故 有死

所 以其無死地 夫何故 有死

右五十章 柔弱者生之徒 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則能

大 則強明火 則水升火 則水相連則死

不 以死之徒 強者死 夫何故 有死

聖 水火既濟 夫何故 有死



信者從他信 善者從他善 若能如是矣 亦成類例是

生之 元始 德畜之 化生諸天 物形之 成象勢成

之 在元 是以萬物 有象 莫不尊道 而貴德 道生道之

尊 德之貴 夫莫知 爵而常 自然 故道 生

之 貴之 神長之 育之 無成之 執之 養之 復之 生

需不有 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右五十一章 善攝生者 以其無死地 故次之以道

可 見道本 無名 因長 養萬物 而名 可立 一切 有

受 命于天 成於地 稟氣於中 和皆道之 應也 故

道 而貴德 萬物莫不尊

天下有始 無名 天以 為天下 母 有名 既知其母

以 知其子 未 既知其子 復歸其母 反 沒身不殆

塞 其兌 內境 閉其門 外境 終身不勤 而治 開其兌

內 境 濟其事 入 終身不救 永失 見小曰明 知以守

柔 曰強 能 用其光 晞來 復歸其明 故去 無遺身 殃

是 謂襲常 直下 始末後 一 句 最極 切 脩 真 至 士 當 向

右 五十二 章 道生之 言 道之 始也 故次之 天下有

莫 教 踐 過 不 收 不 放 無 上 可 上 本 來 模 樣



信者從他信 善者從他善 若能如是矣 亦成類例是

使 我 介 然 有 所 夫 行 於 大 道 為 性 施 是 畏 講 法

大 道 甚 夷 坦 平 而 民 好 徑 好 去 聲 行 朝 甚 除 朝 音 漸

即 田 甚 蕪 荒 蕪 地 倉 甚 虛 空 階 服 文 彩 貪 帶 利 劍 噴 厭

飲 食 傷 財 貨 有 餘 不 止 是 謂 盜 夸 三 毒 非 道 也 哉 錯

右五十三章 上章云表常謂密用常道也故次之
下承常而密用若無所知則不能密用妄有作為
內為損塵所蔽外致業識所障無所見明三毒為
非道也哉

習

弄巧成拙 多煩早老
金玉滿堂 焉能常保
若於日用顛倒行
大地塵沙成空

善建者不拔 拔音根 善抱者不脫 蹄子孫祭祀不輟
綿脩之於身 脩其德乃真 全脩之於家 齊其德有餘
寬脩之於鄉 脩其德乃長 遠脩之於國 固其德乃豐
淳脩之於天下 天下其德乃普 道故以身觀身 內有
其德以家觀家 有一不德 以鄉觀鄉 有一不化 以國
不真 其德無餘 以天下觀天下 其德不普 吾何以知

觀國 其德不普 以天下觀天下 其德不普 吾何以知
天下之然哉 以此 諸不來

右五十四章 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 有所知則
善不拔也 以之脩身 觀心察性 心定則身之脩也
以之治國 觀民察已 民化則國之治也 天下有一
不善 則身自己政 化不善也 書云百姓有過 在予
一人 此之謂也 反觀諸已 心有一塵 染着 則是我
之性天 未明也

頌

觀曰非容易 觀家思更深
海茫茫終見底 人無不知心

含德之厚 退藏於密 比於赤子 純一不雜 毒蟲不螫 猛獸不攫
攫鳥不搏 我於物物亦忘我 最平最柔而握固
筋音斤 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 最平最柔而握固
神全

終日號而不啞 號平聲 和之至也 和曰常 天
然知常曰明 洞然益生曰祥 有益則心使氣曰強 氣動
物壯則老 剛折是謂不道 備不道早已 喪失
右五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 德之厚也 故次之以舍
也 赤子之心 純一無雜 於赤子者 不失赤子之心
心故能全其至精 終口號啼 其聲不絕 沖和所致
也 脩身以此 則能全其本 然其聲不絕 赤子之心
其赤子之心 純一無雜 於赤子者 不失赤子之心
發便不自覺 然而不遠 而知其聲不絕 赤子之心
苟不血氣 既盛又衰 心而使之愈盛也 氣血盛則
不道矣 是謂不道

習

欲識混元面 先存赤子心
此心常不昧 法律証黃金

知者不言 成之言者不知 三昧塞其兌 言閉其門 見
挫其銳 斃解其紛 執和其光 執同其塵 是謂玄同
貴之故不可得而親 處不可得而踈 形不可得而利
處不可得而害 德不可得而貴 能不可得而賤 志故
為天下貴 真常獨存

頌

絕言無害 無親便不踈
多言應有失 爭以備虛聲

右五十六章 含德之厚 則能絳默 故次之以知者
人云非道不可言 不可言即道正謂此
也 予謂多言 利終無害 無親便不踈
以正治國 不備以奇用兵 無謀以無事取天下 無執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性備 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

萬載繁輝

大國者下流若水天下之交附下天下之牝牝牝牝牝

常以靜勝牝牝牝牝以靜為下牝牝牝牝故大國以下小國

則取小國牝牝牝牝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牝牝牝牝或下

以取牝牝牝牝或下而取牝牝牝牝大國不過欲兼牝牝牝牝畜人牝牝牝牝

其所欲牝牝牝牝故大者宜為下牝牝牝牝夫兩者下順各得

右六十一章牝牝牝牝下則樂水歸之牝牝牝牝柔勝剛牝牝牝牝靜勝動牝牝牝牝

而道愈高牝牝牝牝身愈退而德愈進牝牝牝牝謙尊而

先卑而不可喻牝牝牝牝故曰大者宜為下牝牝牝牝

頌曰

大不敵小牝牝牝牝小不敵大牝牝牝牝好笑好笑牝牝牝牝不敵不敵牝牝牝牝

道者萬物之與牝牝牝牝無不善人之賢牝牝牝牝至善人之所保

道善美言可以市牝牝牝牝是以尊行可以加人牝牝牝牝足去出眾

之不善牝牝牝牝亦何棄之有牝牝牝牝故立天子置三公牝牝牝牝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牝牝牝牝不日求以得牝牝牝牝有底有罪以

免耶牝牝牝牝於人故為天下貴牝牝牝牝且成

右六十二章牝牝牝牝接上章之義牝牝牝牝與者大也牝牝牝牝實者貴也牝牝牝牝

未嘗離也牝牝牝牝舉無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牝牝牝牝

什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牝牝牝牝拱壁與馬不足為貴牝牝牝牝

如坐進此道牝牝牝牝已以安百姓牝牝牝牝先之以好惡牝牝牝牝而民不

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牝牝牝牝示之以好惡牝牝牝牝而民不

是之不責牝牝牝牝人常善教人故無牝牝牝牝齊人求則與之牝牝牝牝

免故天下尊之牝牝牝牝以

為無為牝牝牝牝於神事無事牝牝牝牝於心味無味牝牝牝牝於形大小多少牝牝牝牝

報然以德牝牝牝牝於人圖難於其易牝牝牝牝其聲易破牝牝牝牝為大於

其細易散牝牝牝牝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牝牝牝牝至者天下之大事

必作於細牝牝牝牝積小是以聖人終不為大牝牝牝牝自聖人故能成

其大成牝牝牝牝夫聖人必寡信牝牝牝牝失之易多牝牝牝牝易必多難牝牝牝牝

是以聖人猶難之牝牝牝牝不可故終無牝牝牝牝莫失之難

右六十三章牝牝牝牝為無為牝牝牝牝於上章萬物之與牝牝牝牝無為無為

味也長此三者牝牝牝牝道之與也牝牝牝牝大者小者牝牝牝牝多者少者牝牝牝牝

以德報之牝牝牝牝圖難於易牝牝牝牝為大於小牝牝牝牝為大於小牝牝牝牝

聖不自聖牝牝牝牝功業大成牝牝牝牝不自為大牝牝牝牝天不自天牝牝牝牝成天者物

必自細外牝牝牝牝高必自卑牝牝牝牝難事易成牝牝牝牝易事難成牝牝牝牝

可自細外牝牝牝牝高必自卑牝牝牝牝難事易成牝牝牝牝易事難成牝牝牝牝

其安易持牝牝牝牝易去聲牝牝牝牝下同其未兆易謀牝牝牝牝謀始其脆易破

亂治之於合抱之木牝牝牝牝生於毫末牝牝牝牝至微九層之臺起於

壘土積小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牝牝牝牝至遠為者敗之謹始

執者失之 不謹則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不無執故 無失善抱 故民之從事 有所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謹 焉得慎終始則無敗事 初心不昧是以聖人欲不 欲不欲 不貴難得之貨 物學不學 學人之復 衆人 之所過 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者法

右六十四章 接上章之義 其安易持 言作事謀始 戒物之前 則心易正 情易絕 苟治事於已 亂遠 於已 萌不亦難乎 積小成大 不可救也 故易有 覆 覆之故 其所以由來者 報矣 由辨之不早 辨也 繫云 惡不積 不足以成身 又云 惡積而不可解 可不成 之我苟有覺 於已差之 後 篤力而反 猶可復元 終 末先易謀也 又云 苟若 敗執者 失戒之 猶切 聖人

事人之不學 故人之不教 無執無為 終始如一 未 無危殆 若向這裏會得 凡事盡矣 焉有敗失事之 復初九 以之蓋此道者 其惟願子乎 差之蓋此道者 其惟願子乎 急走可來 猶恐第二 臨厓馬失 補漏遲 知到江心 補漏遲

古之善為士者 非以明民 不知將以愚之 其政民之 難治 以其智多 察察以智治國 國之賊 道之以知 不 以智治國 國之福 道之以德 此兩者 亦楷式 反口 寬 則得衆 盡常知楷式 從長 是謂玄德 道玄德深矣 遠 矣 愈探愈深 與物反矣 法不與萬 然後乃至大順 順化 矣 愈求愈遠 與物反矣 法不與萬 然後乃至大順 順化 矣 右六十五章 其安易持 反善之速 也故次之 善為 士者 非以明民也 言無為 寬大治平

天下民之福也 有為嚴謹 宰制下民 國之融也 民 之難治 以其多事 是以聖人以無為 清靜治國 使 夫知者 不敢為 難與物反 久貫自然 民遂其生 復 百倍之慶 天下治平 成大道之化 虛此道者 是謂 德文

領曰 二切有為法 三千六百門 從頭都勘過 皆是非精意 推吾獨抱無名村 無限靈覺 倒赤瞳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 大潤故能 為百谷王 異以聖人欲上民 以言下之 謙欲先 民 以身後之 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其德處前 而民不害 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樂者 洛○以 服 以其不爭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和平

右六十六章 善為士者 卑以自牧 故次之以江海 民忘其勞 為百谷王 即上善若水之義 以言下 德遠通也 備真志上 以早自教 則身能 上善若水 利物無窮 真余送石 馮堪潛通 有意留人 下里月 無心送客 一枕風

天下皆謂我道大 萬物似不肖 夫惟大 無可故 似不肖 甚麼若肖 久矣 其細也 夫便不 大 我有三寶 不直保而持之 珍重 一曰慈 二曰儉 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 無不 儉故能廣 無不 不敢 為天下先 故能成其器長 無不 今捨其慈 且勇 為其儉 且廣 捨其後 且先 死矣 死之 夫故

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以守則固。能守，天將救之。德

是以慈衛之。聖人守位曰仁。
右六十七章 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為百

下故以不肖流俗皆尚廣大檢梁血氣之勇也。殊
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
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貞勇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
爭。善用人者為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
之力。是謂配天。是謂古之極也。

右六十八章 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
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行而不武。攘無臂。攘而羊。反仍無敵。

不執無兵。為禍莫大於輕敵。勇於敵。輕敵幾喪吾寶。
去聲。下。故玩兵相加。哀者勝。仁人之兵。

右六十九章 按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
至於哀者勝皆不怒無爭之謂

吾言甚易知。而己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信不莫

能行功不言。有宗廟。道事有君。見道夫惟無知。自
是以不我知。明不知我者希。知者則我者貴。承當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 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傷。故次之以

信不及也。間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
及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含華隱耀也。

知不知。上知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惟恐是以不病。
妄知。聖人不病。知以其病病。忘其甚。是以不病。無所

右七十一章 無所不知。不知上。按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
無所不知。不知不自以為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

民不畏威。無則大威至。自愛無狹其所居。肆情無
厭其所生。厭平聲。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不厭。是以

取此。去。反。
右七十二章 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
人不知。大威無狹其所居。肆情無厭其所生。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通者

是

習

苦勞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
可於貪欲者 知味不知廉

勇於敢則殺 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 柔弱者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有殺天之所惡 惡身路反。孰知其故

不知則是以聖人猶難之 不取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物競物不言而善應 和之則應不召而自來 動感而通 緘然而善謀 自然無所不克 天網恢恢 無外疎而不失 難疎闊物 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 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 敢於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不威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 也勇於不敢善理之勇也

習

取勇常輕死 頑牛不畏鞭 試者在劣者 鼻孔幾當穿

民不畏死 肆情奈何以死懼之 故曰若使民常畏死 而為奇者 無情吾得執而殺之 故過執敢肯常有司

殺者 天不夫代司殺者殺行家 是謂代大匠斲事 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 自取

右七十四章 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 欲遂其生故不畏死又加之刑業使民畏死則是不

容也常有司殺謂天不可欺也代司殺者謂掌刑 罰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 用刑之極有傷和氣也聖 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

習

虛空無聲 牆壁有耳 更問如何 勞胃便極 倚天長劍 運大寒

民之飢荒以其上食稅之多 厚賦則心荒是以飢不

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則亂是以難治常不 民之輕死命以其求生之厚 無厭是以輕死危亡夫

惟無以生為者 其生是賢於貴生 故長生 右七十五章 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飢民之 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 之以德則民歸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

習

智慧皆為痴 聰明皆是塵 性海自澄澄

民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堅強 散和氣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 故堅強者死之徒 剛暴強 柔弱者生之徒 柔弱者是以兵強則不勝 強則木強則折 木強則折 強大處下 柔弱者處上 處

則木強則折 木強則折 強大處下 柔弱者處上 處 界廣之象

右七十六章 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 氣故天下多刑暴以無為清靜備已 足以及回和氣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 悅服何兩暴之有是以備齊治平皆以柔和為本 以丹道言之和氣存則水火交濟 和氣散則水火相違故柔弱者處上

習

柔弱者處上 剛強者處下 爭如養太和 道遠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稱物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損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衰多天之道理損有餘而補 不足 益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 損人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損人唯有道有是是以聖人為

損人唯有道有是是以聖人為 損人唯有道有是是以聖人為

而不恃功成不估其不欲見賢見音見

右七十七章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

道者則天而行損益性損多益寡損日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為

得

益之常不足損則却實利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不其無以易之無物柔勝剛者勝已弱勝強者勝天下

莫不知其知所莫能行是以聖人言知受國之始

能為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為天下王

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按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

甲下故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皆

得

終觀隨圖無窮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安可以為善錯是以聖人執

左契誠信及物不責於人己故有德司契情

無德司徹神疲天道無私至常與聖人惟道

右七十九章按上章剛柔之義以思和怨已思然

兩志則民自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夫通為明漸殊

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為善

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

得

不明斷和氣施恩慈禍歎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軼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安其居樂其俗

之聲相聞內境不出

右八十章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

足而不得見用則民自無欲無欲不遷不遷無爭

道無安守常分服食與君常樂於

得

本來自現堂堂無為境界能小能大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不善養生知者不博

不增既以為人已愈有用之既以與人已愈多

天之道生利而無害

爭

右八十一章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

華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

見於外故曰不積善其無象故其所存愛養萬物不為

全真視之不積善其無象故其所存愛養萬物不為

容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為而不爭非常道可名非

終踐前八十章之益也

常名不言之教無為之益若言自然淡乎無味
 道若退明道若未實德若不足大白若厚日希白
 矣能此惟美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
 等語雖不可聞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五等善
 美於善終不買也故曰美言不信若拙者若
 若朴若拙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不自是不自
 也尚奇務貨自高自矜不自伐不自是不自
 政者於欲不長威不長死不自是不自是不自
 不識昭昭見天道已上皆不關其門也不出
 其光者不其不道不言而信不見其名無其
 皆居無厭其所生聞其名濟其事拾餘且廣捨
 且先不為其所長少私寡欲見素抱朴墜
 奔義絕巧詐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朴墜
 至無身去其去其去其去其去其去其去其去
 德之義也至於全無事無效已上皆不
 用化之不可此物不與之長惟是成之
 道主成之不可此物不與之長惟是成之
 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無私惟是成之
 也聖人之道守唯德一處行不義而後已
 先而不同道同於德同於方而不割直而不
 光而不同道同於德同於方而不割直而不
 齊至者死不相往來皆足民反其忘其披此
 字八用久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
 至是日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
 作是日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
 劍門前利辛著
 無爭功不問
 萬化尊歸集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又自號
 瑩嬾子是書乃其門人蔡志隨所編次題曰中和
 集者蓋取其師靜室名也前集上卷曰元門宗旨
 曰書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秘訣下卷曰問答語錄
 曰全真活法後集上卷曰論曰說曰歌中卷曰詩
 下卷曰詞曰隱語大旨盡闕一切爐鼎服食修煉
 之說而歸於冲虛渾化與造化為一前有大德丙
 午杜道堅序蓋世祖時人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

〔元〕李鵬飛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元參贊

延壽書五卷》提要

三元延壽參贊書序

三元延壽參贊書序

深一

達為良相未達為良醫先正語也輔佐天子使膏澤沐於黎庶宰相之職體國惠民使疾苦轉為歡欣醫者之事然苟德澤所加刀圭所濟止於暫而不傳於久則不足以稱良之名惟夫利用厚生天下自任制禮作樂布在方冊千萬世之下受其賜者如親見臯夔稷契伊周明脉病證治而密知井俞榮經合而針具載方書千萬世之下受其惠者如親見雷公歧伯附俞扁此醫相之所以為良也。歟。余自福建道奉詔入覲遠塗頓疾屢藥未應至饒州石門聞池州建德有儒醫李澄心疾馳以召至而診曰可謂果一藥愈他日論養生術曰已撰集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救急方一集欲銀諸梓以為天朝躋民壽域之助觀其書則奇而法其用心活人如此可謂醫之良者矣余嘉之就成其志以壽其傳衛生者宜爭先快觀云至元辛卯冬仲上澣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唐兀

解序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者事也是編所載皆德念室欲之類其亦修身之要歟錄之梓以廣其傳讀者其勿以淺近而忽之至元四年戊寅良月望日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和元沐跋

余友李澄心曩尋母數百里外過母家多難以藥活二十八人時未深乎醫嘗以倖為慊求正於余余敬愛之為無隱焉然其天性穎悟有言必覺又心不苟取不倦醫以是活人也多皓首相逢曰醫之功大矣然耳目所及焉得人人而濟之伊欲咸知自衛使疾寡而不跌脉藥可乎出書以示觀之真衛生寶也就為校正勉以錢梓曰予自是遇矣謾記歲月至元辛卯良月日廬山近訥葉應和跋澄心老人作三元參贊書以示余觀其自叙云他書可有也可無也此書可有也必不可無也初則疑焉及反復讀之始如菽粟之甘非識正味者不嗜也自後世金丹吐納熊經鳥伸之說行其視上古聖人所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起居有常不妄作勞者漠然而不

加省舉世皆然也今是書之作傳聞有異首以三元一定之數為綱繼以起居飲食之節為目凡經書之要有傳記之附載方書之禁忌卦畫之圖說條列章灼使人曉然於日用之間而每致夫戒慎之心使物欲之伐不行於內六氣之診不乘於外則心平氣和盎然如四時之春薰陶涵養以求合乎古道之自然所謂三元之壽者庶可冀其髣髴也詩云逝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則是書之謂矣所謂必不可無者豈妄言哉澄心求跋綴此數語於後云至元壬辰春既望竹居道人姚樾書

三元延壽參贊書九華李澄心尋母之准道遇至人所授者也既得其經乃久而傳之以古聖賢神仙之語一是本諸人情以奉天道所謂愚不肖可以與能焉可以與行焉是則參贊之大者也爰贊厥志為壽諸叢以惠聖天子之元元云至元壬辰季春上澣朝列大夫饒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塔海序儒醫澄心李君教人衛生而名其書曰參贊

大哉言乎非取中庸所謂贊化育參天地者乎天地以生生為心人能助天地之生生則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此吾道大功用也天下固無二道然醫家者流本無是言非儒而醫者奚足以知之世俗業醫名為活人其實常欲其術之售或盼盼然惟恐眾生之有病今澄心之書顧乃切切然惟恐眾生之有病自今家有是書人用是說各自愛其天地父母之身則亦無所事於醫矣眾人之醫以醫為功澄心之醫獨以無病可醫為功切意神聖工巧雖若秦越人淳于意華佗褚澄輩論其用心猶恐未及於是仁矣哉澄心之為心也書有諸公題跋乃復徵于同府一語以模寫其心事予不能作醫家語輒以儒家語繫其後至元甲午立冬豫意周天驥書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

終其天年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故半百而衰也又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知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復壯壽命與天地無窮此僕養生延壽之書所由作歟所謂養生者既非爐鼎之訣使憚於金石之費者不能為又非吐納之術使牽於事物之變者不暇為郭橐駝有云駝非能使木壽且厚也以能順木之天而致其性焉耳僕此書不過順夫人之天皆日用而不可缺者故他書可有也可無也此書則可有也必不可無也僕生甫二周而生母遷于淮比杜失所在哀號奔走淮東西者凡三年天網莫衷見母於斬之羅田自是歲一涉淮一自道出龐居士舊址遇一道人綠髮童顏問其姓曰官也問所之曰採藥與語移日清越可喜同宿焉道人夜坐連旦問其齒九十餘矣請其所以壽曰子聞三元之說乎時勿勿不暇扣後十年戊辰試太學至禮部少憩飛來峯下忽復遇其人貌不減舊始

異之携手同飲因詰向語道人曰此常理耳
余稽首請之曰人之壽天元六十地元六十
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歲不知戒慎則日加
損焉精氣不固則天元之壽減矣謀為過當
則地元之壽減矣飲食不節則人元之壽減
矣當實齋而不知所愛當禁忌而不知所避
神日以耗病日以來而壽日以促矣其說皆
具見於黃帝歧伯素問老聃莊周及名賢書
中其與孔孟無異子歸以吾說求之無他術
也復為余細析其說且遺以二圖余再拜謝
○晝夜以思之前之所為其可悔者多矣於是
以其說搜諸書集而成編以自警焉僕年七
十父年且九十一矣蒙恩免役侍奉他無以
仰報明時願錄諸梓與眾共之庶讀者詳焉
不敢以父母遺體行殆安樂壽考以泳太平
似於天朝好生之德不為無補云皆至元辛
卯歲菊月吉旦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序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一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人說

天地之間人為貴然圓於形而莫知其所
貴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象日月毛髮肉
骨象山林土石呼為風呵為露喜而景星慶
雲怒而雷霆迅雷血液流潤而江河淮海至
於四肢之四時五臟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
是者吾身天地同流也豈不貴乎按歲教父
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胎地水火風眾緣和合
漸得生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
七日如鞋襪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
胎名攝提頭及兩臂脛五種相現六七日有
風名旋轉兩手足四相現七七及八七日手
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
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
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
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
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左右
二邊各生五十條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條

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
 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安置兩眼通諸出入
 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
 咽喉胃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
 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
 目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命意二十
 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手二十指節至一
 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
 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
 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
 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
 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
 毛爪甲悉皆生就二十八七日生屋宇園池
 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鰲或白
 三十七日鰲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
 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肢體具足三十
 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
 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名藍花能令長
 伸兩臂轉身向下次有趨下風能令足上首
 下以向生門是時也萬神必唱恭而生男萬

神必唱奉而生女至於五臟六腑筋骨髓腦
 皮膚血脉精氣水脈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
 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髮莫不
 各有其神以主之然則人身豈易得哉鞠育
 之恩又豈淺淺哉夫以天地父母之恩生此
 不易得之身至可貴至可寶者五福一曰壽
 而已既得其壽則富貴利達致君澤民光前
 振後凡所以掀揭宇宙者皆可為也蓋身者
 親之身輕其身是輕其親矣安可不知所守
 以全天與之壽而有以盡事親之大乎或曰
 嬰孺之流天真未割禁忌飲食又無所犯有
 至天枉者何歟曰此父母之過也為父母者
 或陽盛陰虧或陰盛陽虧或七情鬱於內或
 八邪襲於外或母因胎寒而餌煖藥或父以
 陰萎而餌丹藥或胎元既充淫慾未已如花
 傷培結子不實既產之後稟賦怯弱調養又
 失其宜驕惜太過睡思既濃尚令咀嚼火悶
 既煖猶令飲酌厚衾重覆且令衣著撫背拍
 衣風從內作指物為虫驚因戲譴危坐放手
 我笑渠惡欲令喜笑肋脇指戲雷鳴擊鼓且

與掩耳眠卧過時不令早起飲食飽餒不與
戒止睡卧當風恐嚇神鬼如此等事不一而
已斯言也演山省翁之至言也父母者因是
而鑒之則後嗣流芳同此一壽豈不偉歟

天元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人道有不可廢者莊周乃曰人之可畏者
衽席之間不知戒者過也蓋此身與造化
同流左為腎屬水右為命門屬火陽生於
子火實藏之猶北方之有龜蛇也膀胱為

左腎之腑三焦為右腎之腑三焦有脂膜
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
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
中焦在中腕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
動系分布人身方其湛寂慾念不興精系
散於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
然翕撮至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輪焉而
去可畏哉嗟夫元炁有限人慾無涯火生
於木禍發必剋尾閭不禁滄海以竭少之
時血炁未定既不能守夫子在色之戒及

其老也則當寡慾關心又不能明列子養
生之方吾不知其可也麻衣道人曰天地
人等列三才人得中道可以學聖賢可以
學神仙況人之數於天地萬物之數但今
之人不修人道貪愛嗜慾其數消滅只與
物同也所以有老病夭殤之患鑒乎此必
知所以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壽矣
慾不可絕

黃帝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
疾又曰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

而和之是謂聖度聖人不絕和合之道但
貴於閉密以守天真也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

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

日一泄此淫語也所稟者厚食飲多精力
健或少過其度擊之并馬源深流
長雖隨風隨滿猶懼其竭也若所稟者薄
元氣本弱又食減精耗損強而為之是怯
夫而欲竭竭之術
適以劇虎牙耳

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
尚壯盛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癱
疾

彭祖曰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若念頭真正無可思者大佳長年也又曰人能一月再泄精一歲二十四泄得壽二百歲名醫論曰思慾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為白淫而下因是入房太甚宗筋縱弛

書云男子以精為主女子以血為主故精盛則思室血盛則懷胎若孤陽絕陰獨陰

無陽慾心熾而不遂則陰陽交爭乍寒乍

熱久而為勞富家子唐靖齋發于陰至爛而不可泄也史記濟北王侍人韓女病腰背痛寒熱倉公曰病得之欲男子不可得也

慾不可早

齊大夫褚澄曰羸女則養血宜及時而嫁

弱男則節色宜待壯而婚

書云男破陽太早則傷其精悉女破陰太

早則傷其血脉

書云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

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

書云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悉

早泄未完而傷

書云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苛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

慾不可縱 黃庭經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

彭祖曰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千裏不如獨卧

老君曰情慾出於五內竟定覺靜生也情慾出於膏臆精散神感死也

彭祖曰羨色妖麗嬌妻盈房以致虛損之

禍知此可以長生

陰符經曰淫聲羨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

人若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

愛慾則流浪生死之海害生於恩也

全元起曰樂色不節則精耗經用不止則

精散聖人愛精重施髓滿骨堅

書云年高之時血氣既弱覺陽事輒盛必

慎而抑之不可縱心竭意一度不泄一度

火滅一度火滅一度增油若不制而縱情

則是膏火將滅更去其油

莊子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

春秋秦醫和視晉侯之疾曰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玄樞曰元氣者腎間動氣也右腎為命門精神之所舍愛惜保重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地同壽

元氣論曰嗜慾之性固無窮也以有極之性命逐無涯之嗜慾亦自斃之甚矣

仙經云無勞爾形無捨爾精歸心靜默可

以長生經頌云道以精為寶寶持宜秘密施人則生人留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

况空廢棄棄損不覺多衰老而命墜

仙書云陰陽之道精液為寶謹而守之後天而老

書云聲色動蕩于中情愛牽纏心有念動有着畫想夜夢馳逐於無涯之慾百靈疲役而消散宅舍無寶而傾頹

書云恣意極情不知自惜虛損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風則折將潰之岸值水先頹

苟能愛惜節情亦得長壽也

書云腎陰內屬於耳中膀胱脉出於目眇目盲所視耳閉厥聰斯乃房之為患也

書云人壽天在於搏節若將息得所長生不死恣其情則命同朝露

書云慾多則損精人可保者命可保者身

可重者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肺精不交肌肉消瘦腎精不固神氣減少脾精不堅齒髮浮落若耗散真精不已疾病隨生死亡隨至

神仙可惜許歌曰可惜許可惜許可惜許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妬百神泣送精

光去三尸喜七鬼怒血敗氣衰將何補尺宅寸田屬別人玉鑪丹竈阿誰主勸世人休戀色戀色貪淫有何益一神去後百神

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待說說不得臨時下口泄天機

慾不可強

素問曰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註云強力入房也強力入房則精耗精耗則

腎傷腎傷則髓氣內枯腰痛不能俯仰
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
長活

書云陰痿不能快慾強服丹石以助陽腎

水枯竭心火如焚五臟乾燥消渴立至近

曰少水不能滅
或火或為瘡瘍

書云強勉房勞者成精極體瘦厄羸驚悸

夢泄遺溼便濁陰痿小腹裏急面黑耳聾

真人曰養性之道莫強所不能堪爾抱朴
子曰才不逮強思之力不勝強舉之傷也
甚矣強之一字真戕生伐壽之本夫飲食
所以養生者也然使醉而強酒飽而強食

本有不戒以害其身況慾乎慾而
強元精去元神離元氣散戒之

慾有所忌

書云飽食過度房室勞損血氣流溢滲入

大腸時便清血腹痛病名腸癖

書云大醉入房氣竭肝傷丈夫則精液衰

少陰痿不起女子則月事衰微惡血淹留

生惡瘡

書云然燭行房終身之忌

書云忿怒中盡力房事精虛氣節發為癰

疽恐懼中入房陰陽偏虛發厥自汗盜汗

積而成勞

書云遠行疲乏入房為五勞虛損

書云月事未絕而交接生白駁又冷氣入

內身面萎黃不產

書云金瘡未差而交會動於血氣令瘡敗

壞

書云忍小便入房者得淋莖中痛面失血

色或致胞轉臍下急痛死

書云或新病可而行房或少年而迷老世

事不能節減妙藥不能頻服因茲致患歲

月將深直待肉盡骨消返寃神鬼故因油

盡燈滅隨竭人亡添油燈壯補髓人強何

干鬼老來侵總是自招其禍

書云交接輪罵必動三焦心脾腎也動則

熱而慾火熾因入水致中焦熱鬱發黃下

焦氣勝賴累上焦血走隨痰熱行於大便

黑溏男女同室而浴者多病此

書云服腦麝入房者關竅開通真氣走散

重則虛眩
輕則腦瀉

本草云多食葫行房傷肝面無光

書云入房汗出中風為勞風

書云赤目當忌房事免內障

書云時病未復作者舌出數寸死三國志

已差華陀視脉曰尚虛未復勿為勞事色

復即死死當舌出數寸其妻從百里外省

慾有所避

孫真人曰大寒與大熱且莫貪色慾

書云凡大風大雨大霧雷電霹靂日月薄

蝕虹霓地動天地昏冥日月星辰之下神

廟宇觀之中井窰圓廁之側塚墓屍柩之

傍皆所不可犯若犯女則損人神若此時

受胎非止百倍損於父母生子不仁不孝

多疾不壽

唐魏證令人勿犯長命及諸神降日犯淫

者促壽及保命訣所載

朔日減一紀望日減十年晦日減一年十五

初八土弦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年二

分二至二社各四年庚申甲子本命減

二年正月初三萬神都會四十六三

官降二月二日萬神會三月初九牛鬼

神降犯者百日中惡四月初四萬佛善

化犯之失瘡初八夜善惡童子降犯者

血死五月三箇五日六日七日為九毒

日犯者不過三年十月初十夜西天王

降犯之一一年死十一月一十五日掠剽

大夫降犯之短命十二月初七夜犯之

惡病死二十日天師相交行道犯之促

壽每月二十八人神在陰四月十月陰

陽純用事已上日辰犯淫且不可況婚

姻手按庚申論曰古人多盡天數今人

情恣色暗犯禁忌陰司滅其齡華能及

百歲者幾何人哉蜀王孟昶納張麗華

於觀側一夕迅雷電火張氏燬道士李

苦冲於上元夜見殿上有朱履衣冠之

士面北而立廊下羅列罪人有女子甚

苦白其師唐洞卿曰此張麗華也昔

寵幸於此數億萬真所致由是

觀之天地間禁忌不可犯也

詞續有方

建平孝王妃姬等皆麗無子擇良家未笄

女入內又無子問褚澄曰求男有道乎澄

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

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

嫁皆欲陰陽完實然後交合而孕孕而

育育而子壯強壽今也不然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王曰善未再蒼生六男

書云丈夫勞傷過度腎經不煖精清如水精冷如冰精泄聚而不射皆令無子近此
精
傷
敗

書云女人勞傷氣血或月候愆期或赤白帶下致陰陽之氣不和又將理失宜食飲不節乘風取冷風冷之氣乘其經血結於子臟皆令無子

書云月候一日至三日子門開交則有子

過四日則閉而無子又經後一日三日五日受胎者皆男二日四日六日受胎者皆女過六日胎不成

凌霄花凡居忌種此婦人聞其氣不孕

妊娠所忌

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不可縱怒疲極筋力冒觸邪風二月足少陽膽合於肝不可驚動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不可縱慾悲哀觸冒寒冷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不可勞逸五月足太陰脾養肉不可妄思

飢飽觸胃卑濕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不得雜食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不可憂鬱斗

呼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以養氣勿食燥物九月足少陰腎養骨不可懷恐房勞觸胃生冷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以太陽為

諸陽主氣使兒脉絡皆成六腑調暢與母分炁神炁各全俟時而生所以不說心者以心為五臟主如帝王不可有為也若將理得宜無傷胎臟又每月不可針灸其經如或惡食但以所思物與之食必愈所忌之物見食物門中

太公胎教云母常居靜室多聽美言講論詩書陳說禮樂不聽惡言不視惡事不起邪念今生男女福壽敦厚忠孝兩全

演山翁云成胎後父母不能禁慾已為不可又有臨產行淫致其子頭戴白被而出病夭之端也

嬰兒所忌

書云兒未能行母更有娠兒飲妊乳必作魁病黃瘦骨立發熱髮落

書云小兒多因缺乳喫物太早又毋喜嚼

食喂之致生病病羸瘦腹大髮堅萎困

養子直訣云喫熱莫喫冷喫軟莫喫硬喫

少莫喫多真妙法也

書云毋淚勿墮子目中令目破生翳

鎖碎錄云小兒勿令指月生月蝕瘡勿令

就瓢及瓶中飲水令語訥又衣服不可夜

露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一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二

深三

九華泄心 若人李 飛集

地元之壽起居有常者得之

人之身仙方以屋子名之耳眼口鼻其總

隔門戶也手足肢節其棟梁椽桶也髮毛

體膚其壁瓦垣牆也曰氣樞曰血室曰意

舍曰倉廩玄府曰泥丸絳宮曰紫房玉闕

曰十二重樓曰貴門曰飛門曰玄牝等門

蓋不一也而有主之者焉今夫屋或為暴

風疾雨之所飄搖螻蟻之所侵蝕或

又為鼠竊狗盜之所損壞苟聽其自如而

不之檢則日積月累東傾西頽而不可處

矣蓋身者屋也心者居屋之主人也主人

能常為之主則所謂牕戶棟椽垣壁皆完

且固而地元之壽可得矣

養生之道

老子曰人生大期百年為限節護之者可

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耳衆人大言而

我小語衆人多煩而我少記衆人悻暴而

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淡然無為神氣自

滿以為不死之藥

莊子曰能尊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年尊爵者皆重失之

孫真人銘曰怒甚偏傷恚思多太損精神

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噴亥寢鳴

雲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

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書云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循禮節

以身世循財利四循不置心為之病矣

陶隱居云萬物惟人靈且貴百歲光陰如

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疾苦為身累

喜樂

書云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

不存皮華焦

書云喜怒不節生乃不固和喜怒以安居

書云喜怒不節生乃不固和喜怒以安居

書云喜怒不節生乃不固和喜怒以安居

處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書云喜怒不測陰氣不足陽恚有餘榮衛不行發為癰疽

聚書云喜則氣和性達榮衛通行然大喜

傷心積傷則損故曰少喜則神不勞

淮南子曰大喜墜陽

唐柳公度喜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健或

求其術曰吾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

恚海常溫耳

東樓法語曰心喜則陽恚散是故抑喜以

養陽氣

忿怒

書云忿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少怒則形侏

悄悄忿恨則損壽怒日久視日月則損明

書云大怒傷肝血不榮於筋而氣激矣氣

激上逆嘔血殮泄目暗使人薄厥

書云切切忿怒當止之盛而不止志為之

傷喜忘前言腰背隱痛不可以俛仰屈伸

書云多怒則百脉不定又多怒則鬢髮焦

筋萎為勞卒不死俟五臟傳徧終死矣樂

力不及苟能改心易志可以得生

隱居云道家更有願生旨第一令人少嘆

志

書云當食暴噎令人神驚夜夢飛揚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

名醫叙論曰世人不終者壽皆由不自愛

惜忿爭盡意聚毒攻神內傷骨髓外乏肌

肉正氣日衰邪氣日盛不異舉滄波以注

燭火類華嶽以斷涓流

先賢詩曰怒无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

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悲哀

書云悲哀憔悴哭泣喘乏陰陽不交傷也

故吊死問病則喜神散

書云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

久而陰縮拘攣兩脇痛不舉

書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而陽炁內動發

則心下潰彼數血也

書云大悲伐性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上

焦不通榮衛不舒熱氣在中而氣消又云

思慮

悲哀則傷志毛悴色夭竭絕失生近謂云肺出氣

因悲而氣耗不行所以心氣急而消矣夫

心王志腎藏志悲屬商因悲甚則失精陰

縮因悲而心不樂水

火俱離神精喪亡矣

黃帝曰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

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

散可壽百數也

彭祖曰凡人不可無思當漸漸除之人身

虛無但有遊氣氣息得理百病不生又曰

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不思食不思聲色

不思勝負不思失得不思榮辱心不勞神

不極但爾可得千歲

庚桑楚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

營

靈樞曰思慮怵惕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

失破惛脫肉毛悴色夭

書云思慮過度思慮無時鬱而生涎涎與

氣搏升而不降為憂氣勞思食五噎之病

書云思慮則心虛外邪從之喘而積氣在

中時害於食又云思慮傷心為吐血為髮

焦

書云謀為過當飲食不敵養生之大患也

諸葛亮遣使至司馬管懿不問戎事但以飲食及事之繁簡為問使答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飲食不數升懿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後果然然矣

張承節云勞經言瘵證有虫患者相繼決

無是理只譬如俗言昔有一不曉事人嘗

陰與一女人情密忽經別離念念不舍失

寐忘食便覺形容瘦悴不償所願竟為沉

痾

士人有觀書忘食一日有衣紫人立前曰

公不可久思思則我死矣問其何人曰我

殺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蓋思則氣結而氣血俱虛疾至天枉也

憂愁

靈樞曰內傷於憂愁則氣上逆上逆則六

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

滯滲著而不去積遂成矣

書云憂傷肺氣閉塞而不行又云遇事而

憂不止遂成肺勞胸膈逆滿氣從胸達背

隱痛不已

書云憂愁不解則傷意恍惚不寧四肢不

耐

書云當食而憂神為之驚夢寐不安

書云女人憂思哭泣令陰陽氣結月水時

少時多內熱苦疑色惡肌體枯黑

書云深憂重悲寢息失時傷也

驚恐

書云因事而有太驚恐不能自遣膽悉不

壯神魂不安心虛煩悶自汗體浮食飲無

味

書云恐懼不解則精傷骨疲瘵癡精時自

下五臟失守陰虛氣弱不耐

書云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

氣乃亂矣

書云大恐傷腎恐不除則志傷恍惚不樂

非長生之道

書云驚恐憂思內傷臟腑氣逆於上則吐

血也

書云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

則下焦脹氣乃不行有婦人累日不產以坐草太早恐懼氣結而然遂與紫蘇藥破氣方得下
書云臨危冒險則魂飛戲狂禽異獸則神恐

淮南子曰大怖生狂

高逢辰表姪嘗游惠山暮歸遇一巨人醉

卧寺門驚悸不解自是便溺日五六十次

心小腸受感府也因驚而心火散失心寒腎冷而然其傷心傷腎之驗歟

有朝貴坐寺中須臾雷擊坐後柱且碎而

神色不動又有使高麗者遇風檣折舟人

大恐其人恬然讀書如在齋閣苟非所守如此則其

為疾當何如耶

憎愛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

若少所費者多惟知足知止則身可不辱而不危也故可長久

書云憎愛損性傷神心有所憎不用深憎

常運心於物平等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如

覺偏頗尋即改正不然損性傷神

書云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權

戕生之斧也

淮南子曰好憎者使人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所以不能終其壽

視聽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彭祖曰淫聲哀音怡心悅耳以致荒耽之

惑知此可以長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孫真人曰生食五辛接熱食飲極目遠視

夜讀註疏久居煙火博奕不休飲酒不已

熱醢麵食抄寫多年雕鏤細巧房室不節

泣淚過多月下觀書夜視星月刺指頭出

血多日沒後讀書數向日月輪看極目瞻

視山川草木馳騁田獵冒涉風霜迎風追

獸日夜不息皆喪明之由慎之

書云心之神發乎目久視則傷心腎之精

發乎耳久聽則傷腎

書云耳耽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

臟搖動而不足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

馳而不守正氣既散淫邪之悉乘此生疾
叙書云久視日月星辰損目路井莫顧損
壽故井及水漬勿塞令人目盲耳聾翫殺
看聞則氣結

書云五色皆損目惟皂糊屏風可養目力
淮南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
使耳不聰又曰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
乎

有年八十餘眸子瞭然夜讀蠅頭字云別
不服藥但自小不食畜獸肝人以本草羊

肝明目而疑之余曰羊肝明目性也他肝
聚於肝肝主血
不宜於日明矣

疑惑

書云疑惑不已心無所主正氣不行外邪
干之失寐忘飧沈沈默默氣血以虛漸為

虛勞

春秋晉侯有疾秦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
疾如蠱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感亂之所生也
於之血蟲為蠱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其卦巽下艮上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
男為山少男而悅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
風而落也

國史補云常疑必為心疾李蟠常疑遇妻
鎖井而飲心靈府也為外物所中終身不

痊多疑惑病之本也昔有飲廣客酒者壁
有雕弓影落盃中客疑其蛇也歸而疾作

復再飲其地始知其為弓也遂愈又僧入
暗室路破生茄疑為物念念不釋中夜

有扣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
茄也疑之為害如此

談笑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謂目不安視口不妄言

終身不勤苦若目視精慾又益其事則沒

身不可救矣

書云談笑以惜情恣為本多笑則腎轉腰

疼

書云多笑則神傷神傷則悒悒不樂恍惚

不寧

書云多笑則臟傷臟傷則臍腹痛久為氣

損

真人云人若不會將理者只是多說話戒

多言損氣以全其壽也

書云呼叫過常辯爭問答冒犯寒暄恣食

鹹苦肺為之病矣

書云行語令人失氣語多須住乃語

津唾

真人曰常習不唾地蓋口中津液是金漿

玉醴能終日不唾常含而嚙之令人精氣

常留面目有光

書云養性者唾不至遠遠則精氣俱損久

成肺病手足重皮毛羸澁脊痛咳嗽故曰

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

書云唾者溢為醴泉聚流為華池府散為

津液降為甘露溉臟潤身宣通百脉化養

萬神肢節毛髮堅固長春

書云人骨節中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

則涎上潮咽啞袞響以藥壓下俾歸骨節

可也若吐其涎時間快意枯人手足縱活

亦為廢人小兒驚風亦不可吐涎也

有人喜唾液乾而體枯遇至人教以回津

之法久而體復潤蓋人身以滋液為本在

皮為汗在肉為血在腎為精在口為津伏

脾為痰在眼為淚曰汗曰血曰淚曰精此

既出則皆不可回惟津唾則獨可回回則

生意又續續矣滋液者吾身之寶金丹訣

曰寶聚則為富家寶散則為孤貧客

起居

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畏

生所謂無勞者非若飽食坐卧兀然不動

輕兀兀終日無致

精力疲極則妙矣

莊周曰人有畏影惡迹而走舉足愈數而

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

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書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蓋敢於

有為即殺身不敢有為則活其身也

書云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傷陽

則切傷陰則下

書云起居不時食飲不節者陰受之而入五臟填滿拍塞為殮泄為腸癖賊風虛邪者陽受之而入六腑身熱不得卧上為喘呼

書云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氣太勞則絕書云甚勞則喘息汗出損血耗氣

行立

書云久行傷筋勞於肝久立傷骨損於腎養生云行不疾步立不至疲立勿背日

書云奔及走馬大動其氣氣逆於膈未散而又飲水水搏於氣為上逆

書云水有沙風處勿浴勿渡當隨牛馬急渡之不傷人水中又有水弩射人影即死以物打水令弩散急渡吉

書云行汗勿跛床懸脚久成血痺足痛腰疼

真人曰夜行常噉齒殺鬼邪

沈存中筆談草間有黃花蜘蛛名天蛇遺其螫仍濡露則病如癩通身潰爛露涉者

慎之

書云大霧不宜遠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三人一食粥而病一空腹而死一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霧瘴也

坐卧

書云久坐傷肉久卧傷氣坐勿背日勿當

風濕成勞坐卧於塚墓之傍精神自散

書云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為痺凝於脉為血行不利凝於足為厥

書云燭燈而卧神魂不安卧宜側身屈膝

不損心氣覺宜舒展精神不散舒卧招邪

魅孔子云寢不尸

書云寢不得言語五臟如懸磬不懸不可發聲孔子云寢不言

書云卧勿以脚懸踏高處久成腎水虛損

足冷

書云卧不可戲將筆墨畫其面魂不歸體

書云卧魔不語是魂魄外遊為邪所執宜

暗喚忌以火照則神魂不入乃至死於

燈前魔者本由明出不忌火並不宜近喚

及急喚亦恐失伸寃也

書云卧處頭邊勿安火爐日久引火氣頭
重目赤鼻乾發腦癱瘓瘡癩

書云卧習閉口氣不失邪不入若張口久
成消渴失血色又夜卧勿覆頭得長壽濯
足而卧四肢無冷病又醉卧當風使人發
瘡醉卧黍穰中發瘡患大風眉墮又雷鳴
時仰卧星月下裸卧當風中醉卧以人扇
之皆不可也

隱居云卧處須當傍虛歇烘焙衣衾常指
人

書云飽食即卧久成氣病腰痛百病不消

成積聚

書云汗出不可露卧及浴使人身振寒熱

風癩

書云坐卧處有隙風急避之尤不宜體虛

年老之人有人三代不壽問彭祖祖觀其
寐處果有一穴當其腦戶今塞

之穴得壽盡隙風入耳吹腦則陽
無散頭者諸陽所聚以主生也

沐浴洗面

書云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
重久而經絡不通暢

書云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泔
洗頭冷水濯足皆令人頭風

書云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髮髻勿濕頭
卧令人頭風眩眼及生白屑髮禿而黑齒
痛耳聾

書云女人月事來不可洗頭或因感疾終
不可治

書云沐浴漬水而卧積氣在小腹與陰成
腎痺

書云炊湯經宿洗體成癖洗面無光作皴

哇瘡

書云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體雖澤而氣自
損故有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
也

書云時病新愈冷水洗浴損心胞

書云因汗入水即成骨痺昔有名醫將入
汗河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

店中取大蒜細切熱洗之食之汗出如
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
况於富貴乎遂不入蜀

書云盛夏衝熱冷水洗手尚令五臟乾枯
況沐浴乎

書云遠行觸熱逢河勿洗面生烏肝

閑覽云目疾切忌浴令人目盲白彥良壯

日道人曰但能不冰頭則不病

椰髮

真人曰髮多椰去風明目不死之道也又

曰頭髮梳百度

陶隱居云飽則入浴飢則梳椰多浴少益

心目故道家晨梳常以百二十為數

真人曰髮宜多椰手宜在面齒宜數叩津

宜常嚙氣宜精煉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其齒耳

安樂詩云髮是血之餘一日一次梳通血

脉散風濕鎖碎錄云亂髮蔽卧房壁中久

招不祥

書云髮落飲食中食之成癡宋明帝官人

則氣絕徐文宿曰髮癩也以油灌之吐物

長二尺頭已成蛇懸柱上水瀝盡惟餘一

髮摩取立言為太常丞有人病心腹滿煩

如指無日燒之有髮

氣若頭尾全誤食必然

大小便 書云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痺忍大便成五痔

書云弩小便足膝冷呼氣弩大便腰疼目

澁

書云或飲食或走馬或疾走或為寒熱所

迫令胞轉臍下痛胞屈辟不小便致死

書云大小二事勿強閉抑忍又勿失度或

澁或滑皆傷氣害生為禍甚速劉惟簡至

人獻金花丸以縮小便藥把砥臘服三日

小便極少至關州肢體通腫蓋被閉却水

道水滋妄行不遇盧和幾為所誤蓋水泉

可強止之耳

鎖碎錄云對三光便溺及向西北並損人

衣着

書云春冰未泮衣欲下厚上薄養陽收陰

繼世長生

書云春天不可薄衣傷寒霍亂食不消頭

痛

書云大汗能易衣佳或急洗亦好

書云大汗偏脫衣得偏風半身不遂

書云濕衣汗不可久著發瘡及風癩二腑

不利

書云飲酒汗出脫衣靴襪當風取涼成脚氣

書云冬時綿衣袍得之類急寒急著急換

急脫

陶隱居云綿衣不用頓加添稍暖又宜時

卷二

十六

暫脫

鎖碎錄云若要安樂不脫不着北方語也

若要安樂頰脫頰着南方語也

天時避忌

內經云陽出則出陽入則入無擾筋骨無

見霧露達此三時形乃因薄

經云大寒大熱大風大霧勿冒天之邪

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寒熱感則害人六

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先賢曰

握元氣豈可與大造化

書云犯大寒而寒至骨髓主腦逆頭痛齒

亦痛

又云不遠熱而熱至則頭痛身熱肉痛生

矣

真人曰在家在外忽逢大風暴雨震雷昏

霧皆是諸龍鬼神經過宜入室燒香靜坐

以避之過後方出吉不爾殺人

書忌云朔不可哭晦不可歌招凶

四時調攝

內經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夜卧早起生而

勿殺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又曰春傷於風夏必飧泄

書云春夏之交陰雨卑濕或引飲過多令

患風濕自汗體重轉側難小便不利治他

不救惟五

內經曰夏三月此謂蕃秀夜卧早起使志

無怒使氣得泄逆之則傷心秋為痰瘧奉

收者少

陶隱居云四時惟夏難將息伏陰在內腹

冷滑補腎湯劑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

書云夏之一季是人魂神之時心肝腎衰

化為水至秋而凝冬始堅當不問老少皆

食緩物則不患看

亂腹腹百病不作

書云夏冰止可隱映飲食不可打碎食之

入腹冷熱相搏成疾

書云夏至以後迄秋分須慎肥膩餅霍油

酥之屬此物與酒漿瓜菓極理相妨所以多疾者為此也

陶隱居云冷枕涼床心勿喜凡枕冷物大損人目

書云夏不用露卧令皮膚厚成癬或作面風

書云夏傷暑秋痰瘡忽大寒勿受之患時病由此

書云暑月日曬處有石不可便坐熱生瘡冷成疔

書云盛熱帶汗當風不宜過自日中來勿用冷水沃面成目疾伏熱者未得飲水及以冷物迫之殺人

書云五六月澤中停水多有魚鱉精飲之成瘕

內經曰秋三月此謂容平早卧早起使志安寧逆之則傷肺冬為殮泄奉藏者少

書云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為痿厥又立秋日勿浴令皮膚癢燥因生白屑又八月一日後微火煖足勿令下冷

內經曰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

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毋泄皮膚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書云冬時忽大熱勿受之患時病由此又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

書云冬時天地閉血氣藏作勞不宜汗出冷背

書云冬寒雖近火不可令火氣聚不須於火上烘炙若炙手煖則已不已損血令五

心熱手足應於心也書云大雪中跣足人不可便以熱湯洗或

隨飲熱酒足趾隨墮又觸寒來寒未解勿便飲湯食熱物

四氣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

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

是謂得道故天真論曰有賢人者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

益壽而有極時也

旦暮避忌

書云早出舍煨生姜少許辟瘴開胃又旦起空腹不宜見尸臭氣入鼻舌上白起口臭欲見宜飲少酒

真人曰平明欲起時下床先左脚一日無

災欲去邪兼辟惡如能七星步令人長壽

樂

又清旦常言善事聞惡事則向所來方三

唾之吉

又且勿噴恚暮無大醉勿遠行

經曰平旦人氣生日中陽氣隆日西陽氣

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

無見霧露連此三時形乃困薄

書云夜行用手掠髮則精邪不敢近常咏

齒殺鬼邪又夜卧二足伸屈不並無夢泄

真人云夜夢惡不須說旦以水面東嚙之

呪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珠玉吉

有教入廣者曰朝不可虛暮不可實今氣候不齊不獨入廣也

雜忌

書云過神廟勿輕入入必恭謹不宜恣視

吉

書云忽見光怪變異之物強抑勿恠吉伊川

官麻多妖有報曰鬼使肩曰他熱故尔又報曰鬼報鼓曰以槌與之范文正讀書府學夜有大面之恠近之范以筆書其面曰汝面非常大難欺范仲淹二公不以恠處

之而恠自滅可為法

書云脂油然燈人神不安在血光之下

書云凡刀刃所傷切勿飲水令血不止而

死若血不止急以布蘸熱湯盪之或冷水

浸之嚼寄生葉止血妙鎖碎錄云簫管掛

壁取之勿便吹恐有蜈蚣師祖劉復真赴

仆地叫號可畏但見吹火筒在傍劉知其蜈蚣入腹刺猪血灌之吐出蜈蚣可不慎

書云凡古井及深窵中多毒氣不可輒入

五六月最甚先下雞鴨毛試之若旋轉不

下是有毒便不可入又云山有孔穴採寶

者惟三月九月餘月山閉氣交死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二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三

深三

九華澄心老人李鴻飛集

人元之壽飲食有度者得之

黃帝內經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
官傷在五味扁鵲曰安身之本必資於食
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鄉黨一篇其載
聖人飲食之節為甚詳後之人奔走於名
利而飢飽失宜沈酣於富貴而肥甘之是
務不順四時不和五味而疾生焉戒乎此
則人元之壽可得矣

五味

內經曰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
理以密長有天命

淮南子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病也

陶隱居云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臟腑成

殃咎五味稍薄今人神爽若稍偏多損傷
臟腑此五行自然之理初則不覺久
當為患也

酸多傷脾肉胸而唇揭故春七十二日省

酸增甘以養脾氣曲直作酸屬木脾主
肉屬土木克土也

醋過食損胃氣及肌藏筋骨不益男子損

顏色不與蛤同食相背也有云飲少熱醋

辟寒勝酒黃賦云自勿不食醋
今論入上尤能傳神

又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鹹多傷心血凝泣而變色故冬七十二日

省鹹增苦以養心氣潤下作鹹屬水心主
血屬火水剋火也

盪過於鹹則傷肺膚黑損筋力西北人食

不耐鹹多毒東南人食絕欲鹹少毒病嗽

及水氣者全宜禁之皆性源避世之人
味通而壽者矣

又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粟藿皆鹹

甘多傷腎骨痛而齒落故季月各十八日

省甘增鹹以養腎氣稼穡作甘屬土腎
骨屬水土剋水也

蜜錫沙糖各見本條

又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苦多傷肺皮槁而毛落故夏七十二日省

苦增辛以養肺氣炎上作苦屬火肺主
皮毛屬金火剋金也

膳栢皮等

又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韭皆苦

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七十二日省

辛增酸以養肝氣從革作辛屬金主
筋屬木金剋木也

胡椒和氣過多損肺今吐血紅椒久食失
明乏氣合口者嘗人十月多食椒損人心
傷血脈多忘除濕温中益婦人又腎色黑
宜食羊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飲食

書云善養性者先渴而飲飲不過多多則
損氣渴則傷血先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
傷神飢則傷腎

書云飲食務取益人者仍節儉為佳若過
多覺膨亨短氣便成疾

書云飲食於露天飛絲墮其中食之咽喉
生泡

書云飲食收器中宜下小而上大若覆之
不密虫鼠欲盜食而不可環器墮涎食者
得黃病通身如蟻針藥不療

書云飲食以銅器蓋之汗若入內食者發
惡瘡肉疽

書云飲食生冷此人土厚水深稟賦堅實
不損脾胃久居南方者宜忌之南人土薄
水淺稟賦多虛不宜脾胃久居北方者尤

宜忌之

書云飲食土蜂行住或猶犬豕破之水生
病

書云空心茶宜戒卯時酒申後飯宜少

書云極飢而食且過飽結積聚極渴而飲

且過多成癆癘日沒後食訖便未須飲酒
不乾嘔

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飲
食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有力老子云我
命在我不在天全在人之調適卿等亦當

加意毋自輕攝養也
陶隱居云何必殮霞服大藥妄意延年等
龜鶴但於飲食嗜欲中去其甚者將安樂

漿水按本草味甘酸微温無毒調中引氣
開胃止渴強力通關治霍亂洩痢消渴食

解煩去睡調理臟腑治嘔噦白人膚體如
繒帛為人常用故不齒其功

世之所用熟
水品同甚多
貴如沉香則燥脾不骨草則虛氣寒香則
冷胃安門冬則體寒如此之類皆有所損

紫蘇湯令人朝暮飲之無益也芳草致稟
貴之疾此有一焉

宋仁宗命翰林院定熟
水秦曰紫蘇第一也

第二卷門冬第三以蘇能下腎攝濟氣味不知久則世人真氣令人不覺

本草云酒飲之體軟神昏是其有毒也損

益兼行

扁鵲云久飲常過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

神損壽有客訪問顛顛出美酒兩石顛顛

石二客飲八斗次明顛顛無所苦酒量憤也客已死矣觀之客腹已出腸已穿豈非量過而犯扁鵲之戒歟

飲白酒食牛肉生虫酒漿照人無影不可

飲不可合乳汁飲令人氣結祭酒自耗者

殺人酒後食芥辣物多則緩人筋骨則黍

稷食猪肉患大風凡中藥毒及一切毒從

酒得者難治酒性行血脉流遍身體也

書云飲酒醉未醒大渴飲冷水又飲茶被

酒引入腎臟為停毒之水腰脚重腿膀胱

冷痛兼患水腫消渴瘳痺

書云酒醉當風以扇扇之惡風成紫癢又

醉酒吐罷便飲水作消渴

神仙不禁酒以能行氣壯神然不過飲也

本草茶飲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食去

人脂令人瘦下焦虛冷惟飽食後一二盞

不妨消渴也飢則尤不宜令人不眠全非

食身重

書云將鹽點茶引賊入家恐傷腎也

東坡茶說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暗

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常自修之輒以濃

茶漱口於食後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

肉之在齒者得茶漱滌乃不覺脫去不煩

挑剔也蓋齒性便苦綠此漸堅牢而齒靈

且日去矣

書云飲多則肺布葉舉氣逆上奔

書云陰池流泉六月行路勿飲之發瘡

書云飲宴於聖像之側竟鬼不安

書云飲水勿急咽久成氣病

書云形寒飲冷則傷肺上氣咳嗽鼻鳴

書云粥後飲白湯為淋為停濕

陶隱居云食戒欲麤并欲速寧可少喰相

接續莫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心非爾福

養生云美食須熟嚼生肉不須吞

又云食畢漱口數過齒不馮口不臭漱口

忌熱湯損牙

又云食炙博宜待冷不然傷血脉損齒

書云食第屋漏水墮脯肉成癥瘕生惡瘡

書云人汗入肉食之作丁瘡

書云食諸獸自死肉生丁瘡

隱居云生冷粘膩筋物自死性皆勿

食饒頭閉氣莫過多生膾偏招脾胃疾鮮

普胎卵兼油膩陳臭滯藏盡陰類老人朝

暮更餐之是借寇兵無以異按饒碎錄云

子包氣腫以破之包

書云食物以象牙金銅為匙筋可以試毒

書云食物以魚鮐器盛之有蠱毒輒裂破

入閱者宜審之

書云夜半之食宜戒中百前晚食為宜

周禮樂以消食蓋脾胃喜音聲也夏月夜短

尤宜忌之

食物

物之無益而有損者常人猶不可多食况

病人當避忌者乎此書所載凡物之有益

而無損者不書或損益相半者則書其損

而不書其益

菓實

生棗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瘦者彌不可

多動臟腑損脾元與蜜同食損五臟

軟棗冷動宿疾發嗽與蟹相忌

梅子壞齒

生龍眼平沸湯內淖過不動脾

生荔枝性熱多食發虛熱煩渴口乾衄血

櫻桃寒熱病不可多食發暗風傷筋骨嘔

吐小兒多食作熱性熱也

冥楂不可多食損齒及筋

乳柑大寒冷脾發痼疾利腸發輕汗脾胃

令人尤不可多諸性同

橘柚多食口爽不知五味

橙子溫皮多食傷肝與檳榔同食頭旋惡

心生痰作瘡

楊梅多食發熱損齒及筋

杏實熱多食傷筋骨 杏酥生熱喫俱得

半生半熟殺人

杏仁久服目盲眉髮鬚落動宿疾

雙仁者殺人可研細治天傷

桃實發丹石損胃多食有熱飽食桃仁水

浴成淋疾

桃杏花本五出而六出者必雙仁能殺人者失常故也

李子平發瘡疾多令虛熱白蜜和食傷人五內不可臨水上噉之及與雀肉同食

李不沈水者毒其仁和雞子食內結不消梨寒乳鵝梨紫花梨治心熱此外生不益

人多食寒中產婦金瘡人勿食令萎困其性益齒而損脾胃正二月勿食佳

有人家梨大如斗送之朝貴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大蛇聚毒于此不常為妖也他故此

藤梨名沐猴梨食多冷中

林檎多食發熱泄氣好睡發冷疾生瘡癬脉閉不行其子不可食令人煩

石榴多食損肺及齒

山石榴多無益泄氣

栗子温生治腰脚生即發氣宜曝乾蒸炒食多即氣壅患風水氣人不宜

生栗可於灰火中煨令汗出殺其木氣不得通熱小兒生者多難化熟者多滯氣

柿子寒日乾者性冷多食腹痛生者彌冷

红柿與蟹同食吐紅飲酒食红柿心痛至死亦易醉不解酒毒

一種塔柿引痰日乾多動風火乾味不佳

樺子性尤冷與蟹同食腹疼大瀉

蒲萄酒過昏人眼架下飲酒防虫屎傷人

白果生引症解酒熟食益人然不可多多

食腹滿有云滿一千箇者死此物二更開

花三更結子當是陰毒之物有人報羅取白果以為餅日皆死

菱芰也冷臟多利損陽令陰萎不益脾難

化令脹滿薑酒解之七月食生菱作蟻虫

茨菰大寒動宿冷氣腹脹滿小兒秋食之

臍下痛孕不可食吳人常食患脚氣癱瘓

損齒失顏色 勃菁性與茨菰同

芡實生食動風冷氣損脾難消却益精

藕多食冷中能去痰氣產後惟此不同生

冷忌者破血故也

甜瓜動痼疾多食陰下濕痒生瘡發虛熱

破腹令人憊懈弱脚手無力少食則可不中暑多食未有不下貧下多食深秋下痢

難治損陽故也患脚氣食法求不除五月

甜瓜沉水者殺人多食發黃疽動氣解藥

力其雙蒂者殺人與油餅同食發病揚州太守

陳逢原避暑食瓜至秋忽腰腿痛不能舉動遇商助教療之更生

西瓜甚解暑毒北人稟厚食慣南人稟薄

不宜多至於霍亂冷病終身不除

木瓜温皮薄微赤黃香甘酸不澀向裏子

頭尖一面方是真益脾而損齒若圓和子

微黃帶麻澀小圓味澀微鹹傷人氣多食

損牙

甘蔗多食衄血燒其滓煙入目則眼暗

沙糖寒多食心痛脚同食成疔癩同食生

流癖笋同食成食癢身重不能行小兒多

食損齒及生蟻虫

柰子多食腫脹不益人病人尤甚

椹梓不可多食損齒傷筋

松子多食發熱毒

胡桃平多食利小便脫人眉動風動痰惡

心嘔吐與酒同食過多咯血

五月食未成果核發癰癤寒熱

秋夏果落地惡虫緣食之患九漏

生果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

一切果核雙仁者害人

治諸果毒燒猪骨過為末水服方寸七

米穀

粳米生者冷燻者熟生不益脾過熟則佳

蒼耳同食卒心痛馬肉同食發癰疾

稻米糯米也妊娠與雜肉食之不利其子

生寸白久食身軟緩筋故也性寒壅經絡

氣使人四肢不收昏悶多睡發風動氣可

少食

秫米似黍而小亦可造酒動風不可常食

黍米發宿病久食昏五臟好睡小兒食不

能行緩人筋骨絕血脉

白黍久食多熱令人煩

赤黍不可合蜜惟可作糜不可為飯粘着

難解

五種黍米合糜食之成癰疾藏脯於中食

之閉氣肺病者宜此

生米戲食久為米癢肌瘦如勞缺米則口

吐清水

飴糖進食健胃多食則動脾風

家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多霜雪麩無毒

南方少雪有毒

小麥性擁熱小動風氣治麩後覺中毒以

酒嚙漢椒三五粒不為疾

大麥久食宜人帶生則冷損人

麥藥久食消腎不可多

穞麥西川多種山東河北人正月方種先

患冷氣人不宜食

蕎麥性寒難消久食動風頭眩和猪肉食

八九次患熱風脫眉鬚

粟米食後勿食杏仁令人吐瀉

稷米糶也發三十六種病八穀之中最為

下不可同川附子服

陳廩粟米三稂米三陳者性皆冷十一頻食之自利

藏脯腊於中滿三月久不知而食之害人

菘豆治病則皮不可去去皮食少壅氣

赤小豆行小便久食虛人令人黑瘦枯燥

逐津液體重

赤白豆合魚鮓食之成消渴

青小豆一名胡豆合鯉魚鮓食之肝黃五

年成乾消黑白黃褐豆大小豆作豉極冷

黃卷及醬皆平多食體重服大豆末者忌

猪肉炒豆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食之即

嗽猪肉久當擁氣死人有好食豆腐中毒

不能治更醫至中途遇作腐人家相爭因

問妻悞將菜蕪湯置鍋中腐便不成醫得

其說以菜蕪湯下藥而愈也

醬當是豆為者今以麩麥為者食之多殺

藥力夫子云不得其醫不食欲王

芝麻炒熟乘熱壓出生油但可點再煎煉

方謂熟油可食

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

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

黑芝麻炒食之不生風疾風人日食之則

步履端正語言不蹇

白芝麻即胡麻林糧補益生則寒炒則熱

發霍亂抽人化山又別有胡麻味苦

麻仁多食損血脉粗陽滑精發女人帶疾

菜蔬

葵為五菜主秋種早者至春作子名冬葵
 其心有毒傷人性冷熱食之亦令熱悶甚
 動風氣葵凍者生食之動五種留飲甚則
 吐水和鯉魚食之害人四季勿食生葵不
 化發人一切宿病百藥忌食之發狂六咬
 吳葵一名蜀葵不可久食鈍人志性被病
 咬食之永不差
 戎葵并鳥肉食無顏色
 生葱食之即咬蜜下痢食燒葱咬蜜擁氣
 死雜白犬肉食之九竅出血患氣者多發
 氣上充人五臟閉絕虛人胃開骨節正月
 食之發面上遊風大抵功在發汗多則昏
 人神
 胡蔥久食傷神損性多忘損目發痼疾胡
 臭蔥齒人食之甚青魚合食生虫
 非俗呼草鍾乳病人可食然多食昏神暗
 目酒後尤忌不可與蜜同食未出土為韭
 黃不益人滯氣花動風過清明勿食不利
 萬人心腹痼冷者加剝

霜韭不可食動宿飲必吐水
 五月食之損人滋味乏氣力不可共牛肉
 食成癢熱病後十日不可食發困蔥亦不
 宜
 薤肥健人生食引涕唾與牛肉食作癢
 四月勿食薤及三冬生食多涕唾
 葫大蒜也久食傷肝損目弱陽煮以合青
 魚鮓發黃作蓋敢繪伐命惟生食不中煮
 暑毒爛嚙下咽即和仍禁冷水
 四月八月食之傷神損膽氣喘悸氣急腹
 內生瘡腸腫成疝瘕多食葫行房傷肝面
 無光北方人稟厚食憤病少
 小蒜不可常食食而咬生魚奪氣陰核疼
 欲死三月勿食傷志時病差後與一切食
 竟入房病發必死
 胡荽蕎子也久食令人多忘胡臭口氣惡
 齒脚氣加劇根發痼疾
 藜子是水浸令生芽而食之者多食令人
 吐水損陽少精心痛寒熱損骨髓二月食
 之傷腎和生魚食奪陰氣核子痛欲死

萱草一名法憂嫩時取以為蔬食之動風令人昏昏然終日如醉因得其名

菘發諸風冷有熱人食之不發病性冷也芥多食動風氣發丹石與兔肉同食成惡病

蕪菁蔓菁也根不可多食令氣脹子作油塗頭變蒜髮

菜服力弱人不宜多食生者滲入血

生青菜時病差後食之手足青腫

一切菜五月五日勿食之變百病

一切菜熟煮熱食之但凡簷溜滴着者有毒

十月被霜菜食者面無光目眩腰疼心瘡

發時足十指爪青萎困

菁菜不宜麪同食令人腎悶發病

凡用甘草皆忌此

莧菜多食動氣煩悶冷中損腹共蕪及蟹食生瘕

莖菜不宜久食令身重多腫只可一二頓

芸臺菜患腰脚人多食加劇損陽氣發口

瘡齒痛生虫胡臭人忌之

鹿角菜久食發宿疾損經絡少顏色

菠薐菜北人食肉麪即平南人食魚米即

冷多食冷大小腸久食脚弱腰痛

蓴菜多食性滑發痔引疫氣上有水銀故

也七月蠟虫着上令霍亂勿食之

芹菜生高田者宜人黑滑地名水芹赤色

者害人性寒和醋食之損齒春秋龍帶精入芹中偶食

之手青肚滿痛不可忍服砂糖三二升吐出斯暢便愈

苦蕒夏月食之以益心蚕婦忌食之

萵苣冷久食昏人目

白萵苣冷氣人食之腹冷產後不可食寒

中共飴食生虫

苦苣不可與蜜同食

若蓬多食動氣冷氣人食之必破腹

苜蓿利大小腸蜜食下痢多食瘦人

蕪久食脚弱無力弱陽眼暗多睡鼻塞髮

落小兒食之不行冷氣食之腹脹生食成

蛇瘕却鑿鎮丹徒出獵有甲士折一蛇食

蛇瘕之覺心中淡淡成疾後吐一小蛇懸

呈前漸成乾藤信不可生食也

茄至冷五勞不可多發瘡損人動氣發痲疾熱者少食無憂患冷人不可食秋後食之損目

黃瓜本名胡瓜不益人患脚氣虛腫者毒永不除

越瓜色白動氣發瘡脚弱不益小兒時病後勿食與乳酪鮮及空心食心痛

青瓜令人多忘

冬瓜多食陰濕生瘡發黃疸九月勿食被霜瓜向冬發血寒熱反惡病初食吐食竟

心下停水或為蓄胃有冷者食之瘦瓜能暗人眼尤不宜老人中其毒至秋為瘡利一切瓜苦者有毒兩蒂兩鼻害人

瓠子冷氣人食之病甚大耗食患脚氣虛腫人食之毒永不除

葫蘆多食令人吐

芋一名土芝有紫有白冬月食不發病他月不可食薯蕷亦有紫白頗勝芋

有小而名山藥者佳

蒟蒻冷氣人少食之曾有患瘰自謂無生是物不忌鄰家修蒟

蒲求食之美遂多食竟愈有病肥癯者數人余救多食此而愈

竹筴多食動氣發冷瘕

茨笋滑中不宜多

生薑九月九日勿食之傷神損壽乾姜妊

多食內消 椿芽多食神昏

榆仁多食發熱心痛

菌地生為菌木生為槁為木耳為蕈

新蕈有毛者 下無紋者 夜有光者

煮不熟者 欲爛無虫者 煮訖照人無影者 春夏有惡虫毒蛇經過者皆殺人

誤食毒菌往往笑不止而死惟掘地為坎

投水攪取清者飲之

木菌楮槐榆柳桑五木之耳可食冬春無

毒木耳亦不宜多食如前所云者皆殺人

又赤色仰而不覆者及生野田中者皆毒

又發冷氣風痔多睡無力

甘露子不宜生食不可多食生寸白與魚

同食生番胃

食菜黃六七月食之傷神氣

同蒿多食氣滿

時蘿根曾有食者殺人

飛禽

雞黃者宜老人鳥者燬血產婦宜之具五色食者必狂六指玄雞白頭家雞及野禽生子有八字文及死不伸足害人

烏雞谷鯉魚食生癰疽

丙午日忌食雞雉

四月勿食暴雞肉作疽腋漏男女虛勞之氣 八月食之傷神氣 妊婦多食子患諸虫 妊食雞子多令子失音

雞子動風動氣合鷲肉食害人合犬肝害人合犬肉泄痢合魚汁肉汁成心癢合獺肉遁尸

雞子白合葱蒜氣短合生葱犬肉殺道流血 疹食雞鴨子眼翳

雞過宿收不密蜈蚣必集其中不再煮而食之為害非輕

雞離禽也損多益少久食瘦人春夏多食有毒九月至十一月稍補他月發痔及瘡疥八月忌之益人神氣丙午日不可食明

主於火也四月勿食氣逆和胡桃菌子同食下血有病疾者不宜和蕎麥麩食生肥虫卵不與葱同食生寸白

鷺鴨也六月勿食益神氣黑鴨滑中發冷痢脚氣人不可多食有毒妊娠多食令子

倒生

野鴨不可與胡桃木耳同食

野鴨肉成痰胃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以秫米食之須臾吐一鴨雛遂差此因肉生所致又食過而然

白鵝肉性冷多食霍亂發痛疾卵不可多

食 蒼鵝發瘡膿

鵝鶉四月以前未可食與猪肝同食面生

黑子與菌同食發痔

鷓鴣此鳥天地之神每月取一隻饗至尊

自死者忌之

山雞頓食發五痔和蕎麥食生瘡竹雞類

也 南唐相馮延巳苦腦痛久不減太醫吳延紹詰鹿人曰相公平日多食鷓鴣山雞吳曰得之矣投以甘草湯而愈蓋此禽多食鳥頭半夏有毒以此解之又類編通判獨立之官南方多食鷓鴣生性癩臘血日夕不止泗水揚吉老令先咬生薑一斤愈蓋以製半夏毒也唐崔觀公以多食竹雞暴亡梁新命振生薑汁折齒灌之復活

亦此
意也

鴛鴦肉常食之患大風

雀肉不與李同食 合醬食妊娠所忌

鵝鴿雖益人病者食之多減藥力

雄鷓婦人不可食燒毛納水中沈者是雄

烏鴉肉滋不中食

燕肉食者必為蛟龍所害

杜鵑初鳴先聞者主別離學其聲吐血廁

上聞者不祥作犬聲應之吉

凡禽自死口不閉者殺人

走獸

猪肉之用最多然不宜人食之暴肥致風

虛也閉血脉弱筋骨虛人肌病人金瘡者

尤甚食其肉飲酒不可卧秋穰中又白猪

白蹄雜青者不可食

猪腎理腎氣多食腎虛久食少子^{十九}

脂作燈目暗膏忌烏梅

肝肺共魚鱠或和食之作癰疽共鯉魚子

食傷神八月勿食佳

腦子損陽臨房不能舉令食者以塩酒是

引賊也曹不思皮尚可消而不覺其毒耶

頭動風其背尤毒風人不宜食者以竹葉

燒煙擇口熏之得口鼻涎出則無害

肉用良姜桑白皮皂角黃蠟各少許同煮

食之不發風不得和雞子同食令人滿悶

猪不妻食之中年氣血衰面生黑點俞氏

云猪内生妻同食發疾風又云發大風

野猪肉微動風青蹄不可食

江猪多食體重

羊肉性大熱時病愈百日內不可食食則

復令骨蒸和鮓食傷人心和生魚酪食害

人 生脂宿有熱者不可食 蹄甲中有

珠子白者名懸筋發人癩 肝和猪肉及

梅子小豆食之傷人心大病人妊娠食肝

令子多厄 一切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五

臟傷心小兒彌忌之 肚子病人共飯常

食之久成番胃作噎病共甜粥食之多唾

吐清水 腦子男子食之損精少子欲食

者研細醋和之猪腦亦然不食佳白羊黑

頭食其腦作腸癰飲酒後不得食羊豕腦

大害人 心有孔者殺人 一角者殺人
 殺羊青羝羊也肉以水中柳木及白楊木
 不得於銅器內煮食之丈夫損陽女子絕
 陰暴下不止 髓及骨汁合食煩熱難退
 動利六月勿食以益神氣 青羊肝和小
 豆食之目少明 深三 二十
 羊不暫同食久而生癩發痲疾
 牛盛熱時卒死者不堪食作腸癰下痢者
 必劇五月食之傷神氣 患牛蹄中拒
 筋食之作肉刺共馬肉食之身痒共猪肉
 食之生寸白 肉用桑柴火炙食生寸白
 牛肉患冷人不宜食 五臟各補人五臟
 沙牛肉常食發宿病
 馬肉自死者害人甚者殺人不可食下痢
 人食者加劇肉多着水浸洗方煮得爛去
 血盡始可煮炙肥者亦然毒不出患丁腫
 肉只可煮餘食難消不可多食妊不可食
 五月食之傷神氣食肉而心煩悶者飲清
 酒則解濁酒則劇不與陳倉米同食卒得
 惡十死九妾同食生氣嗽患痢食心悶

血有毒飲美酒解 白馬女蹄腦令人瘡
 白馬青蹄肉不可食 黑脊斑臂肉不可
 食 鞍下黑色徹肉裏者傷人五臟 馬
 頭骨作枕令人不睡 食死馬勿食倉米
 發百病 馬汗氣及毛不可偶入食中害
 人 汗不可近陰先有瘡不得近馬汗及
 肉汁馬氣併毛等必殺人 馬筋肉非十
 二月採者宜火乾 馬心下痢人不可食
 馬蹄夜目五月以後勿食之 肉不可與
 鹿膳同食
 驢肉病死者不堪驢馬為其十二月胎
 驟又不產妊不可食驢肉動風脂肥尤甚
 食肉慎不可飲酒致疾殺人尿稍毒服不
 過二合
 醍醐酥酪有益無損羊牛馬酪食竟即食
 大酢變血澹尿血 牛乳不可與酸物食
 成堅積 驢乳冷不堪酪 一切牛馬乳
 及酪共生魚食成魚癩 乳酪煎魚主霍
 亂
 犬肉炙食成消渴白大自死不出舌者害

人瘦者是病不堪食妊食犬兒無聲九月

禁食以養神氣 肉與蒜同食損人 血

食肉而去血不益人血和海鮪食之得惡

病 狂犬若鼻赤起與燥者此欲狂其肉

不堪食 孫真人曰春木夏初犬多發狂當

戒小弱持杖預防之防而不免真

出於灸其法只就交處才上灸之一日一

次灸一二三元在意直主百二十日止咬

後便討非菓煮食之日日食為佳此

病至重世不以為意不可不知也

鹿肉麋肉為一不屬十二辰也五月勿食

之傷神豹文者殺人 鹿茸不可以鼻嗅

有小虫入鼻為虫頰藥不及也 鹿肉痿

人陰不可近 白鹿肉和蒲白作羹發惡

瘡 壺居士云鮮藥人食鹿肉必不得

力以其食解毒之草能散藥力也

狸肉骨可治勞

獐肉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餘月動

氣

麋肉多食動痼疾以其食蛇所以毒

麋肉不與野雞及鰕生菜梅李果實同食

皆病人

免肉妊食子缺唇兔產從口出忌之宜丹

石人八月十一月可食多食損陽絕血脉

令人萎黃豆瘡食之大毒斑爛損人二月

勿食養神氣共獺肉肝食成道尸鵝肉同

食血氣不行白雞肝同食面失血色一年

成疽共姜橘食心痛霍亂

虎肉正月忌食以益壽藥箭死者毒漬骨

血間猶能傷人不可食 狸豹同

川山甲多食動舊風疾

豺肉酸不可食消人脂肉令人瘦損精神

獺肉只治熱若冷氣虛脹食之甚也消陽

不益男子宜少食五臟及肉性寒惟肝濕

治傳尸勞

象肉食之體重

熊肉有痼疾者不可食終身不愈十月禁

食 脂不可作燈煙氣入目失明不可近

陰不起

麋肉共蟪肉食作癢此物夏月食蛇帶其

香日久透關成異疾不得近鼻有白虫入

腦患虫頰

狝猴小兒近之傷志

蝟肉可食骨不得食能瘦人使人縮小

肉汁在密器氣不泄者 禽畜肝青者

獸赤足者 有歧尾者 煮熟不飲水者

煮而不熟者 生而飲者 野獸自死北

首伏地者 祭肉無故自動者 禽獸自

死無傷處者 犬懸蹄沾漏肉中有星如

米者 羊脯三月以後有虫如馬尾者

米甕中肉脯久藏者皆殺人

脯暴不燥火燒不動入腹不消 自死肝

臟不可食 肉雖鮮似有息氣損氣傷臟

肉及肝落地不粘塵不可食 諸心損心

諸血損血

一切腦一切脾不可食皆能害人 一切

肉惟爛煮停冷食之食畢漱口數過齒不

踴食肉過度還飲肉汁即消 禽畜五臟

三月三日勿食吉

魚類

鮠魚有瘡者不可食

鯉魚多發風熱修理當去脊上兩筋及黑

血沙石溪中者毒多在腦勿食其頭山上

水中有鯉不可食五月五日勿食鯉天行

病後不可食再發死腹有瘕不可食與麥

醬同食咽生瘡與紫蘇同食發癰疽鯉鮓

不可合小豆蠶食食桂竟食鯉成瘕 魚

及子不可合猪肝食鯽亦然 素問云魚熱

生風日毒子云鯉魚涼當以素問

為正風家更使食魚胎禍無窮矣

鯉魚有瘡者不可食 二十四

鯽魚背有十二鬣骨每月一骨毒能殺人

宜盡去之 蘇州王順食鯽骨鯽幾死漁人

愈人問其故九曰父老傳鯽攪木

作掉魚觸便浮知魚畏此木也

白魚泥人心瘡癰人不可食甚發膿灸瘡

不發繪食之久食發病

鯽魚春不食其頭中有虫也合狝雉肉猪

肝食之不宜 子合猪肉食不宜和蒜少

熱和姜醬少冷與麥門冬食殺人與芥菜

同食水腫

青魚及鮓服木者忌之合生葫葵蒜麥醬

食不宜

黃魚發氣發瘡動風不可多食合蕎麥食

失音 黃頰魚不可合荆芥食吐血犯者以地漿

解

時魚味美稍發痔瘡

魴魚患痔痢者禁之

鮎魚勿食多赤目赤積者殺人合麻肉及

無鰓者全

深三

鯀魚味美而發諸藥毒鮓雖世人所重不

二十五

益人丹石人不可食令少氣發瘡芥動風

氣小兒食之多成癥及嗽大人久食卒心

痛合乾其食癰瘕

鯀魚有毒不可食

石首魚不堪鮮食

章魚冷而不泄

狗魚暖而不補

河批又名胡夷魚味珍經云無毒實有大

毒修治不如法殺人 眼赤者害人 肝

有大毒中之立死 中其毒者嫩攪 蘆根汁解之

鱸魚不甚發病然多食能發痲痺及瘡腫

不可與乳酪同食

鱧魚不可合白犬肉血食之

鱧魚時病起食之復過則霍亂四月食之

害神氣腹下黃為黃鱧 又有白鱧稍毒

二者皆動風氣妊食之胎生疾凡頭中無

頭背有黑並殺人

茅亭客語云鱧魚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

京師一即官喜食鱧一日過度吐利大作

幾殆信不可多也

鱧魚肝生惡瘡勿以鹽炙

烏賊魚久食主無子

烏魚水厭焚修者忌

鱧雖有毒而治勞 昔陳通判女病勞得 死父母以船送之江

中輒酒孤洲漁人見而憐之與之鱧鱓 煎有生靈地月漁人送運陳府女病已脫

鱧魚多食發嗽并瘡癩小者謂之鬼醫害

人

魚鮓若有頭髮在內誤食殺人

深三

黃鱧魚食後食荊芥殺人 凡一切魚毒

魚油燈煙盲人眼諸禽獸油亦然 無鱗

惡荊芥 無鰓發癩 全鰓發癩 無腸

膽食之三年丈夫陰萎女人絕孕 頭有

白色如連珠至脊上者殺人 白目白背

黑點赤鱗目合並不可食 有角食之發

心驚 目赤者作鱸成瘕作鮓害人共菜

食作蛔燒虫 下痢者食魚加劇難治

一切魚尾不益人多有勾骨者人啣魚

子共猪肝食不化成惡病 妊食乾魚令

子多疾 魚汁不可合鷓鴣肉食 魚鱠

瓜忌同食 三月庚寅勿食魚

鱉居水底性甚冷毒有勞氣及癩癩人不

宜食肉主聚甲主散凡製鱉者剉其甲同

煮熟則去甲食之庶幾性稍平日陷者赤

足者肉下有王字形者三足者為能並能

殺人 腹下有蛇盤紋者是蛇須看之

合雞子兔肉芥子醬食之損人 妊食之

令子項短 六甲日忌食龜鱉及鱗甲害

人心神 薄苛煮鱉魚殺人 合莧菜食

腹中生鱉巢氏云有主人共奴俱患鱉瘕

奴前死剖腹得一白鱉仍活有

人乘白馬來看馬尿落鱉上即縮頭尋以

馬屎灌之化為水其主曰吾將差矣即服

之差 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云食水蓂音人中

不即療多死背上有星點者脚不全者獨

螯者獨目者兩目相向者足斑目赤者並

殺人中其毒者速以冬瓜汁紫蘇湯或大

黃汁灌之 妊娠食之令子橫生 至八

月蟹腸有真稻芒長寸許向冬輸與海神

未輸芒未可食十二月勿食以養神氣

食蟹即食紅柿及荊芥動風綠黃下有風

虫去之不妨與灰酒同食吐血

海邊又有彭蠡攤出似彭蠡而大似蟹而

小不可食蔡謨初渡江不識而食之幾死

數日讀爾雅不熟幾為所誤 蛙骨熟食之小便淋甚苦 妊食之令子

壽夭 蛙之小者亦令多小便閉臍下酸

疼有至死者冷水播車前草飲之

緞發風動氣及瘡癬冷積之疾無鬚者煮

而色白者不可食鮮內有者大毒以熱飯

盛密器中作鮓毒人至死蝦鱈共猪肉食

之嘗惡心多唾損顏色

螺大寒不可常食 螺蚌菜共食之心痛

三日一發蚌着甲之物十二月勿食之

蚶子每食後以飯壓之不爾令人口乾

蛤蜊服丹石人食之腹中結痛

淡菜多食煩悶目暗微利即止

蚘多食發嗽并冷氣消腎

蛭天行後不可食

龜黑者常噉蛇不中食其甲不可入藥十

一月勿食龜鱉發水病

蟲類

深三

二十八

蜜七月勿食生蜜發霍亂蜜瓶不可造鮮

鮮瓶不可盛蜜及蜜煎損氣

白花蛇用之去頭尾換酒浸三日弃酒不

用火炙仍今去皮骨此物毒甚不可不防

烏蛇生商洛今斬黃有之皆不三稜色黑

如漆性善不嚙物多在蘆叢嗅花氣尾長

能穿百錢者佳市者偽以他蛇煙燻貨之

不可不察脊高世謂劔脊烏梢商州有患

惡之為起茅屋山中有烏蛇墜酒罌病人

不知而飲運差史記隋有患者食至胃即

吐作胃疾不愈病者曰素有大風求蛇肉

風愈而患此疾蓋蛇腹上有蛇形也

蛇頭不可以刀斷必回傷人名蛇箭

蛤蚧其毒在眼其功在尾尾全為佳

水蛭乾者冬月猪脂煎岑黃乃堪用腹有

子去之此物極難死火炙經年得水猶活

石蛭頭尖腹大不可藥用誤用令人目中

生煙不已漸致枯損不可不辨有吳少師

肉瘦食下咽腹中如萬虫攢刺且痺痛皆

以爲勞張蛇取黃土溫酒調服下馬蝗干

徑入喉自此得疾夫出入肝脾勢須滋生

食時則聚丹田間吃啞精血飽則

散處四散深三久則殺人不可不知

蜈蚣黃足者甚多不堪用 雞殺過宿收

拾不密此虫必集其中不再煮而食之為

害非輕

蚕沙煮酒色清味美能療疾

蜘蛛灰色大腹遺尿着人作瘡癬

花蜘蛛絲最毒能繫瘡斷牛尾人有小遺

不幸而着陰纏而後已切宜慎之曾有斷

其陰者

蚯蚓暑月履濕毒能中人昔有中其毒者

於身以鹽水浸之而愈又張韶為所咬鳴

如大風扇類盡落每蚓為於身亦以此取

飲仍當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三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四

五同

深四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神仙救世却老還童真訣

三元之道所謂地元人元百二十歲之壽得其術則得其壽矣如迷塗一呼萬里可徹然天元六十者固已失之東隅能不收之桑榆者乎歸而求之又將與天地終始豈止六十而已哉喬松彭祖當歛在下風或曰此道神仙所秘也少火方炎強勉而行真可一蹴而造仁壽之域柰之何道不易知也縱知之亦未易行也人年八卦數已極永少鈔虛欲真元之復殆渴而穿井不亦晚乎煮石為粥曾不足以喻其難吁是豈知道也哉剝不窮則復不返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也知是理可以制是數矣

回真人內景訣曰天不崩地不裂惟人有生死何也曰人晝夜動作施泄散失元炁不滿天壽至六陽俱盡即是全陰之人易死也若遇明師指訣信心苦求則雖百二十歲猶可還乾譬如樹老用嫩枝再接方

二第四卷

三元延壽參贊書

始得活人老用真氣還補即返老還少勤修一年元氣添得二兩便應復卦道書曰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元陽真氣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迨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始加十歲焉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邀加十歲焉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炁又不知所養加五歲焉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加五歲焉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剝之為卦惟上九一陽爻而已仙書曰有一爻陽炁者不死倘又不知所覺則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名曰苟壽當此苟壽之時而不為延壽之思惑矣天下無難事也馬自然怕老怕死有六十四歲將謂休之歎汲汲求道遇劉海蟾傳以長生之訣返老還嬰遂得壽於無窮彼何人哉希之則是時在一覺頃耳苟能覺之體大易之復日積月累元氣

滋補有藥

充暢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夫
真精純粹乾陽不難復矣其壽五福之一
微斯人吾誰與歸雖然此道天之寶也有
能覺之天不負道必將默佑於冥其中當
遇至人如劉海蟾者以盡啓其秘滋補有
藥導引有法還元有圖俱列于左

孫真人曰人年四十以後美藥當不離於
身神仙曰世事不能斷絕妙藥不能頻服
因茲致患歲月之久肉消骨弱彭祖曰使
人丁壯房室不勞損莫過麋角也

麋角末七兩酒浸炙熱 生附子一箇炮熟

右末合和每服方寸七酒調日三服

昔成都府有綠鬚美顏道士酣醉酒樓歌
曰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丹砂都謾說惟
有斑龍腦上珠深四能補玉堂關下血乃奇方
也今名斑龍腦珠丹

鹿角霜十兩末 鹿角膠十兩酒浸
兔絲子十兩酒浸 栝子仁十兩研
熟地黃兩洗酒浸兩宿蒸焙入藥用

導引有法

右末以膠酒三四升煮糊杵一二千下
丸如栝子大食前溫湯或酒吞下五六
十九

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覺或無事閒坐

腹空時寬衣解帶先微微呵出腹中濁氣

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閉目叩齒三十六

通以集身神然後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

九過使無翳障明目兼去風亦補腎氣兼按鼻左右七過令表裏俱熱所謂灌漱

次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

鼻氣然後摩面不以徧數連髮際又摩耳根

根耳輪不拘徧數所謂修其城郭以防警賊

人起居之法次以舌柱上膠漱口中外

津液滿口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

庭經曰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便兀然放

身心同太虛身若委衣萬慮俱遣久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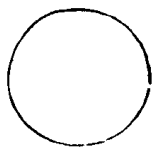
之氣血調暢自然延壽也○又兩足心涌

泉二穴能以一手舉足一手摩擦之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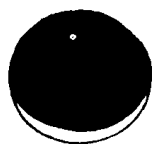
十數疎風去濕健脚力歐陽文忠公用此大有驗

還元有圖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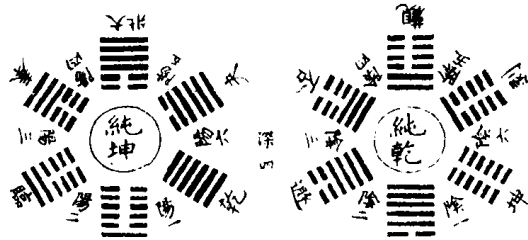


人慾盡而天
理還則自旦
至望之月也



道心泯而人
心勝則自望
至晦之月也

生 蛇 生 嬰



陰 乾陽剛也生之本具一曰為陰
中之為始為道為善為觀為利則位
而為坤坤純陰也陰極則主殺其句
知所復則頤果不食陰極而陽靜
女 極而動生意入勃然矣
陽 坤陰也陰極陽復陰人慾也陽天
理也以理制慾於是陽長陰消意運
復耳苟不迷焉復而臨臨而泰泰
而大壯大壯而夬夬也夬則純乾
兒 可復行天之健與天同齊天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五

神仙警世

黃帝問氣之盛衰岐伯對曰人生十歲五臟
始定血氣通真氣在下好走二十歲血氣
始盛肌肉方長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
肉堅固血脈盛滿好步四十歲臟腑十二
筋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踈榮華頹落
髮頰斑白平盛不搖好坐五十歲肝氣始
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
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好卧七十歲
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
善悟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虛百歲五
臟皆虛神氣乃去形骸獨居
經曰人年四十陰氣倍五十肝氣衰六十
筋不能動精氣少須當自慎自戒少知調
和攝養寧不為養生之本七十以上宜取
性自養不可勞心苦形冒寒暑若能順四
時運氣之和自然康健延年苟求貪得尚
如壯歲不知其可
洞神真經曰養生以不損為延年之術不

損以有補為衛生之經居安慮危防未萌也。不以小惡為無害而不去，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雖少年致損，氣弱體枯，及晚景得悟，防患補益，氣血有餘而神自足矣。自然長生也。

陰德延壽論

一念之覺，固所以得三元之壽。考一德之脩，又所以培三元之壽。脉甚矣。念之不可以不覺，而德之不可以不脩也。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紫陽真人曰：大藥修之，有易難也。須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是可以自信矣。道人郭太史精於談天者也。應天有書後之星翁推步必來取法曰：五行四柱曰星辰運限，如是而富貴壽考如是而貧賤疾苦如是而凶惡夭折。若鏡燭影若契合符世之人，似不能逃其數者，及其究也，合於書者固多，其不合者亦不少。是何歟？豈人生宇宙間或囿於數，或不囿於數歟？蓋嘗考之，其推玄究微，既條列于前，至其後則曰：陰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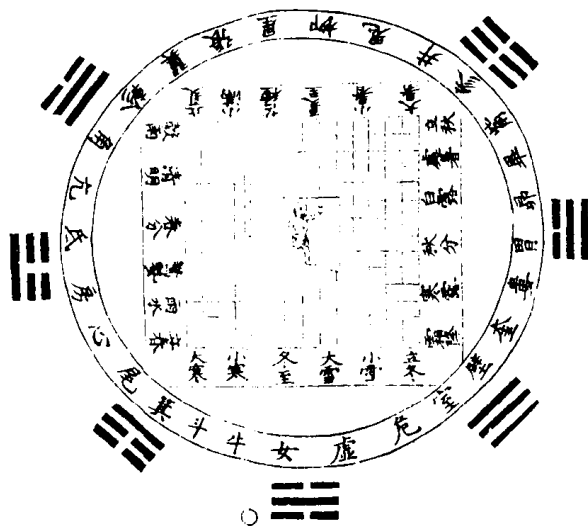
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又曰：隨時應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虞，是必有見矣。不然，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孫思邈何以有此言歟？大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斗壽星，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如此則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求生而自生。苟或墮網紀，違天地肆，愚悖侮神明，背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是不知所積，冥冥中奪其算，而天其壽者矣。陰德如子公治獄，子為丞相，徐卿積善，衰衰公侯在所，不論昔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知沙彌七日當死，因曰：父母思汝，可暫歸八日，復來。沙彌八日果來，比丘怪之，入三昧察其事，乃沙彌於歸路中脫袈裟，覆水令不得入蟻穴，得延壽一紀。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後為楚令尹，寶禹鈞，夜夢祖父

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
禹鈞自是修德罔倦後又夢其祖父與曰
天以汝陰德故延壽三紀賜五子榮顯後
居洞天之位范仲淹為之記由是觀之三
元壽考固得於一念之覺三元壽脉又在
於一德之修也或曰陰德曷從而修之曰
凡可修者不以富貴貧賤拘亦不在強勉
其所無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苦刑獄逼
迫逆旅狼狽險阻艱難至於飛潛動植於
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限量而受報
如之矣善乎西山之記曰遇至人得真法
雖云修養所至是亦陰德之報也此予所
以於參贊書後復作論曰陰德延壽

幽三為一圖歌

天地人三元每元六十年三六六八十此
壽得於天天本全付與於人或自偏全之
有其法奈何世罕傳函三為一圖妙探太
極先外圓而內方一坤與一乾定體凝坤
象妙用周乾圓壽年在其間得之本自然
一歲加一點漸比喬彭肩未悟參贊法所

行天之健 應地無疆



點恐莫全此書神仙訣識者作壽仙顏朱
鬢長綠髓滿骨且堅豈特點盡圖天地相
周旋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五

三元參贊延壽書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李鵬飛撰鵬飛至元間人自稱九華澄心老人

所言皆攝生之事凡節嗜欲慎飲食神仙導引之

法俚俗陰陽之忌因果報應之說無不悉載其說

頗爲叢雜要其指歸則道家流也前有自序亦稱

得之飛來峯下道士云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十

卷

〔元〕陳致虛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

藩刻金丹正理大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丹大要

十卷》提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日為國而至於祈
 天永命二曰為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
 斯確論也天璋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
 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客玄訪微剏垢磨光欲華就實擬
 向孤峯絕頂把斧蓋頭信洪崖友赤松抱鶴子之中黃
 養蟾光之明素展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
 善答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
 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平生論者焚香共談卅道機
 擬微露針芥相授時以去就勿忽莫究衷蘊疏而增候
 紫氣道隨黃鶴至交泰別鶴叩首上請懇疑再三然後
 軟丹盟天披青誓地舉真監度盡授所秘初則迅雷貫
 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中心味感尤甚乃至竟夕不寐
 繼日不寧既未敢請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紉繹周
 悉披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
 打破疑團比沉痾之頓甦猶大夢之驚覺道身是汗體
 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悉
 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籙千變萬化總歸一
 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係吾身可以大休歇可
 以大自在觀玄珠之有象煉金液以成丹白日登宸清

都進秩皆分內事也。回視平生學問，猶如天猶蒼蠅。測海其大小淺深，固以懸絕。亦猶炊砂作飯，攪水為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魂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為。微器高而利者，不過師傳，惟秘求之方冊，自護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有師，一知半見，自喜自樂。自執自守，自謂灰心歇妄，稍坐無為，即道在其中矣。奚服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關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點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方，又無補點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嘆哉！我師上陽真人，駕極瀾之慈航，仗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脉，發泄青城至秘之文明。前代所未明，古人所未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數暢，半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說透骨髓，血滴涌吐，出肺肝，恨不與法界眾生，盡背作太羅，眷屬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僕懼學徒不察其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者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有棄，因述已所遇而為之序，貴以拯接沉迷，前際靈龍，庶幾情懷見月。

發既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妙在三大要，一曰器。器曰鼎，物三田，火候然器有陰陽，此物有內外，火候有時節。三者實為金丹之極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厭。問性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參同，慨爾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鐵柱，久結龍沙之盟，靈符祭玉，蓮嘉慶天元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勵，滿門弟子，明察蟾天，珠謹序。

又

老易泄天機，古文龍虎經，索同契，而作也。以無為為物祖，以有為為丹母。乾坤爐鼎，坎離升降，開鴻濛，整混沌，採藥物，明符火，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煉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中發揮玄理，殆無餘蘊矣。唯火候之秘，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况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陽先生，維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惟明老易深造之道，細啓先聖未發之言，謂夫人為萬物之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化導，矢口成辭，演為金丹大要十卷，詳論反復，觀續再三，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若漕溪水田王公，吏隱山林，風塵井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手膺太初提點，道林隆

種靜字淵深軀味重玄首唱繡梓當時及門皆鳳逸龍
 蟠蟬蛻列具序說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
 種緣已熟獲聆餘所謂月現塵方西南得肌金歸性
 初者實有信依時採取三性會融亦水玄珠得之罔參
 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長生久視
 而命在劫入要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
 求之奚言道至元收元旂蒙大淵馱於除月門弟子盧
 山紫元歐陽天璫拜首序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

虛無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道可道章第一

上藥卷第二

上藥三品說

妙用卷第三

金丹妙用章第一

尚書妙用章第三

真土妙用章第五

還丹妙用章第七

神化妙用章第九

須知卷第四

運火行符章第一

防危護失章第二

沐浴心慮章第五

脫胎換骨章第七

積功卷第五

金丹詩

詠初時五首

道德經序

藥物妙用章第二

採藥妙用章第四

火候妙用章第六

顛倒妙用章第八

朔望藥物章第二

卯酉刑德章第四

生殺交劍章第六

須知七事章第八

判惑歌

醒眼詩五十首

懸胎功

臘月燭

道德經傳語傳八十一首

降龍

伏虎

扭拔

與定陽子

金丹正理大金丹大要虛無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而為道祖巢山高鶴鶴長年爾來迄今歷教何限求於朋者當以陰符道德為祖金碧黍同火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入祖天師而得伯陽之金丹成道備降魔流教為仙翁濟世雄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為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得世存道序傳師歌或隱或顯靈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君帝境宰制劫運者又難補知無相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沈九紫清接踵者多我重陽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靜諸老仙輩枝分派接丹經妙訣散滿人間唯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真人以傳紫環我緣督子得於紫環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問氣魄明博物精通扼盡群靈疑或釋總三教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構其意憐憫修道之人萃多傍門以為亂真故於卷中指出

先天一炁獨是謂若水銀珠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
爐竈名之則是用之則非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性
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
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道德經云
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為天下先者
皆至言也又如列子御風莊周鵬翼雖皆寓言却有深
義金碧綴索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強氣之符借易
為準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用同類者取象於月以
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仙聖用心普接未來唯只
先天真一之炁而已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界於游
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青
老師親傳先天一炁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
候之秘悉授無隱與從敬授以來日夕兢兢恐辜聖
且負所望儘將從前淺聞陋學煩惱業識盡皆脫去復
為天地間一箇閑人而為囊中丹財罔措兩袖空空
侶求朋將集吾輩乃不敢秘其言告天啓白聖師
七真大道乃引諸列仙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
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開門引路上
人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道進即滿素志重惟
先後人有賢愚文愈出而道愈明世愈降而人愈

以神仙之說而為渺茫或謂仙佛天之所生非人可
測而至此復奈之何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中下
之流口欲修行而不用心於此究竟甘分輪迴可
哉所幸邇來抱材負器之士參問尋廣較之古先比
稍衆雖無旌陽接宅之舉安知地仙八百識教博
有識者應期立志疾早求師成道必矣世有千
專則所趨必至好正則君子喜揚謫則邪慳
寒力耕常飽學弓能射習水能浮堅固修行必成仙
今夫百工而不求師藝豈自精一經而不求師科豈
中專心積善而學仙亦必有真仙至矣若子曰師
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和合受生我師數指先天一
炁自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
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
金石是皆非也誰得而知之乎易曰西南得朋乃與
行又云君子以虛受人佛謂西方蓮花世界馬祖云西
江水悟真篇云藥在西南是本師又云蟾光終日照西
川八云鉛遇癸生須急採又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
離宮腹內陰太乙真人破迷歌云如何却是道太乙含
真炁太乙豈非西乎西南者象所在也坎癸者水鉛
所居也黑鉛是先天一炁而隱於北方水也然本無方

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然同契云：其人清潔淵淳，將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龍虎，曰鼎爐，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炁，狀如細雨，密霧亦如明窓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初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為而精氣自然，有所為是猶天地無為而萬物自然化育也。修道底人果得真師，口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汲汲成就我身，又何暇尋功名富貴而共人談論哉？蓋非得其訣者，於丹經內默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傍引曲證，闊論高談，以度歲月，復何怪哉！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假借聖賢為名，如葛仙翁保生養命丹訣，達磨胎息經，趙州十二時歌，龐公河車頌，以至八段錦，六字氣之類，其他文目更多，切不可信。要當以參同契、悟真篇為主，然未遇聖師面傳，非有自悟。黃帝師廣成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師瞿曇、聖人皆拜真師。後世九流却要有悟，何其誑妄！唯有俊流得師一傳，閑處下工，無人知覺，一担道成，顯其神通，以為頓悟，此則有之。夫金丹一事，其中奧旨，不啻一件，只如藥物、器具、牝陰陽、太易、子養復震也、紫水、火、金、木、母、隱子胎、情性、龍虎、鉛汞、玉寶、刀圭、媒、娉、白鳳、雄、雌、顛、倒、浮、沉、橫、竅、時、候、朔、望、弦、氣、水、火、進、退、斤、兩

交符抽添、沐浴、烹煉、養胎、脫胎，似此等名號，聖師叮嚀訓誨，猶恐乖錯，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師云：當時自飲刀圭，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涼清，海木金間隙，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鐵君聰慧，過顏閔，不過明師，莫強猜。今留試金石三寸於此，別其真偽。凡學仙子，先一試之，若得至人傳了，首以參同契、龍虎經、悟真篇此教書內問，無不知曉了。逆明橫串，直貫指南，透北識西，就東，只此便是。何以故？蓋聖賢之言，亦有順求，亦有逆取。幾閱二意，曉了一般。若邪師俗子，妄談意會，問他已上教書，則慙慙其說，直也不了，橫也不知，縱能直知道，又不了。此處有着落，便試過了也。且得入最難，純陽海蟾重陽諸祖，特懸世人，聞道者少，雖證帝位，古誓度人，故出沒變化，往來塵世，必其可者，度之。是以金丹之道，神仙能授與人，而不能必其成，却能知其必成之人，是以度之。必成之人，耳口自別，何哉？大智慧的口，求之而心愈低下，耳聽之而思所以行。上陽子曰：予昔未聞，撥着得之，要與世人盡講，此道不相瞞，隱及既得，聞者思審，視果無其人，堪傳此道者。純陽翁云：若差字，雷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俗眼，看來丈夫，而非男兒乎？業師密授，存乃今而後，知真仙聖師之意，豈不欲

人人領悟箇箇成爭者世人不及者舉過者大多有
般蔽障無由見聞是道也。不可以言傳而非言則何以
聞道。謂不可以言傳者緣以時人習學識陋不足以語
之也。必固語之。彼豈信受而行之哉。是曰不可以言傳
也。果若非言。云何口授。今人直以無言是道。寧知於中
妙語更多。但非六耳所以共聽。否則聖人明示直說。何
乃從古隱到。如今轉不可說。後之學者。慧眼未開。宜先
審其忠孝正直善惡賢愚。大道非正人君子。非素所好
者。端不可與。以莫嗜利。至道輕傳。倘非其人。彼此受
道。况欲其敬師成道乎。黃庭經云。授者曰師。受者盟以
代割髮肌膚。全擲手登山。欽金丹。金書玉簡。不可宣。太
上微言。致神仙不死之道。此世文也。大地之間。此事最
本。非重盟誓。孰敢泄機。此秘訣也。已前宜讀紫陽。一
人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戒之。慎禁秘。不傳。即
此。推仙。子不能接引。方來。拒秘。非宜。但當密。却
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無文。便於觀覽。所請。要
相。在於庚方。月現。子時。癸生。取先天真一之炁。是炁。即
鼎鉛也。當此之時。藥物真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也。存
口訣。時之子也。亦要心傳。廣。子謂黃帝曰。慎汝。心
口。汝。多知。為。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西。陽。

之原也。為汝入於存冥之門。若被至陰之原也。若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動。動而愈。言教
窮。不如守中。孔子翼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備陰陽
之謂道。魏伯陽曰。類同者相德。爭爭不成。寶。崔公入藥
鏡云。是性命。非神氣。求神氣。只一味。是此天性之道。或
有自悟天命之妙。必待師傳。真名子曰。假月。爐陰。爐也
中有玉藥之陽。為耶。虎之弦。也。殊砂。陽。陽也。中有
水銀之陰。氣。即龍之弦。也。今丹。即此二弦之炁。調停
和合。以成。然。吾所謂神與炁。精。迎送。動止。凡百。作為。皆
主於意也。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為。即。為。意。止。即。止。
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煉。沐浴
以意守之。溫養。脫化。以意成之。故崔公。每。一。日。內。十二
時。意。所。到。皆。可。為。此。之。為。大。要。之。要。也。有。能。猛。有。如。前
誠。金。石。則。得。金。丹。大。要。之。要。也。既。得。其。要。不。訪。求。信。問
財。以。成。真。本。意。世。有。以。萬。金。而。買。功。名。者。其。身。安。能。長
久。乎。世。有。以。萬。金。而。濟。如。者。其。死。豈。能。再。生。乎。連。有。否
然。唯。道。長。冬。亦。有。聞。道。之。人。不肯。直。下。承。當。勇。銳。向。前
疾。早。便。做。乃。欲。待。其。功。名。心。滿。諸。事。已。了。方。成。此。道。又
感。之。甚。忽。以。天。不。假。年。身。殞。於。世。悔。何。能。及。佛。果。云。只
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紫。陽。云。試。問。地。金。等。

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棄萬戶侯而為身者張子房焉
稟萬金資而求道者馬宣而焉今之視昔誰能及之後
之視今早宜然悟上陽子曰大脩行人已得師傳先結
州如鮮真人云我今收得長生藥年年海上不見知音又
云幾年湖海覓仙傳不做神仙不肯休泥丸翁曰若無
同志相規覽時心爐中火候非陳虎丘云朝朝惟切等
同志走過東吳不見人蓋得知音道侶乃相規檢巨其
不遠以共成道亦有善侶而未聞道財則有餘是宜質
易兩相成事故龐蘊溺財求藥傳大士唱賣藥子皆同
此道也是以釋氏修定坐禪以上制鉛以鉛制汞鉛汞
歸身身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今之所謂禪者皆謂
瓶于禪行也打碎坐也跌碎世惟皮可漏子禪禱亦不
斷咬亦不破若人參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汞自相投
矣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其分彼我者乃是一箇盲人鞭
騎瞎馬而與人較勝負豈不為明眼底人所笑國悟云
禪非意想以意想參禪則垂道絕功勤以功勤學道則
失有頓絕却意想噴什麼作禪脚踏下岸爾無禪之禪
謂之真禪如鬼子懷胎絕却功勤喚什麼作道頂門上
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真道似蚌含明月佛相留下數百
公案見性為先是此金丹大要禪道俱明仙佛同證性

命二者皆要了知既得了知宜加精進上陽子曰是此
金丹大要做諸仙聖之書發明先天一炁之妙開引後
來之人于中顯露泄漏免多夫何故是予早年素有此
志未遇真師不明其要閱諸丹經有難拆摸思攷不冬
研窮無方廢寢忘食每留此憾神仙之道因執無為非
過聖師分明指示則與凡流同肩腐朽是因師指畫以
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為此書名曰金丹大要以
贖往憾與後來人出雙慧眼不可施於筆上之筆之不可
發於語者語之學道之士因緣獲觀是此金丹大要如
對聖師親相付授當知大藥悉具運用皆全上陽子曰
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
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
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
說使無着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修真圖像
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乘十卷超宗酌古見
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
三卷三卷不達四卷須知次第孰覽無一不備吾之成
此金丹大要多重言者切之故也多俗語者顯之故也
寧免世靈覺真諒然恐方來無直悟底自非宿昔有
仙骨者不能聞是金丹大要之名况云欲得而誦之手

非有大國...不能存是金丹大要之旨...云欲得而...
 了之...不能入是金丹大要之旨...云欲...
 得而...非有大功德者不能就是金丹大要之旨...
 云云...金丹大要...可以參証出入往來若初下手...
 化若...金丹大要...可以參証出入往來若初下手...
 得樂入室是此金丹大要可以保養全功亦有聞道蒙...
 感懷...金丹大要...有試金之石可以...
 辨驗...金丹大要...更莫遲疑入道詩云人身難得...
 今已得正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
 度此身上陽子曰復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於中...
 與古便可像繪祖師純陽重陽丹陽三仙真形晨夕香...
 花一心對像誦念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
 遍日積月深初心不迷愈加精勤自感仙真親臨付授...
 是學仙子如爾開悟理路透徹心地虛靈時時脚踏...
 得實際夫何以故玉帝勅命見授丹陽真君掌領仙籍...
 巡行天下祭人功德誦上冊卷分遣已成真人仙子下...
 為人師移文歸司玉借冊財成就學仙之士無上妙道...
 已成真人是學仙子精專注想因緣道遙是學仙子不...
 懶苦辛懇求至道是學仙子勿以天高天厚難以感通...
 是學仙子勿以大道杳冥非几可學是學仙子勿以陰

陽分位非人能成是學仙子勿以性命由天非我所存...
 是學仙子不作是見不作是聞勇猛智慧即得性海注...
 洋命源流潤是學仙子列名丹書冥心究竟是此金丹...
 大要或觸事物或遇經筵或在舟舫或行道路或對鏡...
 容或照水影或觀淮秀或觀屠殺或因畫戲或見僧坐...
 觸着...一覺悟從之而入保保酒酒圓陀陀得...
 大自在恰如貧人於房舍中捏得祖父一窖金寶相似...
 方知此是自家之物多年棄藏一旦得之受用不盡上...
 士至人昔蘊太乘根器又復得此金丹大要一誦丹憶...
 豁然見性即佛即仙如瞿寶久道傍拾得無價明珠喜...
 慶無量學仙之士願以生死為一大件事早收藥物成...
 事丹爐白日騰身高奔帝境實我志也

至順辛未仲秋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序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文...
 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
 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道之為說先天地而位天...
 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
 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捉摸...
 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

此一強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為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與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受。是何事。抑猜之為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頓頑生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為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為物。通然而生氣。復資氣而有熱。天地萬物未有非熱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熱。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熱之名。須究內外之道。無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佛云摩尼。儒語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熱。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然之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種音。儒謂中和。釋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昔者老子西遊。閉今尹喜知為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老子乃註五千余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藍屋懸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註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辭註何啻百人。惟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較意

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頭而出之。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為。且名既有復。不可常名。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孰於道德者。德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者。無以為也。無不為者。有以為也。為是道者。慧鑿。顯閔。必待師傳。達言有之。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陽子曰。豈古然哉。於今為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捉摸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的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南四十。雖居林泉。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有真。講說。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元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光明。并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向。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竅。朱。裏。赤。水中。銀。日。鳥。月。兔。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漁。鱗。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蓆。等。樣。喝。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夕。照。觀。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為。快。活。何。以。致。此。

為此老雙關二意。首要世人明了為斯道同出却不
同入。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己是強名。况復云此兩者其
下重云。聚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箇鐵羅漢。點
檢將來。却是大踏傍。直垂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真
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燦燦。收拾隨身去。豈不欣
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
經書。要引世人皆為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
念暮誦。以為祈禱。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
愚哉。猶誨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
以此而脉人之脉。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不診。只誦此
語。須感得叔和立現。復奈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
亦猶有病之誦。而不診。看書了。其病若發了。其病
了。字則訛了。舌頭了。幾則空。舌頭了。非了。坐斷是
了。不了的是人。了的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
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心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
身。法身雖小。內心量本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
須彌。終不為大。此以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
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
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冰炭者。師授是經。解
之。績其言外之意。一陽子曰。大戰五千余言。多以天

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
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故堯蟻子有治道。周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為
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為之治也。其將以有為
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為
有以為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
為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也。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
下者。張子房之謂也。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
謂也。得此道而善養生者。許旌陽之謂也。妙哉。是經其
言。父則言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謂道德也。其旨意先
有為而後無為。非蠢然無為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
於仁義也。尚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
象。有物。有真。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指大
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
牝。因入而有為。有為者即金丹也。意後之人。裁其冠者。
不明玄牝。玄妙之門。或其樞者。不修無為有為之道。使
彼之有目者。視之為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為異
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躡或
趨。奔競是非。至于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

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
 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者魏出聖者三清之境以
 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為心其視天
 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已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
 源流妄誕詆誹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識蓋彰感之甚也
 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其
 欲引導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
 也始降魔斬蛟平潮彌災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
 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
 善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
 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
 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
 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
 道自綱常而出非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為故
 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為故云知
 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為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
 則明其道故曰太上知有之不知者則辯其語故曰
 夫唯無知是以不知也道而謂因伊釋之每章就下
 專語夫如此者特為此老垂一雙方便手為天下人具
 一雙智慧眼垂于者接濟遠近具眼者早自明了使人

人回首物物知歸長生升仙必有真實根器的
 至順辛未仲秋後三日紫霄上陽子觀吾陳致虎序
 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上陽子曰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
 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江河沙數曰道此數之多皆也孤則獨無一侶曰道直入鴻濛而環
 歸冥滓曰道善集造化而頓超聖凡曰道目下機境未
 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
 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
 有大識見之眼而無情有智慧之耳而無聞有吸舌
 注之口而無落有請妙香之鼻而不臭有殺活舌頭而
 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在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
 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不許一髮
 闕然而日彰任峭巍巍巍萬仞放身而無怖細入刹
 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入有曰道作佛成仙是道
 佛經五千四十八卷也說不到了處中脩三十三章也
 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余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者果
 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氣也故鄭真人曰道乃氣之用
 當知體其道者是氣也可道者道有號道有名道有諱
 比如道之號曰萬物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

德也道之號與表德實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之
諦却足生生意物之道雖有其名而不可以常道故曰
非常道何謂非常道蓋可以自見而不可以人見衆生
見可以自道而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六可道非常道
也何謂非常道以其至廣至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
道也以其淨保保赤洒灑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道也
以其香真恍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以常道也
是之謂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上陽子曰夫名也者
事物用以稱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
者喻如乳陽物也曰乳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
物也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曰可名非常名也又
如今有人名曰谷神小名曰芻狗而守曰衆甫諸與小
名上之呼下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
人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
之小名若於僻陋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若
於稠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謂非
常名蓋人人有一箇諱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托人言
爰云非常名我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嘗不可行但非
常道所行之道名以實言在人未嘗不可稱但非非常
之名耳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者待之

而後動也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唯雌蟠虬而
物所自體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無而偶
有者猶以天而配地以母而配始者猶以炁而合神是
知有與無二者時而天地位焉始與母二者出而萬物
育焉我師云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網緝活動
者即有也氣也此論玄遠要具大方眼然後可以見不
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竅一定之中而求變化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曰
欲冲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
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動於未見之前而
將興發此即觀其冲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
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
而將興發此即觀其包元含靈之竅也我師曰觀其妙
者見其智慧之精微也觀其竅者見其功用之遠大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道與名也無與有
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為先
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於一而名乃分矣玄者不可
見不可聞不可說同謂之玄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
見聞名說也玄之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
愈不可聞愈不可名說即佛云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

說者即此道也製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中虛之聖
 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上陽子曰有物先天
 地服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無也虛
 無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無悟真篇云道自虛無
 生一炁我師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此乃為之而有
 以為之自然者後天地也人稟父母陰陽二炁而生而
 長短論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為而無以為也道本無
 名以之曰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可以常名既
 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而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
 耶是無形耶乃不可以常道常名而不可以聞見者也
 是以從古聖人以至于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
 萬論下世而終不顯題者唯是道之尊德之貴也夫人
 本秉清淨若脚踏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碍何必更向經
 句上尋覓為世人翻着見解誦處不能諳知處不能
 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托字百般遷就而為之諱
 諱知先天地一物耳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
 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
 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也
 老子有無玄牝微妙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
 也深山妙窟東代不之人所謂達到是處一明一切明

了了一切了利根上士獲觀此經字上求義義裏通機
 句中得意意外悟道怨若智慧眼開感得天人相與
 不慶快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虛無卷第一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

精氣神說

黃帝曰知之修煉前之聖人無上元君謂老子曰長生之功由於用神之神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黃庭外景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聖人言修煉金丹者煉精氣神而已唯此三者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無以易之而精氣神有後天地有先天地今將此二說別而曉之夫精者極好之極美者言精惡者言麤夫物皆然凡人唯精最貴而甚少在身中道有一升六合此男子二八已滿未

泄之成數稱得一斤積而滿者至三升拾而喪之者不及一升精與氣相養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日嗜飲食之華美者為精故從米從青人年十六則精泄凡交一次則喪半合所費者少即隨日生而補之所補者陰精而已唯元精一泄非先天者則不能補有喪而無益則精竭身憊也故慾不節則精耗精耗則氣衰氣衰則病至病至則身危嗜精之為物其真寶也又奚可縱慾而喪軀乎丹陽祖師曰色者甚於虎狼敗人義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為道之大障也謂下愚之人謂其壽命數定恣慾為快其意古之戒曰油枯燈盡

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本無根而能久者

象川翁曰精能生炁炁能生神祭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實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則身健身健而少病內則五臟敷華外則皮膚潤澤顏容光彩耳日聰明老當益壯神氣堅強音見高年慈情未衰此其早年泄達之驗至此又無絕慾則壽更多精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受父母陰陽二炁而生日以增長老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便赤子知有知保固其渾然之精而無虧泄待其年壯明敏乃遇至人授以變調之道必作無為之真仙矣

茲事固少此以人身中之精而言乃後天之精若論還丹却非此精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即謂元陽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誇處乳名嬰兒晚則喚為金公凡到隣家便稱至人其情密交烈此乃先天地之精却為人之至寶老子曰吾嘗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修煉之士先明此精既看明了即可仙矣是號為金液還丹佛號六金身者積精至十六兩也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修真便入無海蟾金丹歌曰為甚神仙却愛身也須借感養精神陳泥丸云大藥須憑精炁神味一處結交成天

鍊者即金液迷川也昔堯得之於務成子急欲修煉綠
總萬機唐宋得就乃拍天下而懷歎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舜以授禹而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後來龍牙禪師乃云人情濃厚道精微道
用人情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從
古到今修何作佛者未信捨此精而別有路耶其後天
地之精歸陰人若實之惟能健其身益其壽而已學根
之徒欲吞此精之穢或採闔丹而鍊或運已精補腦以
是為道不亦愚乎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煉以為
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
皆陰又云四大一身皆為陰不知何物是陽精道中一
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重命壽白紫清云其精
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吐雲門和向云乾坤之內
宇宙之間中有一竅秘在形山孔子翼易曰男女媾精
萬物化生若其上士言下道有指景何以故曰男女媾
精萬物化生此為奇特若當時孔子以世俗生養之說
言則必云男女媾精人乃化生却乃普云萬物化生
此物莫淺易看過不上士至人一聞便了中下之士
非道真師直指密訓奚可暗猜我師緣管于云何者為
性命八之一身至精至粹至靈至貴莫越精氣神之表

聖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實之
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傷汝精黃帝以
之而修煉後於崑湖上升自後言修煉之道為黃老之
術抑何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你世有此事
最大人人可以修煉而成仙作佛也
夫氣者天地萬物莫不由之在天地之外包覆天地在
天地之內運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風雲雷雨得以
動四時品物得以生長收斂此唯天地間陰陽造化之
氣爾獨人身之中全具天地陰陽造化之氣得動而用
之又有二焉二者何也先天地之氣有後天地之氣
今以後天地之氣為言此氣生於穀故從氣從米而蓄
於脾胃亦得穀而生氣黃帝曰五臟之氣會於胃而氣
所由生也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內隨母呼
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靈之氣聚于
臍下凡人唯氣最先莫先於呼吸耳其氣者皆由
是氣非是氣則聲香味觸法都不知有氣之時接于天
根相接于地根氣之在人身有八百一十式與脈借行
表旺相開積而壯者倍之因勞慾而後者無一半而人
惟實精則氣自裕氣裕則精自固飲食之精熟有益
氣人年二十而氣壯而後少者則氣長而後多者則

勞倦者則氣少而短氣少則身弱身弱則病生病生則
 命危試以日用常行見之凡交感之後氣即促急葉文
 叔云衆生遠蒙醉於情慾日夜漏泄不知其幾何也本
 去根枯必死矣世人但知養生止於禁慾殊不知一
 念若動氣隨心散精遂氣心為此道者當心体太虛內
 外如一噫氣之為物莫可不愛之乎下愚之人日則逞
 力多勞夜則恣慾喪精氣因之以乏不知氣乃命之蒂
 未有花無蒂而不凋華之土先食其氣資氣在於
 寡慾慾情不動則情氣自相生氣之盛者少私肉則
 志堅骨強外則筋力勇健身休秀實齒白唇紅老而不
 衰步履輕快且氣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與父母陰陽
 之氣日漸長而無虧加以乳哺飲食日以增養老子曰
 然日號而喘不噴和之至也碧虛子陳景元註曰天和
 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喘不噴音之喘也
音也使赤子如有知守其渾然之氣與精同寶而
 不虧洪年壯又遇至人曉以永世之道亦可作無為之
 真仙矣茲事又少丹陽祖師曰滋味所以養元去唯
 惠所以養性又曰守氣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其睡眼
 黃庭經曰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雲霧既五
 華植靈根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大人過行走則

氣急而噴甚睡則氣蘆而納唯坐靜則氣平而緩又氣
 屬水而脾因氣以運蓋人睡則脾積而色黃冷食亦然
 多喫冷飯之後而又行房則能使人心絞而色黃何以
 故飯室於氣而意多發滯滯而損脾也此以人身中
 之氣而言乃後天地之氣傍門迷人欲燃其精而納此
 氣以為是道猶效沙而代飯不亦惑乎紫陽翁曰嚙津
 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內若無真種子猶將
 水火煮空鍋唯先天真一之炁可煉還丹乃自虛無中
 來此炁姓白喚太乙即名元炁號曰宇宙主宰素鍊取
 君寄居西川出入騎白虎乳名喚真種子晚則唾白頭
 老子到隣家便稱父姪好食鳥龜而多情此為先天地
 之真炁即是人之至寶陰符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禽之制在炁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又
 云或噓或吹或強或弱火修行人先要洞明此之一炁
 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茅真君靖中吟炁是
 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海蟾翁
 金丹歌曰煉形成氣歸真一煉氣成形謂紫宸丹髓歌
 言日遇師真訣只要氣神入氣穴悟真篇云道自
 性生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百真人還源篇云氣是
 無名子云真一之炁生於天地之始得於虛無

之中恍惚杳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得之不得如之何
疑結而成悉樂者或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
實而有者真陰真陽山前類有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
八初弦之炁也有炁而無質者也兩者相形一物生焉
所謂一者即先天真一之炁凝而為一黍之珠原其天
地之內已有形質者皆後天地之氣屬陰獨先天地之
氣屬陽惟公入世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
形如明窓塵一似細霧烟何謂先天炁重陽翁云五行
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丹陽翁云喘息莫交相上下要寬
舒亦同契曰杖華花葉果實皆其根株不失其本
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似真鉛合聖機蓋世間
從石而出者凡鉛也從造化窟中出者真鉛也何謂真
鉛即先天地其一之炁契秘圖曰離納已為日為火為
心為丹砂為龍為汞坎納戊為月為水為腎為鉛為虎
為氣在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翼之曰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三教中人觀書莫慕首前過了內有做官有
作佛修仙的道理在頂下了墮工夫始得上陽子曰若
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更有方者然後能求之達磨
西來見此亦神洲有太乘仙道也以此達磨
亦全仗有力者為求足然以成其道豈料得梁宋許

至魏方得成佛因知是炁無其力若必不得之紫陽真人
乃依馬處厚之力王冲照乃得富錦公之力石杏林樓
薛紫賢云可往通區大都休有力者為之是知此炁每
好潛藏無力者安能得之太乙真人破迷歌曰如何却
是道太一令真炁白真入云此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
是太素炁我師曰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上陽子曰誰
能承當得此一句便是活佛了也蓋虛無中來却不是
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孟子曰吾
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又曰是儀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又曰志至焉氣次焉次者隨而至也又曰志者
氣之帥也帥為氣之帥必為氣主為之主者使之來即來
使之往即往又曰配義與道若大智慧於此便分清
濁何以故曰吾善養氣而曰以直養此乃發明易中之
直夫直其靜也稟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周子金三
說中通外直亦是意也又曰是儀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復云配義與道以是而知孟子以仁義言之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炁志至焉氣次焉則知孟子非持善養而
亦善取曰云何取曰以直取曰云何來自義所生曰云
何見曰以志為帥以是知以是見孰肯出頭頂着則他

也有是知有是見不亦同契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
香金碧經云造化泉窟陽氣發坤日界南極五星照珠
日月合璧著仙翁流珠訣曰流珠流珠後我區區雲遊
四海歷涉萬書忙汲汲忘寢失哺亦通知友燒竭求
珠三十年內日月長吁吾今六上憂赴三塗賴師傳授
元氣虛無真陰真陽一吸一吐玉液灌漑洞房流酥真
人度我我度大丈夫仙翁得此先天真一之炁依法修煉
白日紫雲騰空升舉天下後世受其賜也

天神者感萬物而言依形而生黃庭經云至道不煩訣
有真流九百皆有神神名最多其能教舉身中三部

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
下部八景腎神大小腸神脾神胃神膈神兩脇神左陰
神右陽神身中九宮真人之心為絳宮真人腎為丹元宮
真人肝為蘭臺宮真人肺為尚書宮真人脾為黃庭宮
真人膽為天靈宮真人小腸為文靈宮真人大腸為未
靈宮真人膀胱為玉房宮真人又有元首九宮真人雙
丹宮明堂宮丹田宮泥丸宮流珠宮大帝宮天庭宮極
真宮玄丹宮天皇宮又有金樓重門十二亭長身外有
三千功神身內有一萬八千陰神共三萬六千神所

王者為絳宮真人一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又有三身神
四智神三魂神七魄神七元八識神假名異字難可悉
數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為之聽命焉故能虛靈知覺
作土生感隨機應境千變萬化瞬息千里凌波自旋又
能逆料未來推測禍福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僻陋僻隘
無所不至善哉善哉樂樂慈愛慈欲文能隨之其人表
正其神亦正其人詭曲其神亦邪侯人若絕慈忘情精
氣壯盛神亦發旺明麗形容美好若人多愁勞神神勞
將衰而神不守其人恃酒風顛巧名短行神亦隨順矣
亦助之悟真篇云奈何精神能陰宅舍難固又云修真
之士若執一已而修之無過煉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
三物一聚俱是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純
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耶此言一身之精氣神也紫陽蓋
欲題者世人未得先天地之陽神與身中精氣神相配
終不仙也猶傳大士金剛偈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
而今以先天地之神而言其神號無位真人佛云純利
西耶佛若識得此神却有妙用此神專主役人專主
生人修仙求佛者必要此神王之方得此神元來無頭
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乃能與佛同名同號能嘆於
人若人姓張三其神亦云張三其人全金剛也

子 259-239

金剛其人端法眼其神亦云法眼其人好食大素其神亦好食大素其性喜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夫修行必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蘇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為八金剛四智化為四菩薩四心化為四佛四佛者一名純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賈多陀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者一名大成執智菩薩二名妙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六識金剛者色識金剛意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合威識金剛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煉底念反為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以成真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翁曰精神炁血焯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精養靈根炁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善真人云此來修煉類神而神炁不安空若辛又云神是性炁是命神不外馳炁自定虛靖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自真人云此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皆不外神氣精三物是也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成非何順順一生二生

三三三三三萬物故虛化神神化炁炁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通萬物舍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皆神守形養形煉精精化炁炁合神煉神還虛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要此物至却原先天地之神功後用八識神使之採丹取鉛隄防固濟傳送保護皆其力也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三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又平等性智菩薩主傳送識金剛之大圓鏡智菩薩主含藏識金剛皆聽意神以主之意神使之去則去使之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形故曰神仙須得此神要知其家金丹歌曰身譬屋兮屋譬身却將居者比精神又曰中央神室本虛闕自有先天真炁到資生經云臍下三寸為下丹田方圓四寸着於脊梁兩腎中間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央黃色名曰大海貯其血氣一名大中極言人身上下四向最為中也中央正位即丹田金丹神室也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轉聚石之父母砂汞別處出陽入陰又曰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又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全也設位者列陣配合之密也變化者謂鉛汞之用也我師曰聖人恐泄天機道家以妙有真空為宗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姓女嬰兒丁公黃婆黃芽白雪

等類近於音實。致令迷人妄亂猜疑。學人得似是非而非。昔執以為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帶於有形。深質採戰。攝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為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感持刺竿。黃花翠竹。捧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本趙州。答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為無。流為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豈知禪憂頑坐。道怕傍門。學佛修仙。一件大事。我自得師一言之下。如光明鏡。掛于高堂。物去物來。無不照了。今特指出一條大路。共諸人行。彭真人云。一日可以事四十二百二十年。天地之正炁。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土。在人曰神。天修行人。早用妙意。觀察知善。隨後使統利陀耶佛。八月初三日。夜子癸時。急走西川。採鉛取金。疾駕白虎。與傳送識金剛。一同回還。行與妙觀察智菩薩。還歸神室。與勾陳神君。騰蛇神君。面回收貯。閑鎖封固。初則神室交戰。後則龍虎降伏。妙觀察智菩薩。與乳粟陀耶佛。勸力同心。不可暫離。日夕衛護。如此保顧。十月之後。却有一箇金色頭陀道者。曰。上陽子真人。在內作玉。二佛仍前照管。不使輕離。遂出。一周二載。三佛分健。與上陽真人之後。方可受實言功。正陽公曰。縱橫天地不

金丹大要

卷之十一

由觀其是之謂也。章思廉出神訣云。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呂祖師云。九年火候。直經過。忽尔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後天地之神。與先天地之神。億乘萬騎。隨逐以成。真人同駕。盡祈。還請三清。均授仙秩。是之謂白日升天也。是云大丈夫之事畢也。

金丹大要

卷之十一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終

金丹大藥大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

金丹妙用章第一

金碧古文曰丹術者明莫大乎金火。金火者真鉛也。又云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魏華蓋始秘又云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伯陽真人曰。金來歸性。切乃得稱還丹。上陽子曰。金者非云金也。指鉛以為金也。鉛乃金銀之祖。故總題為金。蓋非世上金。實之金。非從凡間土石中出者。此金乃先天之祖。而後生於後天。大修行人。擬太極未分之前體。而求之。即造真際。是以高仙上聖。於後天地。已有形質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炁。乃以此炁煉成純陽。故名曰丹。夫純陽者。乾也。純陰者。坤也。陰中陽者。坎也。陽中陰者。離也。喻人之身者。亦如離卦。却向坎中心。取出陽爻。而實離中之陰。則成。乾卦。故曰純陽。以其坎中心。爻屬金。故曰金丹。須求先天未形者是。若修後天地。已有形者。人也。物也。非金丹也。然又非金。非銀。非鉛。乃其炁也。我師錄管子。所以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者。此也。黃庭經云。迴紫抱黃。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又云。呼吸元炁。以求仙。魏師曰。先天大學書云。聖人能返一炁。而歸根復命。與元神道合。生生無窮。總括萬象。謂之得一。強名曰丹。非法術也。

是乾道變化陰陽不測。深極無上。至真之炁。包含性命。

之宗。謂之金丹。煅煉真形。神俱妙之道。望簡至易。一得永。

得得其口訣。雖至愚小人。立躋聖位。要知所謂神仙者。

以能收陰。而迴陽。抱神。以致仙也。丹陽翁云。性定則情。

忘。體虛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天修行人。既。

得真師。盟授。越早。分去身中之陰。而歸至真之陽也。

蟾子曰。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大修行人。分陰未。

盡。則不仙。蓋炁虛絕。則陰消。幻緣空。則陽長。故陰盡。

純。則金丹藥熟。丹熟。則飛神仙境。此所謂之神仙矣。

藥物妙用章第二

黃帝曰。人萬物之盜。又曰。日月有歲。大小有數。聖功生。

焉。神明出焉。金碧經曰。煉銀於鉛。神物自生。參同契曰。

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為巧。丹陽祖師云。神氣是性命。性。

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兒。嬰兒。

是真陰。真陽。紫陽翁曰。精神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

化生。出氣者。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又云。要知產。

藥川。源流。其在西南。是本鄉。上陽子曰。從古到今。上聖。

列仙。留下丹經。不肯明。示藥物。一件。其間所指。金木水。

火。土。鉛汞。砂銀。此皆譬喻。而凡俗。直以煅煉為事。却將。

此等。水銀。砂礪。為其藥。以背引真。勝。憐。憫。吾。今。分。

。

。

明與世世露夫藥物者須知此藥從物中來非出凡世
金石草木之類亦非有形有質之類却又在有形之中
而得似金非世金似水非凡水亦有藥亦有外藥夫
外藥者坎中求先天真一之水水中取先天未擾之鉛
歸中持先天太一之炁此炁即黑中之白陰中之陽也
悟真篇云取將坎位中心實者是也蓋真一之水即真
一之精氣此炁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
之宗萬物之祖契秘圖曰坎為水為月在人為腎腎藏
生精精中有正陽之炁炎升於上精陰炁陽故鉛汞而
銀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變隱子胎故虎向
水中生虎乃配銀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言外藥者也
夫內藥者離中求先天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
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
真篇云點化離宮腹內陰是也契秘圖曰離為火為日
在人為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於下血陽
性屬陰而求陰龍性屬金而求龍生火顛倒取之
此上言內藥者也靈寶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
然後及內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
藥便修內藥也內藥者俱為而無不為也外藥者有

而有以為也內藥則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則有体有
用而實無外藥者色身上事內藥者法身上事外藥是
地仙之道內藥是水仙之道外藥了命內藥了性大惟
道源陰陽所以藥有內外無名子曰離外陽而內陰坎
外陰而內陽以外陽照內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
陽之炁結在陰海之中取來點已之陰汞即化為純陽
之身矣上陽子云不得兩片虛說又說不厭煩留下丹
訣今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云若要超凡入聖處
無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寶中有五色包至道
陰丹須認先天炁常以性根護命蒂陽丹者即外丹也
即外藥也造化在二八妙中不要半箇時辰而生立得
成此即先天地真一之炁號曰真鉛又曰華池神水
真金液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得一以先
形而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也夫修行人採此真鉛
歸于懸胎胎內點汞入室是謂外丹也陰丹者即內丹
也即內藥也夫修行人點得外丹入室却行陰陽符水
運用抽添以滋養之丹陽和師云心液下降腎氣上升
至於黃庭氣氣不散則丹聚矣固直篇云護守藥如看
火候但安神息自然神息者即種子云具人之息以
神即廣成子云丹藥神丹也此神息自綿綿此

龜息神息踵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此即謂之真火以
為內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無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
息。天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人之精
神榮衛一身運陰陽谷呼吸以呼吸用神為以神為水
水火以水火煉胎息胎息綿綿游泳坎離坎離交感而
生金液金液還而丹成也。

鼎器妙用章第三

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太上曰當其無有器之
用龍虎上經云圓中高起伏似蓬靈閣閉微密神運其
中炉龜取象黃庭經一雷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虎無見

吾形伯陽真人云此蘭山真法金液亦相齊紫陽真人

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採烏兔藥乘赤上陽子曰鼎器
之名非但一說匪遇聖師難可擬議曰乾坤鼎器曰坎

離正原曰玄關一竅曰太乙神炁曰神室黃房曰混元

丹鼎曰陽炁曰陰炁曰玉炁曰金炁曰偃月曰白懸胎

鼎曰二八炁曰朱砂炁曰上下金丹曰內外鼎曰黃金室

曰感丹曰自東陽造化煉名雖多而所用亦別且如內

鼎外鼎之說內鼎者指下丹田在膈之下三寸曰膈

後腎前一曰前胸後胸謂之一曰膈之下腎之上凡此

說者猶暗中而射擊也有道之士只要認取下丹田之

極處為準下丹田是神無歸藏之府廣闊四寸一名太
中極太中極者言氣一身上下四向之中故曰太中極
也又名大海者以貯人一身之血氣故曰大海博真篇
云產精既返黃金室一顯明珠永不離空清庵云乾坤
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即此內丹神室也外丹者亦名谷
神亦名神器亦名玄關亦名玄化之門亦名象妙之門
亦曰有無妙竅凡此諸名猶華人而聽管籥也。有道之
士只要認得銜管採取之所紫陽仙翁曰要得各神常
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葉文叔註以玄牝為兩腎中間
混元一氣無名子題曰誤矣殊不知玄牝乃二物也若

無中一物故能萬物故曰內外二丹從此而得聖
人秘之流偃月爐懸胎鼎也恭同契丹器歌曰三五寸

一氣曰四八兩寸身長尺二厚薄均腰膈三坐垂河漢

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

調勻陰火白黃芽錫兩七象輔異人悟真篇首云周圓

三五寸中虛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之

身服外三層應三才爐面周圓一尺二寸明心機有一

尺長圓號為偃月爐此上言外丹也仙師之意指物

喻後後舉人易於領悟只如圓三五寸一分此非真師

論後後舉人易於領悟只如圓三五寸一分此非真師

詳誨豈有自知况其下文多少深意如葉文叔有蘇丹
丘有過了然明白豈謂玄化之說不得師傳之意細度
果何益哉後之學者既家師授常明大要不可尋文而
泥象也又詳陰陽之說偃月爐者陰爐也中有玉
藥之傷氣而虎之法然也何謂偃月蓋此爐之口偃仰
之間如偃月之狀陰海是也先天自然真一之火月生
曰長於其中是曰陰爐也朱砂者陽鼎也中有水銀
之陰系則龍之狀然也號曰懸胎以其不着於地而懸
於龜中此謂入爐入鼎身腹通直是曰陽鼎也以此之
類皆不可泥文而拘其義也

採取妙用章第四

除符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不知君子得之固
躬小人得之輕命黃庭經曰玄膚氣管受精府急固子
精項自持然則又曰鍊之類白造之則朱又曰昇畢之
上震出為微陽然造端初九潛龍金碧經曰磁石吸鐵
陽得潛通正陽翁曰有無交入為丹本紫陽真人曰
遇癸生須急採又曰日露降時人得之者生處坎
交采靈氣易傳云時日朝旦披月離日會于壬癸又云
日暮靈氣聚于庚土時日會于丙火古人意若只念
一有仙在正如此月會靈氣之時人得之者始生靈固

可以猜曉况只尋常看過音謂知有無交入癸生急採
天地合坎離交此無真師口授強猜不得是云真靈者
有之妙義也何謂交白交以不交之交何謂合曰合以
不合之命何謂採白採以不採之採何謂不採之採曰
譬裂鴻濛採以不採之採何謂不交之交曰擊開混沌
交以不交之交何謂不合之合曰恍惚杳冥皆以不合
之合蓋鴻濛未判須尋太乙之先混沌既分則先癸生
之際杳冥無象以求其真何謂鴻濛白形如鷄子之初
比似中黃之義何謂混沌白月出庚申之上震生卯畢
之交夫鷄卵分形知未始太極之擊庚方月現推癸生
復至之時何謂恍惚杳冥白勸君窮取生身處種向乾
家文感宮無名子曰癸生者時將丑也紫陽翁曰白虎
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象川翁曰癸日子時急採不
得逾時是言採取也但癸與子非天幹地支之擬又復
與震非易中交象之文吾所謂大要者如坎離會壬癸
月出震生恍惚杳冥白太易皆於人身求之是以冬
至不在子也上陽子曰今之言採取者皆明以何物為
採取之具何者為採取之神也誠會子曰人之靈明知
覺者即無也神之網羅活動者即有也然也正陽祖師
曰鑽天入地承詔力妙用靈氣須是神靈是此也補者

物也言必項以此物為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祀
 我入山放劍急將龍虎穴衝開亦同契日月口三靈
 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淨游守規中此皆專心致志
 窮已以聽命也夫專心致志惟以一時之中而學非
 一時之所能何也蓋此一時之內以用半時於此半個
 時中入室下工夫以奪天地之造化以竊日月之精華
 撥弄五行和合四象天關在手地軸在心真人潛淵
 飛月窟水火交媾執黃道虎龍爭戰於龍橋把七十二
 候之要津行之頃刻奪三千六百之正炁逆納胎中非
 有神功安能濟事純陽祖師云造化爭馳龍虎交戰進
 大工夫牛斗危此即半時之事也上陽子曰大根法器
 既得師指半箇時辰之用必先煉已持心方許行此半
 時之事若無煉已之功却下手於一時之中入恍惚香
 宣之內求此先天一炁之大藥豈不危哉又豈能得之
 哉向以故蓋未行煉已之功而妄然欲行事於一時必
 致白虎猖獗姤女逃亡仲夏而有嚴霜三冬變為大暑
 日月失度於黃道風雨驟泛於江河不收功反取羞
 辱學者到此不思煉已無功持心未熟却怨丹經謬語
 歸咎師真豈不知紫陽翁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已
 持心文不見純陽祖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

時何謂煉已去色慾絕恩愛財能債德行四者為煉
 已之大要去色慾則精氣全精氣全則能降龍伏虎能
 降龍伏虎則可採先天之一炁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
 積精累氣以成直善慈不去則精不固而然不全非但
 去之要能與之相忘昔長生劉真人浴陽三年之功若
 煉已也沈九陳真人謂酒肆淫房戲磨煉者煉已也煉
 已日久淘汰情性自然忘忘非持忘之要能降而伏之
 降伏之道首絕恩愛緣恩愛起於對境凡有境則恩生
 恩生則愛起故絕恩愛先去執著使對境而不著境不
 著則念頭淨清淨經云內觀其心外觀其形
 形無其物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持心若此方許煉已而
 制兼方得首經之志寬要得此寬先當壇壝預期立爐
 安鼎又須財以濟之夫財可以初門或以惠人可以成
 道以財使人必得其情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若
 夷老仙云若貪天上寶須用世間財百寶集云凡俗欲
 求天上事尋時須用世間物寶積經善薩摩訶薩行經
 取波羅密多時以生死財而求甘露不死仙財故知世
 財可求天上之寶倘况世寶世間有之惟用財以得其
 歡心入德德行以濟之夫德可以動天地行可以感鬼
 仙煉已之功德行為先德行方便精諸善根曰德自己

尊貴不欺于己曰惜積德而天地明察多精行而鬼神
 欽仰德行相濟財動人心對境忘情精神充固四者大
 備方謂之煉已也方謂之持心也方可採先天之炁其
 一之鍛方可得首經之至寶摩尼之珠方可用此一時
 三候之功以煉九轉金液大還丹也如此煉已日久不
 怠經年純熟然後入室下手入室之功六根大定不用
 現前契曰離無納營衛坎乃不用聰究合不以談希言
 順鴻濛三者既開鍵緩體虛空房委志掃虛無無念以
 為常此則言去我之聲色言語而有所待也當其採藥
 之時閉防甚密謹戒无切在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又曰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易
 中之謹戒也指迷詩云寒光垂簾寂默窺滿空白雪乳
 參差慙慙收什無令失財看孤輪月上時先者口也兼
 者目也白雪者外丹也此正陽翁令後人採取之際當
 如此謹戒者也廣成子謂黃帝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
 為賊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又曰彼其物無窮
 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上陽子曰
 以為極者立人之極也至陽至陰之原即無窮無測之
 門玄牝是也紫陽翁云但將地魄擒來自有天魂制

水金地魄者虎之強然坎中之陽也天魂者龍之強然
 離中之陰也虎為鉛為君為三故先取之將來擒汞龍
 為汞為臣為賓故後用之以制鉛是故虎以陰中之陽
 大烹煉乾龍則發陽中之陰火以應之鉛汞相併和
 合疑結了即時錫掃金室吉仙詩曰香從鼻裏出甜向
 苦中來正陽翁曰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
 於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搬之而上升於內院玉液全
 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升君火民火本煉
 形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元朝元搬運各有備
 三花聚頂搬運各有日神聚多魔搬真火以焚身則三
 尸絕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則八水無波又曰龍
 虎相交而變黃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而金
 晶終起玉京山下而真炁方外走河車於頂上灌玉液
 於髓中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炁上陽子曰
 聖師接人唯恐不至且修煉事大既非燒煮而下手採
 取又不得而聞見也言其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
 吾今重為顯說夫採取者採先天之炁取真一之鉛採
 坎中之炁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似陰中之陽却非
 傍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非用靈柯一深九
 淺又非三峯採蕊搬行彼此白一等濁俗愚夫不求真師

迷迷相指非唯自失并害道真大修行入須究生身明
 太極已前之心亦造化未始之妙。海朔併耀。月映太陽
 而復明。西南得朋。光吐東方而成。震巽對峙。則知人
 稟先天虛無者。冥真一之炁而生者。也。則知母之復有
 母也。則知真鉛之宗祖也。何謂真鉛宗祖。大渾淪已判
 乾乃成巽。父變為離。而其真陽寄於坎中。是以坎中之
 金元屬於乾。此為真鉛之宗祖也。何謂母之有母。在天
 地未判之前。有物混成之中。含靈至妙之瑞。此謂母之
 有母也。大修行入既明採取。又悟生身須效。然候且一
 月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唯在一時。一時之中。分為
 六候。止用二候。以為採取。則一時之中。尚餘四候。四候
 之內。却名合丹。合丹之妙。急以已汞合鉛於斯時也。調
 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而吞入黃
 金室也。斯乃元年起火。下手之功。故真一子曰。立初昂
 器運動天機。初則全無形質。如鴻蒙混沌之中。既經
 起火運符。便應元年。凝產太同契。曰。冠婚而相結。元年
 乃芽滋。是為受胎之初也。古歌云。昔華鶴。太陰陰。故念
 陽華。是謂之男子懷胎也。端坐而壁之功。於此乎見。

真土妙用章第五

強陽曰。主遷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龍虎經曰。主德以

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又曰。坎雄金。離雌火。金火
 相伐。水土相尅。土旺金鄉。三物俱興。四海輻輳。以致大
 平。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又云。玄女演其序。戊己貴
 天符。又云。丹砂流汞。戊己黃金。母紫陽翁云。離坎若
 還無戊己。離含四象。不成丹。又曰。木金間。陽會無因。須
 假黃婆媒。媒上陽子曰。五行無土。則不全。五金無土。則
 不生。五穀無土。則不實。金丹無土。則不成。是以乾坤四
 向。有土。東有辰土。南有卯土。西有胃土。北有丑土。而後
 與日月間於四正之宮。此星宿中定位之土。坎中女土
 之為戊。離中柳土之為己。此為金丹之象也。一年四季
 分土而居。唯獨夏秋。秋土王。適用非土之用。則金不
 生。五行之中。以木尅土。然木非土。豈能生也。金以鉛汞
 砂銀土之五行。為言。鉛本生於鉛。而母隱子胎。去於坎
 中。求之。蓋坎中有戊土者也。故以鉛投汞。即流戊。就己
 之義也。言戊土與己土一處相尅。則金花自結。却吞入
 腹中。此為飲刀圭也。刀者乃戊土中之錐也。圭者乃戊
 己二土。合為一圭也。離中己土。輔日之光。居於午上。故
 夏日熱而冬日暖。午為陰之首。而日為陽。是以己土乃
 陽中之陰。象龍之強。也。坎中戊土。助月之華。居於子

土乃陰中之陽象虎之弦無心龍虎性戊己之真土是
 以龍虎交則戊己合戊己合而鉛汞會鉛汞會而還丹
 結也火修行人求其意而莫泥於文也且求意當求意
 外之意然玄要悟玄中之玄可也上陽子曰金丹大藥
 全仗戊己二土者也迷之則雲泥異路悟之則針芥相
 接喻如兩若相見中有宿相兩國交兵中有通好又如
 天上鵲橋人間度子又如百萬兵衆必有將軍偃武修
 文必有竿執故號之為黃波客之為媒媵指戊土為河
 車是有守疆界之說指己土為牛車是有定規矩之說
 但金丹所言各有其義所用各有其時真仙上聖欲擬
 後入於火坑之中使知有金丹之道可以長生度世若
 是故托名借喻令人易悟是悟真篇云赤龍黑虎各西
 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其謂金丹出於戊己也蓋戊己相
 合坎離自交龍虎二物居於戊己之中頃刻凝結直精
 一粒即餌歸黃釜室內却運陰陽符火煉成純陽也王
 道言日有三照月有三影月出於東而光耀於西則
 西方白虎金德之正炁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為六戊日
 月入於西而光耀於東則東方青龍木德之正炁入於
 玄冥之內化而為六巳日月當於午而光耀於北則南
 方朱雀火德之正炁入於玄冥之內就土成胎化而為

真鉛常於天地杳冥之先為天地萬物之根本為金丹
 之祖炁也
 大候妙用章第六
 金碧經曰發火初溫微亦如爇動時潛真篇云縱識朱
 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徒然王道云金液神丹全在火
 候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魏師曰夫能盡性
 命之道者無出於黃帝金丹金丹之妙在手火記火記
 之妙象乎坎離相交而生變化神明也是以大修行人
 不知鉛汞火候則不能成丹明矣昔崔公授純陽翁天
 元入藥鏡是必令其究火攻學者當宜盡心首光禪師
 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莫將大道為兒
 戲須共神仙仔細推沈九真人云掃除未學小枝術分
 別大候採藥物只取一味水中金收入虛無造化窟提
 攝百脉盡歸元脉能忘停丹始結黃庭經曰知雄守雌
 可無知白守黑意守棲雲翁云人身有三斗三升
 之炁其炁下者即真炁也雄龍之炁炁是
 也陰炁陽炁即虎之炁炁是也二物交合方生黍粒之
 丹未入腹內丹中點化陽燄以消陰炁也且以一日
 之中論之子時一陽生人之腎中有一陽純精之炁上
 升則進陽炁是為真炁下時一陰生人之心中有一陰

至精之炁下降則陰符是為始卦上陽子曰火候是
秘聖人不傳今之徒以不產藥熱則火化矣火
非藥不生火非藥不化矣其火之與非可一舉而論
中有至道焉其言曰辨之乎大金大為服而係西向
故三日庚方必陽物生當是之時先究泰同契內第十
八章之書則知天地之根非其陰陽之辨是香真
之內恍惚之中本無所清全無所動紫陽翁云虛無生
白雪寂靜發黃芽火候之秘此其一也當其採取之際
用武火之時一則六候唯用二候以取藥火不可毫髮
差誤蓋窮泰同契內第十九章之書紫陽翁曰藥物生
玄燄火候發陽靈火候之禁此其一也雖已得藥入
藥要明勸兩及銀勿致過當傷多紫陽翁曰一汞
一鉛紅金鉛三勸然同契曰名曰第一品兮食如大
黍米火候之妙此其一也既得真鉛歸于黃金室內
十二節進火行符秘真人曰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
火候之用此其一也至於添汞抽鉛鉛盡汞乾金丹已
成嬰兒將見契曰平周煉形分首通神可都火候
全此其一也聖師叮嚀後人以藥物後慎慎以火候
切至矣紫陽翁曰凡俗識末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
與天仙地仙日日採藥物而不停藥物愈採而愈靈

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行火候而無軌
火候愈行而不歇也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九道之
則仙古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劫紫
陽翁曰白虎首經至靈丹神水真金又曰依時採取
定浮沉進火須防危其火修行人已得聖師授以真訣
奚可不明火候者乎古歌曰鉛為芽母汞為鉛子既得
金花捨鉛不使蓋鉛是中宮金母胎生具汞汞結為
鉛則無用無名子曰虛心則無我萬物皆歸清其六言
也實腹則煉鉛乾汞毋搖其精精者汞也守汞以實其
腹則金玉滿堂矣即老子云抱一也一者丹也抱一以
空其心心空則一塵不立方其實也煉鉛以制之汞乾
形化子以抱一以空其心心空神妙與道合真修丹之
士朱煉鉛金毋搖汝精精少則還丹不成大修行人當
知已汞常要充滿是云實腹已汞既充取鉛稍易也又
當知採藥之時六識不具六情俱忘是云虛心心一虛
則萬念皆息萬念既息則龍吟虎嘯鉛汞相投矣既
得真鉛又當虛心以運真汞使真汞與真鉛相停無欠無
餘是之謂實腹也火候到此切須保養也夫一切人年
清念起而真氣遂日走散若云修煉計先天之炁無由
凝結必更真鉛以制之使結成丹砂丹砂已成則藥

矣夫火者神火也候者符候也。天地為鼎，萬物為炭，以陰為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中居申金，細意調煉，曹真人云：百刻建離鼎，砂從此出，學仙之士宜熟究焉。

還丹妙用章第七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上陽子曰：至哉！言乎不致語而盡矣。夫致者，委置也；虛者，當物之中者也；極者，得畢其道也；守靜者，居無事之所為者；謹慎而不失，萬物並作者，物之始生，吾者物也；觀者，待也；復者，返其本也。大修行人，委置元神於物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閑靜無事之所，謹慎而不失其道。後物之生物，而物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返而生，變化神明焉。明至于此，則上返之道備矣。又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歸者，還也；根者，元也。言萬物雖芸芸之多，然物之元炁各返其源，即所謂一物一太极也。物既還其元，是動而復靜也。靜曰復命，是又靜而復動也。故一動一靜而萬物生焉。聖人無空言，一語有教義，難可以語訓，而可以意通。只如此章，自太古而至復，凡幾太极而幾復也。明至于此，則九還之道盡矣。上陽子曰：鉛汞兩般為藥，若無成已不成丹。

家合一成真種，始見金丹有返還悟真篇云：勤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又云：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無名子曰：天生地六成水，居北積陰之炁，為真水，故曰六居地二生天，七成火，返南孕離陽之炁，而生砂，故曰七返言朱砂返本也。天三生木，地八成木，歸東慶慶位而為汞，故曰八歸地四生金，天九成金，還西主兌位而為鉛，故曰九還言金液還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居中而變成丹也。上陽子曰：返者，返我之本，還者，還我之源。何謂返本？何謂還源？且設一喻：如人將百金寄放於西隣，因久而忘之，遂至困乏，欠給一朝之內，忽覺悟之，即訪西隣而得之也。適充其財，喜可知也。是之謂返本。還元又何必泥於文也？亦猶人也。年壯炁足，而陽丹乃寄於陰海之中，無由得還，忽感聖師授以還元返本之道，喜可知也。遂即採取修煉，以成真人，是之謂返本。是之謂還元。

顛倒妙用章第八

黃帝曰：人欲修德，天地必復。海蟾翁曰：從無入有，皆如是。從有入無，皆如是。坎離反復，顛倒天地日月。若以旋上，陽子曰：金丹大道，唯顛倒之用不可苟且。故曰：順則凡，逆則仙。務要審詳，須知顛倒自有教說，有顛

陰陽顛倒坎離顛倒男女顛倒鉛汞顛倒五行顛倒
採取顛倒主賓宜在積滯深曉不可妄意猜臆文不可
以一弊而論本經以情真篇明之如云自知顛倒由離
坎又云日者離位離為女坎配蟾宮却是男此言陰陽
次離男女之顛倒無名子曰日離屬陽返是女月坎屬
陰返是男此二物顛倒而生丹却以此丹點已之汞而
結聖胎又云金翁本是東家子送向西隣寄休生認得
喚來歸舍養配將好女作親情又云震龍汞自出離鄉
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此言五行震兌龍虎兒母之顛倒也無名子曰汞為震
龍屬木木為火母火為木子此常道之順五行也然汞
砂屬火為木子汞自砂中生却是火返生木故云兒產
母此常道之顛倒也鉛為兌虎屬金金為水母水為金
子此常道之順五行也然黑鉛屬水為坎銀自鉛中生
是水中生金故曰兒產母此五行之顛倒也如云
馬欲留朱裏乘玉池先下水中銀又云甘露降時天地
合黃芽生處坎離交此言顛倒採取大修行人須看三
也先下之美甘露降時之妙故真一子曰此何正應得
顛倒之語是以易之泰卦曰小往大來子曰後以意感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在者民要在於斯

不知云誰識浮沉認主賓爻云饒他為主我為賓
至虛之顛倒也蓋鉛沉汞浮沉者為主浮者為賓
子曰陽精是真一之精至陽之炁號曰陽丹已之具
陰陰為一身之主以養百骸是陽精自外來却制已之
陰汞則陽丹返為主而已汞返為賓矣且陽子曰顛倒
者何謂也曰通旋也通也返陰陽也轉天地也何謂
轉天地喻如火之炎上者理也顛倒者則欲火之就下
其火豈能就下哉正陽翁曰君火民火本煉形搬運可
以燒丹而使火下進故必有其道矣水之就下者理也
顛倒者則欲其水之炎上水豈能炎上哉正陽老仙曰
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是必有
其道矣此即返陰陽者也又如居家者則為玉外來者
則為賓顛倒者返以外來底為玉居家者乃為賓亦如
女之嫁夫者理也顛倒者反以夫而嫁于女故曰入贅
且名之曰養老之即也夫乃外來底而却為主矣此之
謂逆取者此之謂大修行入者此之謂逆則成仙
者也若夫火炎上而水就下則人也物也非仙者也
神化妙用章第九
正陽祖師曰訪仙求友學燒丹精選砂研作大還海蟾

翁曰卦行火候周天畢身直覺見鎮下出霹靂一聲從
 地起乾尸掣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玄閣這回方是真
 仙子恭同契曰接獲神相抱覺悟候存白顏色浸以觀
 骨節亦堅強非却衆陰狐然後立正陽修之不操休為
 悉雲兩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
 復上升往來洞無怖怖被容中上陽子曰大修行人
 既得刀圭入口運已真火以養之此運火之階忽覺夾
 脊真炁上冲泥丸漉漉然有聲從頭似有物觸上腦時
 須更如雀卵類自轉下重機如水酥香甜甘美之味
 無比覺有此狀乃驗得金液還丹徐徐咽下丹曰自此
 而後常帶不絕閉目內觀肺腑歷歷如照燭漸次有金
 光罩体也泥丸翁曰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炁掃
 根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此皆言溫養也夫溫養
 者聽肢體點點明明終日如愚而不遠不可須臾離也如
 鷄抱卵煖氣不可間斷則抽添之功自見矣抽添者以
 鉛制汞之後逐日運火漸漸添汞飛霜多鉛漸少久則
 鉛將盡汞亦乾化為丹砂號曰金液還丹之純陽則知
 神化為炁炁化為神是曰嬰兒是曰陽神黃庭經曰瞻
 童子坐盤中閉目正陽翁曰孩兒幼小
 成人全抱娘娘養育日吾家宗定間有仙童養養

金液大還丹得丹入岳懷胎既久得海蟾翁假李玉容
 奉寄一語乃撫掌大笑頂門霹靂一聲而去今岳山長
 笑先生是也純陽翁曰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天門頂
 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質到此則金丹
 之大事畢矣

金丹正理大金金丹大要妙用卷第三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

運火行符須知章第一

伯陽真人曰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
能得水漿二炁玄且流感化尚相通近存身切在
於心腎陰陽配日月水火為妙道運火行符須知
章第一
運火者不得正傳不悟平叔未煉還丹莫入山之誣惟
欲避喧求靜避世遠入出妻屏子離塵絕俗窮谷深山
獨居孤處以為自高如此則操世間法也無名子曰夫
運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按陰陽以為化基據六
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形
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濤攢歸陽以奪三千六百之正炁
輻輳胎中謹戒抽添精專運用其危防其險不使頃
刻參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內生真一之體
尚或運心不謹節候差殊致使婦女外止靈胎不結聖
子曰採藥初關先要識天吟生時中關則知調和真
氣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運派至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
氣入于中宮上陽子曰運火者須知章第一
天谷穴者符候也符者符令也天下之煉丹之初須



知鉛汞兩相逢迎真一之鉛將至運已汞以迎之鉛汞
相合而即成黍粒之丹與歸黃金室內以為丹頭也夫
運火者始自復卦子時起首疾進陽火謂之下手用二
而進火謂之野戰蓋野戰則龍虎交合是用三分武火
前行短之謂也行符者午時始卦用事則進陰符包圍
陽火於內故行符謂之龍功守城夫守城者以其野戰
以立唯溫養沐浴防微杜漸是用七分文火後猶長之
謂也然復與子皆從人身而來須認自己生身之由則
得之矣不必執文而泥象也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子云
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學者宜仔細求之也

別里弦梅須知章第二

別里子曰一點陽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子玄關
一竅學者不識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守摸
索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為真竅轉轉差馳易曰
冥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朱震身符曰每日朔旦
坎月離日會于壬癸上陽子曰每月朔旦子時日月合
璧于癸薄暮會于歸畢之正此喻火之初生也當此之
時純陰已極微陽將生是謂潛龍三日之蟄月生於上
直陽已繁庚為西陽易曰西南得朋乃與行也當此
日坤初變成震三日日出於東是時也

三清未曾抗動有無無質之際六修行人意向此時具
 一靈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爻一陽之炁方似
 坤之下爻交乾之初爻而為震乃比人身純陰而生一
 陽即我師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懸示而入焉此是
 時內陽炁初布砂汞汞基紫質為三一清一濁金水
 開闢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三殺之門孫
 三儀未判之炁奪龍虎始媾之精入二竅房蓋為三寶
 以八日酉時月到天心其平如鏡是謂上弦得金乎動
 龍虎經曰坤長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亥象謂由鉛汞漸
 結流珠是時金水炁傳不遲陽火亦無行術唯沐浴洗
 而已三五為重者日月相射則陰中三陽已備而
 明金在精鍊成金是金水之炁與汞固結永與其母
 相留戀也既至十月現辛卯乾初變巽乃陰陽相
 之道始焉此後將交微陽而生藥後則陰抱陽炁
 固陽精使無動逸
 月現丙方中交乾之中爻而為艮中藥物自然凝
 固陰陽之炁相抱無動亦無進火唯沐浴滌
 金乎初下弦水半

兩弦合一軌之數以結丹砂亦曰兩弦合其精
 純坤體乃成二十八日平明月現乙亥此時陰陽之炁
 充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炁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
 內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於晦日日月復會于土則陰
 極而陽又將生矣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于
 山林子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着象也
 六月純陰也不感日之陽炁安能滅而復生人亦似月
 也當二八少壯之年鴻濛未判則純陽而氣全故其精
 方勝而欲泄而未泄之前是謂純陽之真入坎唐初
 子謂黃帝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一泄之後即去一陽而空一陰是變為離月
 此而性情慾已萌淳朴已散精氣日損損老又損以至
 於陽盡而陰純也夫唯不知金液還丹之道者待其陽
 盡陰純則死矣唯修行之人知其還返之妙於其未盡
 還返早修行急急接取扶救真一陽收銀汞火以煉還
 丹而復其命亦如太陰領覽太陽之炁而復其明也
 防危護失須知章第三
 緣管子曰學全真者得師者指門徑而不知逐即事修
 知神無相性而不知歸末矣始既知鉛汞交媾而不知
 性命源合真癩火候遲退不知此皆無成其一子曰陽

火過刻水旱不... 相侵則盛夏反為... 慎之互起大則... 風飄坎男共... 火候不防危... 大車也皆... 矣急忙收... 入萬烹煉... 謹不防其危... 其溫詩曰... 千秤鐵白如... 敢泄夜半忽... 舌捧腹付一... 觀此可不慎... 竿而所釣節... 其關防慎密... 說其初採藥... 已著於深淵... 等心致志否... 至寶華池神...

須防危甚最為初... 陰陽錯亂日月... 費神功此其二... 物不真空自勞... 須要溫養保扶... 也至有學... 得丹入鼎劫... 君是謂滌慮洗... 此其五也及至... 網出去則一出... 丹成之後且要... 多端奇持百出... 此等伴皆為魔... 聖靈乃邪偽妖... 於斯時也且要... 伴皆防慮之大... 陽祖師曰已証... 浴防危險免見... 之大事者也

卅百刑德須知

紫陽真人曰。先鷄之月。及其刑德。所繫象之。陽
子曰。先鷄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說。有
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
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地之卯酉者。辰戌心為卯。止經
則房日也。也。胃鼎華為酉。止經則昴日也。一年之卯
酉者。春分為卯。時曰中秋。秋分為酉。序曰中秋。一月之
卯酉者。初八日為卯。月滿上弦。時月到天心。二十三
日為酉。月旬下弦。時月到天心。一日之卯酉者。日出
為卯。而萬物作。日入為酉。而萬物息。一時之卯酉者。晝
撥簇之道也。簇一年為一月。而日半為六候。簇一月為
一日。則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換於日也。是
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止有一時。天修行人
須知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取鉛。一時六候
惟用二候。猶三停而用一停。而一時之中。猶餘四候。別
有妙用。所謂刑德。包二入也。蓋二入者。卯酉也。卯酉是
陰陽平分之位。陽為德。陰則為物。生陰為刑。刑則為物
而年月乃四陽。而二陰。陰道將離而主。故也。是以卯
之二陰。陰已不能勝陽。然後氣未盡。至是而偷死。故為
刑。此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陽主發生。是以酉
之二陽。陽不能勝陰。然後生意尚存。至是而發生。故為

德也。正陽仙翁曰。盡是靈真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沐浴滌慮須知章第五

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他。全憑乳母養無差。五行和
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無名子曰。陽炁到天地之
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而溫故為泰卦。不進火候。謂之
沐浴。陰炁降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謂
否卦。不進陰符。亦云沐浴也。上陽子曰。沐浴者。適當陰
陽相半。鉛汞既停。陰陽二炁自然交合。於此時也。不
進火。亦不行符。恐反傷丹。惟宜洗心滌慮。以保養之。故
謂之沐浴也。且何謂沐浴。天修行人。盡將平時憂愁思
慮艱苦之心。執着貪愛。多念。條然脫去。渾無一毫牽掛。
直要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是謂之沐浴也。純陽翁云。本
性好清淨。保養心猿。定丹陽祖師云。水中火發。休心景。
壺裏開花。滅意春。又曰。俗人無清淨之心。道人無塵垢
之心。是謂洗滌。其時則近卯酉。其卦則云否泰。其候則
屬溫涼。其象則為刑德。至此則駭火守城。故謂之沐浴
也。亦同契曰。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
盡更須親。崔公入藥鏡云。受炁吉。防危凶。火候足。莫傷
丹。天地靈造化。慳紫陽真人與白紫清云。及其沐浴法
卯酉時。虛比卯酉時。蓋不可執泥外象。當於藥火到時

原缺第九葉

而取也古歌云刑德同生殺如臨二八則川砂宜沐浴
神水灌靈根閉兌留靈汞飛關養魄魂不須行火候爐
裏自溫溫大修行人工夫到此可不慎乎

生殺交鍊須知章第六

紫陽真人曰夫鍊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
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
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內外
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全具造化方得所傳初有靈
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
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生故與雲致雨潤澤
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稱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
死矣虎乃陰中之陽主殺故呼風嘯吼常有殺心而其
中之陽能生者也稱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
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用故不為萬物不為人則
成丹矣是所謂生也且道生又生箇什麼豈不是生天
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物者乎莫不是
有大靈通智慧有大神靈變化者乎且道殺又殺箇什
麼莫不是殺那無明煩惱成賊莫不是殺那傍門外道
底賊那陽祖師以五童女為殺之純陽帝君以三童兒
為殺之佛祖以金剛七寶為殺之諸山和尚以入門殺

之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斷癡迷
長生應者痴也癡者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道愚痴暗昧
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大修行人定知毫髮差殊不
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
至如所謂卦象爻鍊之說錄也者將準之而定也爻也
者將效之而用也象也者將象之而為也卦也者猶卦
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為則例也爻與鍊者明輕重也爻
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六十四卦積
三百八十四鍊而成一十六兩謂之一箇也筋足卦精
喻丹之將成也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淡知重識滿知
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內外二藥也者德經
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又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復震為採藥
之初則半筋為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為末
七十爻為武者則知採藥之難也以卦足而藥成則丹
足二八一筋之數故火記言二百一十六乃亂之雙也
十八八箇足乃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陰陽之數既足
金液之丹已成也

脫胎換骨須知章第七

崔公入藥鏡曰盡天地奪造化又曰初結胎看本命終

脫胎看四正紫陽真人云節節脫胎神化名顯仙
 籍世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紫陽真人
 曰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精華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
 不在吞津燕氣先天造化須當聚氣凝神也行持惟
 憑口訣至簡至易非色非空無中養就嬰兒陰內煉成
 陽氣上陽子曰大修行人脫胎真師傳授若其未得真
 師先當收拾自己精神不可恣情縱慾凡於日用處
 之間似有若無忘情絕念以待藥火之至也故純陽祖
 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為仙翁清靜經云
 人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
 生三毒消滅夫人心虛則定則靜靜言希賤存神
 保命蓋多言則損氣多喜則散情多怒則觸意多悲哀
 思慮則傷神貪慾苦困則傷精此皆自修行之人下止
 有也若得先天真氣合元氣則無恙溫養存神
 調神息直至丹就胎完嬰兒成而後真人三年九年
 立行果功或留形任世或物度人無量則生藍采和是
 也或入仕途匡時理世東方朔是也至如五祖
 七真慈惠接人張善許淳在塵世中師衆時教訓何異
 若也大修行人若也再求
 夫尚謂向上之事

則後居上冊却重整軀地再造陰陽子文生孫百千
 化紫陽翁曰一載生箇兒箇箇會騎鶴泥丸真人曰一
 載胎生一箇兒子生孫兮孫又枝到此方是大丈夫也
 若應時立功則身歸三清矣丹陽祖師曰神滿太虛亦無
 所碍故天有時而崩地有時而陷山有時而摧海有時
 而竭凡有象者終歸於壞唯道成者神與道合永劫無
 壞又兼功及九祖則白日同井上清矣
 須知七事章第八
 上陽子曰道必曰學學必曰精而已矣老子曰吾非聖
 人學而得之孔子曰十木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學而不厭教而不倦也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華經曰南伯子葵問
 乎女偶曰道可得學耶偶曰惡乎子非其人也夫下謀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而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斯為
 下矣釋迦文佛闡半偈而欲捨其身黃帝頓下風塵行
 而遍問廣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夫古之大聖亦
 未有不學而能知大道者乎今特人也而多妄談不肯

下問何特得聞斯道也哉上子曰道有立談道有心
授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是綱常之道
也此可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率性之道即
孔子一貫者也即孟子集義所生者也夫綱常之道雖
童稚亦可訓之彼有國有邦者置所以掌其綱常之
道萬世不易者也至如率性集義之道而賢註疏累不
及焉若賢人君子遇聖師口授而不驚疑以集義率性
之道而修之是則謂之大聖人也方其綱常之道在其
中矣煉丹者砂礪也水銀也是修煉之道也此可以立
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為而無不為也為之而
有以為也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無為有為之
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丹砂修煉凡砂水銀之道雖愚
夫愚婦亦可煉之故可立談至如先天真鉛有為之道
雖上士至人遇師口授亦不免疑焉若上士至人得師
指示金丹有為之道勤而修之是之謂神仙也夫頑坐
也守性也持齋也是坐禪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
授也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意
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正法眼藏直指人心即
最上一乘之道也夫持齋坐禪雖庸人孺子亦可立談

至如一乘之道雖利根上智於佛祖言不得證猶不免
疑焉是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五祖佛法不付神秀而
與老盧是謂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韓湘得仙而
冒黎有收吾骨之句豈昌黎是下根之器哉朱晦庵之
適然而崔子虛不與以道豈晦庵之不欲者哉是云道
不可以立談可以立談者非大道也為仙翁六十始遇
師白玉蟾六十四始遇師皆成道也是謂道有心授者
也上陽子曰道有三悟孔子翼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近與遠及身與物四者求之
眼下自有悟處為仙翁清淨經曰內觀其心無其心
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是言道也大
修行今從內外遠及心形物六者求之目下便有悟處
佛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
心佛物三者求之脚跟下即有悟處是之謂道有三悟
者也且以三教聖師皆曉以世人從物求道以道為物
須當審思切勿容易看過了也蓋道者乃萬物之一物
也而物者乃大道之一物也故老子云有名萬物之母
又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是皆以物而名道也憫夫一切
諸人徒只尋常不肯尋師或以孤陰寡陽損心兀坐或
以持齋守戒離俗絕塵或以凡砂鉛礪煅煉為金丹

皆誤而非悟也。能於是篇言下按機須有奇特大悟之處矣。上陽子曰：道有三傳焉。上焉者，文人善去，寡言好善，能棄富貴，唯恐其身是云。上士，宜傳道焉。中焉者，愛而不文，聞道篤信，能割愛，力行精進，不顧是非，是曰中士。乃有上士之志，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實樂善，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為，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焉。故得此道者，莫不勇於精進，莫不堅固智慧，莫不遠惡，揚善，夫善之一字，乃入道之梯航也。是以常人，耳常聞善，則昏不，走精口，常語善，則心不失，神常清，善則肺能安，能服常悅，善則肝能厚，魂意常田，善則脾能生，然黃中通理，大修行入矣。可以不善歟？上陽子曰：道有三戒。凡學道者，心須慕向，而乃驕其富，莫不肯下，問不立明，誓是謂奸，驕我而莫與，次學道者，是謂佛門小法，唯事強辯，以逞其慧，是為誇法，戒而莫與，三學道者，信相伴，不以生死為憂，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有人才，士而好論，狀告人者，是謂無德，宜去之也。二者，雖善人，勝士而好詆排，是非，妄議古今，是謂不廣，宜去之也。三者，雖好道，而善而口是心非，背負就偽，是謂無實，宜去之也。上陽子曰：道有四異焉。異者，何也？西色財氣是也。一切常人，欲少

輒醉，平時端莊，化為戲謔，平時正直，化為諛佞，平時真，化為貪，平時謙和，化為狂傲，因酒後德，迷失性真，猶如山藪所蔽者，多平時因覺，忽然野火，山藪數熱，千妖百怪，無所逃避。人若無須，不失所行，山若無火，妖障蔽形，大修行入，戒慾靜坐，欲精怡神，不為酒亂，此為異耳。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知常人，雖情縱慾，貪者無厭，如彼蜂蟻，以燭光為色，以燭為樂，投光赴燭，果往不檢，貪者無厭，趨燈而撲人，亦如是者，於愛慾精，然以竭而情難，亂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為既，喪念亦隨，逝色之為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大修行入，似同而異，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為色，知色不色，不色中，色色無定，色此乃異耳。云何非色為色，如彼蓮花，有引十里，花却為色者，即是聲天，修行入，不貴其為，不其花，而所貴者，唯其信，信即為蓮花之與否，不能長留，蓬實可久，實能安心，此故云，信是以貴之。故太上云：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猶此意也。何謂知色不色，如彼河水，清沉消滄，水以濟舟，至於彼岸，其舟與水，悉皆外物，相師不云，道成而後，丹房器血，委而去之，此之謂也。何謂不色中色，如彼枯旱，陰雲四興，甘雨驟至，頃更復霽，若乃求其向來雲雨，一無所見，而惟在谷鳥，欲求則

生維摩經云遊諸四圍鉢盂象生入諸淫度示慈之道
 此之謂也色無定色其義云何知彼至月於十二度朔
 望弦晦無定之中而有定上陽子曰當詳論之三日
 生魄色以大定八日半盈是云上弦十五對望圓明滿
 滿凡彼人則莫不瞻仰而其光輝圓而復缺乃不長在
 若人再欲觀其光輝須別索水生魄弦望是故易曰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
 之說此之謂色無定色也一切常人所無厭積而不
 散為兒孫計不悟天地日月盈虛消長之理知彼石崇
 富敵於國財聚怨結身戮家喪禍及綠珠大修行入既
 得其財即以求藥得藥成丹丹成而後盡散其餘此為
 異耳一切常人爭盡閑氣惱亂身心好訟欺貪豈可即
 奔不顧因果死生不悟悔吝凶危皆由此起所爭者少
 所費者多如彼項王英雄蓋世卒之烏江身死屍分錢
 銅鷹太視之後來人之所爭况不及乎大修行人所爭
 之氣非人所知是先天地真一之炁上陽子曰修仙作
 佛皆此先天真一之炁若非是死不修修行不能長生
 此為異耳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積功卷第五
 金丹詩二十五首
 大道從來是強名陰符道德始存經神仙次第丹經錄
 口訣安能紙上明
 我以因緣遇聖師忽於言下大驚疑方知玄妙無多向
 好事如何容易知
 特推造化指方來首提先天一氣回先天一炁是何物
 不過明師莫矜猜
 無從四向定生涯一變水令二變砂三變汞今金丹變
 五變黃芽結紫花
 須知玄門與北門便安爐鼎定乾坤內外二丹從此得
 祿疑大海指崑崙
 願則凡今逆則仙實非草芥及昆蟲誰知日兔月鳥位
 却笑他人顛倒顛
 月非日映不生光人亦純陰要復陽若欲掃根并後命
 依他坤位補乾剛
 戊坎月鉛悉逐虎已離日汞火從龍白頭老子神通廣
 趕虎隨牛過水東
 虎之為物最難言尋得歸來玄炁在陽初動發生處
 此際因名太易先

太易之先藥料真自然烏兔兩相親東君切莫離
西得朋來是主人

水中之物號金公遠隔西山幾萬重黃帝按時宣王德
迎之以意入中宮

一簇猴來一月看月簇一日又何難一時六候用為
拾取玄珠頃刻間

三百八十四交錯反復陰陽莫道無大地山河俱是
一身上下定中央

腎前膈後號黃房流以作媒將就已
金來歸性賀新郎

陽丹結在陰海中猶如坎裏一交推擒來離內温温香
此即神仙顛倒功

坎中一畫已分離慈海波澄風浪底刑德臨門宜沐浴
盈虛消息早防危

八日前弦金半缺金翁騎虎恐相噴過猶不及切須問
穩當抽添耐養神

已知陰陽得陽嘿黑白雜雜入化機白雪滿空春意動
守形養氣抱嬰兒

胎息綿綿漸漸完黑沖意脊觸泥在紫雲似壁騰宇下
過了重接香又甜

既達返還九數七此即金丹三五三金丹在換胎時
暗護嬰兒休速出

性是神兮命是精要知性命屬心君精神性命皆隨意
意動人之善惡分

正路當行人未知呼天咬地驢高鼻觀音尋到脚跟底
閉息之流自此推

求財求侶煉金丹財不難兮侶却難得侶得財多外鍊
做仙何必泥深山

件件分明說與君若無藥物也休論可惜幾多富貴家
偽徒引去入傍門

上士英雄學上仙積功累行滿三千胎胎神化尋常事
白日升騰上九天

判惑歌

上陽子聞道遲四十衡陽始遇師從來不信長生說一
得師言便釋疑絕低頭摸鼻孔方信神仙有真種乃意
從來萬事非不道這般真骨重道骨護天與妙如在常
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大笑我得來
不敢秘欲對知音論同異近來世上幾個人空自談天
又說地諸傍門是邪徑翠虛吟中偷竅盡除却先天一
點真分外多端總非正大道易不堪論只將竅妙定氣

坤奈緣失却中心路傍指三千六百... 於中錯指也無延或煉三黃及四... 要半身用伏木搜盡藥中諸草亦... 參尚有殺人壽純陽道強尚書... 還丹本無質謂創金石何大愚... 存念先認是金丹也不妨自己... 教他下地天地望日月二氣吸... 吐吞朝暮唯河復無津以主... 實會教自性有通時且演觀想... 存他稠睡及精溺一生受用大... 煉秋石聚小便溺便多處是他... 無財賄不相傳入淫房大慎... 謬爾要長生七祖九玄難作... 臉紅不更將男女相會合吞... 全元系一吸至戶中精水若... 黃谷子頂門響腹中鳴地即... 勞力龜縮縮何足徵保命法... 諸子縮吸抽開玉事如在此... 物知胎語不問生死定年大... 物知胎語不問生死定年大...

八段錦一號頌都在無名指上... 限到來宜穩重度天魔除魔... 中宵見子時運氣七抽放在... 世與留形不知古德無多語... 去持戒或斷煙火不燒葷前... 空打毬頭打毬只無為守... 天冷這般受苦早回思持... 通一心只要向西方管甚東... 有時着註直到老貪嗔愛... 見行者切莫用積取方來... 者一言便射中未問者不... 玄中端的處常無記悟真... 用口而過只爭勝會開言... 去鬚髮備此則今人察或... 撒錢納明眼人見性者非... 最深如本把作尋常話聰... 是性與天道有誰明顯子... 不偏不倚不文不武正心... 頂上星門一玄北之門那... 得一兮萬事畢青山林仙道... 不知大道是何事金...

名也不曾聞說要教他明生死要水客就全五劫為難
昏且教身祖師留下刀圭說知者如今有幾人正陽五
指迷歌此道分明事不多但初八人都解悟得緣福壽
執迷何浮生事水上波人身已得莫虛過有緣遇明
師指離無山上大維

誦劍詩首

尋常莫道黑漫漫邪在間之骨也寒掛在太虛宜變煉
要拚殺虎捕龍肝

能活於人有大功不劫奮迅立威風十方世界當頭破
變化魔宮作寶宮

三尺鏡御倚太空神威震遠近英雄聖凡不敢欺頭看
一道神光牛斗中

非銅非鐵亦非金不假凡間爐火成我劍本來天地骨
能化能文能生

仙非劍不成仙劍匪神仙也不傳若說金丹靈妙處
天地立地中

一死一生只到今

關心國泰何憂分明養料其有箇鳥飛曲江上
山頭初月掛庚申

必不有枉也不修却來世上作優游有時吸盡西江水

真師訓語復叮嚀八月初三是癸生即此一陽初動處

若尋冬至柱旁形
烏兔分明顛倒顛月生庚上有真鉛金丹只此無難處

煉神化炁炁歸神不是真陽護苦辛擊破鴻蒙分造化
此身身外更求身

不煉凡間鉛與砂常提宝剑斬妖邪有人問我神仙事
一味爐中白馬牙

玉皇若也問丹材偃月爐中取下來馳聘英雄各一粒

男兒懷了一年胎
陽精一點秘形山言語通時即可選迷者儘他迷到骨

此中底蘊本無難
元來一味坎中金未得師傳柱用心忽爾打開多生癡

木非土也不成林
維內陰爻坤土真坎中雄者是乾金當初只為乾坤順

一死一生只到今
蕉帷放下其金真身外須知別有身恰似金丹好消息

不為萬物不為人
曲江之上月初明地應於朝天應星若欲採探玄妙窟

曲江之上月初明地應於朝天應星若欲採探玄妙窟

金彭州對呂仙亭

木金開闢各西東雲起龍吟虎嘯風三物象裏天地通

幸因戊巳會雌雄

降龍伏虎也無難降伏歸來玉鎖鑰日月分明掌內

何憂不作大還丹

無不為之有以為坎中有白嬰婦醜水源初到極清處

一點靈光人不知

修行人要識黃芽若會金公却一家天地未分明不易

此時劈裂產河車

懸胎息裏煉流珠已喜金來煇性初三教聖人同一轍

後來人我却殊途

白雲無事過前溪中有神仙未可知得我玉爐丹九轉

坐乘五色寶瑤池

多少人居富貴到頭富貴只匆匆不如買取金丹訣

做箇神仙不老翁

四十年前事已非真即機遇授玄機從今卸却恩和怨

煉箇真身跨鶴飛

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必盡靈藥難求分斤兩

德厚恩深魏伯陽

元來世上盡非真唯有這丹是金丹將相位高憂慮

道人爐內藥苗新

紅紫拖金列滿朝慌忙濟盡馬將蕭瀟來事事只如此

收取金丹帶裏燒

未遇真師談道難既聞玄妙却如開早將神氣滯金階

免使形骸整野山

煉丹及早莫遲疑待功名到了時只為光陰如箭速

去凶禍禍少人知

下手速修猶大遲箇中聞早急回思喧闐鼓樂開何事

前日英雄今裹屍

浮世存波功與名道人苦口論修行丹成回首看浮世

埋沒功名若草生

我昔未聞大道時起人敬愛最便宜邇來得箇長生訣

路上行人口似碑

掀翻閑氣莫存懷但把辛勤問藥林七返九還功行滿

向來閑氣入塵埃

道成之後訪扁鵲謗語歸骸堅固人真箇是為其歸味

古來學道世多真

世人冷語不關心大笑實為吾道深

地時天上有知音

區區無用必憑師須從言下悟玄機

縱有師傳未免疑。

手把丹經暗裏猜。迴光返照便歸來。就中說了虛無。到選仙場必占魁。

狂周鵬志連南溟。去高飛九萬程。只為子書多。後來誰想作丹經。

修飾酒洒大閑人。為着真鉛奈苦辛。志氣終為雲外客。還丹問藥合同塵。

得法無財事不全。法財兩足便成仙。丹陽祖是東州富。棄了家財萬萬千。

箇中仙子急修行。勤向丹田種又耕。道金丹富貴客。誰知此內更長生。

小隱山中太隱窟。屋中造化妙玄玄。凡人未得屋中說。莫入深山隱洞天。

未煉還丹莫入關。丹頭多在關林間。嬰兒姖女一歡會。却向關中養大還。

紅紅白白水中蓮。出污泥中色轉鮮。真真真真真真真。修行妙理恰如然。

一條直路少人尋。風虎雲龍自爾來。坐定便知行。真人之息又深深。

飢食渴飲困來眠。大道分明体自然。十月聖胎元就了。

一聲霹靂上丹田。

醒眼詩中妙更多。勤修趁早莫蹉跎。人身一入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

無事常觀醒眼詩。其中與肯說。刀圭有人會。此醒醒法。便入金門作聖師。

醒眼傳法不傳衣。由此燈燈續祖輝。公案百千明佛法。後來却道是神機。

刺竿拄拄酒墨。兼拂粘提總一般。悟了脚跟元踏案。不妨穩去坐蒲團。

指頭棒喝趙州茶。為驚心肝讚底沙。解悟真禪無半語。青青翠竹。金井大女。卷五之十一。

馬祖磨磚作鏡兒。笑他兀坐要何為。若還認得西江水。許汝一尊佛出時。

佛因半偈捨全身。高證菩提德尊了。得涅槃法眼。金剛不壞体長存。

總皆凡世捕英雄。做盡功名到底空。唯有金丹最靈妙。大羅天上送神通。

道德純傳語傷。道可道章第一。

參妙慮須無。以觀更博有。向裏門。看可也。物香明。明。

兩類明珠轉玉盤

天下皆知章第二

表中有後惡能成前後相隨高下形直到無為方了
不言之教始分明

不尚賢章第三

弱志先須以骨強虛心實腹要當陽其君說門中事
一承此法仔細詳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象帝之先萬物宗辭紛紛鏡闌高風蒼顏老子垂雙手
湛似淵兮道乃中

天地不仁章第五

不仁乃是大仁人芻狗民生物化淳素為篇之中能不屈
當知愈出愈精神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無始立天根上聖強名玄牝門點破世人生死窟
神仙只此定乾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妙處出無私能外其身誰得知順則凡兮逆則聖
由來此處定根基

上善若水章第八

眾人所惡上賢明動善其時故不爭一點靈光君未識

却將水火煮空鑪

持而盈之章第九

滿堂金玉要長存火候工夫細細論全在得魚蹄在充
塞其兌則閉其門

載營魄章第十

專氣致柔生肅之積功累行保嬰兒一飢只要十八兩
莫向人前便好奇

三十輻章第十一

我故能離三十輻開尋無處偷安軸得便鏡也落便鏡
君子唯當慎其獨

五色章第十二

十字街頭認色聲雙眸炯炯却無情聖人去彼寧取此
下士聞之疑轉生

龍澤章第十三

大患抵為吾有身分明得失總皆為沒身方是出身處
大患從來亦強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不聞不見曰希夷此事如何容易知乍觀西方一點月
純陽疾走報金鐘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十五

操涉川兮猶畏隣此中微妙且同塵玄通未許凡人識
誰向子問問要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芸芸物物各歸根若也知常地自溫昨夜溪頭春水漲
潮來不見水流痕

太上章第十七

上士勤行中士觀只唯下士笑頻頻曾知老子懷胎之
始沐金盃髮似銀

大道廢章第十八

六親不和慈孝生顛倒乾坤正令行今日鳳凰臺上客
十年窓下讀書聲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古今棄智定乾坤說破生死骨董門不是箇中滋味物
自戕自賊自炮燭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察察昭昭我若昏水頭清處好尋源不知求食於誰母
便把西江一口吞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眼前象雨即區中香香真真內外通明天地交泰壽

區中進步作仙翁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枉則直兮窪則盈不矜不伐乃功成昨宵夢裏聞雷雨
今日江頭春水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得喪失兮兩不差形容到了了無備真人之德配天地
只在環中匪外求

致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群仙已笑露堂堂或者不行仔細詳一着錯時看跌倒
賺人錦袋與香囊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地母字之曰道安窠曰乾專坤翁證無為
知者樂令仁者壽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察何萬乘乃輕身孰是疎今孰是親賢在眼前凡不識
經教密論君臣

善行章第二十七

知名非實要知情竅妙之真號襲明不真善行無軌迹
石中流水豈聞聲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雖黑白坎和離知則總為天下然眼下一成須認聚
由來散撲復嬰兒。

將欲章第二十九

神器後來是假名此名只許上賢聽不過渡口尋舟主
枉誦玄玄道德經

以道佐人王章第三十

果而不道露鋒芒却與凡人作禍殃進裂豈容君眨眼
山中仙子浴金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貴左兮兵貴右非人此道莫輕授有時恬淡樂無為
上天之載無聲臭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我相衆生壽者相權實照用時放不通凡聖擬議平
天地合而甘露降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智與明兮自勝強乾坤闔闔要相嘗若欲守片閑田地
不是尋常孟八郎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不可名可名非道得塵生平時不向西江望
踏破芒鞋未是行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出口淡乎其無味能者用之不可既逢人好話說三分
過客欣聞樂與餌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利器如何可示人不妨猛勇奮精神忝玄忝道徹明處
立見金剛不壞身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朝朝只念觀世音識得觀音便踵音若也始終無悔吝
這回方是道人心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仁之與德不多程為與無為前後行待問有為何所似
夜來月到脚跟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一者名為不二門得門入去便安身當年曹子一證有
悟了闍浮多少人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金瑩而湯也注心有生無處此機深與吾平論曹溪水
一滴難辭萬兩金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大泉無形道隱名形名總不向人呈如本問其有皆虛妄

入唯道者其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冲怒為中大化爐鼎若說一莫疑然在宇宙人無終
幾箇男兒是丈夫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熒然疑神入至堅紫陽留下悟真篇元來三教同門戶
先要赤皮可滿潭

名與身齊章第四十四

此身不以四肢身解向深頭問要淨現此一身非外物
裙釵之下有金人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直而福唯好觀光於上國有時值箇大明
清淨之中無一物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馬不走天下無道物不天過山不及豈必言
到此一了了一切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前一寶秘形山何必長教行跡難以破草鞋無是處
說盡落前認中間

萬學一歸章第四十八

有為之道須落着無為之道要着落莫向人前認色為
認色認聲已誤却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百姓之心為我心分明說了莫沉吟世人怎識和山
一下能當幾錘金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無窮已唯善攝生不能死知生知死却成灰
須入虎穴得虎子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德畜却無息須彌山上望崑崙倫着也另瞳一雙眼
便知落處道方尊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知其子復守其母不悟飛常空自走觀空
休向狂中談發妙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盜誇盜出自家珍覆水難收費苦辛只為良田荒穢了
如何做得太平民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觀鄉觀國觀天下積德修身道有余善建亦知宜善觀
倚需德普自安居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赤子何知鳥不攬未知牝牡而岐作在生使先葉長存
豈但筋柔而固樞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閉門塞兌得贏金電掣星飛何處氣使這那叱乎手眼
不知佛殿有觀音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天下從教多忌諱我惟幾箇小兒名不知奇處用兵拙
眼下知之即太平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直而不肆極希夷百丈竿頭赤是危識得聖賢心地用
早應臭腐化神奇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有國之毋重積德深根固蒂可長生五更早起無巴鼻
却是街頭有夜行

治大國章第六十

兩不相傷故德歸鬼神不害自無欺抱空有意過西陵
彈者彌多所者希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下流非是下流人以靜時人要一奠牝牡之交宜

唯應分付下流人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善人之實萬物與不善之人人所保人之不善可存之
日月去今幾此道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早知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作於易我若不因師借明
吾頭那識味中味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聖人心上起經綸機事不密則告成能復衆人之所過
月從西墜日東升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君子不以智治國常知稽式是玄德千蹊百徑要知歸
若不知歸是國賊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聖人處下復何爭江海納流仍太清照顧黃龍正法眼
頭空月分明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慈儉本為天下先若加精進契前賢始惟不肯終常貞
正是千錢一貫柴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用人者為之下善言者為之射高文顯澤撒手時
方名了了弓弦卸

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寶非金亦匪珍若輕其敵夜其親臨深履薄如精
作主先當會作實

善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知我者希空禱禱聖人披褐仍懷王知者非徒行惟
千錢一貫為之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大人之病病當心不用藥醫只用針針得血膿俱下
脫除勞瘵少觀音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自知已是已靈明內養功夫熟且純能自愛兮惟不厭
怡然理順樂天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善惡昭昭網不疎傷人抵罪豈差殊種禾種粟不生豆
恬退無滿是護軀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不畏死兮却畏生長生之道在持盈六千兵散渾關裏
項羽頭英名落漢宮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無生之義最難言人世輕生若駭豚豈得非生非死法
乾坤有限道長存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死堅強木死枯夫惟不死是良圖五行顛倒人能用
有一物當死復誰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不飲見賢豈不賈只惟平地有神仙真人肯我回瀾訣
而道女媧會補天

天下奈翁章第七十八

愛國之垢實希奇到此方知壽可修一
渡河筏子上天梯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匠毀猶如蝕若舟人能執此任西流故云有德長司契
天道無親親善柔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復古初壽同日月沒盈虧豈惟年老死無往
天地推遷我自如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真人已愈多聖人不信地天信言是金身

信則修之上大羅。

金丹五事

降龍

降龍未得豈成仙。降得真龍丹可圓。須信神仙活手段。一毫頭上見龍天。

又

形容醜惡氣鴻龐。至大至剛未易降。不使與雲并作雨。要他一口吸西江。

又

頭角峥嵘勢莫當。雲收雨霽救潛藏。從今不許翻潭底。養取驪珠夜夜光。

又

雲散天空不見他。收來護我煉丹窩。有時得赴瑤池會。仍放灘頭飲碧波。

又

寂然不動感而通。借汝神威入梵宮。探得赤珠無價寶。光明照灼太虛中。

伏虎

大華峯頂虎闢風。驚天動地震虛空。我今袖有三清訣。逐到山腰口下中。

天

虎有脫衣妙法靈。飲人血髓食人精。吾今使得來來去。魔術壇場助道成。

又

隱在陰坑忽見形。露形一爾便風生。匣開三尺神光射。鮮刃何曾割赤絳。

又

四十年前未遇師。黃昏每到角聲悲。如今伏得真龍底。夜夜成行成隊隨。

又

入虎穴尋虎酌酥。其中滋味勝醍醐。有人飲到清涼處。方是乾坤大丈夫。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大小由之造化胚。好是一陽初動后。從來物物自相媒。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却把聲名通九垓。豈但生人生意萬劫。做仙做佛要他來。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三死一生弄幾回。除却華山真訣。如何

誰人不帶是非來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一孕真胎花正開只為金丹好消息
取歸鼎內結嬰孩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提取先天一氣最為神妙靈妙處
肇分太極立三才

偃月爐

笑你安名偃月爐天公造物與為徒鬼神不敢撻頭頭
為聖下賢出此途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金丹甘露勝醍醐試將一滴吞吞
以客之賜和露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先天一炁自虛無與後天極既分後
却喚碌碌作丈夫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金丹只此莫他圖愛河風靜那還
方見摩尼一顆珠

又

笑你安名偃月爐聖人思誦費功夫其中一件長生樂
不與凡人說有無

柱杖

誰人知汝有神通柱地撐天立大功自古聖凡唯仗你
神仙非你莫施功

又

硬似鉄竿軟似綿轉他坤軸轉回乾一條仗倆無多子
會去西川買黑錫

又

石室諸佛總恁麼道花臺主却橫擔取陽會上無人
祇與芭蕉作晚添

又

杖頭活用向誰知電走星飛已大遲北斗南辰排作
祇他魔鬼莫撐肩

又

生來費盡萬般機為這一條黑髮難變子神通誰會得
仙人把作上天梯

與定陽子

任爾便則學孔子而優則定而聖人子乃推心加意
便把發生字究竟我今天地大開人子乃推心加意

我有一竅不死方更有一把長生柄。石渠這般好天機。未肯容易相傳。證補了誓盟。既非輕信人不知我同姓。三教本來無二道。最為奇。肯非虛構。請天及人皆驚。疑說着虛空。一聲震。一聲震。自古聖師豈妄傳。汝今得聞。切須做。其竅即是金丹。萬劫謂修性不修命。其靶則是金丹。骨當知修命先修性。命是坎虎。性金精。性是離龍。行帝令。龍虎號曰玄牝。玄牝却為陰陽屏。陰陽分作東西位。東西各隱鉛汞。奔至人了。達此玄機。故將水火。金不併。子能修已有勤力。煅教心似光明。鏡遠觀其物。物無物始信我能長清淨。方得天尊赤黍珠。發入丹田。

金丹大要
 可相慶。產箇嬰兒號陽神。神形與爾空無異。莫把無為。全不為。下手亦須假財。此非三峯採戰術。亦非傍。與西選。那般都是狂邪師。爾求正塞邪。返盛邪。人行正。正亦邪。正人行邪。邪歸正。有般說性。并談空。紛紛日夜。聞爭競。為他宿世。沒因緣。以致百般多障病。愚迷議汝。學修仙。請汝隨時且幹。政。不思學道。空學。反入塵中。愈前。後。從今若聞。謗言。須要。把得。香。梁。硬。篇。詩。更。呢。善。始。終。非。同。奔。為。則。敬。

六羅天上有知音。但使三千功。以行。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功。卷第五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六目錄

累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	與初陽子
與一陽子	與若陽子
與宗陽子	與玄陽子
與谷陽子	與復陽子
與心陽子	與西陽子
與南陽子	與來陽子
與東陽子	九官山交泰應記
與得陽子	與快陽子
與南陽子	與致陽子
與義陽子	與真陽子
與東陽子	
發真問答卷第七	
生死事大	聖人之德
天地之六三	道本陰陽
金液還丹五	仙佛長生
非言顯七	脫胎去毒八
三教一家九	世人皆得十
觀水得道十一	已生

修真圖像歸源卷第八

太極圖

太極分判圖

先天太極圖

後天太極圖

金丹九選圖

金丹七返圖

金丹五行圖

太極順逆圖

元炁體象圖

金丹三五圖

清濁動靜圖

寶珠圖

金丹四象圖

金丹八卦圖

形物相感圖說

形物相感圖

紫陽丹房寶鑑圖

明鏡圖

鐵牛

懸胎圖

名

僅月爐

紫清金丹火候訣

林神鳳金丹法象授書圖

天地先生詩

仙派

鍾呂二僊慶誕儀

鍾離祖師贊

純陽祖師贊文

送神文

仙派源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累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田至衡

帝皇之得道者若農農黃帝焉任隱而得道者若老莊

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山嶽而得道者

若鍾呂希夷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

以指數也後世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

人折節下士祇為有道存爾士之學者無止亦惟集增

乎道故明于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國

貳至齋田侯叩首拜三欲聞至道經年不倦乃授之曰

大道者至人之所秘聖師之叮嚀也古之真人行其所

不能行也守泰定者發乎夫光發天光者人見其人備

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為入無為有為者與人焉

徒無為者與天焉徒與人焉徒者煉先天真一之氣與

天為徒者煉後天自然之真天人稟天地網緼一氣而

生從微至著壯而盛盛而衰氣固為盛氣衰為衰至人

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行盡劫而不死者金

丹也大修行人既得乾金入于神室心目內觀清冷光

明以成胎嬰保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滯無生者天仙也

所謂氣者何也即兩箇陰陽也一乾一坤陰陽也一男

一女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過一順陰陽也

經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于六齋赫發乎地二
者交通成和而物主焉。採先天煉後天謂之交通。交通
則和成而和成則物主。物主而為嬰兒嬰兒長久而貌
真人也。至齋言下猛悟則以勤行易其號口至陽子。

與初陽子王水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惟是道也在天地
之間旋轉乾坤。昭揭日月更代四時者也。一切人也。稟
大道至靈至聖之體。令人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
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
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依此道而用
之。謂曰脩身。釋曰脩性。道曰脩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
且後之人不達聖人之旨。各尚所聞而非其所是。豈知
身與性命必不可離者也。若一可離則非道矣。初陽子
至學民儉哉。六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僕聞之。每
民之位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雖然有在凡
所寓以冰田自焉。若示無纖瑕小疵焉。乙亥冬會滄江
任所一釋次若久要。遂于論心。累無言。元傑觀其氣宇
。其神壯也。因緣相逢。求我丹道。遂用此。以責
。火符之秘。次第授之也。乃先陳其執。竟
。其緣熟。其根深。其心之。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三

師所傳悉授不隱。願惟聞道不難行之宜。謹純陽老師
云。便下手速脩。猶太遲。使上士聞道必動。而行之彼常
人者。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工。電掣之光。石擊
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令語初陽子。其母忽語。天金
丹者。金液還丹之道也。金液者。即人身之真液也。以蒸
合形而成。真人是云還丹。厥人之初生也。毓先天地至
純之悉。逮乎二八。精氣日泄。而撲散。則先天之氣不純。
且世之人。壯而必婚。必娶。者以續綱常也。若也。中年。却
能保養其身者。聖人也。故孟子四十不動心。在仙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今初陽子行
年五十逾二。而聞金丹久視之道。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沉初陽子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依師旨。授之曰。古之
真人。欲理其性。先保其精。欲求其命。先淳其氣。是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言。則塞乎天地之間。若以孟子為言。則聖賢寧如
是乎。若以孟子為教言。則人一身之氣。豈能塞乎天地
哉。然必有其道。奚道者。何耶。死也。死。者何耶。命也。即經
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故。命。必先脩性。性
命。雙脩。何憂不仙也。且性者何耶。義也。故孟子曰。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義襲而取。則物也。順也。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三

人也非金丹也唯集靈所生則遊也是所謂金丹也故
云配義與道而孔子曰成性存存道遠之門釋迦云是
諸法如義老子曰上善為之而有以爲聖人之於道不
離平義也義之道大矣或採鉛煉汞者集靈也西南得
朋者上善也龍女獻珠者如義也是義也者即教之身
一陰一陽之道也夫一陰者離中之雌一陽者坎中之
雄離中之陰爲坎中之陽爲水配義與道者以坎反
上於離是爲水火既濟之道也蓋於坎中取出陽爻降
而入於離之中換出陰爻是爲地天泰也蓋離中之陰
爲汞爲精坎中之陽爲鉛爲氣印經云上藥三品神
與氣精氣精依氣生神依氣用神氣精三者無一可離
此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倘精耗則元氣散則
神離可謂之人乎此所謂可離非道也聖師深慮世人
不能明乎道不能煉其氣乃借名爲鶴爲鳥爲龍爲虎
爲龍爲虎爲鶴爲鳥爲刀爲圭爲火爲候百般譬喻托
物假名以曉後之學亦豈不欲人人作仙箇箇成佛
也緣爲世人信之弗及承當不得偶或就中間有一二
後鳥勝於小選者執執空罕聞正道若夫乘根器上士
至人深過其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實愛其身積累其
功而勤行不怠者則高仙地倍指日可成無幾人參矣

今觀初陽子受稟非凡神氣充格祖師金丹之道不敢
秘惜如此
與一陽子潘太初
老子曰上上聞道勤而行之至言也僕自獲遇至人
盟授大道即欲圖就所事而以功緣未立用是求諸仙
經搜奇撫粹作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不恤起處每過
名山及諸城邑隨方作緣低首下心開導世人誘進此
道四三年來求者紛紛卒未見有大力量而精進者比
謂廬山太平宮博學主人太初潘一陽塵襟一見傾
如平生茶罷復然有物外趣頗重靈氣裕如膚澤
臉桃丰標洒落其割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擇交似
有定見願宦軒車而至至在皆得惟心實執靈材而來者
願識其面頭願且無塵俗骨格膈合仙容平川洗滌而
疎明太山差篋而增秀夫人交贊鬼神共依僕每嘆夫
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閒暇安享尊榮此人之
福也道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二美俱全則斯
人也不可以尋常同年而語眷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
即應既而情真語簡好舊誼深叙其主領事繁也晚年
光覆遺念念急於茲事者更求歲而又理也僕觀其開
心見誠列盟奉誓乃授之曰大道者與天地生物乾坤

發育日月陰陽同其造化焉在人一身不外是也天地
 以陰陽為橐籥人身以玄牝為橐籥天動地靜動為陽
 而靜為陰陰極則萬物不生而陽氣潛伏及夫剝盡一
 陽初動而梅花吐白者以陽在地中而將復也世故以
 梅為報春之信故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
 之為卦五陰一陽其一陽在下而陽為之主也人身亦
 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為陽而衰為陰遠乎陰極則陽
 氣欲盡而散也至人於此則能體天地之道以下為反
 以日為符以癸為候以月為則以汞為陰以鉛為陽鉛
 生於癸而癸在坎坎屬北方北方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
 日而來復健子也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東為金
 而金為坤坤之金寓于坎人身亦猶是而陽復有疾大
 脩行人急於癸生之時求彼先天真一之氣以為歸也
 納此真鉛於離之中配以離之真火煅煉成丹故曰金
 鼎則金丹者無外乎以離二物且坎離為何物要知只
 是兩箇真陰真陽而已是知金丹之道不外乎陰陽也
 當其一陽初至雖一身皆陰而一陽自外來彼一陽反
 為之主也今其號曰一陽子者取義如此一陽子既聞
 此道儻不為則亦已矣若也血勇猛之心奮動行之志
 要知其功成也必矣

與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

言之真人其懷不羸其息深深獲不羸則神存息深深
 則以理此即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之道至陰肅肅至陽
 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出乎天此即下德為之而有以
 為之道無以為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為者先天一氣也
 何謂後天夫人稟先天一點真陽之氣而生為物之最
 靈也此氣日主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神
 之所以存者焉為鳥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在故
 也及乎年登二八真氣以盈復過至人授以寶身之道
 使天機不逐於事物毋勞于形毋挫其精息以理而不
 以喉與天為徒而世不能移其志則此古人千二百歲
 不啻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為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
 地間年壯而嗜慾但以酒為樂以妄為常以情縱慾亡
 精損神所稟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于西矣
 即如乾之為物純陽也始交於坤則乾之體破而為離
 坤之為物純陰也潛養乾之一陽而為坎由此之後乾
 體及震坤體乃實則離坎者乃乾坤之繼體乾坤順行
 男女奔放精竭神亡一切常念至此則已大脩行全體
 金丹之道而脩之逆五行而用之逆者何也坎中之陽
 赫赫即乾金也離中之陰肅肅即坤土也金丹者以坎

而升於離之上以已而合於戊之內伏於中之虎以降
離中之龍取坎中之金以劑離中之木納坎中之水以
煉離中之火採坎中之氣以補離中之精回坎中之陽
以實離中之陰即復純乾而成真人傳云西南得朋伯
陽云真人潛深淵紫陽云鉛見汞生須急採焉祖云一
口吸盡西江水者皆此還丹之道也故降伏自己之龍
虎採取身中之真氣欲降伏者切在於德採取者不外
乎道無德不能採取德非道無以降伏所謂採取者
只須一時之功非有遲疑之事蓋一時者要在初三日
內取之當此初三之夜月生庚方之際此時水源至清
潭無撓動急用半時採取歸於鵲橋之東結成黍米之
丹入于黃金室內煉之成之謂之金丹謂之先天大道
世人若知金丹即我本來乾中之真金則為微妙玄通
之士而深不可識矣九宮山碧陽子專論合為玄門採
翠者四十餘年矣其功筆設施表表在人耳目也卓然
道眼識人不似他人之忌才者僕以不檢唯志於道不
免活癡自醜實愚自責既無華衣以浮飾不能強容以
求知一掛之初乃即深契求我丹道定所未聞觀其神
氣裕如遂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以授之却加
勉厲焉世人之所以義共冠者老氏之門學老氏之

道也夫老氏之道實精氣神返還而清虛靈覺為其
食離塵穢腐惡其相陰德之又慎至於無為是則為
老氏之德全焉處時宜也陽華言以問道為道為辱者
何不反思老氏之所學向也問自一二希乎前賢之說
若則兼影而笑之我太上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豈不然
哉夫既入其門而不行其道則真老氏之靈也靈者衣
其服而好其教其食而習其道是猶服堯之服而非
堯之言吾不知其可也縱負出類拔萃之材者亦以
清高至貴之身棄之於濁惡之地使俗人有口者呼之
為異端之徒可憐哉就中有能去傲除慾節欲靜坐者
鮮不得真師之旨亦不為教門之罪人也彼神也靈也
非為心不傾誠欲化人成道而已昔者黃帝之謂
道也膠行跪進既聞道已乃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人之
時人去古道遠以矯詐為誠以妄誕為心其未聞之謂
有問道及稍有聞自以為足或始聞師之語心未盡
遂及畧聞其端倪則謂素所自有借便造其聞與即前
僥倖而得之喜惟恐師之求其所無寧肯勤行試果若
此則得而臻乎極也昔能如碧陽子問一且問二問三
復問三既不才自矜後愈高而愈進山間林下或有
超然清脫之器以生死為一件大事如我碧陽子者

研精究微參玄選妙還丹以充結胎黃房若其日而
飛昇亦傍神而地位而去况其精進而益其功乎
一子出家九族俱仙者斯之謂也今碧陽子維其主領
諸靈備能收效在道真以堅固為實錄不以好惡為虛
彰而彼醉生夢死者入有徑庭爾華云下浪以有罪人
之不無聖人之道也皆以聖人之道等之庶幾其果為
聖人乎也哉今聞聖人之道參早始有為之德而謂
無為之功以應龍沙八百之謠異時名公巨卿必有歌
汗于子者予其勉乎

與宗陽子明素蟾

通今博古註書立言筆迴狂瀾歸心綉口此文章之
至矣鮮不以是而自足者斯人也其才勝德者也
入越弱神知化積精累氣煉氣化形此道學亦至矣鮮
不以是而自高者若能慈悲接引斯人也可與鍾呂並
駕者也僕登九宮山有曰明素蟾者自弱冠棄親出家
敏而好學年幾而立卓犖不羣博採雅覽講誦若記
經者古作為文章奇放橫流悅可人意不免人而太
熾乃上殿則於良知已若少既而求神仙家學
方來者雖俯視小逕莫不開心見誠必盡其說而後已
前後閱數十人自以渴得金丹之道其懷從容

所得之說則亦有搬運身中之神氣其效似足而
有煉丹田之歸者又似同而異甚而非採戰則
黃炎白非元堅則注想空言空言茲茲為自謂金丹之道
如斯而已矣其於丹經符契則誦如流又且註釋旁
詳亦近理附親同輩傍若無人將有異世之期而不
也候益之物試問我以金丹一事觀其才高氣傲况
必傲對而所入無下手處僕乃從順之羨之揚之
德之儀之所謂德之者將有以化之也蓋所以化之者
為其滯於僻見邪說使一聞至道必若驚若疑嗟夫
之高入勝去實不甘出之小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定以
其大者非能於技師則過於聰明况其下者乎僕見
其亦須降其驕心抑其狂心去其愚心移其疑心正
其邪心開其道心明素蟾於言下幡然大改頓然大
悟矣是皆令脚踏地在實地然後授以先天氣煉神
之道也曰夫先天一氣即金丹之祖氣也要知此
氣此神稟於父母未生之前是大極也則人稟此先天
大極之炁而生也成於混沌沌之內出於杳杳冥冥
之中當此之時和之至也故夫人之生也男則為精
女則為神唱春蒸則溫良陰養真其間心奉則

聽從其在內也。男以剛健中正而不狃，故在是稟其生也。女其工容言德而不奉順者，是殘其德也。且厥初至和之氣，日生夜長，至於二八而陽又太極矣。生而知之者，於此行上德無為之事也。只為世人所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自來所授之乾金，奔虎而寓于西矣。自是而後，各利心動，龍犀神馳，投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可憐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為真鉛，亦曰乾金，寄於坎中，是云母隱于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精，則後飛金晶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大修行人要明生身造化，產藥川流，以水乾金，求之西南，東三南二會，在中央，真虎真龍，必得癸一而方單，真水真火，必得二八而始交。悟玄牝，是還丹，辯刀圭，即藥物。龜蛇盤結之際，橫天上之鵲橋，木金間隔之時，會人間之牛斗。玉寶揖遜，老嫩無差，片餉工夫，十分謹慎，寶珠現於月地，穩穩收來。金液至於丹田，溫溫調燮，當時且讓凡事宜謙，饒人先，鞭取他快意，愚似訥，顯道人之家風。禮下不爭，乃神仙之正計。方得歸爐，有慶。點落在黃庭，養火何難。九轉待行符候，洗心滌慮，以結三百日之胎鍊。

還虛成就大丈夫之事也。明素蟾始聞而驚，尋聞而疑，竟至通宵，摸索渾身，是沛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悟性命即是兩箇陰陽，身心儘有許多神氣，淨保保亦足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欲一口雄食。西江清派，不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鷄郊馬問之曰：明素蟾者，其有謂乎？曰：琮也。每慕白玉蟾者也。故用姓以謝履，載名以謝親，字以謝友，明即白也。素猶玉也。故謂明素蟾云。上陽子曰：子真能求乎仙矣。慕其人希其道，并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乎？又知之乎？夫精通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者，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雌中之雄也。坎中之畫也。蟾之為物，止三足焉。三足者，為鳥獸取像，為懸胎焉也。則蟾之為妙，乃道之用乎？今子希紫清翁者，其謂此乎？哉。雖然，吾將勉之。脩行之人，用心苦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我趙老師云：讓而不爭，則無待尤。王蟾大道歌曰：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又云：世間學仙者，皆慕變清雅，又雲遊歌云：滿面看盡笑，唱罵教吾去。噫！紫清翁且能受盡世人笑罵，而有一味呆之數，令一切人務以自高自足之心，而欲希慕神仙之說者，抑何愚。

武子倘能以清莊而變於心，當以謙讓而出其微。必能以呆而奉人之笑，罵矣。其取丹陽之傳，黃房公也。又六傳而至於子，其勉之明，蓋瞻曰：瞻昔聞息，且謂人可為鍾呂，乃深知遍界，無一人能擔負此事者。道妙玄微，天機深遠，誰可忽諫。常謂玉蟾詩始得此，乃老仙之傳也。歌曰：陰陽顛倒入玄谷，六十四年都是鏡。又云：前年仙師寄書歸，道我有名在金闕，何其聞道之晚。而成道之易也。如此，今承教旨，孰知至妙至玄，最為難讓者哉。始知五十八年，都是錯也。千經萬卷，總非裏許。便將捉住西山之白虎，攝伏東海之青龍，期集吾事而已。豈敢忽慢而傲世哉。就今書此，凡到諸友，遇蓬萊仙信，誠一出之，將必有取則於此者信矣。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先哲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子書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則知道與術二者不可得而離也。術以道為王道，以術為用。要知此道非泛常所言之道，乃天仙之道也。要知此術非泛常所用之術，乃長生之術也。紫於玄陽子有說焉。玄陽子廬山歐陽玉淵也。誦道于上陽子。上陽子語以天仙之道，併以長生之術而授之也。上陽子曰：是道也極深，研機易曰：惟深也，故能彌天。

之志唯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深者淵，其淵也研機者，浩浩其天也。浩浩其天者，陽之極也。淵淵其淵者，陰之極也。故陰極則為坎，陽極則為離。是坎中有一陽之氣，而離中有一陰之精。天仙之道，以坎離為之用也。孔子曰：慎斯術也，以往而無所失矣。術者何也？能顛倒坎離而用之矣。古仙曰：五行顛倒六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夫坎雄為金精，離雌為真火，取坎中之金精而降于離宮，以離宮真火而煅煉之，是云顛倒陰陽之術也。然顛倒之術，在乎研其機也。機者，陰陽不測之謂也。陰陽不測，則鬼神不知。日月不照，善將此道而合乎日月也。合之者，月生於庚，則金旺水清，乃採金于三卯。故云：與日月合其明，合者，彼之庚金一生水，即以我之真火而候之，是謂之火候。庚西方也，西方金之正位，顛倒之術者，則採庚金于坎之中，緣以其母隱于子胎也。是以坎之雄而補離之雌也。謂之天仙矣。故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機于道者，其長生之術也。機之為言，密也。注經曰：斗步子形，光映子精，密而行之方得道。成玄陽子研平機之妙，極乎深之旨，密而行之勤，而脩之則由長生之術而入天僊之選者，其玄陽子乎。

與玄陽子周允中

谷陽子者于湖周氏子也其字曰允中故取義曰谷其
名曰一故取義曰陽從人從谷則通乎俗從一從從谷
則有容裕之德此上陽子所以命之曰谷陽子也老子
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根者祖
也祖者太極也太極判而天地分天地位而玄牝育玄
牝配而陰陽乘一切常人惟順陰陽之道是以東生西
沒輪運不息周遭萬業洎沒于生有何窮已大修行人
乃能逆玄牝之用是以顛倒五行制御一氣收伏鉛汞
煉金丹是得谷神不死而玄牝之門與造化游而不
息也夫玄者男也乾也無也砂也天馬也離中之已也
北者女也坤也有也竅也地牛也坎中之戊也雌雄糾
合陰陽二物也性求情即二物之機會以鉛制汞即
二物之妙凝則知性情交而真鉛生鉛汞合而虎自伏
虎能降而還丹結金丹就而陽神現陽神者以其純陽
而無陰是謂之真人知此道而不行者凡六之知此道
而勤行者聖人也谷陽子始從于遊始鶴之立三編
昇昂然出林其類也且谷陽之馬士也聞隱則以主聞

善則思為其好學亦至矣今其行年有留不感而
動心之道然其與善人交則為君子所交非交則為
人志之有優者劣者如此僕每為之惜也僕乃去其所
短信不致遂將坎月離日刀圭之旨盟以授之僕深
信之誠之誓之使知勤行毋忽甲戌秋古渝之會也越
與時有會益江言親老累繁躬果行願此行也欲
求金丹者非尋常俗所能開也子既能超乎常俗豈
不為高上之士也何謂高上之士以能悟生死出塵籠
不墮下土為其開道也必勤行之是之謂高上之士
也彼常人者夢生醉死嗔痴繫其去貪着靡其心安
知有久視之道乎強使聞之則若鸞若鶴旋旋退輕
則為之樂其甚則為之誹謗誹而歲詢寧肯信受
而行之乎其間尚有一二負志自高者或聞斯道亦只
資談益辯而已焉能勤行之哉今子抱接琴之林開甚
高之事宜當勤其塵俗之態誅其偷息之心則金丹可
煉而成也我明告子人生若飄風焉忽忽而已世壽若
無涯焉何有了期以忽忽而得無涯抑又殆爾曷時子
能知某人未可就事某人年復衰老其心亦其也其皆
未之宜許也今子以某事未了其志未竟其

志而為身謀者何知人之明也而自知之暗也先哲云
即公亦去彼休去者竟了時無了時我七真祖師曾向
重陽翁一言之下翻然改轍更不遲疑谷陽子倘能體
我孝拳懇懇之意自茲已往刻日為年厚樹其德為天
下式積累其功為天下谷用谷神以合戊巳配坎離而
純陽則神仙地位指日可致又何所不了哉懸動警
此自戒且贈云

與後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章牌

金丹之道三十四傳而得雙玉翁又三傳以至於予予
始得緣督趙公之語雖素有志未勉遲疑後鷲菴中後
拜至人以青城至秘之文悉授無隱受以來日夕不
懈嗟矣金丹一專自長春老仙蘇公之後蓋山聖師不
肯降世者百有餘年凡今之士意以無為若即自善于
身則必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善成之後慮
世人非特口傳聲者有自悟遂用機書隱隱已求諸
有可殆可擊者莫不低首俯身授辭詞語雖此或
或始始自隱忍偶獲一人兩人之知則亦一人之
之勝但欲行道不顧是非遇諸訓則善而受之是法器
則進而進之其間可入門者則引之而升階可升者
則引之而升堂可升堂者則引之而入室凡此皆予

亦此意欲續大道於一線提俗漸於人垢使世
凡之道不誣也廬山有歐陽玉田周章牌三十四傳
行而清高者玉田蓋恬淡為心機圓應物於有志
外唯恐此身墮於塵籠也故平居暇日時而不覺
人廢舉和而不同以未過真師是拘於枯坐而已
自幼而敏銳習於程朱事業持已以方正為
主乎忠信立其敬義可謂君子矣衣冠不同於俗
場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相逢滄江一笑適契方知性
理之學程朱未嘗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既聞予說雖
辭疑積毀而頓然深信者是其明也然二子素守如彼
若使渡關至秘傳免籍歸予乃從容引喻以漸為隄又
摘丹經中要警而啓之復以正言而折其輕易必其
堅固增其智慧然後授之曰金丹者即老子觀妙觀竅
之道也妙也者無為而無不為也竅也者有為而有以
為也無為者安而行之也有為者勉強而行之也夫入
稟上德之資本來清淨豈知日鑿一竅而混沌之體不
全常人以愛慾而就不全之體至於死而已矣吾命玉
田曰復陽子草窻為全陽子豈無旨乎蓋大脩行人以
其不全而圖其復全也世之千蹊百徑俱不能復而全
之唯金丹之道可以復全復者何也要我直揚之復歸

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金。金者。得自虎。陽家。煉。陽。也。虛。前。明。珠。似。月。圓。全。陽。也。陽。後。則。有。火。候。陽。全。則。有。胎。胎。金。丹。之。道。其。斯。之。謂。然。雖。必。宜。要。又。有。三。焉。一。訣。而。心。傳。者。二。也。決。裂。而。動。行。者。三。也。以。定。而。制。動。者。三。也。心。傳。之。訣。我。之。真。氣。決。裂。動。行。定。以。制。動。則。在。乎。一。子。之。用。功。且。昔。正。陽。之。授。純。陽。也。以。十。事。而。証。試。之。重。陽。之。授。丹。陽。也。以。分。梨。而。十。化。之。前。聖。後。聖。艱。難。若。此。吾。之。與。子。曾。不。一。誠。然。而。盟。誓。至。重。子。其。守。之。上。不。愧。於。神。明。中。不。負。於。師。資。下。不。羞。於。同。儕。三。者。既。備。一。子。金。丹。必。成。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人。現。於。是。時。也。則。身。外。有。身。身。外。有。身。神。仙。之。道。三。十。八。傳。而。今。付。一。子。宜。相。矢。厲。焉。

與心陽子余觀古

世之所謂貧賤富貴者曰有命而壽夭窮通者曰有數然數係乎命而命係乎天矣世固有年相若而道相異也固有出其類而拔其萃也至若超乎壽夭窮通之域超乎富貴貧賤之外者唯古之真人也以揖余雖申觀古心也請逢適契一語接機之機共香烟霞同味則欲之外則暢飲酬盃半神洒落極有吐氣議論高遠開卷者弛然而不吝快心者作馬而下麻飄飄然靡塵俗之

拘脩條然有物外之趣予乃不勝細而詢之始知年俱上章再提之李夏日既同而生之時又同甫大笑曰是真同年也不免道亦相似試徵之吾乃江右之廬陵而舜申亦江右之武寧是其他同也昔長者字予曰觀吾而舜申之號曰觀古是名又同也觀古居九宮山頭而吾家三山高處則居亦同也借誦老莊之言而明周孔之易感晉代之冠俱樂并舜之道也蓋常病古人多癖此而非彼者今吾二人得兼而明之非唯道相似是均其所同也就其間審有同而異者乎惜名觀吾者止乎一已而已而舜申之號觀古者善善觀乎古入者也

與金丹大要

以道德仁義善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心也以禮樂文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實也觀古而希堯是堯而矣觀古而希舜是舜而矣此觀古之所以為勝也且吾有大不勝公觀古者予之癖於金鼎火符之道也欲運坎而貫離誰擬駕龍而擊乎虜將求西江之水以來西商之朋者採燕中之白以化陽中之陰期若蛻蟬而真神已登天既不能如舜申之觀也古曰但務此恍惚者實為一大事惟恐不至者此吾所以謂大不勝也且天松檜桂栢植下陵阜也地則同也樹之時又同他日視之性有曲直而獨深者影有必變而行雲霞者豈其造

之慳也哉而況於人乎雖然觀古之說觀五帝大同而
 不自白異者為能彰拘於命數也不希初情之學後
 黃金之宮然食飲足以克飢渴衣帛足以禦寒寒以相
 太平神情之香澤道進乎無向有之鄉起壽夭窮通之
 域而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與彼求田問舍貪念競利者
 猶許之洗耳而汚夫巢之積也歲紀乙亥八月八日有
 異龍鳴會於所寓齋蓋交賀亦人生之希有因書以見
 同異馬觀之心曰何其多同也還能以金島坎離之道
 龍虎神化之旨以相授受無足其所同予應之曰可明
 年手會詞談益勤慎感之曰金丹之大道必先積德
 而後可聞否則為之願賤今子餌於財利繫於計慮殉
 於嗜慾弊於嗔癡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難也
 故道之與德如陰之與陽三者不可一缺若法而無陽
 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果可言金丹古仙云言清行
 濁休談道道士之為學不學則已學則期於必成而况
 道乎德之所以不即相付者猶相馬將欲固之必深
 其根觀古心聞而唯唯不逆於心發其悔文之難行則
 嗔怒之妄僕乃授之曰金丹者以有作合無為以外鉛
 合內汞求精也鉛者也採先天之鉛于坎之中是言有
 作合後天之汞于離之中是言無為採鉛則一時合汞

須十月一時者月生三日也十日星者成九轉之功也
 守持者三日之內一時也知白守黑者九轉之功十月
 也如斯而已信則行之觀古心言下大悟乃覺疑信狂
 人心也而彼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深
 兩心遂更名曰心陽子
 與西陽子張性初
 太上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深水翁
 材德兼全謂之聖人如來云是名凡夫為其蘊利根上
 器居於五濁也中行出世間法修善權行是云非凡夫
 也至有明三五之道行三萬刻之功金液歸真形神俱
 妙者為微妙玄通之士也若夫負上士勤行之才混塵
 離俗雜九流有家之術達德建功自利利他死德無望
 報者是名才德兼全而成仙作佛也信之有矣出此三
 者唯求心知口誦果何益哉僕記緣督子老師曰淨
 陽張性初者吾以玄秘授之矣厥後僕因西行復遇至
 人以青城所秘之道悉授無隱今茲六稔偶泊益江撞
 性初兄于家首詢斯事謂畢得趙老師之語并賜之曰
 玄白一言之下針芥相投後欲求僕所得青城之旨盟
 心不倦強辭不能僞祝玄白根器清一才德俱備且世
 佛業嗚呼賢者以量其德也然猶慮其因循遲悟慙慙

元龜壽三直須點其聰明移其執著發其炎烈奮其精神
神莫其疾早下工以求天上富貴使云有其人有其才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今玄白作太平開眼之人是得其
時而又有其才已當為富貴之不可更待也純陽翁云
下手速脩猶大遲彼中下之流欲待功成志滿方謀成
就茲事竟流光奔電過隙星是以仙翁歌云流珠流
珠役我區區忙忙及及忘寢失哺三十年內日日長吁
吾今六十憂赴三塗其大度我要大丈夫以仙翁精勤
如此尚有六十之嘆况後學者早若仙翁一切之人
皆於繁處放慢大脩行人常於慢處放鬆此語大切也
金丹大要卷六之三十四
玄白頌悟光陰迅速與勇猛心宜欲刻期以就此事僕
乃謂之曰昔有神仙宋玄白者脩煉金丹大道唯恐暮
景箭催費盡辛苦同塵煉俗辟穀服氣又所到處或以
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空世莫能測今子
謂玄白者詎有做焉今子之希宋亦猶宋之希劉也劉
演龍虎上經曰玄白生金八竊魏建始初丹經萬卷此
句道盡蓋玄者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者離中之精
坎中之白也坎中之白為金為鉛為虎為氣離中之
黑為砂為汞為龍為精且人稟乎天之真精地之正氣
以生以長實之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也只為世人

資續憂惑及乎年邁陰陽而陽物將盡則此而欲
以迴陽者惟有道者能之如合身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合德者頭象天足象地水火濟而成形鉛汞合而
生丹則造化陰陽乃在手身也合明者亦猶朔月無
光輝則月中之白純黑而已是為白中之黑也至于初
三以後領覽太陽之炁而黑中弦白初生是為黑中之
白當是時也辟陰則盡一場初生則微陽之炁為之至
矣亦猶人也氣稟精粗體弱年深鉛汞漸乾圭數將滿
是亦純陰而無陽一切人也陽盡陰純則四大狼籍而
已矣脩行人於此時也急當求彼先天真一之炁降之
于丹田中則一陽又復矣而人欲知始陽初回之候當
以煖炁為之信也是若子曰其指甚真其中有信者此
也以此外陽而點內陰煉之養之七日長齋不問人事
諸塵漏盡則聖胎可結而嬰兒生是為男上懷胎也要
知大道也莫外乎一陰與一陽也喻如牝雞無雄自卵
湯之能生又女人國無男觀井而孕緣此兩者皆陰而
假外陽以育焉故夫乾之為物陽也處于東北之鄉坤
之為物陰也處于西南之地易曰西南得朋者以陽而
求乎陰也以玄而生乎白也以汞而逆乎鉛也以虎而
劑乎龍也以神而合乎炁也夫此兩者原由之位可統

所由生也人亦然也是云與日月合其明也
之像不若乎且聚精會神煉身遠慮蓋陽部金丹
亦真入也鬼是由凡夫而達乎微妙玄通以至於聖人
者神仙之道也至此則大丈夫之事畢也玄白開前所
雖後所未聞向之疑障一旦冰釋便得登彼名山
筆直向坎宮復陽添身心寂爾不動歸求自然有餘
謂長江之上當應龍沙之蟻取類于西商棋甌之曰
西陽子

與南陽子徐仁壽

扶藜東顧下悠然見南山後人但賞其辭述不知有道
金丹大要卷六之二十六
此南陽子乃真類行夫西南者金火之所在金火交鉛
汞之根之結未若人身之精炁也緣此精炁非常人
之可言者乃先天之精炁也夫先天精炁必以神為主
故曰精炁神三寶是以先天之精若明慮慮先天之炁
乃大素煉採茲二物混合丹田結而成形名之曰丹是
云金丹此丹變化以成真人觀曰神仙則知神仙者即
先天之炁以爲之主也雷山先天一炁在下恍惚之中
得於窈冥之內混之不測俄之愈清若仙云者彼是
此謂同若中來蓋言是炁也應天府天地之根爲大

之根順之成人者是炁也逆則生丹者是炁也則知是
炁奪造化之妙出五行之外一世之人不知此炁之真
實也故精純動則此炁奔失六根不則則此炁無主何
况以酒以色而驅之以財以炁而逐之去財與炁雖外
物爲其汨於志慮則先天之炁散走而精也酒與色又
甚焉酒入黃庭則先天之炁奔驟而去况以色而快之
耶世人欲知脩行金丹之道必先貴其炁而實其精使
精炁後純則先天之炁自至此洞質老仙所謂七返還
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僕上登九宮山頭與如愚齋徐
君會仁壽其字而號南山如愚齋者乃扁其所室以見
顏子終日不違之意嘗讀侍茗曉一僕至必供之毋茶
龍必坐或稍閑步眺登山覽秀俯泉瀉流故得盡其所
以者大南山以慕道之心讀茲事且四十年自謂所得
授受者知玄關一竅在膺下三寸而不知玄牝乃二物
知黃庭去脩宮不遠而不知下手著邊吾觀夫南山之
用心其於道下勤謹矣其爲師者何不以明示金丹之
旨鶴胎龜息之語豈其所遇非明師乎又豈非以其疑
之太過而信之不及乎過與不及皆非道入之心所宜
有也倘疑妄心除則清靜心安心若清靜則七情自忘
七情自忘則六根大定六根大定則精炁全歸炁全則

生茹永生則金火旺金火旺則聖胎結聖胎結則還丹成還丹成則真人出現而神仙之學畢矣且西南為人門又類同則陰陽全南山向人門而取類于陰陽故復號為南陽子云

與南陽子張彥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上於至善士之為學所止必至于善為善至矣可以聞道可以修身可以求年可以成仙可以成佛是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犬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而至于聖且神孟子豈欺我哉何謂善曰功也行也德也積功即道廣德資身累行成仙陰行方便是之謂功真履實踐是之謂行廣大包含是之謂德三者備矣則斯人也許聞至道南陽子張彥年踰不惑時不動心吏隱修身以善自愛雖刀筆間未嘗以一毫不善欺于心日月則內省而不疚夜則脩己以安仁因緣適逢求我金丹火符之秘見其懇疑益勤捧香盟告僕首詢其平生之得於師家者南陽子拈指而記之其有運氣而調息有無河而按摩以心腎為水火以肝肺為金木有採戰之術有烹煉之說最後遇人畧指金丹之妙而未詳又無下手真意世之盲師引入邪誤者多不入空寂

任流則流而為情偽憂怒可勝嘆哉

見性不為曲逕所誘乃授之曰道本無為而無不為無

為者王液大川無不為者金液還丹藥在西高是本鄉

還丹也易曰西南得朋還丹也一口吸盡西江水還丹

也金丹易知火候最秘三日月出庚火候也兩七聚

火候也火候不易煉已尤難先降猛惡之龍可伏猖狂

之虎先剋自焚之火可淘沙裏之金先制離中之火可

得坎中之水如斯而已道隱乎隱今予以壯盛之年行

此還丹之道儘無難處然不為也僕所以為隱者以子

之學無止而便於世由今而往陰行方便不求人知斯

為德之第一助許旌陽傳紫清翁秘常取而覽之異

時行滿功成必並駕乎素清翁矣

與南陽子李夫來

三五善善善善善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真養而無

妄照月非蒸不生光故四時成歲萬物生成者無非資

乎日月日月之行無非資乎蒸也道之在人者亦先也

胎卵濕化非氣不自生育一陰一陽非氣不自成感使

察陽而無陰孤陰而無陽言不得而孕也是乾之物為

施陽也始交坤而成離坤之物為純陰也初交乾而成

以乃生人生物此五行之順也。金丹之道則不然。故
 中之一字實難。以復純乾乃成仙。而作此五行之逆
 也。經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其脩
 行者，靈造化同流。擬太陰真準，每月朔旦，日月合璧
 因是而後。一日二日三日。太陰假日之元現。微陽于庚
 金丹亦猶是也。人準太陰初生之象，求始陽于癸。此時
 水清極清，煉之則成仙。矣。既明藥物，須知火候。鴻蒙未
 判之前，乃潛龍勿用之際。是火候之未至。及平身生庚
 上，是火候之將來。噫！非微妙玄通之士，奚可以語是哉。
 萊陽李天來求斯道于江湖者積年，雖畧開其端倪，俟
 未造其至秘，僕留秦淮歷歷求諸技，孜孜不倦。乃悉以
 授之。且胸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凡今
 之世，強辯橫流，論而至於邪僻空虛，萬言而不可回者，
 每與此惜。子今得聞斯道，天之與也。宜厚樹德，勤修行
 之期，於必成而後已。時有良朋，靈友如張工部、張臺郎
 王九江、王架閣四公者，必將匡規而簡進焉。我明諸子
 金丹之道，既得而聞，可不煉已而成之乎。去貪慾，煉已
 也。防前邪，煉已也。降穢龍，煉已也。煉已功熟，則金虎之
 靈亦易得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與回陽子張工部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裨積，積累元氣，以成其神。此
 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豈非大丈夫
 乎。以其不能積精累氣，謂其不聞高尚之事也。世無高
 尚之粹，故不可語高尚之事。若欲聞高尚之事，亦必行
 高尚之人。何謂高尚，精六慾之外，為高。積三三之德，為
 尚。德出則神為高，堅固精進為尚，高莫高於道。尚莫尚
 於德。道與乾坤同造化，德與天地同包合。道行乎中，德
 克乎外。道尊德貴，豈不為高尚之士也。定齋張工部，教
 夫存心高遠，尚志清虛，見善勇為，推仁履義，居官三十
 年，未嘗以貪狂欺其心。且行年五十七歲，彼造物者，焉
 不使聞高尚之事，得以享之也。昔我初陽子觀其德，純
 而無雜，高尚之事，以贈之。僕為金陵定齋，母次，夏六月，未
 能盡詞，有口竊位于朝，亦宜三品，篤忠斯事。未遇明師，
 誤其語，實情真既，又旬餘，察必誠，堅信恪適，私謗曰：何
 新人信緣之深也。如此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如來云：成
 生定，定生慧。丹經云：以定制動，以逸勝勞。此定齋之合
 大定也。僕今以回陽子三字授之，何哉。厥夫人之初生
 也，曾太極三儀至精之元胎，平質而孕，乎素既有身，身
 渾渾沌沌，沌長而且大，盛壯而不知洋溢，時無生質之聖
 勇行至真之事，遂因日月夜作，誘于七情之場，忽忽全

而虧圓而缺夫高尚之士缺則圓其復圓則全其復
全猶如天上之月缺已而一陽復生于亥雖九拜其復
者回也僕謂回陽者宜不虛說二物會時情性合回陽
也王液先下水中銀回陽也日露隆時天地合回陽也
則回陽生以定而生慧以定而知止以定而常應發大
聖固與大智慧作大成就異時真人著深淵男子以懷
胎陽神自出現此豈不謂易向之亡乎雖然吾得勉之
傳云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
陽于今聞聖人之遺矣不為凡言所亂不為魔障所惑
勇猛精進力行不倦三千功八百行親行弟子已上事
則神仙地傳指哥登

九宮山交泰庵記

伏羲書易重乾之八而成泰文王重易坤上於乾而為
泰聖人閉戶造車而出門合極天乾之策二百一十六
乾之軌七百六十八以乾策而交軌合九百八十四是
謂陽中之陰白中之黑也坤之軌六百七十二坤之策
一百四十四以坤軌而交策合八百一十六是謂陰中
之陽坤中之雄也會兩策兩軌統一千八百而無奇是
謂柔得其道此交天而為泰也坤軌用六而乾策用九
以伏羲所以命之曰泰文王繫辭小往大來周公

以其彙征吉孔子翼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泰之互也上履下兌乃得歸味非明於道者
孰可與談易乎九宮山欽夫瑞慶宮羅洞雲傍水分雲
誅茅築室業內無俗心遠地偏竹洞荷池峰迴路轉相
依于認真若下往來乎噴雷若則日出鐘景映舊殿之
明露風從花裏瑞雲苗之浮香月到天心梅得春信明
胸淨几座對黃塵茶碾丹爐門迎仙客喜蔚然而深秀
宜隱者之盤旋此其庵所以作也遂以交泰為其意擬
泰者安也庵者居也以避喧而奇安居之所取易之泰
君子道長之義又合南華宇泰定之說也而良朋雲泰
王公大人並以泰庵而為其號僕留古洪適會其徒庭
章因得於起居狀且徵吾言以記之僕喜庭章簡而不
頹宜而好義難未親交泰庵之勝遠想其規模之可嘉
玉陽子乃餐而記之泰庵居九宮山然類脫托而來
知表虛官霞裾之領袖真道尊德貴之棟梁此泰庵餘
事爾而未始屑屑焉也今頭顱七幾逾二眉陳髮堅膝
冰膚澤倘其平時務與外馳墜於內養夫豈能若是哉
其登臨吟風朝月固足以高蹈其眺覽訪梅友竹不備
於交游樓無心出岫之雲豈有意抱琴之句即諺所謂
老林九宮者一其志也此來天師主教大真人廣永人

初以點名山福地於是泰庵樓有五隆之命陸通玄許
復明之階請疏畢至名記于籍而不果許泰庵久矣
致羅翠虛之吟正欲飽華山希夷之睡奚謂入林不
察其久雲鎖洞門圭復泰園各辟地易無行地難之語
復是以爲道迷日新之計云予竊謂詩山秀水甲天
下代不滅詠人勝土而西山遺蹤仙蹤高塵世地可煉
坎水乾金泰庵往來乎西山之間者其興豈淺淺耶審
直牧君丹飛金鼎神駕玉京御閭闔之高風留親身而
常住靈游異蹟鬼神施設寄庵於老師六益示靈器
無坎壈山中降百類以晏飲黃河之南度嶺之北象象
之明九宮之山之高者如在天上伏惟旌陽翁九州都
仙之師西山乃神仙之窟世有明金鼎火符之道負仙
風道骨之材雖蓬瀛海島之遠塵肩接踵而趨於三隆
者靡不爲龍沙八百識而來也古人八十猶煉還丹以
其陰未極而永未乾今泰庵形壯神全德厚氣裕其推
鄭當時好客之心蕭微妙玄通之士培善根果熟辨時
節因緣則行有所得矣且王隆自承淳胡惠超重興之
後唐末賜資優異彼有職者跋而弗及况而得主領也
哉即信其言以勵之若夫朝乘九宮之雲暮宿西山之
雨豐饒而卻暑偶洗耳以聽泉俯瞰溪中之游金佛

聘林高之拂翠南軒可傲東皇軒蕭蕭詩道師博雅論
文發香操琴煮茶留客梅邊邀月遊目眺懷此外忘機
平心接物此泰庵之樂事宜乎公之不賞也必也隱塵
瑞登逍遙似三仙積八百行流成就已制四隆三求格
外之玄行易中之道用乾策合坤之軌用九運六知維
守雖小往而大來以彙而征吉此交泰庵之確事宜公
之有守也甚而握旌陽之劍吞謀丹之藥月現庚方藥
歸島內密採乾金於黑戶潛搬坤土於黃蔭外陽剛而
陰柔五震男而兌女離龍養火坎虎躍金志同而上下
交守定而天光發以覺覺後自利化此直牧之以長
存而旌陽之所秘授者是爲得庵之泰宜乎公之專羨
也何適而非交泰庵者乎其或未然敢以吾道復之若
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我師釋之曰執
者有之在己丙丹已成嬰兒漸太隱顯靈緣莫測神通
出入安居平易泰然自得無所不通泰庵真定之謂歟
其後老予之言歟庭章行也治書爲記異時沂九江登
九宮遊逍遙謁玉隆借交泰以養吾之丹安爐取鼎會
有其人當必見所見而過所聞預此以論
與得陽子夏彥文
先哲云道本無言此乃上德無以爲之道又云道因言

顯此乃下德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也有以爲者
先天也先天者金液入還丹後天者上液九還丹玉液
曰內丹金液曰外丹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焉夫
還丹常有欲以觀其妙焉金液還丹其道甚大聖人秘
之而不顯顯故如來以爲其實不二法門者即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孔子以爲一貫之道即致知格物正心脩
身老子以爲得一萬事畢者即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
此所以爲天下無二道也如來不敢顯言乃拈花傳法
而迦葉微笑受之孔子不敢顯言及門人弟子而曾參
只得一唯老子不敢顯言及五千玄文而關令尹以致
命造玄嗟夫道既高遠人有賢愚賢者不順見而愚者
多謬言嗚道之不明道之不行古之聖人其深惜矣傳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錦
城夏彥文年甫半百然學至堅醫卜百家之書莫不極
致至於道學尤爲盡心僕門小乘多聞博采然而不二
之旨未入頭處玄牝之門未知下手何哉未遇聖師
之一決也至正辛巳會于滄海僕揖再視見其神清氣
爽骨相清新且其江湖所得妙濟丹方逢人即能方便
授受不執亦齊人一德也閱日行盟我我不二法門之
旨至道學盡不兌開其機悔之問去其驚疑之想必其

堅固發其知慧然後授之曰夫不二法門即一貫之道
還丹之旨還丹之有品器乃體乾坤而非土石五金
所爲還丹之有藥物乃法坎離而非金銀汞沙可用還
丹之有火候而非世之凡火其所以有內外二丹之說
者一順一逆也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作佛作仙緣
爲世人有凡聖蓋人稟先天真一之氣以生以氣以長
以大至千三八之年足三百八十四爻鍊而成一筋之
嫩當此時也氣曰純乾是爲太極若人生知之聖盈而
持之堅而守之是以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則鍊鍊之鼎
大煉之筭固未爲多謂夫世人不能齊聖徒無入有以
傷氣氣越凡逐物乃於五濁惡世行世間法不知日用
之道趨之勞之豈知陽太極而生陰即純乾中之一陽
走入坤固是而坤乘乾之一陽以成坎乾乘坤之一陰
而成離易曰坎離者乾坤之體體此之謂也一切凡人
迷命遠泊於名利嗜慾之場接老而無悔悟者均已
將矣若夫上根靈變之人雖於世間法中能求出世間
法歸師一指深信動行立躋聖位又何難哉今以一貫
之道假名之曰內外二丹而授彥文子也易曰男
子之剛精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者何也
至道之一元也夫乾之純陽出入日月而傾行之始陽

生而形正形正而心不安矣蓋夫德之於心猶善於
疾愈傳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一下正其身而
已哉其齊家治國正天下之道盡矣山東漢之朔城趙
仁鄉哲子古洪察體之暇問僕以修身養生之道僕
亦嘗過願實下學道而當路者必先以四者勉之四者
何也曰應曰明白能曰仁則應明者夫也仁者勇也
惟仁者實夫人之前程惟廣而普及於民物是即聖門
智仁勇之謂也倘應而不明則非廉也罷軟也倘明而
不能行則非明也好察也倘能行而不仁則非能也
應也知斯四者其不謂之全才者不信也僕聞仁外之
從仕也幾三十年不以一毫欺干心其胸中之所守也
雖積金盈斗而不肯易其志雖貴執券人而不敢移其
操故其艱難辛苦風雨霜露歷其間今甫屬知命之
年如金之在冶愈煉而愈明也獨於養生修身之肯綮
者預聞一二云爾僕以仁鄉之有守此所以正其心也
知仁鄉之不安此所以脩其身也喜仁鄉之不欺此所
以積其德也嘉仁鄉之順天此所以養其壽也然而心
既正則邪不能干身既脩則病不能入身治民則德愈
厚實其氣則壽益長養生之說其蓋於斯仁鄉其唯之
樂其亦志之樂其亦善之樂其亦行之樂行之於身則

扶陽而抑陰行之於人則扶德而抑德行之於事則
正而卻邪行之於教則扶道而入德因號之曰扶陽子
與南陽子鄧養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孔門中庸之學也無以觀
其妙有以觀其發此老子虛無之道也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此如來寂滅之旨也寂滅者非空寂滅之謂也
其旨有天機人用之法故經曰伏羲令人無餘息繁而
滅度之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也其道有生物生仙
之妙故經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當其無有器之用中
庸者非但不偏不倚之謂也其學有造化生生之理故
經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釋氏曰如來在欲覺所
於實無所得後來下機逞乾慧之人不明三教大聖人
之旨可以入聖可以成仙可以作佛將其經旨妄意箋
註一切淺易看過去了萬世之下有一俊流出頭來時
已不可得而正救矣南陽子者古洪鄧氏子也字養浩
父命名曰希孟嘗自易諱曰順生而傳授不檢細行以
不得正心誠意之道遂致顛滅妄作妄求雖胸中抱負
落落不淺而虛囑之人無一許可不成此有緣會我

相識何哉緣未聞道故也僕之來遊誠意欲求正心誠
意之人語以修身久視之道一念純摯謗語紛然而養
浩者亦聞所聞而來且見所見而去諗其平時凡鳴斯
道而至者養浩必盡所蘊而後已又明果後來竟日坐
閱期言不得其門而入迨月餘三在否疑信與俱遂有
請焉僕乃從容接以數語因果發其素所授于師之言
者已嘗於優曇僧言下有悟最後於化陽翁的有所傳
今茲了然毋一靜定便覺靈關夾脊如氣如雲者騰騰
而上至泥丸近似乎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候也自爾
厥後凡四方來談此者皆野狐精見解其養浩自是百
滿甚至曰稱爲彭真人學之爲狂大錯如此僕之多聞
其錯而不敢是其錯深知其非而不敢直其非豈僕之
窮之福之不敢也蓋欲引挽之來將漸清以釋之也至
日與雲朋張受謙至邀往于家列款再三求我責城
之首僕再詢其前之所得於師家者因歷歷試聽之
浩非特養靈所以尤能引其甚者焉僕明其意焉曰師
某者焉邪徑某者焉運元某者焉探戰某者焉空虛其
間惟化陽一語焉當然卒不得一貫之理亦竟無着落
之處今求指示足此願心僕嘉之曰子之志人高尚如
此使養浩早得青城老仙之首則豈可斷絕乎金華

陵間必將超越八紘道獨鍾呂而趨駕矣今乃居而不
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輊猶赤子焉若有道而
不知其處非惟無益罔探乃身嗜夫一世之人其負諫
脫之才而拘廉稜之取者皆臯臯訛訛之輩也僕於養
浩詳其志誠知其緣孰微其所短惟其所任正其所疑
救其所失職其所任直其所非然後得之誓願師尊發
願兩間養浩誠微不覺僕然涕淚悲泣大悟却後以青
城所秘之編曰道無多門與天地生物同一致爾夫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天地陰
陽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人身陰陽
之道也人稟陰陽之氣之正而生而長至于二八之年
則九三之陽乃純當是時也豈非上德之大人乎忽天
一朝謀報渾敦之德者至乃日鑿一竅則九三之陽蹄
驟奔騰而去之千六六之中矣由是乾不能純而破于
離坤有所舍而實于坎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
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
所以乘能知玄牝之所以交是以乾坤順則生物陰陽
逆則生丹聖人體其體而用其用法乾坤之體效坎離
之用擇陰陽之柄適生死之關積煉已待時之以得保
藥半時之專候全渾敦之體以顯真人之身此其所以

為至聖神人也南陽子來前後有語汝言言堪行
鳴斯道於絕響之域吁嗟接濟喜自誇持今拜付汝其
勉之乎且行道不易而積德最難是老子曰道者同於
德學道而不修德猶行而無足求道而不積德猶鑿而
乏糧汝其方便汝其廣大汝其積累汝其勇猛汝其堅
固汝其精進營鬼抱一專无致柔條際玄覽明白四達
行主焉以上事業行拂子向上工夫果如是則吾將據
汝手于九天之上矣

與致陽子趙伯庸

老子西遊謂關令尹公文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
成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公文即德致全道五
經述括花謂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淨樂妙心今付于
迦葉微笑受之孔子謂曾子曰參言道一以貫之曾
子曰若以三聖之言為各情則一而無二道言以三
聖之言為各專則聖人無心及後人又言是六之
三六曰命曰神曰玄曰道迦葉言難三到前
三着曾子答問人云夫子之道遠矣而一矣豈一和
不可謂道德而答天命豈有難不可一括而答以和
三聖門人不可開一貫而答以起起前人有言德而根
為深耶既而尚老氏者曰條金在聖者三情性孔

金舟大要

卷之四

金舟大要

卷之四

者口中庸又安知性命之道即一貫之道豈盡人
不体非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則互相非是各有所
聞專門分宗詭說之言而行禁之行豈盡天下此非聖
人之過其繼之者未善也萬世之下其理器欲出頭
本則固以固而不可解矣備得師之教每深大惜
于此求之朝城趙氏子曰伯庸年并而立志趣超然讀
書賦詩英邁高古出其製作自成一家性聖之學中
之言古輕卑執道渾然無留焉子伯庸者名中而友
曰麻抑斯之謂也偶會決之金壇問下三教同歸之
旨僕乃信其言以語之曰夫人果云爾爾之無隱于
五陰之坑猶龍之潛伏于深淵也凡欲定而脫胎剪去
纏帶而脫嬰兒者得月乳日生夜長九九日足瞳始全
人九年日足掃塵方盛二九歲足然壯陽純豈不謂九
三之利見大人乎一世之人當其陽純人倫之道於此
而正綱常之理於此而明自非天縱之聖既不能終日
乾乾又不能夕惕若厲若望想而勞頌不克獲醴夢于
意之坊則陽純白者中虧而黑是之謂湯中有陰若
離是也坤乃陰精之物也潛奪乾之一陽則陰之純黑
者中虧而白是之謂陰中有陽若坎是也由此而推日
月之虧盈其存而有者能幾何哉上聖天縱生而不可

氣動行不動心之道以養其浩然之氣而無所動也
先天之炁也即坎中之物也復純此炁外之于離是之
謂或躍在淵也是之謂取坎離也離受此炁之氣
之氣之燁之行之半時而得一炁之凡謂離黃庭外之
浴之上成之十月既足真人出現是為九五之龍
是為利見大人也雖然師之於弟二也然之無不盡也
言之無不誠也囑之無不堅也期之無不立也僕今之
於伯庸也其必箴而規之乎其將勉而厲之乎信夫聞
道之士必先貴乎積德何謂積德經曰孝悌之道道子
神明此積德于其親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積德于
外也持其志毋暴其炁此積德于其身也毋不敬儼若
思此積德于其內也德克則道備行滿則功成矣伯庸
於言下大悟大徹因有得之于心曰大學之道致知格
物中下之人負高尚之材不肯苦求真師口授唯只空
言曲論直以道為無語可說甘分待終何愚之甚此道
深遠非執泥淺陋持備者所可聞非眩耀聰察自是者
所可聽僕之欲續道脈於一線者謹守青城翁之訓非
好為人師也偶逢其頭而顛其中或紙其衣而弊其履
覬視人之深不我識而我又辟地易且無行地難若伯
庸之居滄江者多年僕亦往來滄浦者非一始遇於市

則揖我招于家則食我揖又聞人之笑亦笑之聞人之
譽亦譽之有時索我於形骸之內或而索我於形骸之
外既而且敬既而且德曾未確然志于我者為我則已
敦材而私記之矣矣時節適至因緣始來方乃孜孜而
益親懇懇而不懈然猶慮其往途之遠且長恐其心識
之疑且怠首須勉之勵之發之戒之堅之進之使之直
下承當而不笑不深深以斯道為希有之遇不以其它
愚夫濁子之僻見汚識者却授以先天後天之道也何
謂先天何謂後天後天者太極也先天者太易也陰之
將絕而易乎陽逆用无之道也太極者陽之至極而交
乎陰順行天之道也順天之道者曰太極之理逆天
之道者善用造化之妙易之泰曰地在上此即逆天
之道豈地而果在天上耶為其天地之炁一順一逆一
升一降爾即吾所謂逆者亦言其兩箇陰陽之炁順生
人而逆生丹可以長存而不死昔者子路問死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蓋知生者要達乎後天太極之理以善其
生若錢鏐能知死者必逆用先天太易之道以外其
至若禹湖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四象生
八卦此後天日用常行太極之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此先天性命太易之道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流末而生萬物此後天常行太極之道道生一一生
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先天長主太易之道明先天而盡
後天之道者聖人也明後天而修先天之道者神人也
聖人經濟萬世而中庸之致中和而天地位公文之致
命造玄者理一致也僕曰等家就進之曰致陽子云。

與義陽子韓國儀

天道好還常與善人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真參
易之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乾道變化
文正性命大之道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道也男
女媾精萬物化生入之道也吾嘗試而言之天道矣只
如太易未判之初太極一分之後陰陽祖炁自相感
天得之而高以覆地得之而厚以載人得之而生以靈
物得之而蕃以植造化得之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電
雪霜雷電或從地非或附天麗其有尤者不可以揜
其有象者不可以藏其有形者則無其形者復有豈形
無者亦有形聲兩無者歟爾志來善然聚散使神靈所
以不能過度而造化且不得自知其所以然者天之
也吾又嘗而言地道矣大地在乎天之內譬猶
中黃載萬物之始終無時承天道變化之不

長秋故冬藏人物得以寧仙佛得以證高山喬岳江河
淮海龍宮寶藏赤帝神州廣萬劫年得而鎮安者地之
道也吾嘗言之人道矣厥夫人身備天地之內一物爾
有神有聖有賢有愚愚之可貴賢之可聖聖之
可神神之可仙神者非之雜福福之謂其神者也神
妙無方陰陽莫測聖也者衆神知化端立極賢也者
扶持綱常履道仁義若愚者則難之孔子曰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愚人之通論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之上萬世之下神聖聖智與賢

命金丹大要

唯欲明乎道補外之轉以子曰國儀者數問道妙性後
不倦觀其神壯氣裕情談誼高劇劇若悟接人以簡志
趣超然物外襟懷渾如開中時備優游年方英銳斯其
可以語上也嗟矣世有其名神人引導後學而飛其身
曳杖而歌元啓易善靈寶明達定生之理後子
今飛過神人能修長生之道也聖子曰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嘗欺我哉且何謂大德則
如人之有身初受乾父坤母後天太極之死以歸生之
長之至于二八九六之年則至黃帝之陽又太極矣陽極
必乘半陰乾純必乘半坤乾之以乘則陽之中必

動心總動則先散者散則精泄精泄則坤乘純乾乘坤
 則陰消陽而心虛焉純純坤乘乾則陽入陰而腹實焉
 坎由是而後純而乘乘而消消而入入而承承無滯消
 有餘以有際符無涯忽乾而始始而道道而否否而
 觀觀而剝剝而坤其陰又太極矣此之謂後天此之謂
 太極此之謂日用常行之道何謂太易亦如人之有身
 之後至於五六六七之年則乾乘坤不已而虧為剝陰
 消陽不已而漸為坤神人者于此速行先天太易之道
 以復之且不待其陰之極太易者以陰而易乎陽也以
 離而易乎坎也以長男而易乎少女也以乾而易乎兌
 也乾一兌四一得四而成五已之五為離七戊之五為
 坎土離初交坎流戊就己戊土之中有鉛鉛中有刀已
 土之中有汞汞中有砂三五之精妙合而為水火既濟
 鉛汞制伏戊己合而成主福人者以此三五之刀三石
 入腹中烹于黃金室內却行十日之功調停火候三天
 若到則水剋火而陽消陰長將盡則陽純是坎以中心
 之陽而還離謂之天道好還離得坎心之陽而成乾謂
 之常與善人是為先天太易之道是為金丹藥物之妙
 是以道用先天之道也既知藥生須烹火候須烹人
 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如何云云

砂何云候候其時之來候其火之至其有出人之候
 砂火銀而成丹者亦先曾焉然後安爐置鼎其火之可
 此火候也慎其火之時到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
 及此火候也明其火之老嫩溫微此火候也若丹成
 急去其火此火候也上山九還金液之候也
 此云有以爲之道此云無不爲之道此云善養生之
 道此云善養生之道孟子曰吾善養生者浩然之氣又曰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繫辭曰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老子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
 爲今以義陽二字與國議者取義于此義陽子其蓋人
 道而脩天道則仁與義兼而陰與陽合是抑剛與柔通
 而仙之道成義陽子其精進之其堅固之其實固之其
 善護之其成就之其廣大之其信受奉行宜好忽焉
 與真陽子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從古上聖所受之道行乎
 天地之間萬物得以生而長且久者何也道一也夫道
 一者何物也氣也堯之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
 者萬化之所生道之體也一者萬化之一無道之用也
 然非精則不能成人成物精非無則不能作佛作仙精
 屬乎陰然屬乎陽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廣成子之

謂黃帝曰。毋勞汝形。毋耗汝精。乃可以長生。此
精則何由而細。細乎。何由而化。生乎。孔子曰。男女媾精
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即一也。炁也。
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謂曾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者。非世所一。事而貫通萬事。乃明一炁而
貫通乎萬物。此謂之道。人物非此。一炁則何由而產育。
仙聖非此。一炁則何由以長生。及曾子答門人以忠恕
者。信乎道之微妙。惡得之。與言哉。舜承乎堯。及授禹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世人罕能救
其放心。鮮不為六賊所攘。而耗敗其精。豈不危殆。陰
符經曰。天有五賊。又曰。五賊在心。惟危者。世人既不能
執厥中。皆汨沒於醉夢之場。抑亦危哉。且之道之微妙。
淳朴既散。世漸澆薄。人不能古。難將至理。微妙以形言
之。允執厥中者。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
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亦曰。不如守
中。孟子謂養吾浩然之炁。皆允執厥中之謂也。故夫天
地之炁。從中而行。則春生夏長。風動雨潤。雷震霜殺。秋
斂冬藏。莫不皆由此道。孔孟之後。聖門不得其傳。間或
有言多應于高山密林。若黃石公馬若河上公馬若張
許謚呂馬若長存而不死。世之證識。豈不得其門而入。

莫可測其端倪。乃指于外。教別事而萬世之下。直以此
道為無言可說。豈知斯道之高遠。且父不得傳於子。臣
不得獻於君。其適有盜天地奪造化之機。寧當在乎手。
萬化生乎身之妙也。五季變更。天不愛道。晉麻衣希夷
然若堯夫。濼溪然數夫子出。皆明斯道于絕響之域。心
黃帝堯舜周文孔孟之心。故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借連以喻曰。中通外直。
此即孟子以直養而無害。則孔子易曰。夫乾動也直。
其靜也專。即周公繫坤辭曰。直方大。聖聖心。心自合道。
妙信乎聖人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老子曰。古之善為
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予每三嘆斯言。今時道伴。則
異然也。將求人以識之也。豈明聖人深遠而不令人識
知之。意乎。癸未人日。予將深隱梅山。有自號真一者。特
來訪道。自叙為哈刺魯之裔。慕公之子也。行年二十
有二。蚤歲即慕斯道。竟莫得究其說。爾有何生。善者
談茲事。且使之來。求我太易之道。後觀真息為聖。正
氣習殊倫。以正心誠意為先。以窮理盡性為急。情
願好為志。堅重比。其他喜聞辨行之言也。乃以太易
離之旨授之曰。太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乾坤為陰陽
之父母。坎離為乾坤之體。乾之始純。純則乘坤而破。

陽為陰奪之入于坤實而成坎坎之為象外陰而成陽
外柔而內剛是為陰中之陽其体生天一之水其物為
聖人之虎是云虎向水中生故君子遇之當憑德行調
習無事者免其所
離之心交本屬坤陰因陽索之
來陷于乾虛而成離離之為象外陽而內陰外從而內
順是為陽中之陰其体生地二之火其物為或羅之龍
是云龍從火裏出按大人遇之以繼明照于四方者得
中道也亦如人之生也始交乾陽之一无交坤陰之精
而有其身以長其純乾乾至于盛則素乎始始者陽來
于陰緣其陰外發現陽之心交乃動心緣動則虛而為
離也坤之純陰太極承此一陽則中宮實而為坎也四
象以坎為陷者非坎能陷乃陽自陷于坤也由是而後
日夜漏泄而不休不棄則其存而有者能幾何哉聖人
經慈明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以貫以養而不
于危殆者斯之謂也夫陰能消陽水能剋火爭奪世人
者避陰之賊不回不悟流為嗜慾妄想之歸孰知惟精
惟一乃一身之造化允執厥中者可以長生善執中者
既執也則守之既守之則養之善養是然也逆用
既守之道也逆者取坎中之一陽以補離中之陰離之

一陰即實則復純白為乾矣是為以坎還離是為逆用
陰陽是為性命雙脩是為以直養先覺之謂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之道也聖人窮造化之妙探陰陽之精參天
地之造化故云立天之道以從也真息丹促行矣其書
此以託後會復號曰真陽子。

與東陽子

江東之東莞唐佐陶氏者曰東陽子以穎銳志求遠丹
方投老未得真師行年甫逾七發參師匪怠寢食不安
久而彌堅信而逾篤至正癸未月留純陽因東平由君
身父致敬請我于鶴兒山之下扣我以青城翁之玄文
而候我于湖之屢復而候我于江之滄來之既康來之
盜動已而具舟往來乎宣之上下焉而如禮試觀其道
之何如吾每與之言為無町畦曾未示以大中漠漠語
言熟矣表裏洞然東陽子亦以遭逢因緣不立崖岸
其純實憑其精神深念嗜慾斜暎早文至道妙妙無
詞列恫存拜投香自知茶障迷夢養膏效以質信言
病醫醫謂告太平欲無言不可得也言語一二可來
云若說此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異人之驚異謂諸
必實勿論云何諸天亦復驚異則其間又有可以證可
證之事者東陽嘗言烏取驚疑一問之

願如此向持吳王陽子曰三之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實以子之立志也明子之為人信夫言之易則天
 公則天上有軒傳不傳之責天子有夫言之六人之訓
 是道也若舉千萬人人受之德之人人識之說之証之
 者緣彼求之而弗得也觀之者非彼人所可共听也
 之者為備我之備得也愛之者非彼人所可共听也
 狐媚而求之於前亦有感毒而毀之丁德德一切人
 切養若萬物同飲惟恐不得明師所愛珍奇亦無
 所吝及既得聞猶盡其說則絕於常而歸至極但務其
 知而不行之行世俗所為者唯是事大急人以死生為
 小事是於緊處放慢至人以死生為大件事急於慢處放
 慢是凡夫愚子得而行之立跡聖位何哉蓋其行之動
 而至也若其不行求而知之則斯人者何足算也有
 愚人聞頃悟成佛之言便謂道不必行聞而墮悟即
 成佛豈理也哉高知一聞十信乃信之及聞而力行
 得成道書曰知之非謬行之惟艱傅大士曰口則佛
 夜則行道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不行道不
 能成道夫但云佛仙作佛作仙者縱彼不思宿業何
 肯因從而來若百善教彼不修善若云德故彼不積德
 無善無德因此無福世豈有不種不植而求自禁之秋

收者平若也夢生醉死六慾七情不知何為風緣所行
 無非種業世有其種業而望收嘉穀者耳又有愚夫
 者謂度其謂仙也無有言傳亦無所為但得其仙親手
 提契或賜丸藥或引凌空無聞無條命高愈還有端安
 想何其大愚彼鳥得知最卑下處有道德存焉傳云若其
 高心自下翼曰本乎夫者親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
 其類也經云如來於五濁惡世行於難處是為其難
 祖云到這田地聖凡不敢一關外魔潛觀不得漏實曰
 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聖賢保佛同此一
 事濁俗凡夫安能知乎今子以生死大事而求之坊母
 因愚俗一言而忽諸東陽子孜孜中盟始終請事斯語
 迺不敢秘授授之曰道與天地同太極道與日月同運
 行春夏秋冬生長成實無非道也道亦何物即陰陽也
 乾坤乘陰陽而太極日月本陰陽而合明春夏感陰陽
 而生成秋冬得陰陽而收斂人亦猶是也身一太極也
 乃陰陽之系而生資陰陽之系而長全陰陽之系而壯
 也成道之系而老衰而虛靡其中則為離離之美散也
 一死也神仙九遷之道亦猶是也但逆用之逆陰陽而
 後也反陰陽而歸也純陰陽而仙也又陰陽而神也如

在根乎一死之始把乾地敗飲之休焉為金為銀為
 羅却尋同類先天之炁煉而脩之求能坎散離之炁根
 而歸之中虛而住以之內實而還則離之中純而復不
 極矣是為五行顛倒也是為大還也還丹之術煉已為
 先煉已之志不勤還丹之功未許滿堂金玉要知雄而
 守雌七返朱砂當知白而守黑先天炁後天炁首降東
 海之青龍上鵲橋下鵲橋穩跨中天之黃道龍虎戰爭
 於生殺之戶龜蛇蟠結于戊己之門用玄牝立丹基辯
 刀圭為藥物乾元用九然義文周孔之心太極函三行
 經呂王馬之事五丈浮黎之土恍惚杳冥真一顯存
 之之珠圓陀陀光燦燦如露如電非霧非煙寒正去地
 之間至剛至柔俱入空玄之內不見不聞矣帝天人仰
 看方信地藏發泄時節毋差火候不差始得先天之炁
 自虛無中來始悟西江之水不一口吸盡丈夫無為證
 公十月懷胎長蘆龍功達磨九年面壁相中有相身外
 有身信則行之理無虛設此外無他術則皆傍門今
 以東陽號子七取紫陽翁有云金公本是東家子之義
 家陽雖甚而不勝聞從前所聞丹經參証果皆契合一
 日二日三日東陽求証市人一切衆徒皆言紫陽家

陽子因有不燃之言旋發悔前之語豈謂出於
 其無持操煉者其言尚謙伏義洵道之靈通神之
 分張太初碎裂元炁道逆出以駭人心致游收厥焉
 文中子茫然豈真伏義氏之過歟況今而未及像年夫
 世之勝士高人倘非得良師授道不為而人俗子引之
 遂而遂後况我青城聖師切戒嗜利輕授其緣豈
 虛傳分許次第開陳所恃師道如天地誓盟如日月光
 在上天誓詞其秉得其精靈識其知信道尊德實受
 陽三傳之護復聞謀屏一粒之丹為萬代之初機作
 學人之榜樣東陽歸也言公來言請叙書以復之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發微卷第七

生死第一

上陽子清夜坐于待曰弟子見師問人空...
離其道選而其道其恍惚而無...
子靜坐未幾弟子曰司聽以默其...
視以物其無神虛無之境乎弟...
發弟子曰弟子不度無才獲喜我...
大流光奔雷過隙飛星再出年...
如復其又何以乎聖人已遠家...
紛紛亦何難乎天地之空可得...
乎何一問而三不發其秘耶其...
曰善哉而美之問也庶幾而身...
而歸汝也弟子乃各攝衣起敬...
子曰無者生之大乙也有者生...
之先含靈靈精太極者兆有之...
呼其生之門乎其地水平其大...
乎子獨不聞之地水火風之四...
天地滿精血液候之于水溫燥...
動候之于風四大候合而生也...

之盛也精如火之盛也氣如雲...
天也假合而人也全盛而仙也...
非道則不可復有上陽子曰來...
教曰人初受氣也九日而陰陽...
然後七日而一變故滿三百有...
日者皆上器也有二百八十八...
中器也有二百五十六日者二...
蓋天于甲必合巳而方生地丑...
天地合德則人必不生也故云...
亦云十月懷胎也此天地之德...
之長且久者若道之謂也雖然...
死非聖人之所惡也生非天地...
也聖人也天地也萬物也不能...
不已而生且繁聖人天地萬物...
息乎四大之未離也有身之不...
息者得而發乎子以是而生也...
之所由來不虛也曰弟子等如...
莫究其理而今而後乃知神道...
合其心而問其有也聖人也...
大地也有我而不常常我地也...

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長也。而師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師也。奚陶鑄之也。歟。

聖人之德第二

弟子請進。于上陽子曰。弟子因緣遭逢。獲都大道。啟聞聖人之德。以啟發於蒙迷也。上陽子曰。聖人也。生而知之者也。亦學而知之者也。亦困而學之者也。聖人也。學而不厭。乃無所不通也。聖人也。知天之所為也。知人之所為也。聖人也。非多能也。乃多學而識之也。聖人也。非自然也。惟善格其物也。聖人也。非生而知乎。道惟道乃求而得之也。聖人也。善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也。聖人也。息以踵。而不以喉也。不知悅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盛人孰之稱也。聖人也。窮大道之本。明大道之正。成大道之事也。聖人也。其社義而不明。故社生曰。濼然似秋。暄然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也。成天下之亶亶者也。修萬物明。昭然若書。象垂衣裳。樹五谷。通舟車者。聖人也。無為而治者。聖人也。不言而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畫易以形道。是易也。成天下之六。盡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貴事。務聖人無變于己。乘雲霧。騎日月。遊乎塵垢之外。聖人神矣。第

言救人而無棄之衣。被萬物而不為。三不感天下。先而德交。歸焉。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多。死天地生而不為。長久。和上古而不為。老故。老子曰。聖人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善。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夫聖人生而不有。為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恩及天地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不居也。而生非其受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得也。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天地之大第二

弟子復進曰。敢問天地。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為天地中之一物。猶大海之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弟子曰。傳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上陽子曰。無心。則我借言之。汝亦安聽之乎。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一炁。蟠旋。演。演。溟。溟。深。深。杳。杳。莫。莫。則。則。氣。氣。動。動。今。盡。至。妙。是。為。太。乙。是。為。未。始。之。始。始。也。聖。道。之。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元。動。靜。無。始。合。此。道。感。為。黑。白。交。疑。有。無。相。射。混。凝。沌。沌。虛。虛。至。至。包。元。含。道。明。變。化。恍。惚。立。立。是。為。大。易。是。為。有。始。之。始。始。也。

謂道生一也是曰元始夫天地之太極也一炁斯成真
宰自判交映羅列萬靈蕭蕭陰陽之分是為太極是謂
一生二也是曰虛室陰陽既判八位位焉人乃有焉是
謂二生三也是曰混元陰之清者升上而煥麗也則曰

月星辰布焉故夫左運三光右旋陽之清者騰上而會
于陽也故風雲動而雷雨作焉陰之濁者重滯而就地
也則海岳真峙而五谷草木昌焉故巖岫出雲山澤通
無陰陽之炁閉而不通也則雪霜結而凍冰焉陰之濁
者積沍而下凝也穴巖幽藏而深遂故五谷八石以錯
雜焉天地之中陰陽正炁之所交也聖人焉仙佛焉庶

今也是謂三生萬物也是謂萬神聽命也千來前子語
汝有道之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上鉛汞已乾九地
之下重陰積固唯中也是有道焉是為一小天地也子
不聞之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子又不聞之佛祖之法
言也其言曰何物高于天生天者是何物厚于地育地
者是何物寬于虛空存虛空者是天豈是知天地之外
復有大天地也子抑知之乎今之天地屬太極天地之
中一物耳即如人是今天地之中一物也即如道乃人
身中之一物也是故人身中又一小天地也子抑知之

乎其大地也且孰為其大故來吾今直以語之于汝
是道也能以之大且久也故有生而無終窮有結縵而
不散是以包乎天地之外而且不自知其為大夫惟不
自大故能就其大

道本陰陽第四

弟子復進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者弟子謹按教所
謂道能成天地之大者矣而又云道乃人身中之一物
耳何小大之異哉是道也果何物也而靈通變化者若
是也弟子敢問以釋疑疑者陽子曰夫道也生天也生
地也成仙佛也類萬物也是先天之道也夫惟今有

天地也有人也有萬物也是後天地之道也而道之
乃行乎其中也吾所謂先天天地之道也其以
莫測天之所秘不可思議不可妄說汝亦不宜于妄
也曰何謂也曰夫道也者難言也曰願聞教言曰夫也
夫上士志于聞而勇于行中士試于聞而怠于行下士
聞之而為乃生弟子從而進曰天地之間惟道至大豈
中下之人能聞能投者也弟子不自揆度而以愚下之
庸不敢輕忽急慢願聞至道曰陽子曰至道之妙至
德經矣其于道可道章指出稍詳行將授汝且道
也者即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入一陰

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霜露
山川草木形氣變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
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也人也是曰稟陰陽之正者也
而聖人優佛也者蓋善于用陰陽者也故抱陰而負陽
則神氣以為和入陰而出陽則有生而無已故太上以
為善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
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巳世
故有生有死焉陽極而巳世故有金丹焉世之生死者欲
天地之道也有盈虧焉有消息焉惟金丹也者即先天
之道也不為人也非物也非順氣之乃逆取之有生
也無死也是之謂聖人也是之謂仙佛也子獨不知先
天地之道是為金丹乎世人非惟不知先天天地之道為
金丹設使聞之也則非笑毀謗隨之矣故夫子曰非聖
人者無法也天地長且久而猶有壞未若金丹之超然
獨存非金丹之能自存也實在乎人用之何如耳唯其
不自存是以能長存

金液還丹第五

弟子再拜以進曰金丹之謂也是先天天地之道射于謹
授教矣弟子不探短本念此有生斯世也未有若君之
愚也弟子嘗試而有為也人莫我若也貴而無以也

人莫我其多也每讀書也人以我為浩氣每學易也人
以我為相通弟子而會乃知所未去者若風之飲于河
也故未能測其深而乃妄云知其源因承師訓惘然如
失豈惟見之未見實未試聞而求之聞也願垂慈憫指
示金丹上陽子曰道也唯金丹之秘云耳生不可言立
不可談飲食不可見非齋沐不可得而聞也弟子各敬
而退一日沐三日戒三日齋齋肅而進稽顙而
言曰弟子宿生屢幸遭際真師實以愚迷冥墮生死一
失人身同于朽腐謹授教矣敢問金丹上陽子曰道也
金丹之所難言不可得而易聞也曰何謂也曰子不聞
佛之為說乎佛之言曰若說是事則人皆當驚疑
吾語汝也且夫士有賢愚人有明暗若說是事或驚或
疑此則有之是無他也為其根器淺薄知識昏陋是以
然也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當于此究竟審問須要知
其必有可驚可疑之事者也為他一切人孰肯于驚疑
二字上以素之我錄管子作仙佛同源每章曉以驚疑
之說使學者深思其旨也子抑聞之庚桑若乎陳人有
庚桑楚者自號九九子得老子之道著書九篇若受
之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察然二者遠之
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南榮楚聞其有道也往而

楚曰奔峰不能化蕭燭越難不能伏雞其子有巨八也吾子小不足以化下子胡不南見老子越因楚見老子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象也越覺然顧其後俯而慚曰人者吾忘五憂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越曰不知乎人謂我越愚知者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者及然我身不美則傷彼義則友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乎老子曰若規規執若後父母搢竿而交諸海采越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授以至人之說越勤體之道成封曰洞靈真人子乃不聞之六清靜乎道也若非六清靜不可得而易聞也弟子悚而退一日不語諸屬得身清靜

二之日慎內閉外得口清靜三之日不言語得眼清靜四之日不着于色得耳清靜五之日香臭自分得鼻清靜六之日不起妄想得意清靜七之日焚百寶得叩首而言曰弟子入而清靜矣敢問金丹曰爾惟六識得而清靜外有二識安能清靜曰云何二識曰含藏傳送此二識也非容易知之况欲共清靜者乎凡金丹之道天之所禁若欲聞者奉此盟天登壇歃血非率爾而可言非一汝心而莫能可聽也弟子乃率卜吉裂帛書丹

金丹大要 卷十七

生死是懷伏惟金丹之道可以不死可以長生常息已殘願垂憐憫敢問金丹上陽子曰而獨不聞之廣成子乎廣成子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其抱一守和之至也其非金丹之道也安能若是其久乎而又不聞之廣成子乎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推汝積乃可長生而復不聞之巢父乎巢父之讓許由也上流而飲其積也世之唯知巢父之潔也而不知巢父之道之尊也夫唯是道之尊非巢父其能自察乎子仰聽之乎曰敬受教矣金丹之要其是之謂采曰未也曰敢問金丹上陽子曰穴修行入其志清淨用心猛烈使聞金丹之道也然禁極要地若棄棄主然何哉惟急于身也而以名為惡也為疾也其商山谷然其張子房然其扶搖子然子豈不聞之扶搖子乎扶搖子之得麻衣仙翁之道也其小睡也三年而一覺其大睡也未可以年而計以劫為度也而且無濁劫馬其以詩而復龍命曰剛被山童一向推為言天子詔書來無非只說名和利掃在床頭不用關是知名與身孰親是謂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也其次也又有富家公孫焉有貴公三子以精進勇猛為心使聞金丹之要則其真所愛欲

金丹大要 卷十七

于大道也其陶朱公馮其雁石上馮其馬宜甫為顯示
 不聞之馬宜甫之說乎馬宜甫出州富室也重陽老仙
 授以至道乃則棄其所有捨其所愛而修道焉即丹陽
 祖師也是以身多于貨也又其次也若困若窮財之不
 克乎用而志也堅忙忙汲汲也復忘寢食唯也既聞至
 道而乏財財則兢兢業業遇有餘而好善者則相貿易
 也是名法財兩用彼此而不欠也是其心誠之不可移
 易其張天台然其勤郁之然其辭紫賢然于不聞紫賢
 之說乎紫賢削髮為僧曰薛武究竟佛法真性積年無
 著落一日富杏林驪象真人石得之授以性命真經百
 戒之曰可速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圖而為之紫賢從
 之是成道焉子復不聞神仙鄧郁之事乎鄧郁之與
 真人徐靈期遍技師焉一旦忽遇至人授以金丹火符
 之道遂謀脩煉而二人所帶貨財唯克一人丹符之用
 郁之悉讓靈期靈期得以成道上升而郁之聞道之財
 艱難未遂唯志不移忽感祖師憐憫一日靈司奏云少
 微星現而楚長沙分野武帝勅採訪之遂索得郁之以
 應命詔問所以曰貧道脩煉金液還丹之道而欲丹符
 乃賜金帛子女許于兩嶽選地置上中下三宮修丹符
 三凡二年餘就石壇而升天也其心也急于道也

是其心也恐負師旨也今時人也其意未聞道也亦不
 知急于聞也且不知為道之何謂者或因其見知或
 偶而聞之亦不急于行亦不果于成惟是多聞必唯是
 多辯也唯是多能也展轉而唯唯也依稀而皓首也同
 歸于泯滅而已矣英雄功名如斯而已子女王京宜之
 及失是之謂下士者也復有多疑而少信者謂之常人
 又孰知金丹大道是一何事也是云何謂也或而謂是
 道之名也則毀笑隨之矣彼人也其謂仙謂佛也天之
 所生必從天而墜者也彼且相聚而議曰世人而欲學
 仙與佛者所未見者也覆盆之下而求大明者實難言
 不知彼醜鴉也離于墜說則矣天又惡知鳥之栖深山
 也其飛則冲天安有區區之戀戀者乎又惡知魚之遊
 于江湖也洋洋焉悠悠焉萬門之躍也三躍而化龍彼
 騷鷄之卑微也豈得而知乎龍彼人之斯之謂也豈得
 而乎乎仙彼人也乃不知夫即有待之速者也地也待
 其靈毛水也待其血液火也待其光華風也待其靈動
 恍惚是四者已待之速而復有待之速也是輪迴也充
 速于待者也又待之多者也彼人也其心也急于道也
 恍惚其記之弟子中懷懷然上陽子曰是金丹也非有
 大智慧之根器非有大丈夫之氣概非有大因緣之機

遇又奚可得而冒聞者乎夫其仙聖陳末逢精進勇
猛之上奚又可得而冒禁者乎弟子伏也曰願聽結匪
開濟愚昧令身不死是即再入于爐也弟子曰已敢
問金丹曰金丹也不辭而為汝道夫得易也則失于輕
夫妄聞也則信不篤上累師資禁錮負人之慈憫故也
三傳于人而三遺天譴冊載事存可不戒之乎弟子悲
泣曰宿緣會遇便走骸餘尸再生再活弟子不敢泄慢
不敢背逆教旨倘渝盟也則一身屠戮九祖同愆伏願
哀憐指示金丹曰來汝之身也而祖也是積累之有吾
豈不為汝道也然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其敬之歟其
慎之歟弟子再拜曰師恩罔報上陽子曰金丹者即金
液大還丹也以金精而就木液故謂之還以金火養煉
而成故謂之丹何謂金蓋金者鉛也而非世間之凡鉛
也非從土石中出者是鉛也隱于造化窟中乃從先天
地而生此鉛既生之後日夜增長至二八一觔之數是
云足也故於後天地而存者是以非內非外而又亦內
亦外是假名之曰內外二丹也又經云上藥三品神與
元精一切學人將此經語直以為身中之物乃運氣
精以為養神謂之修行非也此精也者非交感之精乃
金精也此炁也者非呼吸之炁是鉛之炁也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三

非思慮之神乃金剛之神也發明到此方信所謂
及人皆皆為疑者也方知下士大妄之說者也是故上
士聞之勤而行之也弟子慙置首問曰既云金即鉛
却云非凡鉛也既引經言精炁神又云非身中之物弟
子以幸聞而喜因問所未聞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
釋下懷上陽子曰夫天一生水是為炁也水居北正北
為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炁
也故曰非呼吸之炁也何謂金精天地四生金金本居
西西乃兌之正位取金當于正西兌位是也夫修行各
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為坎故
于坎中取此金也是曰金精是云逆而取之也坎中之
金乃兌位所寄乾乃坎兌之中也故曰乾金夫修行各
取此乾金歸于黃金室內運調真火煉以成丹故曰金
丹也弟子感德再拜信受如不勝聞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四

仙佛長生第六

弟子伏地而啓曰仙也佛也必是金丹之道而後能證
仙佛者乎上陽子曰而不得聞之老子乎老子之得無
上元君者也無上元君謂老子曰子不聞長生乎長生
之功由于金丹之成由于德老子得此勤修而成成上
成續問道于老子曰夫道于大不難

無不存乎其不可測也夫金人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用也老子之謂有象越
曰能抱一而能勿失乎能持節人而求諸己乎能修
乎能侗然乎能見子者光于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是則神亦不至槁亦不
來槁福無有惡有人史老子之謂孔子曰至陰屬應至
陽赫赫肅肅出采赫赫發發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
生焉夫真鉛者至陽也真汞者至陰也夫修行人會彼
先天地之真鉛歸于點胎內以真汞合之煉成金丹
一粒吞入黃金室內養就嬰兒胎完卦足神化出入縱
橫天地無有死壞是爲仙也帝釋釋釋加曰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即交會成知之義也
釋加修之而爲佛也

道非言顯第七

弟子復進曰道即金丹也而道始無名至老子乃
之曰道而老子著五千言未嘗言金丹者也弟子
疑焉敢問何以上陽子曰老子未嘗不言特不之顯
耳曰何謂也曰老子之言無欲以觀其妙也
其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爲之名曰大是以後來稱之曰大道者是也古之聖人
也或正言或方言或危言或微言也是金丹也皆存于
言表也而言之中乃含之而已矣奚可顯而言之也
曰老子之不顯言也千古之上固未有顯言者焉世之
下復不可得以言而顯之也世漸薄而入闕曰非顯言
寢不可以聞金丹之大道也曰昔者廣成子之授黃帝
也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
彼至陰之原也黃帝稽首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也黃
帝脩之禹湖之舉騎龍上升後之繼脩者多矣若傳錄
焉若錄圖子焉若務成巢由焉若善卷鋤則焉若支邑
郭叔焉若老彭鳴夷焉且隱而深密者尤多老子者猶
龍者也以道爲己也懼而將息也乃優游以存其道焉
或出或隱非世人所能識量者也故自關公之八傳也
黃公出焉又五傳也河上公出焉又三傳也陰徐二
真君出焉魏伯陽真人得之于徐也乃準易而作泰同
契之書指出鉛汞砂銀而以傳于輔元天師也曰張善
許吳之功成而鍾呂劉王之派接列仙相踵傳序書
皆明此金丹之道也天公景陽陰真篇出金丹小經愈

明我師緣督子復金丹難問仙佛同源等語是金丹之道至此而大備矣世降人淫擊而不覺上士乃不見又安足以語道哉

胎胎去留第八

弟子復進曰敢問金丹之言胎胎者何也上陽子曰天梳深遠不可猝聞弟子曰公而不言也夫時也者可乘而不可失此因緣時節之來者也公而不聞也非乘時之謂也曰將語乎汝若秘之焉夫先天地鉛汞之一合而歸于黃金室內是云金胎神室也却運火符十月乃足是云男兒懷孕也曰胎完已後其功如何曰十月功足是聖胎已就也則移居上丹田保養之長久之三一周二載則化為陽神陽神出入去來無碍是云脫胎而去也曰是則此身抑有死壞耶曰難言也曰願師指示曰夫一切常人聞暗識汚其謂神仙既得道矣必合留形長生永居于世者矣此凡俗之說也仙與佛則不然曰敢問其方上陽子曰蓋有身則有患仙者欲去其患也雖然仙道已成無所不可各隨所欲焉有白日飛肉尸者黃帝之謂也有優游而任世者彭祖之謂也黃帝命而居天職者天師之謂也有或隱而或顯者黃帝之謂也有棲宅上林者莊陽之謂也

重陽之謂也有尸解而脫者素清之謂也有入仕而臣世者東方朔之謂也各隨其所欲而不拘于長生而住世也曰若是則飛升而居天職者為上長生為次尸解示疾又其次曰否曰願師其畧曰子不聞之河上公之居于河濱也聲聞于闕上帝車駕禮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處何乃為帝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更河上對再拜于空中曰公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朕之有帝悟禮謝遂授以老子章句學失所在子解不聞之蘇公堤之說乎宋有蘇雲卿者乃晉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為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讀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園織履為生得書不剝詳許詣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惟見請書留宋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達帝聰自有詩人貪富貴貧將富貴汚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斯人也者其列禦寇之流乎其子陵之流乎其范蠡之流乎子不聞之列禦寇乎列禦寇居鄰國也四十餘年人無識者其殆事壺立子也聞道而志不為獲師老而氏友伯高子相親以道禦寇行之九年乃能禦風而行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一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一

子又不聞之也蓋其為越相也舉而滅其乃曰
功高不可以久處也遂飄然遊于五湖齊君聞其賢往
聘而相焉曰大明之下不可以久居也乃去之勇名更
姓稱陶朱公將營財以養其老勿過灑上人文字者辛
翻暗字計欲授以長生之道乃又曰財者所以就事也
道成則無用財也且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
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多于財也竟散其財而隱去後
修其道而仙焉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噫彼神仙之去
留豈世凡所能測之者哉

三教一家第九

金丹大要

卷七之十九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也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
三歸乃合三教而歸一家夫如是矣道唯一乎抑有三
乎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以
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
則云正心誠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
是三教之道惟一而已然所言心却非肉團之心也
當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原
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性是性先是命
是唐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二教之道也

與命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
抱陽六祖教旨示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
不出于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不妄之門
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是以教雖分二而道則一
也若云有二教即非聖人之心也後之所謂三教者各
損其門而不能升其堂況欲入其室非是以尊孔子者
謂之儒雖讀其書而不知其性命之道也尊佛者謂
之佛日拜其佛而不知屋裏之真佛也尊老子者謂之
道日遊于中而不知金丹之大道也是皆名而不實也
其崇儒者是非古今皆毀佛老却不明孔子一貫之道
是何物也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結坐而不明最上
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言老者燒燭求砂弄盡傍門
却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之道而勤
脩之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真
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大聖人矣曰三教
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欲受教義而又有以一乘金丹
之道為異敢問其名之不同然曰一貫即一乘也二乘
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天人皆稟陰陽二炁之全而
生者也既稟陰陽二炁則必能變化矣物之老者成精

松之入者愛其為魚之入者化龍草之為音化而况
 于人乎入也者為萬物之靈也人能久因其真也謂之
 真佛人能久行其神化謂之神仙人能超凡人聖也謂
 之上聖聖不離下性命也皆不逃于陰陽而皆出入于
 中心總謂之金液還丹是云聖人無兩心也曰上聖大
 賢已證高仙佛果其視下也一報而巳禍福奚為乃謬
 道誣佛之人多有報之者何也曰否一切仙佛也成道
 矣或居天職或住世間匡救劫運為心一切凡間為賢
 供養百般布施等度使覺悟迷途奉迎佛音聲法
 事是皆無益輪轉亦欲正其所正爾亦又何罪焉但其
 詐以又求得其道乃引古之是而濟時之非不能濟事
 救時反成謗詭旋以其谷宜與彼仙佛者矣有骨于是
 救彼來糊黃之派兒其排序之文以為實已何其昧哉
 儒者見佛老之書不肯深明其遠有可恥者例言異端
 即肆抵毀以視其明是又惑之甚也夫漢之賢子為焉
 高乃徒亦於子姓世之下無能及者唐之賢者自焉
 首而號為謫仙家之賢子唯焉而焉為坡山者也以
 其教則毀之以為其端以其名則毀而借道假使然
 傳其道而為其仙佛則執云不異其真之偽焉不
 識其故相毀也古之聖賢自相尊禮明是世而已矣

今指佛老為楊墨罷了多化况三教多儒名而墨行者
 亦多墨名而儒行者况仙佛乎上士至人惟求其道而
 棄其餘也故云天下無二道

世人皆得第十

弟子問曰古今之所以成仙作佛者富貴乎貧賤乎上
 陽子曰此莫得歷歷而盡也富貴也貧賤也皆可脩也
 若大路焉若傍蹊焉在人之行何如耳曰弟子敢問所
 以者何曰昔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廣成子謂黃帝曰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
 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矣吾道者上見光而下
 為土今天自昌皆生于上而返于二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天地為常黃帝等請之騎龍
 上升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專無窮矣老子脩
 之是為道祖後言金丹之道為黃老之術不知聖人所
 傳乃金丹之道脩仙作佛之大事非術也是道也非得
 真師口傳安有天生而自會者耶人但堅心求師無分
 富貴貧賤也是以老子為柱史彭祖為大夫沈生仕於
 呂望大師伯矩為卿士尹喜為關令子軒崔靈皆上大
 天黃帝隱昆陵子休洛濟園留侯帝者師四皓輔漢惠
 帝有執轡琴高執笏齊封陶正方回陶士輔光仕漢馬

丹仕晉旌陽為令正陽某官許大顧繼絕陽應終海澄
 燕國之相葉富貴而脩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
 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貴者此兩試殿庭年四
 十五遇重陽翁乃指萬有歸于虛無侍師乞化備歷苦
 辛結譚丘王劉叔為弟兄自相規戒忍諸慮慮其雲遊
 也常引古詩云三山有仙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
 句得其傳者亦多惟黃房公最先道成我大虛真人得
 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真人而我師緣督子得紫
 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畧也又如東方朔之于黃眉翁安
 期生之于羨門下鹿皮翁之于王方平陸脩靜之于孫
 遊岳陶弘景之于王知遠葉天師之于羅公遠神放拜
 希夷處寧之就紫陽曾韓公之于王冲熙朱海庵之禮
 崔子虛劉志畧之交六祖羅居士之禮馬師傳大士會
 嵩頭陀崔相國叅東寺會陸大夫見授子陳尚書見陸
 州慈明依昭陽良遂見磨谷趙籍蓋送抑山劫又公見
 石門李萬卷見歸宗裴相公禮希運于迦來紫玉兵儒
 門國一韓昌黎禮大顛於廣李刺史禮藥山於荆楚文
 正禮方塔王於江東李文只然石門於京南韓翰林禮
 真於西京張無盡禮雪峯於湖南顧此甚多不暇悉
 述王公大人折節而半禮者也雖然亦不實然亦

有妄然妄然者則意氣非真實然者則言下情言
 皆進求非真則詆謗詆謗者豈知自毀進求者必成道
 焉進者更在心堅毀者終為口業口業者雖賢能而失
 本真心堅者雖愚賤而躋聖位信言即在眼下學者可
 不戒之且以仕而聞道也因在仕以濟其道焉聞道而
 未仕也將假途以成其道焉或隱于仕宦或隱于賤役
 或隱于塵世或隱于山林財之足用則散之也不足則
 求之也惟務道之感何分于富貴貧賤也

御水得道第十一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予有以語夫汝也且吾嘗而觀
 夫水之道明合于吾之大道也予不知夫水之道乎抑
 不知其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
 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大道而不知太
 源其於道也若有過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
 語以水之源其源也懸崖壁立孤峰危石峭峻萬仞仰
 之則彌高曠穴難測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得瞻之在
 前見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聖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
 也且如奔電不敢以一竅也深淵劫劫焉黑漫漫焉須臾
 山上望之若大海焉此為水之源也故名之曰玄澗境
 泉其中有泉出焉皎皎如甘露滴滴如明珠落落如

無清亦如鳳髓亦以清之謂也亦醇醪之謂也其始之
流也若經乎紅蕖微瀾待夫兩晝夜旋旋乎三百里此
馬而得水也是水之至清者也云水之源者也有華
池焉有曲江焉有英穴焉有廣淵焉此水者其白如銀
其清透底且吾得聞至人之真言也至人口水之清也
中有白金化馬黑鉛紛紛如空中雲霞如太蒸煙此
水也者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者不寒也冬溫也
不熱也夏涼也執熱者浴焉思酒者飲焉飲此水者無
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憊也無死生之念也予其記之
是水也或清或濁濁者遠而清者近也濁也者人飲之
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
流焉其真濁也弗暇也無廢而知也行且一月集于
萬丈紅崖絕壁之口有月窟焉有子匯焉又有子午公
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礫焉而
逆法或後焉而血液或滯焉而素練或利焉如碧潭從
惚杳冥總流而合于溪溪合而會于河也至河則至在
馬湯湯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矣于是時也
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也于是分涇渭之
五湖沂黃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遨遊而至
于大海也乃索焉而獲大海者無邊際也專一誠

就戰戰惟一精純則不至于殒身而失命予其記之吾
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昔蒙莊之騶
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于此海也子其記
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
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旨曰大
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為江漢
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旨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
大海之說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于天河
水之逆流至于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
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行以知得水
之至者也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
子曰諾水之至者則知有道德存焉上陽子曰汝來吾復
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旨之為學也者工駢體
習聲律窮今古豈註述義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耐
益不倦于學也所謂為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所有未至
者也且不知夫世之有真人者抑不知信世有神仙作
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大潞山脩行來授我以金
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者乃今而所以知為學之
有夫至者也子其記之也水之道未至逆流則不
秘也人之聖未聞長生之道亦不為學之至者也

之接于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爲道而不知者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窮子曰諒焉然而知乎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也是開一也而得二焉得水之道焉得長生久視之道焉

見性成佛第十二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惟金丹之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上陽子曰達磨之道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名後之學人皆言過之屬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者不聞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擔荷大事此處既昧却以誦經持齋念佛兀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故云不及曰見性即成佛乎曰傳大士云饒經八百劫終是落空亡夫見性猶聞道而成佛猶成道也聞道須行故上十間道勤而行之見性須修故雪山修行積年而證佛位豈有不學不修而以見性爲成佛乎問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元解知識爲靈明知覺二者云何而能成佛曰見解知識之性不能成佛惟蠢動含靈

金丹大要

卷七之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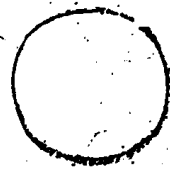
金丹大要

卷七之二十八

之性則能成佛曰異乎所聞啟閉蠢動含靈之性爲己性乎曰然曰何哉曰彼見解知識乃是非業障之性此蠢動含靈乃造化之性萬靈之性人惟不知蠢動含靈之性所以難逃生死迷于涅槃彼見解知識之性以聲色爭愛而爲執着妄想此蠢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天機大用彼見解知識之性起于六賊門頭日爲恩愛纏綿無有休歇此蠢動物含靈之性在脚跟後如如不動得大自在故德云地獄未苦裝袋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世人豈認蠢動含靈之性即真佛性悟此真佛則知屋裏自有却非木雕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爲見性成佛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即我之真性却認見解知識之性爲佛猶認他姓爲我亦差的多也所以道心不是佛既悟我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則此性此佛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廬四會之妙所以道非心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脩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爲此一段公案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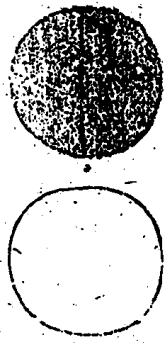
金丹正理大士金丹大要發真卷第七終

太極圖



陰陽未分
形如鷄子

大極分判圖



一陰一陽之謂道
無為陰白而為陽
陽大極者陰陽之本
始於著陰陽之形體

先天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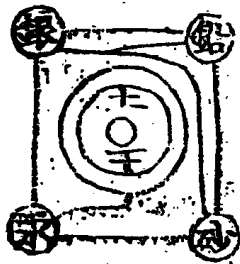
陰太極而生陽
顛倒用之成丹

後天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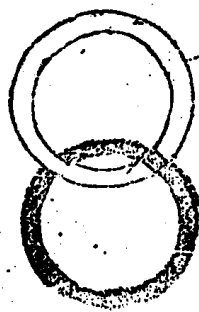
陽太極而生陰
五行順而成人

金丹五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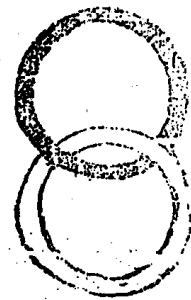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居北方，色黑，味甘，性潤，為陰中之陽，故曰左。地六成之，居南方，色赤，味苦，性燥，為陽中之陰，故曰右。中央土，居中央，色黃，味甘，性平，為陰中之陰，故曰後。中央土，居中央，色青，味酸，性溫，為陽中之陽，故曰前。中央土，居中央，色白，味甘，性平，為陰中之陰，故曰後。中央土，居中央，色黑，味甘，性潤，為陰中之陽，故曰左。中央土，居中央，色赤，味苦，性燥，為陽中之陰，故曰右。中央土，居中央，色黃，味甘，性平，為陰中之陰，故曰後。中央土，居中央，色青，味酸，性溫，為陽中之陽，故曰前。

金丹七日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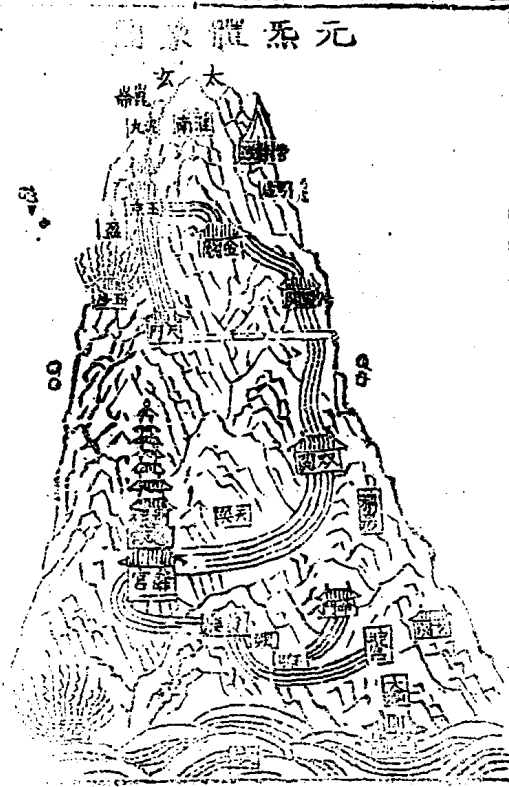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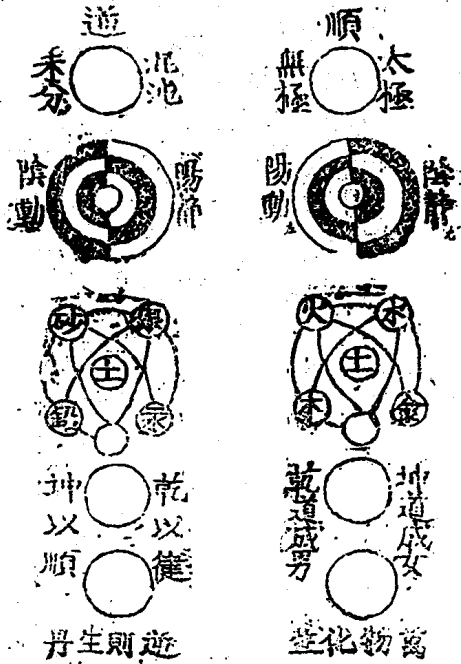
金丹九日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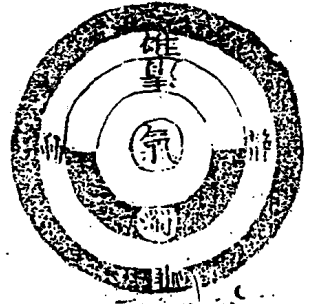
陰陽相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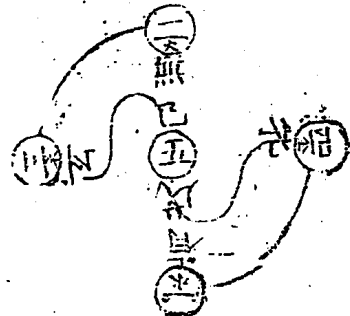
太極順逆之圖



清濁動靜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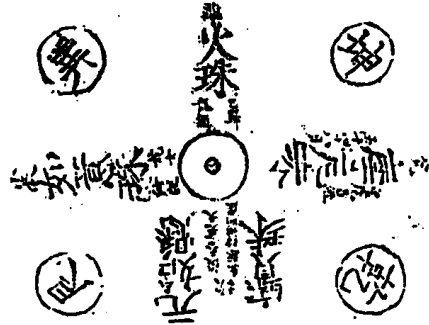
金丹三五圖



大道生一氣... 陰濁而陽清... 太上曰知其白守其黑... 其雄守其雌... 濁之清動者靜之基... 清清靜天地悉歸... 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 已息未歸根... 白血已覺四季無寒熱... 陽云黑白相扶是水... 陽子曰乾坤為體却歸坎... 中之白以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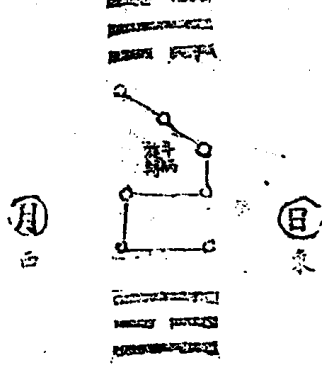
祭陽翁曰三五... 三箇字... 然糝聚三兩... 五此一西方... 戊巳自然生... 家利見結嬰... 是一合真... 亮入聖基... 乃天地之祖... 二者即知其... 金丹三五...

寶珠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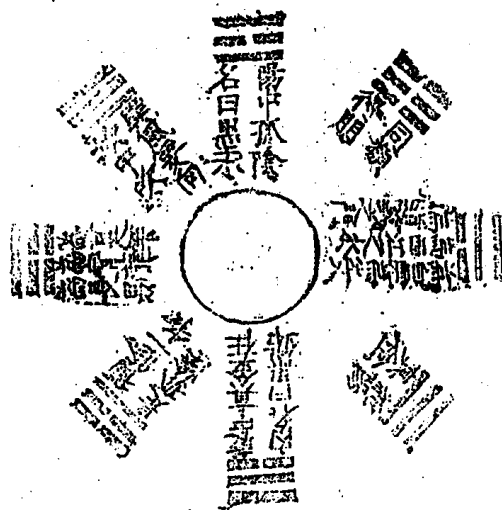
寶珠一物切應於時... 護持龍龍之精世尊得之號曰... 牟后夫尊得之號曰泰米夫... 行人要知此珠端的是火... 既濟之一點也與天地合德... 月合明白牟尼珠者龍女所獻... 也曰元始懸一珠者海蚌取之... 心曰如意珠者始女所祀也... 火珠者龍龍額下之物也凡世... 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珠... 雖至微不可玩不可見而無價... 之寶也

金丹之象



金丹之象... 日月運轉之時... 坎乃陰陽之用... 助焉尚... 之精也... 坎者會坎離... 丹法顯... 丹道翻... 濟經曰... 為女... 界...

金丹八卦圖



金丹八卦圖說... 卦者像也有體則必有用有變則必有合以艮為體者... 則以坤為用以震為體者則以兌為用易曰西南得朋... 乃與類行猶難以坎為用也修金丹者取金於兌而兌... 為白虎專以食嗔為心其害人傷物為不少若能制御... 震宮之青龍則自能降其虎矣夫金丹者只要降得白... 虎一物餘皆易事耳夫兌金生于坤而代坤行道乾... 生兌初因撲散乾烟寄金于坎流白黑鉛取兌金于坎... 者毋隱于胎也釋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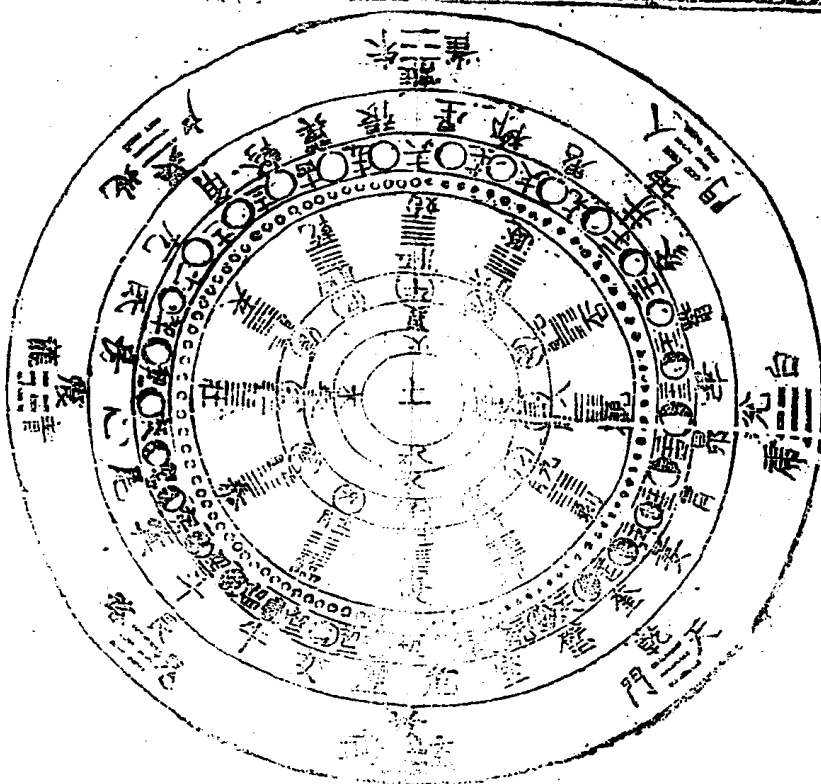
形物相感圖



形物相感圖說

老君曰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
 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釋氏云究坤之內
 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又曰吾有一物上柱天
 下柱地諸人還識麼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男女
 媾精萬物化生三教修行不離形物故丹陽翁云遠祀
 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伯陽翁云日月口三寶
 爾莫勿發通其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以領悟此方知
 龍虎之形龜蛇之物皆係人身中而有非此二物不能
 又無聖胎至妙毋忽

之



金丹大要卷之八

藥陽丹寶鑑之圖

陽三神

真三

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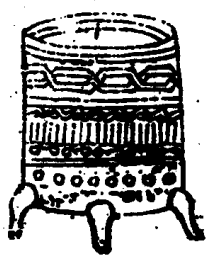
主經正形
生真千金
獲大還丹
狀若玄珠

三
金
太
家

剛一

水于

三
風



養胎丹

身周圍一尺五寸中
虛五寸長一尺二寸
狀似蓬壺亦如人之
身形分三層應三才
下等均勻入爐八寸
懸於甌中不着地懸
胎是也又謂之朱砂
胎隨註云又名威
尤得此

鐵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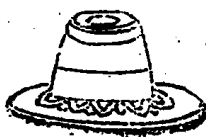


鐵牛

其鐵牛兒形容醜惡性剛偏
好爭馳人人皆有邪術解牽
騎種就黃茅滿院更須用神
求燒之中宮裏若無此豈得
結聖尊

乾坤其動靜生成家活機新於
存机食虎髓湯飲銀花夜半
車連火霞光進海底騰輝牧童
味華也宴麗乘苗月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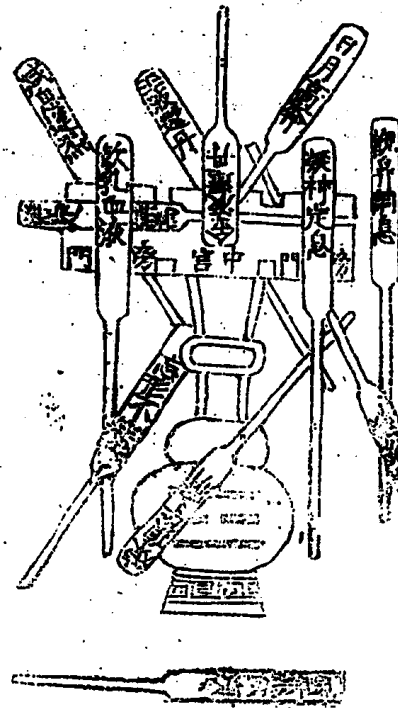
偃月爐



爐面圓約
一尺二寸
心橫有一尺
立唇環匝二
寸厚厚二寸
爐口徑闊約
一尺二寸
狀如偃月
爐張隨註云
名六

參	素	臣	水銀	流
玉液	神	姓	玄女	承液
白雷	碧眼胡兒	青木女子	東海龍	交梨
浮	陰火白	宿客	種子	天
丹基	照龜精	陽中真陰	下弦銀芽片	
已上汞之異名				
金丹	火丹	內丹	還丹	神丹
真銀	大藥	嬰兒	谷神	聖胎
刀圭	七返	玉壺丹	紫金丹	養丹
赤赫金丹	龍奕藥	金液還丹	玉液還丹	化還丹
中紫金丹	真黃芽	真陰陽	真玄乳	真金丹
名	真龍虎	真種子	真主人	真鉛汞
字寶圭	秋石	河車	金丹	金丹
陽丹	金烏君	黃男	三五	金丹
摩尼珠	白馬牙	水中金	玉藥	金丹
龜精鳳髓	日魂月魄	虛中日月	先天地精	太玄金丹
商	夫	君	金液	金華
玉池	蓮池	嬰兒	黃男	金丹
黃芽	白頭老子	素練即君	西山白虎	金丹
沉	黃芽鉛	主人	父母	金丹
丹母	赤鳳髓	陰中真陽	上液金丹	金丹
已上鉛之異名				

符神鳳金丹法象靈圖



訣曰 金條後太前 氣穴引神歸
心正形帶者 機籌皆發輝
若知訣即惟得惟 元氣聚之靈

天地先生曰 金丹大要 八之十三

萬般作用盡狂圖 獨有金丹可入靈
識得不空無有學 值真方不費工夫

太極先入老子 仙派
如無天帝太極之初出生三蒸為玄元始始然生

先天老子自爾以來先天老子乃以玄炁時特

萬法天師 初皇時出 有古大先生 山三壽
神學子 後皇時出 大感子

廣成子 隨應子 許穆子

赤精子 少華時出 鍊圖子 鄒魯時出

務成子 高辛時出 尹壽子 光時出

真行子 舜時出 錫則子 禹時出

古邑先生 成湯時出 縹緲子 商容

先天老子雖是世世化度而未顯誕生之跡延於
八王陽甲時寄胎於玄妙玉女身中八十一年方降武

一庚辰年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指李為姓也

後聖玄元太上老子 羅雲台佛

文始先生尹喜 羅雲台佛

太和真人尹軌 羅雲台佛

太清真人杜冲 羅雲台佛

太清真人宋翰 西天二十七

西嶽真人馮異 羅雲台佛

崑崙真人桃根 羅雲台佛

八紫真人周亮 羅雲台佛

宋德真人尹德 羅雲台佛

黃庭真人王宗 羅雲台佛

西嶽仙師李真 羅雲台佛

河上公真人

金碧劉真人

安期生真人

馬明生真人

陰長生真人

徐從事真人

魏伯陽真人

老租天師張道陵

左玄真人王長

右玄真人趙升

東華帝君王玄甫

正陽帝君鍾離權

純陽帝君呂巖

海蟾帝君劉操

尊陽帝君王嘉

舞陽真君馬鈺

長真真君譚處端

長生真君劉處玄

長春真君丘處機

至陽真君王處

鶴林真人彭

馬祖道一

石頭希遷

天皇道悟

龍潭崇信

德山宣鑑

感潭資潤

雪峰義存

岩頭存浩

玄泉彦

龍潭義

太極仙翁曹云

抱朴真人葛洪

丹陽真人鄭思遠

嶽山長卷生

紫陽張真人張伯端

赤林真人石

紫雲真人施

洪太真人陳

海寧真人

太古真人郝大通

清靜元君孫不二

黃房公披雲真人宋有道德

紫雲真人張撲君範

上陽子陳摶

鍾呂二仙慶誕儀

祖師姓鍾離字雲房諱權四月十五日生辰預於

四日同呂仙醮稱賀祖師姓呂字洞賓諱巖客祖居

西京河南府蒲柘縣求樂鎮人氏伯父四人温恭熱

議讓仕唐辟海寧州刺史因家焉洞賓生於唐天寶

十四年乙未四月十四日巳時幼而聰敏三歲方

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遊廬山遇鍾離翁授天

劍法又十試而授金丹大道續得佳真人入藥鏡火

候秘旨脩行成道

序班 法事 洒淨 行香

聞時維四月宜首夏之清和卦滿六陽喜純乾之亨

際聖師誕生之日中後人朝賀之誠清舉同登香花

請 舉香花請 謹恭拜請

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先師

始天尊尹真人 太和尹真人 太極柱真人

鶴林真人彭

紫雲真人蕭

太虛真人李

緣督真人趙

太清彭真人	太清宋真人	玄川姚真人
八素周真人	太微丹真人	黃庭王真人
西微李隱卿	河上翁真人	安期生真人
馬明生真人	陰長生真人	徐從事真人
伯陽魏真人	劉金碧真人	三天大法師
玄中大法師	左玄王真人	右玄趙真人
太極葛隱翁	九山郭仙太史	吳黃十一位真人
恭望僊慈降臨醮位	謹恭拜請	
祖師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		
正陽開悟傳道主救苦帝君		
純陽廣王		
海嶠弘明明道帝君		
重陽全真前化輔極帝君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祖師丹陽抱一無為普化真君		
長真雲水凝神玄靜德真君		
長生補化宗玄明德真君		
長壽全德神化明應王教真君		
至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太極廣寧通玄妙真君		

清靜真玄虛順化元君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祖師天台悟真紫陽真人		
蓮花紫賢真人		
海南紫清真人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謹恭拜請	
祖師黃房公真人	披裘宋真人	
太極李真人	紫鸞張真人	
緣督趙真人	谷雲劉真人	
上陽陳真人		
古往今來修真學僊得道一切聖賢		
恭望僊慈降臨醮座		
向仰請諒冰光臨仰冀迂留納茲微敬今遇龍王之瑞且屬伸朝賀之愚忱		
夫燭者一點之靈光古及不少十方之世界幽顯皆通不知者以為火傳其知者足云性慧覺悟常明心		
遠照烟光信天堂有路而可登超凡人聖再拜		
法顯		
香者通從太古之初一技...		

流芳下愚有鼻而無聞上上固香而分臭如雷師之德
士處處芬芳以道德而名人人受用再拜進壽壽

夫不者先春雀去谷而餘旃樹懶眼湯口花浮於碗
酌龍泉水僂風引於蓬萊虛同七碗而通德靈州一
既而參佛性提醒渴應漢發川味懶倦再拜進茶

天酒有夫垂甘露地湧醴泉一味醍醐飲者長醒而不
醉聖人精粕得之以有而歸無一口吸西江容顏不老
三杯通大道法体常存再拜致恭上進壽酒

法事 誦心印經 三十二品功德經
吳有指賀表文謹當跪奏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五日恭逢
祖師鍾離正陽帝君毓瑞之辰預向今辰十四日謹奉

表稱賀者
右伏以道尊德貴仰萬代之師繩陰靈陽絕際高之

尊日月圓天上瑞霽人間某頓首再拜恭惟
祖師正陽開悟傳道主教帝君自本自根先天先地
乾坤為器煉坎還離撰烏兔為藥林降龍伏虎道超

大極恩薄群生劫劫長存人人受度由純陽為增壽
繼受之後列聖心心曩日陽長奏樂陽接濟以承真
父之功非言辭之可頌一與造化之相作其九曾六靈

冥心於道幸蒙師旨玄化乃天地之根詳在丹書指
長陰陽之本華池神水號曰乾金上金流珠是名永承
兩弦合體十月懷胎所切者妙用霎時最難者真靜處

物况首經至寶言之甚危而惟虎寡情為之深恐茲因
朝賀并述危難仰冀慈悲俯降微賜與安身於方便律
入室以無慮仙家日月長又何待塵凡之祝頌他年功

行滿尚全依師匠之陶成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
恩誑誣悔發信心酥酪成河提脚灌頂土皆若三地遊
黃金千冒師真不勝戰汗謹具表稱賀以

聞其誠惟誠心頓首再拜謹言
天運某年四月十四日大道弟子某賀表

又舉純陽祖師賀壽表文謹當跪奏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逢

祖師純陽帝君降誕今辰謹具表恭伸朝賀言
右伏以節屆純陽月先圓於此夜天運元陽行已歷
多年宇宙騰騰仙凡稱壽某頓首再拜謹言
祖師純陽演正警世法師君道尊德貴上上固香

觀其心外觀其形故得全形之與有以觀其無以觀其
成歸衆妙之門祖水源之至清煉金丹而早就青純
裏過洞庭而朗吟黃鶴樓前臨市廛而談戲執中而
曾化仙女爲圖南而幾到華山躡青牛而入洞天騎白
鹿而過滄海高證帝君之位功亘古而亘今廣傳道德
之真派自南而自北公欲濟世而人不識我欲求公而
得未諧伏念某其明玄牝之旨歸幸遇真師之盟授乃
悟道非言顯方知事屬心傳當求八兩之乾金先盟
主仍運半觔之木汞配合陰陽煉成一圓守成十月
聽龍吟而虎嘯母使水乾而大寒得正於斯爲之甚恐
忙忙闕措汲汲忘食倘蒙慈憫而獲飲刀圭活此衰殘
而孰知火候雖無可報所待好生茲幸際於昌時且所
逢於瑞旦敢陳凡悃遙拜仙手誦尊居天上之糾司
理憐於末學不淑人間之祝頌因以訴於衷情冀
於凡軀俾早收於藥物採首經之至寶內外不惑一
系之先天始終盡善更無魔障會見心靈便下手以
修天譴不願與安身於方便作事易成次期上上
俱明至道與前同尾

具有證明文誦恭對數宣

大道弟子某今月十四日恭撰

祖師純陽帝君瑞誕今月十五日恭逢

祖師正陽帝君瑞誕謹修香牒今辰十四日具奏同

申朝賀茲已周圓仰蒙高仙衆臨同賜印明慶育符財

敬殫歸謝祈保學道無魔修仙若分俾于慈憫陰陽危

難俾入室而功成不差火候早脫胎而神化高揖仙班

次期上士賢良俱明至道迷愚誦誕悔發信心酥醅成

河醴酬灌頂土皆碧玉地遍黃金千骨師嚴敷宣同既

右謹具疏噴首拜上

先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先師

文始先生尹真人

如西駕聖位排列無增減

送神文

向來清愜骨清聰明仰冀終機廣開誘引在出而
於塵寰凌鏡罔措逐真遊而復歸於蓬島攀
茲當拜送之期負以虛名之愧伏聞獨自行獨自
右還動帝王心無人會無人知詩句宣傳獨相耳凡夫
肉眼知多少金丹一粒定長生這回相見不無
欲訴舉世盡皆尋至道此事難知下手速修猶大遲
同誰是能行者此身已出三千界昔時贈於張
同遊五帝鄉今願離於凡骨莫道凡流空令
換骨丹真人已在三清遊劍術雙龍虎先三

難者身在大羅天不無形去無礙約美六上之...

化財 撤席

仙派源流

東華帝君



姓王不知其世代名號

居崑崙山度居五臺山...

山疑陽洞以道授...

六月十五日

身于六月廿五日



正陽帝君



姓鍾離名樞字雲房號正陽子...

丁卯兵失到八終南山過少陽...

丁卯山道成天帝封號太極左宮真人乃...

自濟天下都散漢有詩行於世後於澄水以道...

四月十五日

五月廿八日



純陽帝君



金丹大要

卷之三十一

姓呂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祖居河中府
未樂鎮招賢里今日蒲州蒲城縣生於天寶
月十四日巳時一云生唐德宗貞元五年丁未
使因家焉以科舉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廬山游
咏之上遇正陽授道至今在世天帝敕詔為九天採訪
使五月二十日奉詔有詩云糾司天上神仙籍之句就
以此日為上升有詩詞名澤成集行於世以道授金

四月十四日生五月二十日上升

唐五

海蟾帝君



金丹大要

卷之三十一

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字政名玄
宰相遇純陽即解相印伴狂遊遊於燕
道乃作詩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四
道遺迹於終南山大華之間以金丹授
十月十四日生六月十五日上升

唐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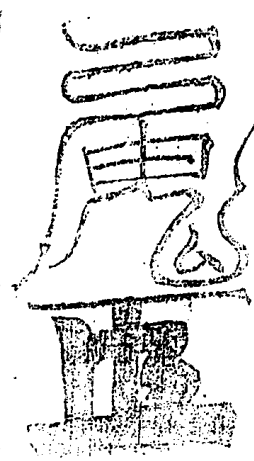
重陽帝君



姓王名中字允卿

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終南縣甘河
授口訣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邊逢之句明年庚辰
再遇復得金丹之道乃得穴居修行名活死人
和玉蟾李靈陽結庵而坐初有史處厚劉遵德
相繼受道後其麻東出關派海寧州以金丹之
與丹陽又授立長春譚長真孫不二三三
太古乃以純陽所授秘訣五篇盡付七人
補光德集分梨口訣行世

十二月二十日生正月初四日



丹陽真君

姓馬名鉅字玄寶號丹陽子元名從義子玄清
人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即宋徽宗宣和五年
月二十日生家富號馬羊州聚族氏生三子曰
瑞庭珪大定七年丁卯重陽至因食瓜從蒂起怪而詢

之重陽曰杳從臭裏出甜向苦中來復叩云何名道重
陽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乃請歸家師之戊子歲
以家事付三子而出家重陽以所得純陽金丹秘訣五
篇授之并口授其訣遂頂三壘而修行成道因分梨十
化多受辛苦時求道者有李太乘趙逢萊韓清甫等來
披雲得師金丹之秘旨乃先成道有金玉集漸悟集行
化集成道集圓成集精微集及語錄一集皆行于世
真之內多師之

五月二十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升

長春真君

姓譚名慶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州人初名王字伯
三生金太宗天會元年六月三日初一日中年患痲師
事重陽母曰重陽以醫醫令以洗面久而疾愈乃授以
道以宿業重因遇醉徒擊折陸流血師皆不問丹陽
聞曰一奉消盡多生業現成有詩後句云湧出陽神獨
自歸書畢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有冰雪集行于世

三月初一日至四月初一日上升

長生真君

姓劉名慶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武宮莊人生金熙
宗皇統七年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生大定九年即宋孝宗乾道五年師重陽道成於宋寧
宗癸亥嘉泰三年二月廿六日鳴鼓集眾曲肱而逝有
仙樂太虛聲陽同慶安宮修真文集六卷乃道德法陰
符演黃庭述留于世

七月十二日及三月初六日上升

長春真君

姓丘名慶機字通亮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州人生
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節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正月
九日生二十歲師重陽二十七歲乃入磻溪安居修

行三十二歲復居龍山龍山苦行如磻溪時道成之

後四十二歲赴金世宗召居六十二歲齊魯入于宋寧

宗召師不赴六十五歲赴成吉思皇帝召見詳見慶會

錄對策懷災救旱等事烏元朝功臣有磻溪鳴道集西

遊記行于世丁亥歲七月初九日師升室示眾以生死

事留頌坐化

玉陽真君

姓王名慶一字玉陽號全陽子寧海東牟人生金皇統

二年壬戌三月初十日師重陽受道居磻溪洞志行確

苦道成大者神異度人逐鬼辟盜辟石出神入夢益兩

腋奉意難條極起死噓枯金世宗問其名召對大創辰

衆嫉者飲之鴆師歸入水咽而不死有雲光集要異錄

行於世

三月十八日生四月二十二日上升

廣寧真君

姓郝名太通字太古真入號廣寧子寧海人生金熙宗

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生巨冨師重陽初名璵號

恬然子雖入道而志不苦勵長真玉陽勸激之後至咳

山遇神仙授與金丹口訣為改名號遂遊趙魏間修行

道成留頌而迺有大古集心經般若經解太易圖及示教真言行於世

正月初三日生十二月三十日上升

清靜元君

姓孫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也生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生父孫忠顯倅適州之馬宜甫生三子重陽至以分梨十化宜甫夫婦悉棄家事出家學道後元君居洛陽風仙洞修行夫婦每日相激勵俱成道有詩詞行于世

正月初五日生二月二十九日上升

金丹大要 卷之二十一 黃房公

姓宋名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氏行詣階法無雲則能以符而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過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四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道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長春江師并時公與一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世祖皇帝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通玄至道崇文明化真人後以至道授太虛李真人而黃房公真知所終或云在燕之長春觀坐逝

太虛李真人

姓李名珪字雙玉蜀之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樓真號太虛即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七箇月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山先夕雲壘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眾皆弗知惟夢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正人也與請初兩憐時雷雨而去至真州王虛庵結環而坐後出囊以道授張紫瓊既而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五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

紫瓊真人

姓張名樸字君範饒州德興人也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真訣後以至道授于綠督子趙君乃即隱去

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

綠督真人

趙名友欽字綠督統郡人也為趙宗子幼遭劫火早入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教莫不精通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

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雜同等書行于世已
已之秋高仙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

六月十八日生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圖象源流卷第八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越格卷第九

與王祥翁

淨保赤酒酒是一大事因緣是箇見成公案有大力
靈密示神通立極造端撐天拄地迥超宇宙獨耀古今
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隱真性長存上聖至人高
仙諸佛由此施設由此儀形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
彌勤下生也恁麼七佛以前也恁麼七佛以後也恁麼
西天四七也恁麼唐土二三也恁麼歷代佛祖都恁麼
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唯換作
恁麼子細看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
自從達摩西來至于清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林佳
話以恁麼事話會不少就中便無一人肯為他標箇名
目若是箇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脫却娘生袴子未舉先
知若是鈍根都教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箇本來
認影認光竟無落處到老破賺却去怨祖怨佛此輩可
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肯舌頭罵他前聖後聖說出極
到之處具道如何是恁麼處當知這恁麼即是那淨保
赤酒酒底天下後來都認得那保赤酒酒即是恁麼
事也則知父母未生以前也恁麼保赤酒酒父母既生
以後也恁麼保赤酒酒一大事因緣也恁麼保赤酒酒

這見成公案也。怎麼保酒酒只今箇緣分。說了後之人。總舉目看。便知保酒酒。即怎麼。怎麼底。怎麼。即保酒酒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迺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一場話。觀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有作實事看去也。有作靈迹看去也。有作怪異看去也。有作話會看去也。余若不曉露箇消息。把那釋迦老子。只容易看過了。將來執肯承當。且道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淨保保赤酒酒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帽望望。顯露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為第一。豈檢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怎麼罵佛。喝祖。及後圓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思。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信。是以雲門特拈。救主。圓悟深忘家。醜却又白曰。叫鬼。且似這般話頭。是降魔底。是方便底。若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

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常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直指了也。一切常人。暗裏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真人。即是怎麼。淨保保赤酒酒的。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箇真實方寸之下。真常獨露。全体便見。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保保。是真佛性。赤酒酒。是真佛性。一大事。因緣。怎麼見成公案。無非是真寶佛性底。莫道釋迦老子。有此一件大事。因緣。各各常人。分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缺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圍悟。再生。也不敢擬議。于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到這田地。深深密密。盡他業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淨保保底。如如不動。那赤肉團上。穩穩當當。儘他萬死萬生。須知。這赤酒酒底。如如不動。此為不落高。曰。不迷境物。磨難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聽漏盡鐘鳴。又說新年佛法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死岸頭。不捨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也。只怎麼來也。若講得去。與三世諸佛。齊肩。彌勒為奴。亦不小小。大丈夫。漢切莫做箇。朦朧。朦朧。當斷不斷。脫衫看。後無有了。期疑上疑。下着實說。空語言。裏裏。裏裏。字裏。裏裏。公案。是皆。皆。

何時得返照迴光脫胎換骨也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脚
跟前脚跟後不認點地處即是這箇了却迺無端指性
說空直賺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
柔齒剛不許人道恁麼亦不許人說保俾酒西亦不許
說見成公案亦不許說直指捧喝如是豈不作家緣為
時人將他佛祖面目做親識見解去我這老師接上等
人惟撐骨努目便是下梢却饒一笑而已予過荆南逢
一偉器祥翁道人自叙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詢之
迺應庵之裔也其師暗翁每指云與他相挨厮伴暫時
不得捨離方有少許入作之方又云更須識取箇空烟
底觸體試向夜靜燈滅時打箇蒲團獨坐密密地保取
只這語言暗翁費盡老癡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
謂暗翁不當引入落草千古之下若人提撥無有了期
雖然入作底事還要入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九還大
義迺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入作事也祥翁自保
俾酒酒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惟獨一無二
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此來請益取脚跟轉處
一句乃為普說保俾酒酒之真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為
保實以涅槃為用淨俾俾作大獅子吼亦酒酒為禪
獲得了便住過緣即宗然懸崖撒手大休歇去豈不是

箇少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唯脚跟轉處事須
知親為佛子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着衲衣下賤勝漢
不妨饒舌云是我

普說

狂扶刹竿捧佛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戶牖提
振剛宗亦有天機亦有天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
作一喝用一捧不可作一捧打要知有主交參前後除
斷照懸日月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世尊傳
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
云倒却門前刹竿着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体則
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
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識破他的處將如之何
厥世尊傳來就傳得微笑迦葉傳來說得一嘆一咲一咲
一嘆方知佛祖無可奈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
西來意怎得箇消息底這般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
遇因立緣隨方設教因便以棒拂拄杖行不如一喝百
了多小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是故馬祖一喝百
丈三日耳聾喫茶也是受食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
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二林花百樹子林三斤
一斤風與月石與泉前聖後聖所為公案一題着總

是了。若便鈍根之器到了他。不是也。只如禪經云云。以大圓覺為我。他圓覺。豈有。如何是。來。舉世以物。豈為招。採所在。僧杓所住者。尤為可。矣。却不。知如。蓋本是一物。故下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今之禪。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況與他。說如。蓋有。故。弘。底人。見人。提。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他。心。非。是。心。故。佛。祖。云。非。心。非。師。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佛。祖。祖。慈。悲。為。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機。機。令。人。自。像。故。不。得。已。乃。至。豎。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機。至。至。至。近。令。人。易。見。而。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致。上。於。佛。殿。于。燈。籠。內。且。道。佛。殿。須。要。供。佛。如。何。移。手。其。上。豈。不。觸。小。燈。籠。內。着。佛。殿。六。以。光。燦。燦。地。又。三。河。大。地。須。彌。崑。崙。帝。有。華。禪。流。見。此。等。語。深。如。嚼。蠟。全。無。義。總。謂。禪。機。甚。深。而。着。者。難。似。佛。來。云。上。無。華。你。不。能。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間。見。知。識。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同。幸。人。人。類。皆。箇。箇。圓。成。挨。拶。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後。喝。祖。師。佛。走。趨。如。奴。滿。勒。凡。此。等。皆。要。諸。人。各。認。自。已。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止。喝。見。罵。也。罵。不。知。石。人。向。自。身。內。說。得。出。來。懸。懸。消。息。底。意。那。一。等。人。專。

事機鋒。旋爾招積口業。總迷了這箇道理。饒他聲前句。後弄弄猜。想。明。來。暗。合。也。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真。謂。五。百。年。縱。為。劫。半。生。何。時。是。了。右。之。人。總。入。根。器。若。不。猛。利。猶。自。蹉。過。是。以。圓。悟。奮。志。而。詢。長。慶。生。破。七。箇。蒲。團。雪。峰。三。登。夜。子。九。上。洞。山。馬。祖。因。悟。禪。碑。六。祖。躬。後。唯。春。三。祖。漸。背。立。雪。釋。迦。半。得。而。捨。全。身。古。聖。先。賢。波。吐。到。了。方。討。得。箇。生。死。入。路。今。人。也。口。誦。禪。之。言。而。行。祭。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照。破。他。人。心。若。人。人。到。此。田。地。猛。着。力。暗。中。求。不。驚。不。疑。無。退。無。轉。然。相。以。脚。跟。後。穩。穩。當。當。綿。綿。密密。昭。天。灼。地。豈。不。是。滿。勒。下。生。釋。迦。親。見。到。彼。時。節。回。首。觀。着。一。切。常。人。皆。立。下。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着。是。凡。高。一。着。是。佛。了。也。真。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未。也。無。上。陽。子。曰。自。威。音。王。已。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不。可。窮。已。從。過。去。止。嚴。劫。來。曼。珠。室。利。為。七。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訶。迦。葉。云。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大。乘。今。付。于。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依。教。奉。順。佛。教。自。願。燈。燈。相。續。至。苦。提。達。摩。受。法。于。般。若。多。羅。乃。至。中。國。而。得。總。持。道。道。有。題。可。四。人。乃。受。法。焉。後。得。西。遊。謂。道。副。曰。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汝。得。吾。肉。謂。道。育。曰。汝。

得善音。請慧可曰。汝得音隨復云。如來以正法眼。披
察妙心。付大迦葉。傳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
持。慧可傳來。唐土一二。遠至慧能。過傳。天下。于是。渡江
矣。汝達磨。告慧可云。二百年後。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
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就中有能悟實際地了心
空法三身清靜。然後得證。大乘也。密多。開起。次問曰。太
乘中乘。小乘。此三乘法。皆成佛否。上陽子曰。惟正法眼
是為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
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辛乘生互所以
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
有。無非以真空真心。為之極則。爾豈不聞大珠和尚云。
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知心是法。不用將法求。佛法
無二。和合。是謂一體三寶。則知三寶本同一體。矣
有二乘乎。如香佛陀問曰。如來說法。令人聽法。聽法說
法。有功。德否。上陽子曰。如來證佛。為上。根菩薩。說法以
度天人。非如阿舍。為小。機說也。故提婆。謂羅睺羅。多云
本對佛。法人。為說。大解脫道。蓋諸說。法。聽。法。者。本具一
體。三寶。方能。說。方能。聽。一體三寶。法身。報身。化身。三
身。是曰一體。三寶者。神會大。師云。說法。則先佛。而後
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先。法。而後。佛。則先。法。而後。佛。

而頓。故色身善說法。則法身低頭。稽首。而聽法。法身善
說法。則報身摩肩。接踵。而聽法。法身善說法。則化身清
靜無為。而聽法。然四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
聽法。惟坐上有一無位真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玄和
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無形段
者。解說法聽法。所以道心。法無說。佛法無聽。多口阿師
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上陽子曰。色
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靜身。亦是圓滿身。亦是
自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為真佛。大鑿云。色身雖大。內
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
大身。此即佛性。此即真心。諸修行人。把他做箇主人翁
也。所以佛祖。安名立樣。捧拂。奉喝。燈籠。佛殿。拄杖。刹竿。
千般。計較。形響。不到了處。是謂不可思議功德。然演用
事而立名。借物而喻已。總而論之。只是箇功德法身也。
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遷住世否。上陽子曰。過去佛。
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現在佛。不得見。曰。我師。還見否。
曰。汝。為。甚。不。見。曰。有。形。容。否。曰。尋。常。頂。禮。接。引。衆。生。曰。
我。師。獨。見。復。誰。可。見。曰。見。者。不。說。曰。我。還。可。見。否。曰。汝
不。信。佛。佛。不。汝。見。如。如。低。頭。口。發。心。信。已。若。何。見。佛。曰。
聞。汝。一。隻。眼。佛。即。在。目。前。曰。過。去。佛。佛。佛。佛。佛。佛。佛。佛。

包含曰。見在佛神通若何。曰。生育造化。曰。未來佛神通若何。曰。多寶藏將開止。曰。云何是寶藏。義曰。總歸一大藏教。曰。一大藏教云何指示。曰。并攝有情。曰。大藏亦有情乎。曰。無情若何名藏。因爾無情強名正法眼緣。此法眼不屬內外。不在四旁。秉生殺機。為佛法相。是曰正法眼藏。曰。正法已聞。若何是眼藏。曰。汝且道什麼一件物。無眼。曰。此眼藏。即虛空藏否。曰。佛法一般。名不虛設。夫參學之人。莫學客語。莫學異見。須知脚跟有此寶藏。大包天地。九耀古今。形容無盡妙用。無窮。故云無盡藏。物去物來。如如不動。亘古亘今。如如不動。生死岸頭。如如不動。得大自在。如如不動。演出大藏。皆如來說。云。如來說寶藏。如意問曰。迷悟兩途。迷者多而悟者少。敢問何以。曰。昔南陽忠國師云。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結為冰。衆生悟時。釋性成性。猶燠則冰釋為水。上陽子復喻云。衆生迷時。猶隔水而求魚。衆生悟時。猶水涸而魚驚。自現。是以慧海云。凡夫見性。即非凡夫。以能頓悟上乘。超凡入聖。佛子若迷。即非佛子。以其論凡論聖。終為下鬼。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惟與。說事說理。迷人今生作來世福德。悟人目下頓見。離塵。所以迷底人修因。得果如逆風而渡海。何有了期。悟底人了心是佛。以月...

形真偽自知。如多尊者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則知本心。無法而本來心。乃法身。是以迷人以清靜法身為五蘊色身。悟人以清靜法身為我佛法身。也。優曇裏多問曰。自受殊寶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二十二祖摩訶羅以後。又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漕溪別唱。天下老和尚。唯直指單提。各呈面目。千般不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大地。捧挑花草。燈籠佛殿。拄杖拳唱。似此等樣。以為傳度大乘。何前後之相戾也。敢問是。同是列。上陽子曰。迷人說法迷法。說性迷性。悟人說法悟法。悟性悟法。悟色非色。悟前迦葉云。如此身心。是幻是化。之中無非。福後迦葉云。何為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十八祖迦耶舍。云。有種種心。地。因緣。能獲。二十五祖迦舍。云。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祖祖燈燈。惟在明心而已。自風標論後。各立宗門。別出模樣。直到于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大傳送問曰。天生有形。死而魂散。有形則有性。魂散則性。泯理之常也。此形住而性存。猶花之有香。此身逝而魂去。猶葉之墜地。離人而香...

物之靈到此則有性也。祖師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子為卵生，煩惱包裹，胎生受水浸潤，為濕生。故起煩惱為化生。四生之中，又從其類，飛不能產，鳳明也。鳥人之靈著木性而已。性之于人猶煙燭之于火，泡瀝之于水。形行之性猶火之飛烟，魂散之性猶瀝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出死萬生，迷迷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死，死以不死，亦如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受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看見此性即超佛地，豈千生萬死之義乎。十四

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所以悟我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修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越格卷第九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超宗卷第十

見性成道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示在中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旨，佛俱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何換走，賺照天樂地，多麼和之。後佛已在此，人人具足，箇箇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世人將自己的撒了，尋問他人，正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否。所賴先哲慈悲，開示祖祖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太過了。豈惟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那邊香岩而欲見性成佛。此輩可深惜乎。豈此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若是前世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曰：西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佛師羅雲為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二八兩弦之炁也。二八合成一十六兩，故曰天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曰：惟我獨尊。後從何來。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所以。曰：後之佛，得此語題，以為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隨

智者以此公案常提常拈打破自己脚跟踏實而行
焉而見性焉轉相悟入因之仍之佛祖既出各呈面目
形容蓋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意不得或以小
而喻大或以賤而比貴采涉釋途難堪訓誨大根器識
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
人思故不能得擬議又不是只得妄云此乃高藤之語
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宛
轉支離却不究竟佛法實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
齒外之浮辭而為佛法之前也唯大智慧底則去口頭
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真實也下愚之人誑談鋒辯至
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云禪機也彼以禪機為辭之
屬我如百八竿頭不復可進又安知有佛法哉弟子進
曰佛法者世尊以靈驗而示人乎抑以天龍護衛之神
而見之乎曰皆非也此乃常人所談之佛法也今夫生
死禍福影響靈驗凶實報對浮辭彰感示于人者此
之謂常人之佛法也若真矣佛法唯靈于已倏忽廣大
變通須臾而復自在乃能過人之過而亦自知其過此
為真矣佛法也蓋真矣佛法至凡不敢一窺况可以示
人手若真矣佛法則諸天捧花無路外魔潛視不得况
云天龍見之乎曰如此佛法之大唯世尊能有也

金丹大要

卷十之一

尊已有佛法唯人有佛法曰人之佛法復在何處曰掛
向大塵壁立萬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曰有靈驗否曰
顯大神通震大法兩撐天拄地作佛成仙古今專生殺
之權頃刻有感通之變是十真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故鬼神不敢視邪怪不能遁所以破竈頭曰本是泥土
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諸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曰
何者是公之佛法曰人以性為佛法曰既以性為佛法
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于金丹
之道也曰否曰何謂也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為何
物而眼言金丹之道乎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
祖是見性而成佛曰否曰請問其義曰子不知夫達磨
之說來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因有其道也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
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如之
何用直指人之性即真佛者也如之何得見而成乎此
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功于長善傳學少林
修煉是云金丹之旨即達磨直指之旨即釋迦獨尊之
旨即迦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即馬祖非心非佛
非物之旨即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即龐居士悟
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即樂山一物不為顯之旨即丹

金丹大要

卷十之三

霞燒木佛之旨。即石磬弓箭之旨。趙州請前。極
妙。系之旨。即歸宗先天為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柱
杖刹竿。棒喝露柱。灯笼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洞
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頭俱抵。指頭禪。黃龍亦班。此烏
窠吹布毛。法灯天真佛法。眼透。若色。思和尚。米價。尊布
衲浴佛僧。美仲。造市。早上。座。推。扇。雪。華。輕。捷。雲。門。胡。餅
鹽官。扇子。青平。搬土。瀉山水。牯禾山。打鼓。祕魔。持叉。香
巖。擊竹。首山。竹篋。仰山。拂子。以至。頂門。拳肘。眉。眼。鼻。尖。
米。粟。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曉。鐘。畫。角。芥。子。須。彌。圈。
逢。漆。桶。銀。山。鐵。壁。葛。藤。寒。松。黃。花。翠。竹。枯。椿。乾。櫟。古。澗。
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大。雄。猛。虎。牛。車。羊。角。狗。子。插
兒。胡。孫。魁。鼠。此。等。公。案。諸。難。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
也。上。陽。子。復。謂。第。子。曰。從。上。祖。師。做。模。打。樣。百。般。遷。就。
托。物。立。名。為。一。切。人。指。箇。真。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
便。而。說。請。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反。為。多。事。
如。引。過。河。之。網。未。提。其。綱。若。牽。織。金。之。花。不。漏。其。絲。吾
今。分。明。指。出。了。也。似。風。雲。雷。雨。焉。然。黑。頭。須。更。教。去。江
月。當。空。誰。不。見。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鷲。摩。訶。不
智。慧。之。性。為。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願。損。神。氣。是。又。不
是。修。文。不。知。修。如。此。差。過。走。破。脚。眼。下。皮。肉。賺。到。老。亦

可惜了也。比來說禪者。明立高座。聚眾問答。口頭活弄
性。地。迷。蒙。橫。以。辯。論。敏。捷。而。能。所。以。多。記。公。案。為。明。了
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即。擬。上。或。云。眼
前。即。疑。背。後。或。轉。脚。跟。他。便。走。了。似。此。捏。偽。那。知。真。實
此。為。設。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鷲。人。覓。物。相。似。與
之。索。蛤。蟬。頭。水。指。令。下。鞍。解。反。勒。馬。指。向。脚。下。驛。使
拾。芥。雖。云。近。傍。不。遠。孰。知。所。差。大。多。此。乃。鷲。人。悟。聰。強
猜。者。今。一。切。人。本。皆。聰。識。見。物。如。故。若。彼。鷲。人。強。猜。妄
臆。其。中。以。語。為。悟。能。有。幾。人。不。勉。丹。為。諸。人。各。各。見。箇
本。來。面。目。這。回。莫。只。又。做。箇。朦。朧。底。人。也。圓。悟。云。父。母。未
生。以。前。淨。保。保。赤。洒。洒。不。立。一。絲。毫。及。手。既。生。之。後。亦
淨。保。保。赤。洒。洒。地。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與。言。至。此。致
為。世。人。作。箇。指。蹤。極。則。而。一。切。人。既。聞。此。語。便。以。保。保
洒。洒。為。冷。利。快。活。者。却。不。知。保。保。洒。洒。即。本。來。面。目。也。
即是。性。也。且。道。既。生。之。後。保。保。洒。洒。不。立。一。絲。毫。錢。根。
錯。想。而。不。明。了。亦。無。是。怪。何。以。故。此。蓋。常。人。而。紐。于。常
也。且。道。云。何。父。母。未。生。以。前。亦。云。保。保。洒。洒。不。立。絲。毫。
此。言。特。設。過。則。了。利。根。之。士。即。於。見。前。早。辦。一。箇。入。頭
之。處。安。有。不。明。了。哉。吾。之。說。此。者。非。但。為。汝。諸。人。提。點
起。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竟。竟。竟。

曰釋義如懸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足。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豈不自見。如今多少。在禪利者。不知禪是何物。領率二三百人。或至千百餘眾。惟只頑坐。禪杖夜巡。渴睡者辱之。日則限以規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察癢安知真佛。此謂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撰漢。腳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真可憐憫。六祖又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石霜諸禪師。堂盈千衆。長坐如机。識者呼為衆木。極多三藏師于漕溪大鑿。一日見僧結庵而坐。戒即前喚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嶽住庵。日惟坐禪。以求成佛。讓禪師故將碎干庵前磨。祖云何為。曰磨碎作鏡。祖云磨碎豈能成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頓悟。言下得旨。音玄妙妙。因共雪峯論佛法。峯云。世界間一文妙。指火爐云。闊多少。峯云。如右鏡闊。妙云。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輩禪流。因名行脚。推唇識解。不知落處。走遍叢林。踏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脚跟。如之何。是點地處。佛祖云。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禪。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覺禪。時佛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方禪。城市禪。脚跟禪。龍女禪。蚌殼禪。子禪。新婦子禪。一味禪。指頭皮可。箇子禪。口鼓子禪。琉璃

子禪。千名百樣。惟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佛僧。以禪入涅槃。為終世過化之契辭。是為哄眼人所唯。豈不慳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箇僧脚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內不認佛。祖欲人見性。以下為體。人却不知性是身中之物。也。以惟為見解。智識猶認靈臺以為心地。不悟靈臺即是性也。世人孰肯若良遂者哉。良遂再見麻谷。眼不見性。瞞他不得。出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為他諸人或出或入。向六根門頭。做盡頭倒。良遂故云。總知而良遂之所知者。乃真佛也。諸人惟識得真佛。所以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也。今爾諸人。還知得否。特諸弟子。問知所措。上陽子曰。甚矣性之易見也。言矣人之難悟也。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掌破。面皮為汝說了。汝尚不知。性為何物。命為何事。若不就汝心上體認去。却只今語言文字裏話。會得。持你舌頭。熱了。為甚干涉。吾又再四與爾呈露。無一言認。若持汝禪床。則敗闕了。今復與汝討條活路。做箇了也。天理一事。不過是箇有為法也。竟有神人。適容以有為之法。授者。子乃先示以柔請之道。遂因時言。若子問。吾柔巖剛。此是有為之法也。天有為之法者。巖剛。

之門擊雷之機世尊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諸
 之有為法也而一切人間生靈皆受之機則謂靈靈是
 天上落來底靈則以為機中所見幻則以為化凡易脫
 泡則以為水上浮影則以為因相而此皆非者也凡
 此皆是妄情妄慮不向分內以求真實也世尊是大聖
 人豈肯空言閑語無益者哉所說皆指實象令人各自
 見性其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千
 悟一切常人在佛說到下稍反以為禪機之語言也亦
 時象中忽一弟子若脫了桶子底相似豁然大悟眼
 見性悟言謂面前伏地稽首而言謝師慈憫開我
 迷指以非佛之說而說非法之法弟子萬劫千生遭逢
 如是祥慈妄想一切靈靈猶暗炬內外洞明又如傍
 水觀影上下俱見靈靈希有也上陽子知其根器不
 淺乃曰米汝所悟者是汝性也汝性非汝心非心
 即是心性即是性非汝心非汝性汝誠為我言汝
 言性應時答弟子即見性即云性心即云心心無所
 性無所性性亦非心心亦非性性非心心非性性無
 有心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無性性則言性心則言
 心心若有性即非佛心性若有心是即佛性佛性我
 是直心直我心佛性我直心若直心即不見佛性

若真實即是真佛更云我師慈悲開顯靈靈靈靈上陽
 子曰汝于佛法唯只八成吾今告汝兩下圓滿名何云
 心有肉團心有虛空心此虛空心是名何心是金剛心
 是涅槃心彼肉團心復名何心是妄想心是煩惱心是
 世人思慮總皆執着以執着故是名障礙心有障礙因
 緣不來因此無緣輪迴生死若金剛心若涅槃心是虛
 空心此虛空即智慧心即真實心上士一聞發大智慧
 勇猛精進是至真佛此真佛心是堅固心是成就心是
 圓滿心是真佛心是真人心此一切心塵劫不壞彼一
 切心乎變會着見色迷戀聞心驚怖是非分別無有窮
 已此一切心凡所見聞如如不動靈靈大靈如如不動
 况彼聲色豈能動搖至死岸頭如如不動况彼水火豈
 能焚漂如金剛劍有大精進如百尺竿直而不動世
 甲兵無能摧折此精進心有大勇猛諸天及人見此精
 進歡喜無量彼此精進成佛作祖云何名佛是虛空心
 云何虛空而名真佛此虛空心懸崖壁立智慧精進彼
 尔變通因尔虛空前無所進後無所退執着不得思議
 不及是云真佛亦云法身緣此法身住虛空得大解
 脫得大自在遍十方界廣大神通云南無十方虛空
 常住三寶離此三寶無法身離此法身即不明了此法

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所覓即不見性蓋性內團心起六賊煩惱世以此故猶夢中夢無有了唯覺是了真佛之心常如夢覺智慧靈明無有顛倒大修行人以此為悟悟無不了悟即進修若大智慧心即云佛若大悟了佛即云心若大解脫非心非佛若大因緣即心即佛此心即性此性即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上陽子曰性由自悟命待師傳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悟了若不遇人半箇月有五變杜撰子不聞虛度者乎能是新州樵夫年已半百聞客誦經頓見佛性致母出鄉遠叩黃梅五祖總見教語授機後役春確經八箇月因聞香稿始露錐鋒大滿授之衣鉢佛法能得者歸又無法財乃得神會之贊又得劉志魯為之外護遂隨于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功焉性命雙修以土制鉛以鉛制汞汞歸金身却入深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掛普馬吐風幡之語以顯神通為大宗師是與達磨出震同風弟子問曰黃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授佛法何迺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適若是乎曰五祖何幸早得人傳若說是事豈唯數百人中而無一人者世尊靈山會上五千退席無一人尔道方今之臨四海之廣其真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希有者

也弟子思之再拜伏諾上祖字曰今特修行人得傳之後無量難苦方能就事其所至與世不同所謂樂此以為懼此以為得彼及為失若人于此下注脚是放保他有善落處正謂神無二用性命修也若只見性性是則大監何必走黃梅永嘉何因透淡乎是以我師起真人曰坐禪入定一件在得牟尼之佛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一守和知自守黑也謂之面壁歸空修禪入定也謂之煉形化炁也煉炁歸神也是名形神俱寂為佛子已上事也故本行集經云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乘之道即金丹之道也所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志願神州有太乘氣象成佛無疑是載金丹實以象寶三回象尋求太乘之道是以達磨始則見性得法而來終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諸弟子皆得解悟存拜而退信受奉行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第十

金丹大要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陳致虛撰致虛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已著錄
金丹二字其源卽出於參同契巨勝尙延年還丹
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
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
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
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
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卽道家不能槩以一軌
也

清微仙譜一卷道迹靈仙記

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一卷

不著撰者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洞玄靈寶三師記一卷

〔唐〕劉處靜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微仙譜

一卷附錄三卷》提要

清微仙譜 第一序

清微仙譜序

道在太極之先何謂也未有天地已有太極其容有先乎吾聞之經曰无名天地之始也者豈非先天地而有者乎今夫天日月之往來風雨之散潤雷霆之鼓動人知其為天之造化而不知其為是道之功用也嗟夫使是道之功用一息而不運乎其間則天之造化息矣易不云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而是道之秘始不容於不洩矣故其傳始於元始二之為玉晨與老君又再一傳衍而為真元太華關令正一之四派十傳至昭凝祖元君又復合于一繼是八傳至混隱真人南公公學極天人仕宋為顯官遇保一真人授以至道遂役鬼神致雷雨動天使陟仙曹晚見雷因黃先生奇之悉以其書傳焉先生覃思著述闡揚宗旨而其書始大備凡有祈禱若持左券而能不動聲色以取償責報於渺茫冲漠之中弗爽畧刻何其神也一時王公大人爭欲羅致四方未受學

者以千數或窺一斑或割半甲驟加試用靡不策效然先生實其書不肯以授人故學者浩浩鮮親大全之秘近者詔命入覲得旨還山予始獲登先生之門每無暇從容與論道妙必極反復雖子際遇於先生為最後而受教於先生為最深間一日語子曰某老矣聞人多矣未有默識心通萬信力行能如子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因悉出所受南公書以授之采拜受之日私竊自誓曰采雖晚出先生之門能淑先生之教今又獲先生之書敢不廣其傳俾千劫之下有目者咸獲爭先快覩不更復有望蓬萊隔弱水之歎敬錄諸堅持嘉興四海有志之士共之因為之說曰是道也原之於其始固已先天地而有要之於其終又將後天地而存嗚呼其行與之俱傳於無窮矣至元癸巳純陽月純陰日建安後學陳采焚香拜手謹書

清微仙譜

清微道宗

元始上帝至真大道无形无名虛无自然萬化之祖執得而言昔浩劫之先凝炁成象露至玄至妙之益錫

玉宸道君後名妙玄經應化玉冊秘於清玄玉英之館道君即太易元炁之應運高拱上清教弘至道體至極至靈為玉式符而授於

清微真元妙化天帝名迹慈應運開圖敷天佐極高居太漠洞妙自然恢張萬範與道長存泰時降和國都洞妙保化宮清微妙化府一名元始萬化宮妙化府帝狀青衮服

九天妙道真運元君揚微元君乃元始一炁之化身青首被髮龍體乘流火出入三界號雷霆樞轄之神泰時降河中府都九天長原宮後教弘大道運玄妙經授
九天洞明元君許齡卯元君泰時降劍州鳳日月眉髮髻如二三十歲人衣綠衣常執

玉冊與道混融神變其剛居九天洞清育

玄宮以玄都玉梵發而為章授

玉堂天山真人朱軒真人秦東京人美鬚面

白虎眉因周室將微世道混亂入閩州拜

許元君證道登真居金華山太清宮鳳凰

閣玄靈宮後以雷元振光之章授

太玄青惠招化扶桑真君卜真真君頂綠王

之冠面色瑩白如玉隨州人也因秦亂避

患入閩州拜朱真人清虛道妙位證太玄

真人居角亢二星之中昭靈府以大道无

量元光玉符授

昭凝神耀保天道化元君廣洛元君降秦時

鄭州人於歲亂離入西京城得玉符之妙

會道疑玄漢高皇帝後於河南府昇真

居海上神州神耀府以玉英寶章授

明清道華元君丘沐元君漢初壽州人得寶

章之旨總萬炁而會天昌居太上左官都

曠平府後以道樞授

泰明清惠真人師復真人漢代人也乃東華

大帝化身神毅持蓮體天運道都龍丘山

通明洞

清微洞光寶衛紫華元和明道太一神景元

君王宏正名元君滿月相一字眉鳳目披

髮仗劍朱履太一月字化身統理玄樞都

玄都太冲樓右紫輝宮後以清微隱訣元

始萬神香流於人間

通妙元化太一冲和元君謝晉剛元君太極

疑真元始別體隱化神變未究始終常幻

質為微眇人莫能識默運樞軸策役萬靈

不假符圖紙朱有形之物隨寓成形發揮

道妙有內訣口口相傳於世都賜谷壇左

瓊瑤玉臺冲和府

清微茂辰保運金明元君彭函原元君雙髻

面色如玉月眉鳳目笑容素衣絳裙仗劍

乘火龍居井鬼二星之間丹昭府領丹昭

風火雷霆三萬象自為帥以清微妙要流

傳人世

西華通惠元君龐備道元君掌元始禁書瓊

章鳳紀保制劫運安鎮乾坤雲冠青服顯

漢神壽年間後寓庚除治治在漢州縣竹

縣去邑二十五里有二處居西華廣真官
出三道三經統御三界後化身為

太和伊玄元君宋蓋誠領三天演教之任居
茂儀府

靈妙和澄元君需東元君東漢彭州人仙安

端肅會道自然應世為師名號不一掌清
微之妙道居瓊和府

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許進事

迹見本傳真君得先天之妙扶世濟民不
可紀述故戒文有云金書玉篆傳于世不

可輕泄不可秘後示淨明法於後代蓋內
訣幽遠其可擬諸形容居玉都清慶宮領

天機省主持清微之妙

南陵浮光天官朗明天官南陵尊帝掌握雷

樞唐降西京出書度人帝狀衰服居南極

浮光官

護明元妃玄光聖母王說字洪一名玄光聖

母護明玉隆丹剛清華元妃紫光元君清

華元妙宮元君素華金母之玄精天一玄

斗之靈神統攝河源制御水關四溟大神

悉練主領出書降于唐時主張教法領清
微之奧居東海景清宮後化身為

清微元機元靈元君龍馮雙鬟玉女相面微

赤紫衣綠裙仗劍乘白龍居洞元府有清
微演運流轉又化身為

清微靈和元君管靜卿鳳冠玉相自然眉鳳
目紫服碧裙大帶朱履執圭以清微秘旨

出書度人都清微天中靈光宮闕下居瓊

元府又化身為

靈光聖母朱熒龍冠綠服唐昭宗時在桂陽

軍江渚石上以清微先天之奧授

金闕昭凝祖元君

上清啓圖

上清高聖玉宸大道君陰陽混合迴風疑帝

一之尊紫白交馳運道會希夷之表出書

應劫開教度人授于

紫宸太華大天帝體道疑玄開明萬有帝狀

絳服都太微華明宮以道授于

金闕帝宸太平後聖玄元上道君道君運玄

清物三界華崇帝相衰服都金闕紫宸宮

依俯仰之格授之

太華西真萬炁祖母元君元君一炁孕真群

仙教主生生化莫不由之口口相傳不

記文字都白玉龜臺西金太素宮以道授

之

金闕上相方諸東華司命木公青童道君道

君符九陽而育物總萬化以朝元帝相青

服都方諸宮

金闕上傳白山宮玉仙清淵太素元君李

元君咸陽人神通變化仙傳具述位三天

為上傳領中嶽事承上清之宗旨后服有

元始一炁玉策及文素經流傳玉仙山在

中嶽東北九十里

金闕上宰西城總真真人王遠字方平見仙

傳綠服真人相三牙鬚鳳目居金闕成昌

宮闕下左府也

小有天王清虛真人王哀字子登一名太素

抱一真人事見仙傳眉微黑鳳目赤色紫

服真人相居小有博燿宮闕下中府也

諸真以道樞授之

金闕上保高元紫虛元君魏華存字賢安元

君事見本傳樞符應運主治雷霆玉字金

書網維道法上清冠絳服居高元紫虛宮

左府治高元宸照宮即上保太丹宮南極

元君後化身為

清微樞樞元皇元君李謙出書應世

照靈光惠冲應元君字文汲內諱清淵元君

主梵清景機織治天地人案齋有玉策以

詔後來居海上離卷山中華府

東華上佐司命真人楊羲和真人事見茅山

仙傳大洞譜系居紫華丹會宮

東華上相上清仙翁許翺小字玉斧仙翁事

見茅山仙傳及大洞譜系真人相綠服居

紫陽晨雲宮右府闕下

上清元君西華聖母一名靈寶淨明黃素天

尊乃黃堂靖謚母也母名翠華事見仙傳得

上清高仙上明玉書三章潛修至道感斗

中孝道明玉付之隱文華冠紫服居西華

諒光宮掌元始圖書之府以道授之

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遜授之

大清泰玄元君文傭元君唐人得上清神變之道飛遊乾坤至西京神化漢以其道妙授之

祖元君相如美女寓形不一居景輝泰和宮靈寶宗旨

玉晨道君靈寶天尊三炁會真元炁化生萬有天尊垂慈利物普度無窮故靈寶為萬神之宗玉簡瓊文廣受開化教弘至道詔于

太玄玄一真人玉清妙道青陽天君壽羅翹青服治玄都應明府龍梵宮居青陽玄上宮

太玄玄二真人上清妙化丹陽天君光妙音紫服治玄都宗蒼府溥昭宮居丹陽玄中宮

太玄玄三真人太清妙感紫陽天君真定光白服治玄都正昌府廣清宮居紫陽玄成宮

右三真人並天尊相位高太極號應三清道君授之應化真符主執黃籙院靈

寶大法司靈寶三十六君二十四符悉隸焉

太極真人徐來勳事見仙傳真人得太極函三之妙契中盟五法之規居太極皇耀宮闕下後授之

太極內相上清冲應孚佑真人左官仙公葛玄字孝先事見仙傳東吳時人得徐君之妙道適歷名山感太極三真人下授三洞寶經惟務濟度名列帝庭居太極靈曹宮出葛仙起居註治太極省授

太極慶融北靈內輔真人鄭思遠真人得師靈寶之宗位隆上品餘記仙傳居太極元冲府闕下後授之

抱朴小仙翁葛洪仙翁得太極之心傳遍禮福庭超登金闕有文籍傳于世後授

太清泰玄元君文傭而

祖元君繼之道德正宗

金闕玄元老君道德天尊玄元應化中古出書上自三皇下迄炎漢隨時紀號代為帝

師無為自然慈儉復性過關之日授

文始先生關令真人尹喜真人周康王之大

夫仰觀俯察紫炁西邁至昭王時出為關

令戒吏俟問知而迎之得道德之旨昇入

無形

太玄真人趙隆大目真人相絳服

天山真人洪寶美鬚真人相絳服

玄上真人魯惠白相青服

自周迄唐已逾千年三真人師資接踵得

久視之理隱顯應號道不遠人故

太清泰玄元君文傭承流于後

祖元君出而繼繩焉

正一淵源

太上玄元老君正一之旨出書時號之異名

一道貫之矣有分別當漢之末人心澆薄

莫此為最太上憐憫群生初非得已人能

知不傾不二之理又何待

天尊之設教也至於遷善遠罪之誨授經

傳錄之式不過誨人為善授以至人一新

厥德

三天聖師泰玄上相正一真君張道陵事見

仙傳漢子房之後沛人生而神靈博究文

學感太上親授以盟威之道漢帝徵之不

起永壽二年白日上昇治泰玄省領元輝

府居玉素元都宮

嗣師太清真人侍中張衡乃真君長子事見

仙傳

系師太清真人間中侯張魯乃真君次子事

見仙傳

女師君長文姬陵王妃次文光三賢燕王妃

四芝四師俱飛昇隱化後代出有入無以

道授之

太清泰玄元君文傭而

祖元君得以襲慶焉

會道

清微侍元上宸玄都總真九炁元靈夫人太

皇景明洞陽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祖

舒一名遂道字昉仲月字化身降唐昭宗

時廣西零陵郡人面紫黑色大目身長七

尺幼存節操生而神靈父母莫能禁遂入

道適歷名山至桂陽軍江渚石上遇護明
 元妃化身靈光聖母授以清微自然先天
 之奧或竹籙相臂仗劍坐石嘯令風霆飛
 行人世繼至西京近地山中清虛洞神化
 溪感太清泰玄文元君化形美女濯于溪
 濱師執巾侍之奉迎至岸凡數夕變現男
 女狂歌異相歷試諸難殊無怠意知其誠
 確乃召使乘木筏泝流次復故所悉以上
 清靈寶道德正一之旨付之隱而不見師
 總五派之奧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乘龍
 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居洞府性
 烈令爾雅雷神亦加嚴勵今治清微洞照
 府主持教法嗣教之士宜竭忠誠稍或有
 違責責立至又號通化一輝元君後化身
 為

清微察令昭化元君休端大髻面白相柳眉
 杏目青衣金甲執斧乘黑龍居陽華府有
 清微演道流傳

瓊室內應洞清元君郭玉隆又號上景元君
 祖元君門弟子也京師人仙姿嚴肅紹襲

師源位清微太霞侍宸居紫虛府
 紫光耀真福和元君傳大靖字子方郭元君
 門弟也鄆州人乘純一之節義繼前代之
 樞機位至三天上輔居西海太華山昌耀
 府

龍光道明元君姚莊字叔奇又號廣昌元君
 傳元君門弟也西京人統御雷霆克符道
 要位三天侍經居隆基府又曰廣顯冲和
 府

祥源紫英玉惠元君高爽一號紫清妙化玉
 英靈惠元君姚元君門弟也生於燕地胃
 山君洞之間神光滿室長集師源位三天
 侍御又號高運紫英元君居洞耀景豐府
 次授

西華清虛真人華英真人鳳翔人也圓目美
 鬚掛冠學道登品三天位清微明元左卿
 洞陽上宰後授

青城道惠真人朱洞元真人成都人也圓目
 美鬚隱居青城教宣當與位清微洞街上
 卿神霄玉樞使次授

雲山保一真人李少微房州保峯一水人也所居故址猶存人稱為李雷公宅真人先以宦族世家房陵棄俗悟真感師授道位清微都元右卿後見天吏下降傳宣玉勅令任五雷院使後昇飛遊三界隱顯莫測

眉山混隱真人南阜道真人本覆姓東南名珪丙辰十一月初三日寅時生於眉山幼擢儒科登仕版嘗倅湖右夜夢神人語以師至遠旦郊迎果宵夢中之相詢其姓名即保一真人也迎歸待以師禮數以難事試之堅心如金石遂悉付以隱奧傳授既畢欽化金光而去後領廣漕臨午見朱衣天吏自天下降云奉

上帝命予可授斗中六通掌水使者仍清微保和仙卿後佐宋理宗數諫不從歸隱不知所在人以爲仙去

碧水雷困真人黃舜申先生閩中世家名應炎丹山人也即本建寧府甲申閏八月初五日未時生以祖父蔭生而奇異貌古清絕性質穎悟經史百家靡不通貫年十六

侍父爲廣漕暮師病南真人以符療之雷震于庭其疾頓痊觀其骨相合仙悉以所傳付之寶祐中出爲檢閱宋皇兄趙孟端節使皆師事之理皇召見御書雷困真人四字以賜之至元丙戌詔赴闕庭奏對明教上禮敬之未幾乞請歸山得旨俞允仍賜輕車以還先生門弟幾百餘人今清微道法大行於世然得其樞奧闡揚靈驗亦多其人抑師嘗序雷霆綱目云五陵之驗至人出矣將必有拔茅連茹者在豈其然乎

清微仙譜

十四

道運靈仙記

六官名第一

惟七

靈仙在北方之發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
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下周迴一
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官室山上有
六官洞中復有六宮一宮輒周迴千里是為
六天鬼神之宮也山土為外官洞中為內官
制度等耳

第一官名為射絕陰天宮第二官名為太殺
諸事宗天宮第三官名為明晨耐祀武城天
宮第四官名為恬照罪氣天宮第五官名為
寔靈七非天宮第六官名為敢司遠究屢天
宮凡六天宮是為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
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號六天內外官殿者
也世人不知鄭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
為害欲時時先向北呪之三過微其音也神
呪曰吾是

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官是吾所部不
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
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第一官名射絕陰

大官以次東行第二從此以次訖六官止乃
嗽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魔之惡人初死皆先
詣射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秦
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詣第一天也要受事
之日罪考吉凶之目當來詣此第一官耳
太殺天宮主殺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
經於此也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
官受事禍福吉凶宿命罪害由恬照第四天
宮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天上
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耳

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
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四明公各在其中
治二天宮輒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
如今之刑名之職主諸考議常以上屬真仙
司命兼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死生之
任大斷制皆由仙官

鬼官北斗君迺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耳
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項
梁成作鄭都頌曰

射絕攝帝晨 諒事違重阿 炎如霄中煙

勃若景耀華 武城帶神峯 恬照吞青河
閭闔臨丹井 雲門鬱嵯峨 七井通奇蓋
連宛亦敷魔 六天橫北道 此是鬼神家
頃有二萬言 今畧道六天之宮銘鈔出之耳
夜中亦可微讀亦云辟鬼邪

鄴都山上樹木水澤俱如人間但稻粒如石
榴子大味如菱其餘四穀故爾但名稻名重
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
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祠神
禾鬱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爰有明祥帝者
以熙此之謂矣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
如菱亦以上獻仙官

鬼神主第二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
鬼神之主也

武王發今為鬼官北斗君夏啓為東明公領
斗君師文王為西明公領北帝師召公奭為
南明公吳季札為北明公四明公復有賓友
四人然此四公後並嘗受化形之道升仙階

之下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郎十六人主
天下房廟鬼之血食
周顛為鬼官司命帥今鄧嶽程遐二人代以
其多事故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融事不當黜守
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都鑿一天門有二亭
長一亭長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
郎也門郎為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
一人是王波新補

紀瞻本為撫河將軍司馬今為北天修門郎
代田銀瞻與虞諱更直一日守天門
魏劍領廬山侯

顧和從遼東成還有事已散北帝君當用為
執蓋郎執蓋郎范明遷補典柄侯

殷浩侍帝展與何晏對
温太真為監海關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為
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

化以其先多施惠之功故也
魏武帝為北若太傳其餘多不能復一二此
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苟公言也

人卧法第三

人卧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
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

人卧室宇當令潔淨潔淨則受靈氣不淨則
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
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潔潔不爾無其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不立使人病是
體未真故也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
黃庭內經一過乃眠使人鬼自練制但行
此二十一年亦仙是為合萬過也夕得三四
過迺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亦使人無病是
不死之道也

夜行啜齒第四

夜行常啜齒啜齒亦無限數也殺鬼邪鬼常
畏啜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
呪說益善
昔鮑助者濟北人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

四十餘忽得面風口目不正風氣入口而兩
齒上下常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
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遇寒過大水墮長
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遣殺鬼及日遊
地殊使取之而此數殺鬼終不敢近助鬼官
問其故天殺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
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神神不得散
鬼悉不得入是以無有緣起趣得殺之耳以
此論之若助不行水渡河亦或可出千歲壽
不害也當是遇大寒凍步行水上口禁不能
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
自叩動者猶高解不死却殺鬼矣何況道士
真叩齒鳴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
齒使人反少

太帝官隸第五

侍帝者有八人徐庶龐得爰榆李廣王嘉何
晏解結殷浩等居之並如世之侍中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
八人是北太帝官隸耳其選用亦同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

孫度劉封郭嘉此四人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玄德今為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屬仙官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顏懷揚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也

許長史父今為南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父為南彈方侯留贊為司馬

鮑勳為北彈方侯韋遵為司馬亦各主南北門

○門為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勳領威北兵千人

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上有羽林監威南兵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

孫策為東明公賓友

漢高為南明公賓友

晉宣為西明公賓友

荀彧為北明公賓友其中宿運前生在世有陰德惠拯者乃時有樞補天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適為稱量

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凶窮厄例皆速入南宮為仙化之道也

度元規為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取郭長期為長史以華韶為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固為長史

陶侃為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舍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為長史坐收北關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一萬人也

何曾為南巴侯

曹仁為盧龍公

劉陶為東越大將軍

荀頭為泰山君領兵一萬鎮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隸耳皆有長史司馬頭取顧眾為泰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桓範為長史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將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

王廙為部鬼將軍此有職位者粗相識知姓
字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也如此散
者無限數也指記中國人邊方不可一二

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
中書監

邵輿為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
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鍊或身求長生涉道所

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禰或諷洞玄化流

昆祖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由

世積陰行然後階此廣生耳鬼帥或解主者

文解俱仙之始也亦度名東華簡刊上帝不

諫鬱官不受制度三官之府矣其一等地下

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受九宮教制不

關練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

也比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進耳

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使令其二等地下

主者便徑得行仙階給仙人四十年進補管

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下

主者之中條也李東等今在一等中其三等

地下主者即主者之高者也便得出入仙人

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

入宴東華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

氣攝神魂十五年神來藏魄三十年棺中骨

還附神神氣四十年平復更生還遊人間五

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

崑崙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縱容矣

張姜子等先在第三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

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右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

靈人辛玄子自序并詩

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

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

也玄子少好學有道尊奉法戒至心苦行日

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違外物州府辟聘一無

降就或遊山林葉世風塵志願逢子晉於緱

岑旅凌陽以步玄故改名為玄子而自字為

延期矣不圖先世多愆殃流子孫結貴利於

帝簡運沉寃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

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鄆都上帝愍我道
 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真
 使願胎位為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近得度
 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而太
 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度生又見還補禁
 中郎將為吳越鬼神之司主事靡濫斯亦勞
 矣若夫冠屨佩青蕭條羽袂鳴鈴仙階轉斬
 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未有日也恨未使得
 與玄真併羅同宴崑閩之壠察鈞韶之遺音
 擬瓊芝乎幽峯振翠衣於九霄儻雲翮於十
 方耳方當攝御群鬼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
 聞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為闊眼與
 睛真為疎熱比熙寂於玄境逍遙於太初哉
 夫同聲借合物亦類分相聞逸矣係景委積
 是以名書上清丹錄玄階有道之氣與靈合
 德託體高脾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敘推
 情之至也其詞曰
 嗚昔入冥鄉願駕應靈招神隨室無散忝與
 慶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雕躡足吟幽
 唱仰手翫鳴條林室有逸蔽絕此軒外交還

景附圖曜嘉音何家冢
 寂通寄興感玄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
 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委順浪世
 化心操窈窕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
 命駕廣鄆阿逸迹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
 亦無常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濛濛目擊玄解
 子鬼神理自忘
 玄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其七世之孫也
 漢建武二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
 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帥衛尉侯
 毗子名敞為河內太守太常卿玄子云度生
 者是晉度太尉也北帝往用為撫東將軍後
 又轉為東海侯今又用為鄆臺侍帝晨如今
 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衛將軍而甚重
 左禁監是謝幼與以鄆臺為司馬
 鄆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
 又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
 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間尚書僕射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
 南嶽中此人在世時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

反形也

周伯仁近見用為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為中護中護准少傅右是辛玄子所書說吳中事亦多矣今粗書一隅耳不復一二之具也

裴君說一年中得道人第七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精思洞房以來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五月五日太帝遺羽車見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位為中真人

華陽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木法俱服得延年日健中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從來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便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高仙人石生為東源伯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李明朝二人禮正以

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四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相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受西城君虹景神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沙之難得俱出廣州為遊客是滕舍為刺史時也遂內外洞微眼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方諸峽室為上仙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合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食飲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輦白日昇天今在玄州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東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

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十八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莫知也多來郡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狼伍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暮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華大帝遣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湯谷山中

赤水山中有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此山服菊華及木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而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為甄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昇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亦不可勝數或

為仙官使封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_{十九}日_{夜清靈} 顯出

東卿道季主等第八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官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宵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偉惠代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戊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季主墓前碑

讚曰

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交伴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廣宵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於語笑間今墓在遼薊城之北山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郎王採者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返師事季主

潁川劉偉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者也

後事李主晚服日月氣為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代郡段季正本隱士者也不見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秦川俱得尸解而遂葬

於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

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如此所疏真奇事也不知此云何耳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今疏如別為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託付火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解注非世所聞亦自不賞其旨也若更聞如季

主之比者自當察白

道迹靈仙記

二篇同卷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上清高上玉真衆道綜監寶誥

有一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譯

方諸東官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

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李諸弘元一諱玄水字子光一字山淵蓋地皇之胄玄帝時人上和七年歲在丙子三月直合日始育於北國天剛山下李氏之家母先夢玄雲日月纏其形乃感而懷焉浴之亦有羣龍吐水於盥器中年五歲仍好道樂真言頌成章常仰日欣笑對月吟歎觀陽氣之煥赫觀陰道以虧殘於是斂魂研魄守胎寶神錄精鍊血因液凝筋乃學於吞光飲霞咀嚙飛根行年二十而有金姿玉顏遂棄家離親超迹風塵潛室長齋浮遊名山獨秉靈臺之符玄照委順之化悟三炁而含變冥神樞以齊真抗其志也虛上執其誠也極微蕭朗靈致幽旨宏諡逸理奇

落淵偉冲寂棲心於霄景之外拘魂歸半絳庭之中制魄使青玄俱守育氣在於丹素之房爾乃神不啓虧靈不馳散內德圓充外累遠判屏仙羅於地陸尋上真于紫館於是精或太虛心通神且遂致天帝下教流光拔翠授以鬱儀大章大洞真經給以曲晨飛蓋飲以桐水玉精貽以素羽玄翻以昇八方於茲受命退齋施行誦經凡二十四事勤慕上會不倦情思忽時有乾咀幽微便疑還忘還推機得宗然後權焉獨任研經詠玄朗豁外物棲神九遐有息忘之觀也及君高韻啓期細累書廢俯和眾朋疊草神迹斷滯渙疑玄理廣絕連靈日汲其清波而不測天淵之源始矣洞暢虛中靈元內鑿爰有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八景瓊輿來迎聖君以登上清官賜藥剛丹玉鳳重金真玉光給神虎之符及飛行之羽朱錦龍裙青帔虎帶要光霞日子戴圓容神冠受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昇上清中遊太極官下治十天封掌兆民及諸天河海神仙地源陰察鬱絕洞臺內根理

玄布氣敷雲湯津翔盼小有解駕龜山窮幽
照伏毫末皆關也將欲見聖君之遊行也瓊
輪環與碧華玄龍三素流霞月精吐芳飛青
繞日流電揚鋒奔蛇擊劍長牙激鐘華光交
煥三燭合明前嘯則九鳳齊唱後吹則八鸞
同聲神虎仰號飛龍俯鳴天鈞奏其芬蓋百
音發其虛庭靈妃董讀仙實啓路神女揮紫
烟以亂氣玉童運日華以却暮長歌雲陣無
盡無夜富爾時也天光冥邈流映八外誠太
極之壯觀上清之高帝也所以高院於上清
者神高靈虛故也所以中遊於太極者總羣
真朝飛仙故也所以下治於十天者封掌於
兆民故也陰察於洞天者是無下而不關故
也夫唯二氣離合理物有期三道虧盈出處
因運期之至也因而適之運有來矣就而撫
之唐承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之間前後
在中中間鳥獸之世國祚啓竭東西稱霸以
扶弱主主有繼續九一之名遠號元運昌元
其後甲申之歲已前已後種善人除殘民疫
水交其上兵火繞其下惡惡並滅凶凶皆沒

好道陸隱善人登山流酒奔湯御之鯨洲都
分別也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聖君來下光
臨於兆民矣當是時也聖君發自青城西山
出龍南雲北察龍燭之外西旋九流之關東
之扶林晨落南視朱山雲中乘三素飛與從
虛聲萬龍天光總照神鑒三辰於焉滅惡人
已於水火存慈善已為種民學始者為仙使
得道者為仙官若能精洞房於上元修九真
以彌勤步隱善於七靈窮八素之用誠既得
涉乎三灾而不傷又必觀更始於太平又得
賜善仙官神真長生也但此玄文靈術藏於
上清之宮金闕之中少有見篇目者耳神真
下教七百年內三出傳授授傳獲之不必賢
愚精心修行皆得飛仙然率有玄錄仙骨玉
名方諸乃得之也自非此相終不與此文相
遇縱有百萬之中誤或見者蓋應運傳驛付
授有在由歷交關宜為靈使故令彼甲得而
有所付耳徒有而不行冥教如此矣學仙者
宜廣行名山跪祝天靈壽此冥訣庶得寶秘
以階神仙之官乎然後聖君當復料其靈妙

擢以柄官僚者或位為仙伯或拜為諸侯助
 聖教民理氣布德或封掌一邑委政一國若
 奉鬱儀以召日施結璘以攝月詠大洞之上
 經七變之轉書接金闕之真書得佩神虎之
 大符施八道以拘神啓紫文以驚浮誦金根
 以長存設九赤以封丘命曲素以招鬼復紫
 度以照元飲五行以呼魂挹琅玕而不休經
 險試而無疑履其火而莫憂者皆位為左右
 仙公及左右大夫或為卿相之司上國仙侯
 也所以聖君從虎輦萬龍者以視眾仙隨才
 而授給也聖君雖封掌兆民下矚萬生故自
 道遙金闕宮館上清瑛形太虛邀遊五城祭
 照十天百方太平也諸見太平者或是慈心
 仁人守善而已或學道信仙可教之士或
 靈人授書守精寶胎或得道得仙精誠之夫
 或玄簡錄名七世有德祚及子孫當為仙者
 或生而青骨通神接真或有才性偉寂天分
 淑邁作仙之品第高下數百矣聖君乃隨才
 署置以為大小諸侯各皆有秩以君種民也
 諸侯一年一朝上清見聖君以受事也聖君

五年一下遊以幸諸侯察種民而聽仙理焉
 蓋聖君之學道也備嘗艱苦承師登爰履飢
 寒之切已蹈水火之轍軻寫私念於五觀累
 經天帝之大試皆心堅正任死生必期萬邪
 不能犯其神千秋不能惑其真爾乃精誠玄
 暢靈神合應故上皇告訣天專授道矣可謂
 洞明悠韻玄扉開散高範絕妙精覽獨立幽
 關萬途天理旁出非復簡札翰墨所能錄載
 粗書千分之一略舉標述以傳骨相當仙之
 子有得見者玄錄書名奏之上清位為仙卿
 若能行金闕真事拜為大夫侍書有玉童十
 人侍金闕紫文有玉女十人每當看詠施行
 皆宜拜而恭之威手燒香於文之左右輕慢
 靈紀身為下鬼三祖獲考玉童玉女上言其
 違奏聞其誠心惡善纖芥無不書焉方諸東
 宮青童君啓撰後聖道君列紀以上呈聖君
 傳青童弟子王遠遊使下示骨相應仙之人
 百年再傳七百年內聽三傳以授學道當來
 成仙者也聖君曰有得吾列紀皆玄名仙才
 錄文定書或上金格玉書當仙之人者也若

既得此紀唯奉寶秘無他修為皆賜白日尸解若既得而後不奉道德寫其輪俗性反志替有如此徒是遊逸下才非芳骨之人矣猶以得吾列紀之故猶必賜名地下王者以消其濁質蕩其穢魄也從此當漸令有潛級之進悟於大迷之夢耳諸子勤而慎焉勿以泄告不信之尸佩吾列紀以入灾疫水火兵革之中山林眾精千邪萬禍皆莫當子其人見汝皆令有歡心也書有五童奉侍以覆汝子身故也惡人惡心妄去加子者吾自當使山川之靈伐其命矣勿謂道遠靈鑒安是吾從太虛之上玄空之中相視猶目瞻鼻耳子故不信幸可一試而犯我之禁誓乎看我能探得不言之心內應之禍福哉受書皆使有誓盟為不泄之信今遣下教於骨命及精心學仙守誠者遣馬明張陵陸生王褒墨程司馬季主及洞臺清虛天七真人八老先生凡二十四人或名隱名見改易姓字實難分別也子但當心精誠夙夜不懈必自得見此諸人既見之後真姓實名亦將告子也

後聖君命王君總司二十四真人決下教之功二十四真人皆受事於方諸青童受所教之徒於王君王君亦先告可成者於二十四真人真人然後受事乃教之也聖君列紀唯以付王君一人使擇可授者不盡使諸真人並傳之也欲知二十四真人姓名在吾青要眾文經未是其定人所教書符神訣篇目並列之于經上鬱儀結璘大洞玄經上清金闕靈書紫文八素真經太上隱書元真中經黃老八道祕言太丹十訣玉字洞房此經所授皆位為左右仙公及大夫左右卿相上司也其餘九丹變化太清上經黃素道精青錄天關此經所授皆位為真人及領真宮上監封仙國侯伯也各有次第品差在方諸宮白簡青錄具載其序

後聖彭君諱廣淵一名玄虛字大椿一字正陽彭亦為李或名彭先李君學道人皇時生位為太微左真保皇君並當受命封校兆民為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墉宮靈上先臺彭君二千五百年轉易名字展轉太虛周遊八

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希有得見其光
顏者矣然起學所履姓字真定具列方諸宮
白簡青錄之篇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傳白山宮太素真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右四輔大相其餘卿司仙公及大夫官三
百六十人並列白簡青錄之篇不復一二

紀其姓字矣

青童君曰夫有骨錄則好仙好仙之人皆有
仙志仙志之人或罷或駕罷則先世善功不
足駕則玄錄宿命將定或好仙而不專亦由
世德有未備者也大都天錄顯於玄宮則氣
候診於軀形錄字彰於太極則心神正於丹
房若生有金闕玉名者則眼有日光青齒白
血其為人也則仁慈而樂仙明穎而秀挺若
上清有金書玉錄者則背誌於河魁骨前有
偃骨其為人也恭和而下人德及昆蟲若太
極宮有丹簡青文者則手理有累人倒大之

字其為人也密慎而好真清虛而容非若方
諸有玄素紫名者則眼四規中有紫光照鑿
其軀其為人也修業深妙清威避穢若太清
有玉籍絳名者則聲有玉音金響口方目圓
其為人也弘施博愛視人如傷若太素有瓊

簡金名者則白誌見於腹口中有一紫氣其為

人也慈德而通神潛仁而下眾若南極有丹

文紫錄者則頭生五氣上接重樓之雲其為

人也和仁而愛窮賤厄而濟難若斗中有玄

玉綠籍也則心中有九孔肺外有錦文頤下

有玉九目中有綠筋眉角當有上千雙理順

文城郭充霄露顯明堂平白千理為通真之

津廣額為受靈之宅其為人也慈愛窮賤仁

及鳥獸若玄宮上元有青金赤書者則丹心

紫孔黃華繞胃口香氣滿多玉液其為人

也少好視日月之流霞樂星辰之光象質清

骨堅精誠深秘若玄都丹臺有白玉金字者

則青肝紫絡倉腎綾文玄霄精溢形感神深

身體香軟血清氣澤其為人也純存玄遠味

景靈質好惠下已救施厄墮若三元宮有琳

札青書者則紫腦錦舌玄誌鬢際綠腸朱髓
 方天圓額陰有伏骨軟髮紫澤孔門三開起
 居似溢眼有流光青精凝液掌文四達齒牙
 三鈔其為人也靈心仁虛慈感發神好微敬
 信樂林與春愛水清流懷感山川願投名阿
 保魄養魂志凌青泰遠味天仙諸有如此相
 皆必上仙也亦可學而得亦可不學而獲要
 其人必好道好道學微必速得昇變矣其次
 鼻上有玄山玄山鼻上有黑誌是也又當使
 腹有玄丘以對玄山也玄丘者亦黑誌也若
 闕其一皆不合仙相若口臭而性耐穢者都
 壞玄山玄丘之相矣其次青骨青骨者其人
 皆樂聞五香之氣好學神靈之事其次鵝行
 龍趨項生玉枕耳後伏晨骨下有青誌雁生
 絡文及心真膽靜耳堅氣寬此皆次仙之相
 也玄洲亦有黃金刻名之籍不學而得尸解
 主者若學得白日放尸之仙也其次太山三
 官府有生之鄉脫無死之地其人魂命不終
 於死浮游無限故以學仙道者有成陸行之
 仙耳當三十年一易地而處轉名而止亦無

死期所以爾者太山三官玄錄白籍不注有
 死之地故也非三官之妄注於死地太陰注
 死生有黑錄白簿赤丹編簡受生先後相次
 受死亦先後相比其數得六千簡輒注一人
 無死地其人率多長壽而難死年多出一百
 歲既死忽然而無痛病矣若加之以學仙難
 當成而可教者也然此人性多協畏而和柔
 多好事於微妙皆仙相也其次篤志至道精
 意堅正或廣行陰德濟貧拯困施惠親窮藏
 埋枯骨德過古人貞平允淑溫恭厚下不淫
 不賊或先人施恩世世立功德在三官已立
 三百善事以此學道皆可得仙也其心正則
 天地弗能違也其神堅則鬼神弗能逆也其
 魂明則眾邪弗能侵也其魄白則萬妖弗能
 干也其精清則淫尸弗能乘也其液感則三
 蟲弗能亂也其血凝則濁氣弗能散也故夫
 學道者真心堅神厲魄抱魂拘千邪於八荒
 之獄閉萬妖於九邇之端精誠以存真一於
 太初孜孜常願凌翻以耀仙朱靈安於終宅
 五寶守手清玄履試觀而不傾居榮辱而不

遷委南面而弗顧棄萬金而莫恨甘寒苦之
轍軻樂靜齋於丘山守誠心而不勅並天地
可長存如是始可與言學道之夫矣若都無
此相又無此行雖復英雄拔標志吞四海橫
氣宏落高韻凌雲淵璋洞朗飛翰辯言雅任
奇適理幽綜滯口談虛無而目管八方者固
非仙才也所謂徒勞以終年無解於不得矣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二篇同卷

洞玄靈寶三師記

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

有三

洞玄靈寶三師記 并序

廣成先生劉處靜 撰

道之體也至靜而無為道之用也通生而赴
感始于無始先乎無先起於妙無而生妙有
至真之教由茲而立焉我元始天尊啓重玄
歷五太握元化運真精總括妙門以為法印
付于大道君道君續統以光大之敷暢以宣
布之凡十二印包舉幽曠窮遠玄妙以授于
老君老君奉而行之上極三清旁周無外綿
亘億載開導未聞帝帝為師方方立教幽明
巨細靡不宗焉自是奕葉紹承師師授度上
自元始下逮茲辰故受道尊奉其為度師乎
度師之師曰籍師籍者嗣也嗣籍真乘離凡
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由也由師開悟
捨凡登仙三師之重媿于祖宗祖宗能傳之

而不能使兆致道父母能生之而不能使兆
昇仙奉師之道無以過矣儒家在三之義莫
能及焉欽惟三君煥有明德追仰尊稟瞻慕
無階卑自上賓未列圖紀雖貞猷茂範刊勒
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披於真與敢條實錄
昭示將來輒陳小序仍為頌述道弟吳興陸
甚夷已叙道元先生休烈但繼裁短讚以紀
德風庶劫歷有終而清規不泯有唐龍集庚
辰中元日甲辰序

三師

經師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虛應字良逸齊
國人也隋開皇中侍親而居攸縣之西數里
以為地接人烟非栖息進道之所雖林麓清
幽亦捨之而去遷于嶽中君秉靈純粹夙蘊
天和紹鳩水之靈源纂重華之孝德其後擁
耒於紫蓋峯之東南層巖之下躬耕稼穡致
養於親五十餘年晨夕無怠雖欲披榛訪道
匪景奪真而肅恭溫清固敢自適泊聖善未
訖乃同遊五峯放志長往唐龍朔年中與隱
仙何若相遇默傳其道自此烟蘿泉石所止

忌歸由是山門居無定所州牧田侯遐迎道
德於嶽觀殿東構降真堂田千乘諸葛黃述
讚于壁以旌玄德先生時憩於茲弘道傳法
所授上清大洞自貞一先生傳天師薛君薛
君以傳先生先生續承玄要深臻道域涉歷
雲水二百餘年雖寒暑遷貿而壽紀莫窮至
今諸奉遊人往往有見之者斯則瑤宮閬洞
必有所宴居仙秩真階必有所揚歷但塵凡
實隔不可得而詳焉先生門弟子達者四人
栖陸馮君惟良香林陳君寡言方瀛徐君靈
府元和中東入天台山隨方宣教憲宗皇帝
詔徵不起廣成先生劉君猶居嶽下武宗皇
帝徵為天師入國傳道今江浙三洞之法以
先生田君為祖師焉

讚曰

皇皇至道 無名之朴 惟希惟微
匪清匪濁 昭昭吾祖 超然先覺
默而得之 學無所學 鳩川啓祚
齊國承華 樂道簞食 橫經絳紗
批糖簪紱 賓友烟霞 躬耕致養

盡孝于家 深隱巖局 追真林嶺
 佳羨為侶 松喬共永 世畧徒遷
 我身彌靜 欵駕颯車 飛翔八景
 籍師天台山桐栢觀上清大洞三徵君馮君
 諱惟良長樂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方瀛
 徐君香林陳君為烟蘿之友各葺靜室於中
 宮之側相去二三里焉其後於降真堂詣先
 生田君師稟真訣三洞幽奧咸得參授元和
 中東入天台山弘宣大教會稽廉察河南元
 稹聞其風而悅之敘懇緘詞望雲致敬執弟
 子之禮時桐栢觀自貞一先生繕修之後綿
 歷歲年華殿層樓榛蕪翳三君記元戎之
 力再加興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脩閑
 院以復貞一先生之跡以貞一田君舊傳三
 洞之道行于江南憲宗敬宗疊降徵詔蒲輪
 鶴書竟不能屈即於華林谷創栖瑤隱居以
 止焉於是履策尋幽遍討奇趣靈墟華頂瓊
 室石橋天姥桃花之源金庭黃雲之野脩然
 獨往累月一歸自此深隱莫知其所門人三
 洞應君夷節玉霄葉君藏質字含象仙都劉

君虔靜金庭沈君觀無皆法葉仙枝輝映相
 繼感於海內焉
 讚曰
 厥初太極 是生兩儀 混沌既鑿
 浮競交馳 汧源歸朴 以道為基
 天童寶籙 授受于師 液玉膏金
 胎元鍊魄 登壇告帝 投披玄曠
 紫蓋云邁 金庭是宅 剪雜榛蕪
 中興桐栢 萬壑岑寂 三人得朋
 淝河之左 吾道斯弘 聖主翹德
 元戎服膺 雲心無著 鶴詔難徵
 星步風馭 飄然上騰
 度師天台山道元院上清大洞道元先生賜
 紫應君諱夷節字適中祖汝南人東晉居婺
 女金華山今為東陽郡人也開元朝高士徵
 君庶疑之玄孫仍世經明行修仕不求達先
 生道煥太和氣蘊沖逸孕素靈之質竦紫庭
 之才體至精而不緇契谷神而無玷母何氏
 夫人夢流星入牖驚寤而神光在焉因覺懷
 妊元和五年庚寅歲誕而居然異於凡庸之

中不喜葷雜年七歲辭親慕道就本郡蘭溪
 縣靈瑞觀吳尊師玄素受南華冲虛通靈真
 經及周易孝經論語諷讀專勤五行俱下十
 三歲備冠褐三衣五戒祇稟恭修師友仰之
 肅如也年十五入天台參正一十七佩高玄
 紫虛十八詣龍虎山係天師十八代孫少任
 受三品大都功二十四參靈寶真文洞神洞
 玄之法二十九進昇玄三十有二受上清大
 洞迴車畢道紫文素帶藉地騰天之符旁探
 子史內約玄詮晦迹韜光勤修妙蹟以上清
 大法自句曲陶真人傳昇玄王真人王傳禮
 玄潘真人潘傳貞一司馬真人司馬傳南嶽
 薛天師李昌薛傳衡山田先生良逸田傳天
 台棲瑤馮微君惟良馮傳先生奕葉降靈暉
 聯至德青林委粹繼躡仙階玉霄葉君合象
 仙都劉君處靜皆同學也會昌三年棲桐栢
 觀西南翠屏巖別建淨壇冥心秘旨剪茅度
 水冀厥攸居越州觀察使李公褒遠慕貞規
 順風翹請奏置院額勅旨以道元為名既而
 息影林端五十餘載秉持大教日無曠時至

吳越之人瞻香稽首願執巾几者或脫履入
 褰或揚名邦國不可具載懿哉先生自幼及
 長風塵靡雜擺落滓陰滓峭峭常偷温潤冲滌
 真氣不散德宇嚴邃詞華朗清每入靜行齋
 登壇閱錄為時致福濟物度人矜擢通靈鬱
 有嘉瑞誦黃庭隱訣吟大洞瓊章八道望雲
 三元受事伺風隱地攀斗藏天勤而鍊之昏
 且相續固亦降靈垂既玄授真傳虛室而欬
 駕潛臻昉仰而聽車密稅先生得之矣聞者
 公侯傾囑藩屏欽迎飛章上聞允崇懿號荐
 奉芝詔寵錫紫衣雖叶世譽初心匪僣先生
 深意嘗謂門弟子曰吾以弘護本教不得道
 世銷聲道不達人勤求可至玉京金闕泉曲
 鄴都相去幾何惟心所兆後學之者勉弘之
 焉以乾寧甲寅七月中會日朝謁訖澡沐入
 靜煖神如有所待八日丑時恬然解化春秋
 八十有五肢體柔和顏狀無改真經所謂上
 解者也是夕清香滿院紫氣浮空禽鳥哀鳴
 山川失色後七日遷神于院東北隅石室為
 鍊蛻之所遵科範也是月四日有神二人相

服熱簡自外而入儀質非凡院中門人繼往
 參訊但聞吟讚之聲已失所在此乃靈官之
 所至告也又五年前孟冬月中道士章敬
 玄於天台觀偶瞻巖峯之上見雲物紅紫紛
 然有異中有綵舟三艘其一玉霄葉君乘之
 一則方瀛劉君脩然乘之一則先生居其中
 二舟飄然飛去先生之舟在二舟之後果劉
 葉已先昇化先生後方登遐蓋明得道之徵
 寔表修行之應矣拾遺張穎述院記衡陽羅
 隱撰真讚鴻筆鏤石麗藻清詞皆當朝偉才
 垂之不朽然而化仙之迹昭昭然未存賢儒
 之筆顧惟孱眇軼紀大猷願佇英才別加潤
 色後學弟子吳郡陸甚夷稽首烟霞直書其
 事門人廣成先生製

讚曰

道秘重玄 跡分三洞 玉字金訣
 玄虬紫鳳 三景斯寶 東華所諷
 理燭昏衢 以醒大夢 惟師懿德
 擺落氛氳 商頌傲漢 穎曲亂堯
 八道清鍊 三元默朝 修之造極

功欲乘飈 丹霍洞臺 赤城仙宇
 闡法傳教 靈規妙矩

洞玄靈寶三師記

清微仙譜一卷附錄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陳采撰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啟於元始
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真元曰太華曰關令
曰正一十傳至清微侍元昭疑元君復合於一元
君零陵女子也繼是八傳至混隱真人南公南公
傳雷困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著是譜其所序四
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槩今所云全真者乃關令
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四派皆可以有清微之名
而采又自以會合四派別爲清微派也後附道跡
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記一卷洞元靈寶
三師記一卷每卷各編爲一致一有一有二等號
蓋自道藏抄出別行者也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

(原缺卷下)

〔元〕李道謙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

記一卷

〔元〕朱象先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終南山祖

庭仙真內傳二卷附終南山說

經臺歷代仙真碑記一卷》提

要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序



子味之隱非南華之稱贊則人莫知其為有
道者之隱也道骨非司馬子微之裁鑒則世莫識
其為真也真者隱之人隱避巖谷跼守蓬廬被褐懷玉
不為世用獨善其身而恬然委蛇千
載而不可知其幾千百人不幸不為世所知卒於湮
沒無聞與草木俱腐惜哉幸而有好事者紀錄為傳
則文過神其事反使後世不能盡信吾恐隱士之心
必不汲汲於索隱行怪以駭人之觀聽也夫世之所
貴乎修仙者亦在乎守道不變陰功濟人正容悟物
處順安時而已豈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
烏拔宅昇舉坐脫立亡而後為得道之證耶嘗觀舊
所謂列仙總仙高道等傳未有不涉此議者今已不
存天樂真人李君復於暇日編述嘗君祖庭者已往
師真道行別為一傳使後人知所宗本其辭直其事
的坦然明白略無詭侈信可以發潛德之幽光示後
學之措式其用心豈淺淺哉昔劉翰林碑祖師仙跡
以謂師之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化騰凌咸沒之事

皆其權智非師本教噫後之學者有能體祖師之苦
志鍊行闡化度人以達於成已成物則將來秉筆者
自有定論固無但私於我祖庭焉至元甲申歲二月
初吉知常盛德大師提點終南甘河鎮遇仙宮事王
道明序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玉蟾真人

師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天姿整秀志學之
歲攻事翰墨及冠隱身為刀筆吏然處事中正以道
存心未嘗取非義財遇高人勝士靡不參請天德問
以部掾出身方將遊仕宦途忽一道者過門師延至
家酌酒談玄大適其意少焉而去他日道者復至臂
擎一梟謂師曰此物雖許大眼了不識人師乃悟為

異人因問其鄉里姓字不告而往後月餘道者復來
身染厲疾止於其家膿血汗穢殆不可近師為召醫
百療不效經歲乃殂師備禮葬之又數月一老媪詣
門泣且告曰老身有兒性嗜雲水不事家業近知遊
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媪慟哭不已曰老身
與兒止是二口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請以母禮事
之一日媪曰吾欲啓壙一覩兒面雖死無憾懇告再
四師為發塚但空棺而已中有秘旨一幅老媪亦失
所在師嘆曰吾今遇真仙尚汨沒塵塗中果何為也

由是黜妻棄子易衣入道時聞重陽祖師亦過真居
終南乃往參同大定三年於劉蔣村結茅與靈陽李
公三人同處既而心地圓通大得其妙七年丁亥重
陽東遊海上師與靈陽共居暢道十年庚寅春馬譚
劉丘四真將至師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
於貨羨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譚馬四仙客至可
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羨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
劉譚馬邪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
師已留羨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

師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聰明特達學問淹該天德
間遇異人點化自是落魄不問家事視富貴若浮雲
遠名利如桎梏徜徉泉石以道自樂韜光晦迹素厭
人知故終身不告人名字里人但以李真人呼之至
大定三年與重陽祖師泊玉蟾和公同結茅于劉蔣
居之其於鉛汞龍虎之學多賴重陽指授七年丁亥
夏重陽東遊海上師與和公止居劉蔣修身接物重
陽至汴寄之以詩云傳語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
人同其為交契可知矣迨十年春重陽升仙于汴梁
丘劉譚馬四真入關侍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
假化師與眾真同處二十八年春正月長春丘君奉
詔赴闕拜別之際師嚮曰重陽謂汝必能大開玄教
今其時矣萬一善自保養來春鶴馭早還吾專俟汝
為喪主秋八月長春得旨還終南是冬盤桓山陽淮
洛之間明年春二月西歸過鄆郊秦度鎮道眾請留
數日先旬日前師無恙絕粒不食眾問之曰汝輩無
慮吾惟待喪主而已即遣人促長春亟歸既至拜於
榻前即賜之墨長春悟其旨命匠造棺未及成師已

靈陽真人

真人今祖庭石刻尚在

順化時三月初一日也長春以禮葬于庵側之仙塋
敬謚曰靈陽輝耀演化真人

劉通微

先生姓劉氏諱通微字悅道默然子道號也東萊掖
城人世爲鄉里右族個儻不羈在弱冠間飛鷹走犬
博奕關難迷於花酒之場一旦染竒疾幾至不救夢
入仙家之境已而平復遂悟幻化之理以道存心大
定丁亥夏重陽祖師將遊海上道過掖城見先生神
情爽邁有飛舉雲霄之態與之同話機緣契合授以

必留意於此但對以黃老清靜無爲修身治國之要
上悅教館于天長觀尋遷永壽道院開堂演道三教
九流請益問話者戶外屢滿未幾得旨還山賜御書
以寵其行翱翔於齊魯間至棗州商河縣聶家莊謂
門人曰此吾歸休之所也因葺治廬舍居之一日焚
香禮聖集衆囑以修真之語曰師真有闓風之召吾
當歸矣奄然假化即承安元年二月十五日真元節
也平生所作詩詞目曰全道集行于世仙化之所今
大建朝元宮矣

修真秘旨及今名號先生既得印可即棄家長往杖

史處厚

笑入關中結茅于終南山甘谷之側吟風嘯月枕石
漱流於懷塵世之外庚寅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先
生相得甚歡同葺劉蔣菴居之既而四師復詣汴梁
負祖師仙蜕歸葬於菴側先生廬墓三年北遊嵐管
內全道妙外應世緣樞衣請教者日不虛席於是立
觀度人玄風大振於西山矣嘉聲遠播名達皇都明
昌初道陵召至關下問以九還七返之事先生曰此
山林野人所尚陛下居九五之位四海生民之主不

先生家世乾州醴泉姓史氏名公密初自垂髫心慕
至道大定壬午歲聞重陽祖師遇仙受秘訣養道於
終南時走而請盟遂蒙允納教以全真性命之學仍
訓名處厚號洞陽子自是乞食鍊心往來於終南鄠
社間七年丁亥春重陽將遊東海欲令侍行先生辭
以母老不敢遠游重陽遂畫三髻道者立於雲中傍
有一松一鶴付之曰謹秘藏之此爲他日參同之符
及庚寅春重陽仙化於汴梁丹陽宗師率三友入關

至長安孔仙菴先生徑往叅謁時丹陽初頂三髻先

生出示重陽向日所留畫圖大為讚異四師告以海上開化汴梁升仙之事迺相印可相得甚歡即與四師同葺劉蔣菴居之丹陽屢以詩詞訓告次第誘掖不數載間克臻大妙後復還醴泉和光玩世不拘禮法時人以史風子呼之忽歌舞於市唯云歸去蓬莊衆俗莫曉如是者三日徑來庵中奄然蟬蛻時甲午六月十五日也官僚士庶靡不瞻拜初葬醴泉明年丹陽移葬於劉蔣之仙塋開棺視之顏采如生丹陽

以四言讚之云史公得遇得過重陽重陽傳授傳授玄黃玄黃至理至理不忘內持修鍊外絕炎涼水火既濟日月交光龍際離位虎嘯坎房木金間隔姤女圓方刀圭爛飲知味聞香神丹結正晃耀晶揚風仙來度顯出嘉祥歌舞三日辭別街坊惟云歸去趨赴蓬莊復入庵內奄然坐亡觀者雲集事理匪常一靈真性班列仙行先生道業讀此讚文自可見矣享年七十有三中統癸亥再遷仙塋開壙視之僅及百年骨雖散亂其色如金其堅若石余所親見者也異哉

嚴處常

先生姓嚴氏名處常號長清子京兆樸陽縣人即重陽祖師之外戚幼習儒志尚清虛以父母在堂未能高蹈物表為縣法司臨事慈愍一日向暮還家路拾遺書一卷題曰玉靈聖書得之者仙於是焚香祝曰我今二十有九誓於不惑之年潔身入道祝畢醑酒於醴盆中有聲隱隱若雷家人咸以為異後踰一紀二親俱喪忽患目疾治之愈甚默自責曰昔得聖書誓以四十出家今過期矣此疾稍痊即當從道無何目

明如故遂往終南劉蔣叅重陽祖師願受教為門弟子時大定癸未歲也先生既蒙允納克志于道教年祖師授以微旨七年丁亥夏祖師東遊先生遨遊終南泉石佳處頤神毓浩十年春丘劉諱馬四師入關蒙丹陽宗師復為印可仍賜之楊柳枝詞云一虎一龍一處眠打盤旋一呼一吸一周天徧三田一麥麻通一線裊祥煙一來一往一還元產胎仙先生拜受自是了無疑障居祖庭又逾十載道契真常以二十三年癸卯夏四月八日焚香辭衆無疾而逝春秋七

十三矣

姚珖

先生姓姚氏諱珖號雲陽子終南蔣夏村人世為鄉里巨族父祖俱好賑贖貧乏多積陰德乃生先生丰神灑落超然挺出塵之姿性甚仁慈聞人有急必往援救與重陽祖師有緦麻之親大定丁亥四月重陽詣門告別先生問將安重陽告欲遊海上丘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無何重陽自汴京為先生寄藏頭拆字詩一章云前相識二官人

你真靈看好因抵芝苗公未識成道果次頭屯蒙卦聚神來祐左源通氣轉新斧若磨交利快頭一點過長春不教年丹陽草來居劉蔣庵先生所居相去數里聞之往詢其始末見丘劉譚馬四師皆凌雲仙客愕然數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我輩常以害風待何愚之甚耶由斯頓悟乃棄家捐累乞受道於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真真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之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遙客長為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順神不著纖毫假方能得

至真恭侍左右多所傳授先生得法之後日不交睫暫不占席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遊歷磁相間愛滄陽風俗淳厚築白雲庵居之隨機接物演化度人一日謂眾言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於是沐浴更衣跣跌而坐日方卓午寂爾返真異香芬馥移時而散享年七十二平生所述詩詞號破迷集行於世

曹瑱

先生姓曹諱瑱道號朝虛子陝右坊州人家世鉅富

猶子徽美叔早登甲第先生少讀書鄉里以孝悌稱為人謙和忠厚襟懷蕭爽壯歲遊場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暇日因覽仙經道典掩卷歎曰人生浮世光陰電回倏然而已不究生前妙本出世高標果何為哉雖有學仙之志固知所遠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庭居環堵先生徑往恭謁一見神合氣協若有夙習之契丹陽納諸門下教以道要先生既蒙接引心知至人不易遇也遂捐進取心以永依歸丹陽知先生逸氣超邁妙識高明一日因先生靜室澄坐思造

乎靜丹陽詣之曰學進歟先生稽首而跪乎前曰學欲進而未之能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猶假翰以登天反思而究則如坐堂上而觀階前也不曰靜乎櫻而不煩不曰真乎作而不妄先生拜而謝曰瑱得之矣自信而不疑自明而不昧自古自今繩繩而不絕者其斯之謂歟丹陽乃首肯瑱再拜而退後得玄門十解元者自先生始也凡初入道者丹陽以先生為兄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侍行明年丹陽羽化先生代師行化海上明昌

出家迨丹陽東歸海上先生侍行嗣後事跡無所可考姑略紀其大槩他日得之當為祥錄

雷大通

先生姓雷氏名大通道號洪陽子世為延安敷政之巨族身長六尺情懷雅淡不事小節眉疎目秀耳大準直唇如渥丹鬚髯美細幼業儒素嘗以詞賦魁鄉選故時人以解元稱之當大定乙未春方夜讀書燈下月朗風清欲竟三鼓忽聞窓外以杖畫地聲既而言曰可歎愚迷謾用功浮華一夢轉頭空何如立志

中與雲中蘓公無染柳公奉長春師叔命同飛鳥燕薊演化度人應緣接物十有餘年玄化大行於泰和丁卯夏四月先生時寓燕都城東永壽觀忽告眾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道眾具禮葬之觀東兵後乙巳冬改葬孟華山庚戌歲十二月奉朝命追贈翊玄忠正朝虛真人號蓋掌教真常真人請之也

來靈玉

先生世為京兆右族姓來氏諱靈玉道號真陽子幼習儒業鄉里以解元呼之大定十年間禮丹陽宗師

修仙舉永住三山最上宮先生劇啓戶出觀了無所見秉燭視之見以杖畫向詩四句後畫崑崙二字先生自是了悟空華頓排學仙之志是歲秋因赴試長安聞終南祖庭有丹陽宗師闡全真教法即往謁之一見若有夙契乃作詩二絕寫懷以呈宗師即繼韵答之云饒君聲價勝蘓秦不似韜光更匿名物外道遙真坦蕩亘初一點自然明靜清便是長生訣捨棄妻男沒口傳悟後知空寧著有自然獲得好因緣先生焚香拜請願執弟子禮宗師留於座下訓以今之

名號朝叩夕請於道大有所得壬寅夏丹陽東歸先生留居祖庭日進道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屨游海上真祭壇壝造明昌初迤邐西來道過滕郡愛嶧山巖壑幽邃築修真菴於響石澗棲真養浩演化度人厥後詣門受教為門弟子者數百人惟靈真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為入室令各建方所引接後進至大安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劫災斯至生靈魚肉吾不忍處世也無幾何示微疾而逝門人墓于修真菴側未幾兵甲擾攘烽煙瀕洞後至大元

撫定人煙稍集歲庚戌先生之高弟清虛真人張志洞至自武川覩先生宅兆早益封樹草略即會四方法屬憐衣衾石槨大行改墓於雪山仙瑩靈都宮以弟子馬靈真王清明柑于左右仍構堂設像以事香火

劉真一

先生姓劉氏諱真一道號朗然子世為登州黃縣之巨室父祖以儒學起家積德奉道鄉里所稱先生幼喪其父讀書日記數千言辭源浩瀚弱冠間試藝春

官得占高甲時人以解元呼之然每以世事為不足玩常有凌雲邁往之志忽得泄瀉之疾纏綿彌年已及膏肓百療不效大定己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三真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之且以子疾告祖師視之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可矣母氏焚香跪於前曰此疾果愈俾侍几杖以從祖師以餘飲與之既飲汗出如洗厥疾漸瘳迨明年祖師已升仙於汴梁先生入闕詣終南劉蔣村禮丹陽宗師出家奉侍既久得付玄旨壬寅夏從丹陽東

歸癸卯冬丹陽將羽化召先生囑之曰汝等要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墮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又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先生拜而謝丹陽既升仙迤邐北游平灤之境所至請益者戶外屢滿一日至撫寧縣愛其山水佳勝築重陽觀居之厥後度門眾數千餘輩勅宮觀大小僅三百區北方道風洪暢先生闡揚之力居多至泰和丙寅歲二月初六日召入室弟子即道明等曰吾其歸矣昔

丹陽將升仙馮子進道之語汝輩當無忘金玉集凡
入道者不可不觀為我錄梓散于多方可也須臾條
然假化平昔所作歌詩目曰應緣集行于世矣

李大乘

先生姓李氏世為平涼府華亭縣之大族幼習儒業
長於辭翰早年嘗中鄉選迨中歲至御簾下第慨然
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行化西來先生
邀於私第事之丹陽日談道妙於是黜妻棄累改衣
執弟子禮丹陽訓名大乘號靈陽子日受真教曲盡

妙蘊已亥二月十五日丹陽就先生花園築環與先
生同居約百日為期仍贈之詩云西北亭川環堵居
此中堪可隱吾軀眼前碧竹數君子面對青松二大
夫流水假山兒戲爾清風明月汝知乎若能悟解子
栽韭時宗師環中栽有分重光赴玉都丹陽又見花
圃中林檎一株久已枯死於四月十四日命移於環
內栽之仍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
寶瓶七十二候足後至五月二十日青芽偏吐枯榦
復榮丹陽謂大乘曰四月十四日乃純陽降世辰也

至此日吾之生辰也相去三十六日天地晝夜相合
為七十二候足矣先生作異本記以紀其神刻諸真
石無何丹陽挈先生來終南祖庭居數載之間屢蒙
印可壬寅丹陽將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
館陶劉武節得官鄆邑雅與先生相善官既滿請先
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為門弟子厥後道
緣日盛門徒雲集又數年先生示微疾順化其體若
蟬蛻而輕遠近觀者大加歎異門人具禮塋於菴側
關中兵後道眾即先生華亭環圃大行興建為太清

觀矣

趙九淵

先生姓趙氏諱九淵字幾道湛然子其號也世為隴
州隴安縣之右族先生自幼不同兒輩戲狎既長賦
性謹愿平居寡言體貌魁偉襟度灑落習儒業嘗中
鄉試之甲科故隴人以解元呼之不事功名每有高
蹈遠引之志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秋丹陽
宗師演化隴川一時歸嚮者雲集先生見之而心醉
曰此吾歸休之地於是設齋炷香請預弟子列丹陽

納之明年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叩夕恭於道
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迨壬寅丹陽仙杖東歸先生
往來終南鳳隴之間徜徉自若也河內張邦直尹扶
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每留數月為方外忘形
之交先生作文尚平淡詩句雅健得陶謝體每誦老
莊黃庭為日課非法之言略不出口聞人談及他人
之短輒瞑目不與之相接但云置論徒敗德招怨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聖人之遺訓也故所至人皆敬慕
之正大末鳳隴兵亂先生負笈深入隴山莫知所終

及大元撫治輔正洞真真人于君奉旨住持終南祖
庭尋訪先生遺文得於隴州祐德觀鄭鍊師子周處
目之曰思玄集中統初京兆吳天觀先生門人趙志
冲於府城之北特置吉地請翰林待制孟攀麟作誌
起墳塋先生之衣冠以致春秋之祀云

蘇鉉

先生姓蘇氏名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賦性寬慈
謙而好禮遇煙霞勝槩終日忘返大定辛卯春詣終
南祖庭丹陽宗師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左右教以

入道儀範服勞既久未嘗少懈丹陽付授道妙及屢
以詩詞接引使進真功以至心源明了道體冲融一
時羽屬皆以小丹陽目之其造道之深可見矣後辭
師海上和光同塵扶宗翊教壬寅夏丹陽東歸復侍
几杖迨丹陽之上仙也盤桓登萊之間明昌初養春宗
師命先生演教燕薊住崇福觀道緣日興從游者衆
一日謂門人曰世緣塵務何時了絕吾其歸矣言訖
練雲繚繞空際枕肱而逝至大元乙巳冬清和真人
移葦于五華山仙瑩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贈體元輔

教雲中真人號云

于通清

先生河東隰州人姓于氏諱通清字泰寧道號真光
子初母夢神人授丹一粒服之有娠洎分瑞之日紅
光照室半日方散風喪其父所居與神霄宮相近先
生髫髻之歲母氏携往宮炷香手指道像而問母曰
此聖真者人可得而為乎母曰唯志於道者可得而
近之先生心諾其言自是時詣宮嬉游每見黃冠師
誦經必澄坐其側諦聽遂終而去既長為人端直不

事家產恆有高蹈物表之志但未知所適年幾冠母氏終天堊祭盡禮大定己亥歲忽一遺者詣門乞食先生飯之因問將安往道者告以將詣終南恭師先生乃從其行謁見丹陽宗師於祖庭丹陽問其行止先生具實以告丹陽留居座下執巾瓶之役數年一日手書立身法付之曰遵是而行仙階可至又屢授真訣乃得心性圓通後丹陽東歸留先生居祖庭迨明昌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太虛觀又數載長春進而前曰聖賢教門方欲開闡汝可

分遠北京等處弘揚吾道遂授以親翰付畀教法先生承命至甯都環居三載其神光屢見僚庶敦請出環恭玄問道者不可勝計莫不虛往而實歸厥後道緣日興度門弟子踰千人唯盧柔和丁至一為入室僚庶選京城東北隅爽塏之地築華陽觀奉之先生亦自號華陽隱士大安己巳玉陽真人仙仗北來館于觀下無何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自是道價益高門徒愈集貞祐甲戌歲蒙長春書召還棲霞之太虛觀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寇擾攘遷居福山

縣杏山村之修貞菴忽然先生集眾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矣遂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板翻鍊藥爐我獨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有六時五雲繚繞籠罩菴所竟日不散兵後住持彰德府天慶宮門下法孫李志方遷先生遺蛻塋于府城西北王裕村之仙瑩構堂以奉香火矣

趙悟玄

先生姓趙名悟玄字子深道號了真子京兆臨潼人家世業農寄母胎十有二月生於天德元年五月初二日分瑞之際神光滿室親屬相傳莫不為異既長志尚清虛不樂世味大定庚寅春丹陽宗師率丘劉譚三友入關道經零口鎮先生見之識其非凡遂邀至家設齋延待既而與母魏氏拜姊弟妻姪六人俱詣終南祖菴投丹陽出家丹陽方急於度人立教俱蒙允納各付以脩真微旨及嗣後屢以法言誘掖皆能為玄門之達者惟先生侍丹陽最久既得法之後於劉蔣居環者數年庚子歲京兆趙恩舍宅修蓬萊

菴請先生居環忻然就請兀坐逾十年爾後邵州淳化縣秦莊道友李氏築環來請先生又往居一紀之歲遂得心符至道因折柏四枝挿於環中迄今榮茂秦和中咸寧縣樊川雒希璠聞先生為有道者築環請居之一日房第雒都巡於京兆茶肆內見一道者來乞錢遂手付一文與之而去後月餘還家謁先生於環堵見而驚曰此向日茶肆乞錢道者也問兄先生亦嘗出乎曰無都巡乃慧者拜禮以朱陽村世業柏坡與先生修全道菴永為棲真福田先生嘗謂弟子

然逸期曰京兆太白廟道祖玄元示迹之地向者丹陽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先生亦時往來其中今果為名觀矣居數載先生復往淳化以大安三年三月十有七日無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二生平暢道詩詞號曰仙梯集行於世度弟子數百人惟王德過然逸期為入室後移堊先生於樊川全道庵之柏坡訪平涼同知楊庭秀為作墓碑以紀其道行天興兵後就全道故址大行興建為翠微宮矣壬子歲真常真人炷香祖庭贈以弘玄真人號

段明源

先生世居平水法諱光普字明源道號真陽子幼而聰慧長而豪俠因酒悞傷人肢體避罪入關中偶至終南祖庭聞丹陽宗師談道大有開悞於是焚香拜禮懇祈出家丹陽見許恭執勞役以事左右數年之間漸有得於心一日跪告師前丹陽教以寡欲澄心推強挫銳先生既蒙印可行其所受之學不教載乃得心字瞻明臻於妙道遂杖策還河東於稷山縣城之北築了真菴居環堵自此依歸者眾歲壬寅夏忽

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可備香信汝等隨吾往謁即出環率眾而行甫抵潼關仙杖果至矣丹陽叩其所修先生以所進答之丹陽歎曰關中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先生拜辭而回道價益高三原揚明真聞之往詣叅請多蒙指授仍以物外人詞見贈迨明昌改元二月二十八日先生召門人曰吾有三山之遊沐浴書頌云歲久樂希夷光明性燭輝重通三島路氣結六銖衣放曠無拘束道遠出是非默然無壹事鶴馭絲雲歸書畢曲肱而

逝目光烟然數日不落儻莫於了真卷側平生歌詩
號曰明源集行于世矣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柳開悟

先生陝右坊州人姓柳氏諱開悟字巨濟道號無染
子性聰敏少言家富不喜華飾業進士博識強記能
屬文再赴廷試而還鄉中才名推為州學錄大定
壬辰春因游長安遇丹陽宗師與之語及贈以詞先
生有所開悟遂捨家從之游居劉蔣祖卷踰十年於
道大有所進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大乘雷大通李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大莖趙九淵輩俱在丹陽門下時人稱之曰玄門十
解元丹陽東歸先生與諸公亦從行迨丹陽上仙先
生於明昌間奉長春宗師命演化燕薊既而遷固安
之棲玄庵以崇慶改元壽終兵後乙巳冬十月清和
真人移葬于五華山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
贈明玄崇德無染真人號仍作墓碣銘

任守一

先生姓任氏諱守一道號自然子世為京兆鄠縣之
農家體幹魁梧眉襟開朗不拘小節性喜射獵一夕

夢鬼使攝入陰府歷見罪囚校對拷掠之事覺而有悟因毀弓折矢對天自盟願改前非以新厥德佳詣劉蔣祖卷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逐至於數日其心益堅乃納之俾就環堵供事飲膳三載之間服勞益謹未嘗須臾少懈丹陽憐之指授真訣教以忍辱降心調鍊神氣久之心地虛明漸有所得一日跪前告曰庸鄙凡愚蒙師開悟顧無以報願垂慈憫不棄陋拙更執汲費三年丹陽却之曰汝向時未悟須當服勤效役今既有所得當進汝真功接引後

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綠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游道山沐浴更衣儵然順化即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兵後門人移墓于登州蓬萊縣百澗村重陽觀構堂設像矣

楊明真

先生姓楊氏世為耀州三原縣人父蕃母劉氏以天德庚午歲十一月十八日先生乃生分瑞之際青氣盈室幼而孤梗不與群兒戲狎既長每發浮生如電

之嘆志慕仙道當大定十四年聞丹陽宗師弘全真大教於終南祖庭即棄家特詣門下乞垂開度丹陽見其體貌魁梧骨襟開朗歎曰此真仙材也因訓名明真孺碧虛子授以還丹沂流之訣先生既得受記頭髻面垢乞食度日或歌或舞佻狂玩世人皆以楊害風呼之常持一馬杓以為飲器隱迹旬徒中數歲不語志逾金石盤桓終南鄠社間後聞丹陽上仙東游海上真祭壇覲謁長生玉陽二宗師多蒙指授迤邐西歸嘗聞稷山縣真陽子段君為丹陽許可取

道河東炷香參拜段君密授道要又以物外人詞贈之先生辭而還秦自是了無疑障徑入京兆省前宣詔廳忘言危坐雖紛華滿前未嘗一盼而已心灰體槁如在山林一紀之歲入於大妙承安己未轉運使高德卿忽患心痛百醫不效屬續之際夢先生以水喫之偏身汗出倏然而甦不數日四肢康強親詣宣詔廳焚香拜謝多贈金帛先生不受復作詩十絕謝之重午日先生在清真庵畫地為爐撮土代香翠煙靄出盤結丈餘旋為華蓋移時不散時有數鶴飛鳴

其上萬目瞻仰靡不讚異由是統軍完顏公助資興
建即今之丹霞觀也蒲城老羸兩膝拘攣不能步履
先生以水噉之奔走如故厥後里人之疾者竟來求
水先生厭其紛冗咒水一杯注之井中有聲如雷自
此疾者沒而飲之無不痊差迄今猶曰法水井無何
還祖庭閑居召門人修齋集眾嗣法於無欲子李公
及請知觀畢知常囑以藏身之地留頌云八十年来
如電拂一堆臭腐桑荒田予今去後全無礙撒手歸
空合自然置筆奄然順化福山宋昭然者與先生素

不相協先生意外與之告別宋遽出戶迎待遠人來
報先生羽化時正大戊子六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
九度門人數百輩平生著述目曰長安集行于世葬
於劉蔣之仙蛻園庚戌掌教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諡
曰碧虛教烈真人

周全道

先生姓周名全道世為古幽之巨室生於皇統乙丑
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
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

感竒疾百療不愈先生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
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先生婉其辭
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哭泣過哀幾於滅性歎曰
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罔極之
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
庭演全真教法先生遂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
俾與弟子列自薪水春爨皆使親歷先生恭服勤勞
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日召入環室授
以真誥及賜全陽子瑋先生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

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
幾何丹陽謂曰幽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
吾道先生受教而往卜菴玉峯山下願神毓浩演化
度人各隨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于疲癯殘疾孀
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菴中由是鄉里士庶日益
敬仰幽人為之遺善壬寅丹陽東歸先生每至清明
必躬詣祖庭奠祭歲以為常負祐間羗人陷幽先生
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羗識其
異人遂釋之四方來受教者不可勝計俱令各立方

祈誘振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幽郡
素忌先生之名徑來玉峯叩其所修先生告以道德
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
翌日設齋乃贈袍履時遠人候問起居先生亦常往
來寓居長安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
大戊子復還幽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
門人圓明子李志源嚮之曰終南南時村祖師開化
鍊真之地吾欲修建以彰仙迹奈世態如此不可強
為也他日升平之後汝輩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令

侍者焚香命衆誦清靜經先生危坐澄聽甫竟三過
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菴側士人王
才卿者與先生為莫逆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
忽夢先生飄然而來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
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
解王乃訪人始知先生入夢告別之日即返真之辰
也逮解印綬點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
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双
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恭師學道以免速死耶既

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俄見一道者麻衣草屨
軀軀魁偉自西而來就張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
即於路左教以修真密旨及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
哉毋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聞人來此與汝相會
是時汝得與師真結大緣矣張請其姓名答曰吾關
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觀
白雲觀度弟子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
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棲真觀
居之張聞往謁告以向日過師之故圓明出先生畫

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以圓
明為道凡焉乙未關中撫定圓明追念先生遺命率
法屬百衆西歸於南時觀成道宮張洞虛屢鞫金帛
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路可觀辛丑春清和
真人命門人捧先生遺蜕奠于劉蔣之仙蜕園壬子
掌教真帝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
喬潛道
先生家世平陽族喬氏名潛道號冲虛子賦性沉靜
素嗜玄虛大定壬辰歲時年三十有六與里人李冲

道同游終南拜禮丹陽宗師求受全真教法居劉蔣
祖庭採薪汲水供事道衆艱辛備歷略不敢怠一日
丹陽授以玄旨乃付詩二絕玄樂天知命不愁窮懷
玉身心衆莫同烹鍊神丹憑匠手須教禹內雲霜紅
道中玄妙與誰窮撞著知音語話同守默不教心上
黑丹紅勝似面顏紅先生既得道訓與同志李君相
為切偲克勤道業逾十載故能各造玄奧壬寅丹陽
東歸先生與李君共游郟水乞食度日既而劉戶
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

道益懷道抱德之士如良賈之深藏其貨惟恐人知
吾觀喬李二仙其斯人之流乎縣人聞之日加敬仰
擇故城之東北隅築太清觀事之丙辰長春宗師蒞
教祖庭二公徑來席下日親教語長春察其所安忽
謂衆曰喬李二公克勤于道真吾門之達者自是道
價日益高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於臨汾
築冲虛觀居之泰和壬戌復來郟水樓真接物貞佑
丁丑春三月因與士人王可大坐間忽曰吾敢少煩
於君願助一袍以贖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享年八

十一可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居
於他所一旦先生突然踵門密有規誨臨別文曰明
日可一來吾別有所屬翌日道隱行至中途逢人來
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方知來者身外之化身也

李冲道

先生姓李名冲道清虛子別號也家世平陽性剛毅
善辭翰事父母孝於大定壬辰間年幾不惑遂與同
里喬潛道結為林下莫逆友偕詣陝右終南丹陽宗
師門下求受道業宗師視其可教留與弟子列春贊

灑掃勤事數年愈久愈敬宗師一日授以秘旨仍贈
之詩云逍遙物外興無窮且恁和光混俗同堪嘆淨
生虛幻夢恰如敗葉舞秋紅任人閑笑道家窮一志
備仙俗匪同三伏洞天霜雪降靈苗慧草轉添紅先
生既得印可篤志於道脅不占林者僅十霜故得心
宇泰定忽夜見神光照室朗如白晝遂與喬君同住
郟陽旬食鍊行弘演真教丙午長春自隴山來祖庭
復詣座下恭進上道迨明昌辛亥長春東歸命先生
與喬君弘化河東於臨汾縣西築冲虛觀居之度門

弟子數百人造庵觀數十區長歌短脉稍露玄旨喬君責之曰道人貴韜光晦迹目今向上真師在世止可各進真道先生謝而然之一旦命衆具湯沐且曰吾世緣已盡今當歸矣嚙門人以志道之語修然順化非煙非霧遍履庭宇三日而備士庶瞻拜靡不歎異莖于冲虛觀構堂造像以奉香火

趙九古

先生姓趙氏諱九古道號虛靜子家世檀州祖宗簪纓相繼咸有政聲父淄州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

家焉先生大定三年癸未生天姿澹靜日者相之曰風清骨竒非塵壘中所能留也夙喪其父每有升虛之志十七年丁酉母欲娶之而不從命屢請入道母數詰責知其志不可奪乃從之聞府中崔羊頭者為有道往師焉崔命執厨爨之役每夜令造食五七度度必改味及所進亦不多食亦不令多造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其心益恭亦無分毫驕氣人以內奉先生呼之崔知其可教十九年己亥俾先生詣華亭丹陽席下請益丹陽納之庚子丹陽還終南命先生往

龍門供侍長春而親訓爰長春易名道堅時往來於平涼丙午長春挈居終南祖庭長春起戊申之詔也留先生事靈陽李君明昌辛亥長春東歸海上携過掖城命謁長生未幾長生令先生歸棲霞長春喜其來也命充文侍掌經籍典教凡僚庶道流來謁必恭先然後入拜丈室其為文清古筆法類瘞鶴銘迨己卯歲長春赴詔適西域選侍行者先生為之首至賽藍城先生謂清和尹公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

師真言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之郭東原上迄今土人祀之初長春過阿不罕山留宋道安等九人建棲霞觀以待至壬午為惡人妬忌起訟衆皆憂懼道安晝寢見先生自天窓而下曰吾師書至道安曰自何來曰自天上受而觀之止見太清二字宋覺白於衆翌日果有書至自行在訟事乃寢蓋先生之陰護也癸未長春東還過其塋域諸友欲扶觀而歸長春止之曰四大假軀終為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與拘拘然以棄物為念哉明日遂行既達漢地自雲中

武川灤陽燕薊十餘處見先生單騎而至預報長春
宗師東還何不遠迎其神異之迹不能備紀姑錄一
二以表死而不亡者也庚戌歲真常真人奉命褒美
道門師德贈先生中貞翊教玄應真人號葬冠履於
五華山以奉歲祀焉

陶彥明

先生卒陽襄陵縣人幼而好道事父母以孝聞年逾
三十怙恃俱失先生哀毀過禮服闋慨然置家累渡
河而南寓居靈寶縣欲投師學道固知所適大定癸

己歲河間許子靜未為縣宰見先生氣質淳正且告
之曰公果欲慕道修仙非得師匠徒費世祀吾聞丹
陽馬君弘全真之教今居終南汝可依歸乃作詩送
行先生徑詣劉蔣丹陽見之如有夙契留居座下與
之名曰彥明寧甫親炙日久教以性命之理朝夕訓
誨以至心地開通了無凝滯使之游歷諸方究取父
母未生前去先生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其所受於
師者若將終身焉不數載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
且歎曰純而不雜者其惟陶明甫乎賜之號曰無名

子既而丹陽東歸先生亦出關棲止于洛西抱犢山
尋遷桃花山隱居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
中偶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其所在後因遊女几
山見石壁間有刻靈光洞三字中有石林鐵臼尚在
遂葺居之衆驗其言益加敬信隱餘十載俄遷居長
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几民多被禍獨長
高而少履康健精神悅懌可見平日鍊養之功也正
大丙戌秋雲溪庵門人狄抱元王抱真請先生就庵

過冬先生辭曰此中已脩結冬之計待來春當往彼
作歸休之所丁亥三月六日杖屨抵雲溪與道衆笑
談終日翌旦更衣端坐索紙筆書頌奄然而逝享年
八十有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殯於所居
靜室明年離峰于君墓諸鳳翼山之西啓棺形質不
變香風滿谷萬人瞻拜莫不讚異故左丞姚軀為作
墓銘以紀靈異焉

王志達

先生延安之大族姓王氏名志達道號玄通子生於

天德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夙喪其父妙齡稚負清鑒每歎世緣虛幻有超然拔俗之心既長以戶殷克里正徵歛平鄉人敬之以大定丁酉歲因得疾數日身化為大蛇惟頭面未變先生視之友曰公輩可備筐器送我於山不然恐頭面隨化傷及生人先生揭衾一視其項已下果為鱗矣遂與家人送至山麓間即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授以玄旨且曰今丹陽師演化于終南可往師焉俄失所在先生徃徃求為度脫丹陽初不納至於責

辱數日求教益堅憫其誠至留居席下俾隨衆執役教以忍辱鍊心居數年其勤儉謙退愈久愈篤未幾丹陽以道德性命之要付之先生既得法卜雲陽縣環堵默坐一十三年乃得心內發吐為辭章脗合玄理度門弟子數百人後復遷延安五月大旱官民間先生雨期曰今日小雨未能霑足過此三日澤大足矣至期果如其言泰和間羌人入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昨吾定中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數日提書至果集首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四

方聞之益加敬奉一日於市肆中小酌出門仰瞻天表還入坐索紙筆頌云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初二日午時也享壽六十一平生著述號玄通集行于世葬于府城之東南天興兵沒門人就先生墓所建玄通觀以奉香火焉

薛知微

先生世居河東河津縣乃唐征遼將軍薛仁貴之遠孫也法諱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以天德庚午歲生

幼不嬉戲長慕清閑性沉默寡言年踰弱冠酷好養生性命之學大定辛卯歲丹陽宗師演教終南聲揚遠通先生乃黜妻子敬謁席下操緋筭以侍門庭前後三霜始終如一丹陽識為受道器乃付以修真秘旨先生既得其傳復還鄉里築菴守靜調氣養神如此六載故得心字泰定性天疏明辛丑再至祖庭奉師進道忽一夕天澄月朗輒起取薪置諸屋下衆所訝其誕比明雪已盈尺共服先生有靜定之功洞見未然癸卯二三道侶掠同遊天壇先生曰王屋洞天

素欲一往安樂窩中可以託宿既至主人迎居一室
軒扉雅敞榜曰安樂窩同行者相視歎曰先生誠有
道者也時丹陽東歸海上冬法弟王志一欲遊寧海
叅師與之相別先生慟哭眾莫測其所以及王抵寧
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未幾復歸鄉中王汝霖來見
先生曰胡不早求良醫膠治厥疾王時無恙聞先生
之言不以為事未及月忽中風而卒崇慶間儒士吳
世傑薛國寶問先生秋試題目對曰三王以賞刑致
康至期果然二人皆第又一日杜仲敏者來庵閑話

先生笑曰公可速歸落井之婦猶可救也杜蒼忙至
家果如所告先生預見未然皆類此後南渡遨遊萬
少間尋遷內鄉愛其人淳景秀即結茅隱居多所接
引至正大壬辰冬十月三日無疾而逝享春秋八十
三所作詩詞瑋清虛集度門弟子數百人唯侯志思
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為入室皆立觀度人於
河東雲應間為當代之高道其後遷先生遺蛻葬於
終南山下鄠縣遊仙宮之集真堂掌教真常李君奉
朝命追謚先生曰昇玄真人云

陳知命

先生姓陳名知命道號朝真子終南縣袁村人與劉
蔣為鄰墮重陽祖師累曾化度先生以家產殷富未
能遽拋塵累後因丹陽等四真來居祖庵先生頗有
入道之心一日丹陽宗師以青氈巾一項作詩贈之
云青雲剪破作雲包熟視陳公有分消顧我共君同
宿契願君同我樂逍遙長生路上尋金鑪不夜鄉中
採玉苗何童身超遠去九玄七祖上丹霄先生既蒙
點化歎曰向日重陽累會化度我已愚昧不能從師

高蹈倘一朝大限臨頭寧得以此薄業少延一日之
生耶即日禮丹陽為師改衣入道丹陽以先生有幹
濟才伴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十載之間每以醫藥
救人多種陰德其道眾多賴庇蔭丹陽每作詩詞教
戒先生修真處靜大造其妙無何退職閑居丹陽以
呂道安代主菴事先生專以修進為業至承安丁巳
忽以手撫呂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庵為觀之日
度道士數百人為門弟子是時吾道大弘公適當其
時善自保養吾其歸矣言訖徧辭道侶怡然順化享

壽八十有一停柩三日肌體輕輒目光炯然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為靈虛觀保賜呂道安冲虛大師號俾掌教牒主領觀事後果度道士僅三百人皆符先生之言矣

宋明一

先生姓宋諱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縣人乃祖及父世為縣吏以廉平積德見稱于鄉里先生幼習儒業長於詞翰每以此世為不足玩發出塵學道之志年踰三旬辭親長往徑入關中禮丹陽宗師出家千

磨百鍊志如金石服勤之暇其於修真習靜之業與日俱進丹陽付之口訣仍以青華陽中賜之先生拜受以其師之所賜終身收掌每至旦望頂之朝拜真聖迨大定壬寅春丹陽鶴馭東歸先生侍行至海上日以其母兄姪姪六人俱禮丹陽入道明年冬丹陽上仙先生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眾詣隴山請長春宗師還終南大弘祖教明昌辛亥長春仙杖亦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自浚凡入道者令先生為引度師至正大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

山道眾俱入滂谷先生獨不肯徃眾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安所逃乎汝輩可行吾獨於此守之不數日遯兵卒至靈虛殿宇悉為灰燼先生亦被害翌日道眾下山視之膏血不流可謂純陽之體繼康羅公遠之流乎時十月十有三日也享壽八十四至大元壬子春正月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無憂真人號云

呂道安

先生姓呂氏諱道安世為寧海巨族幼年穎悟志慕

玄風仙姿道骨稟於天然事父母孝聞於鄉里年僅三十二親俱喪盡葬祭禮慨然捐俗入道是時馬諱丘劉四師於終南守墳先生隻身西來納拜於丹陽宗師丹陽與先生同里聞素知門第清潔遂令服勤左右既薰陶日久乃能了悟道妙大定庚子歲丹陽俾先生充祖庭菴主撫育道眾時靈陽李君在世亦多蒙啓發丙午長春宗師自龍門來居祖庭數載之間日親玄訓於道了無疑障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歸先生修身以敬蒞眾以寬道風不減師真在日

乙卯朝省罷無教額菴院悉沒於官祖庭亦在其數
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承安丁巳時玉陽真人被
召闕下遣人來召先生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
為靈虛觀仍保授先生冲虛大師號使掌教牒主領
觀事且曰重陽祖師徒步數千里來化我輩端為教
門後事我雖不能親往來嘗敢忘汝於祖庭夙緣甚
厚善為主持及以詩贈之云大悟威光朗太空先天
真瑞信忽忽虛無清靜全今古至道流傳正祖宗三
界十方通一致千經萬論了無窮忘情自現天元子
透出陰陽造化中先生西歸祖庭因緣復振不教載
買度為道者皆以先生為師僅三百人買額為觀在
陝右者數十區至興定辛巳二月十三日嚙門人以
修進之語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儵然順化享年
八十塋于仙臺諸師之側大元壬子春掌教真常真
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凝虛真人號

畢知常

先生姓畢諱知常世為乾州醴泉之巨室昆李四人
俱好清虛無為之學大定壬辰歲聞丹陽宗師於終

南祖菴弘演真教偕來席下出家丹陽各付秘訣節
次授以詩詞誘進以至俱能深造道妙翹翹為人天
師惟先生最幼置之左右執巾緝之役日夕訓誨歲
月既久故偏得修身性命之要迨壬寅夏丹陽東歸
嚙先生西入隴山侍長春丘君採薪汲水凡五年每
進饋之暇危然澄坐通夕不寐以修靜定之功明昌
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游留先生與呂道安同主祖菴
事先生於呂雖為昆仲待以師禮六年乙卯朝省新
法以祖庵無教額例沒於官承安丁巳先生往海上
謁諸宗師長春以所有之資傾囊盡付及親作疏文
俾先生化導諸方為重建計明年春先生上燕都玉
陽時應命闕下召呂道安至燕買祖庭為靈虛觀仍
保賜先生通真大師號令副知觀事與呂偕西歸祖
庭道風為之再新先生尤善醫藥聞人之疾不擇貧
富必往救之至興定辛巳呂道安上仙先生嗣主靈
虛香火其殿堂廊廡敝造增葺者甚多道緣日弘不
數歲度門人踰百眾無幾何謝觀事閑居退隱岐山
縣五姓之洞真觀和光同慶順真養浩時六一至靈

虛細領觀事正大辛卯關中受兵先生與居民同避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

九天山伯文始先生無上真人

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當徙之他所世態如此

按史記并內傳真人姓尹名喜字公文天水人也母

吾不忍見即焚香辭聖翌旦奄然掌逝門人葬于所

魯氏夢天降電流繞其身而後真人生焉當生之時

居之石室居民有聽其言而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

有雙光若日飛游其側日有日精姿形長雅少好墳

之民俱被禍大元庚子冬洞真真人于君奉朝命來

索素易之書善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

住祖庭念及先生同出丹陽之門又為卒昔莫逆友

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隱德行仁其後涉覽

為衆言曰畢通真昔居此踰五十年恢弘祖教實吾

山水於雍州終南山蓋屋縣神就鄉聞仙里中結草

門之大士也遂命門人遷先生遺蜕塋於劉蔣之仙

為棲精思至道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周康王聞之

瑩壬子春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廣容

拜為大夫後召入為東宮賓友至昭王二十五年癸

真人

丑瞻見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過京邑乃求出

為函谷關令以物色之至期乃盥沐念真戒嚴門吏

掃路焚香以候天真入境其年七月甲子老君到關

即具朝服出迎就舍設座北面而事之遂辭疾退官

以其年十二月邀迎老君至終南本第齋戒問道復

請著書以惠後世老君乃述道德五千言以授之并

授三一內修之道及西昇之訣老君傳道既畢明年

中寅四月二十八日將辭決升天真人悲戀請留老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君戒曰子但千日清齋研誦二篇鍊形入妙而後可
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矣真人唯唯而謝言訖於宅
南小阜上乘雲駕景升入太微真人遂於草樓清齋
屏絕人事三年之內心凝形釋體入自然窮教達變
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著書九篇號闕尹
子即往蜀郡青羊之肆而會老君老君錫號文始先
生位為無上真人統領諸天仙士今成都府之青羊宮
即故址也又按樓觀本起傳云樓觀者昔周康王大
夫闕令尹之故宅也以結草為樓觀星望氣因以名

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問道授經此大教所由興也
是以古先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為生化之源宗神
仙為立教之本尋眾妙之軌躅慕重玄之指歸故周
穆西巡秦皇東獵並回轅往道親禮真宗始王建廟
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版于今尚在秦漢
廟戶相繼不絕是皆歷代欽崇寶為福地登真得道
之士世不乏人今之所紀居述舊聞滅迹之士不可
悉究也傳記文長
茲節其要贊曰

繫昔真人 樓居毓恬 青牛方駕

紫氣先瞻 受經得旨 發道之潛

玄波一決 四海流漸 終南之陰

宅道宏構 教本代崇 孫枝世茂

襲聖之明 極玄之又 大哉九篇

光啓我後

杜陽宮太和尹真人

真人名執字公度即文始先生從弟也蚤事先生親

傳道妙道成太上召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參

校真仙圖錄檢閱神司鬼官威制千靈風清萬鬼或

周覽海嶽或上朝玉京晉永興中復降斯觀道士梁

謹過之授以丹書而去贊

修仙人已擢仙魁 松下丹鑪老碧苔

誰料肉飛千載後 授書又到故家來

王屋山太極杜真人

真人名冲鎬京年甫冠聞文始得道來師事之文始

適蜀依止草樓真宅穆王追慕仙躅命駕詣焉為建

觀宇延冲等七人為道士鍊養既成身生玉光五藏

克實僅容氣息復解胞釋結洞觀眾妙矣以誌王已

亥年升舉任王屋仙主贊曰

玄發解去謝塵寰 物裏光陰指一彈

復向洞天觀衆妙 高鞭黃鶴上天壇

赤城宮彭真人

真人名宗字法先彭城人同穆王崇尚黃老招致英
賢真人應聘而至師事太極真人授唯一之道乃鍊
神入妙洞達靈源能三日三夜通為一息或沒水底
竟日方出或僵卧及月人疑已殞起復輕強以厲王
丙申歲冲舉受秩赤城仙伯贊曰

真人以踵衆人嘆 其息深兮道日休

盡道蒙莊發幽秘 焉知其說有蹤由

太清宋真人

真人名倫字德玄雒陽人早佩真訣棲心玄域究通
塞之源得形神合井之道每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故
能東觀賜谷西極闡風南邁長離北適玄壑周覽八
極冥觀天運或居重嶽或在闌闌或託物以遊戲人
莫識之以景王乙巳年冲舉贊曰

太清仙客道中龍 虛實雙融到大通

萬水千山避不住 自南自北自西東

西嶽馮真人

真人名長字延壽驪山人明大易宣王召為柱下史
年四十退官入道遇鄧仙君受黃庭奧旨遂入終南
山就巖作室以居靜以思道安以養恬內寶既充復
能周物如救民瘼止凶饑正任志皆意到便驗非有
作也以平王庚寅歲冲舉贊曰

棄却周宣柱下官 便拖藜杖入終南

黃庭誦徹無人見 一枕清風睡正酣

白水宮姚真人

真人名坦字元泰汾水人注心上玄澹泊高抗襄公
歸岐日北面稱師餐風味道緝紳敬尚儼若神明請
謁日柰遠引而去嘗行雨中衣袂不濡目有神光開
如電燦行必合目慮驚於物或請小開即流光迅發
以簡壬戌年冲舉司白水宮贊曰

巖壑風姿古逸民 瀟然野鶴屈時君

高情不作紅塵夢 拂袖幽巖卧白雲

秦隴宮周真人

真人名亮字泰宜太丘人師姚仙君得法號為入室
嘗與周靈王太子晉鼓瑟吹笙同遊高洛能以子弦
孤彈八音諧暢鏗金振玉百禽率舞或周旋名嶽間
示神變時方少年旦即皓首昏莫測以烈王己卯年
冲舉受書為秦隴宮仙官贊曰

吹笙太子約同遊 閑翫高顏笑世浮

瀟洒仙姿春正好 明朝底事雪盈頭

清尹仙人

仙人名澄字初默汾陰人年二十八入道初隱南山

汲流切柏若將終身焉恪意焚誦屋中香盡靈熏自
生燈之明膏神光空映嘗投符於川水乃逆流始皇
詣觀祠謁詔東向建殿給灑掃戶召澄問玄規以我
無為而民自化言匪契翩然而去贊曰

逝川試著小符投 滾滾洪濤忽倒流

秦始謾勞虛席問 舉頭一劍已橫秋

大有宮王真人

真人名探字養伯太原人吕后朝常任中常之職後
乃投簪入道過西靈子都受藏景化形之法能隱形

滅影雲霞合變逢故人心疑之乃變為樹又為火復
為水蟲獸異物無有定體故人自失而走須臾復見
真人於道左元朔六年冲舉贊曰

變形為火復為泉 回首衣冠卻儼然
謾殺故人空吐舌 神機元在手中旋

西嶽仙鄉李真人

真人名翼字中輔潁川人弱齡企道神閑器遠時漢
武帝依觀建望仙宮增置道貲真人應選入道常居
真靖棲空養元後遇太和真人挈至杜陽宮令事王

仙君復還遂沿風遡景出入無恆以靈帝光和二年
冲舉領命西嶽仙鄉贊曰

鍼芥師資異代逢 相從直到杜陽宮
雙鳧一去無消息 幾度咸陽夕照紅

上清封真人

真人名衡字君達隴西人通老莊學漢明帝永平中
應賢明之選度為道士過真人魯君授以上道并五
嶽真形符圖常跨青牛遊行五嶽山祇怪鬼遁迹千
里然性多慈救過暴死者出腰間竹筥中葉與之應

手立愈後入玄丘山不復見贊曰

袖裏神符射斗牛 天魘嶽鬼見還愁

卻嫌天上多官府 直跨青牛汗漫遊

太清高仙張真人

真人名皓字文明汝南人漢永初中披度禮謁封君
求啓未悟封君逆知其來三試皆過遂授空炁金胎
之道已而目能徹視耳能洞聽雲霞絡體日月凝華
或化飛雲或爲白鶴昇虛隱景變化莫測以魏太和
年冲舉受命太清高仙贊曰

鼎中丹熟與天并 白鶴飛雲信手成

徹視八絃無一物 倒騎箕尾上瑤京

梁考成真人

真人名謀扶風人魏咸熙初來事鄭法師履道有年
志尚高邈精忱遐感以晉惠帝永興二年遇太和真
人降其庭授日月黃華上經水石丹法并授本起內
傳三年丹成身輕如羽顏若童兒目見地中耳聞霄
漢以東晉太興二年冲舉贊曰

異世逢師豈偶然 神丹親遇太和傳

胎仙舞出朝元法 太極光陰不記年

王子年真人

真人名嘉隴西人晉建興中披度靈明照徹事多先
見知人驗物咸以爲神厥後胡南分裂列國競以禮聘
遂隱于山然猶咨訪不絕年八十七自言小責未了
姚萇訪以國事乃力詆之遂爲所害當日友人隴右
見之有拾遺記等書行于世贊曰

小責懸懸尚未終 須教白刃斬春風

隴西若不逢知友 誰識先生是脫空

孫仲宣真人

真人名徹不知何許人前趙光初中來事王先生詢
言敏行衣布飲水機智不張惟事韜晦先生賢之待
之如友人有所叩不以言語告人但觀其顏色則識
吉凶常獨深一室終日危坐澹然與神明居之望見
之心容俱肅年七十解化贊曰

鏡舌誰能惹是非 叩之勿應亦相違

正容悟物無瑕謫 要使當人自見機

馬元約法師

法師名儉扶風人未冠入道出於孫君之門受五千
真文三百祕字薰學風角為情之訣能召命萬靈御
制羣鬼由是四方翕然傾慕孫君誠之曰夫法術滋
廣風聲外扇理能引螻翻累明真俄姚萇使人來聘
法師稱疾不赴闕諸法入山贊曰

相招何事不相從 朝野如何著得公

袖却天書深隱去 終南好處聽松風

尹靈鑒真人

真人名通太和真人之裔也幼欽祖道觀光福庭遂

禮焉法師密受微旨內苑外暢聞望日隆魏太武遣
使致禮請謁不絕高人勝士朝野縉紳車騎填門冠
蓋溢路求玄問道虛往實歸年一百歸化每夜有神
燈數枝懸映冢上值齋日則多贊曰

高門奕世產仙材 垂手紅塵應化來

黃素一時歸有道 簪星珮玉照樓臺

王道義法師

法師并州人魏太和中師牛文彦先生道隆行攝事
多玄感嘗修觀宇徒侶盛集倉廩所積隨取隨盈終

無耗竭門人怪而候之見數青衣小童以笭負米潛
溢其困人以攀梯躡墜為艱辛與作階級使其便益
法師叱不許貧惲者咸來食焉贊曰

負糧添廩見青衣 此事傳來也甚奇

贏得克齋兼施衆 銜華百鳥是徒為

母始光法師

法師倚氏人幼業墳籍旁求象緯既而歎曰高蹈物
表非世教所及也遂禮牛文彦先生問五千要旨先
生曰迎之無首隨之無後果何物邪子能默識道在

是矣法師忽釋然如去闔廡之物自此口誦身行事
符理順執古御今六通四闢矣贊曰

混然一物果何名 左右逢原本見成

不是先生輕點破 一生紙上錯銓評

貞懿先生陳真人

先生名寶熾潁川人抱負弘闊人莫能窺出入山間
時見白虎馴逐魏文帝大統中招致便殿訪以治道
及問馴虎之術對曰撫我則厚虎猶民也虐我則怨
民猶虎也何術之有帝悅後謚貞懿先生觀左右槐

名考虎樹者即當時物今猶存贊曰

跨虎閣來市上遊 神通妙用駭時流

文皇謬把開名挽 貞懿先生未肯留

李順興真人

真人京兆人夙稟靈慧受業貞懿之門入山遇三大
仙授以丹寶復鍊養六十變化莫測名聞魏文召試
諸難使之蹈火赴湯而無損諸郡命齋同日畢赴或
磔死復出或預指叛送末後雖示羽化發視唯見空
棺詔於其處立祠像奉香火焉贊曰

仙家妙用本無方 遊戲人間笑幾場

散氣聚形無不可 有無元不屬存亡

張法樂先生

先生南陽人幼侍中緝於君真士念其勤苦不退遂
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燈為之四輝後魏廢帝時隱居
於耿谷人迹莫及風亭月榭樂道忘懷嘗有猛虎造
室恬然不顧亦不加害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
了無驚猜樸全之驗也贊曰

樂道居山坐復行 忘機獸鳥不猜驚

熙熙人在華胥世 一段浮風畫不成

精思法師常真人

真人名節字處玄杜陵人早有才名為魏明帝東宮
侍書年三十八稱疾退隱後著道士服從趙鍊師游
註易老子書百餘卷周武帝幸觀祠醮飲其風命座
演教真人乃剖析天人之理大明內聖外王之道帝
稱精思法師時號閩西夫子贊曰

逃名歸隱白雲鄉 滴露研朱點老莊

剛被關西喚夫子 又將姓字惱侯王

侯法先法師

法師名楷京兆人魏正始中禮貞懿受道奉侍師門
歷三十載堅苦不懈師歿之後入寒谷結菴泉甘木
茂人境清勝名曰三松觀門徒追求而集皆木食澗
飲道術相忘怡然有巢許之風人有為魑魅害者皆
來乞救以符逐之無不立安贊曰

三松觀隱白雲深 巢許家風太古心

飲瀑茹芝還自足 清風一榻直千金

威儀法師王真人

真人名延扶風人幼事貞懿先生周武時玄教將隱
真人叩關論道別白正旁遂有十老之選隋室興文
皇以安車迎致大興殿齋戒受道加號威儀法師建
玄都觀延居之由是玄門大闢謂所親曰道應帝王
吾宗不泯蓋歸休乎遂還故山贊曰

懶向金門日宴陪 騰騰空鶴返蓬萊

玄都觀裏春無主 千樹碧桃空自歸

嚴道通法師

法師名達扶風人玄學淹博為時所尚周武帝迎聘

于朝待以賓禮建德四年將汰道釋朝議未定乃下
詔問之法師陳主優客劣之對上大悅特命於田谷
舊隱建通道觀併選高道爰以居之故世號田谷十
老年九十五解化于觀贊曰

崑岡玉石共焚秋 議論滔滔動冕旒

振起頽綱真有力 千鈞舉向一絲頭

于長文法師

法師名章扶風人年方甌能誦道書父母令依侯法
師肄業後遭二教夷廢雖涉艱危不以竊處易節儀

而名簡帝心詔為大德錫居通道觀乃十老之一也

每以符章為人翦崇神異非一隋大業十年年八十

二解化臨窆有白鳥自棺飛出贊曰

高節當年說十翁 詔居通道禮優崇

如何萬木凋殘後 獨許蒼松挺雪中

金紫光祿大夫岐法師

法師名暉字平定有扈人禮蘇法師得度當隋末主

觀事謂弟子曰天道將變當有老君子孫出世未幾

高祖入關嘗親幸觀庭命建醮有瑞應召坐設齋問

答有契授金紫光祿大夫易接觀為宗聖觀年七十

三携徒登太白絕頂亟還而化贊曰

慶遠真靈啓天休 道法宸章互獻酬

金紫仙家雖未貴 大夫命號也風流

巨國珍法師

法師武功人年三十隋仁壽中入道食蔬衣弊恪守

苦節飢寒未嘗分念聲利不關諸心人譽之則懼人

辱之則拱而聽非唯而順實亦心服蓋道愈克而心

愈柔也恚嬰見之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

收實效於言意之表國珍是已贊曰

心期出世與天游 世事誰能為校酬

蔬食草衣還自樂 旁觀虛作不堪憂

田仕文法師

法師鄂邑人年十九開皇七年試業披度為道士師
華陽子受內觀定觀真訣每入室鍊化動經旬月閉
關不出出則顏色愈豐潤以符法惠人或起死或接
溺屢彰靈應年七十五祥化衆見寶幢羽節浮空而
去贊曰

入室經旬不啓封 神光透入玉壺中

一從絳節排空去 知在蓬萊第幾宮

銀青光祿大夫尹尊師

尊師名文採字景先隴右人才道晉美敬光籍甚儀
鳳二年奉教主宗聖觀三年上命建醮躬行拜謁上
親見玄元秉白馬臨降遂命修聖紀一部授銀青光
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師辭職受官著大道消魔論等
書詳見貞半千撰道行碑贊曰

聖紀修成叩帝闈 銀青光祿重褒光

遺書燦爛人安在 道史千年姓字香

正一通真梁真人

真人名荃周顯德中為觀宗主時陳希夷居仙游宮
與真人密通往來為林下友宋革命翊聖真君降于
終南山令張守真入道謂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
有人間之師張君遂禮真人為師開寶中詔封正一
通真真人太平興國三年蛻化贊曰

天上真君久見知 張君別有世間師

一生林下無人識 祇許希夷作子期

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

宗師名志平字大和東萊人全真六世祖也嗣主真
教道洽夷夏壬辰金運訖錄奉為兵衝城郭丘虛觀
亦燬蕩師念祖宗開教之地自燕而來篤意興復四
方道流不召而集尋以觀事授李公真人未幾殿閣
翠飛復還舊觀詳見道行碑贊曰

法印高提妙舉揚 草樓何似寶玄堂

仙源流到全真海 關令家聲萬代芳

同塵洪妙李真人

真人名志柔字謙叔洛水人師事關玄李真人謝絕
世紛隱山葆鍊道成行著四方宗仰天興之變觀掃
地矣歲丙申真人承清和之命挈領門徒竭力創復
芟蕪起廢琳宇一新徒侶雲臻倍加嚙昔封同塵洪
妙真人年七十八蜕化贊曰

起廢成完速若神 瓊樓寶殿一番新

重來尹李還相遇 祇恐今人是古人

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後
登真之士無世無之閱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

太和尹君別作樓觀先師傳於晉次則精思韋
法師述之於後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
合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垂世久矣至元
己卯象先來自浙右住禮祖庭因坐夏於經臺
得熟其書乃知地靈人勝源深流長誠非偶然
第以韞之編牘未洽見聞遂節其緩九錄其要
一各系以贊總爲是碑復纂文始本傳弁之首
以呈宗主聶公提點趙公刻之貞石昭示無窮
俾來裔得以究明祖道而最之耳茅山朱象先

拜識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二卷附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

真碑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元道士李道謙編終南山

說經臺歷代仙真碑記元道士朱象先編終南山

樓觀爲尹喜故居故其徒目曰祖庭是編載歷代

羽流居是觀者道諱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

自尹喜而下周漢以來人也象先自跋云樓觀先

師傳者尹喜之弟尹軌所撰至唐有尹文操者續

紀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今碑記僅一卷而

有三十五人蓋象先節錄文操所傳又增入文操

等五人耳所言多涉神怪異學之徒自尊其教不

足與辨真僞也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元〕李道謙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水仙源

錄十卷》提要

甘水仙源錄序

夫道家之學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愈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闊衍博大之理其公亦難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絕於世而符籙之法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儻乎百世之師矣其於金丹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中河鎮之洞中授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洞中時等慶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子丹陽長真生長秦玉陽太古諸君

遊相開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而郡邑建立名宮傑觀比比皆是遠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丕敷於海內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闡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為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于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宮道觀豎立各師真之道行及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荆金趙璧未易輕比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錄集為一書目之曰

耳水仙源錄鈔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証之斯後
 廢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
 者焉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歲重九
 日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序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詔書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為之化至真在宥迄成
 不宰之功朕以祖宗履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
 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
 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維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
 心猶嫌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
 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
 真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真俱稱真人載在方冊傳之
 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
 號亦為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為定制朕
 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悟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丹陽馬先生可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長真譚先生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劉先生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丘先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王先生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却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真順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

碑文

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密國公金源壽撰
皇圖啓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圖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無為貞常之道者重陽子玉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其真者神仙也真人名詰字知

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真人也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炁充餘善根積善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齋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群寇劫真人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隣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隣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真人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初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真人曰害風來也真人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吟內有兩衣邇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司

真人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御貫年姓答曰僕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欵留歌頌五命真人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携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為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懽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句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遊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一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例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羹因止酒唯飲水為人聞真人口鼻間醞醱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携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

爾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曩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翥俄頃真人至馬公信猶未篤真人於鶴起處築金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真人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現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第母曰有一客呂馬通未嘗語人次日真人訓馬公名曰通有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披席出家見

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即馬亦隨入見真人與道人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真人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鍊得黃金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真人訓馬公法名曰鉅號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山及旦真人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錫之盥竟肩鬚儼然如舊頃覺道炁瀟灑訓名處瑞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

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
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
雲集真人誦馬捶楚以磨鍊之性之散去得真人道
者馬譚立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
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
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想蘇者懼呼作禮遠近服其神
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遊於肆或留
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殫舉至八月間
遼君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童見目前瑠璃

碼瑠珍珠泉寶鏡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
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真人
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為火災
近之見真人行光明中寧海水至鹹鹵真人呪庵之
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託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
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忽
發颶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問有頃復躍
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
言真人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真人無漏者即於

州衙前登瀛几為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
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
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
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
從之者眾獨納劉雲玄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
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海
塗中真人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登山王處一
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傘
陽子瑀王自髻鬣間嘗過玄度宮主空中警化今呼

云玉陽子曼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却生鬻肆
真人倒坐於其間却曰請真人回頭真人曰爾不回
頭拂袖而去却亦隨悟乃廣寧却大通也馬公之妻
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
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真人一日告眾曰
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
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麤萬里清風常作
伴一輪明月每為使山青水綠程送酒白梁黃旋
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按

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真人勸人誦般若
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
等四人任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戴
除與眾別曰我將歸矣眾乞留頌真人曰我於長安
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眾皆號慟真
人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
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
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
和水為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人同頌畢儼

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
真人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
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
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
庵又命製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
進詩四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永安
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霞一至闕下特賜號禮玄大
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侍詔天長
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

真人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
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真人五十六年嗣
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
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實道行弘揚祖道者也
懇懇求記於玉陽子友人樗軒居士居士授筆為之
銘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
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
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
二進天下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為主慨然入道真仙

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真人承當或歌
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與非狂肆口而發皆成
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東道寧海
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實杜絕
虛假鍛鍊百端極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
為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却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真人
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道遙
子真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于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

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為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人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詰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鬢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

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諱名武還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飢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為長者正隆已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為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人益巨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眾心故多為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與狂鳳歌出權知倒橫直堅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四使海教風為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為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且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庵居固其扁猶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以來及去追之不及扁猶如故問與視交夢警分梨賜粟之化不一焉於

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
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却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
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
却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為方外眷屬迨己丑
李秋留王却於崑崙山携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
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
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
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
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
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十餘篇分為全真前後集傳
于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為之傳及丹陽嗣教徒之皆
益眾其伎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
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為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為
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
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
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
官菴居之永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
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

陽而下所為歌詩各有集而却廣寧獨邃於易侷見
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察國公瑋讚云全真道東四
子傳化四子謂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却與孫共
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
王之瀛賓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
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冲虛大師
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冲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
李志常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
從事鄆亭密適靈虛宿聞真風故託為之說使後之
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曼之大得以考
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
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
於方技可矣曼不得以因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
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問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教明哲
聰敏冲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深

襟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
常喜詩酒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真人西
來授以秘訣則頃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
金之產借為水雲之遊邈落入關結廬於大一下
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糲糧之食隆冬祁寒
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
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
篇無非發揮玄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
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

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
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真人
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清談懽然相得每期異日
同為迷闇之家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闈之行乃忽
忽執別及抵山東凡在州五會之眾傾赴雲集懽喜
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籙爭度懇延致以為
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
環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
宰斯邑下車之曰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

蹟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眾曰真人上昇之際
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曹瑱劉真一乃奉上真
人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遽示歸真之
意越七日癸未過適重陽真人坐朝方陳設供養總
物鼓震雷忽奮聞重陽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當
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盃
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
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洎
吾邑黃籙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

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嘆良久曰異哉真人
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瑛傳之來世
良為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
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罪也予雖然竊聞古人有云
布衣之士不附青雲鳥能施名於後世哉今自幸遇
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
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
子遊金真之門久矣子其為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
伏謝驚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

宰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者然人人言異殊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之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軍月餘闔境稱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獻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惟然均頌其福加之清康公正無一毫

之私雖魯仲康之令中牟西門豹之治鄴縣不能過也其萊陽素為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曰乃延請道眾若鐵查山玉陽子輩引居便坐講道論德探清靜無為之本窮修真養性之術度館蕭然殊不覺有官况既散則復治事如初徒且遠糗略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絕能剛毅如流而清靜之道抑不為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叅之禮蓋公何所異哉矧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心戮力贊成美政主簿夾谷昭信朱刁課最戶無逋租仙尉蒲察武功綠棒

感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擾其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無夫公之為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彌篤已見之於物及真人登真於萊陽也值公復宰斯邑與諸僚佐持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真之教復成之於末竊觀初末遇合之因緣殆為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也賤子不敏因撫其相遇之實得非并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記

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立用撰

天地無為而全道至人悟道以全真廣大簡易不見其朕資生資始而弗能主名道全於內者其天地乎屈伸消長莫測其變德恭化育而必臻其極真全於內者其至人乎丹陽馬宗師瑞金蓮於東海根玄教於重陽起跡於金源氏全盛之時流派於我大元開

劉之始與夫廣成鳴道於上古混元垂教於堯周冲
虛南華立言於戰國之世者無以異也師諱從義字
宜甫世業儒係出京兆扶風漢伏波將軍棧之後五
季兵亂東遷寧海國家為祖覺字萃叟以孝行稱父
師揚字希賢容儀可觀沉然有度事親為學緯有父
風容或驚走以紉複摺於家者視之燕金也白於父
藏之以待旬日容至即付之容謝曰吾呂仙也居幽
谷村以淘採為業積金兩鎰將鬻於市適於監稅者
賴公獲免領中分以報希賢固却之呂曰公有黃向

風義後當有高士出焉他日訪幽谷人無姓呂者始
知其異人也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
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
人以仁義禮智信命之故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童
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適李
無夢鍊大丹於崑崙山幾三載矣曰仙至則丹可成
一日師遊其側無夢見而異之曰是子額有三山手
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因為之贊曰身體堂堂面圓耳
長眉修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而受

記同步蓮座既而丹果成忠顯孫君惜師才德以其
子妻之凡三息曰度珍度瑞度瑤師嘗補試郡庠夜
夢二衣褐者一素襦而面跪且泣曰我輩十萬餘命
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遂之入屠者劉清園中壁有字
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
慈悲世世軸頭常厮抹既覺聞屠猪聲往視之則清
之子阿澤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則弗及也始悟已
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以決
其惑因詰壽幾何曰君壽不逾四十九師嘆曰死生

固不在人易若親有道為長生計已而與家奕棋乃
失聲曰此一著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
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欽於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
賦詩曰抱云守一吳工天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斷
杯揚神思醉中却有人扶中元後復會重陽祖師
造其房戰師曰布袍竹笠冒暑而來何勤如馬曰宿
緣仙契徑來訪謁與之瓜那從蒂食詢其故曰甘向
苦中來復曰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
師心自謂曰前所作有醉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之

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列處父母未生時唐開談
道多與師令乃選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一十六
首祖師廣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先是師夢
南園地中一鶴湧出今茲欲為祖師結庵祖師即指
鶴出之地師大異之庵既構宇之日金真師欲從祖
師而遊以累重難之祖師乃盛陳雜物遠遊之樂以
開釋焉是歲十月朔祖師令師鎖庵齋居百日日止
一餐雖隆冬和寒惟草履几席布衣草屨而已形神
和暢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

卷給祖師謂師曰將謂汝三款日從我而遊直鎖客
風百日仍作一場奇怪師將以資產付度珍華以雜
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夢中歌有燒得
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命師更名鈺字玄
寶號丹陽子師又夢從祖師入山及旦祖師呼曰山
侗因為小子為居崑崙之煙霞洞師忽患頭痛殆若
無所道者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兩
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蓋禁用酒引不覺過量
疾甚人復曰為公皆死矣祖師相掌嘆曰吾遠尋知

玄緣信道不篤而至此耶乃以鍊心語瘞之曰凡人
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
更藥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師焚誓狀于文登蘇
氏庵師從祖師至汴寓王元之旅邸飲食起居悉以
仙機示之鍛鍊既久遂承秘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
師將昇師請曰鈺當為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
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遊師暨劉立三道友人入
關謁和季二真人詣劉蔣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
然錢於長安市中復獲仙柩自汴之秦歸英判蔣遵

道命也師居廬頭分三誓三誓者三古字祖師之諱
也十四年秋夕師與三道文言志於秦渡德真武廟
師曰關貧譚曰關是劉曰關志立曰關閉聖曰乃劉
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庵為環居之所手書祖庵心死
以表其願庵為祖庵自此始也師謂門人曰一晝夜
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逆造化曾少停息
否對曰無咎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託比華亭劉
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賦詩曰錦麟下得空勞澆收拾
論竿歸去來大乘即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

號十九年春二月師築環華亭大梁亦與馬場外未
畚一揀括已久矣四月十四日移植環內以水沃之
曰今日純陽降世辰也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以
糝生紫矣仍作頌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
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大梁請釋其旨曰此隱語也其
應有日矣反期綠紫敷榮始知移植之日至五月二
十相去三十有六是天地晝夜合為七十二候也大
珠類此甚多記以誌之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解
元李子和輩領執几杖以從繼而棄俗歸道者不啻

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安居蓬萊庵從善
交趙恩請也秋八月早師祈雨詩云一犁沾足待何
時五五不過二十五至日果雨二十一日年冬師謂
門人來靈玉曰世所稱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
折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折洗之未決
旬官中有檄發事遂以關中教事付立長春為主張
兩仙伏東歸過濟南有韓洵清尚者慕康節之為人
所居號安樂園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為
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

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
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
庭而妙道得矣洵謝曰大道鴻濛無所和詰今聞至
言得其門而入矣師嘗說四體用云行則指足於坦
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膝下
之珠類此甚多蓋言道人分內事也二十二年夏四
月至寧海未幾行化於文登之七寶庵門人穿井九
尺而大石障之師乃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
應清吟及踞鑿尺有八寸泉乃湧出冬十二月晦師

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遂乃歌舞自娛二十
三年春正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真于洛陽矣冬
十月下元日文登令尼龐古武靖師作九幽醮師謂
姚鉉來靈玉曰空中報祖師至青巾白袍坐白龜于
碧蓮葉上龜曳其尾見於雲表道俗惟呼焚香致拜
居無何回首則卧東南而去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
觀忽四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
隨絳節鳳捧耒耕鳴鑿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
登玉宸特駕寓其歸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師

誕辰師仰瞻天表曹瑛問其故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于知一曰教門洪大胡下慙遺師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謂劉真一曰汝等欲依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百難慎勿退惰果爾然後知吾言不妄矣又曰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汝緣在北方可往矣時將二鼓師東首枕肱而蛻是夜於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鳳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俄頃人云師已仙矣

方悟留題蓋師之神也初崑崙紫金山東華庵有松數株變青為白師曰松之白殆為我乎不半載師果逝焉長生玉陽二宗師來蒞喪事七日而卜兆於遊仙觀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陝石門人盜去萊陽宰武節劉公啟樞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復塋之師幼習儒長克家有不貲之產而樂周急故得輕財好施名禮所謂積而能散者此也雖為碩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此也承師訓以闡化持門人以歸真雖寓形於寰

海以濟衆為己任語所謂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至人得傳心法日經鍛鍊而不弛其志孟軻氏所謂樂取於人以為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像變若泉為靈液劉清毀屠具而改行樂周焚漁網以向風所過者化狂恣革其非心所存者神耄稚為之雲集果行西秦飛冒東海凡五道場弘師教也故曹瑛雷大通劉真一于洞庭等數十人實脩真連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師陶鑄之手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皆祖師之高弟尊師曰叔師處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詩皆出塵絕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之號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真人李天樂持師道行之狀致懇於僕曰吾嫡祖丹陽宗師塋于萊陽進士張子翼作登真記已識之矣而祖師成已成物盛德大業師能繼承之乘風御氣長生久視之道師能揄揚之祖庭會真實本諸此不以貞珉載其道行以詔後人殆為闕如子無靳其文庶傳其不朽也僕惟道德之源繼繼承承不迷於後世者丹陽之

力也字辭其可乎乃繫之以銘其辭曰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道非人弘道不傳人能弘道道始全重陽飽飲其河泉道眼直視東海壖金焰燦開七蓮慨然振馬揮玉鞭丹陽鴻儒宿有緣行功鍛鍊方且圓渙然冰釋歸真仙詞源落紙如雲煙機發於踵崑丘巔降龍伏虎祕法玄知知覺覺無後先道場五闡教乃宣乘風御氣遊八埏下視塵世循天淵若子若稱大賢胷中冰雪壺中天傳心嗣法無窮邊

長真子諱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瑋撰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玄虛渺漠之間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為之士也士至於無為無不為携壺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為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隣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

之教焉鍾丘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賢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諱公真人也師諱處揚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即錄錄之工於雜術出納之間無非平實報已生資以濟貧窘積善之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象無傷焉又所居遺火巨鍊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是非火水所能頌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荀荀葛已贈灸人口及弱冠乃專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臥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為行於世界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瘳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帝橫空公飛昇欲捧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悅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至大定丁亥歲神欽闕重陽真人度馬宜而為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

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
海藻而寐寒可隨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
祇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浴
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
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
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
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揚與馬立劉同處其人步虛
詞中有達真鍊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道
訓命回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
遺說徑歸閩中瘞之于剝將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盞
師資之禮頃有精兵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
冰介於鳧舄之間足無所若人咸異之後寓跡于河
朔獲縣君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狂
衛州至夕廟官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意際而
竄之見先生通火而坐溫驚致潛退未曉然道人趨
州託乞藥于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臥內尚未起搜
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燈與蒞子訓歷諸家
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

而論故事千後忍斷析齒之情德也抱夢中之藥神
也知巨俗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為人德
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
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
餘篇目之曰水雲某宿暮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
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宮者謂然子之
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道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
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東隙地教誦道之先生誅茅捨
磬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
於朱庵中神遊間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
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棹霞觀也觀在後長春立公
真人立名至太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
異香凝空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已
年已月已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
自重推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叔鸞之後教
十年居仙壘之側王生主棧霞觀事與董生始終無
祭無隔假行改莖同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
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洲陳公無染以碑銘見焉

于老夫敬喜而平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
先生梅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于
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奔發揮西洛留跡語見
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
賢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
未已千載馨香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黃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撰

夫欲襲氣母含元精採混茫窺霄冥縮地脉抽天局
毫芒太星塵芥無浪鞭烈缺筌靈騰汗漫肩鴻濛
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
塞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師金右族
夾漢遺英矯矯雲翔堂堂藏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
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
德樂推恩恤寒餒惠孤悛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
巨剎以為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開朝廷
嘉熙辛義旌表門閭蜀免徭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
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
既誕世也謹事嫡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增華醜榮
清淨自守布衣若畚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
誠辱辭故山欽訪異人而意親盼矜然未之許也大
定己丑之春忽於隣居墜聞人所不能反者揮灑二
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

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嘆賞其筆力遒勁擬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攜立謙馮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坂先生聞之竭履而趨香火而趨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米西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鍊肝薦誠刻骨效盟貞儿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慈懇羨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群乃嘆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鱖已知

有分列仙曹鳴擲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為之孫處玄為之諱通妙為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立劉諱兩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汗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幹玄機丁寧而答迥丹經掃蕩雲洋送水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遣物離人而還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何蓬瀛洲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叩謁陽崖華陰寧神於劉蔣葛盧之祠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

之中養性素於古塵難給之藁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悅其精心灰為之益寒形木為之不春人積則食不積則珠無恆容人問則對之以予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漢之濱門人為之穿洞室於巖塊忽遇石井寒泉冷泠泉醱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煉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錦為三泉遠而中歲復還武官姓拜母氏相見甚懽卜太基之陰隲是靈虛之祖堂手植增指管翠戒行后無何鄉里誣告

先生故人輒不辭而就縛坐行蹤者迹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滴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園就柳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絏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立醮于昌陽綠雲霞壇白鶴舞度是歲也秋早如焚復披禱向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己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微如影響之應形禁自後東州熙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冷泠林梢帶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

宗聞其道價鍾錫乃遣使青微之鶴托蒲輪持於紫
宸侍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像士庶絡繹相
仍戶外之聲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
敢臣頌賜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
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開苑之行曲既左肱脩然迺
真祥光氤氳瑞氣紛綸所有遺文仙樂太虛壁陽同
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道黃庭真液理窟條
造聖真足以為萬世之規絕拔靈宗君龍教軫承法
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啓玄牝交谷神不忘十叔之

恩乃紀跨鶴之盛跡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長生老
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
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
東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擊雲漢之洞天融
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烟聲名聳發於鳳州光華
照耀於金蓮構虛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
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而遊昇八竈也

長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
旨六旬將旋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真人既
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
示來世余再謀于耆宿且以晚望思潤不足以發明
老仙為解勿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
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父師長春子姓立六諱處
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
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崙山之烟霞洞
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

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兩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
世謂之立判諱焉為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
師歿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獲仙骨歸於南楚干
其故里師乃入碣漢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策羅篋
臥不置也人謂之義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
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碣漢時其志道如此道既
成遠方學者咸依之京兆統軍天谷公奉疏請還祖
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鞠真餘悉稱是諸方謂之
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并開徵赴京

師官建庵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到祈至理進璫臺第一層曲春遇至滄望日達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紀重道遂禮師禁中道經一載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交甫祐甲戌之秋山東乳耐馬都尉僕敬公將兵討之時整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令使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答行夏四月道士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從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

皇帝于大雪山之陽間以長生華師但舉衛生之經

以對他日又教諭仁孝

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贖禮師因絳曰臣涕泣萬餘里得驛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回蓋獨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還也所過迎者數千人所居戶外之穉滿矣所去至有雄馬者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回方道汎不遠千里而未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居住燕京大元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有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既而行省又拖瓊華島為觀兵革而來元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通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燕輒臨見熒惑犯尾宿師禳之即退舍旱魃為民虐詔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種華島為萬宮天長觀為長春宮且授使者金帛碑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

湖聲聞數里魚驚悉去北口山亦推人有亦是報者
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
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記余曰吾死之後教門當
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位
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
教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
別在且偃寢矣異哉七日提舉來道安輩請師登堂
懋會衆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
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群弟子

啓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
嘆異之九日醮畢國仙院於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
明慈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慈必用
之士有俘于人者必獲而出之士焉所至以師與之
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
繫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固有道者
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者其像事之其死也近者
歸葬遠者駁奔如考妣愛其至也會者又萬人近世
之高道福德薰滿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

儒書究其亦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業
大率以提倡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
磅礴道二集行于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
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師夫文之而
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數
沒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冠上而勸人
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
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闡求之古人
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於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

何哉蓋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及科成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
授以周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
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
召也溘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
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
是推之賢於燕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况道眼之具
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持跡而
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錄之以銘其粹曰

全真一派道為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
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福溪一簣六年
筆孰無有人皆曰賢廬子龍門亦復如是羽客來歸
如渴于水子誠真仙道林之天選然其中飛吞大千
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烟蘿甘老章廟之世
作宮海濱帝妃道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
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度召以使星遠乎東歸
道乃益私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為沒兮高堂孳莖
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而全律哉長春

祭文

定庵吳壘撰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
茶之奠致祭於長春真人丘仙翁之靈嗟：仙翁早
歲出家壯而成道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
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
班馭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
古何者為位何者為去嗣教門人結緣道友衰經滿
堂如喪父母吾屬踉蹌蒙知最重莫拜是道哭為之

慟嗚呼哀哉君壽國安師能致之舍靈耳目師能答
之水旱為汾師能復之師為飛仙何日忘之嗚呼哀
哉尚饗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

銘并序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姚燧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歲丁亥秋九月提點秦蜀九路道
教天樂真人李道謙偕終南上清太平宮提點賀志

冲素志真來言伏請六年詔書今掌教光先體道誠
明真人張志敬執行首節文

皇帝嘗曰自東華出教至重陽開仙化朕心憮於道
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跡教立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
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真君呂真人純陽演正警化
真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陽全真
開化真君為鈕丹陽抱一無為真人譚處端長真雲
水蘊德真人劉處玄長史輔化明德真人立處機長
春演道主教真人王魯一玉陽體玄廣度真人郭大

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孫不二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其於鍊德述道聖漢天火稱情適中死滿生被道紀
光顯永承萬年重惟重陽真君七弟子有婦人者餘
六真平生求道之確成道之艱尚恐行竇流之人聞
者不託金石無以聞之將來久遠用是以禱詞臣并
真君既傳六人獨是玉陽尚無屬筆敢以累君燧絲
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
生者之見求於德於功於事於言見書見而聞書聞
信傳信而疑傳疑實錄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於千

載下細及龜蓋貨殖方技滑稽隱逸卓行獨特傳之
况聖皇下詔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
吾儒者不為其道非職而辭也按事狀及甄異錄真
人王姓名處一卒海東牟人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
月十八日毋善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
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床前撫首與言
又聞空中神自名玄虛宮主歸乃敬服赤腳狂歌市
中人謂或病失心或城為無疾將收欵冠巾妻之不
可遂與母皆為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聞

開化真君至州願願弟子列真君知其可擬其道為
制今名從居崑崙烟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稀玄清
散人明年辭居查山真君從其徒而無為諱慈德立
演道郝太古曰真人者自文登將歸寧海徑龍泉去
查山二百里時失暑真君持傘自手飛出未晡墜查
山柄得僉陽子三字識其師蹟僉字書所無若真人
君特制之以辨真人後有詩僉竹通為七箇又若僉
為本字五人合竹二人為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
苦嘗俯大壑一足竝立觀者目曠毛豎台橋然而不

能下稱為鐵脚仙洞居九年制練形魂其長春為詩
頌曰九夏迺陽立三冬視雪眠亦展幾其跨火不焦
入水不濡之徒歎遊遊齋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
踏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排峰烹鷄降鶴起死噓枯
麾訶噉芥一方千里白叟黃童渴飲其虛或以為善
幻誣民因名飲可鴨真人出門戒其徒先繫池漉水
繞而濁之往則持杯盃飲曰吾貧人也無嘗從人丐
取今幸見招願可餘杯以盡君謹與之又盡飲歸解
衣浴池中有河池水沸涸以炊不火備積髮純簡不

纓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
衛生為治對曰含精以養神茶已以無為雖廣成復
生為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
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曰或謂異人或說
善幻世宗試而憐之見不可殺悔怒而說者當時謀
之謬云然也明年為修真觀居不踰時求還山世宗
賤之奪去其年世宗不豫復求徵真人對使者曰吾
不難斯行誠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車
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為醮資大行真福其年復還

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為供致真人而薄其酒
曰取汝某室葢樽煮酒來植伏求之則其專葢置人
初不知者飲已留書四回應真字曰以是朔汝明年
四月十四日真君降反植果育子舉家喜曰四回真
人指月日為吾耶泉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應真矣
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
錦體玄大師吾之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是時呂道
安建祖庭蓋真君故墟以無物願不敢集衆真人奉
立觀重塗賜道安冲虛大師而祖庭造建始盛以母

玄靖年九十求還山倚摩賤道之秦和改元及三年
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民為道士千餘人
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
大安改元北京諸君華陽觀庚午醮荆州玉皇觀謂
其徒曰若聞空中敕指擊撞擊乎北方氣運將回生
靈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天遣南牧丙子文登請
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
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為其言者
條分派出多於六宗教不啻萬立演道弟子尹清和

真人為道大宗視真人為叔葢乙未擇其孫清冷子
劉志深保建上清太平宮蓋由葢屋民張守真能誦
翔保德真君語必為令及當來休咎徵且授九壇三
劍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勅有司作宮千柱以
安景靈金季蕩焚木灰元有清冷翁鍊鍊茅以居時
日薄西山緣構乎佑一殿卒其弟子陳志玄朱志彦
趙志古張志隱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趙志真及今
賀李兩君十人相嗣為之歷四十五年構通明紫微
七元三殿虛皇一壇凌霄一門靈官演法湛然傳應

法師祠四堂鐘樓齋庖廡廡將二百楹位置雖劣祖庭猶足為向闕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嗚呼上清作爲宋太平興國中出內帑鍊而土財爲之既其毀也乃復於道流教人之身真人生遊於金而見贈於皇元真人生遊皆在山東其徒教行則而擇勝地以祠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死排空御氣載營而西顧不執掌囊中曰吾孫若魯亦有可才如是者耶詩曰少正純重兮四君皆陽生不並時兮名相龔兮豈以陽者兮在天親上輕舉凌

兮中夜前席別建修真兮還山固求鳳翼承許兮邀不可留歸軫經時兮世宗不豫章廟累起兮奏章帝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虛華陽天寶兮不恆其居在樓業兮其出一戶孫子登孫兮獨踰萬教東海之波兮百里迤邐兮西流兮溢又鐫都太平之宮兮古仙聖宅一孫十曾兮剪棘攸作身生不西兮逝未百年而教之西兮他門孰先碑其平先兮道行猶斷爾祖爾思兮來尙無歎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空兮易為向往何獨一吾兮海嶠自名將取月魄兮

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

徐琰撰

隨日受明日月為易兮衛生要訣世微五君真疑誰折又嘗思之兮少正塘純歷世綿遠兮絕學無人嗚呼重陽兮純七弟子有婦人焉兮六人而已父雄子良兮中有玉陽體玄廣度兮始人為狂行歌市中兮望道未見從學荒蕪兮識習一變離隱查山兮被徒雲光兮眠抱雪兮夏立遊陽九年德就兮鬼盜被逐騰神入夢兮群異傳出莫毒匪鴟兮持教如禁名揚燕都兮微未天長樹生為治兮震來聞蓋滿言剖疑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度善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反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聞於道俗存亡之異也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稱曰慈惠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大通之稱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稱曰崇玄誠德洞陽真人謹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

洞陽學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勇來見請於予曰貧
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茲蒙聖朝采錄錫以徽稱使得
遂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接雲之訓也接雲之所以
表見於世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欽二師道行卓
異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
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接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
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
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敢之過願屬筆於子僕辱惠顧
我曹之賁塞矣予自惟儒生昧於玄學叙事造辭或

致扞持徒取誚於識者卒謀再三竟不獲已又洞陽
與余同宗見持素尊難於終拒乃據洞陽所錄宗師
行實採摭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庶虛歎之以
頌師德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
家故饒財為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
夫曷邑縣令師初諱昇以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
夷曠蕭然有出處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回洞晚
除陽律曆之術不棄仕進慕司馬季主服君平之為
人以下蓋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閩西

寧海進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
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
君何為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問律從之
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
拜自是日徃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
師乃棄家入崑崙山孔真君於烟霞洞求為弟子真
君納之賜名璘璘怡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
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
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毛錫

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
灰鐵却得喜風觀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未幾師
辭真君去與王玉陽住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兩丹
陽韓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
君上仙四子已入閩遂而遊以訪之十二年整真君
於祖度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腳
跟輔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
道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歸趙魏間十五年坐
於汝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為移水

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奇其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蜀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汝州知師在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吾世孀師雖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情嗟異而去二十二

年師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為人言未采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井堂演道遠近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闢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邠太古之名傳天下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

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般若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字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說太古集凡十五卷行於世噫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若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為方財為符錄為燒煉為章黜派愈分而遂愈遠其來久矣造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支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崙

招其同類而開導之振鍊之敝立一家之教曰金真其修持大畧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思恥合垢若己利人為之宗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為道日損之之又損以至無為莊生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道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馮璉劉立王邦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繼世其業者甚衆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原板蕩國祚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責賤欽仰宗風大振道

價增崇不減太古今洞陽者艾敦厯剛毅木訥食師
之德幹父之蠶當釋道紛爭摧敗挫衄之際寂然湛
然守之以謙冲安之以季順履之以鎮靜操修無方
精進不輟用能上取聖知特降靈書褒美較其難易
又不出於獲粟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今
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族如其子請觀其孫銘曰東
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入沒空復中此語常怪東坡
公神仙有則八表同不應看止東方鐘菴蔚山高天
北崇佐左廟右殿得岳宮上有一洞烟霞封重陽發
之塵鬼工紫氣直與閻浮通馬埭對立王都從六子
矯：皆人雄傑繼至自蓬萊 驚見碧海磨青銅煌
煌七裏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就中却公駕鳳龍
洗心以爲虛玲瓏嵌用於空運以冲机棟高貴不掛
胸剛决物莫摠其鋒訓練復過王元元袖天一傳神
契融有袖無袖由人縫同門之朋徒與種脚踏下必
隨渠僕沃州石橋張果跋豆如虹蛟揀蒼岑大道在
北南北衡何須遠走葉雲松止而不動吾非慵又乃
萬物之始終結如跌坐為壽筭朝觀日出光曜瞳吞

霞入腹丹火紅暮觀流波朝彼宗河車挽水玄霜送
有人間之趨下風如以寸莖撞巨鐘挫手使去坊吾
功過橋行人枕塵容僅名什利不有巧見公視世猶
蟻塔形骸土木心宜鴻願必有此羞頑庸反求於身
當發蒙樽貪節愛瘳痾恫：往來秋夏冬百感一
一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能窮確乎六年真苦攻養成
坻女連嬰重香袖起舞知德充願以所餘及憫侬普
度一切超樊籠泥在鈞分全在豁曠吟螺羸無常燕
功成朝元去忽忽飛霞珮玉鳴冬隆雲裝烟駕滄溟

重弱水萬里承濛濛淮南小山空控叢黃茅欲種頂
圓衆公不可見憂心中接雲老仙亦難逢住世賴有
徐神翁

七真讚

北斗王粹子正述

重陽王真人

出惠道運蒙雄絕倫甘河得遇元若任人挈還回師
大開全真魏魏法教東海向秦

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三醫承師風雷示化
金玉齋軒選英前獨如何可道

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真痼疾頓愈决烈入道水雲為侶歸觀終南
聚徒洛土教風既弘屹然高舉

長生劉真人

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遭厄藪
所守不渝聲名卒顯後名海隅

長春立真人

猗歎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慈此兵戈
遠涉西北九九乃終世人莫測

玉陽王真人

幼遇玄度再禮重陽飛牟送歸金蓮共芳跡多神異
名動帝皇高山景行十載雲光

廣寧郝真人

雖出閭閻獨善林泉兩詞一袖終始師傳神示易秘
沃穡六年化錄逆順卷合自然

甘水山源錄卷之二

甘水山源錄卷之三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

汝陽弋穀撰

宗師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盛什百
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
衣啟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
之正寢寧神五華山者梵十稔矣嗣教誠明張公一
日語衆曰清和師思報祖師之恩遂大葬之禮仍即

其福地並建宮宇勝槩甲天下弘闡祖道功越古今
吾儕亨其成業今無一報顏寔腆矣將刻碑紀寔以
詔無窮若何僉曰唯遂以中統三年十月吉日徵文
於汝陽弋穀撰僕以師真道德高厚奧妙無方詎以荒
疎淺者所能窺測形容哉固辭不可謹按門人馬
志通所紀行狀仍撫其功德之著見於耳目者序述
之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矣天之所以早付於聖賢
者無不備其所以濟斯世而見於功用者或久追廣
狹之不齊何哉曰時也時非聖賢所能必不能滯其

時而已或拱揖廊廟或淑私側陋或清靜而化揖讓而治或平水土降播種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寬默以章苛偽文勝質喪則示還純反朴之訓禮壞樂崩則正三綱五常之教大則天下後世小則一郡一邑隨機應變與物推移要不過乎徇道以濟斯世耳由貽以觀之功用之不齊者所遇之時異也則天之以是道而畀付於聖賢者曷嘗有二哉道猶水也渴則為酌飲旱則為灌溉道猶火也飢則為烹飪寒則為煦妀用雖不同而水火曷嘗有二哉頃以金錄訖運喪

亂並與黔黎殄於蕝醢玉石燼於烈火天意開顧挺生至人全昇斯道以假援之之手於是重陽而後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繼出而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春之統授受之際累聖之妙無餘蘊作父作子迷闡化數十年徒侶徧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狼戾易心強梗順命革煩苛為清靜化湯火為衽席挈一世顧天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為最蓋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時異也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遠祖居滄州前宋時

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不躍於大定九年正月二十生是夕其母方寐見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則無火稍長舉止異凡兒三歲穎悟善記事五歲入學日誦千餘言讀書即玄解嘗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相自忘七歲遇陝西王大師有從遊意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遽欲棄家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銅之竟自

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惠因勤瘁者累年衆德之遊濰州時龍見完顏氏素豪倨慕師道德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今觀廢於兵而松檜鬱為茂林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邾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已卯歲

太祖皇帝遣使劉仲錄徵長春真人仲錄及蓋都真師迎見於順天慰問世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宮既齋優渥甲午春遊母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未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觀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為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艱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勅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在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跡連遁為衆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自是徒衆輻湊輩瞻樂貢者日充塞庭宇忽謂衆曰吾素厭冗劇喜山林遂因平樂請主醮事而出遁景州州之東山未絕燕之僚士固請還宮壬辰帝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世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既齋優渥甲午春遊母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為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踰春南歸及玉田衆喜為數日留日晡已遽促駕兼夜行五十餘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時皇后遣使芳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詣沁州主黃錄醮事入郊城境居人或夢縣之地祇曰真人來當警衛無虞及平遙理醮事時旱久且風醮之三晝夜燈燭恬然在他境猶風沁師杜德康平遙帥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鑿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為之張本師以此道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師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遣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兆域投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柵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

撫慰皆安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為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遙之興國觀崞之神清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沁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曰千萬計貢物山積畧不顧或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并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日清

和宮以為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歲墓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忉忉不安賴師道德素重鎮伏和杰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脩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後人復脩意至是師廢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昭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

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燦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之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已帑物為香火費為民祈禱雨大霑及還燕無光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為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長往及宮兆顙禮聖畢訣衆曰吾將逝矣衆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復夫何言有進紙筆者默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

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衆毀哭過哀時聲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購賵哀戚若喪考妣初師遺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徇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師平日著述甚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語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旨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哀為一集目曰應緣錄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迳坦明以謙遜勤約為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為入道之基及其縱說則時

亦露機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奧其次不失為誠謹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初居濰陽龍虎家餘二十年姬侍日滿前終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至剛之氣充諸內矚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乘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為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祥風時雨覆及遠方跂行喙息固不得其所其

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備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為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橫潰華禮滅蕩汚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筭誣語八佞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帖然此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僕憚夫昧大體而

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銘曰

叔世運厄坤軸旋皇綱解紐兵方連鼎中生靈若小鮮磨牙萬喙垂飢延天生至人蓋汝憐神道設教界已專重陽發源亦有傳得自無始先天先世間果有甘河泉萬劫老派常涓涓流入濰陽玉清前灌溉六葉開金蓮混沌雖鑿大道全積霽掃盡孤月圓至理渾融無正偏漆園鄭圃非獨賢遭時得君明機權鑑光亦豈從媼妍宜鴻高舉蓬海邊閻闔萬里來翩跹鰲頭可釣虎可編萬蚪誰信容答鞭顏波力障迴九

川塗炭氣化成凡筵惠雨一灑劫火燃大地魁作種玉田精衛投石海空螻蚋過祝速變遷風雲千載非偶然轉禍為福皆黃緣歸來演教談妙玄英華咀嚙九九篇琅函萬軸成蹄筌始信天上無癡仙洙泗豈特徒三千燈分大小俱燦燦有心不敢自聖癩有口難說無礙禪人云功行徧八埏波浪幻跡從涸涸草樓菟裘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直鈞坐釣三峯巔寶地花木肥羊豕青山不礙行雲煙死而不忘壽更延他山有琰寶可鑄光騰億劫無歲年千溪萬壑分

嬋娟明月依舊懸青天

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

銘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王鶚撰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為祖師其自甘河仙遇
劉蔣焚庵行化關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
非信道篤而自知名安能卓立章如卒之搜奇訪
訪逸得高第四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生四人

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甦矣哉
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能無欲歿能不壞惟其以
長春師為然師救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
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
止於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
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侍行為長春門弟子之冠其
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脫煩勞優游以壽終者夫以
清靜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
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

之矣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洛州永年宋季避地濮
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
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為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
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以授玉兒覺
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
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遊雖以四舉終場
同進士出身歎如也見穎悟不群嶄然出頭角意欲
作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飾雅好恬澹常默
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

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朝學道未涉涯岸若愛欲纏縛
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同舍兄張本敏
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
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蓬之牢山復
徙天柱山之仙人宮之主者曰湯陰李仙見公儀
觀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遠公辭告之曰君玄門
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所至異人並
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公
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表亂土寇蜂起山

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師自登居業從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之待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由琢器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黃摑副統咨公等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禮己卯冬十

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劉相仲祿齋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公懼其為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始命駕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連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地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為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座上語衆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為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曰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

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輟癸未夏五月師至自行在憇于其觀一日齋客四集師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困而佩之仍作詩為謝師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苗子弦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屬之意秋七月從師還至下水時燄暑尚熾師因納涼官舍之門樓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上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寧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之以俟他日自得

之耳公拜而謝自承教之後益自奮勵息機體真敬事循理歷死生憂患之際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為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己丑秋七月見上於乾樓葦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衆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

者高其節特免桎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遣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丑夏六月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為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秉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覲往來必以公故公為朝廷所知而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毘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舊手

自為書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大行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法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為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精精嚴之士普賜戒籙逮庚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戒凡七晝夜祥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

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幡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為輔行仍賜內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陞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籙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道衆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賚有差詢問窮乏量加賑卹自恒而岱而衡而隸宋境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恒岱之祀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之士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規度營造

凡山下道院皆為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逮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籙大齋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為印押大宗師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薦海內亡魂勅公為大濟度師出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壁環鈕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鶴五雲現于空際者無虛日公復念燕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滌洗則無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衆冬十有二月有旨

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勅公預焉會館既定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勲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效上嘉納之命書諸冊自午未間入承顧問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總真閣之北簷無故摧壞六月庚申朔公倦於接應謝絕賓客隱几不

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為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公以儒家者流決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茹葷飲酒之戒消毫不犯主宮門二十年凡所營繕皆公指授翬飛櫛比雄冠一時四方信施歲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無私債羽化之日衣衾杖屨而已性質直不能曲意順

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較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辛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院二紀敏之以使北見留隱為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侶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韶推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荐承恩顧雲輶所至傾動南北香火送迎繹絡不絕及聞訃音近者素服長號若考妣焉遠者出迓仙靈為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誠明子携諸執事踵門來見曰先師嗣法有功玄教今厭世幾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則門弟子輩俯仰慚怍殆無了期惟先生與師鄰鄉縣熟其為人敢以斯文請子辭之力不踰月凡三見臨具狀其師之德行及持虛舟道人李鼎之和所謂傳併以見

示予觀其行實平美略無纖芥譎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見聞併為次第其先後而銘之曰

道之為教基於老氏不肆不權知足知止性而身之全真則是質而文之真常乃爾粵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陽裔孫長春嫡子笑授方弦傳法微旨留建棲霞嗣教伊始言必成章動必循理誠以待士廉以律已萬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終榮生哀死蒼々五華涓々一水窈兮窈窕閱我冠履付畀得人追書遺美有狀斯述有傳斯紀仙靈雖昇仙閣不已我銘以辭

無媿焉耳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子真人道行碑

宣授河南路轉運使兼廉訪楊奐撰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至寶也不蘊於山淵而不聞況於人乎東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民之傳宜乎綿亘千數百載而不廢也僕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序升主好時縣簿

考道濟福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耆稚而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馬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俾叅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峯鑿

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永安中好事者請額禮體玄大師尊佩受法錄以輔道教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平天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叅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已

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累必盡力購援而後已
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
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
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
之又不起二年饒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喉無別歲
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
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
使繹絡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
不兩名近侍護師降香濟源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

河阻風鐵劄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烏立致
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月
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為之冠秋七月約
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
帛迤邐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
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
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而不能濟道清秦人不
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逐舉脫其厄其
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躡擁篲以

相先玄通子范圓方曩為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
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慶順堂
下造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
蝗俯狗輿情投符瀘溝乃雨蝗不為灾戊戌夏四月
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人秋七月
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
京苗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刺寶儉總
管田雄交疏邀師會樊祖庭即入命駕入關總官事
綦白雲李無欲實網維之而曹冲和志陽實潤色之

丙午夏五月西遊鞏昌以汪候德臣敦請故也冬盤
桓秦亭賓僚劉澤珣王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
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
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真人壽岳九秩簪冠滿
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禮無不答大白若
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焉
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
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
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

有洪鐘集行於世鎮陽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汴
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
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
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
張侍讀本在闕中則泰省王輔臣郎中却邦用諱議
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書掾裴憲經
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瑀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
言詰之師間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
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

雖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間察其日用
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焉六十八年脇不沾席未
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
至於畚神願真之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
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韞之細至經歲不易
肯以系毫利諸已耶東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泚葦
北際燕遼瑰蹤瑋跡章々可考葬之明年春僕以南
漕長告老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餘里懇徵
文石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塵遐相巖扉強勒之銘

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然起海
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
馬奔物生不願為犧樽火烈始見玉性溫西翔東翔
動帝閣歲旱懷詔濟瀆源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
擲懾老坤蜚廉馮夷掖兩轅焦穀載沃如平反朝那
夜哭戰死魂霓旌豹尾文續繡楊枝麾灑消沉寬隨
稅應物忘清渾疾雷破曠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
上賓碧落何軒々道路掩面法宿恩洪鐘叩擊皆玄

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殊泂契義敦我舌入筆勢
可捫赤書翠琰馨蘭蓀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終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

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

金魚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
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之所學即世之
所謂全貞者也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
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淨不

二譚長真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玉玉陽體
玄却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數
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哀嗚呼盛哉真人之時馬已
謝世而丘劉王却尚無恙真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
為可教乃抽關啟鑰不少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
海涵無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
山林乘輿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
登之萊之蒿之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
則徒眾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虛日真人一以

皆接納飲食教誨畧無倦容故人人咸自以為有得
而依歸之誠蓋堅真人一日遣人詣郟之五姓邀寧
海于公伯祥主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
識度夷曠衣褐懷玉而不顧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
所密授者他日與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之春大
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忽顧謂其眾曰
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
謂今日也遂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于未侍者曰
于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與人諱志

源李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當
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銘曰維昔
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人迨及真人會同
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陸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
既還忽焉遐登真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與教在斯
人歟出言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喻知得於至誠維生
有聞維後有傳禁之古人不究乎全夷山之陽汴水
之湄刻我銘詩以永厥垂

離峯子于公墓銘

遺山元好問撰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力疾走環城數周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

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闕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離峯子之生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

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黧削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穎脫縛律自解心光燁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

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聖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黔卒販夫且然況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牀塵中兒蛇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我亦按天籟以宮商青混沌之渺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弘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

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乃為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子氏初隱觀津女兒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葦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迺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峯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鷄豚託處聽蛇視身寇讎自干且羅樂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容嗟曰婦姑勃礫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蛇骨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蜕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祁默

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遺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為請推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親以孝謹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館於家禮敬備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丹陽行丐長安

市真人出賃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究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願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乃築為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閩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

所傳矣是後閩中之人攀挹道譽以不得承接為恨
邠州淳化李氏築為精舍廼真人居以因剪柏四枝
手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
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維六卽者事真人執禮恭甚
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
謂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閱
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
敬信遂割別墅朱楊村之柏坡為真人築庵之地庵
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
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
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葺
今為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
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
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
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
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
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寶至淳化真人
已逐真矣道寶為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

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
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
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
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屢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
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追贈今
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遂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
內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之曰
九九詩無生吟其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
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澧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
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
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
期咸以為至誠前知靜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
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
子王志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
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為室靜為門靈襟不受塵翳
昏擴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源季世遂有支
流分禴禳科禁何紛紛玄元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

百餘年弱而能強謙而尊無為而為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陽而下教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陽得真筌誰能雜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纏迷人逕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內照如澄淵關中道譽芬芝蘭捐貲割土爭招延築庵要結香火緣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之柏高叅天翠微之宮轟雲煙御風乘氣返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

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

劉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心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揚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閩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家世為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

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永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効先生為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為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賸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顛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為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為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木虎公既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即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擴獨有未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克性則

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為猖狂誰知懷玉終
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
會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宮提點
吳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師全
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
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

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
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為古
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系莫得其詳生於皇統
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
竒古神情雅澹風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
忽感竒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
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抗其辭而
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毀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
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歎報罔極之恩

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闌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
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
子列自薪水春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
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
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已鍊心行其所受如是
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
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
命而行卜庵玉峯山下順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
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

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啟發至於疲癯殘疾惛獨
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閭里士庶日益敬
仰邠人為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
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為常貞祐間羌人陷邠
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
其為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莫
止滿戶外之履屐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誘掖
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郡素忘師
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

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卻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泊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為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淨經師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庵側

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為莫逆友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參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

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汞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閩中周全陽也俄夫所在張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初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度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即遞相印可

以圓明為道兄焉乙未關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衆百餘西歸於南時叔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葺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谿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憫物惠愛困窮處己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冲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嗇氣順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乎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

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隋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嗟若全陽玄門之綱天安英偉上性昭彰松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之侵昌三髻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九年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先饋美啻五漿示神變而警張入夢視而

別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翱翔遊紫府宴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告劫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燈而朝香紀其遺烈而刻貞珉將為萬世而傳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黨宋子貞撰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家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初業儒喜涉獵

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却太古學為全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秘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歆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為衆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閑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上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師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為主復為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

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父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軍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緝莫與與為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官事

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壠徑詣真
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往來其間戊
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字讓不受是歲遊
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蹇
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
禹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關吏不令出公
不得已為之住持終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
未幾會壘源明真人李志元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
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

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
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
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
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
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
公懇求乞銘公為人開朗尚義汲於濟物而疾惡
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閒暇談笑疊疊可愛一
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
故言切直人不以為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之急難輕

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不衣冠北渡者多
往依焉尤遠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
受戒錄稱為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
乞為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
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為祕寶
其所至之地則候騎繹絡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
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為時所
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

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塵玉屑噴戲墨落紙銀
濤翻窮闢聖號角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姝姝暖暖
蓬艾繁竊取溫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鯢麾斥八
極恒孤喬退身閒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
狀代歸朝元羽輪馳車闕復崑昭昭中有不亡存惠
子已矣誰與論為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王鶚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內嚴省署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勲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者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太古寧廣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

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遠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納破瓢首蓬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為人役之笑而徃人辱之拜而受輻光晦跡未有識其為道者尋值兵機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

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浴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在泰然不以舊新介意雖住久去不回顧慙憇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童山林縉素之流聞闢筭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了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諫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乎

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禱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師作黃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泉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誠應誠意交乎天地可通况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

備錄初重陽真人西歸茅丹陽輩四子傳道于汴之
逆旅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
日當令子孫卜築於此主人以為狂未幾重陽登仙
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
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
為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
責辦故人樂為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
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物但閉目凝神指虛
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覩

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
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
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訃聞皆為位以哭
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
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
利人利物即目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
無故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如是所謂獨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
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以上格天

心下乎人望巍然為一代宗師學者矐乎其後而有
不可及焉歲關逢困敦正月拙師之門人論志元魏
志言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千
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
秘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渡後始識于燕予
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
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予乘間問之曰師年八
十宜深居簡出生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
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乃涉

於輕易耶師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際宜有分別我
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富貴召之亦往貧賤者
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
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
知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徒無
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朝為盜跖暮
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人亦化道之力也予聞之
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
吾師之真師之全真編語錄求之有餘師予衰朽之

人忝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為人作文字惟師以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為言之義不容辭乃為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玄元至德澹乎無為夫分派別橫流四馳天授全真障而東之作者七久為百世師粵有廣寧號稱鐵面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歸一無建美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睽惟汴梁重陽蛻息大建朝元輩飛雉翼不自為功歸之衆力

名飛九重壘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緣密承道庵在處百千一聞計音泣涕漣漣付畀知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尤乎道紀惟師之名達乎萬里堂：一碑未盡其美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即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祺撰

廣哉道之為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千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千言為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衆流而為一夷考其

行豈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微自海濱首以好生惠殺為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

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震肅之際毋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也遂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不加

省二三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喙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徧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閑數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轍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道路教事衆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霄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

誰即玄元祖庭久廢於兵僉以興復為難誠明真人

獨念師可辨尺書加幣改白雪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宇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衛仍賜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預出氣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開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計傳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為死灰以形為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塔焉隱几不知有已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

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為賢智事業與人生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語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祕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為請義不可讓遂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夷門天樂道人李通謙集

方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制誥蕭何圖文王鼎石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文次人幼清醒骨幹嶢嶷寡言笑不喜華若見道士輒謙喜迎接聞積道經則諱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工書翰又性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怒齋王北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而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四年真常示化場黃之際蒙以後事為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

哭臨既畢眾環師而拜內外翕然欽服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

身著道士服志行脩潔問學淹該首踰不惑之年純
作難能之事增元前輩垂法後人可將賜號元光體
道誠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
長春宮建設金錄大照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
群鶴翔舞下掠壇堦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嘉之賜
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
之碑石嶽清廟貌濯金季兵火之餘卑多摧毀內府
出元寶鈔十萬緡付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廉潔
有幹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幣使各任其事或創

瓦礫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易寒暑四疵一一
瀆五廟完成畫運舊觀方將襲履貞石叙聖代尊崇
祀典祇敬山川興壞起廢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
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
師士大夫遠方進俗奉香火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
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己利物為
行不資於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王李真常凡
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為障蔽及師掌教大
揚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為真實

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華師德存者尚多師以叱咤
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氣貌溫
和顏然處順不見涯涘強悍者服其謙恭矜於者漸其
退讓故初雖少嘯久乃恬然加以持身精謹過物通
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待其
惟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薨五華山道院東裏事畢
提舉劉志敦持行狀致嗣教真人王志坦之命未求
文謹狀第其行實之大略而繫之以銘辭銘曰
降衣秉葵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知誘物化中爨

遠大朴乃始淪焉偏愛有至人起秦川不修不為口
忘言布風遠暨東海端一區學者歸淳源流傳四業
道愈播嗣教乃行故明賢識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
植資稟異習了初入長春宮三千道流仰標致華玄
堂深人絕跡哉哉千函鎖幽秘師持管籥恣披素萬
卷江洋在冒騰捷趨徑造浪苦辛博中得約道乃真
真常門人徧天下齒尊緣熟非無人一朝明化拂衣
去心傳悉授惟師親將臺高築拜歸信千古盛事驚
三軍學道口承在心悟行筆不知行早暮羽服黃冠

十萬餘趨走長春宮下路仙家閱世如流萍空裏浮雲聚散輕適向市朝觀物變忽來鸞鶴下青冥玉泉西北烟霞多五華山色高差我馳馭一往同遊波長留仙骨埋山阿千秋風雨荒雲蘿墳前豈碑字不泯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京北路提舉學校官前進士王懋琴撰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為世故所奪不為人欲所雜利害憂樂不能感得失寵辱不能動地於行業者絕俗之善形於言辭凡執象之美在儒

林作儒術之儀範居玄門立玄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到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為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為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洙泗融為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同廣于西

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為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進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賢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默閑茂歲開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虛觀冲虛大師呂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先前人修實德以誌來世高蹈物表超塵衆其亦絕類離倫之所為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揚其

委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者誰歟冲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運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始終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符柱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願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外養內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永安樓棟真道百閉君也其中混之虛歟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淵抗

將頌之棟會玉陽真人奉初主事教事君乃復構基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冲虛披戴同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榮然後興矣載在脾定教絕塵緣一日屬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鐵履為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指此去不遺閣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畢儂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呂君者信乎絕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居之靈觀

於祖塋之北焉予為誌以光潛德因據其實而為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惟呂公崑崙秀鍾勿脫塵網早登道宮侍仰惟註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厥祖克脩厥躬值屢通否挽回鼓風啟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教適至塵緣頓空介移夜燈珍藏屢中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貞靜崔先生傳

正軒杜仁傑撰

先生姓崔氏諱通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真靜其疏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韋家墜下栖焉假醫術募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人咸德之粗工玉彭缺甚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請曠輒執裂僮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之復起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

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道人楊涓畢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未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掃家庭間獲片楮問者乃先止該二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爲題扁諸所居之堂堂舊詩卷默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華之純陽觀駐錫木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言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獨具其體云

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焉導以福幢殺以聲樂然後以為昇天之證吾猶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蛇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為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為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北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為黃耶其教成精履有遁乎釋氏者吾以為緇耶其業履志孝有出手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為一區間者道馬路以燎原之頌隨揚舉以靈灰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為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為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息綸一出名賴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

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徒單公履撰

自黃帝問道於廣成而神仙之說始興老氏跨殷歷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極要妙其教被於萬世降秦及漢代有頌人安期者松張道陵之流或出而不晦或見而不常神奇之徵皆揭於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晉隋唐以來既跡園翫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殫紀至於幽陰陽之秘幻集靈異之大成微而草野鄙人幽而深閨稚女一聆其名知其為列仙者唐呂純陽一人而已盛矣哉其傳之也全真之教蓋發源於此其流達於金初祖師王公倡之於前七真繼起於後而道大行矣惟卯公起東海之濱玄教真風彌漫洋溢其高弟一十八人世稱為十八大士者師其一也師姓潘氏諱德冲字仲和冲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家世業農大父秉政適大安兵興起家為軍都統成萊州父新字濟之以儒為業辟充益都府學教授世父澤民萊州節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財嘗遇歲凶發粟賑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復

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而師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逝長安師即從旁與之語應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雅非凡兒也異日當為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為娶妻遂宵遁即在棲霞濱都觀過維揚時清和真人任持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

膺門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五其暇日則默坐靜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空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

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祿劉后齋詣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觀風沙為思不以為勞也遂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錄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機注倚无深燕去和林數千里朝覲往還凡十有三供擬之費皆符神於師一無所聞所以玄教真風恢張誕布薄海內外

無所不至者師與有力焉師之內城外方各有所任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又可見於此歲己未平遠官長梁公偕同僚慈院詣清和真人重修興國觀真人命師往首創年撤其舊而新之壬寅著師詣路道教都提舉仍兼本路道錄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利孟呂純陽之仙蹟也朝議以為純陽之顯道如此祠而祀之事涉簡陋可改為純陽萬壽宮命李真常遠運道望隆盛人所具瞻者崇建焉先自長春自西成回抵蓋里泊夜與諸門弟子談語次謂師曰汝緣他年當

在西南此時永樂吾道矣至是真常泊清和二宗師集眾言曰純陽吾叔之祖也今朝廷崇飾如此孰可任其事者眾以師德望幹才綽有餘裕即欲理其役無踰於師况長春蓋里泊之言已嘗命之矣乃署師為河東南北西路道教都提舉命往營之師率其徒至永樂百工勦緣深源而未如予之趨父事問兌伐木雲集川流於是略基址度遠通程功能平板餘合事元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廡齋廚庇靡不至於寮舍滷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

新北踰一舍有山口九峯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
造其徒劉若水起純陽上宮及於宮側砌下院十餘
區市良田竹箬及蔬園果園舟車碾磑歲充常住百
色之費至於四方賓侶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
嚴飭壯盛傾敬之心油然而生夫撤祠宇而為宮庭
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
但致傷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衆
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
絕其褻易之心嚴乎外者所以佐乎內衆之所以崇

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緣作新崇
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已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
靈山及玄教師堂遠近侍護師悉降香以禮之乃增
葺淮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詩冊刊之
石以彰靈蹟于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瀆過
采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舉此勝緣
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旦與師同躋九峯之巔見其
秀拔如倚遂場其名曰玉椅峯中黃春聖天子在藩
御命設善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台四方用侶道行清

高者平衆師者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
瑞公適常之選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為贈享
畢遂永樂丙辰夏四月適上宮至五月朔旦忽謂左
右曰吾幼遇長春師授以秘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
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
略有次第今世緣道念亦庶幾兼修而並舉無復事
矣吾其行乎眾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近下宮時方
感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為病師曰汝來弟行無傷
也忽陰霖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者此尤可

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栢二本根幹盤錯枝葉茂盛一
夕無風自折衆方驚悟曰此栢無風而折可謂大異
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將盡師忽扶
杖而出面四方誦咒語隨即以反捺之露坐移時若
有所待尋復入以湯瀨其面即著衣索筆書頌一篇
既畢乃就枕憺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奔赴於
掌教故明真人遺提點五公賻賻甚厚庚申歲三月
初五日發於宮之乾位仍建別祠合嗣事者以奉歲
時香火故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帥之德於於

朝賜冲和微妙真人之疏師性資仁裕成履儉潔雖
居道汎然樂善好施中條東西居民每歲初或有貨
粟於宮者數踰千石適時山荒道侶不贍衆極欲微
之師曰歲荒人飢奪彼與此是豈仁人之用心哉負
者聞而德之後每於純陽誕日相率設會獻香資以
報德歲以爲常癸丑春早經管徐德祿杜諸耆老禱
於師師爲誦靈寶經不旬日致甘澍盈尺師嘗居九
峯北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
師劉若水乃於師誦經處築臺志之曰九峯老人誦

經臺因狀其行村提點純陽萬壽宮事文志通自永
樂定燕几二十里杜知宮劉志復詣予而言曰師之
道行如此然神隨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
几四五往還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篤而此於
予也專是可嘉已乃爲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固系之
以說焉夫道之爲教尚矣小而始於鍊度之微大而
極於性命之奧無非事者至於營葺宮宇惠解貧乏
此且觸物應緣隨感而勤勞而不有施而不報將神
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棲焉構紛紛擾擾殆多

事矣然遊神於淡合氣於漠超然獨觀以自出於塵
境之外者彼何足上苴芥葉乎其間也耶故自師師
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
接於事焉亦未嘗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
徒見師之撥日作室不少輟於斯須之頃以爲若是
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然一氣虛
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
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
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香冥恍惚不可爲象者也謂

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
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
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
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
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
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爲命由是而爲性由
是而爲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
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

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師則有以推而廣之是可銘也銘曰

渾淪妙理含元精先天後天無壞成一貞融治儲萬形繫始不足誰奇贏于于天樂誠難名無何七繫情寶簡以智相軋機相傾紛然百偽無一誠風韻俗靡三千齡何人倚琴運大庭豈謂否極時方亨粵有奇人悼含靈因心悟埋開瞶盲爾全爾真性爾情若醉而醒昏而醒六塵瑩徹神珠明維師啓鑰通玄局十并動息靜不凝外營擾擾中長寧功成羽化何泠泠

東風萬里遊太清俯視八極塵冥冥中條之山鬱蔥青黃流宛轉相抱榮紀師盛德存吾銘

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紫微野人人姓志真撰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邱人世本農家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為歷祖宗未嘗有及公松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馬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而簡靜體貌魁偉賦性敦厚希言笑自誓亂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為虞候

二弟成人俱為之婚姻教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因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從之徑詣棲霞太虛觀師禮長春宗師參求玄理遂親炙左右得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但若不識不知者但躬勤庶務而已蓋行家人之所難為也貞祐中四夷雲擾有大寇據海州州之道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衆觀其從命專且難絀凡兇中兵而無所避忌蓋敬信之心

致一也已知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漢迤邐數萬里衆有倦行役者公以已來之騎付之而自徒步蓋苦已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復從宗師還燕登闕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參謁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求則與之而無懷宗師以公慮慈命主玉虛觀事不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橐俱棄蓋不以物介意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衆勉力昏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師歿世嚴而清和主盟玄教士辰以公提點

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間則終日
不始有間則怡然以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
曾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
坐爾汝故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
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聞衆猶總之不
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為昔請則以身先之蓋
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
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清混
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為愚或叩以方

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而未之嘗言孟涵養深
厚樓而能寧者也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
疎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
純正戊申掌教真常真人以恩例授無為抱道素德
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
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於玉華之仙瑩禮也
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疏予嘗試論之
昔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觀而天
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信之使人之

意也消而曰子方未嘗譽之以其德之難言也素德
真人若東郭之為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
於終身步趨玄域而無一毫利欲之私至於以身率
物未嘗語責傷割於彼其專心致志內不失已外不
失物往來塵境幻化之間而無礙所謂人貌而天清
而容物者宜矣至論公行無妄跡言無愧辭手枕指
顧無不在真語默作止無不從實此皆以跡求之而
已其在玄門六十餘年有所感受於真師者未易以
示人所謂聖知逆迷鬼神莫測之事將與天地相終

始矣是豈與人所得而輕議哉後之人聞公清靜真
實平澹之風勉而效之未有效其心而不復者久而
肖焉與道幾矣中統間逢同毅始洗既望謹齋沐頓
首勉為誌云

沖虛大師子公慕碣銘

大原李鼎撰

師姓子名志可字頌道沖虛其疏也寧海人漢高門
子公之後父謂江子六人仰其功也相好淡靜幽齡
有出處之志永安初長止劉真人以道接人於武官

師聞之往馬於願時之間似有所契雖為父兄約制不得即從之長往而然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止矣年甫十九乃決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歸真遂求法於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為受道器乃授之師既得法因服坎爨之後十餘年期報厚德時亦以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回處燕京大長春宮宗師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長住物業有增益而無廢壞上下協穆內外淳誼如空冥中有扶持之者後以老得閑至己卯春二月有年肚越

五日甲戌訖以微疾歛息由脈安然順化於白雲觀寢室中焚之五華之眾仙登春秋七十有一眾者宿相與言曰此老自宗師仙去之後受清和其業二大宗師託以提點宮門事如彼其久矣時常日用慶或出或納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收計師及該小敘之際一袖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腸不沾席可稱者二也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安借事乃推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前一聚塵沉是靈迹無所不可

又何足問任爾所為可稱者三也至如其餘於語默動情之間謀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者多矣不必徇舉始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吾守其傳之於師者藉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潤也乃望門弟子衆人等謀為不朽計狀其師平昔所行之大槩請文於子將刻之石于亦重師之有道乃因其實而編次之屬之以銘曰

萬善之美藏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十餘年賜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衆如人事結如

胡不少潤我心不度曲脈歛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溪聲山色假者見假真者見真吾玄門中伴哉若人者若門弟謀不朽計刻此銘辭昭示後世

玄門執教白雲真人基公道行碑

京北 府 學 教 授 少 華 李 庭 撰

書曰吾人為善惟日不足謂心無所為而為之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卓絕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基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

同志若欲舍然勒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批生善人
仍命仙真周旋誘掖卒使輝坑污濁之中生享清淨
之福者垂五十年所捐有積於冥冥獲報於昭昭者
寧不信歟公諱志遠字子玄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
嘗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曾祖貞祖得中皆祖志印
闡潛德不耀父遵性明教課慨曾次洞然無吐吟初
慕氏世為著姓宗族常至萬指中有孤悻其狂不
能力給者皆身任之事既濟未嘗感亮有德色里中
人有以飛語被繫有司有義其無辜即為代之在囚

園中後記以恩信感動獄吏因縱其出入凡獄之克
者多從容設策理出之未幾已亦以恩獲免大定丁
亥重陽祖師學誦師真西遊乃館於其家同語之
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為羽衣遂即其里建龍翔觀朝
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己丑餘氏有菜色因發私廩
為粥以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於丙兵凶之後道廢
徇野視犯寒若悉以收瘞數獲遺物甚腆必伺其主
而歸之無則皆散之以嗣不給毋張氏亦有淑德事
舅姑以敬願稱既而生公敏質沉厚寡言笑舉止不

凡五十五歲仗之學辨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
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自潔其形祖
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游家禮長春大宗師如公
為師成寅奉宗師教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太
祖聖武皇帝天寶仁聖志慕玄風已卯冬遠遊巨劉
仲祿齋子詔駕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啓
行仍率高弟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嘗
時柳風沐雨胼手胝足跋跌教萬里見上於西域靈
山之陽因承在己之間乃答以凡為邦本本固邦率

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術也是言既奉深契上
心玉音獎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崇主天
下道流此回駐車全山之嶺頗謂清和尹公曰慕公
從我以來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
將來弘吾道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
太極宮尋改為大長春宮委公總知宮門事授清真
大師疏洎以助國教民經蘇付之度道士吳志沈等
以備選掃宗師既仙去道命清和嗣教門下公左右
維持終始未嘗忘甲子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錄

所至老師宿德望風迎送策果帛委堂下者動以千計非誠心故行有以動人格物能若是子成成春太宗英文皇帝高道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闕是歲冬春旨輔洞真子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徒點陝西故事庚子春遂入長安從府僚之請也建三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山太乙樊州之白雲鳳樓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其舊而新之其餘宮觀修廢補葺不可殫紀杖太傅移刺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詣燕逸請清和天

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寶書宣諭倚付掌管關中道兼發五皇太子遣使脫塔馳驛諭旨待以師禮己卯六月無疾暴興忽集家諸門人中志信曰吾將行矣汝宗嗣吾職王張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於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己未冬門人將樹碑志信備本宮提舉郭德山李志希等狀其行實來揭文於庭辭再三不獲已謹次序其事按公之為人恂恂謙退似不能言至論及教時利物之事此黑山立辭色俱

祖師既早甲辰春光鋒使夾谷公祖庭設羅天大醮禮請於洞真宗被雲祥太霞泊公與李無欲共成五位真人補行醮事會皇子永昌王遣使趨崇簡設金葆大醮為國祈祥遂復同諸公在事觀其進奏精嚴靈昭昭者使回其啓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與熙五真人徽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刺公就佑德觀設黃籙大醮臨壇外體存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齋旨龍錫金符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

願言必有據眾皆心服以是宗師獨為侍重及未闕中道傾日益隆尋常以恬淡自持未嘗出怪誕之語以誘愚俗一時達官閭人翕然歸仰四方學徒不可勝數故能名動闔庭壹蒙獎養非踐履純實何以及此今人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被與利耳而公能斷然絕之其視財貨不啻若涕唾然蓋其天資過人遠甚故碑之無疑仍繫之以銘曰
慕為若杜居海濱予世載潛德止哲人今天與之性合元津兮不離不歸全其真兮有未提擊擊長春予

主寸秘訣授受親分利心亦智專精神分始終一節
無結礙分

聖聖密道起隱淪分萬世逆師竭崇宸芳一言止教
如其仁今功德西儀取與份芳推其緒餘淑吾春芳
養和飲惠萬征馴芳列聖相承教益振芳金冠鶴氅
寵渥新芳萬世大厦與止翰芳道運委履終其身芳
功成眾世乃上賓芳往來條然肘屈仲芳有不亡者
壽無垠芳門人紀德刊翠珉芳千秋萬歲仰无塵芳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夷門天樂道太李道謙集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
行碑

宣差崇正大師提舉陝西五路興元路州門重陽萬壽宮李公集

釣六鯨於東海者不為鯢鱗而重鈞採合抱於鄧林
者不為拱把而加斧首志於大匠臣細務不取也今
觀無欲行實其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
諱仲美原川山人父珍職官融有子四人公其次止

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過倫慷慨特立
毅然以正直自負世間有狡猾者每正辭折之人望
而畏服嘗肆意酒間視衆世為不足玩弄年三十七乃
幡然曰與其泊泛塵空中飛若擬脫方外耶時公真
教方行意欲從師而未知所向適碧崖楊先生主持
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崖素待人於肩睫間知其為
金門重器然天屬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令還
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抵家與諸親友次謝妻子而
去其妻袖之笑而不顧其父見而呵責公媿其辭曉

之以理性之事又徐者格亦欲而道乃同詣碧虛門
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子號公蓬
頭與衣行丐於市向人謂之曰酒李先正日聞問惟
以濟人利物為己在至於出微之理允造其極大安
庚午春燒大旱居民阻飢公謂其腐曰餓殍如此安
忍坐視同邑趙三節富甲閩中公詣其門備詳曰此
艱棘之秋趙恃乃茲強索付公賙賑公與齊志道等
畫稅亦費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泉慶之
公密禱於神鑿泉得水設濟五杖斂而罷公不欲彰
名懼人知已即日而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題為潤
園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十日為約其冊中妙用
見長安集五期墨河使夫谷公及耆老致筆託環整
請以縣南龍祥觀委公為主公屆之居六年至興定
庚辰任終南棲觀五年又遷京北之丹霞尊蒙師旨
主營建三原碧虛觀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規正大茂
予春碧虛於祖庭文室謂公可以倚重眾以有代間
中換取公及軍民避亂於南山糧蓋人相魚肉幾及
我公或曰此酒李先生素有道者也因携得出山遂

得免為庶庶春和而陽依附者家會中盛李公洞真
予公在汴中盛春請住持丹陽觀終已汴京款附於
我朝俄而忽起異能無辜皆生謀公與一長老止
水泊中進於完瑄長老謀謀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
輩平日所行正為此耳死非常事大何畏焉竟以事
免城中絕糧人爭北渡津人固拒飢溺者以萬計公
請洞真先登固以陰陽問論津人餘皆獲濟公既達
新街門徒望風輻湊今之靈虛天慶創成榮觀自此
始也明年預眾適燕時清和尹公嘗放每命道眾識
祖庭緣事皆推公為能公謝不達復奏請住持重陽
宮兼世提照陝西教門事更名知遠祖以厚慈公來
行而歸適魯適提自徒伯以下皆大道祇迎不以卷
觀奉之者有願為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以
一毫私已悉歸之祖庭京北田侯德榮聞公西歸督
佐官就河中相過以府成佑德觀歸之今上清宮是
也時關中首定恭徽相備公以仁言語振稍稍格心
比年南征得學未有不絕公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
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必致者乃議貨取隨後以明

文折其自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
庭玉清之間然規畫綱度未嘗不參於祖庭而中
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墓事掌教真常宗師人在以
祖庭之職冬十月詣提點重陽宮再拜奉士議修文
廟闕瓦而中却却因華請於公公畫給之士皆稱嘆
庚子春三月祖旨特賜無欲觀妙真人號秋七月河
北柳公總管家隸百餘人陰謀南逸符其類狀畫發
刑之公聞之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勸導亡者皆色
明半坡中辟小教百結連和逸權府將濶悉知其情

撤尸請可以令來感公一言但欲其則葉太傅轉刺
實給其母死欲以二婢殉公以古葬禮正之始罷議
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弊因以華而平春詔燕京作
普天醮公預為夏四月歸自衛汴京長官復請在丹
陽樓雲正公共禮郊迎在中若有急色介請徒連出
人莫知其然甫登舟而軍已離京門其北見類如此
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玄微其人號尊又被管服
之寵甲寅春宗師以國家熙事其志格致年已八十
六矣不敢以老耄辭比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

中折真大師張志悅以其徒升宗師為大度師於長
春芳臺留頌而悅時復六月二十六日也請徒來極
而歸因葬於終南祖心禮也其之明年志悅命李志
安陳去元具行狀請於宗師欲刻諸石道寧通有事
于堂下宗師就命常平且曰無欲領袖祖庭蓋有年
矣今予代之始終行實予必熟知其文之也因誦道
寧不復半讀誦按無欲可見之行爲之說曰有主符
玄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怡物天下羽士皆觀而化

無欲公輔弼其教以仁存心伴祖師根本之地有隆
無替可謂無負宗師奉侍之意蓋公之為人葉剛大
正且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充養有地故
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過志難則先之見人急難
必盡力救之而已有叩其餘具之訣者則以積累勉
勵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身不夜分不寐雜與童穉
言亦詳詳未嘗倦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
忘形骸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微然且
待人以約持己以讓其虛榮心成而不極和而不流

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秋敬直書之恐人以為誕
原其動靜語默之常亦可謂聞世異人者夫故研之
而無嫌乃負之曰
傳譽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其行也固解紛庶務
而善計不蓄一志不抗而先為之倘若人者將散世
提操而逸帝鄉之遊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略然乎
歸休也

索陽真人卷無欲真人

維大蒙古國歲合己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

交生河南滑長兼廉訪致仕奉天楊真謹致祭於無
欲真人間元通寶若吳尊師性質高純克慎履履
日吟風蕭少之趾所與善者惟李簡仙孔巢父爾昔
張志和號玄真子浮家泛宅逍遙幸歲寓意於漁釣
不設詞曰陳少游寔觀察使曰顏魯公曰州刺使杖
履往來迄今傳之以為勝事魚也何人浪名進士職
非顏陳才非孔李巖穴素與洞真無欲而翁而已旅
舍京華適卷之已天兵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都門閉
而弗啓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承驛名入長安市洞

真仙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衣裏日電射人微
懷不寐青山滿眼書粉委盛夏五月瀟瀟作紫夜
半託君萬有不謂朝頤朝蕊暮頤暮蕊火浪未終免
孫而起真人入燕過黑獸世傑聞計青老汝如水正
骨北泥計病奈梓利塚荆扉尺書註至白馬素車遠
涉清渭三墳生藟少酬知已僅念宿昔能不止再
見無時伏惟尚饗

佐玄取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 巖 趙 著 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州人五代瀛王
道之後賦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有為入京師就
任太學西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遂鄉以詩書自
娛不復為舉子計本州節度使吳也甫請設教授事
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
歲終木堂春宗師自北關迴道過馬公以其平昔聖
學召諸之故至是為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
之天機至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舟即願奉几
杖列門弟子乃先謁真常真人為先容真常一見莫

送於心遂引見馬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
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
後事也公默然銘於骨中後數載宗師將歸其宅眾
乃以嗣事為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復
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
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崇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
事屬意在公豈非天手請毋多讓遂集道眾并達官
貴秩天下大老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靜室
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穿戶而入扶至堂

上使眾羅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
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在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遺公手
書云予年運而祖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
况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求斯時不可
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慎行此事已十年知之
者不惟玄門通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美
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
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為典故而行
之遂立真常既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道遠於自得

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迎服教門之業在輔茲二
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
詔教授弟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信行
溫恭者如其數為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
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因有之地日
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
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
德見稱於士人又勅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為宣聖廟
命子弟舊德珣修葺武廟而守祀之又創建五教觀

及道庵十餘處為道眾修進之所熈子冬十月京兆
太傅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葺重陽祖師以公為
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
之缺有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為之記者刻諸石者
亦十二三焉祖師等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
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襴紫服透元教門都道錄權
教門事仍賜以金疏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
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
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薨之五

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堂樞前門人稱德於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為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焉公之矣為最厚因知公為最許故不辭而為之且異常之於此一相遇便堪若平生遂引致博太真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為可知已蓋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十數日數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曾次真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骸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此耶或者往來猶議語同出身於儒之故故蓋圓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言憶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出死亦跡孰如其神此豈圓於私智之所能及也哉予政新之曰如其不思為得焉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主博太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逐禮服智燭仁宅義路才德雖兼時則不過華門空實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患發藥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初文武之道將行有望公之所闡豈小補哉贊成玄教亦卜大未荆金趙璧元而不耀英華外發誠明內照昔日非熊今學猶龍彼此一時不謀做同州之金石磨滅有終豈德流風云胡可窮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 虛舟道人 李鼎 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秦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歸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既卒於汾陽軍節度使高祖母元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而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通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端王及龍議曰志烈祖科奇異世襲十戶終於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十戶賊母烏林答氏略以全國名臣傳者之其家世可謂盛矣況在

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處之鮮不紛紛華之所流
蕩公獨從韶齡中猷需貴而樂淡薄非性亦上風有
薰習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遣人高翔哺聚劫
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待之則生弗
得則死抵死求止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朕以念慮不戢一人寇
為之平古語有云活十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
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
之耳公有三兄五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五輔國

者餘皆克紹家聲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公同進
去程詣離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為門弟子師憐
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允後必為玄門重器乃從
其請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第四都全真觀主之之
故為隱匿繫歸有司聞之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
知不可奪因送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樂真今更名
玉清矣公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除亦嘗質於玉陽
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已已長春應詔
京師遂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疏美嘉之

也貞祐於百公之昆弟皆為兵亂蕩散而父母失依
公乃扶二親就己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雖二兄遂
其安置省閑誠敬之禮未嘗缺已卯聖朝遣使軍劉
仲祿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實可以從行
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萬里涉漠其輜重車
皆西人主之惟公獨御焉清和憫其勤請劉於師師
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
有大所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卸山淨德無以
為報其僕其御實常為之事子惟不知所求亦不知

為勞也同行者中是稚勤苦百至皆爭赴矣辛巳西
至阿不罕山始有漢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
癸未往德興之龍陽中中長春春旨在燕城太極宮
尋更名長春宮亦自龍陽未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
一矣一日靜坐一空忽然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
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
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難繁劇汝勿憚是皆磨
礪汝之砥石煅鍊汝之鎚冶也言訖不知所在尋覺
身中百關通暢真氣沛流并尾闕入泥丸是後日復

一日神物變化金裝玉液黃庭絳宮灌漑流瀆非言
可及公因徧考北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
於書者針芥相救矣公從此以來雅頽沛造次固不
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為
樂可勝計即至清和真人掌教召副知長春宮事俄
遂知宮成受宮門提舉丙午遷宮門提舉戊申權
教門事已而以恩例賜金冠紫服并至德宮虛怡真
大師號於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普度戒錄委
公為燕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

公玄門大老之故已又在制選授以教門都提舉印
伴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黃籙羅
天大醮尋奉命賜合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
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宮觀稱是是年春二
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滿門人凡來
省視者見其身睽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日皆不之
信至是方知公之可待道人遠甚越三日癸之五華
山仙登從道命也至於度門人立宮觀茲皆緒餘土
苴衆人之所共見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

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內
必有真精微妙衆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
之心送養之日官僚士庶前登後擁頓動却色道家
不言可知秋九月門狀其行請文於予予因按其寶
寶而次第之屬之以銘曰

莊蕚柔木言絳之絲大浸滔天砥柱不移二者之美
公并有之公既有之我請布之一過師真使得正理
觀公之性已超異矣及住大宮中正不倚四十年間
又出類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本若不立道無由生

推公之孝及公之誠本既立矣道宜有成人所見者
緒餘止道公之得者妙絕真假天地一指萬物一焉
不以是觀知公並真與其親身孰若觀精神知之何
把握乾坤陰升陽降黃河崑崙至人妙處不屬見聞
精神骸骨各歸本始門人治任奢儉合禮燕服之北
五華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澤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解

前 進 士 王 鵬 撰

君諱道寧雲中白登人也為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

好弄間與諸兒戲必結庵跌坐曰我學道爾識者知其有宿習及長雅意玄門昆季凡四人君其伯也縣民推闢世業力却泰和壬戌間泮源隱士劉紫顛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金泉觀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遠丐舍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嵩華山上方之白雲宮層巖飢僅飯立志不少衰既如太原泊神霄宮有說蓋院僧賢而飯之道復楮幣千二百貫君乃榜求其主踰月竟不至遂以給貧乏而一無所補貞祐之中

歲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而子卿里稍安帖土官馮祿開君之在并也迎歸雲內君尸居塚堵若將與世絕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謁百方為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衆矣辰春泮源長高定飽問君崇敬請之末曰龍泉曰金泉曰玄元皆名觀也君更為住持而興廢起頓之功為多於未杖真人邱長春入觀曰君執弟子禮過諸銀海之東日紫道存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紫頭對師頷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秘訣加號真冬令罪室而京未推推焉

道官長遊戲十年庭無一訟遠長春仙悅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詣祖庭還會君於古恒嶽之陽語之曰吾近遊陝石春曰侯德榮之命化玄宮道宇皆擇人主之惟華山之雲臺地靈物秀實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連門人為經營君亦往迺再三大興築構所過崇奉男女如布於外中夏曰侯侯休華嶽廟復興丞相胡公天祿同署邀君於雲臺間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設普天大醮於燕京之長春

宮徧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李真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車古恒越二十二日士牛請州收高仲揀泊門人許志安廣以後事翌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以世俗所樂者嬰其心而能遠跡塵凡和心物表東遊西思所至風靡雜土木屢興聊亦應緣而已嘗作已人曲接引於眾又著會仙迺應總仙三錄以通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大室瘞吾龍榜以餘然足矣蓋取南華儻然而來儻然而往之義則

君之平昔所養可知已方君之在渾源樂與學士魏
公邦彥遊故其亡也門人史志經狀其行走燕求記
于公且將刻石祠堂之側公一月携以過僕曰真常
好道人吾知之詳然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予
言僕初客燕城殊無文忌重選學士之請而復嘉志
經之不忘所事乃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因為紀其始
末云若夫門弟之勉楚者皆當識諸碑陰茲不敢喋
喋嚴疆圖協洽清明前六日記

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為方鎮大安崇慶
間宣宗以蓋王朱彭德先生時以高警家推擇為功
曹據有康平稱无精算術固之出入府中推性重厚
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
年車駕幸汴梁危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
柄臣高琪殺視之史其持下急如未濕從事者為之
喘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哀會被
檄詣宋倪燕師抵朔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

世之想每見於顏間議者謂秋無崇半顧力行何如
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豈不顯一日忽報謝
病歸隆慮山間者愕然通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
相遇便請執禮為全真師既付授有源未幾點有可
契徑入棲霞谷無憂洞深生練化木茹澗飲其節愈
堅苦學道者難言之行元神府宗室惟良招攝使杜
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異在屯戍捍禦中嘗率僚佐
致謁其他可知甲申間嘗春邱公應召還附盧公遠
道得賜名志方疏重玄子虛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
緣在彭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住迎祥觀觀雖
兵燹日久凡事草初先生一顧與馬有承平舊物之
漸丁亥長春公上仙携法衆往祭因宿留禮頓若致
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逢迎惟勤聞上皆曰吾家先
生來也總帥蕭仲通暨同列奉疏請主盟天慶宮宮
之荒廢略如始住迎祥時先生力為經度不數歲大
敞而新之殿堂庭廡壇藏厨庫下逮履湯威儀而法
視他郡邑為冠丁巳宗王禧哥崇向高風達使持金
冠雲錦羽衣煇耀之仍知真人號以庚申二月九日

春秋七十有五怡然留頌而遊門弟子莖之王裕村
其原從治命也可著地元經若干篇行於世甲子春
提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持狀來謁曰先師寧神塚上
之木拱矣而後紀寂寥誠願之以銘死且無恨敢請
鳴以先生之行應有銘者蓋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
雖由文法進人皆以遠大之器許之況潛仰著人依
光日月君臣相過古人謂之十載難方駕漢名臣可
也乃今挺然不顧樞項黃馘自棄於滄泊無端僕之
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際之真可銘
也已若夫萬鶴遠懸壇而翔飛煌抱祭器而死虎承
牒而投田豕靈失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
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
州安陽人初諱孟旣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貧賤悵不膠者減在昔可難在哉翁張城且刑書
家令智囊顧乾龍未耀已麗手初九之陽迨雲棠滄
然而從相得益章采以功名自在於一代宗臣而有
望政屑託代求之議猶作封侯之采昌胡合彼而取
此和可謂有天德沉潛之剛翩翩獨征滄與世忘擁

腫之與隣寂莫之為鄉是宜為下士可笑而狀自
信者廓兮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計必有能辨其詳或
東白雲或下大荒千百年夜且曾不失處順安時之常
有豐者碑植立墓旁繫棲蓬之日雖樵童牧豎知有
道者為不亡

按真子李尊師墓碑

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德文
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真其疏也世為潞之
壺關人以農為業祖考而上皆潛德不耀甫九歲去

父母為全真學初禮樊山潘先生為師誦經讀書為
童子事稍長適越然廣化王真人授以大便周天之
法鍊陰為陽之術久之覺有微驗鼓奔踴躍不自勝
乃曰師真豈欺我哉自是益積日新之功遂事以春
真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為始自薪水危履
及一切勞筋力復心志之事皆令親歷而備嘗之然
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產慈憐視不
憚朝夕師亦力強而老若至賜不沾席者餘十年靜
而生慧性識明了仲然引筆肆口為歌頌皆有理致

長春曰李生果為受道之器非餘子可及也居無幾
及思枕掛瓢徑歸太原葺保真觀居之或寄跡於廊
拜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無識之者但以單子
李師父日之時方進取國利未定我馬營屯呈散汾
晉間劫掠財物戕害人命者在河有之有司莫敢誰
何嚴庶演太宗皇帝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帥率徒侶
拜觀天光括看祝書上情悅懌自勅兵人有暴民掠
物者以軍法從事逆者為令由是行者無後居者晏
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南復蒙矜矜是後師之
道價益重矣清和宗師嗣教命管領一路道門事仍
兼本府道錄後以道體冲虛大師之號畀之未幾府
尹石抹公及道錄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在持天
慶教宮天慶兵亂後鞠為荆棘瓦礫之場既允其請
慨然以興復崇建為事一日從容語徒眾曰度道士
以守宮觀難近代之制然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
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後蔓
縮衍溢恢張弘大以至於今其未遠矣吾道家者流
雖恬淡無為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社祝釐為立教之

跡乎是則以營結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為之也或
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集會道傍三年不
成謀之欲家斷之在我即荷益紳為之倡從之者雲
集資者董其後富者輸其財知者獻其巧壯者程其
力師軒旋運動於神明而中而應之者不愆於素途
使天慶之規制雄碩俊整為一方之冠者其見於蒙
祿來公所撰萬壽宮碑茲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為一
路災府中新雨條屬以師主醮事已而澍雨霑沃歲
以大葺又宣差完顏胡失刺嘗得奇疾氣息幾絕家
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呪誦杯水下咽復甦
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錄饒一
二年已爾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遠邇遼河
東南北西路道教副提點燕凝生一室中不動聲色而
事無不集者雅為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
副為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承寧即即授棲真洪
妙真人之號方為人天所瞻仰遮爾散世於至元丙
寅建子之月次晨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
高弟提點張志希伏老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

師中雲叟繼主天慶事雲叟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
癸酉子方官太原通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
已酉葬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
元持師之門人郭志修等可纂行實狀以墓碑為請
洞元與子二十年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尊
師一方外閑人耳無倚頓之富無晉楚之力徒以日
積月累而歲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城一顧盼之
頃化為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
足以感物豈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以師今日之所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

銘曰

維今不朽不彫何傷維真不偽不偽可常斯道昭昭
孰為主張符其人而過其時遂川流而天先念謂若
人福厚莫量心靜而明志堅而剛內德既充道價日
彰事之者煬毫車席師之者振衣升堂騰實斐聲佩
蘭襲手砥柱中流橫瀆獨障遊赤水而得玄珠請南
華而友子桑視人世之死生猶止夜與陰陽遞歎世

而上仙返白雲之帝鄉願雖煇骨於此既不足以畏
吾存則又何必驚於凡亡耶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傳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為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父諱忠性慈願賢推雄其鄉母岳氏閨壺有微妊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焉自童弁不好弄戲且不喜華美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于公之高弟也時以道錄居京之華陽宮盧素嚴厲少忤輒責誦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免終公參謁之餘力營百役至於廡廡福磴之細躬執靡有懈廬亦憫其勤而誠復加以禮祭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德一見罷之傳付秘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興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嘍敗亦不屑棄已匪茹而

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參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掖公忽有聞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窮深抵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屨以書見招來拜為大度師夏五月從真常北上參受三洞秘錄以祈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為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

皇太后欽挹真風寵賚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願隆是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為己任雖九死不悔也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傳祝嶽瀆以公為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以祈天永命歛福錫氏為意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

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延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樂生活開創以來戕橫天閼精魂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謂思已及於八方澤又浸於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醮火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祿百俱出拘幣一無擾於民食墨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行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天為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繇是道價益

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厭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闕旋反軍懷陔天壇愛之留玉峯前期歲相州神霄宮以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應公主之明年會真常葬又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數募玄教於私第之後圖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高修高尚之士奉之愈曰金坡王練師可即禮致焉三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蛇形於長春之玄堂得

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敬等奉其衣冠守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陽春執拂祖較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敬等狀公之行來調銘鳴治彰德時蓋常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款故習其為人義不可辨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奧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己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己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

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救時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適遼東也禱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存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銘曰

混沌既死大道窈冥乃醕其醇乃濁其清映詔以形勅礪以情拱壁而先駟馬竟盜為夸矜天開聖人集石聾盲著書貳篇強為之名爰有漆園漁為鯤鵬蝶

夢破而虛白生然後混沌復起大道復明代有人焉玄風日宏有來重陽莫之與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堅夷焉心澁塔焉尸居而聞望震驚寂然無聲澹然無營秋翩翩而獨征砥柱中央萬古不傾力提玄綱惟公主盟雖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鴈待之如老更金坡蒼蒼草木光榮衣冠有藏功行有銘而復返其精神將乘泠泠之風御顛顛之氣遊元洲而戲赤城也耶

願真冲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

宣授河南路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撰

人命於天地兩間事莫大於生與死也自生至死之際善惡所歸其可以見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天而日月有晦蝕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久有壞如此而況於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靜而復命曰常死而不忘者壽蓋有道存焉耳自大道既隱人慾滋熾不可救藥幸鍾呂而下降及近代全真之教興有王重陽者出化馬譚丘劉於海相相從往近東西二都仙跡顯著而後遠近向風而流傳漸以

彌滿四方遊其門而學者不知其幾萬千人至於識性命之理了死生之事而不失其所者蓋亦寡矣百年以來能繼重陽七真之風而不下於今之高道動化關洛間衆所欽慕卓然獨異者冲虛真人毛尊師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願真冲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祕書郎沁州同知毛度牧遠之嫡孫牧以文行純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徵授宮教之職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為天所佑有賢子孫

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冲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為異人謹奉之久而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采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業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

異之丹書秘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為物滯門人常志以系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為世俗累爾無顧我子就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道俗交狀敦請回法屬王業諸公棲霞党子春住持玄都觀當其晉境飛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業輩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災人以為靈應

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也靖虛未能全忘其情也末同諸門人常志久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已亥閏洛荐饑豪富閉糴師悉發餘糧均施困饑賴以活者甚衆蓋平昔樂於明急以仁為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為棲霞提義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漕臺暨王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興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

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吳志明北上齋皇后懿旨有冲虛大師之號繼及真常掌教大宗師銜命南下賜號願真冲虛真人既莅琳宮主盟師席薰戒嚴肅曰無情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錄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真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尅意終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脫融貫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為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哀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巾幘既畢依牆儼然立化神觀不衰是

日朝霞巨天人見師翔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温因宿於宮嘆以為異貴已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凡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其遺骨瘞葬於本宮之先塋閩洛諸公多為作傳及賦歌詩挽誄之有汎霞圖卷傳於世翰林侍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門弟子王志冲張志佺同道判常志以齋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

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為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稟賦高明所遇合神異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積行累功甚勤自種時一點物真力耕故耘善始令終然後可望入其闢域矣師生於姑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德天地之間氣其稟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合可知也內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此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淨虛寂餘

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脫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儵然往來入於自在逍遙之境界不亦宜乎後之學者可不景行而加誥意抑謂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統改元當今皇天眷命

皇帝暨后妃太子諸王莫不敦尚玄風敬禮高士而師之所歸至善若此不可不為之銘銘曰
太古之時人生之始壽而不夭仁而不鄙大道既隱衰俗靡靡滋熾人慈泯絕天理輕妄好惡勞煩聽視

真取之歸幾人而已在清流中有純素于忘情名利遠跡朝市養氣烟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徃求同志密叩玄關當授攘之際倘佯乎其間契遇高真逸駕相舉傳授秘訣煅成大丹輟食賙人救時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方盡應馭還幻身外物付之等閑汎霞瓊空眈視塵寰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終衆之所難不歸於地府不利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已而況乎利之端豈亦多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終南山圓明真人李練師道行碑

祖庭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諱志源邠州三水縣人天挺至性宗黨以孝悌稱自幼有冲舉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絕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玉峯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真微旨且使遊歷諸方叅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遣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塵慮盡銷天光內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

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外賜號國明子俾主玉峯觀又嘗染衆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真門衆遵宿昔之命舉練師處師位練師勉從其請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懽心始服全陽付畀得人之哲天與初秦地受兵練師挈衆出關寓陝州之鷄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練師率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栖真觀居之遠

通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玄通子范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閏輔畧定練師念及於南南時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葺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肯構即遣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叅軍齊大年與練師鄉里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相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處順堂掌教清和宗師過以殊禮署練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

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遣人勸制南時勝跡吾就名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僕不親臨恐莫能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冬京兆總管田德榮差官持疏往迂練師即日命駕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辛丑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恒數千人洞真宗師舉練師提舉重陽宮練師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忽謂衆曰吾昨承

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為業及此師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無嫌矣可善主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絕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門衆奠於本宮東北之仙塋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名號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明真人仍升觀為宮於戲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冲律已容人輕財重義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皆合經旨當作務紛擾之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輟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

無長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橐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明無非順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髻童之愚所為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之報方便教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馴其化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提點吳志恒每念練師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忘焉予為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啟之教祖重陽東遊海上四子傳芳支分派別化洽萬方圓明堯仙天挺道器丹陽裔孫全陽嫡嗣久進真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有道有義仙仗西來肯構南時門徒濟教化熙樓觀葦我金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善始令終曲肱斂息形有生化道無終極我銘以辭無愧乎實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清虛大師祀君道行錄

翰林侍讀學士正議大夫
兼國子祭酒陳楚望撰

國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為教者思寵遇之優渥而歸美報上之念亦與國家相為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淑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為

皇家祈天永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遺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則明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為外物所蔽則明者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

清虛大師祀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伸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為入道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而逝既終喪欲訪異人辭故里南遊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為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晚寓青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遊之衆城東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

悲以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
流銳意締構是時總管于公元帥姜公及諸方信士
隨心樂施助成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
方丈雲堂齋廚庫庖廊廡雜舍以序營為一新偉觀
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贊
誦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
尊佑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
常真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欄紫衣號曰清虛
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錄歲次乙亥朝廷
遣使徵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遣授提舉
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內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
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
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
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備治身之說納諫睿宗
自丹陽楊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
塵子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
道崇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
之學啟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

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
處之大槩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
庚辰正月吉日記

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

碑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

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洛水人世業農桑以
門第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

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父志微素嗜玄
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第開玄真人李君然受
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
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
道器真筌秘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
養性丐食和洛間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
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潛究道德性
命之學大有所得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其兄志
端弟志藏志雅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

盜起遷而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價日隆遠向慕願為
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嘗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
海隅道經燕趙師以禮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
南下師復述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師碩德宿望
賜號同慶子教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道眾為移師
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
丙戌復詣燕覲寶玄堂恭証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
師杖屨南歸向化者益眾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
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
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化度通流
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
時師亦侍行適棲觀宗聖宮道士張志堅以廢址係
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
狀請宗師乞為重建計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
鳳有任公乃得獻大魚即以狀付師俾任其責師奉
命率徒剏荆蕪陶瓦甃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
真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
師號俾往來秦觀趙間以辨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

粲然一新庚戌洛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請關係奏
賜黃金冠服加號同慶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
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洛
諸觀院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
督還棲觀凡有闕畧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
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氏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
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
平日集眾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
石志堅主領翌日備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
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
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是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三
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東門人忽
一日大名奉天宮群鶴飛鳴下直壇殿眾目仰瞻頌
史訃音至識者以為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
諸耆宿卜以清明日奠於宮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
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
之教人不倦皆齋養精氣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己
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惑幻怪之語不

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願真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輕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為興建費衣冠之外囊無私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疇克爾耶以予嘗辱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求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銘曰

希夷道妙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粵有人芳宿慧

充開玄竈嗣同塵公早年穎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冲虎龍交媾全真功鍊就骨月俱相融今名籍籍整岱嵩所在請益來叅同西朔東翔闡宗風隨機接物開盲聾草樓灰燼施神心瑤壇玉宇增興隆功成道備師知雄退身閑居德愈崇百年猷世遊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

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

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利用撰

道家者流益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冲虛清靜語其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呂仙之於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姑置而勿論金源氏作重陽祖師飲甘水而了道丹陽馬師遇重陽以修真趙玉斗法嗣於丹陽洗燈子光緒於趙斗教法大闡而關中為最者洗燈師與有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京兆涇陽人大定辛

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於顏驥過於腹淡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欲妻之誓而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為師灑掃叩詰盡瘁服勞雖經叱訶責辱未少退惰晝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煅鍊功行未圓若非明師指訣詎可入於大東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往叅禮力遣之乃謝去至驪山過了真子趙公方悟陳師之言久矣仙機然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更加慤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祖示

現之跡吾丹陽已為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為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遂乃踵納真息內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眾以為災奔赴之至則見師瞑笑而坐眾感而異之方悟火光乃神光也於是敬仰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瀆出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陽地勢高迥泉素艱得師指其震隅曰泉在其此乎發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

闕須信還真地有緣昨夜乘龍霹靂迸潮海眼出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敷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齋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師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祥謝而去節度使曳刺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

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鉤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為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

白志柔等款改葬樊川了真師仙塋之次焚香啟柩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鍊之功矣至元癸未冬十二月嗣法提點趙志暉提舉王志靈知觀李道和輩持師道行之狀介道友通真子乞文於予曰吾師襟靈明爽虛實生白經文洞曉肆筆成書曩昔著述歌詩幾四百首引援門弟子無慮千餘人墓雖有誌若非道行碑銘恐無以白於世而壽於後也予感其求請之懇乃為之銘曰

維鍊金兮純粹其精維質玉兮玲瓏其報德泰乎兩

儀秀粟乎五行言乃矢口而發書乃肆筆而成降龍
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數東風御氣兮逍遙乎
鷗鷗九萬之程其來也孤雲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
燈莫測之妙盍視此翠琰不朽之銘乎

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

道山貞隱元好問撰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事軻通
今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
困於名場即以詩為額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

古意苦於雕琢而無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
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
於得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
舊以祿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
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
嵩少間稍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
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歆其推墮澆漾中而
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
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

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縱視之披雲為言
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歎力紹
絕業鏗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
恙其身曷若出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
於是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中間奉被朝旨借
力貴近百方竝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
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
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
譽其叅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

席者皆竊有望洋之歎焉藏室既成之五月謂徒眾
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
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
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脫形於所居之櫟
櫟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
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
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金陵川子始成童乃
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為詩酒之友者
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

也故志實華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返寒跋跋千里其勤有足哀者况於平生之言乃為作銘銘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歎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疇當傳百於芟芻了大緣若有人肯靖以專嚮也易老同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至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閱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盍上遷乃今出瓶鳥飛翮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藥珠叅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裹蹄燒紫烟寧當麟角煎集弦寧當千家課芝田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銘閱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恕齋王先生事蹟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瞻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疎濶不事

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章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容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一時士人皆得保其妻孥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真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為傳將藏諸祕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緝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決旬而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為款曲不異乎昔少為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為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五言雅淡有陶韋之風焉

訥庵張先生事蹟

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以為同

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純成子李君墓誌銘

宣授懷孟路提學李蔚慶之撰

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焉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凡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脩然而化

甘水仙源錄卷之七

堅正德業冲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托經營宅兆今已安厝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願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昂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羣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遲遲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丘長春窈窕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為引度長春西迴策杖徒步謁見於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豎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讐之迺得諱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疏為完書功亦不

細教主李真常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
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倘伴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
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平昔著述號
醉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
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
一第不為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
如年壯志哀謝甘埋於塵土誰為知者泯沒無疑也
迴視埋沒於草萊湮滅無聞者為何如哉乃作銘曰
于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

九萬鵬搏運有定厄世無常安幡然學道秉心如丹
長春西迴景星爭觀徒步千里一見相懽授以道妙
佩服馨蘭苦心修煉幾換炎寒要遊玉京此事無難
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讐十稔書始為完拂衣高蹈
雅志林巒却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
刻諸琬琰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

洞視善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撰

我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視丘長春有道聘為玄門宗

厥後太定憲三宗及今

皇帝皆稟存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真不虛其位
命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純真與今張玄逸嗣焉
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
盛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
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
堂下而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憂
傳脉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為香火之奉者必
割畀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為然

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推置祖庭受
事之陳不令拱手肆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
故任有重輕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
而蜀治轄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
真入關今茲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
久也則夫為才之大為德之著尚特言說而始白之
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夙
豪於財而系則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為吏
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為黃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

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冲虛太其流終則于洞真
會其融而導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
受而克大其傳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
虛之錄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
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擢為京兆道錄者十年中統辛
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為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
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易子為尊師加知
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
金雲羅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

第易知常抱德為洞觀普濟尊師為真人以明年丁
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蓋金明昌乙
卯秋七月十有九日為閏春秋八十有三而歲冠履
於仙蜕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
俾道錄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空顯詩之將維
于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錄之言不可辭讓况及
先真人風槩之一際乎乃遂詩之其辭曰
繫昔君生應之懷仁後由兵興避走而秦幼知讀書
長而試吏東於親存供為子事棘棘時艱風樹悲經

乃斬慈愛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門啟奧瓊屋磊嵬
飛揚葆纛是皆平日積想之為物匪高高善幻為斯
以君達觀能不是覺蓋以自信精神之確伊誰云師
迺即安君望祖有見要眇新聞久之于于東亂汴水
丹陽之孫冲虛是倚及門不屑示教多方軋以擊摧
觀其競疆納以濁垢察其茹受積久不移用視持守
投畀井臼臧獲所難人勉於哲君久益安積信冲虛
待日日改作新授付已密有在洞真徵車既牽既膏
庭議具奏翻其避逃乃勅冲虛惆歎相布使就其徒

擇為行輔冲虛戒君中使與西曰惟若人丹陽耳提
穴石吳嶽聞道日躋彼伏鵠卵知求魯雞子今幸際
猶并有梯竟偕洞真自隴而汴趨風後塵聞見再變
洞真留主中太一宮君遂不去几烏與同王步既改
君始北邁結廬德興規以自晦洞真逾燕挈徒而東
衍教白霄召君來從曰子為道軫世自足偃蹇雲山
其過乖物其反子者同塵無歎微逐府寺其歸附炎
二者揆道無一而可由先失人後則忘我安知至人
與世幹流浚其靈臺與理充周余也誰昔子外之病

教之無為恬澹虛靜上而人天性命之原歎子內服
玄聖之言子守是說膠轕拘礙囿於一小曾未聞大
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鈞之為德何害並行勉出酌應
無憚而退若金用礪磨鈍而銳小子識之効心自荷
君禱稽首受訓不那又從會葬祖師劉蔣闈中劍兵
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為群作室幾時雄樓切雲
後為終南勝槩之甲君時佐用身任寡乏行裒四方
言能動頑虛馬與與出以實還勞則夥矣略而不有
鼓鍾于宮譽者盈口洞真亦期可振玄風署知重陽

甘河兩宮真常拔之俾錄道教廣員千里實長京兆
媚磔琳宮簡其條章草靡風行教益奮張誠明秦制
提點延慶隴秦山南治轄之廣孰非開府皇子異諸
裂地之多古先有無帝曰欽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
承制自祥乃降教令益之兩川蜀凡道流曰始願為
嘗視為治教難改易政恃賞刑民有勸避教以道民
孝悌之興難也烏在身先未能矧乎教道難者之又
如適斷髮鬻鬢求售彼捐髮倫何有於師無賞以誅
無刑以隨來則受之去不越逐總總而居從厥所欲

自非其道不令而從孰久不歎責賤歸心嗟君居此
歷逾再紀年八十三墮乎順委冠屨安墳仙說有園
誰其嗣君君有顧言既謂天樂子余所厚匪我私之
子蘊之茂界汝印奩賜服命書子歆不取人疇汝踰
萬風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樂從君顧托立君之位
師君之為倚哉皇子終始君知北山之石貫古不朽
有龜作趺有螭絡首于以樹之清渭之陰刻此銘詩
式耀來今

太華真隱楮君傳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編

靈臺真隱楮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托焉而
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棲遲不在城邑多
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
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
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為山益奇上方又天
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恃鐵
絙不得緣縋上下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
能險之聖也將至其巔下陵壑谷深數里盲煙暮晴

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為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為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常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為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死見步復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為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雖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嘗教授湖不見其居葦陰者不識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許里深林奇石泉淺濺鳴其下壑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蔣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是曷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空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疆而留之能勉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為約非春粮採薪之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志也其出山還壘臺必以水冰無所仰

飲十月為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盃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携餉之至則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敲屢屢君則曰歎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且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為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念言其外若職空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知人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爭以一際顏色為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樂不醉應叩之山間為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榭疊疊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舍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現消釋無留

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伴禱水早有應不為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瀨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竊內出鈔萬八千緡為完輯費三年易契而新飾德為葦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德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彊禦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叅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伴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令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洞玄子史公道行錄

慎獨老人東明前進士王鶴撰

公名志經字天緯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壬戌歲生

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屬句天資穎悟夙出儕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中主先顏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恒嶽劉貞常為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祥於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於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獎衣糲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洎京兆總管田侯議葺西嶽雲臺觀勸請真常師師許之間遣門人輩斧荆榛輿瓦礫不數年漸至完美雲臺道衆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專价持書控馬來邀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達華封公以華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沒乃搜奇訪異親歷見聞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竭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後已于是著為華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祥于洞真真人叅受經錄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不獲己未燕玄學講餘間受易老微旨辛亥從真人徧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

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喜著述為文不事雕篆率皆真實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葦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為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視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莫諸脩然堂義事既畢公自來燕因親學士邦彥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予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乘閑求予作葦山志序予謂龍谿益駕之既作之于前而蓮峯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為書其出處大畧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遺軌而執筆誌高蹈者或有考焉歲旃蒙赤奮若春正月丁酉謹錄

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

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中間音容契遇簡牘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瑩再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炷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

會圖托余為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東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于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楮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遨遊四方遠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為己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撒還故隱翛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錄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珉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為之書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

濟南杜仁傑撰

布山之陽有邱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穀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惟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濟困遇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冢男瑞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

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莫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衰事時有一鵝兔起巽方走乾位及窆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于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月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替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拵鼻而去及幼勞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不類凡兒甫亂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

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為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憲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與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憲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辨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憲然居幾無廢者與缺者補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綠以金襴報

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綠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憲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為郡蓋前古帝王封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輅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存一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為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廢為我網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偃僕致辭曰某一空山

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憲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彩繪丹雘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為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為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敍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後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為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圖融大師

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
大春宮掌教誠明真人專使齋奉聖訓委師提舉修
飾東嶽廟事子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
矣黃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
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塋託見祝予敢不敬從如
吾師者退然才中人癯瘠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
扣無不應若乃芥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
橫濶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溷何其不知師
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受恩祿及滿家一人成道

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
堪其愛先生自以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日以
縑一束置於路潛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
始加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玉陽真人得授秘
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
於賢垌垌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
近垌之民俱潛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冠亦莫能為害
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
澶淵之鴈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晝
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為怖龕之左右嘗有數狼馴
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
南下先生遂於宣德長春一見深許授之以履令勿
跣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慶門
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
香祖庭明年還燕召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
宮乃朔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勅修名宮也兵亂以
來偶墜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

終南劉先生事蹟

先生姓劉氏諱志源道號清冷子相瑩固縣人也家
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先生自幼
不凡有瀟灑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
是徑詣澶州洪洋山即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

任其責且以輔翼祖庭為務先生承命遂挈徒入關至則披荆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粲然一新遠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其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蛻而逝享壽七十有四葬于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為純德妙成真人云

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陽萬宮講

經師張好古撰

全真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案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積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无妄其孰能與于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允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叅訪願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秘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辭靈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

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獎異且以修真觀伴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涪州僚庶之請主持身甯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執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飢祖庭道衆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內外恬然下酒清和以書遺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先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深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堊藻繪粲然一新又建過仙觀於終南山之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宇在在有之辛丑會英祖師

畢東歸涪州癸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為降瑞衆皆稱賀先生亦不以為異初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冷子劉先生為莫逆友是年冬清冷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改行款詣魏府致遥奠之禮暮宿廣平遽然嘆曰視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靜索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上夫鍊就丹砂不用爐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

是觀之真可銘也已若夫主醮之際鶴現於邯鄲示寂之時神遊於京兆改奠而容貌不變設齋而丹童遐臨其靈異類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敘其大槩而銘之銘曰
大哉至道初無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揚扶起先天
高開化獨以全真銘羣仙瑞世相繼承扶宗翊教教
乃興粵有人焉號清平善根宿植粹且精妙齡學道
已有敬再遇長春心益明內丹養就居磁沼門徒濟
濟來不停拂衣遂作闕中行清和一見稱老成華清
久廢托主盟坐視瓦礫成丹青過仙創始親經營至
今勝榮光祖庭功成東歸遽飛昇乘風馭氣何泠泠
先生之名莫與京先生之行純乎誠我作銘詩非虛
稱庶幾來者永有徵

知常姬真人事蹟

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沔州別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因而家焉至金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為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

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歲讀書九歲考妣俱喪
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曆之
學無不精究年已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為俘虜
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冀州之南宮甲午棲雲王
真人漢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
賜名志真號知常予自是從遊盤山願真養浩大蒙
印可壬子歲掌教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
宮師亦與其請日與四方師德返主法席後學之士
多賴進益甲寅春棲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學師
還汴梁居朝元宮無幾棲登真以師嗣主教事至元
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
瞻易垂直解道入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晚主朝元
於汴水稔聞操履宜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懿知常
真人之號尚體綸章永祈國算師以明年十二月三
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
集及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朝列大夫中延安治中

賜紫金魚袋張子獻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
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冷然善也南華以為
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
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
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
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秘訣勉
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
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
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人召
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
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
知詩詞歌咏若湧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
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
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叅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
啟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
稱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逆祥觀任泰和五年甘泉

縣友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答之其末句云
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人莫曉其意俄爾次年二
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先生固
辭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
與道友党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
冠而坐至三更忽覩電光滿室鼓震如雷眾皆驚駭
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鶴鶴向
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筆表
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

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為混成編傳于世噫昔先
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
名之榮而脫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
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乎故曰人之所以
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
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真容以復上命時
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
遣使馬進章齋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
鑿石為洞高棺厚奠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

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
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
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
云

洞元虛靜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

建安張好古撰

公名志真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
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
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
真常得公甚善授洞元子號且以師贈之曰一志守
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怒齋王先生訥庵稔內翰以宏
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
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官門事號稱
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為輔行
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
衣還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
成授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
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覲又明年宗師歿世誠

明朔敕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目號雲叟
逍遙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邸久聞道
譽特賜洞玄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
天慶宮懸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
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強公不
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適并歷汾懸河中所至留請者
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傅村長春觀以為
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
歲七月二十三日也公為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

卷號曰漢澤蒙齋集傳於世一日志與具狀以墓銘
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真人亦為予言曰此老在教
門中可謂盡力者汝其銘之毋讓予曰諾遂敘而銘
之銘曰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
我者身而道義是守不由我者天而得喪俱忘若人
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愬諸帝嗚呼吾其挈所有乘所
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也

與遊悉聞人名士雖真常掌教凡事必委於公而公
亦以輔翼玄教為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
里之險畧不以艱苦為念人或訝之則曰吾不為玄
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力於祖庭良以報
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挽其
心者閑居則左琴右書自造其樂又善於應接無間
貴賤長幼莫不得其懽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
言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徇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
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與集所為詩文得一十六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鄆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鄆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知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所以為萬善之源也號之為師之祖者蓋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
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
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
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為人也太極渾浩
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
得之所以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
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為嗜好奪之則
為強暴失之不為名利汨之則為忿怒亡之此真之
不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
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為帝王師
可以為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欽純欽朴之俗神

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乎雲昧此所以有事莽
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乎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
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
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
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為
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為遂著道德之
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
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
之時嘗為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
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
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
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
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
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
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

今常顯於寰宇之內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為號以壽為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為丹陽丘為長真劉為長生丘為長春西還抵汴遠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鉅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輩仙槩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懇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璠溪長生寓東周之瀍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

築室於場為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間有景慕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為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荆棘埋塞一日洞真真人於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羹牆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聚徒眾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為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與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閱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持冠於衆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園機之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真名教者豈非吾儒真實元妄之理乎其鍊形脩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

能繼志述事者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與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仁與由是觀之則祖

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乎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

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

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丘劉諱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

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遐遁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

即無思無為之誠以顯其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知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

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

成康成形幽潛淪隱兮升降八紘唯人為貴兮萬物

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慾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為道之紀綱兮素齋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無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為觀號曰白雲為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

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糧不

足未易為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

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眾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

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贏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奠其歲

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余別為之記將以諸

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
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
子曰吾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
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其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
之食吾夫子也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彼
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
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
日相與嚴敷匝之事且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葬
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
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
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
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
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
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
蔽於事得謂之圓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
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莫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歎其
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
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
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
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為遠哉若
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
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
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敬以供師以見弟子
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御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故玉
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
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聞塵世
有室輪囷兮可遊可憩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風騶
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
若或見之敬我兮佑我進殺蔬兮待香火玄門之敬

考師能弘國家崇尚分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分來者
無怠暮禮朝參考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全真諸人爲長春丘公所建者
大定初丘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磻溪十數年不出天
下以爲有道者興陵邑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
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
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
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
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膳蓮蕩
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
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
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丘公命其
高弟劉志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
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十
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
於幕府叅佐初文舉即文炳趙尚賓請予爲記冷與

考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爲次第之并著予所
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爲之教者獨全真道
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爲之立
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商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
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
樂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
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粢然而有文雖然而有思於
聖人之教也如飢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
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
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有之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
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飢者不
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
降至於爲兵爲火爲血爲肉元；之厄適當斯時人
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而嗜殺其
勢不自相魚肉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
命懸於治國保民之一言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
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黃冠之人十分

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凶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况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

衛州昨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惲撰

衛之昨縣距城北墉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潰於成初昨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開河改南道因入於衛貞祐南遷迫為疆場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繁浮梁院為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求舖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方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疆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邀福避禍佩法號者皆

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其事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拏舟而來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几塵回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兒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決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眾謂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為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寂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亭毓之妙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為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惑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鼓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

遠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
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
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
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領焉上
既受整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
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
是年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故樞顏
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
纁經成禮哀號凝慕如喪考妣醮祭三晝夜而去禮

也啟行有祥雲晻晻自東北來陰翳益如抵西南河
壩而散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
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為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
幣來謁曰先師行業香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
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
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粉盛事幸為我樂道
之教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為謀獨嘉
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而
為次第云且全真為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

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
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為日用之方
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為國以上道治天下乎不然
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
長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
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
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
想耿耿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

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直
傳騰口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
神仙全真獨扶龜玉筌徑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
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鼓波動東海壩真人躍
出原月山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憇黃流
洶洶翻鯉鱣貪噬不已垂飢涎汁人脫死常膠船莫
之爾腹誠可寬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
鱣牙笑拔鬚為編濁浪蹴破為澄淵遺黎北渡賴以

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
紫煙以靈揭宮舍至言頭、具道：眼圓伐柯晚柯
開蒙顛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
照無微遠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
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綠吁嗟世盲誰與痊山
中瑤草空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顛
我詩刻石不可誤用作華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鄭序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為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為
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
華者異乎天者也已清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
乎天者為天道異乎天者為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
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為陰矣
人本陽接物則為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
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
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太樸
已散而放逝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

靈大昧而嗽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
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為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
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為陽之
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滴一則孩滿九而樸一則
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
未敗於五色樸有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
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于者也求陽以樸終南
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
王重陽諱詰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藝力當廢
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過二異
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既而蛻
於汴梁今鄧之鎮傍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
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
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
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諱鍊真劉志剛任
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
椽甍像器疏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為
之一日托其同門子志慧兵通溫持于故人王萬山

書求予文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為陽之意以警之且為之銘曰

樸為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竅成遂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深滄溟誰能却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全于宮庭陽之重方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初建玉清觀碑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為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己之職分逮其不得已則以活人為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開寶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間之有疾疾故叅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為帝王師窮願為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為心益未嘗必天下以不過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

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藥起家而潛德不耀初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直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帥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真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舊蹟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蒲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冲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為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即發其所秘三折肱之藝煇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潢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卧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竝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雜草攬葺延袤如度舊材陶甃剏建為玉清觀棲泊道流館穀

諸方益燕距昌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
卒為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曠悉歸常
任一物不留私囊中即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
靜寡欵成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給反南庵庵主李
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
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福蔬井可濯可澆
高明爽塏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為以祖述黃
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乙知
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為方

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
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
區營業一枝者將為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
門人法屬未有畀付玉清後事欵勒諸堅珉以垂不
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
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已嚴甚
恪守師訓刻形待物昌州當駟騎孔道每歲掌教真
常真人北覲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固有闕
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虔矣故備述其平生始

末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皇於穆
象帝之先肇飛輪與棟宇森然黜號山升梓材魚貫
為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相府維護維呵統：有侶
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
污隆既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闕玄宮
以閱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為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
勒此銘詩為天下谿

德興府秋陽觀碑

澶淵張本撰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丘公卧雲海上以真風玄行
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齋手詔來聘仍命使
輅所歷聽便空行事太守郊迎縣令前驅駟馳數萬
里以甲騎五百擁衛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
賜還衛送之制一如初制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
寬跋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翻
山之羽士韓志久斂而瘞之方脩黃籙之祀再拜懇
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青鸞尋儀山市為見既竟杖

登乎大翻之陽覽山川之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
目砥平仰見居庸亂峯仰聳蒸嵐鬱黛如雲輯千乘
旌影磨空將會蓬瀛而東背視大翻一帶諸山煙霏
林巒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左右
兩峯葱翠峭出如碧幢對侍肅肅然聽有所止作山
半一泉信曲而下如玉龍收雨蛻蛻熒熒而自容與
也公乃停覽倚仗而嘆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
如彼市朝騰沸而莫能于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
洞天之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寶萬葉

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造宜去
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
一天也居徒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糧奉御膳一車
入貢以為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羽士志尚亦
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
惟小子固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此若履春冰若奉
槃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令其克保厥終惟師之
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為辭
令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旌我後人圖惟茲

翻光炎曦再麗於西城之際此非秋陽之杲杲乎吾
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汝志久其為我
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
之矣蘇子亦賦之矣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
意歟令我輩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
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服
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已披榛伐木陶甃購工親歷
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優游脇沾於席既盈十霜起
三月正殿七真殿兩廡東西方丈中外二門暈飛煥

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遽
釋於膠以履百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
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須偶至人大翻之墟
萬山鱗鱗朝挹清泉夜宿白雲云何代邈寂爾無聞
豈彼開泰亦有其辰誰知秋陽冥俟長春一入品題
倍出精神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廡區分
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非彼羽衣
自樂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則弊匪增莫新

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叔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王磐撰

真常親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叔因以名之
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
荆棘瓦礫翳蔽封塞蓋兵火之餘戶口稀少居人惡
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屨偶過其處披
荆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

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於此為夏日
稍稍芟除荆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
水泉甘冽遂芟治蔬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
嘗師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
中天及真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
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厨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
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
後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冉志誠文
侍李志恒等一日會坐堂上顧瞻棟宇之高爽歷覽

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荆棘除瓦礫取衆人之所
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林用
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
儕托先師之餘蔭無所營為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
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為記以傳不朽遂
以立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
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
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
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
而情附德盛而人歸益歎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
故即此近便之地開墾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
物耳南華有言聖人鶻居鷦食夫鶻居者居無定處
也鷦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益與古人不
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衆千百
崇墉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
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弔問
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
之流歲時恭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小闕其

禮則疵叢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怒懟作道宮雖名為
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
春之有別院所以為避喧撥冗之地也與清心時來
憩止退堂則永遂休閑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
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
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
與若夫計地產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
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
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几野人辛憲撰

興定紀號之三撰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
道士辛姓而希毅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
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來謁文於予曰希毅世籍
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泰九鼎鐵查
山雲光洞體玄大師玉陽真人為道士頓窺至道之
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年平人受道於祖師平陽真
人為全真高弟與丘劉諱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

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
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形於東年益三
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
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韵金丹詩訣一章希毅私藏
甚久人無知者今希毅年且老託跡於陝乃與二三
同志淑茲一居奉為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
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祕不傳謹已刻石與天
下後世脩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
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為古文多從

方外遊敢敬以請于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
乃不辭而為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
莊周氏廊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竝立為教於天下
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
獨為最妙者而其牝糠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
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闡傳
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
粕以為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別至晉梁
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

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

息十

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為則又類夫

修建開陽觀碑

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為高點滑以為通詭誕以為

翰林張本撰

了驚聾眩瞽盜取蔽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耻者遠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

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

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為介玄衣白簡晨躋於門再

不善也然則希轂圖叔建立以待學者其意益亦出

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

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為稱道庶將來聞其風

起築寶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寶賜

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闡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

之名其轂聞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

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

駸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

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蔚所雲

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閭者惟先生益嘗侍翰林必世

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饑

之名善為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

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從事以興是

玄石以為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

後者武道堅希轂同郡而年甚先令老死已久其費

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灤州馬

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為宦族清修好道

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

今方以材選為令於祀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

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

轂同為門人云

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

不為之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
作洞首鼠十年版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
為滴水洞也惠州神仙縣官屬考德尚其志操疏邀
至境遂起泰清觀寶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
水於興平之閒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恭謀國
家奴景州牧王仲溫倅陳致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
稔聞道價願得以親矣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
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為奇左龍岡右泥河前抵
鐵山後連鵬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

伐木陶甃輦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身倡
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
肇飛繁然方壺賓館靜密得宜疏圃築果林園列
紫戶扃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
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體粥之計未嘗人有
所櫻拂造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
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為德固仁明剋健然其
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也剋之六五為比
則五陰方進為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

上九為德則太剋折為候則炎炎將焚此非逼於
盈乎有以全剋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
謂歟於時為春於德為生於氣為和於數為中前已
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
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剋不至絕
中有以髣髴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冲常
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
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儀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
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為

羽衣通玄性別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搏抑故見於
眉宇者常穆如也為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
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囷
而樂為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
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
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莫不輟銘曰
闢戶曰乾如陽之開粹宇之命胡為來哉通玄卜築
實肖其德長春合之球琳一色於戲通玄今為飛仙
彼居之安無恃吾前陽不可亢亢則終極委靡循：

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
或承之羞中乾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教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政事宋子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
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
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剗心去智
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
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
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
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
為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為無
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
學闡化於闕右制以強名為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
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
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
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
而况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

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塵真人李志柔
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仍購地其傍廣以為觀因得
今額纔構一室以為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
命伴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嚮之於弟志雍暨
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
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
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
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饌饌之厨
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廡庫級甃綵繪罔有
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踈沉：鳥洞：鳥真高
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圃以資
道衆其為屋凡四十間為像凡二十一軀為地合六
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脫去餘皆志久為之庚
申之夏余自軍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
書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
同塵洛水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淡嘗事開玄真人李
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及學成行尊而其兄志
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

至早歲得鍊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閒絕跡人閒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傳道四方遊無定所及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真人之號并黃金冠服陶鑄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孚一邑自為方所者若宮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真為指南志久潛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閑雅為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賜號通真大宗及今誠明真人張公嗣掌道教又令網紀順德

洛磁威四川之眾其為人益可知銘曰

乾坤肇判離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萬育萬有初無功混混浩浩始復終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脉通函關鬱紫炁炁兩篇道德開育聾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淨掃浮雲還太空天皇下降開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悒悒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管筍走媪翁自今以始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奉天王真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時以洽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頂末扣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潛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耽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丐隱縣市為劉戶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之地孰踰於此與

趙間而施其地乃與清虛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至於賓客棲止厨藏庖圖之所莫不畢具天興之亂掃然矣曰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籟斑斑然鐘磬鏘然簪裾濟濟然向之瓦礫荆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白侯王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槩如是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為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

之秋而矰繳已施陷穿步設則高舉避飛之士不得
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
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
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之世者誠能審
涵養勤恪之為常達推移擴充之為變率其子弟如
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
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存悌忠信
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
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

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
掌然則敢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壬子正月戊戌日
記

淵靜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恒山為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
代相承寘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
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殿上
衍沃崇崗限其陰澗水絡之綜綜然東南流可以相

濯灌溉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如在掌上四
時變化煙草樹樹濃淡覆露殊愜人思致殆亦天壤
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
是乎一山之勝槩盡為淵靜几閣之供矣初重顯子
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瑋輩傾
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
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為哉所
嫌者聖真無像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慮大
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瑋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
始基之輪幣入粟者道路不絕乃庀工董役火西流
而載旬三決而成其用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
儼大殿於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墉屹乎四周
不華不質不庠不侈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
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有
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
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為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
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
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

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為功其任責其後人爾今師已矣為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汎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

數鍾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嘗住持葛公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歷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畧而不書癸丑二月有二十有二日記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教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難

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與焉崑之神清觀通玄大師雲陽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則五臺潯水在其東崑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涇陽武前高北有鴈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廚廩廩之屬飾之以金碧樹之以松栝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崑人崇奉之日久矣始塗陽王朴與州長闔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邈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造終南道由忻崑

之間雲陽子偕者宿官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未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庵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綦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築重陽師祖於劉蔣間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塵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簪榻幸集歲屢熟人而安且和及此閑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之汎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把真大師張德方為介來乞文勤甚粹益嘗察雲陽子為人矣心淳

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者
舊咸推其為有道之士茲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
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
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為
已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閻鎮與其一時者
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
窮也然神清之為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
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及
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

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
暇為也聞其歸時囑把真者辭意懇切故為之書其
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歎問其詳不可復得他
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宮宇覽其山水
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臨漢李邦獻撰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
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歆遂成之心

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
延安令常元身為文期日刻之造西北寇至以是遂
輟今猶未克摹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
陽被檄自朝卯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
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闕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
汧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
潏潏激射若雷之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
面山而廬或枕沅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
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春戀而不忍去周行適歷

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之主觀因得常令所為十
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
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為
文之始泰和丁卯徽爾公曰石既鑿矣文既成矣何
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恍歎卷
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禱而後命工開錫必為若輩
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善照方丈公以
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右
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居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

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後他日師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為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其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已修真之地曷若為萬民祈福之宮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

以其力故材木磚甃凡常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龜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為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款因辭因語公曰道者流而以清靜無為為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為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

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為浮誇侈靡者哉况因夫人之所款為而為之非能力使強斂焉得以是而訛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

正奉大夫叅知政事商挺撰

己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

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人各有科品隸琴書科則有真人冲和潘公烏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放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跡四方道侶之來皈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為之喚

咽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壬辰歲廣陽坊居氏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真道宮也遂捐資以買之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丈客寮靡不有亦門人韓郭尹劉諸人善繼其志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為長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疏圃以供歲計植花木為遊觀之所觀成之日實城西南之冠求額於

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顛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額之意為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人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為輕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靜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靜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顏四時花木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散遠人之至

也猶若脫塵羈逃世網其心放焉而有忘其歸者况家於其中也哉彼戀功名嗜富貴禁內疚以汨心志圖外觀以維車服而疲憊精神於車塵馬足間視清逸者為何如作者喟然嘆曰清和之言旨哉請以是說書之石用告來者於是乎書公諱德冲字仲和淄州齊東人方在娠母夢祥雲覆其體姪十九月乃生七歲猶不言忽有一道者過其門而丐焉即從傍與語家人遂驚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讀書日誦千餘言將娶婦遂潛往棲霞瀆都觀請謁長春師過

濰陽王清宮清和尹公為紹介為初號清和後領河東道教事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賜號玄都廣道冲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鍾祥雲覆母身乃降道氣大受超凡庸神仙官府聊相從倘然遠引追喬松石壇月高曉露濃蒲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筆銘新宮

增修華清宮記

恭知政事陝西四川等

路行中書省事商挺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廡間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邃沼雖不迨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墮灰劫秦為兵衝焚毀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為蕞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廊大為殿者八

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為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為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堂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其丹堊繪祭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宮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自涪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還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為事乃命其徒剪荆棘簷柱礎陶甃甃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忻躍咸願薦

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田公輸貨助役相與翼成稍與葺僅見倫敘事未竟不幸先師捐館命弟子張志靜主之無何張亦歿世志古等才薄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脇不沾席食不甘味飢寒疾苦不以累其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微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德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促

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惟華清為最關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堯巨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搖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或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况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館以待賓條蓄芻蕘以備傳客飢者食之寒者隤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

暗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然而不傳也聊推次
營造之始末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時中統二年九月
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樵李治仁卿撰

山車垂鈎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
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
野鹿同歸自然物與无妄夫何為乎雖接子之或使
亦李真之莫為已也既下衰道術幅裂一真內潰萬

偽穢穢猖狂恣睢謾調僥倖劓劓詐沂郭太素於
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遠古之宅則
日填月積積習生常祇之災：將為異物天可倚杵
初不待千歲之遠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
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冲虛之救而七真繼踵
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則一也自重陽始
祖開真筌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
風於我國朝啟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
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俘鹵之餘齒凍餒之

殘喘控軫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骸膏枯已痛俾人蒙
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
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
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
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勅箴之
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護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
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沒沒况傳贊精
確仙語琅琅耶諸君敘列曲折備盡然走復贅談其
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變化

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老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
云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湏我友稽首誠
明毋曰子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三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戶烏公遣介紹抵長
春奉玄纁致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
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迎僕聞洞真寧
海人自齣亂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閑不一遊其
苦節厲志行輩鮮儷潔行仁鼓遠近著聞正大間被

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宮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長
春宮諸耆宿莫不懸懸於懷後聞巖行臺護歸東平
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
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親
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為之怨驚松菊為之寂寞眾設
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歎有以力挽而伴
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
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
其餘其德不可殫舉比輟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

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為有餘矣又
况白雪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
侯漕臺輩身先奉篲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
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住無心安能
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
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
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
事現現其間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
也何獨白雪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為私弔

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為茲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館
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雪行掌官執其御富貴不敢驕熏鍊竊思預
誰謂霧豹隱忽與雲鴻翥祖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遽
煙柳望長亭茫：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
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乘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吳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思依依慣聞玄鶴幽庭
喚忽作仙兔獨自飛范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
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翊馮志亨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
現天上孤雲到處飛蕙帳夜寒添鶴怨祖庭春暖待
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冷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
遼天快空廓燕市謝淹留
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
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雄鷄一鳴六合出其昏闇
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
天下之事有廣大至充塞
霄壤而感發之幾初或起
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
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
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

我重陽祖師之道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
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衆
所同見者而觀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丘劉譚馬
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
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宮觀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顧圖
趾方統物之靈者苟能撤胸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
在大光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
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過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
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

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為序

予乃為之說曰水之為物自兩儀奠位之始人非水
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利於世
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
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
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
講也謂水之神耶貪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
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醫
若之何而不神予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

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過此可
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
之大也如曰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
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
斯之謂歟中統女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叅知政事商挺撰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屨
佐漢開鴻基屹然天一柱
要伴赤松遊功成佛衣去
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

重陽起全真高視仍濶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
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
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
巾車儻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徽上

樓閣崢嶸甘水瀆重陽曾此過天真瓊漿一滌迷雲
散醉眼初開道日新遠別西秦勞玉趾徑歸東海鈎
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孟攀鱗上

道源將啟寓真筌會際因緣豈偶然雲本無心閑出
岫珠由固求得成玄二仙秘訣歸親授一飲神機已
默傳唯有善淵流派遠紛紛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學教授李庭上

湛湛溪流漬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液逡巡
就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路乾坤惟有劫
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為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上

才出山垠可濫觴派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樹七株

秀後長金蓮萬朵芳勾漏莫誇丹井味南陽休詫菊
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清冷正脉嘗

宣授樞密院叅議陳遠上

蒼髯如戟眼如冰凜凜丰標漢歲星應是老仙元有
分更遣羽容解通靈一瓢神羹開玄境萬古中原祥
祖庭聞道劫餘糜爛者多因此水救來醒

洛陽宰沂上

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下洋洋
水正派原來有指南

派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適中州反涇合渭東歸
海要向蓬萊頂上流
未遇仙真可奈何易牙有口謾蹉跎操瓢試向橋邊
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王利用上

外全乎人內全乎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海蟾一照
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筌人勿自棄甘河有泉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姚燧上

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翁酌飲

人一唾世上無醪醴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
宗然東海相絕幾千里飲波開七黃金蓮河之源委
人不見味更幽眇人豈辨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
杯酒一吮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頌上

大道茫：隔幾塵世途何處問迷津自從一飲天瓢
水迴首西風已悟真

魏史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過壺公爭如一滴甘河
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贊上

玄元道教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冥還有
本至人遭遇豈無緣堪嗟漢武空巡海可笑王喬浪
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瓢甘水是真筌

安西路總管府判官寇元德上

布衣落託酒錢囊曾遇仙翁倒玉壺鉛汞自蒙傳秘
訣聖凡從此頓殊途消冰作水元非異點鐵成金信
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擾擾嘆吾徒

安西王府說書劉汾題

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丰骨變四海玄風起
東有丹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氣佐命猶壁壘
大教開全真向慕風草靡全真有真樂將相安足擬
鬱鬱三神宮分據如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
憶昔臨河堤清映石齒齒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
後派史雄深仰慙天樂子

長安客喬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綠一酌華瓢
水誰解千年五祖功金闕儼遺秦向月石壇高起漢

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驂鸞會故宮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寧上

重陽師祖遇純陽祕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株琪樹
秀世間萬朵玉蓮芳天人混合同三昧薪火圓燭共
一光滾滾甘河東未已了知源遠派流長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萬疊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宮三山飛斂人歸
後四海全真道化洪夢斷鶴鳴丹井露醮餘旂舞石
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畫出甘泉灌溉功

前諸路道教提舉魏致爽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圖陰付授玄元神鼎重扶持陶君謨訝遠都水扁鵲虛誇飲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弘衍適華夷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或上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古傷風裂天挺重陽出大金甘水降神真海外至人相契赤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黃金萬朵蓮

後序

門人建安張好古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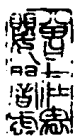
紀錄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事或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人自養浩祖庭典故秦屬應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為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為竊金石之所載莫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罕得而遍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所修之文親手抄錄若道行老宮觀其為碑記傳贊凡九十餘

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

竊為一編目之曰甘水仙源錄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正亦猶道學諸公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鉅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參任校讐之責自夏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覩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因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丘庭而玄元之心

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為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輯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道士李道謙撰自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
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
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人王嘉棄家學道狀若狂
疾正隆中自稱遇仙人於甘河鎮飲神水疾愈遂
自號重陽子大定中聚徒寧海州立三教平等會
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真
元興之後其教益盛都叩三餘贊筆曰今之道家
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
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遂進士劉
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公道光
授白玉蟾玉蟾授彭伯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
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
次王處一 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
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
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
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云其說甚詳然
孰見其授受乎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於
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嘉之緒餘耳

是書作於至元中集文士所爲碑記詩歌合爲此
編以其源出重陽子故取甘河鎮神水之事名焉

玄品錄五卷

〔元〕張雨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品錄五

卷》提要

玄品錄 第一序

玄品錄序

當一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予嘗感激以為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下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做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揚子雲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是道家之權輿博大真人之軌轍興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兩願學焉乙亥歲秋九月十四日句曲外史張天兩序

玄品錄卷之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德品

周

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悉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喜亦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劉向稱其渾然塵埃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莊子亦載其語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先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稱為古之博大真人本號文始先生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從弟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緯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常服黃精餌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以周康王昭王時於終南作草樓以居至穆王修其草樓改為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與隱

士杜冲修習其處得道為太和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登真乃於靈宅栖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並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穆王所以為修觀立祠置冲為道士焉年一百二十餘得道昇舉號太極真人辛汧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臣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不之禹山著書一十二卷自號文子其辭旨皆本之老子柳子厚嘗為刊削頗發其意有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

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亦文子之一辯也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

陸通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採食棗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歷數百年人猶見之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庚桑楚陳人為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後遊吳隱毗陵孟峯古洞靈觀其處也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其書亡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因封洞靈真人

書曰洞靈真經

南榮越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越俛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福禍無有惡有人災初越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故越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為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書二篇曰尹文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趺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心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崔瞿周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
安滅人心老子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
而進上上下下囚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
頽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懸而天憤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
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心施及三王而
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不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
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
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焉天下脊脊
大亂罪在擾人心蓋老子憤德下衰因崔瞿
之間而驚世云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辜人焉解
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乎天下
有大舊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禁
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
下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
以枉為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
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
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
為多

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
子為宗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
子後師老商氏而友伯昏無人進二子之道
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
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
是以亡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
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
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
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妻子皆
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饋先生食先生不
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
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著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
篇號曰道家道家者兼要執本清虛無為及
其治身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云唐開元號其
書曰冲虛至德真經宋宣和加列子號冲虛
觀妙真君

莊周字子休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
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
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
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
利卿相重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
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
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毋污我終身不仕
以快吾志焉其書以莊子名其自叙曰寂漠
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注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古之道術有在於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
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沉濁不可與
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
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

道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瑣瑋而連并無
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
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
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闢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
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茫乎昧乎
未之盡者按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其微
言謂之莊子隱於抱犢山上補太極圖編即
世號其書曰南華真經宋宣和加號微妙元
通真君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飲
水後師計然為越大夫嘗謂人事必與天地
相參然後可以成功既佐勾踐破吳乃嘆曰
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
施之家乃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
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朱君財累億
萬號陶朱公振散貧友昆弟復之蘭陵賣藥
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鬼谷子周時隱者居鬼谷因以自號無鄉黨
族姓名字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易

老陰符所不能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其言有曰世無常貴士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樞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為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隱居尹知章知章唐人鷓冠子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鷓為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志亦足窺其萬一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下高而難追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若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賈誼作鵬賦多竊其語云

道品

秦

郭四朝燕園人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居華陽雷平山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舍前有塘乃四朝所造也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枻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道遙立林中其浪神九垓外研道遠金真戰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培塿顧哀朝生螭執盡汝車輪其遊空落飛颺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暉翮扇天津卷霧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漿榮道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駕歛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跡四其得道後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宋宣和勅書曰三炁隱靈固匪名言之測萬神變化莫容擬議之求凡覆存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叅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璫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玉闡於元

網宜郵隆於顯疏尚期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妻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陽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翻於華陽待奉於逸域時乘駟車宴呼句曲悟言求嘆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道權

西漢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槌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王誤中副車秦王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從容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撻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乃太

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卒以取天下及從高帝都關中以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吕后謀於良因致商雒山四老人從太子

侍酒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策招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欲輕舉堯謚文成侯良始見邳上老父後十三載從高帝過濟北果

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陳留縣天授觀為奉祠之所宋政和封凌虛真人

曹叅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孝惠
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
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
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已而相國何薨代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以見厚清靜為天下師
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
民以寧壹

道品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
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
誦說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
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
之中二人即同與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
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閑坐弟子三四人侍方

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
夫再拜謁季主視其狀貌類有知者即禮之
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忠與誼
瞿然而悟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
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活乎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
有道術者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今天子所
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者而
君云云無非尊爵祿而賤卜筮之語季主敷
暢數百言出入老莊皆深明道德以謂卜筮
之有益於人也忠誼忽而自失悵然噤口不
能言再拜而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
不能出氣三日宋見賈於殿門外乃相引屏
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
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
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
地履也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
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
有以異也宋忠後以使凶奴不至而還抵罪

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覺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按真誥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讚末曰玄漢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又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皆在委羽山中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曼之暉今顏色如二十之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東卿君道如此真奇事也

道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王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夏侯湛贊其像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凌轡卿相朝

晒豪傑籠罩靡前跼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威戲萬乘若僚友視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楊雄亦以為朔快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顏魯公有畫贊碑陰記並在德州

道儒

司馬談其先周室之太史也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感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誥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欵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曜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子遷世其家著其語云

道化

古一

十五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時委任大將軍王鳳王氏專勢擅朝數見災異群下莫敢正言福三上書劾言秦漢所以得失陳十月之歌備亡逸之戒判后族 太盛其辭懇切而上不見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推跡故文以左氏穀梁禮記相明宜以孔子世為湯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有祠號昇仙觀宋紹興封壽春史隱真人

道儒

班嗣與從弟彪共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

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
栖遑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
網不鯨騰君之餌莫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
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聲
名之羶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學既
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
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
持論如此莊避漢諱故時稱嚴子

道術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
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
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
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
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受老子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
少時從游學得君平之道為多蜀有富人羅
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

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
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
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亦
夥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役
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
下床而錢自至猶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
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
仕年九十餘遂以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
有祠在漢州綿竹縣宋紹興封君平為妙通

真人

本姓莊氏東漢津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遵
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故
老莊亦稱老嚴云。谷神子曰君平生而
漢中業王莽篡位遠陽通揚和蓋上世之
也真人

玄品錄卷之一

玄品錄卷之二

當三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隱

西漢

鄭樸字子真隱居谷口玄靜守道復至德之行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竟不訕而終楊子法言稱其耕於巖石之下不訕其志而名震京師云漢中有祠

道儒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貧好道博覽無所不見然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寂寂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作太玄法言等書皆極天人之指歸為漢名儒蓋其學本於老氏廣其書可見也如唯寂唯冥守德之宅爰清爰靜遊神之廷太玄中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皆入老氏之室者

道品

玄品錄卷之二

三茅君大君諱盈字叔申中君諱固字李偉

小君諱衷字思和咸陽南關人也大君生于

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

生大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

經周易傳精思求道復造西城感遇總真王

君使主衣書圖錄遵得道為總真弟子還家

時年四十九能起死回生父母心異之事父

母至終喪停家凡五十三年中君景帝時察

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政和二年

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

守小君少以節行著名陰華陰山武帝建元

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為孝王上賓宣帝

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西城校尉上郡太守

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中君時

為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祖送者數百人大

君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

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

領拔學道總吳越生死之籍此亦上真宗師

神官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

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

費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至期果有迎官來下乃與宗族辭決民謂鄉里子弟曰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李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祿以來求我言畢謝時人而去蓋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各棄官還家以求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既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遂授以神散靈方濟度俱成真入而治句曲山之洞金壇華陽之天遠號中君為定錄神君小君為保命仙君皆天職也大君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年一百四十五以是歲八月十八日已酉受九錫玉冊文遷任赤城玉洞之府位為司命上真東嶽上卿太元真人君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總真君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聘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與治茅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

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災青邑無賊兵時父老謳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召兩淮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君往曾各乘白鶴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

東漢

道品

張陵道書諱字輔漢沛國封縣人生於餘杭天目山本太學諸生博採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黃帝九鼎丹經丹成於紫陽山又得隱書於嵩山石室時值中國紛亂漢致陵遂知文道凋喪不足極危佐世退隱於餘杭者十年乃與弟子入蜀蜀之百姓翕然奉事以師之尊以廉恥慈愍化民不喜用

刑罰有疾病者皆令自疏平生罪過與神盟
以身死為約故皆改惡從善開鹽泉以利百
姓驅逐大蛇戰鬼二十四敗為二十四治為
蜀人除害蓋備修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而功
德並著號為天師偏得其道者弟子王長趙
昇

道隱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性尚中
和好道老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肆意遊
於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道化

達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聞王莽殺其子宇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
結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陰
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
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養
志修道人皆化其德連徵不起以壽終

道隱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
見帝思其賢乃今以色物訪之後齊園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
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比軍光
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昇輿嘆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
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
耳其答司徒侯霸書有曰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朕順旨要領絕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
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
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

道隱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

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悉以承償之其
 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後歸鄉里勢家
 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郡孟氏
 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年至
 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
 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
 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誼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
 欲褐裘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縠傳
 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
 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着布衣搥作而
 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
 曰德曜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
 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
 歌曰陟彼北荒兮噫願見帝京兮噫宮室崔
 嵬兮噫人之勛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顯宗
 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曜字侯
 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依大家車

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
 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
 於家疾且苦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
 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咸
 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鴻友人高
 恢

道隱

高恢字伯通京兆人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
 與梁鴻友善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
 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
 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道品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
 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
 民養身而已八山作神丹既成服之死而復
 生與其弟子姓虞者皆仙去道逢伐木者乃
 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叅同
 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
 爻象以論大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多

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按參同契一書大儒
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議論多及之非
洞明易老淵旨者弗能窺也

道隱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
為居採藥自業刺史行部及使律事致謁佟
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
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
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遂去隱逸終不見

道隱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灃陵人家世著
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
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
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
遷入霸陵山中

道默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
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並時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
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
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
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
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
證人知觀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
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
四海開關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
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
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
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
敦煌者故前世異之

道隱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傳通
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
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
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同郡田弱薦真體兼
四業幽居恬淡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

屈也。巨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奏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也。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這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道化

劉寬字文饒，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啖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杰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華陽洞中，主始學道者，寬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道隱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棲宿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道儒

庾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父坐事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扶知歲荒，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時人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道言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微之復固辭稱疾篤乃詔切責
郡縣駕載上道英及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
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
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
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
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
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得而貴乎
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
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
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弗受也申其志雖筆
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
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帝令公車令
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朝廷每
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年七
十餘卒于家

道品

卷二

十一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
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
之術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
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孝桓帝連徵不出

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答
詔乃題宮門扇版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
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墨皆
徹版裏方平無復子孫里人累世相傳共事
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駕道室朝夕
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住耽家
四十餘年後與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
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
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嘆息曰先生捨我
去耶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
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
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
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
後方平欲東之枯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
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故往其家因語
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然汝少不聞道今氣
少肉多當從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狗竇
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果蟬蛻失
所在去十餘年忽然還家語其家云七月七
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食以

供從官乃去到期日方平果來麾節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要麻姑會於經家比舍有陳尉者叩頭乞拜願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云可以消災治鬼陳尉後年一百十歲嘗得方平賜書真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乃因陳尉傳之

道化

韓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緯一作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緯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夷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重官而妻自

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先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姬家上聞之嘆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緣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著洽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緯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授以道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後來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陶隱居云漢書所傳

事跡略同而置辭小異耳

道術

夏獲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水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鍊魂法在華陽洞中為明晨侍郎馥少時被公車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言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

道化

劉翊字子翔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

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
恤死救貧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
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歛死恤窮損已分
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
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
來携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掉願乞侍給
因將入桐柏山中噉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
華法得度名東華入華陽洞中為定錄府右
理中監

三國

道儒

張珩字子明少遊太學學兼內外并州牧高
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道常山門徒且數百
人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
士郡累上珩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
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珩毓教曰張
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
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
之禮卒年一百五歲是歲太守王肅至官教
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

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
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
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不蒙榮寵書到遣吏
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
勸將來

道默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
屬獨覓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
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
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
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逕必循阡
陌及其撝拾不取太穗既不苟食寒不苟衣
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
廬淨掃其中營木為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
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
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
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
九終

道默

石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十六年關中亂南入

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人間其姓名口不肯言時人號之曰寒貧蓋專志玄默者

道品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丹經修之能變化萬端曾公召試之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為非專貴所宜曹性猜忌屢欲殺之不能也慈在荊州劉表作牧以為感衆復欲殺慈慈先知委表東去及見吳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禮重之按具詰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隱居括蒼在建安末慈嘗渡江尋茅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也

道品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經法嘗餌木朮尤長

於治病救勅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具大帝要與相見欲加禁伍玄不聽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為世主所逼留不遣作大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燭滅良久燃燭失其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隣人隣人云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按真誥玄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隱居註云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

道品

鮑觀字太玄東海陳留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觀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仕至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後遇真人陰君授道

訣復師左元放受中部法三皇內文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百餘歲卒按真誥親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今福遠親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華陽中隱居云親用秦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親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

道言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蘇公受服水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山受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為理禁伯理禁伯者主兩水管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乃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

高氣秉理如此

道儒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察慧十餘歲便好老莊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晏註老子始成詣弼見其所註精奇因以所註為道德二論復條向者勝理謂之曰此僕以為極可得復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便以為屈嘗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元為本元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矣弼又作易傳先儒宗之

晉

道然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穴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與命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後作幽憤詩云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莫知所終

道質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每遊山水彌旬忘返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置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温嶠嘗聞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或為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滅埋者亦為嘍蟻所食復何異乎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鈞深味遠之言文常稱得遠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

入皆以為知幾卒葛洪度闡並為作傳讚頌其德云梁乾化封靈曜真君

道質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無師授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有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參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愠喜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譙縣遇之謂為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乞一言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與康皆疑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弓素書遠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

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略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息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南海太守鮑靚通靈者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形有終而實尸解耳見顧凱之嵇康贊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嘗著達莊論叙元為之貴文多不錄作詠懷詩八千餘篇為世所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為癡聞步兵廚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嘗於蘇門山中

過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凰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卿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之處視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樞櫳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郡群蟲處於樞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以異夫此亦籍之本趣也每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景元四年卒

道儒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少為山濤所知莊周所著內外篇秀於舊註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惠帝之世郭象字子玄者述而廣之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復註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康又善鍛秀每為之佐相對怡然傍若無人後應本郡計掾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猶分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其後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追想曩昔嵇生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道儒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不好學晚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經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冥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修名廣交謚作守玄論以答之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貴遂不仕耽玩墳典忘疾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歲其過篤將損耗

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舉孝廉相國辟又舉賢良方正俱不應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羸疾而披閱弗息累徵竟不仕大康二年卒所著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于世

玄品錄卷之二

向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品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
 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習誦遂以儒學知
 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蒸局幾道榜蒲苗
 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
 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
 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
 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
 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咸和初司徒王導
 召補州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皆
 固辭不就晚欲鍊丹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
 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以為榮以有
 丹耳帝從之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
 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遊閒養著述
 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趨之才偶好無為
 之業假令舊翹則能凌厲霄玄騁足則能追
 風躡景猶欲戰勁翮於尺鷃之群藏逸迹於
 跋駘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

道權

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上
 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跋鱉而追飛
 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窮地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枕之
 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
 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予所著抱朴子
 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蓋以自號名其書
 云洪博問學識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
 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一日坐至日中兀
 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入棺甚輕如空衣蓋尸解仙去矣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為
 古今之冠論者謂其筆勢以為飄若遊雲矯
 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
 草猶當鴈行也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起家
 祕書郎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推好
 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
 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

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蘭亭羲之自為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王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鷲山陰有道士養好鷲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能為寫道德經嘗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鷲而歸其任率如此後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為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官與東上人士盡山水遊之又與許先生邁共修服食採藥卒年五十九

道 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總角好道潛致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都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散髮去累改名玄字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

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永和四年秋絕跡於臨安西山又入在臨海赤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者遂師世龍授解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為成道於是茅司命勅定錄君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署為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玄心栖逸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違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洞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恭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沉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剗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濫四十有三張皇寬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

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籙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加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眾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子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墜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廢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時司命君即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其師

王世龍助映為答到亦幾至敗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為仙之中者云梁乾化三年七月封歸一真君司命君大茅君也

道權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儒學行少有重名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安善談莊老一日與支許共集王濛家安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咏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請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各言懷舉安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安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峯秀逸既自難千如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弟萬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年四十

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請為司馬將發
 新亭朝士咸送高松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
 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
 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後為相值晉室
 多故而能以雅量鎮物從容談笑折桓温不
 軌之氣舉用群才破符堅百萬之師其功烈
 不在王導温嶠之下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
 始末不渝及出鎮新城盡室造泛海之裝欲
 領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薨詔
 贈太傅謚文靖西山負德秀謂安石秉政十
 有六年始則遏強臣篡竊之謀終則挫強敵
 并吞之銳其功偉矣然安石初心未嘗為功
 名計也其高情雅度庶幾乎孔明子房之風

道品

楊羲字羲和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
 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
 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道長史穆
 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為瑯琊
 王進位承相用長史薦為公府舍人及帝即
 位乃不求遷叙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

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
 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
 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降于家
 或降長史山麻解在茅山所傳經誥轉使錄
 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為長史傳經之師九華
 安妃應運為儼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虛閒祕
 構玉胡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能珍寶藏
 奇幽真內煥標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
 丹金玉清興煙披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
 夫侍宸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
 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
 和氣而加為吳越鬼神之君也三官中常有
 謗謠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
 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若其不耐風火之
 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
 告終之術乎自盡出默之會隱顯之迹臨時
 分處有任於明君矣西城總真王君又教服
 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
 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宋宣和勅書曰朕
 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瞻考之神卿企九華之

妙誨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東華上
佐司命揚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
之隱訣受南真之秘傳董司吳越之疆關總
神靈之要方謂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
期冲鑒之臨永侈蕃祺之錫可特封洞靈顯
化真人之號

道品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輿人六世沮光
徙居丹陽以求與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
博士出於餘姚今徵為尚書郎遷郡中正護
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真
學嘗慕兄遠遊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
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與寧中衆真降楊
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
寔虛柩於郭西大墓真誥云君挺命所基緣
業已久乃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
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
資成道玉劄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
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宣和勅書曰
朕降總真之王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授曆於

元扁以濟生於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
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
得靈音斐暢密叅群聖之遊欲駕超遙高佐
上清之理方流羅於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
昭丕佑之臨益廣无為之化可特封太元廣
德真人

道品

許嗣字道翔小字玉斧長史第三子也清顯
瑩潔特絕世倫生咸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
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
句曲之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與寧三年七月
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真酬接書疏備修
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遊洞室不
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
終比洞良時年三十者舊相傳云掾在北洞
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且視形如
生茅小君噉言許子乃能委形冥化從張鎮
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嘗也自
此居方隅洞館常來四平方臺真誥云後十
六年當度東華為上清仙公隱居稱為玄中

真師者也宣和封泥化元一真人誥詞曰紫
極涵元雖鴻濛於一氣丹臺列籍實綜第於
萬真凡復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
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
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介東華躡景
獨超上相之遊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志於仁
蔭尚期冲佑益開元綱

道隱

劉麟之子子驥一字遺民南陽人少尚質素
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
在逸嘗採藥衡山中深入志返見一澗水
水南有二大菌一菌閉一菌開水深廣不得
過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諸雜物麟之欲更
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
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葉息謂人
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
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管
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一日聞武陵溪
漁人得入桃花源忻然欲往未果尋而卒陶
徵士記中稱為高尚士固可想其人矣

道術

索襲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遊思於陰陽之術
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張茂時與敦
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會病卒年
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
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
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
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
栖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茂以
過也乃謚玄居先生

真隱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
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松餌朮修導引之法
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无爲宗其居依
重巖深谷鑿地爲穴室弟子亦以穴居去忠
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
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穴上每旦朝拜之
食用无器壘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好事者頗或問以水火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知其遺諸外物類如此在期願而視聽無筭符堅遣使召之賜以衣冠拜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見堅謂之曰

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栖之性情存巖壑乞運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歿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闕而卒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董華持節策吊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道儒

卷三

上

宋織字令文敦煌効毅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織重樓深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先生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

可觀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卒時年八十三謚曰玄虛先生

道默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昏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度礪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遂轉逃羅縣岬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矣

道隱

陶潛字淵明侃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其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草臥屨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

十三

十三

天氏之民歟其自序如此時人以為實錄自以曾祖晉氏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宋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嘗言五六月北憲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

道品

陸脩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先生雖有重輪足有雙蹀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考究象緯及長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疑訪南真之遺跡西至我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因還廬山武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勅勅住後堂又勅

會于華林園之延賢館王公畢集先生鹿中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父季真取到楊許真人上清經法勅付先生總括三洞為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為傳經宗壇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籙齋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夢疾良愈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趨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乃三月二日儵然解化勅送冠履藏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宣和贈丹元真人

十三

十三

道言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道逾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威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道化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鹿褐或贈以縵服皆不

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林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居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嘆曰法師行業殊群政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南史

道隱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累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能折腰為趨走吏耶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

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並不就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終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遠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道儒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廬與諸孤兄子共舍度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州凡十二命皆不就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得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遣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鄉口少年相率受業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忻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

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道虔年老蔬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卒子慧鋒修其業不就州辟

道隱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拒其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頌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以終其身

道隱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母為婚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中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虔為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重違其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建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道儒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年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為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諸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基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常近百人性好黃老修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禽集其掌取食兼解陰陽書為術數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往往邪病村人告訴求長於歡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病

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

恭敬之自瘥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

權惡正勝邪病所以瘥孔珪嘗登嶺尋歡共

談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答有二四本無

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口不

辯長於著論又註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齊

高帝輔政後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

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

琴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

恒舍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騰騰適大海

烟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

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

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

四身體香軟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

理生於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道儒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少恬靜閑意

榮宦博涉文義專修黃老與同郡顧歡同契

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武初徵為員外散

騎侍郎之職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屋所回竟辭疾不就卒

道質

宗測字敬微宋微士炳之孫也測少靜退不

樂人間常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

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

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重

祿憂人重事乎驟騎豫章王巖辟為參軍測

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王復

遣書請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

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

慕哉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

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

還為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

敬長史劉實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齋

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

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

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

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唯
與同士處易對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建
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
阮籍遇孫登於行郭坐臥對之兼好音律善
易老續皇甫論高士傳三卷又嘗著衡山廬
山志云

道儒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年七
歲聽叔父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
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
有高尚之心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以織簾
為業誦書口不息鄉人號為織簾先生精於
禮傳嘗自話訓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豢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
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曰損乃作玄散
賦以絕之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居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吳堯山中有
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宗人吏部郎中淵中
書郎約等並表薦麟士義行徵為著作郎不
就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

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兇將在於斯年過
八十猶手鈔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時人
以為養身靜默所致製黑蟻賦以寄意註周
易兩繫莊子內篇老子要略與他經數十卷
卒于家年八十五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
中貯孝經一卷穿墳二尺置棺不設几位四
時他帝玄酒而莫子棄奉而行之吳郡陸惠
曉張融皆為之誄唐刺史顏真卿撰沈氏述
祖德記表慶樹于祖碑以旌其美焉墓在金
鷲山

道質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靜不交外物
臨川王映暉州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
走糶採集鹿之伍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
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
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詠欽其風贈以
鹿角書格蟬盤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
清明青天寥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
理几竹親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
主簿不就卒

道儒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沉靜有志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玄經秘典靡不該綜九流七略咸所精練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味要與遊處今講老子遠近名士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講老子湘東王命駕臨聽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道品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十歲得苒洪神仙傳讀之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侍讀除奉朝請先生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求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辟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

征虜亭威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旬容之句曲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劄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遊藏受符圖經法徧歷江左諸名山訪求揚許諸真跡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正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安得為今日之事先先生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弟子賓客居其

下與物遠絕特愛松風欣然聞其響有時獨遊泉領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嘗造潭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也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識曰水刃木為梁及梁武兵至蕲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譙禪代先生授引圖讖數家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既早與之遊即位恩禮逾篤先生已得神

符秘訣神丹屢成而轍帝每給藥物又服所製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得所上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黠實太清三年也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唯畫兩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毀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壩以修上道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末年一服有時而方既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宜應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秘詩在篋化去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比侯景篡果在昭陽殿逆期先知去日為告逆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所著山世書數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從子相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吳興謝淪撰陶先生小傳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賈嵩撰蓬萊都

水監陶真人內傳宣和封宗元胡教真人誥誥詞曰朕膺瓊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崇道化聞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風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陰之耿志尚都顯號之榮求介涵生之杜

玄品錄卷之三

玄品錄卷之四

當四

句曲外史吳郡滋昌張天雨集

南史

道品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求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遶已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天鑿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住子良密受靈旨降其接仙而隱居未嘗有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

十三夏至日忽爾寢臥彌綸良久乃起是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昃後平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篋篋而求無遺記十一月甲子且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遂登崎嶇鈞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糵乃依日月次第類為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蓬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經三遇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為保籍丞後更奏東華為保晨司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衆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記中也

道術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茅山師隱居參受真法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跡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跡方智圓既業不群物故異簡刊焉所謂

吳簡之刊山中絕考矣

道儒

馬樞字更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精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遇侯景之亂給舉兵授臺留書二萬卷付

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極格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筦

庫東名實則窮芥柱下之高翫清虛則執糠席上之說籍之為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聖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

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樞少屬離亂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

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晚年目精洞黃能視關中物有白燕一雙巢

其庭樹馴狎闌無時至凡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業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道品

薛彪之晉陵人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

二年停東川採訪真秘三年乃反啓勅於句

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餐粥飲彌歷年

第四卷 錄品玄

歲也館即晉真人任敷成道之所壇憲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道術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

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

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陳太建中應召來應至真觀期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

惟松朮而已雖隆冬冱寒不衣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

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

十有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矣遂詣王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

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王

遣使送還天台藏之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

書道具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
史樞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益
異之遣畫工圖其像柳晉為之贊云

張羨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
子議凡五十二篇名曰道言

唐

道 品

王遠知瑯琊人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
陳揚州刺史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
夢雲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妙

門實誌謂曇選日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
生於梁大通二年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師宗
道先生藏矜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陳
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
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
決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
懼而遣之頃復其舊煬帝幸涿郡員外郎崔
鳳舉就邀之見於臨朔宮帝躬執帝子禮勅
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不宜
遠去京國帝不能從唐高祖之龍潛也遠知

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
齡微服以謁之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
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
願自愛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
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道士降

靈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
栖志玄虛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
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
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
孰能與於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春言

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
勅不遺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夙心未知先生
早晚以屆江外所管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
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願等往詣今
宣朕意其年八月十四日謂弟子潘師正曰
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不得自
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至十六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顧問侍者曰日時早
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整冠而化年一百二十
六歲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

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時稱王法主云

道言

徐洪客泰山道士也隋亂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狀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君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遊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栖身煙霞脫跡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已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云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道權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素貧不營有大志隋亂隱為道士後佐太宗以直諫勸行仁義致貞觀太平為一代宗臣有書本傳不備錄

道術

薛順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大業中去俗為道士解天文律曆煬帝時引入王清觀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遣直秦府順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惜也累遷至太史今貞觀中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順因言者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順後上表請復為道士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峻山拜順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上聞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淳風在隋亦嘗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云

道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
兄通隋末大儒也績累應孝悌廉潔舉授祕
書正字不樂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
天下大亂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
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有隱士仲
長子光者服食養性績慕其真素徒與相近
子光疇未嘗交語嘗與對酌悠然歡甚績有
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
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
見兄輒渡河還家愛遊北山東臯因號東臯
子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
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貞觀十八年卒

道品

葉法善括蒼人也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傳
卜筮攝養之術少受符籙能狀劾鬼神顯慶
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之
留內道場供侍特異高宗時廣徵方士合鍊
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
理請東其術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出

者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自高宗則天
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
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之功先天二
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
京師之景隆觀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
歙州刺史李邕書四撰碑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
善主於隋大業之丙子卒於開元之庚子凡
百七歲八年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
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
發揮靈奇固以冥默難源希夷因剛而情栖
蓬閣跡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
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欲貞風無塵
金骨外聳珠光內耀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
德朕嘗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
數陳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弘益嘆徽音之未
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整遺穢良奄及水惟
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
州都督

道品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

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耳周宣帝時以玉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善重漢門廣成虛言哉將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上元元年拜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都陽公主邑司以居焉嘗特知名之士宗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叙曰癸酉歲余臥疾長安先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鄴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孫君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閩安期先生之備也照鄰有末疾醫所不能愈乃問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

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雲漲而為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瘡陽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陰發乎而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宇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潰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弭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趕趕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生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進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
 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
 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
 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
 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
 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
 百歲人詔周齊問事歷歷如見以此參之不啻
 百歲人矣然又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
 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魏徵等受詔修齊梁
 周陳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
 傳授有如目睹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
 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
 吾孫當為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
 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蓋初謂齊卿
 之時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類
 此永淳九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

性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
 時人異之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攝
 生真錄枕中素書三教會各一卷並行于代

道術

周隱遜字息元居洞庭苞山自云角里先生
 之後山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
 遜精修太陰鍊形之術不以晝夜更動息不
 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貞
 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息之道對曰
 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
 利萬方策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
 非萬乘所宜留意懇求歸山詔遂其所適他
 日贊皇李德裕聞其有道建寶曆崇元聖祖
 院為供養之所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今
 狐楚有記

道隱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
 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不能去其母
 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俱遊山水二
 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

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起問勞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人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得遂道遥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元起曰漢高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於是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今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幸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

道質

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盧鴻一字顯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工篆籀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禮拜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鈞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

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齋東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勅天下特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遜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策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遠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行假替式弘理政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延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

百石綸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及草堂一所恩禮特厚鴻一有草堂圖十志好事者傳贊之

道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去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自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為入閣侍讀及徵至京師履忠辭以老病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細簡道實丘園探賸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凡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勵俗年過耆耄不雜風塵盛德與聞通班是錫豈惟旌真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品

清師正字子真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太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法主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唯服青飢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見其蕭然獨處惟一薜荔繩床將朽惻然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實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續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復改置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焉數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遊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蕪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卒時年九十有八帝與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

撰碑文

道術

劉道合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尊師同隱嵩山
高宗聞其名今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
召入官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命於儀鸞殿
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即令馳傳先
登太山以析福祐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之高
宗嘗命其合還丹丹成而上之感事申卒及
帝嘗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
衣改葬其尸唯空皮而背折有似蟬蛻
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嘆曰劉尊
師為朕合丹乃自服仙去矣其所上者卒無
異焉

道品

司馬子微一名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
州刺史瑯琊公裔孫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
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殺導引服餌
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
一之法至汝四葉矣子微嘗徧遊名山乃止
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

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饒之於洛橋之東
景雲二年睿宗遣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迎之
京師入宮中首問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德
經言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為且心目
所知見者每損尚未能已豈復攻乎吳端增
其智慮哉帝曰理身无為則清高矣理國无
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
為而成无為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嘆息曰廣
成之言即斯是也子微固辭還山仍賜寶琴
一張及霞文帔而遣之朝中名士贈詩李道
為倡屬和三百餘人題曰白雲記盧藏用因
指終南山謂先生曰是中最佳何必天台答
曰以余觀之仕宦之捷徑也藏用有慚色蓋
其初隱於終南云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
京親受法籙前後賚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
子微又請還天台玄宗賦詩贈行十五年復
召至都勅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
焉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

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
 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更請立齋祠之所
 以別山林之神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
 真君祠一所其像設制度依按道經創意為
 之子微工篆隸書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
 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八言為真本
 而奏上之勅所居為陽臺觀上自題其額賜
 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年八十九卒於王
 屋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
 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
 宗深嘆之乃下制曰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
 會玄遠徧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道遙
 自得之場歸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
 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
 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微章用光丹籙可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貞一仍御製碑文章渠車作
 傳

道華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縣人少通經善屬文
 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

尊師為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
 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
 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
 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召入大同殿與語
 甚悅令待詔翰林一日問以道術對曰道術
 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文辭莫語徒費紙割
 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當以
 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宜問筠每開陳皆
 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賜號宗元先
 生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
 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
 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變
 江淮多盜乃東遊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
 為方外交有文集二十卷權德輿為序其玄
 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為達識之士所稱筠
 之在翰林特承恩寵高力士好佛故嘗短笱
 於上前乃堅求放外然其辭理宏深文彩煥
 發每製一篇人爭傳寫雖李白之高放杜甫
 之雄雅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道樞

李泌字長源本居鬼谷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以青童召對張九齡尤所獎愛呼為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黃帝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將授以官因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乘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浴室廬山中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不肉食因賜第詔強食肉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饑漕以勞進禮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帝嘗從容言盧杞清分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朕初不覺也對曰

陛下能覺杞之惡安置建中之禍李揆和蕃頗真知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羅不致死杞搆陷之而相闢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發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口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帝教為權倖所嫉嘗以智免且時時備議能寤人主亦自有建明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道品

李舍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舍光以清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開

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容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去玄宗召詣闕與語嘆曰吾見舍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言四求生詢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二十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啓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復求還山乃特勅楊訐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禁山中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復召山人王旻請舍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蛻于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并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

道華

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好道通莊列二子書著象用白馬橙譜篇佐其說母留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右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謂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十二卷因以為稱又述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兄浦陽尉鶴齡恐其遺世不返為築室會稽東郭沃以生芻菽棟不施斤斧約席椽屬閉門十年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巷曰迴軒巷又為剡橋以達其居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鳴榔杖拏隨意所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名夫曰魚僮婦曰樵青人問其故魚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裹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問孰為往來者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明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吳興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舴舺既敝請為更之志和曰儻惠漁舟願為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茗雪之間即野夫之幸矣其詠諧辨捷皆此類也好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舞筆飛墨應節而成憲宗圖其漁歌求之不能致為御史李萼寫圖幃千變萬化觀者愕眙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志和悉以兩言目之潛皆屬對舉席嘆駭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故顏公作浪跡先生碑云視軒裳如草芥屏者怨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李德裕亦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道華

賀知章會稽求與人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用陸象先薦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十三年玄宗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名吳天上帝君位五方五帝臣位帝號雖殊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壇上群臣祀臣位於壇下誠足垂表來葉為變禮之大

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行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天寶三載因病夢遊帝居乃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捨本鄉宅為觀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許之復賜鑑湖刻中曲勅其觀為千秋觀命其子典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以便奉養御製詩贈行并序曰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莫用脩掛冠之事伴遊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邊饒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龍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亦將勸俗勸人母今二疏欄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預茲宴皆宜屬和遺策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饒群公悵望深皇太子已下咸就誠別因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晚尤

縱逸遊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
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壽養卒年八
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
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澹
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
蕭蘊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
靜默以養間因譚諧而諷諫以莫齒辭祿再
見秋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
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
往丹壑非昔人翠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
宜加緼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四

玄品錄卷之五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晉五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
然有超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自有知
鑒客并州織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爲
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
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
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
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
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
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
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
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
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玄宗欲製新
樂府亟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
令秉筆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殿
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鞵由是被讒放去乃浪
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
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
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
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請北
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
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
為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真人

道術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
舍人詵好方術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
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
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莫志力加
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
莫辭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
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
令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
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
卒年九十三撰家祭禮各一卷并補養方三
卷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
玄理後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道術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人莫能
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憤麋
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緝
木葉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
見者曰此朱居士喬也為醫求若易之置其
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扁草柔細環促
結露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脩禮迎致之
降階與之語不答睨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
酒其使臣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
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道術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
人牧羊收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
黃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願卒
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道
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
龍中七十餘歲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治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官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書屢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實然來思克應嘉召雖迂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東帛酒肉仍賜衣

一則綰百疋

道點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教喻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鑄高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幃癭栝諸物塵皆流積不御也暮年肌肉消膏瞳有紫光晝能見

星開元十一年無疾卒攸緒當諸武赫灼未嘗輒出卒不蹈其禍云

道隱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避亂剡中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相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隱於茅山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道品

張蘊字藏真晉陽人所居洪州山中因號洪崖子身長七尺五寸鬚眉秀異工琴書善長嘯開元中明皇召見于湛露殿授太常卿累加至司徒辭曰陛下何惜一丘一壑不令臣追跡巢由還山服氣絕粒好畜古物嘗乘雲精驪侍者五人橘栗葛松木常所服者垂雲笠六角扇方木鐙葛木如意魏惠壺諸物朱衣席帽出八人間聖之真神人焉所著書有老子周易三禮穀梁註河東記三十卷大周

昌言十卷豫章記曰隋開皇間改豫章為洪州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復見於隋唐間云按真誥洪崖先生今為青城真人墓在武成姑臧縣

五代

道言

五

五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何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祖益善之賜號通玄先生

道華

鄭遵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拂衣遠去乃入少室山為道士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

道敷羅隱之友善遺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世自為三高士節度使劉勣以寶貨遺之一無所受唐明宗召以左拾遺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皆不應賜號道逸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遊好飲酒奕棊為詩章寫錄素人間傳為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瞻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蓑之徒異矣

道質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幼慧辯學易於廬山陳玄悟問大旨於香林左玄澤澤考之後居仙都山隱真巖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嘗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唐景福二年錢鏐賜子餘杭大淋洞築室以安之表上其行業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棘唐祚當華佗之園綺無出山林竟不起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由是具靈事跡顯

聞吳楚門下弟子二百餘人廣平程紫霄應
召於秦宮新安再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
謙光魯國孔宗魯皆得其真者天復二年二
月十四日沐浴端坐而化葬于大禧之白鹿
洞錢武肅王夢騎鶴訪別

道質

再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穎悟身潔言
行謙謹養親以孝聞師聞立大方即郡之東
山建問政山房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入百
丈山採松脂過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一入
山遂逢三仙人一日夜人間月餘矣其寔精
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每林中捨新新藥
虎豹研尾從之或以薪藥負其背上送歸而
去飲之近山獸不傷人皆師道有以感之也
母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喜而曰汝以
若養我以道資我何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
所及出遊南嶽九疑嶽尋梅真人蕭侍郎於
玉笥梅即南昌尉稱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
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亂全家入山二君
俱得道此山一日遊都木坑乃遇謝通脩自

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勢至所居授以素
書一通復還問政三十餘年每焚修即以彭
蔡謝真形瞻禮吳太帝霸江淮聞其名徵至
廣陵建玄元宮為所居賜號逍遙大師問政
先生居廣陵又三十年弟子五百餘人後乃
隱化而往絕世思望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
歛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
之歸華表也有詔褒贈曰詢諸贈典繁乃葬
雲啓有展由子何不舉故淮浙宣歙管内道
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修大德
賜紫再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群
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
勳臣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素業實冠玄關
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沉
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回故里
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思庶昭往
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

宋

道口

陳搏字圖南燕郡人小時戲渦水上有青衣

姬抱乳之曰令汝永無嗜欲聰明過人唐長
興中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辟穀鍊氣作
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後唐明宗封為清虛
處士俄徙華山雲臺觀常閉門臥累月不起
周世宗召至禁中驗之信然顯德末乘白驪
將入東都聞宋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定矣
太宗時召之圖南疏辭曰臣性同猿鳥心若
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
荷作服既簪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
軒陛貽笑聖明太宗再遣中謁者必起之且

賜詩曰

曾向前朝出白雲 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 盡把三拳乞與君

圖南不得已詣闕冠華陽巾躡草履弱服垂
紳以質禮見賜號希夷先生遣詣中書堂使
謂宰相宋琪等曰得楊善其身不干勢利入
華山已四十年計近百歲以天下治安故來
朝覲亦可念也琪等遂問修養之道答曰聖
上有天日之表正君臣合德圖治之時勤行
修鍊何以加此士大夫日往乞善言皆各曰

優遊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識者疑
之圖南淹通群經而尤精易學蓋以授弟子
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康節先生邵雍又
以太極圖授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濂溪先
生周茂叔圖南以故數發機先語後所以然
者世傳其有人倫風鑒始太祖居潛曰與趙
忠獻公遊長安市圖南過諸途曰可飲乎太
祖曰願與趙學究俱圖南睥睨之曰亦可也
既至酒家忠獻苦足痺坐就右坐圖南諾曰
紫微垣一小星敢上次乎引而下之其召也
太宗令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厮役
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真宗矣
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數有終
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
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蔽山谷不散

道儒

王昭素酸棗人也早學道尤達於易嘗曰坤
為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
蓍麥先生上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
亦陽也則知陽無剋盡之理蓋陰陽者剛柔

迭用變化日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其於道深矣鄉人尊其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開寶二年召至講易踰月求歸特授國子博士以禮餞之時已耄矣至九十餘乃卒其首縮入腹中世言其能龜息云

道言

澄隱字棲真常山人通內外學太祖征太原還幸其居棲真時年八十容色甚少太祖問其養生者對曰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清靜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其亦孫思邈之流乎

道言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整屋人也與种放劉海蟾為方外交遊天台赤城廬於瓊臺嘗曰一者道之用也其要則無方無體無用無為無為無不為矣飛蠕蠢類皆含道性得其道者無所不變小則糞蟲變蜩大則人可變仙矣於是觀天地變化草木盛衰風雲捲舒日月

還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之理著還元百篇真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旨對曰臣居山中但誦易經老子書而已不知其他因命講易即說謙卦上曰獨說謙何也對曰方當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深然之復命講還元篇曰國猶心耳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源之大綱也真宗嗟異之賜秩著作郎辭不受力丐還山後卒於金陵年九十九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

道言

劉烈九江人幼好道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因結廬廬山密修其道自號虛谷子往有譚景昇者作化書烈提其要曰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順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而石內藏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一故之為太清大率以柱下漆園黃庭為宗嘗謂學道者萬物不能遷其性一心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則百骸皆適抱純白養太玄然

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守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

道言

張乾曜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天聖八年召至闕下仁宗問以白日冲舉事對曰此非所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冲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

道質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誅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嘗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驢叩戟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聞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詠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默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

晚入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唯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不知虎狼過其前不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謁魏夫人壇子廉方醉臥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與歸月餘落其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僧守澄自東都還遇于廉南薰門外神氣清舉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道術

趙吉代州人既得道行丐高安城中故為不潔清者元豐三年蘇轍子由請高安忽過子由曰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陽不降陰不昇肉多而浮面赤而腸教君挽水溉百骸淡日諸疾除矣苟不怠度世可也子由用其言驗他日問及養性告曰亦嘗夢乎方其夢也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言笑曰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矍然異焉知其誠有道者言自言往在廣陵為同學蔣生妻其兩目遂翳然時能脫翳見童子碧子炯炯其臍以上骨如龜心以下如鐮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時蓋百二十七歲矣後至與國軍太守楊繪元素留之居無幾俄為所害驟蹶而死元素為葬之元祐元年蜀沙門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曰法震至雲安酒家見丐者云吾姓趙頃識蘇公黃州幸為我多問子由聞之驚問其狀知為吉也與國軍太守朱彥博子時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藏唯一杖兩脛在耳道書稱尸解之下者留足一骨

豈謂是耶

道言

李吳劍州人善符禁陳述古知陳州官舍多鬼因空所舍堂致吳鬼即止蘇轍子由詰曰何能爾耶吳曰彼多欲故鬼侮之吾斷欲久非有他也間從問所以養生者答曰人稟天地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年者自戕之耳夫生而知物我之辨內而在我外而在物物我之情不志於心我與物為二則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大分不通因其所受厚薄各盡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是身與天地相通如一則五行之氣中外流注而不竭安有不長生者哉

道華

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干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為不祥棄之乃從茅山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

遊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
 瀨鄉校僻太清宮古藏經過水星童子武仙
 童名抱一挾往河中府謂此行已抵太陰鍊
 形一度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茅山經錄二
 十三代真宗遣使祈胤山中明年生仁宗事
 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勅建乾元天
 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加
 號觀妙先生還山因得抱一蜀中所寄書意
 警貴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
 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蛻于乾
 元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汗流浹體額有凝
 珠尸解之上者

道品

劉混康字混康晉陵人嘉祐五年試經為道
 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道當擇名山嘗
 患世無良師每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
 茅山毛宗師有道一見授以經籙庵居積金
 峯一日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曰汝即
 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古人也
 又顧其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

以有疵手為捫之明日癘滅元祐元年哲宗
 聞其名以高道召勅住上清儲祥宮紹聖四
 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為元符觀別勅
 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閭皂山
 為經錄三山云徽宗益大其觀加號元符萬
 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玉樞具景震劔御
 書畫寶賜不一先生累表災變上雖加嘆而
 不能用其言大觀二年再召出山群鹿遮道
 一鹿觸車而斃命瘞之道左先是所蓄鶴聞
 召飛去先生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
 京館于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
 駕幸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丁酉倏然解
 化年七十二勅建藏真觀於葬所累加至葆
 真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大夫謚靜一

道言

查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携入茅山劉先生
 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著
 不復歸遂為入室弟子元祐間從劉先生入
 朝先生被旨住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
 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年四

十六歲昔先師授記以為過叨朝廷厚恩奇當不逾於此遂命脩遺表擬筆親題表後云陛下天縱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恩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為先乃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今臣以盡忠報國為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書畢而逝表聞徽宗嗟悼不已以其表降付藏真觀刻石山中

道化

徐守信海陵人為天慶觀備役服弊布衣曳繩屨或跣行終日無所為惟執帚掃除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瀕甚眾狀惡弗肯與處斥居觀後茅廬中守信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丐錢為斂葬既已歸

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皆神之稱為神翁始知得道於瀨道士也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祥哲宗不豫遣香至神翁所翁書吉人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起強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為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二年召赴闕四月十七日聞茅山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乃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即二十日庚子解去故降詔語有云誠意感通異人胥至了然委化不約而同贈太中大夫與劉先生語無異詞也

道品

張繼先漢天師三十代孫先生九歲得其法淵默寡言清癯白哲眉目真人也徽宗遣使召之既至秩以碧虛大夫先生方十三歲辭不受崇寧四年再召命弭解州鹽池怪事甚神異賜號虛靖先生政和中大內災命燕禳之因奏紅羊赤馬之厄其語秘靖康初虜引去出塞朝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詣先生虛致召必起之先生行至餘杭而色憂不怡人

莫之測已而乃聞虜復入寇急召入朝至泗州天慶觀端坐化去年三十六實丁未歲也後薩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于世

道言

劉高尚濱州安定人家世為農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為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為神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賜號高尚處士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亂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識者以為名言周少隱既為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為之說以為此古博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望哉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深知道者乎蓋又與夫熊羆為仲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道言

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徵赴闕館于太一宮徽宗問以修鍊延年之術奏曰清靜無為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夫修鍊非天子事也時方校定道藏經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徽宗豫知國當有厄命道堅禳之奏曰修德可以回天禳禳之事不敢誤國力請還山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先一日道堅鳴鼓集大眾舉頌有為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使至已化去矣

道術

留用光信州貴溪人貌奇古而黧既壯無所聞往遊南嶽至撫州臨川縣路逢一道人自言是張翰元與用光偕行用光行為張負止為張炊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吾使子觀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秘之遂去登視乃五雷書慶元間衢州早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旦視之乃用光醉臥也即延命禱雨而

雨郡上其事復禱雨于朝亦雨用光年幾四十未得度為道士至是即御前賜冠服賜號冲靖先生寧宗為出內帑錢撤上清宮新而大之理宗立復召用光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美益竟解化龍虎山中向之所遇張輔元或謂為漢天師也

玄品錄卷之五

元品錄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張雨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宋崇國公九成後也年二十餘棄家為道士往來華陽雲石間自稱句曲外史能詩詞工書翰當時虞集楊維禎亟稱之是編載歷代道家者流起周訖宋列為十品曰道品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道華得百三十五人然書名元品自應以清淨為宗故曹參張良之流可以類入至於神仙方士別自成家隱士逸人各為一傳溷而一之已昧老氏之宗乃至范蠡權謀之士鬼谷捭闔之師亦復借材未知其可蒐羅雖富難免蕪雜之譏矣又雨自序中稱題曰元史今標題之目與序不同豈書後改名而序則偶未及改歟

徐仙翰藻十四卷

〔元〕陳夢根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贊靈集四卷

〔元〕□□□輯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仙翰藻

十四卷附贊靈集四卷》提要

徐仙翰藻目錄

卷之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宮記

碑陰辨

碑陰

存城記

親睦堂記 一篇

燕喜堂記

齋堂靈濟宮記

代東村翁作靈濟宮記

餘慶堂道場記

來賓亭記

旗龍山神祠記

靈濟賢聖王廟記

司農社角廟記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卷之二

團春堂記

門銘

壽天王岩道場記

續玉岩道場碑記

修西林寺記

卷之三

鰲峰賦

靈濟宮賦

文興庵賦

自辨文

塞誇賦

非神賦

莫毀碑辭

卷之四

喜雨頌

塞井文

告成序

修東井文

修廟雜文

驅癘鬼文

卷之五

驅旱魃文

臯殺賦

驅蝦蟆瘴文

真人朝天贊

注福司贊

回宮贊

注祿司贊

五帥贊

集英贊

綵戲嬰童贊

仙樂贊

兩部贊

宮娥獻壽贊

膳部樂府贊

仙厨贊

奉祠人求壽贊

書燕喜堂東邊堂籍

書燕喜堂西邊堂籍

靈濟廟注祿司

卷之六

友序

畫士傳

靈濟廟注福司

卷之七

書訓

琴暢

長明燈說

恭說

書讀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

獲麟歌

梁父吟

喜雨

絕筆歌

喜雨

謝林府判香信

寄南村居士

贈林來村公

荅周去遇問事

荅呂先生問馬米事

勉蔡畫士

托東林公作記

偶作可笑

荅問生活事

贈雕碑者

請林經歷書碑

代周全擬芙蓉城

荅問造墳

荅問造墳

荅問造墳

荅生負問眼疾

餞君行

荅問事

荅陳梅仕問事

謝林主簿書碑

別蔡畫士

本官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荅問事 三首

荅梁氏問遷葬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寶殿十奇峰

貞仙八詠圖

贈徐南村 二首

玉岳十奇峰

東澗

西澗

玉岳

餞陳道真往龍虎山 二首

和白雲僧德堅

偶作 四首

卷之八

詞

親睦堂

燕喜堂

贈沈建翁

贈周全

贈周用明

贈林椿

贈章桂龍

贈郭泳翁

贈鄭汝顯

贈天王寺郭少立

贈合山僧德潤

贈越山寺僧石徑 二首

修宮栽水 二首 贈蔡畫士

贈長邑人往湖南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勉蔡畫士 荅林君舉問事

問蔡畫士墻外事

贈龍缸匠 一

賽情詩 四

贈閩縣宣差

荅林廷玉問事

贈同事五人

卷之九

啓玄表 真君補職

謝玄表 真君補職

謝恩表 真君補職

金闕謝受職表

玉闕謝受職表

上天師表 真君奉職

謝天師表 真君奉職

上田禾蕉尾表

賀聖父瑞旦表 二通

上南宮表 代人祈安作

上南宮表 代人預作

謝師表 薦為德元滿 煉度表 四道

贖罪表

卷之十

祈安詞

謝恩詞

卷之十一

- 預修詞
- 建玄都壇詞
- 保福詞
- 建朝拜詞
- 女薦父詞
- 子薦父詞
- 薦父祖詞
- 真人謝過詞
- 保禾詞
- 賽醮詞
- 禳災詞
- 建普度詞
- 散朝拜詞
- 建血盆疏
- 薦親詞
- 薦祖詞
- 謝加封真人詞
-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 示齋主文
- 師堂補職榜
- 戒監壇榜
- 示五帥榜
- 建血盆告諭文
- 普度功德牒
- 諭亡魂榜
- 諭在會善信榜
- 建黃錄普度齋榜
- 戒將吏榜
- 散血盆
- 散朝拜門榜
- 諭南北廟亡魂榜

卷之十二

- 散朝拜諭下界榜
- 建玉蘭盆會諭下界榜
- 諭下界榜
- 孤魂榜
- 修靈濟宮疏
- 建神厨疏
- 建餘慶堂疏
- 修餘慶請僧為化主疏
- 修餘慶堂疏
- 文興庵抽粘蕪賽詩疏
- 修鰲峰旗龍廟疏
- 修護境橋疏
- 修橋立抽粘疏
- 修路疏
- 修溪埠疏
-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 題祈禳醮疏
-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 題血盆會疏
- 題為真人受封建醮疏
- 題為真人受仙簡疏
- 題為真人奉錄建醮疏
-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卷之十三

題青口塑神像疏
題衣服疏 二道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請東村公書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謝東村公書

謝東村公跋

謝東村公啓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謝張總管啓

上程廉訪啓

代鄉人請陳道興啓 兩

請高功唐宗萬啓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

贈越山奉祠啓

賀鹿山宣教

答周勝公問事 幅

幼婚啓

上梁文

卷之十四

燈梁聯

徐仙翰藻卷之一

卿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祖廟夫祖者言其始也子姓徐乃偃王之後世仕唐及五季亂奉天子命中金陵晉開運二年乙巳閩王王氏閱潘之釁兵革肆

興子遂將查邊等騎萬人投建州明年撥福州間道西峽將梯鹿嶺白南臺縣取漳泉鄉之胡者叩馬而前曰適有清兵犄亂為民之仇不圖今日復見王師王若閱其不辜吹而蘇之不至跋蹟德莫大焉軍駐而成列教子

商子搏力法隄其鋒賊死昨民獲喘汗師還者老猶作緋袍戀戀之意子以李御史常容之數馬上策之知與若等從事之期待來年矣果脫化於鈞伍間精魂不棄降而為神于鰲峰之陽其初未有祠制草其廬木其燭歲

時伏臘祀事闕缺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種未入土膏夫用虞二月初吉戊子卜於子習吉祠之前有潭旁竅四五丈深不可測修有雲氣飛騰竟日不散翌日昧爽烈風雷電兩電交至人大悅越三日我生明詣祠

求蒼目其祠蕩為洪水之壑且悵且疑遂辨
香沉諸潭而祝之忽有木爐捧出水心香灰
不濕信有神物須臾雙龍蟠逸扶翼而西流
直至傳築嶼中山橫溪而不進嶼中舊號香
爐峰烏鵲飛呼將有所迎紙錢結界異香襲

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居民異之
乃因地以成其廟後產靈芝之瑞因號曰芝
嶼祖廟雍熙改元春正月丁卯事告訖工檀
越有河南方氏曰珽董之至乾道二年丙戌
珽之孫有曰詢曰感曰仲上其事於州牧馮

○ 九

九

○

公礪扁以護境感應四字為額熙寧三年庚
戌河間章氏曰管穎川陳氏曰彭初濟南林
氏曰懷賢江夏黃氏曰頊以其事上於光祿
卿程師孟聞奏於朝適半山王氏當國百姓
困於青苗之役未遑及此八年乙卯郡人劉
公彛知桂州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劉公怒
時同秋曹周公汝礪構於予予致公山之靈
冠果退劉公復具狀以聞夷紹問予之陰績
最為顯著韓忠武大儀鎮之捷武安和尚原
之功本路安撫使薛公弼保奏端平元年甲

午左藏周公說湖守周公燧具條其事上於
執政李宗勉三年丙申十月本路帥臣何公
琮入除戶部侍郎始得旨嘉熙二年戊戌命
始下敕封靈濟徽號有加神喜人歡用彰厥
德自國朝以科目取士予得以宰科名之籍

鄉之擢第者橫飛捷出為諸邑之所歛祚南
渡而後文風大振臚傳黃甲者有人南宮高
選者有人聲名翕翕品秩猶高或振節秋臺
或具司禁帑或出宰花封或教分侯泮至於
一階半級可以車載斗量矣繼之以河南方

○

○

氏珠曹曰策王郎曰杰各以文章取進士是
皆以夢卜於予而獲報以此功德之在人也
甚博詢之道聽塗說一朝一夕而然也廟自
石晉開運以來迄今數之歷甲子凡二千四
百有奇初拆而為社壇基於青布之潢溪再
遷而為巷東即今靈濟宮是也合門環眷獲
寵天封予知證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
靈濟濟真人江王仲知諤九天玉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父諱溫齊王忠
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子配陶氏涇國夫

○ 十

十

人順助仁惠仙妃仲配許氏衛國夫人善助
慮懿仙妃將五人永安留守元帥查文徽武
安留守元帥邊鎬節度使左監門元帥魏岑
都統使右監門元帥趙錕都統軍使先鋒元
帥刁彥能伯氏四人曰知誥曰知詢曰知諫

曰知訓俱封王廟食金陵其源派世閱已備
見於五代史斯廟是作諸祠所祖祖言始也
豈可忘其始而昧其所出哉祖廟創始屢歷
具述于前蓋物久則壞不修則愈壞木而堂
之石而室之將為百千歲計其有功浩費煩
檀越之布施名數猶可考是歲在丁亥至元
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日也後一紀復大門
間榜其額曰芝嶼祖廟因舊碑泐没于始降
碑而銘之從河南方氏曰壯猶曰逢午曰嗣
翁諸君之所請也銘曰

水之流	窮其源	木之葉	究其根
源既深	流也分	根既固	葉也蕃
曰祖廟	祠是尊	居此土	百千年
功日月	德乾坤	名與謚	史具存
昔廟號	明而神	今天爵	神而仙

歛厥惠 澤乎民 何以報 薦蘋藻
歲丁亥 廟復新 後一紀 大吾門
銘于碑 石用鐫 序猶始 祀有傳
效神徽 聲三聞 萬萬歲 祝聖君
靈濟宮記

予姓徐出自羸姓栢醫生若木夏后氏封之
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國於夏殷周咸有
大功徐偃王治國仁義著稱有獲朱弓赤矢
之瑞周天子穆王聞之伐徐徐不忍聞其民
去之彭城武原山之下名其山曰徐山居焉
祖孫輩項三千餘年名人魁士載迹青史者
皆本於偃王王子之祖也予家世仕唐俱為
大官五季之亂濠傑蟬起瓜分幅裂互相漁
劫予奉天子命留守金陵所管江南二十餘
州泯征就寬軍給以饒林蠻洞艇守條死要
釋羞嬉遊連手歌詎上無所怨下無與讐江
南之民賴予以生予之功德揭若日月雖世
而下無能磨滅晉開運之二年閩王王氏失
國請命於予予提師萬人艦步並進閩之諸
郡各以城降踰年取福州克之師抵峽江之

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壺眾以迎予師而想予曰適有潰兵數百隱匿於鰲峰之巔本諷兇驕將次為亂王師今日不至顛覆朋隣我餘有幾予乃引師南向陟其峰挫其鋒落其角距殲厥渠魁盡得其屬人卒棄甲呼舞不戰而收鄉民無怨市買不變田之果谷下無一跡故今日其山之半曰戰鬥自此始也師還父老攀慕顧戀不忍釋去剪茅為屋於鰲峰龍湫之北圖予像奉予祠晨香夕燈以祝予壽予心惻然而與眾盟曰予明年當棄世

○十一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及期憑夢於人以宣其靈年無凶荒民無矢癘榮零之下若響若蒼予生不能澤其民死而廟食尸其土是亦不敢爾民誣也歲更月改屋宇頽頽上兩旁風無所蓋障倏有雲氣亭亭神龍蟠護木壚不壞像貌屹然見者異之鄉人方珏始立廟於傅岩之野尚予號曰護境感今芝嶼之相廟是也祥符初風俗移易人物繁夥鄉之父老詢謀僉同再立廟祀於青布潢溪之陂昔溪水漂激田稼墊溺予以神兵䟽其源決其

流竟不為民害故今號其地曰社壇猶有遺跡桑田滄海物久則變時有鄉民樂施其地於龍首之東豐衍端夷山水俱秀卜予得吉而宅之烏鵲假靈蜂蛇文集紙錢結界異香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鄉人因之以成其廟乃徵土木石工執器備用未會祠下斬板幹簾柱礎陶甕甍築垣墉歲在政和之丁酉工逸事遂作貌顯巖巖然而威至今故老相傳尚能記憶其事闢而闢之殿宇深邃則隆興改元癸未之秋增而廣之庖庫

○十一 廓大則開禧二年丙寅之春堂庭建植階序整齊巍巍乎其高炳炳乎其新規模程度將多於前功則歲在壬申咸淳之八年也至今檀越姓名書於梁者猶未泯沒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時我亦不敢寧於厥居以保其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若夫西南北等處祠像皆本於此拆而分之歲月久矣有能質於鮑背觀齒之夫則見予之靈德入人也深靖康陽九之厄予以神兵護國效公山草木之靈顯旗纛旄麾之相擊寇就誅中原底定予之功

績聞秦朝廷已蒙聖恩南渡不果嘉熙間鄉人潮守周公燧以父老章少白等狀再請於朝金書褒獎勅封靈濟徽號煥然祝冊於廟祭式有加神人俱喜偉歟盛哉邇來時異事殊中澤之鴻甫集至於廟事奚暇及此上冠

下屢誰其正之圯榭腐瓦誰其易之墻壁彫剝圖像黜昧誰其整之予若不揚其烈大降顯於四方歷告於爾有眾則曰甚一日墮甑不顧將安以為揭虔妥靈之地乎鄉人各以事卜於予求其筆以驗其事予示之以識曰

籤籤六十有四象易之六十四卦天地萬物莫出乎易易為卜筮之書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既示之以籤用敢援筆為文以委而任司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職各設中於乃心經之營之立定厥功使弊者復興故者復新予亦不敢獨專其美安生興事民業有經俾以壽而富俾以熾而昌予之休庇於人者亦不淺秋八月吉日庚戌工告訖功請記於予予王父相具封齊王謚曰忠武伯氏四人長諱知誥世襲父爵改封於唐

十一

十四

次諱知詢知諫知訓俱秉吳政封王各廟食金陵予曰知證封江王仲氏曰知諤封饒王事載之史所有陰績著於尚書祠部廟食茲土已四百餘年將以至于千千年未可計也恭遇

聖朝一統率土稱臣天地鬼神克享其德仰冀

聖恩俯頌

宣命嘉茲榮寵式副所期猷不忘三呼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婉婉偃王 孝孫有慶 維德不爽

居此一方 蜿蜒鰲峰 龍首之東

靈濟褒封 於民有功 新廟奕奕

厥聲赫赫 肩膺胙醑 來享來格

爾民不詬 降福既多 矢辭以歌

紀石不磨

碑陰辨

或謂碑記有陰無陰吾不知記為何碑為何所謂無陰之記則樂記學記史記喪記傳記是也既刻於而則謂之碑如碑用詞用銘皆

十一

十五

傷悲之文記則無之昔柳宗元為父作石表猶有陰書其弟子門人姓名表陰自柳侯始記陰自徐江王始誰敢議耶

碑陰

天之未喪斯文故假手於我用德以彰厥善

惟爾之能予其懋簡相爾今林東村公所舉周君壯公羽之言曰今將生由平將生尹乎肯哉斯言也以代予言者也刻之座右使為士者登斯堂讀斯記其尚知所勉焉母作神羞又

○ 生為人死為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宜有廟祀有廟祀而有勅命者必有碑碣以記其事昔柳侯降為羅池之神有韓文公為記予雖效柳侯之萬一愧無柳侯之才不得韓文公記之何以示來者予敢自序履歷後文公者記之可矣

存誠記

靈濟之庭宇其額曰存誠此神筆也一日客自遠方來而有假靈之請樞衣而進於堂上得神之所作碑銘記贊熟而讀之儼然若思

趨而退曰何獨存誠二字缺其文母乃有之而未之刻耶請質於予予神也不能以口諭姑假筆舌為言而後之曰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人之常性未始不誠不誠無以立身君臣之間此誠也父子之間此誠也昆弟夫

婦朋友之間此誠也誠一而已盡求諸身而誠者存初非所謂誠之道也人能於此勉力為之雖雷霆於上而不之懼淵谷于下而不之恐此無他誠存故也夫苟一言之不真一語之不實曰妄也非誠也甚矣暗室之中視

卿一

○ 如無人手指目視洞見肺腑誠之存者幾希其曰妄者滔滔皆是臣如是以事其君而君疑子如是以其父而父疑至於昆弟朋友夫婦如是以相從事則無往而不之疑機心一萌鷗鳥飛而不下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子不以自欺真實而無妄者也雖不言誠而誠自存何文之有易曰閑邪存誠二字之義其始於此子知之乎耳蓋記諸

親睦堂記

親睦堂記所以明人倫也人之大倫親親為

大親親者也。父也。子也。兄也。弟也。夫婦也。婦也。故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其一曰親親。誠以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夫婦。其為人倫也。大此太宰之馭萬民。必先以親親言之。親親者。教民之本也。三代

盛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孝慈友悌。輯睦和遜。不待其習與性成。是亦聖人之教。不爾而成者也。自秦漢而下。其治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無禮。古先聖人所謂教民相親睦者。悉置而不講。此綱常所以不立。禮義所以

○

○

不明而天下所以日趨於姦行不可制其弊。至於父子不同居。兄弟不相容。教化離絕。國俗傷敗。而天下無復知有親之義矣。是以古之民也。醇今之民也。詐古之民也。厚今之民也。薄是豈今之民不如古之民哉。必有聖人者出。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孔子承其厚而維之。使為父子兄弟夫婦者。知其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庶幾上古之風。吾於今日復見之矣。茲者伏遇
聖朝一統以仁率下。聖言宣布。首以孝順為

民勸許令鄉里申舉。以聞神靈。歡喜踴躍。嘆呀四方。聞風靡然。自化。或有以貞節稱。或有以節婦着義門。孝坊在在有人。柰此拜若罔聞。知汚俗未變為神之羞。神於此時不容。嘿嘿乃命鄉人修葺斯堂於殿東。以奉神之族

屬焉。親其所親。故榜之曰親睦堂。使有事於廟者。登斯堂。瞻斯像。親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堂成而為之記。所以明人倫也。繼自今為父者慈而教為子者孝而歲為兄者友而恭為弟者敬而順為夫者和而義為婦者柔

○

○

而正勉哉。勉哉。庶無愧斯堂之名。至元甲午。惟三月癸丑朔。鰲峰敬仙靈濟真人記。

又

靈濟宮正殿之東有堂。扁其額曰親睦。客有儒其人者。攝齊升堂。而請問曰。親睦者得非坊記所謂睦於父母之黨乎。予曰。然。又曰。上至曾祖。下至玄孫。此為父之黨乎。予復曰。然。又曰。母之兄弟。為舅母之從兄弟。為從舅。此為母之黨乎。予復曰。然。客迺嘆曰。人生天地間。為物之靈。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

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者也如其知有父母之黨之親則睦矣以親睦二子而聞知於人者是誠美心哉予曰善哉予知之乎今之世俗以智詐相尚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其知有睦於父母之黨之親吾斯之未能信自南

陔廢而孝友之道缺矣棠棣廢而兄弟之情絕矣宜爾子孫藝藝兮誰復詠孟斯之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誰復歌桃天之詩既有肥瘠以速諸父既有肥壯以速諸舅誰復誦伐木之章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是以吾

心汲汲於所欲為不容嘿嘿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為今之說必寓之於書宣之於口以言諭之庶幾人心天理一脉如線綿綿延延猶有可續可救之道此古人之所謂化當世莫若言傳來世莫若書然

觀古人苟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謂書亦無所謂言之者蓋有不得已者矣客曰誠如是也今之所言曰聖父曰聖母曰聖兄此神之親也其得於南陔棠棣之意歟曰聖子曰聖姪曰聖孫至於曰聖舅曰聖婿者亦神

仰一

九

之親也其又得於孟斯伐木桃天之意歟雖然神之所謂親者僕固知其為父母之黨之親親則神之親也其如世俗何予曰固執愚也予之所舉坊記為問予以為予之好學通於記者所有大學格言曾之學乎復坐吾語

汝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又曰一家仁則一國興仁仁者所以親親其親也親親以睡其為仁之本歟故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客曰唯而起請記之

燕喜堂記

舍章貞一者夫人之德也從容和緩者夫人之言也旦夕憂勤為締為俗者夫人之功也環姿律態感矣麗矣視之儼然不可勝贊者夫人之容也此四教者美夫人也配食廟庭者宜也廟庭之西有堂翼然而臨於上者燕喜堂也燕喜堂者夫人祠也載瞻其祠有人如玉華裾長袖綺綉文章綴明珠而載金翠喜堂人像也左右森嚴或行或止或坐或起者宜髮者闌粧鏡者執巾櫛者塗脂而抹粉

者侍人也曰修儀曰昭儀曰修容曰容華曰昭華曰順成者侍人之號也曰典婦功曰典系泉曰女府曰女史曰女祝曰女御者侍人之職也受藏之府者內府也受用之府者外府也府者庫也乃曰莞庫曰度支曰掌帳籍

者侍人之責也至若羅幔垂而香風鼓舞絲簾捲而淡月朦朧憑欄一嘆更有庭花野草相間而青紅者堂中之景致燈燭輝煌椒蘭芬芳盃盤狼籍八珍羅乎其前者夫人宴也既宴既醉滿堂欣欣相醉相酢而且笑且語

者六官聖眷同其樂也神樂而人亦樂人樂而神降之福也歲皆伏臘人之祀於此者蒼神麻也至於求享者則有注子孫司專堂其任也親抱送者並是天上之麒麟也嗚呼夫人之德之美之靈者靈乎其清昭昭乎其明濯濯乎其聲可敬可畏可愛可慕民無得而稱也必有曹大家者為之史也又有衛夫人者為之書也予所記者燕喜堂事也堂曰燕喜者取詩所謂曾侯燕喜頌也

齋堂靈濟宮記

自觀察使常公設立鄉學而後閩之士風始振曩時此地有修竹茂松西園周密又有江水之縈回山坡之拱抱風土最為奇特人之讀書為士者因而於此創立小學命名曰齋齋之中有講學焉非董馬名輩不敢下惟而

施絳帳也上而接武下而布武揖遜之禮整然可觀舊有神祠在堂之東序曰地主非所謂能以禍福動人者之為神也一遭巢寇再遇閩兵齋廬隨廢堂亦無存加以王政之煩苛民生幾絕故人之為士者降而為農或又

降而為工商至今聞者莫不為之太息幸而此主之祠香火不滅見者惻然彷彿而不忍去遂斬茅為屋聊避風雨而已歲曆年間鄉人敦岳等始蓋以瓦像而木之後歲甲一週過半陳知足等乃以石為柱其為規模宏且遠矣又得檀越京教周公毅將任周世修周公崇諸人樂施爾貲用成厥志目今石柱題名猶有可考工既就尊其祠曰廟以其未有徽稱請予就其位以為民主昔有感應之號今有靈濟之名職此之由然則予之所謂非

能以禍福動人者亦不能免有口者之義也
 視其祠制雖侈過於前人亦未足以起動乎
 後觀於是重新翻蓋五彩作服塑成神像黃
 簾朱几稍稍尊嚴考之年月則歲在己巳咸
 淳之五年也嗚呼人為萬物之靈孰不知有
 父母終身而能慕父母者至於祖則易而忽
 之况欲知其有高曾者乎今之所以為農為
 工商或猶能為士者亦當考究其上世之所
 由以復其業毋徒以為曩時此有書齋之講
 說而資談柄雖然凡知讀書識義理者皆可
 謂之士若天伊尹起於莘野傳說來於版築
 此命世之大賢故不敢以為喻至於炎劉天
 子馬上得天下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獻一
 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讀
 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遭秦之厄以此逃
 名為立身計今國家養士有學求賢有詔科
 目有條為農為工商者皆可相汲引而為士
 矣輒敢序其事以為為士者勸或指齋堂為
 里可溫齋供之堂此則齊東野人之語子勿
 聽大德三年歲在攝提格中秋之朔日齋

即
三

山人筆
 代東村公作靈濟宮記
 予少年以豪邁之氣汲汲於功名擔簪裹糧
 走數千里至於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凡
 前賢遺跡靡所不覽正感慨間適有士友輩
 桂龍書來以靈濟文集示予曰閩之青布有
 古廟曰靈濟其神姓徐一封江王一封饒王
 自石晉開運迄今四百餘年其輔國安民捍
 災禦難之功未易枚舉邇來祠宇頽頹不稱
 明靈歲久已之夏五桂龍與沈建翁周全周
 用明林椿郭泳翁鄭汝顯七人共謀而葺之
 而下於神維神顯相化筆為文以委而任翰
 負一新八月功成再降之筆序以履歷而為
 之記示之以吉凶而為之卦勸之以忠信禮
 義而為之文賦讀之一言一語皆以孔孟垂
 世立教之心為心此聰明正直之神也雖班
 孟堅西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文楊子雲五
 祚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歌黃馬碧圭之下
 未可及也有神如此烏得而忽諸章君七人
 奉詞惟謹敬以神所作之記刻於石馬里人

即
三

林建功延年書之屬予篆其額十二月以神所而賜古詩來曰碑既立矣今日之事君記之此神之意也子未暇作筆再賜以古今詩一篇六十五通有曰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之句子不敢辭為之記其詞曰昔有祀弓今有傳昔有勅弓今有宣言為文多勸以賢廟重新多事已完曰兩賜多感二天民祈禱多心益虔龔茲銘弓垂萬年世不忘兮德無邊

餘慶堂道場記

○如是我聞佛有偈曰萬物本於心於心何處尋所以者何曰即心是佛佛也者釋云佛人也弗是人則體相無耳常實無真無相無忍無妨無實無去來無有罣礙如是如是即無所有安頓那處是人不解能於心上究竟到盡佛無時不在苟其心不然徒以口學虛談般若假名引導貪利罔功甚矣大千俱壞況於我佛一道場乎景德祥符而後佛之功行著聞天下在在處處設立道場各繪塑佛像香火而欽奉之吾鄉餘慶堂亦一道場也自

開禧丙寅至元貞丙申以義曆策之其數得九十有奇年未踰遠何道場之壞大不如昔上漏傍穿燥溫不除彼何人斯有目者莫之顧有手者莫之指真所謂越人視祀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抑不思古人之所運水

搬載者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辯是故我佛法擅願曰諸佛興世皆起於山蘆膠鵲項不以為辱我以浮幻身不可虛占國王好地遂於南安之岩其有石室而就居焉則餘慶堂之興於佛國無加益餘慶堂之壞於佛亦無加

知一

二四

○損第以佛智慧悉如是人如此也是人其心便是夜叉羅刹奚足以語佛哉唐誌公和尚嘗會傳大士於雲黃山中說法有嵩山頭陀即從座起作禮晚問曰末世衆生作何業故墮在娑婆經劫受苦如何做箇方便救得誌

公曰於後末世造惡者多結緣者少傳大士曰是諸衆生自做得誠我言也誠我言也我今廣為衆生演法普令開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發何種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無妄想心無貪

着心無退轉心以是因緣使佛土莊嚴其福德可稱量耶我不誑語是真語者是實語者汝今諦聽各以佛為心乃再舉佛偈曰我有一善根俱在心頭生會麼故曰即心是佛佛於乾道三年賜定光負應普通慈濟大師菩薩俗號白衣聖公又號盤古定光佛子敢為佛作餘慶堂記刻於堂前以勸世云

來賓亭記

讀韓文公書記人皆以不見真畫為惜子獨喜之殊不知文公之記其所以畫人物形狀○
○曲盡其意苟因其意而摹之則真畫瞭然在吾目中此子喜之得文公立亭之意且萬物皆弊文章獨不朽信夫靈濟真人之詞工侈前畫美矣又盡善矣獨有案墻是缺是補以手板縱橫量之得笏之數七十有奇二三君子彈力就之復請畫於子予遠為之計曰一壁中天惇惇孤立不無震風凌雨之患其人也須壞必欲文公記之可也萬一畫之不存猶幸吾記之尚在後世有述焉記云記云徒記云乎哉恭遇

聖朝一統輝耀威靈南海諸蕃畢獻方物神人喜躍後見太平敢以此圖為今日賀圖之中有亭榜其亭曰來賓亭之前後樹之以槐號為槐市亭之東西植之以坊一曰悅近一曰懷遠是命坊之名也峰巒奇峭岩石蒼蒼驛程迢遞其有往來不絕而踵相躡於道者並作南海諸蕃人物之形狀騎象者二人謂之番官番官之下主印者各一人能以金鈎而馴象者四人謂之象奴又名象公一人執捧珍之旗立於左一人執獻琛之旗拱於右○
○車二乘而御者四人傘夫二人通事二人甘餘族屬徒跣裸楊間有以織文五彩之布而腰粧者三十六人所獻之寶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通犀文甲翠羽白銀與夫旃檀沉香之香又有珍異殊恠奇靡巧麗世所貴重者如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石崇珊瑚樹之類或以金為盤銀為缸玻璃為盆真珠為簾七寶為塔車裝輦載席裹纒包涉海踰嶂于于然而來者業積於亭磷磷爛爛彩色瀕汙交錯亂分不計其目致方貢者必如周官所謂懷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各有職度材而處之誰謂頭目主事者獨有二人從者二人吾觀其人無不兼人之材其可得而專歟若夫環楮之松夾道之柳周葉數十步地遠而望之指畫悅歎矜矜矜矜有雲山萬里之遙市橋如帶溪水如練加以王楸朱欄瑯瑤之巧亭亭峙峙整整齊齊中間狀出查邊趙刁五大元帥出將之圖武夫道前騎卒擁後昭光振耀風威刺刺此文神之所以效濟鬼獄祇之靈上報國恩下守此土而福於民者也雖然斯蓋也夫豈有一朝一夕之所能運思為之亦勞矣予雖喜之必欲為文公之記以存其大都焉又何患乎震風凌雨其久且壞後之君子有事於此必讀斯記讀斯記必斯所以存斯蓋存斯蓋必斯所以頌

大朝之盛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至於九夷八狄十戒六蠻荒區絕域寰海之外盡入版圖四時職貢奔走而來賓者又非此記此畫之所能記涕難之歲中秋之

碑一

二十七

夜天朗氣清月色如畫有鰲峰山人自記來賓亭之圖之事刻於靈濟宮

旗龍山神祠記

旗龍山鰲峰之肘翼也有廟曰祈雨王宮一日龍門社即巷東靈濟宮王行宮之祠也蓋自宋宣和之七年歲乙巳夏泊秋不雨苗夫焦勞嘉穀用虞靡神不舉寧不我聽於是耆老舊人自相告語曰巷東廟有神曰護境感應王捍災禦難克休於人大矣乞靈不少今早既大甚牲璧奠瘞之禮其可後乎惟七月壬申哉生明齊潔致誠奔走祀事於廟庭下惟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答須臾雲霧四塞雷電皆至丕降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忽見神龍閃閃上有黃旗標揭大書護境感應王五字護境感應王即今之靈濟王舊日之徽號也越三日甲戌乃霽是歲秋大熟糠稻倍收既宴汗邪儲峙充羨田翁野老相與北向踏舞拜手稽首莫不忻忻然衍衍然而踴躍冬十一月至上幸設立壇壇於旗龍山之濟月祭之以報其德後甲子一週作廟有殿

孔曼且碩水宅厥靈以極終古旗龍名山蓋諸神以旗龍顯跡其始如此曰雨而雨神不奕其聰明衆請於有司故上其號曰祈雨王官一曰龍門社此邑里之長材秀民有忠於功名者之所願頌也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為風見恠物者皆曰神考之祭法一在祀典今神既能以旗龍顯跡時雨是甘化荒為穰易洽為和民獲蘇醒厥猷載廟食於今餘四百年爾民報事夫誰敢忘而且忘日月遷邁祠宇頽壞圖像黝昧不稱靈明奉祠林

○御一 樁等蒙神之福既多退思古昔若罔獲承遂謀及鄉人作而與之有禱於神神享其衷假寫作字篆隸奇恠初不可曉乃乞作世俗書四六駢驪文章可得而聞謂有人焉孰視之若無親也時元貞改元正月之吉既成合東

隣西舍之民協力惟和鳩費命工完舊益新冬十有二月二十四癸亥主春明年節也若翌日甲子工告成請記於予予神也豈敢自眩當以媚於人靖惟降依茲土永享厥祀壽富安逸人之所願予必從之若夫神之世曾

爵里具載於巷東靈濟官碑雖百廿可知也予名刻於石於子與何言姑序此以記旗龍山靈濟行祠曰祈雨王官云鰲峰大仙靈濟真人自序

靈濟賢聖王廟記

靈濟賢聖王廟碑者表其功德不忘也神自祥符以來祈穰感應並禱于龍首廟東神勅封三天壇闕賢聖按察高仙威靈廣濟真人即靈濟之後身也雖在祀典未有詞制紹興年間始分西南北之疆六年甲辰北廟所

○御一 作孔曼且碩鄉人林桌薰其事凡九十八年廟宇幾壞復能振起檀越姓名尚可考以歲月計之今又六十七年矣大德三年二月社前八日奉祠曾琛傅隆等領諸同社持一辨香奔走執事於廟東之庭而祝予曰此廟久

廢將欲治之未得吉卜而不敢為予戒之曰吉復求文以誌其碑予不敢辭詞曰聖朝一統天下太平仙廬佛舍百廢俱興里闈立社神棲以宣歲在淵獻斗柄插寅將以祀釐祀事孔明顧惟圖像黝昧不蠲瓦毀墻

汚風雨飄搖惕然而懼若罔獲承迺稽之衆
乃卜之神豫筮契龜長短後先虛徐莫斷惟
于是信草昧不虞無聲無形安敢街鬻惑人
之聽念依慈土唯唯何言回平作隸魚頭鳥
眈二月乙丑吉日良辰土工木工是構是經

削額補鑄完故益新飾以黝室繪以丹青輔
弼承疑上應四星爾民有為福祿是膺兩階
干羽守衛鄉隣六公珠翠妙舞笙歌雲門九
奏方丈八珍優旃百伎肖貌生稔觀者戒途
車蓋駢聯艾嬉遨笑喜色欣欣工逸事遂予

誌以文語言鄙俚捧心而顛予其謂誰靈濟
真人龍首廟東事紀碑銘天其賢聖吾身後
托姓於潘致知其名承佑之嫡固始入閩衣
冠世業嘗舉孝廉節使留侯旌帛蒲輪累微
不起富貴浮雲卜築鰲峰鑿地為田亭亭皎

皎不耻食羹仙骨不凡學授倭伶龍嶠一卷
出青入玄峽江之西飛水沸騰不濡不溺履
空而行駭俗驚世事涉杳冥厭棄葦埃以道
自聞朝聞夕死得返吾真一日羽化如蛻之
蟬乾德而後人夢是憑戾孽既被榮霄協應

御一
子

五穀蕃熟利施於民民感休喜秋嘗冬烝祠
制未立合享大庭按察舊額始於紹興作廟
有嚴濯濯厥聲紹定紀元屋壞將顛恢度舊
制功多如前惟賢希聖允獲微稱人上其德
有司俱存神而明之聽一旦專繼自今始聖

可希天伊我靈濟行滿三千兼而有之以配
三靈戊日元吉糈潔椒馨民亦勞止實獲我
心刻誌於石千古有經靖惟恢恢非人因
尚冀宜封八字輝榮拜手稽首
天子萬年

司農社角廟記

予廼者赴天臘會式過其歸倏有客腰金袍
紫侍立於堂下厲聲而呼曰生為人沒為鬼
為君子之鬼必不敢加禍於人其為小人之
鬼則不靈西廟有記南北有碑予其將與草
木俱腐矣予聞其語責令左右引而進之乃
正直之神曰社角祠予下執其手以上曰子
若無語吾幾失子矣縫衣章甫難以適越維
今之時非姦惡富疆者不可以立身非纖毫
計會者不可以為生計子之職以農開國春

御一
子

耕夏耘秋收冬斂終歲勤動靡有寧日天門
萬里孰為子之遠慮而乞憐者乎長房何人
敢為驅役鵲之靈不免填河之畫龜之靈不
見支牀之苦鷄何為不鳴犬何為不吠牛何
為而喘馬何為而困如子之責難矣哉信欲

望豚蹄孟酒之為私祀者其可得乎然雖如
是農必不以水旱而不耕子司農職也安得
居樂其業何必沽名釣譽為世俗態自今以
始歲其有則祀事孔明何止百世將與天地
相為悠久子矜子能榜其額曰司農社角之

廟若夫廟之始自五福岩而遷於此亦有年
矣其重修歲月則題梁可信故不及贅攝提
格之天臘節後二日鰲峰山人作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公姓翁諱承贊福唐王融之遺民也唐乾寧
之四年中宏詞科官極高品五季之亂豪傑
分割國危政亂風敗俗澆公適棄妻子捨墳
墓埋光錐采不效時趨北遊白鹿歷高踰險
卜築於鰲峰之半曰旗龍山平坦廣衍得幽
水清流而遂其志閩王王氏幣帛以迎不屈

任之永隆間王氏兄弟閩墻內變潰兵星散
奔竄於山林之東聞公高節過門不入晉天
福間唐兵南討鄉之父老恐變為唐請唐師
勤除之公具唐衣冠謁見二王今之靈濟真
人也王復辟以幕職公不願祿鑿山為田自

畊自種年豐穀美春給隣未之不足者仁人
用心萬口是碑天福八年一日忽有流星墜
於居廬之側公自知祿滿得鄉人共祀公之
香煙以其自耕自種之田施於合山常住永
為追修異靈濟二王守此土公得配食任司

稼之責主掌兩腸管護牛畜蒞事以來終始
惟勤歷年既久祠宇頽頽更而新之鄉之父
老力也至於風雨順時五穀豐登孳畜生聚
鷄犬相聞此則父老之所以獲麻庇於公者
非一日若父慈子孝兄弟恭夫良婦貞其

誰使之然而然者公其郎子真嚴君平之徒
歟公神也請記於予予敢述公之履歷以示
後人大德二年十有二月曠日鰲峰老人徐
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二

團本堂記

卿二

維歲大獻淵修楔之夕鄉人某持一瓣香祝於予曰牛馬走所居先人之敝廬已七十八年矣舊有板額曰延慶堂塵埃厭棄未甚光彩意欲更新之竟弗克就於嘉其有此先志以成其美乃命左右濃磨川墨一硯剪茅為筆一氣作之字大如斗曰團春夫團春者大地之間物物皆春也蠢者動蟄者啟勾者萌甲者折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是誰使其然而然也子亦知其所以為春之意否某曰唯退而省其私如未有所獲復樞衣而進曰愚不敏請事斯語曰物之所以為春者有天地馬人生天地間不過一物耳春之於物春且不知其所以為春况於人乎吁固哉子之言感矣復坐吾語汝夫天地之所以為春此春也人之所以為春者亦此春也豈外物而求春所謂春耶何者天地之所以為春者其為氣也融和其為情也明媚其為氣也含養覆護而已物之所以得為春者職此之由苟或赫

然而有酷烈之氣是為夏也非春也蕭蕭然有凄清之情是秋也非春也凜凜然有嚴切急迫之意是冬也非春也既非春也何有於物哉惟人亦然子其知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人之大倫也必先以孝慈友愛輯穆和遜為根本惟其本固根深一旦春風鼓之動之其為枝也脩而長其為葉也暢而茂其為華也秀而實不然雖有春雨時時灌之日日溉之無益也然則根本之於人不可加之以封植之功任之以培養之勤庶亦可○以異其有立子章子能以此意推之使同室之和一團是為不春之春與天地同乎其春何患其不充不盈不生不成也某既承斯語頓覺神悟懷其文而歸亟索筆書之指令家人措置一觴一味設席於團春之堂少長團坐各有次序相酌相勸且飲且輟某將醉未醉之頃呼童取水盥漱以文讀之且作嘔啞之聲使家人聽之復拊蹕而揚言曰吾雖未醉幸而諸事不芥蒂吾心信乎今日之得春也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

歲至來歲來歲至於千萬何歲不春我得此
春汝等亦得此春庶無愧於斯堂之名既徹
席家人撫掌大笑而起鰲峰老人作

門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故禮必嚴恭容必端正處
已待人惟和惟謹耳目心思吾日三省致知
力行賢可希聖事業伊周德行顏閔積善傳
家必有餘慶書銘於門子孫其聽

壽天玉崑道場記

佛心普照大師清琮號石徑俗姓畢甫之遊
洋人世業儒少從遊於三山郡庠平日與交
接者特達俊偉之士適谷陵既易奎壁無光
遂棄所學入空門初受業於東山師衛振文
傳印於愚中師廣智師之為人內朗外融不
假耘鋤口常誦佛經至於儒書未嘗一日釋
手且會鍾王會此時輩所譽南宗之白眉者
非師其誰師自蕭入福始駐錫於閩之應天
寺閱星霜者十有六常語人八萬四千法門
須是自行方便欲另作一道場展轉莫遂去
應天寺未上牛鳴地舊有湯承議故宅遭兵

燼後已為瓦礫至元壬辰其子弟以其地求
售於師師私喜曰吾之緣法不偶遂捐衣鉢
餘囊力就之一日與其友重林師道煥共携
一行書縱觀於其間得山之龍法俱在法眼
中雙髻起風南北競秀雙髻之北發足而東
針為乾再分兩支支之一結為石如品字三
面錯等且端且正或者天育地產設茲神物
將有所待焉晉永嘉渡江處士玉其姓者自
太原來結廬於此因石之品字自號玉品山
人故今目其山曰玉品玉品山之總名也
上有一脉自品中出蜿蜒而來如蜂腰如馬
領及其中也橫建三峰卓手有立頂負而足
峙其名曰撼奇前行換步節節轉轉其名曰
蓮花至於止處三支挨地雄傑峻峭作仙人
大座之形東有八龜堂泗洲橋西有麒麟窟
真武岩明堂之上有山曰壺榭曰烏石岡曰
古松環山之間碧澗雙流蛇行斗折尺寸千
里悠悠然莫知所窮外抽一峰曰方山為之
從內建一峰曰天柱為之輔天柱之下為應
天寺逆眺兩峰闌闌水尾如牛馬之飲於溪

迴巧獻技有態有情雙髻之南發足為大座
 峰為玉葉峰為双童峰双童而下為寶臺峰
 為起雲峰為金欄峰為三郎峰為朝陽峰蔚
 然陣列崢然角抵外與天際四望如一住芝
 山別山雲公寓遊於此嘗作十奇峰偈以寄
 其情九登深者莫不稱讚師既得其地乃大
 展作具背西北面東南始指異之曰孰使吾
 之樂茲土而為開先者非道場之緣法歟師
 之執行震人耳目雖欲戲身處沒蹤跡不知
 沒蹤跡處莫戲身諸宗長上聞之不肯放過
 ○辟董越山寺師來越山疏幾百紙越山寺在
 福州治之北鄰於市井囂埃出入未免叫鬧
 淺學近識處之必為執着師之性髣髴然洒
 洒然無色無想無知無得獨道場之舉念不
 停常欲了此而擔負不行乙未之歲的委其
 徒師龍等董其事以其月某日某甲子始僦
 工荆而疏之是垣是墜庵於上而署其額曰
 壽天王崑道場壽天與應天同族類也曰玉
 崑則就玉品山字上模倣出來中有堂馬命
 曰應機堂之後有觀音殿殿之後築室為二

師同一日東山壽域一日愚中歸戲師不以
 此自居而歸之二師式以見其不忘所宗之
 趣堂之下竈土為池旁廣而中深導泉蓄水
 不增不減蓮花九品異種同香合九為一莫
 名其妙豈非玉品山之來處上有三石中有
 三峰下有三支合為九數故品別以九其義
 有取於此蓮花池之得名是亦得於山之號
 蓮花而得名也况師之宗派出於天池敢以
 天池二字名其池山之方位界於乾亥配乎
 天地之名誠為相應池之旁有亭亭之勢有
 ○臺樹花植木四時芬芳此遊覽者之所健羨
 其可樂乎此耶若夫鬻田三百畝以為香燈
 之資是得金仙所示不滅意益而廣之者東
 山愚中也又於朝陽山下管塔一坵以為栖
 真之穴亦得金仙所示寂滅法師歟師歟金
 仙之徒歟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中秋前六日
 師遣道換來示予以地圖而請記曰庵之事
 役將次就緒後買其隣得諸哲份之基灌莽
 荒墟是亦湯承議之遺業也目即鉅理計工
 度材建大佛殿如招提致上以祝

當今皇帝聖壽萬安下使鄉人之信向者有所歸依焉外有三門兩廊法堂寢堂齋舍會廡去處各留地步陸續為之計未知何日得以就其功吁師之言似為當矣師之規模如許志向如許力量又如許何患其不就患

不就惟患師之不為也予澳忍無聞敢拜師作禮拈起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師聞是偈不覺開口大笑曰如是如是吾即成之成之日再能為吾續記否予曰不敢辭予謂誰廣陵徐氏子名謚爵里具存五代史齊之世家自號鰲峰山人姑撫其事為之記師石徑刻於石留之以示後人云

續壽天王宮道場碑記

佛之字義釋云佛人也既曰佛人上無棟下無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以三千大千為世界廣大誰知何曾假合金剛經云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此其所以謂之佛佛心普照大師六祖衣鉢之來次第行也初受業於東山振公住應天寺再傳印於愚中智公住越

山寺晨雞暮鐘粗可以安閑受用玉品山之作庵曰壽天王宮道場宜必搬柴運水祇欲展神通耶若夫一椽一瓦一木一石皆出自師一手經書吾謂師之用心也勞且拙矣庵訖功囑予記其事耶記耳從而作贊助語故

未也世俗態師胸中之韓馬薛鶴已全不已劬勤為媒殿之為最大者一堂之為法為寢者二兼靈會者三門戶之廊廓廊廡之修直曰倉曰庫曰厨曰寮方丈困馬盤盤馬色色倘具其十也有九土木工石工將告成者又七七八八矣倒指數之凡歷涉者四五六載事始完可以想其輪換之盛吾謂師之用心也其為勞且拙者猶有存焉續記之命祇恐記之不得其所以為記之意豈不見岑和尚道是今時人須是隱身去可思量不師

默然禪坐一剎那間復拈起一條拄杖于大喝一聲云庵雖小舍法界放開大者無外收來小者無內這般的話不是達磨公案汝會麼予眼裏聞聲便覺透徹以是知師之作此道場者不過與佛所作祇園精舍一樣規模

焉師之所以作道場者果在斯乎不在斯乎
祇在方寸間耳其為開架也非尺丈所能量
其為方向也非盤針所能格其為境界也非
品石之蒼蒼所能喻其巧也非十峰之峻峭
所能名其狀也非雙澗之淵深所能究其源

美矣善矣諸好倘矣若能於此了知便見得
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放開隻眼縱橫自在
東去無涯西去無際上柱天下柱地四通八
達無所罣礙其光明洞耀照徹十方譬如千
日放大光明不然何以謂之佛心普照大師

道場是作豈得易為記哉記誌也輒敢門師
借取須彌為峯海水為墨獅子巖頭大石一
片誌而碑之使百千萬億劫後不破不壞知
其所以為佛心普照大師壽天王崑道場記
也庵之履歷已嘗記故并為之頌曰

師琮公號石徑家蕭人畢其姓世業儒衣
冠盛陵谷易文星泯俗瀾趨不與競赤洒
洒是本性學惟精西方聖機一悟非臺鏡
沂源流派能忍東山根親摩頂愚中智傳
正印初應天以才稱今越山泉袖領基道

場卜玉崑龍得法宗一行重林煥為正訂
氣結凝石嶺嶺澗雙流峰十陣面東南絕
奇勝剝土壤剪荆梗陶甃甃削未穩築垣
墉植藩屏庵既成禪安靜名應機字于題
異種蓮池又町花木亭峙如昂二師祠事

思敬生者壽殘者慮歲淵獻記予請居買
隣力業併土木石工愈劬殿一之敞而洞
堂居三法雲寢廊翼翼修且佺針甲卯門
取正倉乃積厨乃淨寮與房件件整田爾
田二三頃塔一丘萬事定師龍等承指令

五六載功始竟開隻眼子細認師所住境
非境方寸間沒蹤影一點光常耿耿遍法
界長萬仞佛西來其修證水在瓶星在秤
嘿時說忽自省意三何生淨信衣可薄大
庾領續比燈燈不盡心即佛難比並曰普

照兩相應師之微人諦聽記誌之愚膏膏
頌無文愧泐刻茲碑年有水

修西林寺記

閩之福州城舊俗土記之傳者號為三山按
郭璞遷州地記曰前有雙眉重施粉黛北指

烏石山九仙山方山而為言也又有高蓋山蓮花山與方山相應三山之名其始於此三山於其間獨方山最為橫絕州治之南望之如儿案天造地作亦巧矣豈特為州治設耶予嘗謂山之靈異者其間必有魁奇材德忠信之民出而當之又未之見也一日縱觀於方山之下行一里有佛精舍盤盤焉困困焉榜曰西林禪寺法門廣闊殿宇宏深迴廊翼翼飛閣渠渠東有天飯香積之厨西有雲會禪燕之序至於應真祠寶華堂方丈室靡不修嚴幣度康舍無一空闊地木石椽瓦粉壁俱新鐘魚木鼓色色俱具若夫鑿池引水生清淨心不塵不垢是名莊嚴青蓮寶像紫金白毫光之照徹十方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于焚香合掌如登天堂四大五蘊實無所有迺自嘆曰此絕俗離世者之所以為功名者也少刻主僧披袈裟袖坐具出而問訊於予予瞻其人瓌瑋特達無人我相揖之曰師其開山歟延予坐煎茗為款從容而言曰寺之開山唐廣明之祖師也後百年有宋景德禪師

廣而闢之以成道場指數于今又閱春秋三百餘載咸淳戊辰老衲自龍江來住山凡十年適值兵革頓為瓦礫草莽之墟過者太息老衲不揆不謀於眾不求於人自傾倒衣鉢一力幹運羨積餘藏如治私產因其故址徵工儼功勞苦服役踰數年而克有成增置田畝利俗於昔苟得以瞻徒眾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佛法中其亦庶乎可以無愧於廣明景德二代之開山也又於寢堂之內偏建殿樹塔列歷代海會于左右上塑三佛中卜一穴是為靈室反真歸源此老衲之願畢矣今欲伐山石刻之歲月使將來眼知作之本始慶稔聞真善欲識適意空宗種種因緣輒敢以須彌作筆海水為墨作之數句不異語予以方便故不敢辭應作是言曰善哉善哉師名正榮其先二山長樂之古縣人也俗姓謝家世為儒此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之民能以絕俗離世而取功名者也記畢長嘯出門人不知予之所之師曰其神乎元貞改元菊節前一日前廣陵尹東

海徐儒子記



一第三卷 藻翰仙徐

徐仙翰藻卷之三

鰲峰賦

巍巍乎高哉鰲峰之竦傑也按淮南子之括
 象圖是以知其宗祖發於崑崙考赤松子之
 青囊經是以知其枝葉之分於庾嶺自南而
 來也憫若諸蕃而入使向北而朝也效彼崇
 嵩而祝聖其勢展雅其容端正如覆金甌如
 翻洪鼎如仙人之展具衣如玉女之開粧鏡
 如武夫健卒之頂兜鍪如王公貴人之執圭
 珍外有方山拜於前而為之几峭山侍於後
 而為之屏鹿山為之輔而在支合山為之弼
 而右撐齊齋整峙峙亭亭雖池之九華歛
 之黃山不足以喻此峰之偉觀括之成都温
 之鴈蕩不能與此峰而齊名吳之會稽楚之
 雲夢惠之羅浮朗之武陵皆不足以形其狀
 亦不敢以狀其形我為橫笏以量之其方圓
 也何止二三百里立表以算之其上下也不
 啻四五千丈去天咫尺聳人觀望御扁楹而
 歷險假絙縈而直上進步可以造紫微之庭
 舉手可以掬銀河之浪藐爾人物小哉穹壤

俱在吾目如示諸掌使孟參軍寓此必為落帽之權使謝太守知之必為整履之想斯人已去此音誰賞若夫委委蛇蛇高高低低凸凸凹凹不等不齊層層疊疊為畝為畦朝霧收兮陽鳥旭於東暮霞飛兮白兔魄於西引清輝兮皎皎挹翠影兮萋萋至於春風動兮花卉芳菲夏雲奇兮樹林陰翳秋露晞兮嵐光淡薄冬霜墮兮草木凋瘵此良辰美景之所難并有詩人墨客之所睥睨其間虎狼狐兔為穴為窟鳥雀鳩雉為巢或鳴或噪或嘯或嘯士張垂天之罩下布竟野之罟石挾夏服之前左提烏號之稍或縱或擒或蒸或炮以供我祀以充我危所產之木曰松曰栢曰樟曰橘曰棟曰桐曰楠曰梓曰楓曰杉曰樺曰樗曰檜曰檀曰槐曰梓曰柯曰榛曰榕曰楸曰打曰楸曰楨曰杞曰栲曰椴曰榧曰榲小者可以為店為楔為椽為闌大者可以為樑為楹為梁為栿其用也博可擇而取又有紅蕉白芋細葛青麻山桑野柘槐黃藍青柘子橘皮真紅紫葦之類可以為華身之

十一

十二

需荔枝龍眼櫻橘餘柑林檎黃彈朱櫻白柰漆橙麻櫨楊梅烏椀之屬可以為適口之助言其藥則有香薷牛膝黃精薯芋交騰馬蹄地黃鼓子薄荷茵陳紫蘇香附萊菔甘菊扁豆香枳苦蕒茵香蒲艾葉蓬莖黃蘗木鱉鴛鴦羊乳或生顧渚之紫笋或產交州之薏苡靡所不有未能殫紀何今昔之不同嘆日月之雲逝是以橫笛一聲或伍牧童而來歸欄柯一局或學樵父而偷閑石崑崙者為方士之室草蓬蓬者為隱人之庵安禪有座登真有臺曾現天燈之瑞嘗留仙舄之丹石鼓之聲猶響劔石之紋尚痕窄而險慶號引戰之門坦而平慶為息馬之灣古來遺跡吾豈虛談胡為感慨尚可覽觀我我乎有莫攀之壁淵淵乎有無底之潭各立深淺分為二三芝蘭同芳而緜郁藤蘿交翠而鬢髮源泉混混流聲潄潄一條瀑布萬仞垂岩其白也如練其青也如藍其濺也負如珠其盛也深如盤金刀剪裁未為易玉尺量度誠為難時有神龍變化如恍如惚或飛或潛或出或沒或激而

十三

十四

為雷為霆或奮而為颶為飈或沛然而雨勢
祁祁或油然而雲氣淳淳祠侈褒封民無怠
忍鴻濛既判遂古之初孰為措置以麗堪輿
既分秦都未入漢圖所治南越惟君無諸髻
椎汚俗世守一隅韜光晦跡孰敢誰譽自唐

貞觀册名上都風聲壯麗氣貌魁梧宛若數
里簷拔一坡鍾青鋪而闌閣接潮聲而盤孟
派其墩曰傳築支其崗曰香爐維水之白維
石之烏前洋之為肘為腋富山之為趾為趺
此上此民是田是廬何迺陵遷谷變時易事

殊五季遭亂十姓並驅豈期王氏自謂黔愚
內溺淫侈外事科敷宮室無度遊畋自娛時
靡有定不遑啓居使鳥驚而獸遁幾絕生息
使山童而木削遂成丘墟母乃蘇氏疊出是
以眉山一枯人有常言事果不誣始自建隆

至於祥符朝廷文治鄉校詩書迨時厥後名
公鉅儒相為汲引無復躊躇獨先於諸郡踏
破仕途朱紫背項車馬門閭昔也此峰之靈
以物之秀今也此峰之精以人之儲嗚呼輻
南軸北胷來黑往何此峰之不老托以神而

是降爵秩有加聰明不爽誘諸人以為昏慨
斯文之未喪况神藏於密道隱而微自知謹
恇恐涉狐疑大義頗羞於曹植十年深愧於
左思姑作獲麟之筆毋貽覆瓿之譏

靈濟宮賦

龍街圖龜鬻書何謫恠而詭異者乎詰之泰
元泰无嘿嘿印將求索於惟象之初義似告
叩其故兮容矇矇而未察挾既覺於玄鳥兮
倏以自造而歸之冥冥塞巧僞之揆正兮章
玄文而志書非蓬蓽之啓前兆兮彼靈氣而

○
卿二

古

莫神觀幽人之髮髻兮守以又玄而莫莫電
倏忽而翕赫兮羗不可兮彌測迺窮宇宙兮
孰預其終等堪輿兮長無極是以五帝率車
三皇繹繹神囿兮有制祗堂兮有式蹴羸踏
列以涉今兮誰復參差而不輒九天之寥邈

兮安放安屬何剗剗而來下兮鰲峰是宅陔
織炭以托嘉壇兮直峽峽而造天眺青臚而
下盼兮黃土乎丘岳雲謫波詭基之連巒巒
兮肇於東平原唐之溢而駭駭兮趾裂島而
成峰岩岩然若馴駭之駟昂昂然若赤驅蒼

龍躡標流於蓮華兮挹素靈而心爽靈山之
 價岷巖巍兮襲青氣之豐融九阡九陌之壇
 漫兮井舫廬而連局朝潮夕汐兮道汪流而
 潔源信矣夫嶽祇瀆鬼后媪育靈其年政和
 咨官是營作詿貞于則壯兮土木石工之告
 屹然砥石之柱華然雕玉之楹嶄岩兮飛宇
 嶠嶂兮層毫列焚捺以布翼兮續續然相以
 交錯重折疊拱兮毫毫增增而復峻增閱閱
 閱其朱閣兮扈則併岐陽之石鼓畧垣墉之
 佳蒐兮炳炳乎丹青選闈秘室之嶷嶷兮從
 延佇於荒忽東廊西序之嶷嶷兮抱地勢而
 相嬰又有麟毫之箔珠翠甲乙之絡羅孔雀
 兮張金鵝綴黼純兮敷底度受寶符之嶷山
 兮感黃金曼陀未足以言瑞兮間以琉璃而
 娉娉彤芝之雲氣騰騰博山之祥煙鬱鬱杉
 松歌玉楮之風槐桂掛文憲之月或寔土以
 瀦泉兮雜雷聲而活活鱗鱗之與鯀歸兮掉
 清漪而發發溶餘慶之登宏兮納大千於一
 粟淑龍首而發伊兮頻霄回於靈塔曰外相
 屬前沓後合殊形異觀莫能殫述至於階級

之有等差儀衛之有號令左低聲右肅靜馳
 驅兮固高壘茶兮呵禁苑魁兮不敢喘息猶
 往兮束手聽命將事之夕齋宿唯謹顛昂俯
 僂或退或進端容兮正色目存誠兮肅敬儼
 然圖像之生符氣燄之灼灼者兮熊羆之
 士業業兮貔貅之卒虎頭兮燕領龍韜兮豹
 畧羅弓矢兮樹旗旄執瞿斌兮仗劊鉞泝其
 跡於無聲蔽其機於不測堅柳營之壁壘示
 轅門之整肅使爾絕黨殊隣選方疏俗梯山
 兮航海畢獻其方物眈此館兮來賓有序請
 寫以為王會兮賀太平於今日恭惟
 皇上億載萬年為父為母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修迺文偃迺武忠為甲兮信為胃禮為干
 兮義為櫓蒐詩社兮獵詞林遊墨場兮聘翰
 國將途群於崇環追慶靈兮垓白甫東壁騰
 輝燦然可觀偉哉凌煙閣人物之盛兮畫腰
 金而袍然又如西涼伎獅子胡尋撞之都盧
 舞絙兮揮霍威徽之要妙兮梨園之曲聲嗚
 鳴楚娃兮吳豔秦娥兮衛姝粉白兮黛綠飾
 純綺兮綴金珠飽佳精兮厭鼎肉八珍絡繹

予分御厨象燔並修灼煇何爐之道子用心之巧也如此靡敢藝嫚以為耳目之娛天門予洞洞無階予可班名與德之盛予日月爭光萬鈞予未足以為重何迺屢之以無為愴然而若恐親親以睦予序伐木之章魯侯燕

吾予獻闕官之頌名容堂予頌四字以為規婉婉寓其意予亦庶幾乎能以警衆憂虞矣得徵之易予尚以占文未喪予亦頗亦孔迴平之作籍篆予上可板於軒頤熊經龜息用以觀其繳予即來今之黃任徐董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此予敵可拜宣封而受天寵重曰奔雷公驅警蹕以鳴予戒兩師而洗塵予飛廉搖呵勵厥聲予神母擲大先啓行予駕龍輶而載雲旌予八鸞五鳳紛紛其交迎予乘清氣以上征予驅閭闔而造紫庭予日出入而靡有停予下倒景而上光耀明予百味皆酒將薦馨予藉以芳芷雖杜衡予澹然壽宮安可寧予永永爾祀何千萬齡予

文興庵賦

一日有好事君子袖香而叩於予曰吾鄉

知二

十七

之宮與廟各有碑餘慶堂亦有記文興庵塔其為道場未可以小可目之何不為措一辭意非敢後也蓋為道場將廢未獲其人以復其始坐此慚愧今因子之問姑撫其事以為有緣者勸乃賦之曰

贅峰萬仞兮去天一握蜿蜒而來兮不知其幾起巖伏突然為青鋪之三峰兮爾廬爾宅揖崗壑之拱護兮眷西顧而徊徘徊非驢之能蹴躅兮龍象之為穴為窟奉如來之真舍利兮粒粒如含桃之銜金碧穗包席累兮載以駱駝而來於西域瘞之以為塔兮削以水沫而刻其山骨薨薨增增之級有七兮巍巍其高卓像千佛之化現兮運風斤而精鑿神火青而不熱兮燭斗牛而上薄人天鬼神所瞻仰兮欣予志之相逆而懽悅晨昏之作禮兮且拳拳於晦望弦朔此先祠之故庵主兮釋修偈之是作比干之胤曰懷賢兮實為鄉之檀樾假木魚以驚衆兮聲夜鳴之山鶴功一就於衆香兮一盂一勺元符之銘誌於石兮尚有稽其歲月言不可既兮茲特舉其大畧

淨慧之號振於古兮談西天之快樂文興之
 名著於今兮乃儒人之意有托祠宣聖兮志
 于學祀元皇兮于于祿廣惠之有殿兮清貞
 有闕右叩於玄天兮左瞻乎東嶽延導師於
 安養兮跌青蓮而焯灼現千輪慧力之色相
 兮不御鉛華而帶纓絡如負應之衣白衣繫
 槃兮或示以朴如明覺之掛金欄采采兮或
 稱其服慈濟之以醫而活人兮不假乎參苓
 桂朮英列之以孝而致身兮化世俗之薄惡
 命爾堂而曰證會兮神乎莫莫樓千門之五
 ○ 卿二 十六 ○
 鳳翼而飛兮簷牙高珠房庫之有次兮復經
 管於庖湍僧繇驚其功於丹青兮汚或漫於
 黝至百以器之既備兮靡有堅心而展力事
 事之竟有成兮固非一朝一夕復其始於宣
 和兮如章如吳如郭繼之以曰徐曰周兮再
 經理而為之廣拓自元符迄于景炎兮完新
 修舊之既敷嘉爾志之忠且勤兮將為河沙
 億劫之封植敢舍心而捐廢兮於俯仰而無
 作燭龍不常耀兮縹黃忽其湮沒燭火之爐
 已滅兮未能虛之靈齋大厦之將顛兮未能

支之以一木慨古人之颯化兮孰可與而卷
 度來者吾不聞兮獨憤歎兮結情亂曰何陵
 谷之交錯兮何世途之踈踈兮何營營乎蝸
 角兮何舍本而趨末兮何嗟老羞早而縮惡
 兮何恟恟而不之覺兮何盜車而不遇之伯
 樂兮何章畫不得工隲而志墨兮何前修之
 有遺跡兮何壞此路之輒兮何謂不實而有
 獲兮何時卷修為理之媒碟兮
 自辨文
 予之所作人皆以為迂誕今日之迂誕異日
 ○ 卿二 十九 ○
 之受封襲爵以此為驗之跡進身之階如君
 者之未知也昔有搜神記神異誌幽怪記山
 海經幽冥錄當時所作莫不以為迂誕至今
 讀之使人感慨而已誰曰不然予嘗讀聖人
 書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觀獲麟一經盟誓
 之辭災異之事屢見而屢書或者議之以其
 言出於公羊左事谷梁之口始作俑者聖人
 亦不能諉其任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甚矣材之難也如此夫文
 章天下之公器非則辨是何辨之有予有所

作不知是邪非邪請為辨之段文昌所作平
秦碑太守陳珣去之獨有取於韓昌黎之文
昌黎公雖後世之所欽服殊不知蘇內翰所
謂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視段文昌為何
如子之所作故無段文昌之材存之可也去

之不可也如或去之雖有此記誰無此語夫
其必欲存之者非以為誇當世耀方來贊惑
衆聽也不過後之有事於廟者觀吾記見吾

行事不以暗室而自欺敬神之心油然而生
矣記既作矣刻之書之必得其人予故敢用

焉請揆君之心必有其說東坡公嘗曰平生

不為人作行狀埋銘墓碑至於撰司馬溫公
富韓公之行狀則曰不敢固辭終非本志君
之所以為書碑者是亦以東坡自任歟雖然
蔡邕謂盧植曰吾之為碑記多矣皆有漸色

獨於郭有道碑為無愧子敢以此為請云

塞謗文

予自領仙職以來普度而後未嘗一日與人
交接時雖有片言隻字無非誘人之善語也
苟非其人精純所獨徵兆莫報若夫水旱疫

卅二

卅

病意外之變是皆子之弗德惟有恐懼修省
曲盡銷禦之道而已至公無私疑問則有箴
杯如嚮斯答今之箕筆不可驗者蓋其間有
一等罔象非賴行巧設奸假以狐妖鼠恠闕
其戶聞其無人而文飾其說致使爭錯鈞誇

奚云是謂人可欺也而神可欺乎語曰可欺
也不可罔也魚目隋珠真魔可見有識君子
毋惑滋甚反為神蓋姑作筆為塞謗之辭云
天其神問神居冥冥胡然化筆刻刻厥靈編
珠綴玉皎如日星班張買馬莫之與京活人

之書韓康永濟陰陽宅兆郭公景純羸糧景
從車蓋塞門德鏤人心何千萬年今也不然
藏神於天出無入有世謂之仙虛無縹緲嘿
嘿何言豈期夜鼠假以狐鳴顛倒繆錯使人
不平持神之悅具男具與云誰之辜壘斷賤

夫欺不可罔或敢侮予積惡滅身人禍鬼誅
若等儒冠肖貌如人鬼神無常豈昧之聞昔
日之靈汲於經營今日之晦廟事已成自術
自驚惟神之耻絕筆有歌又屬人耳訝以訊
之無從詭隨斯文是作以塞謗語

卅二

卅二

非神賦

女媧氏之斷髮足兮渾淪始離萬泰衡恒華
 之基我兮其神曰祇帝舜柴而禹巡兮秦禪
 而漢祠遂右之傳而不証兮誰謂水龍而木
 菱予之鼻世兮基於下邳發米石之孕靈兮
 消兼峰之瑰奇嗟魂燬魄淵之瞬息兮冥招
 膏閣以驅馳哀清廟之荒唐兮白睨嬰弟之
 委蛇欲毀冠而裂冕兮視世途之險巖大厦
 將顛而不理兮恐一木之莫支歲昭陽之大
 荒落兮音刺刺于羅池假毛錐子以為言兮
 顛倒而妍媸或譏巧而嗶嗶兮假倣以為吾
 欺燭掉舌而葩葉兮喋喋乎秦儀汝憎惜而
 解兮寧質質而自持筭詭小而蟻蠓兮胡井
 管而管窺腹便便而蛻蛻兮不若盛酒之鷗
 夷乘谷生朝終自滅兮短狐伺影竟何為天
 地漫漫而無極兮死生浩浩而誰知既瞻之
 辯是非兮骨肉化為塵泥謂吾言之不足證
 兮巫新麥以為期亂曰天道之福善禍淫兮
 如表立而影隨彼謫詭而徂狂兮菟猶豫而
 狐疑故神如在左右兮予嘿嘿而何辭

莫毀碑辭

莫毀碑者言碑之不可毀也辭者聲其罪之
 辭也其辭曰甚矣時俗之變詐兮黠鼠智且
 梟貌而蠖言兮效汝曹之嘖嘖巧盡竟莫壯
 於犬馬兮唯鬼魅之是圖不涉大行而涉魚
 鳧兮又孰知其畏途玄靈之決譴兮匪若木
 之不靈憐螢之逐暗兮謂長夜之冥冥彼黠
 面而人言兮不離狸狌蟒蛇其可以吞鹿兮
 乃自狡而穿鱗以射芋為養勇兮昇卒陷於
 厥軀黷彼貨而遭兮崇反對於妻孥靡之惡
 將害盈兮覆以滅而怨書刻爾石之殄厥宗
 兮妣以聆其呱呱倏曠黃之西沒兮忽沃焦
 而東注觀天網之絃覆兮執三面之能去吹
 蓋於托而羨兮猶執熱而不悟亡執之可鑒
 兮故作邯人之踵步武鼎不可於潛伺兮何
 庸口吻之喋喋鼓末至於埋沒兮而日炙中
 立之聲燄灼兮何為女子之讒說元戎之精
 忠耿耿兮何迴懺人之謀孽公論之有優劣
 兮珣非私而左韓因鞅鞅而有感慕兮知造
 物之好還典刑具備兮萬世不刊彼昏不知

兮縱肆兇頑焚傳將以淪經兮邵與盧而孰
 存白石之牛不忍其般鯨兮於亮奚寬或禍
 福動人兮儀斃于門或幽冥異路兮致責於
 溫豈今昔之不同兮事無果報抑水火之妄
 許兮不敢漏言於慎龜黔虜非姚異兮德潛
 通於彼昊是以福善禍淫兮用天之道投鼠
 尚且忌颺兮彼胡不思欲以一指而掩衆目
 兮夫誰與欺天天是椽兮咎將執誰莫毀碑
 兮予又奚辭嗚呼噫嘻如是諸斯
 卅二
 卅三

徐仙翰藻卷之四

喜雨頌

靈濟崇建祈兩道場恭奉鹿苑開山應真菩
 薩卓錫聖水祇奉供養隨獲感通敬序其事
 以為喜雨頌榜于泉亭垂示將來用啓歸依
 之念者如是我聞師有偈曰人皆極目雲霓
 我向此時垂雨澤誓願無邊其為慈心利物
 之意云何指大眼孔便把作急特抱佛脚舉
 似怎不會得桑林之野禱于山川山川寧有
 神乎早既大甚滌滌山川靡神不宗母曰祠
 神何益神本非神抑人心有所感而召致也
 惟師之靈得於如來神力持戒福德亦復如
 是不可思議鄉民所信向固非一日余五百
 年家師之力者幾何人自去秋而冬迨至春
 三月不雨種未入土此誠危亡急迫之時誰
 肯蒼鵝而軟血假信於蛇醫又恐為識者長
 發笑也亦曰聞禪師袖中情龍可驅以効鞭
 策遂禮請于我師隨車而兩日在壬寅後三
 日霏微四布丙午兩既足黃童皓叟踴躍喜
 交相慶曰應真開山兩致香獻頌

修東井文

東井之創始見於石刻曰熙寧八年歲乙卯閏八月十三乙巳迄今二百二十有四熙寧以前方其井磚其甃欄尚存具載章珪捨東井闕六字珪五代間德望之士考其時為石晉天福八年即閩天德之元年也合而筭之上下三百六十有七載蓋物久則壞數也壞而修之亦數也井溼而圯于茲四十年餘鄉閭嗷嗷莫之指視非慢也下如浚谷上如懸崖欲斷未絕其險若恐無所容其力焉至大

○神三改元歲戊申蒲節之前二日將西倏有風雨發作卒然而成一墟泥土俱陷此天將以假手於人而欲修之所謂數也信乎有土此有民民天之民也蒙天之福順天之時奉天之心謀卜協吉越四日乙丑鳩工運石而搬泥無計上之鰲峰之陽有藤馬其大徑七八寸圍其長直七八丈餘假以為索何造化之巧豈非天有以相於爾民者歟如月七日甲午石工土工畢集迄乙巳告成與向乙巳日合數乎抑天乎曰天也敢記其事為文示爾

人而祝爾神其詞曰天相爾民風雨是因曆吉協靈徵工以興既泐用汲潛流拾漚養人濟物其功用博八神八方王威于將旆韓軍榮呵禁不祥人受其福年登乎谷飲泉知脉蒙天之澤完舊復新迄用有成永保安寧乾元亨利貞

塞井文

井之為義大矣哉在天則屬二十八宿在五
行則為水之精在人則為飲食之用不可一
日費也井之不可廢者以其水之能養人濟
物而然也夫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則為廢
井也故聖人作卦必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此正以為舊廢之井泥不可食至於禽鳥不
來是不能養人濟物反為人物之害也巷東
廟地其山發於鰲峰蜿蜒而來不知其幾起
幾伏而歇於此昔有人焉鑿山為井掘井及
泉將至九仞而猶恐廢其功是亦以養人濟
物之心為心雖傷於山而無害今也入乎井
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矣渴者不可得
而食汗者不可得而濯跳梁之蛙不鳴涸轍

之魚幾死舍置不用於茲有年陰陽家所謂
玄武中箭醫家所謂膏盲痼疾衆議紛紛此
山之受傷也不淺爾來習俗更革里閭憔悴
高材多戚戚之窮君子無赫赫之光生意凋
殘枯槁沉溺此日莫之為甚將誰尤乎罪之

在并歲至元癸巳九月吉日丙子鄉人以塞
井之議構於子予答之曰塞之吉故為文以
告諸井之神昔有耿恭鑿井十五丈整水拜
井水泉出又有朱博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
水皆竭均是井也何利於耿恭而不利於朱

博是亦有私耶惟爾井神俯首聽命而應予
曰非私也數也有水者數也無水者亦數也
有水而開之無水而塞之宜也於神亦何容
心哉然則數之所在人事係焉故塞之議所
由興也塞之曰今塞之日鬼神守護呵禁不
祥既塞之後家富而給人壽而康

修廟難文

修廟之責難矣乎吾聞之矣終歲備役工費
無已乎朝斯夕斯莫敢違寧難矣乎竭其耳
目力瘁心思難已乎梁桶之腐黑者今已修

蓋瓦之毀缺者今以完赤白之漫漶者今已
鮮誰之功也謂之自為之也過多侶亦可以
諉其責而辭其難矣雖然東池之水文酒西
階之銘未立內宮外庭憑附之質不稱為子
之心將何如譬如適千里及門而復是非男

子之所為也男子之所為以義為重見義而
不為無勇也古之義者惟孤竹君之二子特
立獨行不顧是非夫豈有求而為之耶如子
之義出於天性其與釣名嗜利之徒天淵之
隔四方人則既聞而知之雖不質於鬼神可

以無疑又何待子言之諄諄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其所以神明交者必有其當
也宮室既修牆壁既設百物既備然後饗而
致之又從而思之則畏敬之心油然而生矣
否則外貌斯湏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於

欺神也不惟欺神亦欺人不惟欺於人人亦
自欺夫何濟濟溱溱之有乎後之有事於廟
者陟斯堂讀斯記必有問焉八人者修廟之
人也其始謀者何如人其次同謀者又何如
人始如彼其勤終如彼其怠是亦人也奚心

哉天下之事靡不有物鮮克有終終始俱善人道畢矣難矣乎此吾之所以汲汲焉是欲斯其始而成其終也為子之說則曰今之士非財不可天不兩鬼不輸抄化之說不可行樂施之人未多見其計將安出耶吾為子謀之曰凡衆之動得其宜要必以義為利也不以利為義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義之一字子其識之吾想同事者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告成序

天下之事始非難而終為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蓋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苟始勤而終怠甘為小人逼逆無成之謀之徒歟舛舛然焉用彼扒且如本宮修作之事方其始也凡八人及其終也七人其有專心一力者僅三人焉以此見天下之事始非難其終為難也信乎雖然所謂終之難者於予固無加損第識者觀人有以颺其不終之志况欲以此為福田而求利益

耶該者六七人明集於庭用伸告成之禮功在杜稷刻銘金石維千載而下夫誰敢忘忽之所有毛牲椒醕禮過於奢誠忠為予之羞禮檀弓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此禮與敬既以俱足柰何

告成之文侶有責不足於我者所謂神之靈則靈矣胡為不少靈於人斯言也幾乎隘矣夫富貴人之所欲也欲之不得必有所求焉維爾六七人同力王室既能善始以善終吾固知其有大有為之志天道神明福我善人

山鳴谷應隨響隨答又何律筆舌之諄諄以為予言子不見凌煙閣上圖像功臣凡二十有二人其所以始終著者曰魏徵曰蕭瑀曰段志玄曰劉弘恭曰姚思廉曰虞世南曰叔寶特此七人而已今吾子七人苟能以終

卯二

十六

始自期異日致身於廟堂之上必能以國家之務為已任何患其不為凌煙閣七人之事業豈特修廟而已乎予敢以此為勉而序於告成之後云

驅瀉鬼文

傳曰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而後韓退之
 劉禹錫諸人素號聰明特達世所共欽仰亦
 亦有瘡鬼之說或作文以逐之或賦詩以遣
 之於是始信秋瘡冬癘是名之為鬼也夫鬼
 也無形無聲安能而病夫人者乎况人為萬
 物之靈天之所以覆之地之所以載之日月
 之所以照之風雨霜露之所以四時而教之
 穀粟桑麻衣之食之吾觀造化之注意於人
 也不淺苟人道不立其造化之所謂天地日
 月風雨霜露吾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為日
 月為風雨霜露謂之而然嗚呼然是特塊然
 之物矣造化既生斯人於斯世又何容斯鬼
 而為民之病耶非鬼也鬼非病也是皆飲食
 不節聲色是耽甘酸苦辣之煎其腸腐其胃
 喜怒哀樂之亂其性潰其神身非木石攻之
 者衆其何不為病雖然古人之病者灌之以
 湯藥攻之以針灸未有不瘳而遂其生者今
 之人病者湯藥不可得而攻針灸不可得而
 及吁信是鬼之冥頑不可化吾奉上帝命守
 此土治此民其有為荼毒而害靈吾民者按

之女青玄律必在千千斬首萬萬截形盡使
 為掃穴之鬼無為漏網之魚然後可以快吾
 民之欲弟以下元頒赦姑迺歌子美之詩而
 告之曰子將觸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鬼其有靈急去急去急急去須臾不去從天
 斧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二月甲子鰲峰老人
 驅早魃文
 惟汝之早名曰魃吾知汝之先曰炎氏以火
 德王天下有功於民世尊之為炎帝門戶魏
 魏未昧于前何汝之不肖不修操行賤薄如
 此付形甚醜秉心不良畢方之毒回祿之灾
 不如汝之甚也夏后氏象物鑄禹汝用是懼
 率其種類徙於雕題黑齒之國亦有年矣嘗
 與夸父氏爭雄一方反日影而逐之於曠谷
 之間道行苦渴欲食溟渤太澤之水竟不可
 得遂竊生盜飲於人間世川原河洛一汲幾
 盡致有桑林之頌上聞于天明正典刑殆生
 殄滅周宣王齊景公以仁心待汝不為汝責
 自後遺種滋蔓延至于今吾奉上帝命守此
 土治此民之終歲勤動以食為天天心之

仁愛吾民何嘗不得化雨不得施伊誰之由
惟汝是尤禾之秀者將實谷之實者將堅豈
不之思而為之荼毒以至於此極也况汝且
人之形秉物之性揆汝之心其忍乎草車已
具糗糧已備酌汝一杯明水明告汝曰雕題

卯二

三十

黑齒之國汝之故都在海之南朝發可夕至
矣今與汝約畫一日携爾朋孳爾儔駕塵曠
風即便啓程苟不聽吾言是冥頑不靈照休
女青玄律凡為民物害者國人皆曰可殺殺
之上天有紀有綱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檄

驅蝦蟇瘴文

蝗不入境虎抱子而趨此守土之靈之責
此當為民除害也今番瘴氣名曰蝦蟇今
作文逐之矣

予嘗讀南史間有丘傑者以啖生菜得疾餘
歲夢其母告之曰此蝦蟇毒也吾遺子藥三
丸可餌之果而下料斗子數升然則蝦蟇之
為害也信乎夫水族之虫各有三百六十種
類蓋茲蝦蟇於天地間最為棄物形貌瘠羸
手脚爬沙其腹彭亨其頭感惡色泥泥塗食

殘糞壤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所居如彼其汚所見如彼其陋朝夕唯唯聿
役于鬼天生德於予蝦蟇何為哉或者又曰
蝦蟇之精為物之妖月于望則撐腸柱腹張
唇哆嘴猖狂而得志焉綠青冥而雀躍食太

卯二

三十一

陰之精光傲擾天紀暴殄天物如此癡騃天
且不達况于人乎今也百姓何辜罹其疾苦
中之首起于毛端發于骨節其始也昏潰馮
塞眩瞽榮感其少進也體反筋倦腰重頭旋
鼻涕流兩喉咽生烟喙唾胃嘔內燥外乾似
渴不渴而後苦熱作焉畢方煤毒回祿嗣災
隻頭爛額如坐火坑雖欲騎巨靈舉斗杓東
取渤海之水洒而濯之不足為快或徂辰成
汗出乃止或苦熱既退乾嗽復然連日沉滯
有加而不瘳我推其端其誰之由夫豈秋行
夏令陰陽之不節歟五味適口飲食之不節
歟目視玄黃耳務滯哇聲色之不節何醫師
不能加之以藥劑何灸師不能施之以艾炷
詛師口牙之霹靂符師刀筆之縱橫心勞而
目拙功罔而效遲衆怨咸至蝦蟇是尤吾奉

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而蝦蟇悍然不死溝壑為鬼為魃為魍魎為魍幽陰跪側奸險邪癖傲虐是作罔有悛心短狐射影之妖嬈蛇齧草之毒亦不如汝為害之甚也汝罪滔天國人皆曰可殺今與蝦蟇約盡率一日其率種類共徙於蕩山湖水之東偷生寄命勿為吾民害不然則是蝦蟇真頑不靈若罔聞知吾專委蠲氏焚壯鞠以灰洒之然後斷其首刺其腹膾其肉與國人共裂而食之必須滅其種類以快吾民之所欲蝦蟇聞斯語驚且懼各穿綠衣屈膝庭下乞貸命于予曰柳車已備草舡已裝自甘黜伏即日啟程願王赦其罪於是作文而俾之曰聰明正直兮吾所以神天命有德兮念此下民蠢茲蝦蟇兮物之妖精幸灾樂禍兮胡為不仁上于天惡三十二兮寒暑錯行民氣不舒兮儒暗顛傾虛扁憐惶兮功罔參苓巫覡呪咀兮事涉冥冥下民何辜兮疾苦頻仍蠢茲蝦蟇兮罪惡貫盈衆怨所萃兮愬汝之名欲齧汝骨兮祖醢其身我怒斯赫兮如雷如霆專委蠲氏兮明正典

刑屈膝于庭兮情實可憐哀號乞命兮萬死一生蠢茲蝦蟇兮若果有靈明聽予言兮改過自新蕩山峻拔兮湖水澄清汝之安宅兮啟處違寧潔遊遠伏兮遁迹潛形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三月丁未作
畢殺賦
越人尚機而信殺自古然爾至今風俗不可革人有疾且憂也憐於巫覡之徒戒之曰參苓罔功必須殺以為命且有謗訕感眾取媚因作畢殺賦以自釋其詞曰三十三慨堪輿之顛倒兮負屨方冠露曉靡而潤漑兮泉飛而潺湲夜夜遊之滴血兮山林險隘射工伺影兮潛斫側而行奸奈燕石之間珠璣兮莫卜真贗稊稗混黃梁兮誰復廢車載父瓦釜雷鳴兮咸池絕響誇莫母之姿色兮妬閭媚子奢而靡顏野鳥入室何吉凶兮誼悵恨而自悼世貪舖噉其糟醜兮原餐藜而紉蘭流俗之抑扼兮電蟻燈蛾六淫生而不節兮霜露寒感實沈臺駘為可證兮在豈怪

而不經提戟將矢如輅之下兮言汚而詞誕
龍馬之呈象兮後焦契而協靈機殺而求活
兮統南風而莫挽寇猖狂而心醉兮感木必
神施以安而被焚兮皇其彌早將吞炭而靈
嚙兮寧面壁而續魚總生何辜而天昏兮氣

瞠媚而煩冤假迴平於驛史兮眩兮影於杯
蛇奪造化而律呂觀冰谷而回春毋附緩以
為尤兮執幽昏而昧昧謂昌陽而亦不可以
引年兮又何進乎莽莽綸網密則形誥兮嗟
穀練而何忍亦以世溷溷兮終感厠妖而不
醒徒新不以為德兮客焦頭而爛額伊誰之
由兮鄙夫貪饜設好巧而為言惟罪之渠魁
兮人惟而鬼責借金鉞而剪戮兮使隕然而
就陵亂曰非是是非相是非乎人勝天定不
予欺兮明習昏黑爭馳驅兮贅疣竟潰誠可
悲兮孰為彈冠而振衣兮鼓其噴而燭其迷
兮辭辯不昧寧為之辭兮微予則盡被髮而
而侏儻兮



徐仙翁詩集 卷五

徐仙翰藻卷之五

卿三

朝天真入自贊
上朝帝座身進天階光依日月職掌三台列
宿拱衛雲漢昭回東方龍角獨占斗魁

真人回宮自贊

卿三

華蓋房駟輔弼嚴明羽林將軍左導右迎填
蓮送奏律呂合聲榮歸天府萬里雲程

注福司贊

積善之家家用平康維爾福星簡簡穰穰俾
壽而富俾熾而昌子孫千億惠我無疆

法錄司贊

警烽疎傑龍首軒昂維爾祿星杲杲光芒相
爾多士煥乎文章摩肩接武金門玉堂

永安留守查元帥贊

維查元帥氣剛而直繕甲治兵制賦足食機
速為神百戰百克折衝萬里職在輔國

武安留守邊元帥贊

維邊元帥靈運後身幼穎而秀性出天真料
敵制勝兵出有名有征無戰職在安民

魏博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贊

維爾魏將邊寄之重義不以力仁不以勇八
戰八克七擒七縱用則無敵師不在衆

都統軍使右監門趙元帥贊

維爾趙將號令綱紀信賞必罰外脩內理入
守虎關出涪約尾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都監軍先鋒刁元帥贊

維爾刁將師出有名貔貅百萬分閫外營動
於不意微乎無聲赫赫斯怒號曰神兵

兩部贊

電光閃閃雷聲轟轟震威萬里龍首崢嶸用

作霖雨慰我蒼生風雲慶會千載太平

電掣雷掀雲飛風起甘雨以時農夫之喜迺

宣迺畝黍稷疑疑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集英贊

飛鉞跳劍扶弩張弓雀竿象板鷹駕鶯籠盤

承仙掌花探天工金毬公子醉賞春風

宮娥獻壽贊

六宮富貴月裏嫦娥金釵珠履紅粉翠娥輕
輕腰舞細細聲歌玉卮獻壽王母仙槌

葷厨簿書作慶壽宴集

一行第一盞鸞脯鳳胎大簇銀絲
粉羹次行王母獻壽仙韶法曲祇
應在業仗

素厨簿書作聚仙宴集

一行第一盞天香七寶異和玉條

粉羹次行群仙獻壽雲韶樂祇應

曹文姬

八物瓊饗 五齋寶器 六盞玉食

綵戲嬰童贊

太平之時十兩五風農夫有慶相賀羊豕嘗

聲嘒嘒鼓聲逢逢手舞足蹈快樂兒童

膳部樂府贊

膳夫掌食物用八瓊太師掌樂律呂合聲樂

以侑食食以辨腥既醉既飽詩歌太平

仙樂贊

瓊瑤寶殿腦麝香飄楊妃奏曲弄玉吹簫小
蠻腰舞越女聲調金卮獻壽一部仙韶

仙厨贊

沈香雀舌味香而潔福果仙桃金盤羅列若
奉甘露爾供玉屑若作醴酒爾維麴蘖

奉祠人求壽贊

友松沈立甫贊 構厦之材凌雲之姿賢哉

君子有以似之

又

霜標雪操本來負抱畫出丹青人道是我

友梅周巨元贊

骨格清奇精神富艷本鐘造化何須粧點

友竹周巨仁贊

清以立心直以立身直哉維清君子其人

又

峯及堂堂爾貌何怪自抱貞心丹青莫繪

友菊章華伯贊

惟德也馨惟材也秀君子人焉獨有其有

又

介烈高潔韻與形別冷露寒霜不變其節

友蘭僧巨立贊

千仞巖頭曾展神通而今入室四大俱空

書燕喜堂東邊掌籍

恭奉

慈旨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今照勘本人

委是世家盛德之後合賜子孫衆多各以功名貴顯以貽厥後

書燕喜堂西邊掌籍

恭奉

慈旨應積善之家子孫必有與者今照勘本

抑三

人委是溫恭克讓篤實至誠台賜以子

孫千億本支百世用彰淑善陰隙著聞

合賜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注錫

無疆

出漢書

靈濟廟注福司

恭准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命凡厥庶民汝錫之福奉此福者天之福

也惟天陰騭下民初協厥居予曷敢有越

厥志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明聽予

言民之所欲汝念哉俾熾而昌昌而大曰

雷曰壽曰康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百福來備使民宜之汝則順其職也

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勅旨頒降該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福條宜

- 一曰介以眉壽
- 二曰以貴馭民
- 三曰衣食富足
- 四曰家用平康
- 五曰父母雙慶
- 六曰夫婦齊眉
- 七曰子孫衆多
- 八曰農桑重積
- 九曰果蔬孳毓
- 十曰牧羊蓄草
- 十一曰百工巧便
- 十二曰商旅安貸

恭惟

靈濟廟注祿司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帝命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奉此爵祿天之有也今天其相民敢弗于從凡為民之秀者曰士士之善者曰君子故孟子曰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雖曰太宰之權寔汝之職也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咸聽予言我聞吉人為善子孫必有與者繼自今積善之家汝則注

之爵祿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勅旨頒降該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祿條宜

- 一曰孫子聰明
- 二曰人材秀偉
- 三曰祿受自天
- 四曰保慶延年
- 五曰家道殷睦
- 六曰良配溫和
- 七曰世代多男
- 八曰仕途順利
- 九曰車馬僕從
- 十曰冠冕輝煌
- 十一曰祿崇秩顯
- 十二曰永襲昌隆

徐仙翰藻卷之六

友序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為朋友之義不誚不欺不奢不溺必酒得於心然後謂之同也夫苟朋而不心曰面朋友而不心曰面友君子不

御三

六

與焉今吾子以畫贊求于予予以五友命名曰友松友竹友梅此歲寒之三友也曰友蘭者此孔子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聞香與香俱化矣曰友菊者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此五友之義信其然乎夫

夫畫莫難於寫真寫真非難莫難於寫形寫形非難莫難於寫心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小人貌相類而心不同者苟捨其心而求其貌是以小人為君子雖有此畫誰無此畫今吾子既以五友稱當以心友為耐久朋也

故曰論形不如心

畫士傳

予嘗讀柳子厚之梓人傳韓退之朽者王承福傳而後感焉夫傳者傳其名也既想當時梓人朽者滔滔皆是豈獨楊潛王承福者乎

太史公嘗謂任安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此二子者獲名於二公之傳也幸矣

今有人焉以畫自鳴予恐其名之不傳於世也輒敢效公之故事而為之傳曰閩之積善里有靈濟王祠于茲有年矣丹青之飾默昧

御三

七

不蠲墻壁毀墮幾為春蚓秋蛇之穴歲至元之癸巳鄉人修之欲更畫而新之俄有皁筆和墨者接踵而至用舍未決而卜於予予不允其請鄉人愕然以為異是豈有解衣槃礴儻儻然而未至者耶一日忽有畫士感夢而

來始信予言之驗載瞻其人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儒其衣冠不言其姓名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是曰君子人與與議正直則慨然曰貪夫循利烈士循名僕此來為名也非為利也僕之名聞於他邦久矣獨此邦未之聞也

試可迺已廟之護壁舊畫不完乃令作筆成之趨趨然猶有難色亦未見其能也旁觀者拊掌而笑曰虛得名矣此乃依本葫蘆按圖索驥之技何足道哉予復以東西二序再命之畫而戒之曰夫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

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以子之畫者可以六法參而謀之出于形骸之外而求之庶乎畫士曰唯於是研丹吮粉淡墨濃烟執筆熟視往回數日而就所畫介冑之士一

百二十有八人主將者二人掌印者二人持節者二人執斧鉞者四人馭馬者二人傘夫者二人捧帽小廝二人劊子二人傳令而指使者四人通事者二人鳴金鼓者四人擊折者二人揮韓信刀而進者二人揮斬馬刀而

拱立者八人手鎗而腰劍者二十六人先鋒排陣者四人揭名旗者二人舉號旗者四人建功旗者二人八卦八陣旗者共十六人鷹獵者二人南國進貢者八人其餘各執弓矢戈爰矛戟之類而服役焉肖貌威儀行伍整

肅氣勢聯屬首尾擊應并并乎其有條截截乎其有理此真得於太公韜書孫吳兵法之方略也又有僕御者二班四十八人腰金佩紫恭職用命前導後迎左倍右侍曲盡其妙恍手如有人焉凡有知識者各爭觀而言曰

子之畫固工矣何前日之粗而今日之精何前日之劣而今日之優古人有言大功若拙大智若愚其斯之謂歟畫士俛首徐徐而對曰僕前日之所畫者因其象而成其形備其體而全其用他人有心子忖度之未易心口

爭也所謂若拙若愚信其然乎僕今日之所畫者心存目想神領意悟隨機命筆合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為精為粗亦不知其所以為優為劣蓋吾藝之所為而為之非他所用智巧之術而為之也然則子之畫之名可得而

議耶畫畢書于壁曰某年月日某人筆筆之者記其名耳嗚呼彼若爾也是亦欲以畫而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歟凡人之生男子七尺軀於天地間為最靈物桑弧蓬矢四方其志要必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男

子之事畢矣否則緘默塞耗耗室惑甘心瓶罌如醯雖然至老且死而與草木俱腐者其視畫士得無愧乎畫士謂誰玉融蔡夢辰也作蔡夢辰之傳者誰宣封靈濟王也

答周莊翁碑跋

予前後所著所述特自娛戲耳正所謂野犬食芹而不知蜚於口慘於腹者以味為何如猥辱高誼清文有如碩河注水之勢擬揚靈德赫乎洗乎至于山川之靈人物之盛意必有瑰奇道藝忠信之民生其間如君者懷材抱器鬱鬱久矣苟能奮勵出奇必答所遇是亦予之所深望也予之所謂神者以聰明正直為德措之四時得其節施之萬物得其宜初非阿曲徼福之所媚者為神也夫百物朝夕之所見者人人皆不注目聞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君之所為跋者是亦望其異者之所作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非神之詩乎予敢用此以為謝云

跋周莊翁易圖說

靈濟特廟號耳何王之見稱聞之者不無得罪于春秋之筆圖說之辱我以跋固不敢辭第惟易之旨義最為深奧其可以管窺蠡測耶愚欲作筆又恐為負荅者笑姑據先輩議論勉強跋之中間未盡來意斤而削之幸甚經學之不明久矣我國家崇重學校育人材

先以明經為第一義憲司宣明教化典章經學每經設經諭一員其為訓導之意甚汲汲焉勤勤焉夫學之所以為經者惟易最為幽深隱顯未能易曉而盡識也學王弼之易則高談理致其弊失於荒唐學京房之易則專

御三

十

守象數其弊失於拘泥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彼者失於此及其至也二者胥失之見心子周子三山周先生公闢之雲仍行也家藏遺詔易紹正傳兼理致象數兩得之其為言也粹然一出於正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必論主爻爻各有象為之圖圖各有理為之說其說有得於理致其圖有得於象數一以貫之並行而不相悖吾謂子周子之所學精於易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良弓之子必學其為箕良冶之子必學其為裘若非所傳之正安得為之圖歟說而盡得易之精髓歟一日子周子之同舍生不知其為何許人也袖其圖與說而請質於予予愚陋無所聞知睨而讀之雖未易曉略識一二譬諸食物至於遐

方異味豈有不嗜者哉累欲作筆為之跋使
銀諸梓以廣其傳庶亦不負子周子之所學
弟恐予之名氏無聞不足以稱之耳子周子
名壯翁字直伯見心其自號也平日與結構
者皆有聞之人必能為之跋予其將為覆瓿

十一

十一

也宜乎大德三年大獻洲之重陽節後四日
鰲峰山人跋

效景純遷州記為誌名

高陵深谷孰是主張胡為封樹世不義黃道
及中古壘壘止邱赤松仙去安有青囊後天
之學郭厲黃楊狂瀾日倒曠里施粧虎狗相
肖指認微芒塵俗眼孔失之偏傍乾坤大化
是紀是綱誰洩其巧雲山蒼蒼益上崇已枝
葉流芳維星之魁職典大常雙鹿馬兩兩
雲陽日出滄海照耀四方月臨帝座西掖文
章天一生水源深流長出於天空入於太乙
勾陳跋乎騰蛇隱隱自東徂西為淵為澤腰
金束玉貴人侍側誰謂瓜藤生花結實考之
圖經盤匏入格顧祖之龍勢來形止回抱有
情必宥其耳日吉辰良危酋應瑞不在其身

在其孫子豈道明龍低頭貼尾所喜天祿悠
悠千里吹枯扶危迎神逐鬼山止為足莫墮
其轍錯認牛眼猶嫌兔缺陰盛陽微各操乃
節此是天然初非人力心巧目專何庸針石
古人有言吉人吉穴孔墓於今不荆不棘卜

葬之後更加陰隲百世其昌綿綿瓜瓞吾非
青鳥周卜之吉誌而留之姑銘于碣銘曰

有箇老爺手執鑊鋤胡床據坐斥逐青蛇
蛇化為龍環繞我家誰謂瓜藤結蒂生花
松根蟠結枝葉繁華勿須放足牛角嗟呀

勿須反鏡呈醜髻斜對案齊眉巧飾六珈
腰金束玉名聚京華光依日月翰苑操麻
道逢書生陰隲可嘉歟子鑿之誠耶偽耶
因銘于石目者矜誇祖德之靈人力莫加
曾元雲仍連茹拔茅

書訓

十二

十二

讀書者教民相親睦之道也人生八歲則入
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學者何學乎書也
書乎書乎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祿
而已乎要之心有親睦之道其為人倫之大

者也然觀聖賢之所以教民相親睦者且載于書有志之士固當熟講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道之所當然先於其身而行於家自於一家而形於鄉由於一鄉而達天下化民成俗何莫非親睦之道之所以為教也是以治天下之道自親親始讀書者其教民相親睦之道也歟

恭說

序曰一日有客衣故衣繫麻鞋但不檢之狀揚聲大呼難於畫者曰親睦堂此神之所以教民之意也今子之所畫書有誠琴有暢畫有贊似與親睦之意稍不逮棋之為藝起於戰國教民戰關之事非以害詐為心爭偽為智智者之所不為也恐非得神之意以為親睦之教者夫畫者無以對請聿於予予為之

脚二

十三

蕩而無度將以自敗者不可同日語謝安得之以授其姪玄以成將帥之略王導得之以學其子以序瓜葛之歡然則為恭之道是豈特以詐害為心爭偽為智而為戰國之事乎故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有問者予以此對

琴暢

今書曰琴暢風俗通云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此暢為親睦堂作暢即操憂愁為操歌南風之詩兮鼓吾之琴聲音條暢兮樂而不淫禁止於邪兮以正人心其弦有大小尊卑明兮其聲相應和友悌情兮其制合尺寸四時成兮其音女以樂世太平兮

徐仙翰藻卷之七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

幽沈謝世事俯默視興亡昔日知為漢今朝
 料有唐深陵變成谷滄海幾成桑麥父走千
 里爭人僅尺長誰愚復誰智何壽亦何殤
 蠶蟻戀金游游蛾撲光喜心先辟錫憂害去
 田蝗鷹以不明死魚亦貪餌傷人情掌反覆
 特俗面炎涼澆瀨水三峽崎嶇路太行不辰
 漢牛斗無分背參商彈指恨千古回頭夢一
 場富哉誇晉楚詐也聞蘇張終臂奪兄食直
 躬證父羊能言程呢呢相噬虎彊獲禮鼠拱
 而立駭牛躅且狂白鷹攫狡兔黃雀捕螳螂
 舉世俱禽戰傷時歌鳳凰詩書閣高東仁義
 路猶荒紅粉醉坊市朱門習管簧誰知殺青
 簡空自死黃腸夾讀直為豕璋書錯作虜色
 難分皂白術乃尚緇黃入粟拜都尉納貲為
 騎郎人材滯遠水憂傑隱芒矚窘窘爭名版
 擊擊絆利韉峨冠唾魯俗左袵效胡粧駭舌
 人人粵文身在在光惡聲常入耳剜肉莫醫

瘡刻木法何酷種瓜政不良天行多失度陰
 氣上干陽日月如旋磨乾坤似泛舫浮雲常
 浩浩下土太茫茫四海塵露駭中原兵擾攘
 群雄爭霸業五季失王綱寄閭臨閭郡分藩
 守建康英名冠東海仁德席南鄉血食傳千

祀精魂居一方舊祠將毀頓古廟恐頽僵鴻
 澤今方集燕巢猶未光不妨卜雞骨重整第
 演說靈書三卷降於承華殿喜得四王母之
 親傳可以益算延年用以垂科立教伏念臣
 年踰耳順學未足稱不明離坎於自身安識

乾坤之大化叨依真蔭隱宰玄科重念預修
 女弟子某以五漏身居凡塵世徒作嘻嘻之
 笑幾成善善之壑功容言德四教無全喜怒
 哀樂六情有累感逢已矣適當七夕之初事
 錄庚申猶恐三尸之譖恭對上天而代表載

從今日以自新預作福因尚祈陰相恭惟
 南昌朱陵上帝南極長生大帝好生韓君丈
 人化生八景道貫三靈說經十過以度人分
 治九陽而成氣魏魏大範寂寂無崇伏乞三
 界齊臨錄爾功削爾過象真濫度保其命貴

其形使制劫以長存敢乘機而悟會望息社
闕紀籍南宮受持黃錄白簡之文侈有紫字
金名之刺降年有永八千之歲為春為秋惠
我無疆百世而昌又孫又子上體太上好生
之德下鑒臣下致請之情

謝師表薦亡功德完滿

聞喜得西昇經於李老君依科盟受黃帝問
陰符說於廣成子信受奉行若非宿命因緣
安有合仙骨像臣誠恐惶頓頓頓頓伏念
臣犬馬之年已踰八十今雖老矣尚堪一行
龍鳳之章學近二三自謂愚者必得千慮領
職而後衛道以嚴何以律人先當責已論材
必試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使人以心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恭惟

正一靜應顯佑真君法傳正一造達玄微為

萬世之君師作群生之父母垂科立教都天
大法師指迷濟度之方救苦拔亡發願慈悲
之念切慮所荐之靈浮生汨汨豈無故為誤
作之愆長夜冥冥莫識出有入無之妙特憑
功德用作津梁伏願大道開明地絕妖氛天

無浮翳魂神澄正煙塞死尸雲開生門莫及
幽陰俱蒙玄澤

煉度表

伏日始青天中靈演度人經之法上皇劫後
盟受生神之章大運將期靈文始出臣誠恐

卿三

其

誠恐伏念臣心猶役物體未洞真莫開熊經
龜息之方深愧鶴髮龍鍾之狀領詞虔切勉
力奉行切慮所薦亡靈汨沒塵浮牽纏情累
故為誤作豈無心口意之非返本還原莫識
精氣神之妙自取死壞孰是生方恭惟

九天生神大帝道貫三靈化流二景在東則

有大慈大悲之號於南昌則分受度受煉之
司陰為魄陽為魂必陰陽為之淘鑄火屬心
水屬腎非水火何以生成伏乞大造包容真
光洞照腥腫了然而無滯枯朽聞之以發煙

骨肉同飛形神俱足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永
除煩惱之源築氣既立順氣既生別有空洞
之體莫諸苦爽均沐洪恩

又

度人經典誦之十過枯骨更生神品目別

以九章幽魂開度太上得之以垂科立教後
學因之救苦拔亡恭惟

聖位七紀齊并三靈共貫上體乾坤之造化
陰用偶而陽用奇內明離坎之工夫水就濕
而火就燥津梁衆苦日月群迷誓願逾深功

德無量伏念^{即三}臣年來老耄學甚荒疎虎承龍
鉛莫究九轉九成之訣熊經龜息未知一呼

一吸之方向領投詞備充負數重見孝情之
度切勉為科事以主行重念所存亡鬼昨得

生身今歸死錄下招魂魄又為泉曲之遊叩
問觸骸近得首丘之樂不經陶鈺何以起昇

伏乞三界齊臨衆真降度俾死魂而受煉使
仙化以成人妙合而疑獲遂消貌播形之類

劫數之週復歸其一頃憑乘元逢楚之功
又

碧落浮黎漢十回度人之法元陽玉曆出九
炁生神之章自從經教之流傳迨及宗師而

授受伏念臣恭居後學繼宰玄科不明離坎
於自身未識乾坤之造化領詞虔切勉力奉
行切慮亡魂死後生前故為誤作或者背疽

之不救以為陰譴之有由鬼何所之孰為護

魂而持魄形非其有誰能蕩質而鍊形不仗

薰修何由超度恭惟 聖位虛極無象變化

自然洞觀八景之開明默契七玄而披敬幽

冥得度擔願逾深伏乞呼以陰召以陽使死

魂而受鍊散以風潤以雨俾枯骨以更生
又

太上垂科自有度人之典臣僚散職初非進

表之才踴踏奚云驚惶固措其申謝恭惟

聖位行天之紀象帝之光徒謂其杳杳冥冥

豈知其生生造化稟氣者悉回於囊籥付貌

者皆出於陶鈞吹朽嘔枯默契陰陽之妙上

炎下潤仰參水火之功無形能播於有形真

宰自同於不宰光明偉績濟度無邊伏念齋

主哀婦其人疾首痛心含冤引淚深嗟其女

之殤未尚^{御三}八日復悼其夫之喪永訣終天此

恨此情莫伸莫慰諒惟文王之澤可及於枯

骨深愧煉師之學未卜於靈丹玄科乃依按

於淨明真魄可庶幾而超度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原其始友其終月耀為魄日耀為魂注

爾生削爾死

贖罪表

爵不漬刑不試人皆慕爵何以畏刑功惟重
 罪惟輕孰為考功而贖罪是皆自鞠自若夫
 豈不識不知苟非太上好生終使爾民遏絕
 於是開紫陽之雲錦懸黍米之寶珠與之以
 謝過首愆為之以拔亡救苦合符發赦使三
 真竒絕精神多發越人人堯舜民古朴尚吁
 佛士以詩書顯槐塔走車軌百姓安於農田
 毛兔科率待詔金馬門百藝精其術商貨日
 中市大書泉府揭行樂太平年春風多快活
 邇來不如昔往事夢恍惚造物真鬼狡烏兔
 更黑習不聞擊壤歌中結愁鬱鬱不聞鄉友
 助蟲蛇互吞齧不聞忠與信詈訟相告訐不
 聞仁與義詐力爭彊倨不聞飄飄精雷腹食
 糠藪不聞機杼聲卒歲無衣褐夷齊死首陽
 不復採薇蕨房杜家聲墜不復誇閔閔孔孟
 老儒迂清談多老佛漢楚信諛諛惟悴歎費
 屈問之何因爾風水氣已歇昔有山環合今
 則風路闊昔有潮水平今則潮水竭昔有夾

衙松今則是剪伐昔有井泉湧今則井泉沉
 莫道時使然陰陽不可忽風水非人為獨有
 井已掘汝口何其愚吾口不容訥有廢必有
 興有敗必有發山水自山水人物自人物文
 章豈不貴君子終約蔚農事湏及時雨苗興
 也勃陶朱富天下孽孽利毫髮薄藝勝良田
 窮年須斫斫勸汝莫好閑如馬失銜檠勸汝
 莫非為官典有剗則勸汝莫貪荒激射傷面
 目勸汝莫飲酒酒醉因醜醜勸汝莫欺心欺
 心天禍罰勸汝行好事好事芝蘭藉汝看靈
 濟宮姓字書檀越一鄉稱善士萬古名不沒
 吾言真苦口銘心作碑碣

喜雨
 九輪照燭熱如火山川滌滌田苗穡穡夫汗
 背苦焦勞望極雲霓眼枯燥剪爪斷髮事不
 聞誰肯桑林為民禱燃頂灼臂辦心香尚異
 天心作悔禍江湖之封令太嚴六丁不敢開
 金鎖旗龍聖跡碑猶在謾說鰲峰龍老菴奈
 何時俗巧追曲外貌斯湏心已隋為岡最厲
 挿天山壁路險滑人希到此時此水亦偶然

居隣豈不求之早乘除有數數有天惟象無形高浩浩東海上人赫厥靈已泄天機明汝告日落西山作偈言百成之識何深奧斯言契券不我誣瞻仰明靈如在左果令社令起豐降馬鬣一滴天瓢倒既優既渥富田疇白

卿三

三

叟黃童齊舞踏腰鑪熱喜年豐殺雞擬准嘗新柏爾民報事終不忘薦以溪毛蘋與藻惟神敢自有其功上答天恩為兩賀

謝林府判香信

卐

鬼神之說竟何有無聲無影本虛空土木憑寓未為聖問之畧杓識西東剝琢門外聲那知有客來孔融坐視神骨紫玉珂曾中磊落氣吞虹傳示先生巧駢珠清光照破睡驪龍得之現恠愕且喜領額吐昔憂懷憶子期已死不復生好音誰辨商與宮彊欲綴緝失蹤步寧甘默塞等盲聾吾知此來意有謂數絃豈是答鵝籠面頰背汗奚敢去遠觀眼孔海川容先生商出伸蒙後五經子史頗精通憶昔長安少年日金章星綬珮玲瓏回首世事如浮響空教獨駕歎途窮章甫縫掖難適越

今人什九競南風幾多豪富反顛倒五陵土俗昔不同義娥馳逐莫能開暗然鬢髮雪飛蓬何以行樂山水間袖出青囊訪鄭公認取當來方寸地付與兒孫學老農

請林經歷書碑

卿

二十一

丑口失其政五季爭雄豪四海煎鼎沸中原生蓬蒿十五學書史二十持干戈統緒數百萬躍馬渡淮河册府榮公命留守持麾旄淮人迎笑語男耕復女繅開運入南閩不敢犯秋毫峽南道青布高峰聳巨鰲祠堂像倂真屹屹立山阿龍首更廟祀其年號政和爾民勤報事薦以溪沼毛閩歷四百載伊途難風波剌剌揚厥靈序事何其多談舌久不掉字字舛且訛畫虎反類狗衆口徒嗷嗷詩書束高閣後學失丘軻聞公義之材數紙博白鷺文章冠當世出口如懸河筆陣掃千軍籀篆穎與科銀鈞鳳翼飛鐵畫龍委蛇鑿石作碑碣着手為摩挲事與公名萬古終不磨

寄南村居士

南村居士以詩名於江海亦有年矣怪起來

歸之誅蓋為母死未葬故不忍怒然而去魯
 寄跡廬山薄營葬事一日袖香有叩於予予
 竊古人句為一絕以勉之又辱示我以孤白
 裘魚鴈集繁然滿目敬就集中因眾韻以和
 正慙呈醜豈宜鈇梓母迺以紫亂朱耶况敢
 欲知於奇人魁士之流獲序與跋褒獎過多
 未免效顰綴緝草堂先生語體古律二十二
 韻輒附孤白裘序後少伸謝臆呵呵
 萱草久已死荒蕪孟母隣嗚呼就窀穸寂寞
 洒衣巾行李千金贈征求異俗貧既今蓬髮
 改滅燭翠眉嘔畫地未所歷無家任老身高
 天意悽惻為汝鼻酸辛本自依迦葉行歌非
 隱淪號山無定康倚杖更隨人瓦士傳神語
 門庭畏客頻浮世有定分况我墮胡塵掛席
 上南斗危樓望北辰薰風行應律滄海濶無
 津交熊遺輕薄虛懷任屈伸勸君休歎恨遇
 我宿心親磨滅余篇翰逢迎念席珍吾甘雜
 畫邑雙羨畫麒麟望帝傳應實褚公書絕倫
 高岑殊緩步取賈亦宗臣密竹復冬笋微馨
 借渚蘋清談見滋味側望苦傷神鑿徹勞懸

鏡思波起涸鱗晚看作者意復以物為春衰
 氣歎有托知余懶是真禮加徐孺子相見兒
 回新
 代周全擬芙蓉城
 義城馳逐何遂巡祗謂絳老不知年公迺厭
 世而上仙孤之不幸孰為憐仰天大呼泣漣
 漣形僵神喪幾若殞蓋棺事定倦欲眠蓬蓬
 非夢目所眈宛然容貌笑嗚嗚屋梁倒照月
 婢娟鵲冠鶴髦駕龍軒前有駢駘後駟駒左
 幢右節舞踰躑空歌廣樂聲喧闐松柳門巷
 開市廛迤邐岐分南北阡石鐸碑銘誰所鐫
 鵲鸞鈞畫跪復翔直道西東殿兩邊金星斗
 字應星躔西曰靖善居之偏東曰真一屬太
 玄殿上星燈萬斛連異香馥郁奪龍涎問之
 傍人事可研指視此處曰鈞天舊有主者僊
 與佺今當舉代非具負念曰公也稱世賢千
 劫相遇善因緣嘗從緱氏授瓊縑索窳隱贖
 獲真詮兩澤霑濡及九泉復以齋法明且獨
 功行之數滿三千名書玉簡焚珠璣未肯就
 位尚遷延帝言此事有經權天上差樂亦所

便何必反顧更連緣人人珠履冠貂緙紺
 仙服美更鮮東廂西廡序班聯來來往往飄
 風煙上揖下授禮致虔聲名文物盛四楚公
 生不與物爭妍未死時刻便昇遷厥子服
 將執鞭天堦壁立峻極顛六十力士身披堅
 可搗氣馘狂也環祇見毛寒粟起有魂夢如
 飛去復返蕉鹿之說信有然幽明一隔甚天
 淵往者如斯若逝川隱若隄側徒憂煎未能
 終養效窮鱣固當致毀軀是拍芙蓉城事世
 所傳欲追坡老續遺編弔盧人事百冗纏笑
 聲啞啞難備駢我非好弄事談談欲示來者
 知其然公之寸地坦而平種以瓜瓞欲綿綿
 詎信天道直如弦乃蒙帝眷寵且專嗜欲將
 至閭必先欲昌厥後顯厥前汝家簪綬藹門
 填會將簪物復青槐惟汝之賢慕樂奪母貞
 先志自作愆業精書史力勉梅切勿他學尚
 管絃公之盛事真福田世澤之流非消消大
 厦何止八百椽席公之庇樂安全時思莫享
 進豆遽以永世事必勤孝子之為夢情是牽
 伊人所見非倒顛符合有若根株蓮事事散

兆叶筵算造物無言妙斡旋示公之德為汝
 宣姑述之事表之牋旁觀縮手惡亦悛
 贈林東村公
 殺辛荼毒孽有蘇東海上人伏牛漁祖龍煽
 怒火其書矧谷之慘禍可辜正則彷徨遠女
 類願與彭咸日康娛鳴夷子皮號陶朱奚事
 扁舟浮五湖精氣沈溺膏液枯盲聾啞甘
 自愚批挾之跡常次且咬哇之聲何嗚嗚九
 包不復托高梧夜鳴畫伏為馴狐吁嗟時俗
 紉秋蔓草下江籬與揭車天梯石棧名畏途
 若比世途猶崎嶇渤海大壑號歸墟若比愛
 河猶貪污向時學富盜穿窬孽孽為利跖之
 徒坦坦為詐語吁吁能鄙相籠甚智袒皇帝
 王霸時事殊不閑揖遜如唐虞上宇下宙一
 籟除古往今來即湏臾萬榮榮布屬太虛幽
 旦縲纏逼隙駒誰測鴻靈有太初汪芒之國
 守封嶠黃龍負出五彩圖神龜八卦洩天樞
 古書陳跡真不誣休談莊老似虛無廟食經
 年四百餘首曾持節守江都嘉熙聖詔兩雲
 濡靈清袋封裡里間邇來祠宇歎荒蕪重新

創立大規模自作碑文投暗珠伊誰持重借
各譽如公魁略稱大儒節概耿耿彌九區詞
鋒筆陣為前驅三軍視魄走係吳王篆燧煌
為發舒乞銘求記何躊躇兩書不報竟何如
作語猶嫌口躡嚅惟以靈德配堪與序事為

言予姓徐

卿三

二十五

荅問造墳

北邱舊墓何靈靈城都富貴千年期碑刻姓
名大如斗問之孫子今有誰吉凶當年非不
卜造物反覆竟何為禍福無門人自召方寸
心中是福基吁嗟世人愚且癡大家何必隔
藩籬不思自有同宗鬼况是連理又連枝興
始王陵今何在英母寧甘號孝兒君不見金
陵王氣旺秦人曾厭之後官生武后高宗非
不知國家尚如此人事夫何疑極塚焚屍非
盛德已所不欲人勿施兩家各存陰陽事上
有神明不可欺

荅周世過問事

南走越北走胡西入秦東入吳總是英雄大
丈夫逸運出門去手持蓬矢佩桑弧河陽花

富貴任我自騎驢人生交結無老少情意若
陵字音有陳與雷今有黃與蘇君心我自會
何須卜越巫今也一向是身衛一飯飽嘉蔬
平安兩字喜家書

荅呂先生問馬米事

葛川老人王方平偶過東吳訪蔡經時人不
見仙人形只聞空中車馬聲金盤玉盞羅八
珎酒闌一奏雲和笙須臾乘風仙佩舉虎駕
龍車奔紫清遺我一卷名黃庭丹砂本是米
化成五色耀人光且明仙中日月不留停滄
海水淺復揚塵却笑巴縣橘中人何為世俗
爭抗衡女髮額黃為何物愴忙快賭輸與贏
君不見溟海有叢大如瓜瀛山有李大如瓠
橘中樂何如棗與李瓊之可以保長生

勅蔡畫士

卿三

二十六

人言蔡氏善丹青虎頭將軍身後身精粗善
惡有標的風神氣韻得其真前年九日來相
訪畫出精兵鬼神狀猛士腰間大羽箭毛髮
森森聳人望東西兩序福祿星一點一畫猶
精神文章朱紫滿朝廷始信儒冠不誤人上

畫真人朝帝闕光依日月位星辰下布雨澤
驅雷霆親承帝旨福生靈歸來洞府奏仙樂
袖惹御爐香薄薄兩邊開出玉闌干銀鈎高
掛朱簾幙曲破六么細腰舞百戲詠諧名意
思獨有寢殿畫未成知君好手重毫素不可

去弓不可去畫者如君亦可數一年一年復
一年俱道心堅石也穿本來風月不論錢一
飲一啄皆前緣却說只教許氏子不知桃桂
是神仙舊年傳曲意未盡今作古詩也勉梅

答生負問眼疾

人言五蘊俱是賊豈謂天公嗔眼白寧甘剗
剔掛吾門誰肯效顰誇紫石伏生書債猶未
償詎信共王留孔宅祗因憂道非憂貧何為
珠淚墮睚眦一舛疾瘰莫能搔邇來赤爛且
昏滋自愧聰明不及前精神枯槁越沈溺燈

脚三

二十七

前酸酸暈生花髮髯青黃間綠碧指認歸鴻
歸那處幸識東西及南北明月朧胸罪蟾蜍
亮鏡塵埃誰拂拭折肱前後幾華陀金篦照
藥針芒麥莫是痼疾沈膏盲奚事皮膚頑不
入滿七除二言何污笑殺符師弄刀筆巫咸

已死不復生吉凶禍福謀匡測料想君心常
坦坦莫道丈人多命薄推詰其由誰是尤自
號書淫兼傳癖懸髻刺肉何不悛窮年九九
竭思力青衣童失厥守一夜西風動旁礫木
葉凋瘵烈於冬山林之志夢已缺問之叔和

何因爾指下尋之曰關脉微弱浮散那能知
六淫不節氣交逆吾非於陵為朋儔安識李
贛三可咽聞知神火斡洪鈞宋陽里子有妙
訣茫茫昧昧本無言且學團辭試提挈熊膽
膏盲出肘後付與先生聊塞責先生聲譽馳

四海願求一字為口實

托東村公作記

維神有記既蒙篆蓋欲求一記發揚其美
以成其志必須得孫綽之文然後刻石護
為古體三十八句自一至十復至一

碑誌維神頗異非要名姑序事雖喜推評尤
幸不棄血食居一方名聞傳五季始於開運
甲辰今則至元癸巳八千精騎慰閭人四百
餘年立廟地聰明正直惟德是馨禍福吉凶
由人所致吁嗟世途蜀道難於天安事詩書

漢王闓其智販續屠狗滔滔樊噲灌嬰獻册
賦鵬碌碌仲舒賈誼祖詐相尚隣里如結讎
狼貪太酷上下交征利世無常賢贏金一經
誰辨曹娥碑陰八字伸蒙先生學有傳簡肅
侍郎公其厚既承鐵畫銀鈞須得締章錦思
卿三
祠撰江濱文廟作羅池記材果無雙篆成絕
四假人為發已意有求托庇愧

錢君行

錯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是錯無奈世情
多薄惡君莫說荔子枝頭紅閃爍赤虬吐夕
金鳥啄千戶封君良可誇篋中起舞笑自樂
豐城劍峴山璞此語于今空摸擦豈詹尹之
不我靈抑壺公愚我以朽索錯錯何須歌
齷齪錯錯未是錯今歲在涪灘明年名作醜
雷聲隱隱天鼓鳴則龍奮起生頭角四海蒼
生霖雨望直上天池身跳躍君莫說年來苦
也剝鳥驚曲木魚傷餌又侶寒龜頭入殼不
見老農勤且辛春耕身種望秋穫世事皆如
此心堅石可鑿錯錯何須歌齷齪錯錯未
是錯寄言東望子林子非是蕉覆鹿桓譚極

論識不經誰知一箭果然中秋鶚今日是何
朝指教人過七月朔後朝是何日十有二日
叶吉卜風瀟瀟弓馬躑躅路遙遙兮車陵轆
擔燈仍躡屩借問清源此去更幾里風土復
何若地澗海冥冥此有峰巒高卓犖人煙虛
卿三

二十九

閑處是古夾城廓縣令替矢作前驅越賈胡
商相屬托明月珠水倉玉滿舡珎異金絲絡
珊瑚碧樹二尺許更有胡椒八百斛關市有
條章公征復私權所得何多多氈包席裹載
驢駱祝君勿忘隣家翁歸來分我一勺錯
錯錯何須歌齷齪而今也要牢把捉彈碁局
面最不平這回一着是一着勿作踐君行此
篇為君作先覺覺復覺三子陳一畧孤天
四方志誰肯填溝壑富貴不在天自立還自
卓殷勤相勉旃錯不是錯

偶作可笑

可笑可笑莫觀其微格物致知大學之要自
然而然神明之妙不識不知冥冥杳杳言不
吾證事亦可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如子之
才聲名顯耀如子之志山林咏嘯題相如柱

修城都廟彼何人斯志亦不小希顏亦顏誰
日不肖今子之謀目何其眇今而不為日月
旋逸老之將至勿謂年少自暴自棄甘牛馬
走吾言書冲子性自曉耶集俚語真是可笑

答問事

門重重松鎖不開封借問主人翁却在西頭
不在東任君且住消息謾在通明朝鵲噪喜
情濃此日再相逢我髮未蓬髮平安兩字是
我家風那堪月色朦朧又見嫦娥喚女童雙
成姓董王母騰空而今好事眉開點紅

答問生活事

用貧求富請問其維 伯販脂張氏賣漿郢
氏濁氏倚頓周揚如此數輩各取其長熙熙
壤壤財利之場古人有言工不如商

答陳穉仕問事

卿三

三十

魚化龍禹門消息近雷聲震動驚百里此時
兩足農務起借問前村深雪裏聞道布谷聲
聲急早着工夫龍可喜龍可喜又見一番花
李雲爾雨霽燕子銜泥對語富貴王孫公子
賞春歸去爭開綺襦純褲那更有黃金滿塢

金滿塢陶朱是本塢夷子改名易姓歸故里
齊門鼓瑟時不遇回視相印如敝屣如敝屣
人生周蝶夢栩栩倏君時尤只如許但存方
寸地分付子孫作主五六七為教此是前程
好處

贈雕碑者

維神正直未為妖暗室荒蕪愧坐邀雖有真
材為大用自慚朽木不堪雕慙慙束帛知存
禮慷慨詩囊會奪標百世其昌皆祖德異時
管取鳳鳴朝

謝林主簿書碑

古原荒廟歎丘墟自派源流序姓徐老却美
惟如土苴誰諳經訓乃菑畬記雖不得韓公
記書喜猶能柳子書潤筆愧無金五百維神
陰相子知子

卿三

三十一

別蔡畫士

妙手丹青出自然愷之立本得其傳工夫子
重筆如拙膠粉濃深色更鮮壁上留題名萬
古人情熟分客三千于今告別多惆悵薄酒
三杯詩一篇

本宮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四仙化現降明壇可惜時人別眼看身披葫
蘆開口笑手持編蝠出門寬一片雲心輕去
住千年鐵柱老珊瑚汝來問我在何處我在
蓬萊山外山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能鄙相籠勢使然靈兮既降謾連蹇已知秦
越藩籬隔安有陳雷膠漆堅四六虛文封醬
既再三吉卜費楚尊勞心休作思君想且向
山中飲石泉

答問事

乞靈徵福有其人辦力輸財未有因奉佛捨
身唯武帝詭情尚詐習蠻關莫言植福元無
種祇恐浮軀死化塵倏忽人生駒過隙堪嗟
趙孟老諄諄

靜中笑殺世間人莫識前生後世因都是業
祠來石晉誰知昔日屬王閻萬千富貴渾如
夢多少英雄已化塵好好力行方便事不須
作語再諄諄
維神顯德在於人或者非人天不因一點英

魂吞宇宙千古廟壯匪閭西碑未立空留
記內壁而今尚染塵成始成終君子事何須
化筆語諄諄

答梁氏問遷葬

牛眠已卜陶公穴白鶴仙人暫降凡心地允
符陰地好人天敢道我天寬果然宗祖靈如
在相爾兒孫達大官投以木桃報瓊瑰都來
造物亦知還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未蒙君命字書全袖識曾知涉巨川里詠塗

歌留駟駟甘棠兩樹憶名賢

寶殿十奇峰

金鰲峰

魯戴方蓬海上來盤踞此地不知四千年卜
得鍾神秀愧乏擎天八柱材

文筆峰

孤標直上香鴻濛遠勢祇疑插架同此地由
來多官達扶輿佳氣產文雄

貪狼峰

斗中七宿煥文明那得茲山盡地生我欲飛

騰最高頂永同地舌佐昇平

蓮花峰

瓊花獻巧遠亭亭髮鬚幽香散窈冥那得天
風飄一葉也同太乙泛東溟

方巖峰

三十三

石扇嵌空天際開此中風景勝蓬萊有時碧
落朝元下暫駐鸞輪坐綠苔

白鹿峰

白鹿來時今幾年危峰依舊倚青天閑中不
獨談真訣也覓林僧一問禪

古城峰

層巖秀色碧籠葱古壘無基望不窮夜半月
明天籟響祇疑一鶴遶遼東

飛蓬峰

蓬島飛從海上來丹崖翠壁遠崔嵬吹笙仙

子知何在猶有碧桃千樹開

紫臺峰

臺峰突出粵江東鳥道斜分紫翠中幾度月
明仙子降珊瑚環珮振天風

太平峰

昭世仁風播太平茲山何幸得佳名幾回飛
上峯頭望六合悠悠天地清

真仙八詠圖

鰲嶠真官

海嶠湧金鰲玄宮結構牢英靈常不替地位

自清高夜月沉丹井春風綻碧桃一忠扶社
稷丹詔會榮褒

龍湫飛瀑

千仞龍湫不可梯飛流直下絳虹霓群仙採
秀歸來晚閑弄潺湲漱藥泥

竹巖霽雪

靈巖留瑞雪曙色况開晴積素涵初旭疑華
耀太清低埋深竹偃高壓老松傾我欲飛危

頂閑披鶴氅行

仙嶼靈芝

燁燁煌煌三秀繁太和風氣產靈根寔種此
地無由報採入虞延獻至尊

青浦歸潮

極浦寒潮落紫紆一望餘草根餘亂石江口
露平沙鳥蹴青泥破舟維古柳斜湏吏還復

至從此泛仙槎

南塘過客

走鞍奔蹄競往還路通南北出閩山可憐擾
擾紅塵者何似仙官日月閑

木嶺樵歌

木嶺樵音返嶮岷日已沈悠揚逾曲澗款迺
出重林低雜金鯛奏高隨白鶴吟琳官無俗
韻聞此豁中襟

鍾山鴈塔

日出鍾山氣候新浮圖七級湧嶙峋古來福

地生賢俊聖代題名不乏人

贈徐南村

土木假形真可笑謾將俚語續詩篇先生不
是龐居士那得燈光徹大千

自愧調羹無手段戲將衆物和來香屠門大

嚼知多味休笑山人藿菹腸

玉函十奇峰

金仙峰

丹竈千年爐已灰祇留品字石崔嵬等閑試
上山頭望雲外推青是五臺

天柱峰

行行行未到山前忽聽鐘聲破曉煙突起一
峰如壁立看來力量足擎天

朝陽峰

蒼崧石壁插雲端溜滴泉聲夜氣寒極想像

啼天未曉開門日上已三竿

三郎峰

釣魚溪上釣魚舟借問傍人識姓否笑指此
山多雅興野花啼鳥足追遊

金爛峰

遠看如畫奪天機靄靄嵐光映夕暉領上松
杉千古意那知半夜已傳衣

起雲峯

迢迢數里轉山隈曉色朦朧撥未開搔首青
煙迷去路祇聞山下一聲雷

寶臺峰

層層疊疊勢崑崙崖閣道如天不可階一點清
光常照面杉風桂月好生涯

大座峰

雨過嵐光黛染青石頭路滑少人行伽趺自

得然禪法何處寒鐘扣曉聲

玉蕊峰

天花一朵未曾開
摘去誰人不送來
直向高峰頂
坐時聞香氣透天台

雙童峰

卿三

三十六

掛臺明鏡轉清光
玉女當時試曉粧
常伴丫頭年
少日青春不老髮蒼蒼

東澗

溪聲如水潺潺
一向東流去不還
無限世情盡如此
何如沙上白鷗閑

西澗

山中無事客相過
借問西來意若何不
減不增無罣礙
順流此去透天河

玉岳

愛山祇愛石巉峴
玉品山來作玉崑
雙澗交流分白鷺
十峰回抱半青梯
輕雲白裏茶多味
殘月燈前經一函
偶到上方問禪話
料應知我亦非凡

饒陳道興往龍虎山

終南山裏多佳景
無奈功名志未灰
龍虎榜

中新姓字梅花先占百花魁

薦葉推評屬古靈
成人好事是前程
鵲聲為報平安信
聊作篇詩贈子行

和白雲僧德堅

休說秦隋晉漢唐
三門茅屋白雲鄉
水牛不

卿三

三十七

去瀉山老試問當年燒得香

偶作四首

靜裏乾坤不計春
非非是是任紛紛
醒原醉白今何在
雲外青山山外雲

憶昔曾聞歌獲麟
祇言告子好為人
荷花欲

語多情態何侶
無言花日春

明月清風何處尋
詩人苦思謾沈吟
忘機不啻人知會
自有沙鷗信此心

與子相忘已兩秋
此情不語子知不
青山門外多情態
留與詩人作話頭

徐仙翰藻卷之七

徐仙翰藻卷之八

卿四

詞

親睦堂

調臨江山

書畫琴棋行樂也一家和氣團團兒孫戲綵
滿堂前共傾一壺酒同祝大椿年心想黃庭

卿四

妙訣芽內養丹田蓬萊富貴絕神仙名登金
字格袖惹御爐煙

燕喜堂

調千秋歲

鰲峰勝地山水多奇異成羅舊識君須記麒
麟天上種鸞驚人間瑞而今也男兒果遂榮

孤志年少登科第猶喜雙親在長祝願千千
歲老萊爛戲綵王母瑤池會同宴樂滿堂笑

調金樽醉

贈沈建翁

調相思引

山嶽精靈發玉融飛起作鰲峰山清水秀喜
事頗忽忽若問前程事與利但存方寸積陰
功植槐有識管取作三公

贈周全

調

坐堂清秀得意相携手霽月光風隨處有最
好吟詩酌酒秋來寒露淒涼何妨淡抹濃粧

更有籬邊黃菊看看晚節猶香

調周明

調更漏子

恬淡家風最好得意池蓮窓草憑几案倚闌
千清芳總一狀一堆半輪月不覺五更時節
燈報喜鵲傳聲來朝霽晴

贈林椿

調浣溪沙

是是非非滿世間不如學道煉仙丹依然長
嘯入深山三徑就荒誰作主菊松為友蘿門
關安身隱處白雲關

贈童桂龍

調相見懽

風和日暖二三春雨晴天紅紫百花如錦柳
如綿高樓上珠簾捲主人家舊看重來雙燕
任踰躓

贈郭泳翁

調謁金門即喜遷鶯

雲意薄雨情濃二月百花紅來往客任西東
牛馬不同風山又青水又綠路遠羊腸九曲
好將心事付來人五五是前程

贈鄭汝顯

調應天長

燕子鶯兒相對舞賴有東君長作主雨又晴
晴又雨笑問桃花嬌不語日西山雲薄暮鴛

鵲倦飛歸去欲問前程好處團圓月三五

贈天一寺郭以立 調山花子

獨鎖柴門事不關世間何物等雲開莫道無
心常出岫也知還我非烟非霧無中有襄王
巫夢錦衣寒一辨心香此是任住名山

答合山僧德潤問緣法 調霜天曉角

虛空飛錫百丈傳衣鉢靜聽朝鐘暮鼓聲火
向心頭滅香滿金爐蕪高峰頂上坐借問釋
迦夫子如何是阿屎窟

贈越山寺僧石徑 調點絳脣

○ 一代因緣學宗興化聞知法寶聲無價真實
初非假臨際祖師還我曾恭假而今也聞鐘
便打放了鉗槌下

又 調玉樓春

清淨都來是佞法花藥欄中做生活雲門老

柳四

子大驚人好把話頭相問答這箇因緣無縫
塔還我德山一棒喝此去西天一萬餘走去
走來要要匝

修宮裁衣 調滿宮春

脩東牆補西壁事事參差不一人心堅處石

能穿大家同出氣力繡羅衣刺羅裳費盡千
針萬線工夫多處值錢多曾取聲名高頭

又 調喜遷鶯

視無影聽無聲暗室有神靈朝非香夕非燈
方可留誠翻為雲覆為雨世事環回如許

蒼藤古木幾經春今又一番新

贈蔡畫士 調浣溪沙

好手丹青世共稱我曾由贈畫堂春誰知妙
處會傳神四體妍媸本無關眼睛不點要存
真長康元豈是癡人

又 調畫堂春

清風明月不論錢筆頭氣韻天然解衣繫礪
蹄真仙也是桃緣狀出神鬼并百怪濃烟淡
墨鮮妍人人都道賽吾賢

贈長邑人往湖南 調上平西

好狹兒四方志丈夫心騎白馬偶到花陰情
人對語話懷杯酒重斟相思何處為情郎再
整衣襟心中曲手中帕枕中笛袋中琴起來
唱作越吟床錦字勸郎須是學蘇秦好事如
人意佩印囊金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調菩薩蠻
桐城自有祇陀樹着水持鉢修行處猛省問
前程前程路坦平莫辭千里遠須發菩提願
好事喜完成真人為保明

勉蔡畫士

調歸自遙

君不見三鳥蓬萊仙獨占雲中擁出琉璃殿
籬牆門外白如練為粧點時時莫使塵埃染

答林君舉問事

調西江月

謾說襄城居士且言賈島仙材文章進取有
梯媒都是功名在捨芥自有兒孫福分曾知

王氏三槐三郎果是三魁萬古聲名如在

贈龍船匠

調西江月

知道攀龍手段敢呈作揖規模中秋月夜到
天河平地人皆看我做出千年聲價共誇一
代風流錦標送汝作纏頭也勝豚蹄孟酒

賽情詩

綺羅香風三月節一片芳心遊漾難禁得起
動少年情發越何妨按拍調舌切莫負春光
空六六總是風流花市人物既是賞花高
處立不須推出門前

贈閩縣宣差

列宿名流七閩上宰筆頭造化陽秋昔年建
邵父老喜攀留果是官清如水甘棠樹蔭雲
浮又聞道南安德政里詠與塗詭今來花滿
縣潘君愛惜且毋網繆吾儂行樂也市井嬉

脚四

五

遊見說郵亭風月好景意思試問知不真有
箇錦堤千段聲價滿皇州

答林廷玉問事

調山花子

身後身前不可猜何妨削髮學如來如來那
處往天台大度嶺頭緣未到鏡臺何事拂塵

埃且向高高上頂坐做生涯

贈同事五人

聞道江村昨夜雪又見梅花白南枝消息報
春來雪與梅花一梯開好情懷折梅對雪渾
無語梅雪真如畫更添月照樓臺梅花雪月

意難猜兩三盃



徐仙翰集卷之九

啓玄表 真君補職

伏以天門咫尺初無折檻之忠師省嚴明敢
 有臨軒之請跼踖固措踴躍不寧臣某申謝
 恭惟元師天師聖位法授先天道尊百世宣
 示盟真之典永為未學之傳伏念臣某領職
 行科盟心執戒豈敢私謀而獨任必湏先奏
 而後行自有典刑當拱左右手以聽罔失法
 度必分東西頭之班無二爾心各齊乃位卜
 消教旦黜謝羅天為靈濟真人畧表謝忱恐
 同壇法衆未達妙訓齊心行道不敢為再三
 瀆之謀罰簡有科深恐犯千條之峻

謝玄表 真君補職

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惟

元帥大法師聖位功化育道達玄微惟川

脚四

六

澤之所汪洋莫不朝宗於海然日月之所臨
 照誰敢戴盆望天報效莫能精純徒竭罪惡
 丘山之積功滅塵埃之微幸下耳而曲從於
 聲言而無棄伏念某洞真未達老耄無能靖
 惟薦章自謂得人輒加進用於仙階豈敢貪



功而竊位今徐某等蒙陞品秩錫以恩麻舍
 齒食毛均拜生成之德舞手蹈足同傾懽慶
 之誠輒敢重言深慮獲戾

謝恩表 真君

奏職

切以捍患禦災禮既嚴於祀典建功積善名
 宜進於仙階神雖不可度思言固當為之敷
 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聞軒轅皇帝請
 問於廣成子願聞至道之精散關令尹從事
 於李老君欲究又玄之妙茫茫乎莫之所在
 蕩蕩然吾無能名於太不終於小不遺其敦
 莫樸其廣若谷萬物備廣與時偕行此為超
 凡入聖之機有得守中抱一之學元陽玉曆
 應當採擇其人太上寶章凝成自然之氣世
 人誦之則延壽鬼靈聞之以昇仙各存宿命
 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臣心雖慕道材弗
 踰人未能明金丹出鉛入汞之方輒敢任臆
 囊奏事封章之責重念醮首某等托神之庇
 遺我以安里稱靈濟之祠性稟聰明之德義
 時賜肅時雨允符卜珎之占勲在國澤在民
 猶記豐碑之彌梁盛可薦黍稷非馨每過三

脚四

七

元集福之晨常素一日致齋之戒仰荷天師之福陰俯膺帝命之寵榮徽號褒崇大名赫奕事茂聞于古昔美獨備於方今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穹窿者天主宰者帝均罔照臨之下夙稱覆燾之仁臣自慚地下蟻蝨之臣愚而且蠢恭覩天日龍鳳之表時然後言雖神之所依者有才可以當其職豈敢素餐而具位必無生事以希功揣分過多感恩不少猶有締袍戀戀之意自知履水戰戰之虞伏願雖離在官盛德之祀千百世禳○讓降福皇極之錫我庶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管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金闕謝受職表

臣 伏奉三月朔日制授臣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主管上清天文院任宜行事臣伏以望瞻金闕伏膺帝命之新名在丹臺躡進仙班之列恩光甚寵驚懼愈隆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上王清宮道遙快樂外有玄真境朗落光明象昭日月之重疊瑞結煙霞之五色萬神朝禮三界齊

臨左龍右虎之森羅前鳳後鸞之鳴唱此天上之所為樂非臣下可得而聞咸度轉輪千機會悟自合脩齋行道庶幾證聖成真伏念神怪茫茫塵居汨汨牲牲以祭徒知肉食之謀黍稷非馨甘受素餐之列惟有依草附木初無顯迹之功誤蒙不次之恩遽屬無靈之鬼紫微宣詔帝座臨軒光近七星所照九九千里位同列宿其數百十八名掌司祿於三台佐文昌於六府德聚則賢人慶會斗覆則年穀豐登老人現南極之中天下協泰階之象皆帝之力於臣何功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大德曰生蓋高在上雖是無聲無臭實則有象有形鼓節麾幢曾發度人之願執符御曆獨開體道之元丹書泄溫洽之精英綠字薦榮河之祥瑞雷霆發號雲漢為童赫然有臨下之威付我以右文之選臣其劬履上殿喜君子之得與眾勳來朝效諸侯之薦璧蒙恩不淺滄事惟勤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管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玉闕謝受職表

臣某伏奉三月朔日制臣九天王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元地府諸院
便宜行事臣伏以玉闕森嚴伏拜天墀之近
金書褒獎特榮地府之除祇受寵私不遑
放慶恭列寓步億萬千里合四海以同風周

天二十八星配九州之分塗三千世界一切
衆生屬星辰日月之所照臨無林木山川之
有高下均是人也真為樂哉願開紫陽雲錦
之囊得度玉室丹臺之內雖太上不輕授受
幸賤臣所可參聞夙夜祇履精神對越伏念

○齊四

九

臣非鬼為語依人而行念欲盡齋戒事帝之
心終未免饗餐不材之誚石田無用塵俗未
離誤蒙制誥詔冊之榮特任社稷人民之寄
勸善懲惡罰過賞功有德者名紀南宮有罪
者魂拘北府掌三島名山之仙籍領五嶽四
瀆之真司欽奉載嚴兢凌罔措臙鼠自當量
力巨鰲不足負恩茲益伏遇昊天玉皇上帝
玉陛下萬象流形寵御極逆陰慘陽舒之化
擅春生秋殺之權帝駕翩翻衆星拱衛玄都
渺渺七寶莊嚴瑞閣碧落之空歌仰贊玉皇

之眷號累蒙休命遂越等夷自憾何功過庸
抽擢滌身潔已致頻繁蘊藻之誠卜稼祈年
有來稷稻梁之慶下符民願上答天心臣無
任感恩荷聖激切屏凌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作禮謹言

上天師表

伏以德隱南闔父席雲天之庇望息北闕再
瞻日月之光册命寵臨汗顏自訟臣誠恐誠
惶頓首頓首臣聞祠山曾現形於河濱薦膺
大帝之封梓謹嘗降笔於岷峨侈拜元皇之

賀英烈以孝誠得道慈濟以樵治成功若非
發願以度人何以超九而入聖蓋有之矣豈
偶然哉願我所行惟道為大况自太極之既
判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迨至五劫之云終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茲益伏遇正一冲應神化

○齊四

十

靜應顯佑真君心能靜應道達冲玄神而化
之則嘿嘿無為顯而佑之則洋洋如在以輔
國安民為念以垂科立教為心紫字金名標
記藥珠之籍琅函玉檢譯書鳳篆之文道法
先天學傳後世百靈是衛萬物所宗太玄十

五天下臨於鬼谷陽平第一治上應於角星靈著古今事留史傳非臣下可得思議此師道所以獨尊伏念臣某依人而行惟神是守腐草同類朽木無文碑銘重辱於柳侯名謚僅存於晉史藥石不辨那知馬淳牛溲爐鼎

未全安識龍鈇虎汞雖有救物之志初無經世之材卜學君平習吉者姑告之以忠孝仁義訓遵尼父尚譏者以戒之怪力亂神以此自謀莫知所效常謂妄作之罪無地可逃豈意不次之恩自天而墜榮加官秩躡進仙班受此以為泰乎得之誠若驚耳泛大鯨之海魄逝魂搖戴巨鰲之山德隆恩重蒞職而後慎事如初載揚懺戒之科自知狂悖不識經文之旨尚冀開明是皆出自師傳豈敢以為已力欽崇聖化宣布仁風上祝聖壽效萬歲

卿四 上

之三呼下使吾民膺箕疇之五福符錄之傳也又惟願孫生子子生孫椒蘭之禮不恭獨有道即心心即道雖犬馬猶知戀主豈獲蟻不能致情臣下情無任望恩惶悚之至謹令臣某錄表陳謝以聞

謝天師表 真君奏職
臣聞道疆名曰大自虛靜恬淡而至於無為神得一以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發而皆中誰使之然母乃夙幸之因緣可以乘機而會悟臣申謝切見

九天靈濟真人惟正直神則聰明非徒為封土立社之謀益嘗發代天行化之誓脩齋執戒素堅金石之心救物度人尤甚安苓之效功烈如彼其風文章可得而聞果承天寵之榮獲進仙班之上錄迺於大洞簡宜稱於文憑誰敢謂今受之是前受之非喜有得一命而僂再命而偃訓辭播告瞻西去而莫違父老驚嗟謂南中之罕見謹當昭謝豈曰具文臣領詞意之勤拳望師尊而拜跪伏念臣某忝居末學濫宰玄科老而無能深愧扶杖作龍鍾之狀審而後奏尚虞投匭非切至之辭仰賴仁慈俯垂恩寵茲茲伏遇三天扶教大法師几前廣宣大化普度群倫為萬世之宗師作衆生之父母分別人鬼黜陟幽明既取諸公論以得人必不敢素餐而具位蓋

官占惟先救志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非私
昵必惟其能左右可大夫可國人可罪上干
於黃鉞言輕甚於鴻毛臣謹具

上田焦尾表

上言臣所部鄉民老於農者陳某等連名狀

稱終歲勤勞民食所仰豈謂田禾茂上蠱賊
內外心實憂惶禮當禳謝不堪恣怨敢弗奏
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去歲冬間南
雪到地今年春首好雨知時此為隴畝田父
之所歎呀皆曰豐年美瑞其有證應東作之

○
卿四

十三

民亦既勞止南畝之苗勃然而興尚冀秋成
乃祈穀實胡為焦尾蠱心之禍誰無救焚拯
溺之憂若不告於上天猶恐甚於今日或者
臣之守此土也全無陰功是致斯民之失所
職歟莫能自責跼蹐知懼憾謝未遑恭惟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念及黎元甚於赤子
苟一穀不升則謂之歉然一夫不獲曰予之
辜實可哀憐無所告訴徒作嗷嗷之狀莫知
善善之因伏念臣地下之蟻蟲不如為言也
僭田中之螟蟻未去謂為何求靖惟帝怒可

回天心可格東蠱投火先為去害之謀履霜
堅冰略識防微之意伏願消災肆赦推恩及
人使愁歎而為謳歌化妖殄而作祥瑞實堅
實好實穎實粟有大田多稼之可期或春
或榆或籩或蹂俾吾民一飯而受賜臣無任

○
卿四

十三

望恩瞻闕懇切彷徨之至除已將蠱賊焚瘞
外謹令盟威臣呂某錄表陳乞以聞臣誠恐
誠惶頓首頓首

賀聖父瑞表正月初二日代鄉人賀

恭以父者子之所天其尊可敬其嚴可畏王
之神也如水無時不在無往不通千載揚靈
一誠歸美恭惟

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以忠報國用武立
功擇戶授封常拜碧圭之寵御王策命曾開
金匱之書威震淮江福臨衛郡昨日獻椒花
之頌紫氣盈庭今朝獲逢矢之祥赤光照室
伏念某等叨居馬足久沐鴻恩瞻北闕以投
情指南山而祝壽更與一堂燕笑人人存親
睦之心四境升平在在享神麻之庇奉表稱
賀以聞

又

正月始和吉允符於翌旦九天稱慶喜共讚
於生神瑞氣雲浮歡聲雷動臣某誠惟誠忱
頓首頓首申賀恭惟

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好是正直運乃武

文昔聞江左之名今闡闕中之跡四方冠冕

開日月之重華千載香燈等乾坤而不老稽

首拜陳於召虎奉觴故舉於倪寬爰習野儀

用伸鄉飲有尊有卑有長有幼莫敢相踰欲

竊欲富欲逸欲安各符所禱謹具表申賀以

聞臣某誠忻誠忱頓首頓首下情無任極切

勤拳勤拳謹言

南宮表代男子祈安作

臣聞大道無為孰究玄玄之衆妙生身受度

庶期劫劫以長存非凡夫可得而聞惟善人

常與之福切見某持身儉讓虛性直溫偶磨

礪之不辰致實沈之作孽遂伸懇切果獲安

痊自惟耳順之年適逢初度深謂頭童之狀

不及前時雖老耄以無能幸明真之有格經

開玉局無非解厄之文教演黍珠盡是度人

之典如是功德可作津梁伏念臣濫忝道流

潛行科事何補元工之萬一敢陳愚瀆之再

三恭惟南宮上帝聖位仁廣大慈功凝不辜

分治九陽之妙梵結成三洞之靈文壹齋群

生胚胎衆類既付之形與貌必保其命愛其

神使靈根灌溉枝暢而葉繁使玄液結凝源

深而流遠無喜怒哀樂以亂吾性無是非利

害以惑我心飛度上玄斷除邪障列名丹簡

錄字青篇上推太乙之恩下慰斯民之望伏

願髮可轉白而為累外傳不老之方氣乃回

紫而抱黃內得長生之訣更冀闔門昌泰後

齋興隆

又代女人預修作

伏以黃庭一經出於扶桑宮願聽魏夫人之

規堂畫絕長康辟泥新孔氏墻公翰就規矩

司服飾衣裳工逸事已遂碑成誠所望中山

拔毛穎震澤伐蒼筤魚鱗淘沙淨鸞翼附翼

翔托言徒奔浪作事甚乖忙玄學知吉凶金

科發秘藏文欽韓吏部句羨段文昌橫草功

何有撞蓬力不量家談傳陸氏閣記夢滕王

詩讚神生岳文非鬼肅梁古書言可證祀事
 禮宜莊繼聖猶專孟知天豈畏匡斯文如未
 喪吾道豈能彰仰慕先生操爭傳君子芳挺
 生文豹蔚舊厲安龍驤碧玉珊瑚樹黃金貂
 尾璫隸精稱子敬書健抗元常倒水繹光耀
 摩空氣慨慷獲麟將絕筆獻縞望投章靈德
 慚孤陋高材為發揚如君稱令譽積善有餘
 祥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愧無繻以賻介
 以福樓樓

陟降散仙三島客縹緲虛無不可測魂魄毅
 然為鬼雄惟爾聰明無正直荆人尚鬼越尚
 機春秋以來舊風俗我今處世何皇皇獨駕
 窮途多感泣本無聞心美鈔孰肯媿然自
 塞默學尊孔孟進韓柳力排佛老斥楊墨將
 崇孝悌去奇褒欲反驕奢尚敦實咄咄書空

真怪事果信洛陽人不識吁嗟蜀棧高巉巖
 岐首於菟互吞齒木中水上事不聞祇見椰
 原德之賊誰知暗室有神明甘與小人為鬼
 魁剝剥啄啄門外聲孤鳴梟噪爭饒舌利箭
 長距跨壇場惟解駁衆多說講說鼎不下膺

與真捧心豈料為人疾黎丘丈人醉且狂安
 得扶奇不掌拍為謀不忠交不信遠舉雲中
 浹聲跡琬琰不可焚崑岡芝蘭莫使混荆棘
 善善惡惡郭公墟來事冥冥黑如漆天生明
 翼不偶然只恐文章遠斷絕東村先生何許
 人前筆典刑推第一豐城紫氣射斗牛少年
 聲皎猶赫赫江山千里月平分正好秋光涵
 水碧世情反掌苦不常中流洶洶波浪激貞
 觀丘壑謝塵物寄飯牛車歌白石危冠長佩
 鶴縷衣高揖群公追甫白文章捷敏得我驚

斧鑿無痕地礫裂蛟龍海底弄角牙紅旗閃
 閃青紅色鴻都碑文今已成車乘千輛填街
 陌魚琴馬瑟會知音一臺二妙爭磨刺我慚
 藜藿慘腸胃敢向屠門誇肉食商丘之未不
 可棄落以斤刀引微經人言一字直千金愧
 無饋謝右軍筆石礫老人何貪林十萬陰錢
 大需索關西夫子不復生暮夜無能謝王密
 嵩夫喋喋人所嫌頰頰汗背徒慄慄侯門如
 海了不聞豈是閤人多限截敢使客卿作通
 使大開太倉發一粒倘令祠宇甲天下萬口

一辭公之力青玉明珠不足報頌言壽比南山
山栢公侯子孫復其始好將此事做陰陽

獲麟歌

歌獲麟歌獲麟之為名配乎仁牛尾馬足
磨其身然一角不觸人聲清音濁合律呂

獨四

十七

行步折旋中規矩不獲生蟲不旅行不折生
草居擇土仁哉麟哉獸之靈此獸一出時太
平滿謂太平當今日不圖今日不如昔不如
昔異物殊形常問出章義之山鳥如鶴名曰
畢方生一足見則譌火焚人屋朝不敢變夜
不燭又有鬼車號夜遊十頭十口連一喉翅
如車輪聲啞嘔血滴人家家凶憂天地生物
付其質何此為凶不為吉世情變態多奸惡
聞吉則喜凶則怒吾聞凶人作禍殃尤甚鬼
車與畢方仁哉麟哉不復見安有吉人日為

善吉人獲福凶獲禍禍福善天之道武孫
車馬遇大商獲麟於野為不祥賜之虞人問
孔丘孔丘感麟作春秋春秋之教以為中胡
為絕筆以為終仁哉麟子時不遇絕筆之說
吾道窮孔丘已死數千載世道不古誰感慨

吉人凶人吾不知獲貶幸有春秋在斯文未
喪求諸神托言垂世猶丁寧吉人為善善是
勸凶人為惡惡是懲孔丘聖人莫與衡姑且
絕筆歌獲麟

絕筆歌

人生栩栩夢華胥憤憤往來為利趨孔孟已
死不復懸仁義之道為何如斷蛇帝子握乾
符隨何食其馬腐儒平生不讀半行書朱輪
華轂大門閭爭誇馳斛富金珠一擲百萬喝
羨盧月骨耗耗莫嗟吁重譯呼嗚言朱朱覆
臨不食謀何疎魁魁青影見何愚謾行作賦
比子虐著視滌器自當爐技關幾死揚大夫
滑稽落魄無庶隅文乎文乎何無之喪乎安
得窮鬼不拍手而揶揄吾故知夫伯絲之沉
於羽水兮化為玄魚叔之虎目豕喙兮死於
貪汚揚食我之為羊舌氏之禍兮母聆其孤
神乎神乎深為世道之憂者乎設卦以斷吉
凶兮何須算竹米庭除正直以為德兮何須
椒桂擊樽櫃文章以為言兮何須三寸掉張
蘇嗚呼知變化之道哉其知神之所為乎君

不見文潞公之修江濱廟兮夢有感於成都
种世衡之致廣梁於浣池兮用博予者為前
驅又不見于實之撰搜神記兮號為董狐彼
何人歟彼何人歟輒敢論鬼為虛無豫章太
守之談春秋兮喪其罪牛渚磯之燃犀兮幽
明異途已矣乎已矣乎獲麟之筆絕矣吾不
復言乎唐虞

梁父吟

青布變成羅古識人皆曰星纏應斗牛分野
屬問粵左揖巨靈巖峰巒聳磳砢右揖方山
巖石壁高岷岷潮水出天河盈虛取松月一
日一未朝回環江刺屈黃氏撥沙經沙形象
魚鯁又有隸伯詔圖經作孖後三峯聯昂峙
平地起一突郭公青囊書此為鳳穴窟風水
官九署明檢鬼營說法聞經使億曾萬祖飛
昇金闕憑茲功德作是津梁伏念臣齒豁頭
童可厭龍鍾之狀位卑職小深虞驚蹇之材
領職主行以言敷奏夜動之風祇有畏人大
慘之以慚不敢墮越無地僥倖自天敬獨臣
下忠懇之私為見人子孝情之重今日奉為

孝女某痛念亡考某自經一死竟覺三週累
欲追脩莫符願望切見亡靈背疽不救終為
二豎之所迷心術毋欺何迺三彭之是潛向
者淳言胥動謂之陰陽有虧竟墮冥途莫知
解悟無奈人鬼之阻間隔初非耳目之所聞

知在於縲紲之中公治長非其罪也受以董
公足辱司馬遷豈無悔哉重念臣忝廁陽官
莫知陰憲為人湔洗顧已憂惶聲觸雷霆有
似能鳴之鴈望窮江海豈無漏網之魚蓋呂
命嘗審於五罰五刑而周官亦有此三宥三
赦無以效木蘭之孝輒敢上緹縈之書膏膏
如燈焰之賊生何所托繫繫若喪家之狗情
實可伶恭惟

聖位發誓慈悲羣聲赴感號獨尊於太乙
光普照於三千東極妙嚴宮曾現紫金之相
太玄無邊際嘗聞大洞之經願作眾生緣能
救一切苦伏乞疾除罪薄遷神於北府之中
選敘仙僚飛寫於南宮之上
徐仙翰藻卷之九

徐仙翰藻卷之十

祈安詞四道

伏以仲春二月厥民析度彙咸新昊天上帝
不我遺一心可格情同衆懇聽徹九重伏念
其等螻蟻偷生距蛭知感林林摠摠雖托居

世五

覆載之間擾擾忽忽未免有是非之累反之
於心知過者鮮稽之於事作孽者多常懷恐
懼之私敢賴熏修之力伏願上下神祇鑒厥
德左之右之士農工賈樂其生庶矣富矣

又

○伏以小民無知常有微福假靈之請上帝臨
汝必無賞功罰禍之私苟不我欺所助者順
伏念 等依山築室鑿隴為田鳥星畢見於
仲春始勤東作犬吠相聞於四境願見太平
自知食力之艱難敢弗罄誠而黜謝雖坐井
之蛙難語以大然戀釜之蟻可憐其生伏願
或籽或耘自今以始歲其有曰安曰富九情
所欲天必從更冀牛畜之生成實荷鴻恩而
覆育

又

二第十卷

徐仙翰藻

伏以民情可見視聽近而自民帝命不違齋
沐可以祀帝拳拳有請赫赫如臨伏念 等
釜蟻貪饕井蛙寡陋托生中十未能人事以
稱心適逢上元尚冀天官而賜福特憑羽士
宣演真科上干斧鉞之嚴下及芻蕘之聽維
今時尚不知昔幸汚俗可與惟新伏願申之
伯甫之侯後有興者彭之壽陶之富諒必從
之凡諸動履之間實荷生成之德

又年六十過生日建

○伏以道常與善須明善善之因情所欲安已
遂安之願敬憑羽士騰進墨詞伏念某言
無足稱年方耳順昨有采薪之疾今蒙勿藥
之功况當十月之交恰逢初度實荷維天之
命敢負前盟冀晚節而康莊罄誠心而昭謝
功德可稱量也少儀寅畏之恭祖考既安樂
之不昧追修之敬仰祈輔佑俯賜證明
御五
謝恩詞文預修
伏以禮煩則亂惟至誠可以感神天誘其衷
曰積善必有餘慶仰干穹聽俯露柔情伏念
妾某四德不全多言何益字未明於三豕適

當逾六望七之年聲可謂於一繩誠恐自再
至於三之瀆脫簪待罪欽祗陳詞懺除已往
之愆修作方來之福更冀億曾受度名隸韓
君之司三壽作朋願得曾侯之頌

預修詞 婦孺書錄

伏以性有進善進惡婦之愚可以與知情所
欲壽欲安天之祐吉無不利俯慙長吉仰瀆
威顏伏念妻某慾界牽纏塵凡泪没色聲五
濁豈無獲戾之由髮髮半斑幸遇始生之歲
兢惶罔措懺謝未能敬消二月初吉之辰祇
奉三界盟真之典預修福果冀沐恩麻薦及
主君少篤抱衾之愛光延老景更祈戲綵之
娛

賽醮詞

伏以歲逢初度適當六十之期情難上通未
免再三之瀆禮不可闕時然後言伏念某老
耄無能昏迷未悟適有馬牛之賤疾實切呼
天今如螻蟻之偷生豈勝感地雖善念既形
諸口幸明神為鑒此心俯仰昭謝之私仰瀆
高明之聽功德滿就榮書金錄白簡之名富

壽康寧用錫洪範箕壽之福更祈後代有光
前人

又為賽醮保其祖母

伏以知恩必知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事死
如事生孝子順孫當竭其力特憑清醮僭瀆
真存伏念某四歲而孤三遷有教昔因祖母
得膏肓難療之疾惟我先君深焚溺莫救之
憂雖屢禱于神祇何返罹於禍變不幸短命
死矣則已垂涕道之有願未償莫知所以幸
數年而使我我不之覺平吾心而勿累于其初
逝者如斯早諧韓君好生之業終焉有養願
歌魯侯壽母之詩

又為妻

伏以病則呼天誠有不得已者憂兮為屬亦
求其所以然俯瀝丹忱仰干蒼聽伏念某命
纏中斗事作參商慨門戶之艱難何人口之
坎呵獸不失麗豈無俗往之情膠可續絃未
免從新之好雖有粉黛畫眉之醜胡為弓箭
射臂之妖或者綿蘆之憎愛不同是致藥石
之攻理少效遂許以靈濟真人宣演九真之

懣願得此太乙天尊廣發大慈之心用釋究
愆以度苦厄嗟尔前室早成黍尾之因保我
後人永奉採藥之職

又
伏目天明畏明威於視聽豈無耳目事有非

有是母盟詛要之鬼神豈其然乎可謂愚也

伏念某嗜嗜失節蠢何知寇禦重關聲不可

聞於吠犬婦言長舌誠可謂於牝雞醜所當

還理宜自責或者患生所忽莫謂不平則鳴

福善禍淫甚如影響之速解冤釋結幸存懣

悔之科

又

伏目天不可欺高其目而下其耳人有所忿

發諸心而形諸言豈得已哉求其故也伏念

某為人者以時思之念我先君素得守株之

拙豈期陰賊反罹下石之憂翹于上帝以決

是非果然官司幸然明白自慚褻瀆敢負擔

盟愧惟弊止之卑污敬就清堂而醮謝勉強

之情未償萬一因循而後又恐二三過可自

新有如日月既食之復明將何益庶無春秋

直筆之識

建玄都壇詞

伏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恭迎地官校錄之

辰天之命下民有嚴先盡人事齋明之敬且

陳芳蕭少寓非誠伏念某等血氣均生髮膚

遺體果能犬馬之養敢忘鳥鵲之情逝者如

斯訛作招魂之些過而能解常聞反掌之間

恭按玄科肅延羽士修諸功德作此因緣伏

願三官北鄴明檢鬼管疾除罪簿億曾萬祖

飛昇金闕各有生門普及沉迷俱登快樂

禳災詞

伏以和氣祥乖氣異天難測而靡常福道長

陰道消日可期於來復俯輸卑陋仰瀆高明

伏念某等幸獲安全莫能守助雖衆命有禳

災之請在小人知耻過之非莫我敢蒸徒有

淵水之恐云如何里少消沼沚之恭爰集道

流具嚴法事念民情之易見幸帝怒之可回

伏乞化洽為和罔有祀寒之恐俾壽而富尚

祈降福之多

保福詞

伏以天道不言而善應嘗輸懇禱之誠人心
所欲則必從果獲感通之意銘心知愧仰德
殊深伏念某惟神是依無功可述重獲天恩
之侈荐膺師寵之榮昨托陳道與為龍虎之
行果蒙巨庇今與郭冰翁効殫蚤之報不食
前言雖是民望之所歸敢謂帝力而何有更
莫錫以圭瓚上而待詔於紫微饗以榮盛下
可妥靈於清廟

建普度詞

伏以天尊說教指明濟度之方人子思親首
嚴孝敬之道俯陳丹懇仰瀆蒼穹伏念某托
在塵凡幸逢末劫念我生我鞠允深覆之恩
然若存若亡可恨幽明之隔特憑羽士爰舉
真科今則宿啓於玄壇欲以上通於帝闕少
憐懇切大作證明吉慶難言十方數衆之來
監度生死蒙惠千九百人之共傾心過及冥
塗俱登道岸

又

伏以天聰無私少鑿愚衷之萬一禮煩則亂
深虞重瀆之再三母迺自獲戾乎誠有不容

已者伏念某重蚊虻處性螻蟻偷生各具人心
豈無善念適遇中元節預先八日以修齋願
結衆生緣爰舉九朝之普度仰蒙聖力俯賜
恩光敢輸昭謝之私式見始終之敬更冀五
臟清涼六府調泰老反壯少皆強三界侍衛
五帝司迎魄昇遷魂開度

又

伏以謂天盖高實不離於方寸惟人慎始猶
當戒於亡齋按黃籙以行科迺紫情而啓聖
深伏洪蒙之造大開濟度之方燭陰暗於幽
都下解長夜觀光明於暘谷人各回春

第二朝詞

伏以道本難名即此天之謂道齋可致敬消
次日以修齋傾心罄葵藿之誠降氣感薰萬
之慘願垂濟度普利幽明逝者如斯魂歸天
魄歸地生馬有養福如海壽如山

第三朝詞

伏以事死事生兩盡尊親之孝謹終謹始一
尊謹戒之嚴恩仰荷於九天禮特修於三日
迄倍九朝之道願開八景之明生身長存早

刻石室丹臺之字死魂受煉有憑金錄白簡之功遍及幽明俱蒙薦拔

建朝拜詞

伏以天聽不遠常懷方寸之私人事有終未免再三之瀆驚惶罔措愚昧無知伏念某幸得人身常蒙帝眷洋乎在左洋乎在右知所事死知所事生特賴薰修用成朝拜伏愿東長樂界西那王國俱放光明北泉曲府南昌上宮兩全濟度凡諸情識俱獲超昇

散朝拜詞

伏以天道難名其有聰明自我人倫攸叙必以孝敬為先俯竭哀衷仰干蒼聽伏念某托居中土均其私懷一蠲齋戒之誠兩盡尊親之道念生而有養莫全溫清之儀嗟逝者如斯未免幽明之隔特憑朝拜之功德用作出世之津梁帝聽冒聞紀尔功削尔罪民情可見推其亡因其存爰及幽關俱登道岸

又

伏以上帝臨汝母貳爾心如左右烝民秉彛好是懿德莫不尊親俯瀝丹忱仰干穹聰

伏念某等均為人子常竭心思念逝者有如斯乎而生者未能養也一步一拜共瞻泰岳以投誠三沐三薰仰賴尊師而奏告頓使幽明之境俱蒙濟度之功人道貴華少者強老者壯死冤父煉形以立神以存遍及冥塗俱

登法果

女薦父詞

伏以冥冥夜府深嗟九獄之沉淪嶢嶢昕庭後觀五明之朗落俯攄哀悃仰瀆負清伏念妾父死肉未寒余音猶響維人子盡事親之道何日敢忘幸天尊發救苦之心尋聲降感須仗熏修之力特伸昭謝之私伏願五十三年之浮障多艱悉從蠲拔百千萬氣於太空無象願得生成遍及有情同登大道

又

伏以道也難言千萬億劫莫名其象父兮馬往五十三年過隙之駒靖而思之誰能已者伏念妾父遭逢沒世汨沒浮塵雖衣食粗足以舒眉柰疾病遽嬰於發背天高地迥誰為續魄以招魂月冷霜寒誰不傷心而滅淚憑

效功德作是津梁既荷起昇敢忘昭謝伏願
三官鼓筆疾除罪簿落滅惡根五帝司迎遊
玉京飛昇金闕

又

伏以父恩未報輒憑薦拔之功帝怒可回顧

如五

九

發慈悲之念既蒙垂憫誰敢忘原伏念妾罪
積厥躬禍延所怙雖有私情而莫愬尚祈法
相以受持濯質煉形已拜朱陵之表披肝瀝
膽載陳翠剌之詞觀望逾深兢惶罔措伏願
耳也聲也目也色也想知道解悟之機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獲遂逍遙之樂冀諸幽苦用此
起昇

又

伏以女子有行嘗致歸安之請昊天罔極曷
勝何怙之憂俯瀝愚衷仰干威恩伏念妾父

語言若魯文學稍通換諸人事以無諤胡為
造化之見棄六年居廢四體如囚致令二豎
之憂於膏肓或者三彭之禍生於昏聩疾之
革矣誰知反席之謀哭於斯乎累盡蓋高之
責痛而含恨直以陳情幸延康劫後科教派

傳使閻羅殿下究仇釋縛或憑妙力用薦生
方伏願相好莊嚴自緣宿命拔除衆罪跛病
積逮即得反形遊行太虛遍及幽明俱蒙解
脫

又

伏以上帝不獨盍致小心之敬無父何怙莫
堪季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
潰疽不救死肉未寒或者現於光中謂有戚
戚之容誰能棄之度外能無切切之懇治長
非罪幸公論之難逃曾參殺人柰猜疑之莫
釋懼憂三載含恨九泉若非盡敬以事天孰
謂沉寃之可雪伏乞赦多生之業不得拘留
迫合鬼群釋累世之仇從茲解悟皆資道力

又

伏以父嗟彼怙可堪忍死之憂女嫁比隣不

如五

十

克歸安之願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妾父
蒞事惟勤持家以儉田疇稍闢廣推吾祖之
心門戶多艱畧借諸子之債知恩莫報我心
孔懷尚祈晚福可保頭顱宜謂半生祗如泡
影兩旬卧病癱未潰而膽已亡四七屆期魂

可招而神不昧欲拜未陵而度命須憑羽士
以陳詞幸沐洪床永竭宿業出離泉曲會知
解悟之機既有天堂宜在逍遙之境

又

伏以五内分崩忍割先君之愛百身莫報不

堪少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
婚嫁雖了勤苦如斯擔未弛於息肩疾遽嬰
於發背露晞星殞傷心一夢之遽遽日居月
諸轉眼六旬之舟舟欲歌宋玉招魂之些敢
上緹縈贖罪之書伏願黑簿除名早親承於
金籙白簡未陵拜表宜受度於火沼水池遍
及沉淪俱登快樂

建血盆疏女薦母

伏以羽州八萬四千旬茫茫無岸血盆凡五

十三佛願願度人苟能作是因緣不可思議

十一

功德伏念妾生為女子嘗奉母儀徒懷烏鵲
之情草效崑邱之報四十有九年音容何在
一百六日歲月如流豈不我思須憑佛力喚
醒槐庭之夢頓悟前因好赴蒲鑑之筵用成
後果恭迎三界遍及十方照破十八重獄獄

獄皆開不經百萬億劫劫得度使真身清
淨何須蘭水以濯纓使法眼開明何用金篦
而刮膜自今以始咸與維新即拜生成永無
苦惱闍羅殿下果蒙地藏菩薩之推恩兜率
宮中拱聽摩耶夫人之說法

薦夫及女詞

伏以太上好生何生也不得其壽自古有死
此死也誰憫其魂扣地莫聞呼天致請伏念
妾早知薄命終不適人念女兒乳臭之口無
知而夫子髮結之恩未久胡為一疾之莫救
纒經八日以淪亡未如之何徒有終身之恨
魂兮馬往永為長夜之歸謹當瀝血以投誠
尚冀察情而贖罪想功德至重傳符以金籙
白簡之文諒父子同昇刻字於玉室丹臺之
上冀諸善趣均此恩麻

薦夫與子詞

伏以地迥天長莫訴冤民之苦霜寒月冷誰
知嫠婦之悲未免多言深虞再瀆伏念妾生
於累劫遭此兩喪門楣之喜竟落虛花葦砵
之望空懷破鏡既曰修短之數吾末如之何

未知善惡之由使我至此極雖人鬼相為間
隔幸功德可以超昇少伸愛子之情式表惜
鄉之意音容如在徒為想像於空宇之庭魂
魄何之更異度命於朱陵之府應有幽陰之
異類同歸縹渺之大乘

御五

十三

子薦父詞

伏以臨下有赫昊天上帝不我遺事死如生
孝子順孫願自竭深漸丹濟是謂足恭伏念
某幸處人倫粗承世業飲泉知脉盍伸報本
之誠觸景傷情式表追思之念雖先人之骨
殖安於窀穸皆神物之指示獲此機緣既荷
超昇敢忘昭謝魄不顧返遊神於昏昏嘿嘿
之鄉德難可稱錫我以簡簡穰穰之福仰憑
大道俯及真塗

薦親詞

伏以彼蒼者天如何贖敢竭以忠孩提之童
愛其親誰無此孝自慚再瀆已具初詞伏念
某等遠慮深思常懷事死生之難盡待人
處已初無有孝有德之可稱乃朝岳帝至于
泰山願與衆生同皈大道伏願男女莫不傾

心皆護度咸得長生鬼神聞此隱語以昇遷
不經苦惱

薦父祖詞

伏以天地恩深實拜履載生成之德霜露氣
肅誰無慕蒿悽愴之情俯瀝丹忱拜于蒼聽

御五

十三

伏念某塵凡自累血氣有知眷念乃父祖母
之勤勞聿懷若考叔氏之訓誨生事死葬可
謂之孝盍竭其誠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將何
以報乃於去冬臘月許以黃錄大齋用伸賽
設之儀式表追修之敬伏願黃華蕩形玉眸
煉質真科依按於淨明南宮飛鳥北府遷神
符命竟通於

薦祖詞

伏以人倫攸叙益蠲孝敬之心天道有常實
荷生成之德具嚴法席俯屈真符伏念某等
塵役世間生為人後祖功宗德保我子孫亦
有利哉心正意誠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少致
陳情之請畧伸特醮之儀自慚瀆告之再三
尚覲以私之萬一伏願九幽開度持黃錄之
文八景洞明獲拜紫金之相更祈福垂後裔

惠及見存

真人謝過詞

臣聞人為物之靈知其過必改其過神無跡可議謂之非何為之非惟是依人而行莫免非鬼之誦重念臣九天金闕聖位自開運以來祠尊血食迨開熙而後廟顯勅封雖有依草附木之靈未知登聖登真之妙於是修齋執戒積善建功躋進仙班濫除陰職署事惟謹慙德何如尚慮以藥石救人莫辨烏附木芥之性以文章勸世莫知魯愚女承之訛或龜筮不克以告猶或鴻鴈未能而安集或祈晴而反雨稼禍為夏暑之咨或禱雨而反晴貽咎作風伯之訟或曰善惡之有報何善不能善惡不能惡如郭公墟或謂禍福而動人何福而不福禍而不禍如塞翁馬或有天枉而非命者感巫言而生謗或有貧難而不立者咎鬼淪而無能或時祭微惠之徒莫董其董腥或鄉飲假厨於此有觸其齋戒使魑魅魍魎之讚乘其囊使饕餮構机之罪無所逃誠切憂惶不勝戰慄幸太上登慈悲之指而

大道有懺悔之科恭對聖前首陳自責伏乞鼎新革故肆赦青災贖其狂孽之往愆責其驅驅之來故以鎮靜為政不敢生事而希功以勤苦律身不敢素養而具位濟生度死轉正除邪勉力奉行盡忠以報更冀身入寶珠之內行必滿於三千德非黍稷之馨祀可延於百世臣下情不勝勤拳極切之至

謝加封真人詞

伏以巍巍大道之宗一心歸仰渺渺大羅之上三界齊臨何帝命之眷顧也深亦神物之聰明不爽伏念臣歡聲動地感德自天爵各有差已知一十六字之踰越禮繁則亂深虞千二百分之週多詢謀余同洵羨且好爰舉齋修之敬用伸昭謝之私伏乞受祿宜民人再俾陽功之著示我顯德行重加陰職之榮

又

伏以天常命有德非德無以動天聖不知謂神惟神可入於聖俯輪丹悃仰瀆蒼穹伏念某乘梓連陰粉榆同社念靈濟之號追今四百餘年而溥博之仁于尔萬方百姓惟足民

恩之罔極所以師寵之有加爰集羽流具嚴
菲禮告盟三界豈敢負前日之恩酬謝羅天
庶可表此誠之敬更冀光臨法席福錫庶民

保禾詞

伏以天不言善應曰雨而雨知時人有欲必

從祈福而福畢至俯輸丹懇仰瀆蒼穹伏念
某席庇鴻鈞偷巢燕幕其或不恭自當改過
非外有求止在弭災念既渥優尚祈既足既
沾之澤然將安將樂常懷將恐將懼之憂乞
賜垂憐敢忘報德伏願少者皆強老者壯男

女俱得以生成下無若濕高無乾秬稌可期

克美

又

○

伏以民以食為天深恐天心之致謹夏祈谷
千帝尚期帝怒之可回下率輿情上千穹聽
伏念某等仰事俯育謹然食指之繁東作西
成甚矣歲功之垂滿謂大田多稼之有望吾
意草虫微孽之間生賴薰修何由懺謝况去
害迺能興利然作善必獲降祥釋之叟叟烝
之浮浮式表萊成之薦穫之桎桎積之粟粟

預期黍稷之宜

徐仙翰藻卷之十一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三天門下金闕真人官照得職任天機省副之權一任文昌司祿上宰之職輝騰天上瑞應人間况人為萬物之靈性具五常之體父

神五

六

慈而教喻豈在於斷輪子孝而箴仰蓋嚴於為木伯仲之筮墳迭奏室家之琴瑟允諧友必心交則如蕭朱王貢族稱義重則若邗晉應韓此風教之所係焉於人倫不可教也母強凌弱衆凌寡母踈踰戚卑踰尊使上冠下履名分俱存則斗折衡太平可覩將見聲名文物盛於此是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宣化承流體天道而福善觀風察俗在人事以用功至於黜陟幽明信必賞罰其有城隍典者社令正神或能使水火而弭災或能使雨暘而應節或能使鴻鴈而安集或能使龜筮而告猶有德之可稱有功之有錄合公舉選即與遷除苟冥頑不靈非鬼為誦舊滌汚俗時謂淫風穢跡彰聞知過不改是汝自生毒宜災于厥身當職體察得知當日盡行厘革除已

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王闕授仙簡建羅天大醮榜

三天門下王闕真人當職一任雷霆玄省煞書一任南極注生上相雍和萬化撫料蒼生風風人兩雨人使寒暑陰陽而變理水衣我

神五

十七

食食我使桑麻穀粟以富殷結形則男唱恭女唱奉降神則月為魄日為魂各有司存別分官守幸因緣之滅度體道德而垂光使楊震能以清白而傳家則畢亦必有公侯而復始智可及非愚可及人與之亦天與之至於祈雨祈暘可以潛天潛地司農司稼典絲掌葛既當其人司市司貨考工飾材不式其業其有信從邪道不省本原致使妖魔開生傷害是汝自作孽也雖悔其可追乎或魍魎魍魎之精恣行荼毒或饕餮禱杌之醜崇尚奸回當職斷不隱容依律奉行必使陽有鞭尸之靈陰有磔體之形剪之以風刀鼓之以雷斧人皆由可殺天之所加誅其誰之由非予有咎况當職以輔正除邪為檮以濟生度死為功今有孝子順孫發心皈向先令億曾萬

祖隨願超昇又有五古三塗孤魂滯魄雖是
沉淪日久咸與沾沐天恩除已具申三界真
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伏目九氣在洞玄之中惟神是守十方有無
鞅之衆乘空而來侍衛我軒證明大道香襲
雲烟而鬱勃燈交星月之光輝遙御九天特
嚴三黜小心翼翼以事帝往惟欽哉有神洋
洋可格思述所職也功滿德就皆即受度國
安民豐欣樂太平凡尔有司各恭乃職勅太
上之靈水誦元始之玉文五帝朝真臟腑清
涼泚夷養素羣魔潛形鬼精滅爽凶惡潛寧
專此諭聞想宜知悉故榜

示齋主文 當擇

切謂有生亦有死生死殊途事死如事生

御五

十八

生一致凡為人後豈無人心况此身此體又
非產於桑中而乃父乃母未嘗棄於水上如
或知此可不思乎着綠戲於堂前今之所謂
老萊者何可勝數被禍哭於道左今之所謂
皁魚者豈無其人亦須啜菽飲水以盡為養

之歡何必枯魚銜索而致不切之恨與其權
牛重葬不如春酒一盃或憂風水之不停幸
喜天人之有會如是修齋奉戒可以起死回
骸其有甘分而祖有抱孫之愛豈無知原而
孫無思祖之心伯見稱焉何待採蠟珠之日

叔非癡也奚須騎從馬之時撫育其孤曾念
兄之先世憐哉其嗣嘗憫弟之早亡或合登
之歡或鼓盆之憂或髮鬢之增或齊眉之喜
曰夫曰婦夙世有因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此
人倫之為大者而風教之所係焉雖曰孩提
莫不愛其親所恃上帝有好生之德弘開濟
度兩利存亡茲遇中元續玄都之故事謹同
大衆結普度之因緣使善男善女各發善心
使無遠無近本然無礙功德非常功德思議
不可思議仰辱齋官俯臨法席雖是皈依道

御五

十九

亦有孝順心地非有獄天果有堂相去不離
於咫尺善積如山惡深如海少差易間於高
厘不知我者何求亦須汝自究竟伏念某天
居末學濫宰玄科若非對聖粘闕安敢署名
具位雖無度人之量亦惟遵道而行同壇稍

不叶忠明科自有罰簡無增無愛公非使心
正而意誠庶功滿而德就如是如是知之知
之億曾萬祖名叙仙曹凡五劫乘機之會六
親九族名登壽域八千歲為春與秋特此稟
聞伏惟念悉故諭

諭在會善信榜

茲遇孟秋屆期中元紀節白帝乘時之運地
官校集之辰釋氏以此日供盂蘭盆道家以
此日設玄都離門同戶異理一事殊各以化
民成俗為心各以奉先思孝為念于期時也
不有恩乎天泱泱兮氣清清草蒼蒼兮人寂
寂仰洞庭之月明兮何悲愁而鬱鬱歌亦壁
之風清兮何泣訴而鳴之顧影兮興懷傷心
兮太息身體髮膚吾父母之遺體也何以報
吾父母田廬衣食吾祖宗之積德也何以報
吾祖宗謝太傅叔也戒約之言何日敢忘薛
侍中伯也分張之財為恩不少池塘生草之
句此謝臨川所以夢其弟春秋薦穎之文此
韓昌黎所以憶其兄抑負外之姊有哀刻石
何恨黃太史之妹既死毀壁何寬鼓盆而歌

難割涖園之愛泥舟為楫不棄共姜之盟此
心哉果何心哉彼人也我亦人也曠言及此
云如之何長夜悠悠詐作續魄招魂之些大
羅渺渺幸有迴尸起死之方尔若而人當發
是願修諸善果作此良因况劫數終窮當別

御五

舉一十二萬人以充神仙職今功德滿足願
開度七百有餘名在會男女靈魂升入無為
轉輪不滅其有內懷詭詐外假精純背義忘
恩傷俗敗教不崇三寶不習五常如彼等人
宣無果報或先貧而後富者恥言其舊或先
富而後貧者反怨其先至於乃祖乃宗乃父
乃母乃叔乃伯乃婦乃夫乃姊乃妹故違制
服視如塗人若罔聞知甚至馬牛之風不相
及全無憂戚甘與鹿豕之畜以為群致使羊
吉若教之宗無所托也其視馬醫夏畦之子
得無愧乎惟我開方便門為汝作平等會無
有障礙與善因緣使已生未生不捨慈悲隨
機應化使有主無主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共
赴齋筵俱登法界伏願心開悟解無貪心嗔
心與夫癡心道合自然自鬼道人道歸于仙

道斯言不妄母規泛常故榜

師堂補職榜

伏目小心事帝須知齋戒沐浴之嚴主善為師各畫出入起居之敬洋洋如在赫赫厥靈視不見聽不聞無名可議愿而恭亂而敬顧

如五

廿二

我所行謹按金錄簡章自有玉條品格分職之法有六學尔所知考課之等有三誠可乃已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及私賂惟其能行者同與涉者同舟各恭尔事齊乃位茲告于汝左右此亦自己工夫須是整我形像可以

使人讚嘆惟慎之者則其祚故聞之者以昇

達使一德苟或一劇合舉糾彈之責必三

言而後三拜敬遵禁戒之文受簡還像斷功

續過無賞太輕無罰太重弗慮胡獲弗為胡

成做戒無虞出乎尔反乎尔功德至重始於

斯終於斯預此聞知各宜遵體故榜

又

伏目立教垂科所以耳目斯世設官分職賴有腹心其人雖舉尔之所知必論才於已試兼收並蓄銖銅不可棄寸鉄不可遺任賢去

邪鑿鑿知為銛鉛刀知為銛咨示六人六職須是同德同心毋卸既往之私警毋蹈以前之故步人誰無過必能改過邦有尚刑亦常贖刑做戒無虞始終如是出必告反必面甚如父母之親奏以功試以言自有君臣之分故榜

建黃錄普度齋

伏目冥冥罔測之謂聖之謂神刻刻揚靈如在左如在右既以正直為德合以濟度為功仰体太上之慈悲俯聽本司之關告益嚴修

奉大作證明久瞻孔子之牆輒倣陳蕃之榻鬼言歸也願入修門齋以齊之特為單席想

有欣欣之喜色必無疊疊之偏人招而來之與其進也使接踵而至審容膝之安見如故

識如新乃千載一時之會遠者來近者悅何

如五

廿二

此強彼界之方或講時令之寒暄或叙親戚之情話滿堂笑語連手歌謳何謂鬼我均是人也班荆而食脫粟無嫌間挾私讎當為傳諭若不知其所舍毋乃曠於厥居實有禮則擇之深荷東道聖人之愛魂應遷而度者同

為西那王國之遊

戒監壇榜

伏目三級以象三才登降崩施八方而取八卦排布森嚴星為緯宿為經天有門地有戶絳繩七十二丈月氣候之流行圖纂八十一竿合陽奇之通變顛顛之字大如斗浮枉之制高如室光徹閭闔而閱閭香擊構櫃而芬第雷公駢警蹕風伯執洪順神漠漠而扶傾帝洋洋而在上敢有斐魑猖狂之魑魑魁魁魑之妖輒縱詭隨自起穢臭仰依玄律不與赦原捉影捕聲如一網之盡免窟剪形截首如齊斧之就蜂腰殲厥渠魁勦除餘類毋嚴霜夜肅蕭蘭共盡毋狂風火烈蓬芝俱焚必使沙礫化作南金必使瓦石變為和玉號經的之中非使戮不為虛子然偃僕之神豈擬

蜩自嫌薄術有官守有言責無偏愛無私僻卅三衛道以嚴明壇以現鬼自凶仙自言素聞欲界之飛空天無氛地無塵載舉大梵之隱語修齋行道無邊功德濟生度死作大因緣應有赴會信女善男亦各致恭盡禮或有故意

犯齋觸戒是自作孽莫云母曰掛壁之具文此乃監壇之本職如是如是欽哉欽哉故榜

戒將吏榜

竊聞朝拜功德推原其由始於都統康舍人以此上報父母劬勞之恩由是得道其為孝義可勝言也哉後人因之以立存亡之科考之功德此為第一義况人生各有知識誰無父母誰無叔伯誰無兄弟誰無夫婦誰無子姪誰不以身體髮膚為重生者莫不欲全其天年無有中傷死者莫不欲迴生起死枯骨成人非此功德莫能濟度今之日奉為某為眾滿散日前沿路朝拜啟設黃籙告簡濟度幽明齋醮一永夜於中修崇功德條具不一非汝將吏孰為證明傳符轉檄非汝將吏孰為奔走進表上詞非汝將吏孰為騰達招魂續魄非汝將吏孰為追攝汝等將帥既是駐劄壇前若彼為御則此為左若此為御則彼為右同功一體各恭尔職無伐善無施勞使生者各遂其生同躋仁壽之域死者各得其死同遊快樂之天生死蒙惠莫不舉手加額

皆曰汝等將吏之功也有功之日名書上清
此太上秘語必無妄語其有不吉不迥顛越
不恭不義妄免偷相之徒故意觸犯使穢德
登聞于天汝其上依玄律盡行殄滅無遺育
容尔將吏齊焉勗哉故榜

仰五

廿五

卅

又
本宮啓建中元玄都齋醮合委承行將吏
低聲肅靜依戒奉行所有告文合行出給
者

○伏目道在太空無象妙矣難名將出自已元
辰召之則至明真有禁非法不行靈寶符命
普告九天元始赤書開張萬範布五龍神水
之五氣結而為靈風聚烟召四靈火馬於四
方來者如細雨密霧城隍拱聽吾命魔王侍
衛我軒舉太乙之洪頤象槐槍於標闕怖懼
魘而潛魘魅稍變魘而扶穢狂巫峽之女無
所眺其情腫蚩尤之徒終必化為枯骨凡尔
衆其惟致告無起穢以自連辜一有如此未
或不亡三而思也雖悔何及仰遵玄律攝付
魁罡剪首截形俱作龍烹之的捕聲捉影斷

無漏網之魚聞之者膽喪毛寒見之者股慄
惴伏食言非信衛道以嚴使十玄披散八景
開明庶三界齊臨衆真監度左攻于左右攻
于右汝作護法正直將軍後非敢後先非敢
先汝作監齋平等使者各恭尔事尚一乃心

仰五

廿五

終始惟初功德最重上可以薦元府於七廟
下可以超羣力於三途更冀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與神俱契鬼道常自凶仙道常自
吉使我長存須至指揮毋得違錯故榜

又

○三天門下金闕玉闕真人宮當職欽拜玉封
荐膺師寵羣瞻皆愕孤跡罕驚雖蒞事以惟
勤必論才於已誠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莫能
逃正邪賢否之公獨步難行獨掌難鳴必有
賴文武施張之畧次尔諸階將吏洋洋左右
赫赫聲靈出於有入於無瞻在前忽在後昔
盛名載之青史文章可得而聞今英魄竭其
精忠天地所恃以立聞符即至聽命無諱工
就規矩醫辨參苓先取其長後取其短奴執
耕線婢典爨炊彼効其力此効其勞各懷食

樞之好音宜謂傳餐而無補在列如黃鍾之
應物動必有聲撥煩如游刃之發矧用皆無
滯母為肝膽楚越有賴腹心良平珍滅妖魔
劉城隍而聽令救度羣品體太上之好生敢
有幽魅犯吾禁戒仰依條律明示典刑在外

曰奸虞典有理官之治負固不服周書行司
馬之誅守衛鄉閭鎮安社稷使人人遂欲逸
欲安之願使家家獲既富既庶之饒汝無伐
善施勞我乃論功行賞禮重乘盛之祭母作
神明羞時於香火之前上祝天子壽各恭尔

職母曠厥居故榜

又

伏目玉扎丹砂青芝赤箭兼為醫者之收大
梁小襖脩棟短壚全賴梓人之巧既精所選
各度其材咨示直壇將軍監齋使者同音相

卯五

廿六

和同類相求尔形信直尔聲信清侍衛四靈
折衝萬里使狐狸膽落奮豺狼當道之威使
狡兔技窮壯虎豹在山之勢仁而無敵用之
則行有事指揮遵吾禁約敢有下官故氣百
厭妖魔妄肆猖狂故為觸織是剪是伐如務

鼠之寄旋頭或縱或擒如雞雛之在籠內有
輕有重公是公非母神芝雜以腐茵母祥禽
混以凡羽天條至密露微以聞今則
關泥九數席祗迓皇輿之翼翼恭迎帝駕之
翩翩或前舉洪順後樹虎旗或右秉白苞左

麾黃鉞無越厥命各齊乃心其用力也過多
曰論賞則不靳功德滿就為書南宮宿將之
名壽富康寧必眷東道主人之願故茲告諭
咸使聞知故榜

又 代掌釋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陽德者必有昭名
今九天二真人名登仙品職列九天凡為德
之在人心者可稱量我汝等官將目可得見
耳可得聞言語可得而交接決然無感晰然
無疑固當一乃心均乃力贊成厥功其有好

卯五

廿七

除匪人為鬼為魁不吉不迥顛越不恭以穢
自臭者惟予以尔恭行天罰輕者攝赴魁罡
重者剪形截首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有功之日當為汝奏告天庭獲
預仙寮散職之司宜復為人耳目之旗鼓武

苟或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是
汝之過也真人在天之靈將有辭于汝是所
謂百鍊之剛日膽千牛匣而藏之非我之羞
各宜體悉故榜

示查邊魏趙刁五帥榜

伏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誰無惹蒿懷愴之
念皇天后土神祇上下少致齋莊中正之誠
仗此因緣修諸功德今則道場繁備法事初
陳切慮一等亡靈墮落三塗苦趣無由出离
何以超昇雖有司存豈無言責咨尔纒緜之
士各效鷹犬之勞為吾關詔當即來飛空變
化出無入有普通詣幽陰合屬去處報括在
會所薦亡靈護送前來廣為開諭虎豹之元
不可以久處戴廣淮南小山招隱之詩江魚
之腹不可以淹留爰誦長沙大傳弔魂之賦
旌儒之頌吾誰作使咸陽之枯骨更生戰場
之文吾誰歌使長平之冤魂釋縛十九載旃
毛已盡蘇子卿果得鴈乎一千年華表猶存
丁令威非真鶴也此張翰之所以動尊鱸之
興此陶潛所以傷松菊之情魂兮魂兮反故

居時執時執不可失繼今而後咸與維新仰
荷慈悲俯垂原宥令技金雞門外已占驛馬
星流既無狼子野心梗化之鄙夫取責牛頭
獄吏遵稟之文狀雖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然
衣冠之象使民耻之母得拘留盡行釋放法

卽五

卽八

門方便孰肯度關為狗盜之謀仙路道遙誰
復假道效徂愚之詐世界如彼其大魂魄更
欲何之牛秀才失道之迷薄姬豈得為魅色
丈人中途之醉扶奇輒敢與妖母厄於陳蔡
之圍母因於臧倉之阻敢有小鬼妄行邀當
仰遵玄律捉縛來呈汝往欽哉與其進也有
功之日書名于天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亦不
為陋九幽旋魂七祖出夜普度無窮湏至指
揮毋惹違慢故榜

散血盆會右語

伏以羽州池閣八萬四千旬無邊無際無涯
無岸普光會上五十三佛大聖大願大慈大
悲既弘開濟生渡死之法門可不作過去未
來之因果伏念其等生閻浮世為婦人身自
惟養男育女之時豈無熏天觸地之穢未違

懺雪如履薄冰誠恐庚申之辰妄數其罪始於癸巳之歲思免厥愆或報母恩或修己福或願生淨土或預作津梁幸功德之數周異存亡之兩利况三月三日金人見曲水之祥有同號同名釋迦顯靈山之相開經說法發

御五

廿九

誓度人端請德士四五負啓設道場一永夜業鏡臺前閻羅殿上至心頂禮救苦道師鉢孟庵內王舍寮邊稽首皈依目連菩薩供養十方賢聖吞迎八位慈尊回向法筵聖眾遍周天地水府開通道路召請魂靈指認白雲

卿呪獻甘露食蓮燈照破九九重獄之黑暗蘭湯洗出六六骨節之清涼別置焦面鬼王夜齋普施阿修羅道等衆廣及孤魂滯魄無道五苦三塗凡尔有情俱成正覺授戒而後給牒為憑伏愿薦亡者魂為西域之遊親親觀音於琉璃苑預修者壽比南山之固侍宴王母於瑤池佛日增輝人天快樂

建血盆道場告諭文

伏目招魂續魄况當三月三日四洲初度之辰利人濟物現出千手千眼補陀自在之相

發誓為救苦菩薩化身作焦面鬼王諸佛弟子等欲問前世因復坐吾語汝吞炭漆身愚也詐矣獻璞則足何以行之嚼齒而碎者勇立武功吞舌而死者耻言國事雖名字載諸史冊無能磨滅然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御五

三

汨羅江上水蒼蒼首陽山之風凜凜潮州八千里流落於蠻烟毒霧之鄉海上十九年爵邑於朔雪漠沙之外埋冤莫訴節義為高魯侯之伯托夢於燕昭王槃瓠之種見名於高辛氏令威化鶴良姊為猫雖曰有人心不離畜生道腰金袍紫於我何有草食瓢飲不堪其憂趨廝走養為人之奴涉經獵史為士也肆一貴一賤孰非暮行兩朝行雲往事想巫山之夢膏吾車秣吾馬情魂從盤谷之遊隻履嶺頭翩翩兮何之王棺堂前詡詡兮馬往單葬於虎將喪於蛇若教之鬼無依於陵之子不死彼何人斯劫劫受苦而今死矣色色俱空八萬四千類煙動肖翹三百六十屬羽毛鱗甲曾聞鳩鴿念彼彌陀佛又有蛤蚧托化觀世音雀會彈經鵝能聽法今之夜齋主

其人等祇就靈濟東宮餘慶堂啓設道場一
永夜別置斛食大開法門凡爾有情無情何
分先覺後覺既來趨赴作甚麼生君子無所
爭仁人無宿怨無川黨落黨自為標榜無人
相我相各立藩籬無嗔無癡無好無惡親鬼

大故鬼小無窮鷓蚌之勢互相吞君海北我
海南無謂馬牛之風不相及都來三千大世
界安有七十二等人善哉善哉如是如是野
無餓草佛有慈悲濁濯足清濯纓與其潔也
與其進也寒為水飢為食不亦樂乎不亦悅
乎跳出鬼門關認取天堂路毋為戒律反墮
迷塗信受奉行汝宜諦聽故榜

散朝拜門榜

伏日鬼言歸也既知死未知生齋以齊之弗
患寡患不及爰修單席遍召十方于于焉而

卯五

三一

來洋洋乎如在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
非無想若有情若無情若非有情若非無情
若老若幼各序尊卑若貴若賤母分高下我
發慈悲願汝生清淨心五色綵雲夜瀆聽南
宮羽林之說法八味天厨食須聽西域王母

之講經何待被薜荔兮披離何待繫菊英兮
憔悴歸依道實出離鬼官均蒙濟度之仁永
絕沉淪之苦一洒甘露水既漫既渥既足既
沾同上始青天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普度功德 右語

伏日瞻彼崑山比南山而祝壽朝于岳府拜
紫府而紀名三月三日天朗氣清六報六識
塵除垢淨種善果於靈山會上生金蓮於羽
州池中秉草招魂薦亡靈者獲親摩耶之相
感花垂鬢彼美人兮願從泰國之遊用律

梁永為符券故牒

諭南北廟亡魂榜

伏日明為人幽為鬼惟鬼則靈魄歸地魂歸
天有天可格式憑科典廣設齋筵欲結衆生
緣願假方寸地母曰井谷之水不可以濟群

魚幸喜松柏之山亦足以棲衆鳥必無我外
特與先容秉蘭草以除不祥散花林以揚大
梵燈燭交輝於夜月幡幢鼓舞於晚風我欲
輔之魂兮何莫由斯道也食乎稻衣乎錦豈
無溫飽之心秣吾馬膏吾車以遂倘洋之願

豈忍一夫向隅而泣如是千里不遠而來蛟龍之窟直送舟航虎豹之關大開鎖鑰各安汝止亦何疑乎雖鬪之夢非人世之春秋苟肝膽之失是自家之楚越都是鄰里都是親知何有藩籬何有彼此先行告諭毋得喧

第五

三十二

諱合仰主地明王權作勸善菩薩上皇天下后土實聞孝子順孫之言南火沼北水池自得濯形煉質之妙無分貴賤咸使超昇故榜

諭亡魂榜

伏且生非汝有自今起死以回生道本無為從此歸心而向道秉機悟會宿命因緣功德不可稱量神仙最為快樂東有雲萊之洞青丘之室西有天墉之城玄圃之臺南有青都之山流火之宮北有太玄之府紫虛之館來今往古不計數千餘年此界彼疆相去幾百萬里凡夫不可得而到卑俗不可得而聞十方大聖遊息之鄉三界高真者會之所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衣食自然形容端正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是非無人無我無取無與無愛無憎生其所生未嘗終形其所形未嘗

有世世不絕劫劫長存日月常明風雨常節四時常若五穀常登奇花甘菓各異其名靈芝瑞草莫形其狀五色而文者不少九色之鳳三足曰寶者猶多百歲之龜王狗夜鳴金鷄曉唱雲山渺渺江水泱泱設着這箇乾坤

第五

三十三

又是一般風景杳杳冥冥無涯之際渾渾淪淪未判之天自謂羲皇上人豈料贏到未劫若生於此長於此不樂矣乎悅矣乎汝等亡靈欲問彼間世界我聞妙法可作此處津梁好結衆生緣啟設玄都離道場肅靜漠漠開

通召天醫牒神虎演童子科行混元扎朝方懺悔受戒傳符晉獻十王昭謝三界宣說像文開誦經典燈光照破黑暗界斛食普施無碍齋沐浴華池洗却舊年浮翳開通冥路且辨今日行程切勿回頭穩宜着步地去五丈青一黍米珠懸在空玄之中天開九重由大浮黎土逕上始青之上言斯信矣汝其聽之故榜

又

維持金神按節少皞行權中元為校籍之辰

七日乃慶生之會按荆楚歲時有此遺事使
人物風景觸然興懷庭葉落兮嘆日月之幾
何靈氣肅兮頽形影而自悼性者不能返逝
者何可追擬作宋玉招魂之歌猶恐來兮不
可以托欲效賈誼弔魂之賦吁嗟已矣其不

吾知今欲問生方先入普度會太上有救苦
拔亡之典靈寶有迴生死之科此為出世
之要津可以乘機而悟道方其始也何謂之
生何謂之死及其至也亦無其死亦無其生
今有濟主其發如是念願開方便之門爾若

有靈可躡飯依徑峴山垂涕魂當登此右社
封還魂無不之既降齋庭母拘塵世東有罔
畏之野西有沉默之鄉南有崑崙之庭北有
玄元之府看來只在方寸地直去便是始青
天自去自來無罣無礙集無執數衆身入忝

米於虛空召童子五方手執蓮花而引路故
茲戒諭想爾聞知故榜

敬朝拜諭下界榜

李道官焚簡此為張姬解觥之緣由功曹說
經時乃莫母超昇之徑事形傳記靈播古今

嗟爾六道幽關三塗苦趣冥冥長夜莫瞻日
月之光中劫劫多生安識烟霞之物表今夜
今時來趨法會于左于右各整容儀自有尊
卑初無貴賤越南胡北何分汝人戎人朝四
暮三寧有新鬼舊鬼既然傾蓋以序陳雷之

好不須隨懣以分牛厚之朋我有真言你宜
諦聽採薇為食者何如食天厨之食製荷為
衣者何如衣雲絲之衣雖蘇內翰之才猶切
飢寒豈王狀元之志不在温飽且將一點清
魂水遍作大千甘露門浮黎直遠始青天自

有色界至無色界泰山便是東岳府由小天
門入大天門毋墮迷途同皈大道

又

嗟爾孤魂生兮若浮死兮若休又何必以口
體為累哉母乃魂魄未有所歸故為此想一

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吾觀此詩
之旨是豈肥甘不足於口歟織成雲霧紫綃
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吾味此之旨是豈輕暖
不足於體歟天仙之事吾固不敢議若夫神
道未免依人而行必以樂感而供祭祀必以

幣帛而充莫瘞然則業盛幣帛其為神之所資者乎故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大聖大賢所以形於言著於書蓋為人類設也翳桑之餓愿為介士絺袍之戀樂失主人縷屨辟廬何其廉製荷飡菊何其清蓋衣食於人之所仰不容一朝闕也甚矣乎沙無恨黯然慘淡寄身鋒鏑天地為愁骨為異鄉之士魂為隣國之鬼吊祭不至將如之何衛成公之夢康叔曰相奪予享若教之鬼不其餒而祀命不常將如之何又况螳螂捕蟬韓盧攫狡兔雞啄虫蟻鷹鷂搏鼠雀抵為食忙初無惡念金衣公子烏衣主人文成新錦之機重傳秦臺之粉雖曰無知亦各欲致身於榮貴蜂之螻蛄之營管蚊之嚙喝蟲之咀嚼蟻之戀釜蛾之赴火胎卵濕化莫生貪生無他馬各以性命為重既知性命必有知識何不回心向道今

之夜食我法食衣我法衣聽我法言使三千大千法界之內一切有主無主有想無想有形無形十類孤魂母起貪著念母生疑忌意無作人我相如是如是盡為超度徑往生方南遊罔畏之野北息沉默之鄉西家冥冥之域東貫鴻濛之光上無天下無地逍遙自在三十五豈不樂哉故茲告諭咸使通知故榜

建孟蘭盆會諭下界榜

伏日子生孫孫又生子敢忘世世養育之恩人為鬼鬼復為人未免劫劫輪迴之苦惟此功德最為第一都來世界自有三千今有齋主某等恭遇地官大赦之辰啓建天尊玄都之會既謹終追遠之是念豈舉斯加彼之不能遍召十類孤魂為度一切苦厄雖寒者為衣飢者為食然也若浮死也若休胡為來哉各安汝止母恃強凌弱遽興晉楚之兵母挾怨報讎常蓄具越之恨母舟中敵國母室內操戈母兩虎共鬪勢不供母效昆虫相齧自罹厥害與其尔自尔我何如大家剖破藩籬說着色非色空非空便見彼岸全無風浪惟

孝子乃能錫類而仁人不憚設施始雖及於我曹然恐遺於尔衆黑暗界中翻作一筋斗便得起身歸蕭臺上認取百丈塔穩宜着脚迎遵玄律毋墮迷途

諭下界榜

知五

三七

伏且食可適於口則有膏粱之積習恭之鹿衣以華其身則有麻苴之賤狐貉之貴惟人馬不容闕此於鬼也豈得聞歟嗟尔蠢蠢四生茫茫六道聽之無聲無聲則無口雖有食烏得而食之視之無形無形則無身雖有水何從而衣也胡乃墮沉淪之苦是皆起貪着之心晋公之托聲為牛蓋有聲則有口所仰者食夫生之化形為豕蓋有形則有身莫去者衣夫苟迫於飢寒冥暇治平禮義既來這裏當作麼生母特鈍槌捶利錐夫人各有所短母厭老拳飽毒乎君子亦何所爭母韓盧東郭相困於前母黃雀螳螂互吞于後必如陸抗羊枯使吳晉而釋冤讎必如由余子使胡越而結昆弟何妨傾蓋可與班荆步亦趨亦趨必後長者來者去者去各問生方

我推温飽之仁汝滅凍餒之狀神燈遍照如日天上共觀光明法水普沾如雨空中咸蒙潤澤營諸功德作此津梁携手玉階與其絮與其進刻石金錄孰為後孰為先且作平等玉來赴無遮會合行告諭毋至喧譁故榜

又

伏且漠漠重高冥冥長夜未說千般浩浩且言六道茫茫四空無色未色荒唐三界有情不離幻化橘中戲象豈無變詐之欺蓮內留環難絕恩情之想應諸法界名曰天仙猶有人心而况神道山川古跡壇社靈祠鍾動猿鳴廟素尊於南岳石鑄馬鐵夢果應於黃牛縱號神通猶存血食至於有目有耳者誰甘為之視聽有口有體者孰肯困於飢寒豈不步思必無所欲捧壁歸者壁今安在獻國死者國亦何愚潮陽之馬不前動有八千里路海上之羝不乳筭來一十九年戈未枕而亡其戈楫未擊而失其楫雖魂魄不同朽木然功名總是虛花或不以富貴而關心或不以是非而入耳漱流枕石釣月耕雲丹鼎雖存

而爐烟已成灰燼禪龕雖在而骨像已化塵埃更有九流醫卜之徒百伎優伶之輩以侏儒為戲莫逃孔子之誅以巫覡為妖莫免穆公之慕險竿躍劔以危致命鑽龜打瓦何不自靈機宰行好弄何須於力筆貨泉爭利美何及於舟車雖曰同生那知死異其有臨軍受敵報國捐軀舌可斷而目猶噴肉可嚼而身不屈炎上山之火焰悲豈獨於一蛇汨羅江之水茫茫居不群於衆鳥不知去就此由所之被醢莫別嫌疑此衡之所就烹效顯之聲者其計已窮捕蛇之役者其存無幾財多害已謾誇金名之饒色久傷身徒有蛾眉之恨滄海皆是啞啞何言嗟尔曹不遂生方何無罪而就死地若夫張願待哺可羞承腹之膨臍露體赤身深愧鷓水之藍縷口之削者甚於烏啄項之長者幾作鶴形峽山之女常悟為猿浣村之民奚變成虎或含胎卵而生濕化或披鱗甲而帶羽毛雖無人心亦有向道心是謂鬼道及尔畜生道九尔有名無名之類至於有主無主之魂胡為來哉亦有

以也母卑踰尊踰踰戚母強欺弱衆欺孤必如魚以沫相濡勿效獸之窮則搏南海北海豈曰俗之有殊風秦人越人豈其心之不加戚班荆而言傾蓋如新且作平等玉來赴善度會足衣飽食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澡德浴身與其潔也與其進也舉身道岸携手仙階的不虛文各宜諦聽故榜

孤魂榜

人生之所以靈萬物者知其有天地覆育之功必有霜露悽愴之念造化之所以成庶類者雖曰無日月照臨之私豈無雷霆震怒之威今之日謹有奉道梁某聿懷乃考作室之勞眷念乃祖分甘之愛祖母撫育之恩猶未報叔公獎訓之言不敢忘昨就白水之原用决青鳥之卜營求葬事曲致孝情許以追修冀其利澤不圖至於今日誠恐負是前盟謹消橙黃橘綠之辰畧拒色染盛之敬仰承行官將各整肅威儀先為洒淨靈壇次為招諭下界其無犬梗戾猥狗猖包蔽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鼠牙竊瞰於崇墉

螳臂借窺於隆隧不知去就如彼痴駘衆怒
靡容神靈斯赫仰依玄律攝付魁罡若夫可
閔之孤魂無告之滯魄既來赴會堂作廢生
好結歡喜緣母生人我相昔日之冤連盡行
解釋今朝之情詰畧叙綢繆或曾為故舊之

卿五

甲

交或托在比鄰之契莫與芝蘭而俱化堅同
金石以不渝以此自謀其身吾亦不辜所望
飢者當為之食豈常枯瘦而自知寒者當為
之衣不復裸裎於我側以滄浪之水為汝濯
足以潔徹之泉為汝滌心庶幾悟會以超昇
萬物執迷以顛倒接武玉階之上雲層峨峨
遙瞻金闕之光仙源渺渺與其進也不亦樂
手須至指揮各宜體悉

又

陽形陰憲初無異律本自一般天堂地獄相
去幾何不爭方寸道家者流嘗謂有此君子
之論必曰無之今之日奉道女弟子其痛念
老君其生死有期無柰背疽之不洽幽冥異
路未免心惑於浮言不仗重修向由超度容
示監齋使者直價將軍走狗飛鷹屬我發蹤

而指示妖狐惡鳥使之遠舉而高飛霽月開
明氛稜須息上通三界下達九泉應有幽囚
仰遵赦令取責文狀於牛頭獄卒母生毒害
如狼子野心剉碓湯火之刑出何刑典火床
鐵冊之法有甚法書叩頭無地以稱冤仰口

卿五

甲

顯天而無路合行踈放不得拘留其有滯魄
孤魂四生六道同赴法會共結良因母以卑
踰尊母特強凌弱母爾自爾自我馬能免
我母北自北南自南不相及也欣欣有喜近
者悅遠者依于于而來前者呼後者應駢肩
○ 英語連手歌謳各起慈悲是曰平等清濯纓
濁濯足誰能語世混為泥塗飢為食寒為衣
平生立志豈在温飽既歸大道可問生方出
離鬼門得度我界時我弗可失其可不乘天
人慶會之機魂兮歸去來此去便是道德虛

無之說

又

嗚呼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者
身以無形為主昏昏嘿嘿者冥冥吾固不
得而強名亡靈三十七年春秋未知何歸歟

之興遽止於斯乎載詰其由亦有以也昨因
 女子之疾弗瘳或於妖妄之言狂妄心煩而
 意亂惘惘忽忽如夢如醉如炎風之扇毒如
 蠻霧之塵埋遂巡而反豈期二豎之崇竊發
 於膏肓加以女子之夫喪然慕泣訴愈深沉
 溺是以緩和不治象緣不靈黃墟山外竟不
 知其所歸闔晦開明瞬目之五日日又日月
 又月愈去愈遠不虧道力孰指迷之而由是
 道之歸也霜寒月冷孤鳥悲鳴此時此情汝
 等將變維有豪傑精悍之氣木石其心豈可
 恣然不為孤兒寡婦長太息哉固當發慈悲
 心證明修奉守護呵禁毋縱邪道以生穢濁
 使亡靈獲歸於道功莫大焉若夫天道人道
 神道地獄道鬼道畜生道家寂杳邈與道相
 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又何必起
 貪嗔癡之想為人間世之營營既來這裏當
 作麼生衣而汝衣無復號寒食為汝食無復
 歸飢而今而後當聞解悟東方不可以托南
 方不可以止西方流沙北方飛雪不可以久
 居可不回心向道汝等亡靈同登道岸雖風

手舞雩之樂不能過也知之故榜
 又
 伏呂生死者晝夜之常既往古來今之
 何極鬼神者陰陽之道曩要終原始之
 無窮蓋因善惡一念之殊遂致苦樂兩
 途之異冥心昧理遂影迷真幸逢
 聖世建普度之科啟玄教導揚之典式展
 尊親之敬弘推利濟之仁大德如茲良緣難
 遇汝孤魂等流浪冥蹤棲遲長夜未說
 千般浩浩要知六道茫茫論彼執迷則
 逐物而累物觀其纏繞則以形而負形
 沉淪幽暗之途零落淒涼之境或叫號
 於星月之下或嘯吟於風雨之中既吊
 祭之不聞且埋葬之無所天涯海角望
 親故以何依芳草斜陽悵鄉關其不返
 興言及此良切哀矜賴
 明禳修金錄之齋而
 太上啓丹陵之府開汝等往生之妙法濟汝
 等以出死之良因滌汝慮洗汝心咸聽
 九真之戒煖汝衣飽汝食俱離五苦之

煩永遂道造更無掛礙故榜

徐仙翰藻卷之十二

修靈濟宮疏

竊見本宮修造經行六載邇來東池水更竭矣不作神人臨羨之樂屋上甍瓦闕少萬餘遠近乞靈言苦不少豈無樂施之心

伏以築室三年難塞道傍之議為山九仞不容一簣之虧惟我真人既明且靈凡爾同志謹終如始斯宮是作厥功告成柰東池復有水涸之虞於西銘豈無屋漏之愧滿眼十方都是施主舉頭三尺便有神明母曰醴酒不設於茅明既灌之餘或者木柱可補於藥籠尚虛之數適所用矣迺有請焉數米一二而炊自嫌我輩眼孔輸財百萬之計好發長者心腸既是乞靈何妨喜捨

建神厨疏

伏以石相許立民間祠何帝千年德政陳侯願宰里中社揭作萬古聲名此志不在於割烹是禮欲嚴於祭祀具瞻新廟山川壯觀於一方回視舊厨風雨飄搖乎四壁雖興廢之有數然創立之在人昔也築室道傍今則架

緣至士謀謨神厨事則完成矣美我輪美武
行看規模之弘遠飲於是食於是庶幾廟宇
之森嚴

建餘慶堂疏

伏以五蘊俱空誰識三千大世界一切諸佛

四十四

四十五

都從方寸做工夫積善便是餘慶堂勸人也
著修福地好箇淨土曾見興隆元年建這明
樓少得中統寶鈔随心喜捨我佛證明今世
且結今世因緣一錢自有一錢功德斧彼錐
彼亦須毀瓦畫墁經之營之仰看磨磚成鏡

敬修短疏遍叩高門

修餘慶堂請僧為化主疏

伏以千百億化身刹剎塵塵俱成佛果十方
諸國上在在處處總是道場毋忽所見重所
聞必移於彼就於此有生皆得度故土不可

忘我大師本是鰲峯上人餘慶堂自有虎岩
香火有相無相况遇菩提果之緣勸緣募緣
喜得緊那羅之助曾既掛燈煉臂何妨割肉
捨身完修東壁西牆毋令旁風上雨規模壯
麗輪奐鼎新成始成終好箇無邊福德而今

而後了此一項因緣

修餘慶堂疏

伏以十方抄化南洲頭走到北洲頭幾載修
行東土住移來西土住本是佛種子莫咲老
比丘不辭開口告人難須信堅心做事易長

四十五

四十五

者布金號阿蘭若大家積善堂餘慶堂此為
定先負應道場須作見在未來因果自餘而
後惟新是圖頂鶴膝蘆誓愿弘深棟鳳簷
規模壯麗積土三萬擔所費乎多募緣數千
餘人其功浩大多拋寶鈔打破慳囊不為風
雨所飄搖益見龍天皆讚嘆敬憑短疏遍叩
豪門發菩提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有德福
相無數無億無量無邊自百至尾得完成舉
手加額長瞻仰

修慈濟官疏

伏以渤海儲精現觀音菩薩三十二相桐城
顯跡有慈濟香火二百餘年處處各立道場
總是一般名號這箇堂殿破也墮也興諸土
木難手易手仰千檀越證明不違衲子誓願
須有片瓦隻椽之助幸無此彌彼界之殊好

結萬人緣逢千里合大家喜捨即日完成鳳
翥翬飛管取規模壯騰鸞鳴犬吠廣將經教
流傳是名青布之變羅復觀白雉之祥瑞以
此供養為累津梁福德不可稱量果報亦難
思議布金滿地曾聞須達多成佛之因焚香
告天願做華封人祝聖之謂敬憑短疏遍叩
高門

文興庵抽拈兼賽詩疏

伏目文興庵擬欲架椽興廢之數已定草堂
會難成畫餅行止非人不能比辱光臨未遑
款待皇天后土此心可鑒良辰美景自古難
并好將舊店重開要與大家一笑諒惟四遠
總皆主故莫道再來不直文錢今之是前之
非事既往則不咎彼無惡此無數願相見以
如新更不食言尚所進步

修鰲峯旗龍廟疏

四十六

伏目旗龍山得真龍穴路轉峯回釣鰲首頂
占鰲頭地靈人傑雖曰樹林陰翳自有古廟
森嚴血食尸此一方香火傳於千載荒蕪之
日久矣興廢之數定焉惟新是圖惕卜之吉

翬飛鳳彩不求過侈之功鸞鳴犬吠伏觀太
平之象神人俱喜里社相安謀則僉同力湏
與共念欲片椽之重建初非一木之可支九
皆桑梓之陰豈無矣楠之助上戶中戶下戶
各辦肯心大書特書盛書何妨真筆多把至
元顯駕佇看天福康寧

修護境橋疏

伏目橋僅三百年基址壞數極難逃歲在十
一月徒枉成民未病涉發肯心湏憑長者立
大願實賴比丘輸餘粟捨餘財用之恒足積
善根崇善果理也可圖不曰成功乘時微利
往來客旅永無險阻之餘裔及子孫廣有綿
延之慶

修橋立抽拈疏

四十七

伏目補西壁修東牆工夫浩大先小人後君
子財義分明看來空口難言也着將本求利
巧婦無麵莫作饑餓行家相你曾契鵝梨况
遇太平年何靳通行鈔三十籌不傷懷袖買
闌隨即對闌第一名直箇風流賽采都道喝
采信手拈來有些巴庇六親觀視不敢糊塗

眼前事沒澆沒欺世上錢常使常有千字文
打千字號彼此合同萬人中結萬人緣功德
完滿偶撰鄉談話起動子弟心

修路疏

伏以驛路往來此萬里通衢之便塔橋咫尺
迺二鄉要害之衝近因洪水漲流是致坦途
幾險發心都要好獨步恐難行捨今不圖桑
田還復為海其積也漸拳石可以為山况遇
太平年何靳通行鈔賴有築堤之手應無假
道之虞結衆因緣修此大家方寸地進身穩
當這是朝京第一程

修溪埤疏

伏以水有隄防何汎濫之為害田無旱潦瀆
豐稔之可期陵谷更遷歷年既久陰陽愆伏
遺患茲多茲欲仍築新堤務使復由故道萬
牛充石方可遮攔積蓄案牘則能捍禦雖曰
順勢而運智必也輸財而致勤毋分主佃高
低共計子孫長久敢請揮毫落紙便見舉措
如雲決諸東者則流諸西行於上者必效於
下引涇注渭莫辭乎勞瀚濟排淮亦必有道

成功可必千斯倉萬斯箱得福頗多一日富
二曰壽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伏以天啓大明永紀萬年洪武人惟積善成
膺五福平安矧今闕闕鄉閭履此昇平世道
同成善果各發肯心濟濟衣冠各請大揮椽
筆穰穰福德必祈誕錫士民值茲三月懺穰
永集四時吉慶曰耆曰艾俾熾俾昌

題析穰醮疏

伏以垂氣異祥氣和是必消災而弥難天道
遠人道迹故有要惠以乞靈蓋舉念便有神
明然作事豈或無責名香異香初非土產之
土宜蠟燭華燈未免借光於鄰壁友助盞舉
鄉井之義安樂願聞治世之音是故君子思
患而預防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祈穰在我
陰隲自天伏願鷄鳴狗吠之聲達乎四境鴻
範龜壽之福錫厥庶民豈不綽乎有餘裕哉
苟或善之有弗為也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伏以一佛出世實為萬代所宗三界具靈俱

赴五通之會萬神歡洽四海瞻依恭惟佛位
行煉三祇因修十世維時四月八開冀美之
祥錫慶九天再觀曇花之瑞分手指天指地
發誓度聖度凡伏念某等感德何多知恩有
自或為編戶或借水居六情六欲之未除一

物五

甲九

年一度而報謝中修淨供上請世尊大作證
明同乘悟會伏願如來現相不垢不淨不滅
不生諸福及人俾壽俾昌俾艾俾熾

題血盆會疏

伏以婦人以五漏體若養男育女未免艱辛
母氏有十重恩雖粉身碎骨亦難酬報或見
存者尚虧奉養或已往者未獲追修豈不有
所思乎盍亦反其本矣既為人子須識天倫
幸真人之重聰明體太上而方便爰建血盆
大會依安懺悔玄科兩利存忘廣為濟度救
苦天尊即是慈悲施主謾言僧道元不相關
釋迦如來既曰老子後身其為功德不可思
議蓋在彼無惡在此無戮然弗慮胡獲弗慮
胡成可不如此作是津梁庶此得之以為證
印俾人人皈依使會會周完浮黎土現出森

米珠相去不離五丈地羽州池變作蓮花座
從來只在方寸間欲表誠請書事意

題為真人受封建羅天醮疏

伏以玉封一札荐膺師寵之榮銀印兩臺喜
拜國恩之侈自古未嘗有此于今不圖見之
雖是心堅石穿未免身輕脚重自覺再來半
錢不直聞道好事重疊何妨祇願如開元鑄
鐘休新許中統文鈔常使常有成始成終我
也勉彊進步上竿頭汝也不須打鐵做門限
来来往往二千里路這因緣非偶因緣上上
下下七八年間此福德勝前福德若有善念
便發喜心

題為真人授仙簡疏

伏觀靈濟真人抵受天師省牒恩光寵厚
微號闡揚香信雖曰浩繁禮數不容欠闕
敬憑短疏遍叩高門願成此項機緣便是
無邊福德

伏以廟食已四百年鰲峯顯相天封九十六
宇鳳篆成章黃童白叟所嘆呀大夫君子之
瞻仰欣欣有喜千千而來輒伸致請之忱曾

謂乞靈之驗半面總皆相識開口自覺難言
這箇緣豈無歷費龍虎福地此去何啻二十
程腦腐名香想也不是一檢土欲求天外事
須用世間財已發心未發心各把真心看待
將展手便展手笑他縮手趨趨非敢外額需
求亦是前頭放過伏願題名登佛塔便教一
層一層高一層視聖效神嵩連呼萬歲萬歲
又萬歲下修人事上報國恩深慚俚語不文
勿以他辭為拒

又

伏目作事於其初人皆為之踉蹌臨財毋苟
免口將言而躡蹙剌茲簡據之榮煌欽若神
明於左右誰無歡喜意各有捨施心謂前後
所入非不多亦悖而出若抄化之說弗可再
夫誰與謀胡為而來哉迫斯可見矣昔未句
者母負前約今再題者不必後言好事完成
諸福必至家道士所結交於韓愈取善於人
孟嘗君不見責於馮驩必無負債
題為真人奉錄建醮疏
伏目捍災禦患神之責不爽者正直聰明乞

靈要福人人常所欲者壽富安逸造物雖無
聲跡道法自有機緣恭為靈濟真人祇授大
洞寶錄上以告天祝聖下以護國安民須憑
消魔護正之科用作得道登真之徑盛德茂
以加矣黎民亦有利哉龍媒騶裊不失其馳
聊拆長蘆十萬之費烏捷黃犢各安爾業俾
膺洪範九五之麻各請傾心共成好事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恭觀靈濟真人既登仙品合具仙粧昔之
袍笏國之寵也今之靴笠時之宜也二者
俱不容出姑存之俱不容舊也別就內殿
塑玄聖像唯道為身矯碧雲冠飛光羽扇
混合真模非人力莫能就緒應有檀越能
發布施心愛而助之為福德不可思議
伏以元明中現出真身共觀紫金色相倏忽
際寂無遺響何消泥土形骸惟是粧神似神
也着應格昔焉仕於晉衣籠涼之服今也祠
於會冠章甫之冠雖效時粧難逃外議既蒙
天寵体式合用九章須假人為價直豈無一
貫應有檀越施主各資金寶質心共謀而成

之為美亦多矣則恭敬在此豈咲貌為執恭
祝當今皇帝與天齊壽願同萬國而拜冕旒
率土稱藩將見百蠻而衣冠帶

題青口塑神像疏

伏以兩闕森嚴舊占鰲峰六地四方瞻仰新

卯五

五十二

來青口一墩謾言祠宇卑污自有神通廣大
真身不壞特憑泥土合成空口難言可着鈔
兩備辨想你四行人物莫比一樣工夫既已
出頭便當展手伏侍香火都是弟子休說大
家細家恰着稻米上熟時年管取七富八富
這箇俚語粗魯祇要好事完成

題衣服疏

伏目神為民之主豈不爾思衣乃身之章必
稱其服况靈濟廟稱正直神結鞶未甚好子
夏之羞縫掖深有愧仲尼之聖歲月已久何
妨靴笠更新事勢使然毋謂冠履倒置軍旅
未遑組豆貂蟬出自兜鍪隨時施宜誰曰不
可我有子弟可相與語大作檀越發歡喜心
百費未易支吾一錢也是布施穿針用線件
件都着工夫聚毛成裘人人同出氣力五彩

既彰於五色多福爰及於多才

又

伏目朱履星冠啓拜漢神天師之寵章甫縫
掖初非越人地土所宜欲効胡粧恐為褻服
自愧緼袍之衣故擬作錦被以都遮何必待

卯五

五十三

寒而索裘任你逢場而作戲雖百孔千穿未
能補綻然千針萬線也用工夫你道再來不
直一文這番一運豈為多費既非鬼輸天雨
且得神喜人歡况遇樂歲豐年何必傾以茵
倒以廩豈謂隨波逐浪也須彈其冠整其衣
福不厭脩言無後議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伏目五代侯王之曹以直為神千年父母吾
鄉無端被冠綠貧民不顧非義使盛德乃至
失容剥座位之衣裳竊香火之器具敢欺暗
室不戒禍於覆車雖云暮夜無知未免一朝
之患九我祠事無着神羞共協都遮之謀莫
惜解為之費庶幾眾望如都舊章下笔如雲
成功不日有威可畏有儀可像瞻仰不忘積
善有慶積惡有殃報應不爽

徐仙翰藻卷之十三

御六

請東村公書

維神顯相以文自鳴不能為相靈鼓瑟之詩
安敢效塚中談易之事滿屋有愧坐井無聞
自惟一得之愚未免三書之上茲見評於月

御六

且母罪我以春秋靈濟微號四百餘年相傳
已久通真先生九十四化孰敢與知名利雖
曰殊文章自合公論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故河乃出圖洛乃出書知神所為因幾而作
聖人本不語怪君子質諸無疑視之不見聽

之弗聞無聲與臭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則變
則通聰明正直依乎人吉凶悔吝指其掌古
人風靡惟為緝穆和遜之民世俗日趨安有
禮義廉耻之士此亦憂道者也吾豈徒文乎
哉既當理何必求人蓋空言不如行道若非
鬼而祭之則為誦所謂成其意者毋自欺恭
惟執事閣下顯幽闇微探頤索隱若岩之瞻
壁立千仞浩浩其氣筆掃千軍久欽滕王閣
之才輒易羅池碑之請恐伯皆猶有慙色幸
子瞻不敢固辭仰恃大人長者之用心辱惠

幼婦外孫之雅句業祠改觀頌石寵榮作萬
世之表儀登四方之冠冕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畧寓此情大而謂聖聖而謂神必報其德
尚祈斤削切勿墻廐不宣

代鄉人請東村公啟

古廟九四百年之塵埃久矣新碑一千八十
字氣象渾然雖文章可得而聞然山斗徒塵
所向不遠千里尚堪一行豈意參商數經歲
月弗圖今日反食前言昨有籠鵝非謝右軍
之筆今無燔肉莫來夫子之車未暗樂言徒

深芒背靖想高明之德不忘貧賤之交北辱
好辭不比嫌青配白自慚俗語無乃以紫亂
朱借問濁 河銘恩衷臆恭惟先生精窮造
化學貴人天橫鷺汪洋如唐退之弘深雄雅
過漢司馬知名已久獲賞尤多石磯老人初

御六

二

非素債山中木客只會吟詩既遺尺素之動
不能無絳袍之戀惠而如我誰敢忘原伏念
其晚學無知童心殘智侶涉虛無漂渺之說
初無光明俊偉之才仰荷吹枯已嘗席庇敬
修雁字畧陳私意之再三敢屈駟車少慰此

心之萬一

謝東村公書

或問曰靈濟王記自記矣王既自記而猶
汲汲有求於人者奚心哉天地間物之靈
靈者莫如龍呼吸變化神妙莫測其所以
依憑而能使為之靈者雲也龍不得雲則
不能神其靈矣今求於公者此意也敬以

書謝

入闕張祿即已死之應度富室陶朱乃隱身
之范蠡雖曰姓名不一本來面目自然畢變
契不知所讀何書堯舜禹湯自古相傳此道
造次顛沛必於是危微精一執厥中蓋以垂
世立教為心必盡尊親事上之禮數千百年
莫測其妙九十四化可得而聞無影無聲未
敢對鬼神之間以義為利初非循盜跖之徒

脚六

三

自惟碌碌之才輒有戀戀之意雖三清則不
告而片辭可以知胡為來我亦有以也一女
貞兼女蕩則蕩咲而貞羞九人髮一人冠則
冠愧而髮勝雖曰世道然矣有人心者乎不
明大學之生財重辱春秋之直筆當今之世

捨公其誰雖夫非人而人非天必行願言而
言願行恭惟東村先生德參隱顯道貫幽明
紙上雲煙有得柳骨頰肌之製曾中溟渤無
非周情孔思之文迺覺今之是非昨之非未有
甲曰可乙曰否一言而決衆論所推何項形
迹之求是亦陰騰之事北山公有子生孫孫

謝東村公跋

辱惠佳作以為叢祠之光讀之三復頓覺神
悟真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若竊比於潼
川先生則非予之所敢道銘之座右使來者
陟斯堂觀斯文想其人如觀虎皮知其肅於
山林而百獸也

謝東村公啟

言念袖詩而來曾與少儀半面作記所托再
瞻五劫不允雖欲擁篲以迎門未獲執鞭而
然乘高山仰止我心孔懷欲識荊州適所願
兮不遇魯侯是亦天也恭惟府判先生即鄉
閭下年高德邵陰相神扶經明行修皆周公
子之業財裕國富陋晏嬰管仲之功學術有
以過人冠冕特其余事自得東村之樂何妨

別野之遊敢再拜于下風幸見知於今日祠
堂有誌典雅何啻千言人口是使流頌不知
幾載皆出膏中全馬初非紙上雕蟲自慙踈
魯之才莫識吹揚之力靈明感格里社輝煌
君子恕以待人禮物將其微意鴻毛千里謾

知六

四

陳雙鯉之勤義字千金輒有白鵝之謝深慙
草畧幸賜斥畱敬敕墨卿仰千叢史謹啓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韓子華見稱於持國此為縉紳當制之榮謝
靈運不夢於惠連安得池塘佳句之妙有是
兄必有是弟敬其人復敬其神重辱高材肯
為速下久懷謙德不敢忘恩皆曰伯氏之權
衡賞出門下之操縱三年而投十幣自憐餽
食之疎一言而重千金敢借齒牙之譽伏念
其苟安閭里退隱山林雖貧自謂不改顏瓢

所至未嘗妄投稱刺又沐江河之餘潤實因
瓜葛之連枝捨是無求莫知所措恭惟某人
知名望族間世奇材曾中之志氣慷慨筆下
之文章浩蕩深愧圭門華實尊容駟馬高車
敬修尺素之恭未免金錢之愧來因多施素

聞贊軍校尉之名廟宇一新全得成郁太守
之力適符願望聊罄數陳

謝張總管啓

知六

五

伏以抗論朝廷之上錄進千秋運籌帷幄之
中侯封萬戶典刑如在世代其昌通刺敢為
庭謁之先下開無耻塗歌之聽恭惟總管相
公氣充剛大性尚慈仁治民以父母之心斷
事有神明之見究消業棘種滿甘棠德政廉
平獨冠南閩之七郡丰姿高越共瞻北斗之
一人學海淵源儒林華藻運筆頭之造化走
紙上之風雲久聞臺中二妙之才喜過天下
同文之會法精崔杜至今稱之論及歐虞無
所短者百里之城門壯麗千年之華表昇新
猗歟休哉美又善矣伏念某互鄉童子白屋
鄙生願觀風月之清光曾席江河之餘潤今
茲積善里舊有祈雨官累獲感通號曰靈濟
字樣如斗大書又喜特書人口是碑感德猶
當頌德永為盛事誰敢原竿干楨之虛文何
足為禮天相神扶而多福式慰禱忱草草懷
慙拳拳具謝

上程廉訪求書牘類啓

披車八郡喜增福地之光肅政一臺均席使
天之庇銘心知感沒齒敢忘恭惟肅政廉訪
大使相公間世宏才濟時頌德性淳事謹又
稱成都循吏之家聲心正意誠親受伊川先

生之道學朱紫曾誇閱清白以遺子孫典
刑尚閔洛之風禮義作旣闕之倡書法獨高
萬古筆陣掃退千軍盧洛王揚何足道哉旣
虞楮薛未可及也真是比方之皎皎敬摺衷
曲之拳拳伏念隴畝編民艸萊下士見福而

小身惹且愚仰干斧鉞之誅輒伸榜額之請
今茲積善里古有靈濟宮此士民所共瞻依
曾雨暘之獲感應榮求三字重惜千金早賜
發揮不勝欣扑相公門大敢復上光範之書
小子井窺有再瀆童蒙之筮幸為領畧莫究
剗裁不宣
御六

代鄉人請陳道與奉靈濟宮啓

靈濟宮好一道場千年香火青布市許多人
物累代衣冠與我同心為之潤色徽號上尊
於兩關盛名遠播於四方傳後化今王楊盧

駱之文不能過也登真證聖征僑倭佺之學
可得聞歟以代天行化立心以濟物利人為
誓慈悲化現功德難量春祀之儀尚存其禮
朝夕焚修之責或闕其人用是因循未能採
訪誰與獨處謀及大同主善為師如先生粹
心戒行之士有衆請命非吾輩人情面分之
私倘辱法駕以肯臨愈見宮門之壯觀

又

點鐵成金深賴陶鑄之力拋磚引玉重承駢
儷之交昨具疏頭載嚴簡目謹洎殺且敬掃
茅蘆拱俟法駕以垂光當備香花而引袖千
年華表歸提獨鶴之仙萬載道場雄古六爨
之地四方瞻仰衆力維持經之營之伊誰之
力始是終是雖我之心鄉人之心尚慮鬱鬱
非可久居未免拳拳而為致請人情周至都
道梅花水直千金好事完成勝過揚州腰纏
十萬
御六

請高功唐宗萬建會

評惟月旦辱聲譽之遠揚度會天人忽姓名
之招出敬裁柔訥往候光驅恭惟某先生

學廣淵源道高丘岳達冲玄之至妙體虛靜以無為心存齋法以嚴明力為教門而扶植始吾於人而信其行當今之世捨公其誰茲為靈濟宮衆建普度會七月望日特光十日之期三日致齋爰舉九朝之典外為演教內

誦度人攀屈尊嚴圭盟科事倘幽魂之開度實斯會之有光仰賴師明俯慙冒瀆伏念某僻居也陋後進何知雖道不可得而聞惟賢者樂與為善幸獲下車而就席即當掃榻以迎門一簞可航六十里永為遠涉辨香致敬百千人所共飯依既與同衆必無我棄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啓

久仰高風固非一日比叅玄論借叩丹房荷辱謙恭肯為盼睐奉別而後弗替此懷茲為靈濟宮建醮適通簡清舉屈軍軒若論典誥之文為衆所舉當今道德之士捨公其誰倘以齋法作自己工夫使我神靈得合仙骨像皆庇之及為感何如棟梁之材樞闈居禩非所宜也川海之量漕渠汚澤莫不歸焉肯辱臨壇即當擁篲

贈越山奉祠啓

其應機利物未開方便之門撥草叅玄願覩真空之奧辱知也久投刺無由道西峽之阻長雲北山而企仰修承傳命敢不效綿弟神明不可度思在小子自當應對若非重珪禪

御六

師之戒律異以辰雁居士之神通大悲之闕記已成輒敢露出東坡面目曹溪之道場不小何妨拈起六祖話頭重林和尚胡為乎來我石徑老子必無我棄也誠恐金根之錯易尚求玉斧以修成倘蒙把作頂衫也是移來

公案錄茲遺藁只依篋上葫蘆倚以輕謙聊當湖州紫笋大開法眼小顧私情不宣

賀鹿山授宣啓

伏以廣順祖師曾赴玉禮朝堂之石咸通禪寺侈膺金書勅額之榮克光于前必復其始恭惟白鹿禪師物霑法雨香滿慈岩是名上人有福德相仰洪宸恩之侈欽承宣命之除高峯攀萬歲之云天聲呼萬歲大刹壯三山之福地均重山三山喝散野外之妖狐喜遇堂前雙鹿叢林正肅隣里輝煌伏念某安分

無能交結已久敢以縹緲虛無之說敬恭神
通妙用之禪雖塔上題名文章見諸行事然
牢頭進步力量可以過人緣法夫豈偶然道
場自然與夫載伸慶賀不捨慈悲既蒙駕象
之寵臨願顯青鳧之聖瑞千年祠宇必須得

佛六

九

佛證明一辨心香應當合掌供養編摩字短
飯依意長聊奉偈曰雨巖巖頂坐妙用大神
通喜拜

君恩重名高萬歲峰

荅周勝公問事啓

序曰周勝公乃吾鄉之白眉者俗語
曰文人多薄命信乎駢四驪六欲有
所求非吾三折肱所能畧以數目為
報

切以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三望特嚴於祀

典陰陽風雨明晦失其節六淫已戒於醫書

愧無岳祇之靈反貽河崇之誚有口莫辨獲

戾奚云可以察其是卒無乃惑於禍福龜弗

我厭特憑初筮之占鴈不能鳴敢作曰平之

篆黃熊托夢夢生於想紅蛇化影影亦可疑

是皆精神念慮之勞致使手足胼胝之患疾
久罹於霜露無妄之灾月既宿於斗牛伊誰
之咎天其或者命也柰何人有常言子不語
怪乃辱毛錐子之通刺深暫木居士之少文
四十九年非畧知遷伯玉之悔萬二千脉息

不聞王叔和之名欲起九死於一生之餘未
明七表與八裏之學雖百藥皆試以幸其或
中然一夫不獲則曰子之辜何須覆而翻雲
自有參天兩地越尚乎譏楚尚乎鬼豈不變
其俗耶衛胃之輒齊胃之蒸將焉用彼相矣

既不貳過尚堪一行常服摩挲負熟讀和劑
訣

又

四六駢律自是傑作再三瀆筮畧見
真情勿藥有期非笔可既子之禱也

卿六

久矣子亦何所言哉既辱之勤不容

以拒

伏目折臂之言雖驗何傷羊叔子之仁失輒
之親不傷何孤委師德之譽哭書再上辱命
多慙是雖有君子戚戚之窮奚必為小人磔

壁之狀不候不還天也伯察其如命何蓋風
名必遭乎坎壞之變然幽鬼常作於沉痾之
後鶴之銀也何罪驚之鐵也何時破龜尚堪
一行榻熟敵能再接正恐洗脚失財之誚反
貽引手下石之譏既承口告以丁寧緬想足

音而喜躍以德報怨既無厭於老拳勉力學
行幸不忘於故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雖孔
孟以為難言溺已之溺饑已之饑此禹稷之
所自誓善救物則無棄物可與言亦不失言
欲求六尺之藤須得三年之艾孺毫作報尚
懷脫脫之虞倒屣以迎少俟下車之間揚鞭
致謝躡履何疑

幼婚啓白水梁聘祐入黃

言念兩家生子巧如同隊之魚二世聯姻卜

協和鳴之鳳朱陳有舊齊鄭維新愛久托於

御六

十一

青山盟用伸於白水因緣果在欣幸猶多况
令孫女德遜遺風將喜下琴而得趣而孫男
詩書卷志未能授筆以成文雖是因親何妨
及幼可以為黃之倩皆曰真梁之妻時然後
言好奉蘋蘩而畫職禮其尚質敬脩榛栗以

告處不映彛儀具陳右幅謹奉啓以聞伏惟
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梁文

伏以三山環會爭傳福地太平一脉源流聞
道義門陰騰今任甘堂之責理成作室之功

筮從龜從既叶卦中之吉人好鳥好果呈屋
上之祥恭惟其人繼業箕裘聞聲絃頌手中
圭出文章刀筆曾中自有間架規模事出一
家喜見華樓之侈蔭依百里具稱花縣之榮
一日鼎新萬年壯嚴自慚小匠未有高謀因
其所目經之營之豈敢是謂鋸彼斧彼黃金
市上競誇范蠡之財絲衣堂前願效老萊之
戲聊伸燕雀之賀慶試上蟬竦之高梁

詩曰

如君筆量棟中材 也着工夫為刺裁

大厦萬間多巨庇 庭間又喜重三槐

徐仙翰藻卷之十四

梁登聯

梁聯

本宮 聖主萬年道永綏於華夏 明神一德福誕錫於邦家 鳩詐天長永紀萬年泰

運 鰲峰地壯保于四境昇平 革故鼎新

復恢大壯之規 否極泰來感遂同人之志

定光堂 佛法慈悲遍三千世界 神靈

溥博保萬古之廟堂 祈雨王廟 聖天子

天長地久聖壽無疆 祈雨王兩順風調神

靈有感

慶賀登聯

皇帝萬年億載海嶽效靈 天下八達四通

車書同道 聖壽萬安南極一星呈瑞 神

光三現東封八字增輝 惟皇建極天地節

四時成 大德曰生人民育五穀熟 聖人

有大德曰壽曰富曰多男 天下為一家于

疆于理于四海 皇都壯麗龍盤虎據勢重

萬鈞 天下太平狗吠鷄鳴聲四海 國朝

混一自北而南天寬地濶 世道太平復今

如古俗羨風淳 昌曆文明太平之期當今

日 嘉禾豐稔東作之民喜有年 金闕壽

旦 金闕化身八十二相同名同號 玉卮

獻壽萬六千歲為春為秋 蓬萊總是神仙

客名在丹臺 南極現出老人星光聯東井

玉闕壽旦 七月中元大慶旦壽獻金卮

五風十雨太平時祥呈玉燭 天生上相

讓萊公先一日之期 雷動歡聲效莊子八

千秋之祝 祥雲五色呈嘉瑞 歲樂三登

賀太平 玉闕雲開天咫尺 銀河水浸月

清光 天封丹鳳篆 地壯鰲鰲峰 親睦

堂 籩豆俱存周典禮 衣冠復見漢威儀

高節全名同皦日 滿堂和氣一團春

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人心 聲名垂日月

道義重丘山 靈椿長不老 丹桂喜傳

芳 注生堂 仙妃共赴瑤池宴 男子湏

知玉版書 玄圃千年桃獻瑞 燕山萬古

桂傳芳 棠梓聯陰同里社 芝蘭毓秀滿

階庭 箕裘傳世業 孤矢壯男兒

慶元宵登聯

天開鳳曆國家社稷萬千年 地擁鰲峰燈
火樓臺三五夜 元夕燈輝往來車馬三千
客 鰲山綵結富貴東南第一峯 蓮燈萬
斛樓臺夜月影交輝 斗米三錢里社春風
人快活 蓬萊三島神仙所居樓臺常貴

東壁二星圖書之府河漢文章 清廟顯相
四百年祀典森嚴 正月始和三五夜元宵
宴樂 日暖旌旗金姓字 雲開閭闔玉毫
光 廟祭千年存舊典 宣封八字侈金書

登 聯

真君受錄 皇帝壽祝萬年乾坤同久 天
師道尊百世日月常明 聖主開太平壽比
南山福如東海 仙道常自吉名在丹臺身
居赤城 瑤宮兩闕去天尺許平步雲梯
金書一札自日邊來辟瞻星斗 齋戒沐浴

事上帝無二尔心 聰明正直之謂神克享
其德 紫泥宣詔侈新封神靈光顯 青布
成羅符舊識人物奢華 普度醮 當今皇
帝享國萬年勢安磐石 元始天尊說經十
遍光現寶珠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致齋一

日 大羅渺渺三界之上普度衆生 神京
萬八千里四國來朝 泰山七十二司衆生
受度 黃雲一朵凝靈府 甘露三千普濟
門 聖主與天齊壽萬代乾坤 老子以道
為宗四方日月

孤 魂 所 燈 聯

東妙嚴宮化現十方光呈瑞相 西那王國
編羅大梵願度衆生 齋戒沐浴可事上帝
母二乃心 亡靈超度徑往南宮得然妙道
玉京山上去天尺五直透玄都 恒河沙

界遍地大千同乘妙道 大羅渺渺三界之
上九氣氤氳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萬神朝
禮 寶珠一黍米十方世界共觀光明 玉
度幾函經億祖萬曾普皆受度 東華淨境
西那王國奉戒修齋 南昌上官北都寒池

濟生度死 一洒冷冷甘露水 九玄疊疊
上清衢 八色九章聞妙道 億曾萬祖上
朱宮 三塗解脫超三界 八色光明照八
方 聞經聽法共起慈悲 推食解衣一均
温飽 血盆會 目連報母恩孝達乾坤神

通第一 地祇作教主法遍河沙世界三千
徐仙翰藻跋

文者包三材而為體散萬有而為用鴻濛混
而文未生釐極判而文漸露天不受道故出
圖書於河洛寄之包犧神禹封而人之壽而
九之而人之始顯既泄於天而授之人天上
王樓亦將倣筆而長吉之手今又授而之神
神得以聘其能矣然未有如靈濟之神下筆
數千言錄而集之名曰徐仙翰藻或曰神之
盛則人之哀此陸雲玄學必得於冢中之談
易滕王閣記必得於長蘆之効靈非扶肘擊
口文未必工取筆還錦文思頓減人聽命於
神耶神聽命於人耶驅瘡除魅等作惟昌黎
公足以當之如是謂人之文至於王知遠易
總郭公青囊書造物所甚秘者焉得不求之
於神誦神之文驗神之靈信乎言事驗為文
富也雖然驟語易者必玩神神而明之存乎
人神固不可盡洩於人人亦不可盡諉於神
蓋神無方而有知也文之靈也固宜然神之
靈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怪也亦宜苟

神矣何怪乎怪於神孔子不語也是以太公
之陰符經地上之老人篇苟非人則不傳神
亦豈易語人哉愚故謂神之文非誇奇闢異
也自述一記可以考神系之類未撫之韓昌
黎作娘王廟碑信有證也無徵不信矣且其
言曰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人思王恩記王之
孫是知鼻祖仁義一脉世有大功故其流澤
蕃衍或克至於今日休識者猶謂昔廟於衢
今廟於閩王之不戰不之彭城之越斯廟焉
又何有於閩余曰此娘王之孫其在於提師
入閩晉之開運二年乎神之在天下如水在
地中無往而不在獨閩人信之深思之至建
祠之余何敢重贊一詞係之以詩曰
往古來今千百年 王之徽號至今傳
天燈獻瑞長為燭 溪水安流密護田
跡顯肇於開運始 廣成迄自政和前
蒼峯懋績垂青史 東壁奎又正麗天
時大德乙巳仲春山長陳夢根拜手書

替靈集目錄

卷之一

碑記

靈濟宮記

修靈濟宮誌銘

重修靈濟宮記

靈濟真人序

鰲峰神秀圖記

卷之二

表劄

賀真君寢封表

賀金闕瑞旦表

賀玉闕瑞旦表

上元上真君表

上真君祈安表

鄉民保真君奏劄

卷之三

序疏跋文

真君科式序

真君願序

重修靈濟宮疏

徐仙翰藻跋二篇

上靈濟宮勅額文上親睦堂勅額文

上燕喜堂勅額文謝雨丹悃

卷之四

詩

上真君詩

謁靈濟宮十二首

夜宿靈濟宮
真仙八詠圖

寶殿十奇峰二十首

積靈集卷之一

碑記

靈濟宮記三篇

福郡之望邑曰閩閩邑之望里曰積善靈濟王祠蓋一方之所仰焉懽陰而庇福者也初年徵福巧靈之人嘗有以驚其瀆神者一聯之詩數語之識事跡靈驗今猶記誦而於文則未之聞也至後鄉人聚首禱于祠下顧瞻廟宇瓦桷腐圯像圖黝昧因相謂曰是可以致揭虔妥靈之意乎謀一新之而以箕卜神於是剗剗揚靈為文以示之俾趣工焉及工逸事遂復有所請神之告之一言一話胥文也嗣是而後大篇短章層見疊出翼者肢熊筆者腕脫觀者瞳眩而神之文浩乎汪乎如碩靈黃而注渤澥鄰之邑里競相傳寫且敬且踈且駭且愕是豈烟火食者所能道一語於其間哉聞之向者勅額之請神之姓字莫或前知父老取姓枚之既知姓徐而詳則宵莫之聞今也世羨之源靈跡之驗談且悉焉神一而已非固吝於前是數年之請而今焉

為是以震夫人也母乃斯文將與神預有以發其祥而闡其靈耶抑神之意化有所為而為之也噫是當有以諒神之心者如湍逆流喧沓澎湃終不若中流滔之無聲以文而示乎人神蓋得已而不容已者也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上聖大賢凡其著書以垂世者非樂為是之術鬻也君臣之分微孔聖是以有春秋之筆仁義之迹熄孟氏是以有七篇之書王道果行蘭陵令之書可不作也禮樂且正詩未亡則文中子彭蔡汾水之陽矣元怪夫何有其化今其傳後不寄之文奚寄焉神之心前乎聖賢之心也為之碑而使之以知履歷為之籤而使之以知吉凶山川之堙微也為塞中之文以闢之風俗之薄惡也為梁父吟以譏之敬念消亡士風頹靡為絕筆吟為非神賦以警之以至獲麟之歌自辯之文繼體之詩雅正奇崛千彙萬狀如英章漢夏之迭奏於耳如谷粟布帛之均適於用文乎文乎篇章句讀云乎哉夫使居是里之人誦神之文鑒神之心一鄉之中陶為道義十

室之邑薰為忠信士馬而學農馬而畊工商馬而役作質遷鬪爭也而禮遜罷訟也而友助遊閑也而力本則神於是時固可以遊於聖不可知之天矣何以文為神之署碑陰曰餘雖傲柳侯之萬一不得文公以記之何以

示來者今觀韓記之中自子嚴父詔婦順夫指與夫入慈孝出友悌之外無長語是神所托於後之文公者不過以扶世教為念也歟余襍線短能何敢望文公之萬一奄皂蠅蠅非敢鳴於雷震之下顧念神自石晉開運以入于閩余之始祖亦於五季由固始而來閩先代以來或營其地以建神之祠或請於朝而尚神之徽號奉神之祀茲有年矣鄉人復相同志而成輪換之事來第仍雲冀神之庇未有涯也余欲無言焉得而無諸若夫神之姓氏之稱世系之羨靈驗之事與夫廟宇創立修葺之年月備見於神自述之碑非牛馬走所得以容其冢是不過著神作文之意而已俾一方之民食我來楫懷我好音果胥而道藝忠信之歸則瑤漿蠶勺不必實醴豚甘

卯七

四

鷄不必薦溪毛燎水亦可荅神之心也無數則神之惠人之貺也亦無窮氣數循環無往不復神之文而發祥闡靈於其前人以文而蜚英騰實於其後將見天寵褒崇宜封顯赫神之榮也邇紫凌青馳金斛椒人之盛也于是之時必有大揮如椽之筆以記之事者矣余行當拭目以俟罔俾文公專羨柳侯

又

閩踰峽江而南有山竦傑曰鰲峯山之南靈濟仙宮也粵昔叢祠陰跡顯著國用其敷民賴其庶徽號褒加祭式惟慎至於今日倚歟盛哉歷歲既久廟之梁楹侈剝不治憑附丹青漸已黠昧時有鄉民詣祠下枚卜乃事見而相謂曰是不足以揭虔妥靈也完而新之具尚一乃心力神喜其不婉婉未下為文以勉之於是衷誠鳩費戒工度材各肩其事有而無怠門之隘者廣池之涸者聚一木一瓦之壞者易彩以飾像衣以章身文曹武兵亦加潤色威狀赫赫德揚明明見者聞者咸茲以恭願樂其施而工告成焉時則秋八月也

卯七

五

功不自有歸之於神薦裸興俯具事以告懷
 柔顯思式告有相載揚其靈自序其所出歷
 三代至五季以來啓烈壽後所以委祉今日
 廟食茲土者有繁有詳而為之記也同事者
 愕然視悚然誦苦芒然笔且日向者勅額之
 請卜姓曰徐是猶隱於聖不可知之矣今乃
 知出於偃王之裔信有驗也請神記之以石
 昭冥冥而垂無窮有是而後文笔曾現易卦
 有籤斷吉凶也梁父有塗亦勸戒也非神有
 賦昭冥漠也塞井有入辟禁忌也若跋若賦
 若辨若啓若曲若偈千態萬狀愈出愈奇如
 倚空之岩峯嶽峭如怒風之濤洶湧澎湃
 噫何其文也夫文也者在天為奎壁之精在
 地為圖書之寶在人為朝廷之瑞今神也恍
 惚之間杳冥之際影不可見響不可聞而乃
 顯之以文何也聰明正直粹乎其嚴威靈氣
 馥赫乎其高不可見無所不見不可聞無所
 不聞出乾入坤窮今邈古察來彰往顯微闡
 幽故能泄天精裂地寶發人瑞神之文神之
 德與天未喪文地不愛文使人得以展布斯

文神也遊於無聲無臭之天可也不屬之人
 乃屬之神可嘆也夫鰲峰之精龍首之英必
 有瑰奇之士出焉神其尚相斯文乎不然何
 乃發其祥也神之文曰予所作必有以為異
 日之驗進身之階神之詩曰文章豈不貴君
 子終豹蔚豈無意哉造化循環無往不復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也其詞
 鰲峰蜿蜒 靈濟之宮 昭哉先烈
 孝思偃王 施祠洪綿 血食一方
 四民地利 胥賴其慶 懷柔左右
 赫赫耿光 大振斯文 以發厥祥
 顯相有嚴 報本孔臧 矢歌頌羨
 百世不忘

修靈宮誌銘

人之所事者神神之所依者人時值初吉景
 辰神赫厥靈刻刻為文以任而任於同事者
 祇栗厥戒夙夜不敢怠息是以粧累聖像乃
 命司服其飭衣裳既就神自作履歷刻銘諸
 碑灑灑乎疆疆乎似非世俗語所能道赫然
 驚人其誰不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同事者

謀曰東西池涸矣誰不足以壯祠宮之瞻視外附之壁壞矣誠不足以聳人心之畏敬龍首之井誠為風土之害既廢矣今塞斯井鑿斯池畫斯壁以媚神意亦將有利於人其宜乎同事曰可文章東閣二序之神捷蒙塵久矣時尚武事有欲去之而為尚武之謀者其同事嘗聞孔子有言曰文章必有武備武必有文備夫文治武功相資為用此百世不易之道其可闕乎故上宰福祿三星之祠下土輔國安民之像先文後武各得其制同事又

曰可外有門閭之故觀內有藩翰之森嚴磨版之丹腹輝煌掖庭之粉黛冠絕至於補葺鏽滿靡不究心獨二庫卑汚不修且壞鄉民大懼不任一日復與同事謀諸神曰從事於斯也久矣欲已之而不能休此意曉然神其知之告我以文曰修廟難惟義之歸敢不喻所指於是椽棟之腐黑者蓋瓦之破缺者垣墻之凸凹不齊者俱治而新之神於此時再降之記命庫之名曰堂東有親睦西為熨喜俾憑附之質得以宣其列美矣茂矣諸好倫

矣雖曰同事者之所協力是皆神之靈有以使其然而然也及將次就諸請其類于本路官總管張公鐔復尊祠曰宮筆椽字斗照人耳目凡道路路觀者車乘填塞然日莫不張大稱譽竦然而增敬東街之碑神之所自序也西階之記人之所以贊厥美也神之文章者諸官曰碑曰記曰籤曰贊曰文曰賦曰啟曰表曰卜曰議曰序曰頌曰詩曰曲曰行曰說

其有集行于世煥然而可述也靈濟之封旌褒前朝真人之號道宣天休厥德章明垂譽終古此黃髮耆艾野夫版尹之所頌頌非鄉人一詞之所能既七日復來與同事謹以牲醑用伸告成之禮就位于庭悚然深惟三載考績亦既動止惟神念厥功必有以相之使鄉人均蒙其福世世承事寧可不知所自耶今欲刻諸石以記其事誠恐議者以為專美之譏姑誌歲月于靈濟官敢銘之曰
受職九天 耀靈下土 神筆驚人
沛然莫禦 飭以衣裳 為身之章
親睦燕喜 命名日堂 傭役微工

作新斯宮 四方雲集 至日訖功

三歲考績 各恭乃職 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神既安止 載人載喜

欽若茲教 是信是使 惟尔有神

福及吾民 天鑒厥德 錫號真人

圖像輝彩 洋洋如在 尔民報祀

萬世不怠 後之君子 無廢成美

刻誌于壁 以贊攸始

重修靈濟宮記

至元三十年十月閏積善里士交章君桂龍

以書奉靈濟王廟記來曰此神筆也里有古

廟而無碑屋且圯夏五月沈君建翁修而作

之桂龍與周全等共謀而成其美八月工告

訖功神赫厥靈載降之記將刻石命里林迪

功延年書之且屬予篆其額春一不敢辭署

名惟謹十二月又奉古詩來曰此神意之所

記也蓋記諸春一心已諾而筆未暇明年正

月親來徵諾又出神所賜古今詩一篇凡六

十五韻春一何與斯文乃梅神之勤如此昔

江神嘗揖王勃而告之曰滕王閣將作序子

七

九

往賦之時主人已宿構於其壻勃之文迺出

不意豈當筆者固有數於其間耶於是焚香

叩齒取記與詩端誦數過絕不類烟火食語

而作曰異哉夫以聰明正直為德者神之分

也以威靈氣駸動人者神之餘也廟自石晉

開運以來厥惟舊哉諸君精白承休者有年

矣今日之事敢問其所以然章君對曰神之

文不但此記此詩而已前乎數年靈明尚闕

隻懸片字時而出之今刻刻揚靈燦然有文

與人相接其所指歸或勉以義或誘以善或

勸以孝敬至於遇事立言則有塞井文有非

神賦有畫士傳有壁像贊有梁甫等吟有獲

麟等歌若序若跋若啓若辨若行若曲若頌

若踈千態萬狀愈出愈奇聞其風者贏糧而

景從苟以是心至神各隨其所扣而告之一

話一言晉文也桂龍與建翁等陔降左右靡

不夙夜因事而謂文因文而證事得手應心

如契如券故斗力於此以對揚神之休命予

又作而嘆曰斯文其庶幾乎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嘗欲將至有開必先惟鬼神者得兆朕

之先而文章者神明之律呂也自唐而後國朝以科目取士士生斯世爭以文鳴蜀之神有梓潼者闡靈一方專宰科名九十四化之文一唱蜀士敬之愛之不啻如事父母凡擢危科躋顯仕不敢曰已之能必曰神之賜由此它方之為士在在尸而祝之梓潼之香火遂遍天下徽號之加莫尊焉今日之靈濟即前日之梓潼也梓潼顯於蜀靈濟顯於閩九十四化之文殆不足過將見神之香火亦猶梓潼之遍天下豈但歛惠於一方哉然斯文

○十一與天地並未嘗一日泯沒暫晦者必明暫否者必泰故神有以發其祥也神碑既立里之人士歡欣鼓舞時周君莊翁實獻碑陰之文其言曰嶽之神必降而後生申華之神必降而後生尹今將生乎抑將生尹乎斯言也盖有以扶其手而孽其口者矣地靈日彰人傑日出異時必將以文鳴國家之盛非惟為人士賀尤當為神賀也神姓徐生為人歿為神功在國德在民世美之源流廟封之次序悉已見於神之所記此但書修廟降文立碑之

際尔章君又日向日救頽方請之時神之氏諱莫能前知父老取姓故卜之得姓曰徐從而名之曰望望者言其德可配於四望秩而祭之宜也今神自言吾為江王諱知證吾弟饒王諱知諤式克正名而知本始予嘗讀五代史至吳之世家於齊王係之以感慨方其與劉威陶雅等佐行密起淮南盖一世之英雄也及得政如彼其專矣然且奉楊氏諸孤而臣之其視張文表之不事周保權豈不相遠庭哉宇宙無窮往事塵土而有子二王流芳百年廟食萬世嗚呼齊王亦不死矣時上元前二日甲午記

○十一靈濟真人序

神之氏諱爵里載在五代史晉開運之四年歲真協洽皇靈剌剌來降于茲以義曆策之曆甲子二千之數有奇嘉熙二年蒙朝廷錫命攷之祭法宜在祀典每遇三元八節甲子庚申斗降之日人之有事於神宿戒齋祭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其一合乎自然而已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西王

毋得之以坐乎少廣今神之精魄不喪其聰
明得之以與浮丘公王子晉司馬子微馮大
和諸人周游乎無極之天聽之不聞其聲其
聲揮綽視之不見其名其高明四時得節
萬物不傷利澤施於天地後世其孰能知之

昔南華先生舉太宗師之言曰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屬者恭遇三十八代天師宣授太素
凝神廣道真人以其知之所知每知之是為
師乎特為補奏天京江王充九天金闕明道
連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夫人許氏特授順

助仁惠仙妃饒王充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
仙昭靈博濟真人夫人陶氏特授善助慈靈
仙妃徽稱赫奕為龍為先使在天之靈得以
宣其烈今日太平物無違拒爾雨又陽威若
有答卿士庶民莫不忻忻然而踴躍相與北

向蹈舞拜手稽首上祝

聖壽無疆且壹神德願垂表後刻在金石序
之以詩曰

得一以靈考謂之神神之為神考而能精窈
窈冥宜考無為無形有性有情考與道合真

十一

十二

夫號真人考飛奏天京特于功績考播於金
石大仙上仙考昇入九天兩賜不愆考堂造
化之權爾民得保全考喜躍踴躍執我焉邊
考孰敢不虔靈德之淵淵考具頌是宣刻石
永堅考何千萬年明遠充教之玄法師福州
踏道錄劉景福撰

鰲峰神秀圖記

闕城南大江自西而東曰峽江度江又二十
里許有山曰鰲峰擅群山之勝據諸水之會
而祠在焉其考屋宇星聚棊布神依人之居
而歲時伏膺牲肴築盛獲食其夫人賴神之休
而長幼樹畜率無水旱灾殄之虞獲安其生
此神人並立實陰陽至理世不能廢也鰲峰
二神相傳徐姓南唐知誥諸弟長知證稱金
闕真人次知諤稱玉闕真人謂在唐世嘗將

兵入閩過漳討賊次鰲峰有功仙在芝嶼天
燈天樂降其地遂祠之按史知證温弟五子
也封江王改封魏知諤温弟六子也封饒王
改封梁國 王延政延曦弟兄不協國日亂
唐遣其將 支徽遂之乘勝克泉漳諸郡不

十三

十三

書王在行御史失之歟以鰲峰秀拔奇偉山川融結宜神所憑托神擁山川明豐而禳祈祝禱若神所答譬玉在山而木潤珠在淵而水輝厥理有繇矧生功德其鄉歿而祠之禮也翰林待 詔長樂高廷禮氏其子熊走禱

祠下躬響相通如承面諭訖徵諸事豪髮弗奕持 詔因寫鰲峰神秀圖以報靈貺第徵子記之并述其槩以告于鄉人永樂九年九月望日

漢府紀善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閔人王褒記

翰林院待 詔長樂高廷禮畫并書

贊靈集卷之二

表劄

賀真君褒封表

伏以天之文曰鳳篆龍章其命有德神之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妙用不可以思議舞蹈自形於手足某申賀恭惟九天靈濟真人好是正直置此聰明然推生生化化之仁尤得杳杳冥冥之道克厥威克厥愛常懷儆戒之憂惟其能惟其人果沐褒封之寵衆皆曰可時懋迺功誰無折屐之歡敢効執鞭之賀伏念其葦苴寄跡草莽微生惟適之安仰聖麻之是荷卷言所自豈童子之不知進表陳情銘心知愧伏乞俯垂高聽遠察卑誠爰剡刻以揚靈迺穰穰而降福其養民也惠如雨露之所沾濡誕我祝如何與天地相為悠久

賀金闕瑞旦表

伏以一封九重天榮授南昌之上宰九月十七日喜逢嵩嶽之降神里社交歡人民晉慶恭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好

十一

十四

是正直大以神通與日月而並明參天地之
化育五十五願發誓度人四百餘年積功累
行惟德是輔與道合真施之萬物得其宜措
之四時得其序舉皆蒙福孰敢忘恩同伸虎
拜之誠恭祝兕觥之壽更異積善鄉一千餘
戶口俱托幘幪大聖朝億萬載基圖相為長
久臣下情無任瞻戀之至

又

伏巨嵩嶽儲祥毓英才而出將入相風雲慶
會為明神而輔國庇民瑞且屆值於九秋事

業有光於五代恭惟

九天金闕真君系出偃王世封齊邑廟會五
百餘年之盛褒封三十二字之榮靈貺孔彰
殊恩屢降惟此鰲峰之地傑荐臻虹渚之星
流庸舉兕觥用伸燕賀伏念泰登仙版職奉
靈祠凡居覆燾之間莫匪幘幪之庇良以感
恩之有日將何報祀於今時晨香夕燈常瞻
烜赫朝鐘暮鼓少備勤渠不辭潢潦之可羞
惟冀神明之來格伏願 聖人在位撫華夏
於萬年神德彰靈亨泰崇於千載宮門肅靜

第七

十五

閭里康寧
賀玉闕瑞旦表

伏以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主尔百神赫赫厥
聲濯濯厥靈相予肆祀時則歷多年所式克
至今日休臣惶恐惶恐頓首頓首恭聞大而
聖聖而神誠則形形則著來也無涯去也無
迹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
遠近幽深知物之故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
序名聲昭于時利澤加於民維桑梓則必恭
雖續繁而可薦伏念醮首某等與鄉人處忝
儒者流惟神其依不言所利兩暘時若天且
不違况於人老安少懷民到于今受其賜士
悅朝農悅野工歌肆商歌應魏乎成功何以
報德茲蓋伏遇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慶
流瑞旦節應中元式月斯生與天齊壽讓萊
相獨先於一日踵康王猶後於八朝其命維
新而民階樂聿慶崧岳降神之日同伸華封
請祝之誠挂魄初負輝暎東方之日蓬仙不
老光臨南極之星豈若身親見之不知乎舞

之也伏愿在其左在其右在其上不顯亦臨
俾以富俾以壽俾以昌自今以始臣下情無
任瞻恋之至

又

切以聖不可知之謂神感而則應民到于今

受其賜靡也卅七可忘式克至今日休不敢啓上

帝命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聞無形之表

至道之精軒轅皇帝啓鑰抽闕太上老君傳

燈績印德而不德清虛怪寂寂之無宗玄之

又玄廓落達生生之有妙周流六虛而無息

主宰萬物而不遺巍乎其有成功無以稱其

威德伏念臣志求諸道材下於人數奏以言

方寸地之階願借恪恭乃職咫尺天之威不

遠重念醮首其等致力於神級我以福祠稱

靈濟名被顯封赫厥聲濯濯厥靈雖雖在宮

肅肅在廟雖桑梓必教止維曠曠可薦之茲

遇中元集福之晨是乃上相誕生之日乾坤

為瑞閭里稱歡是月在中式播崧岳生申之

詠與天齊壽同伸華封祝壽之誠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總元範於十方建大

功於億劫無有遠途均屬照臨凡有血氣莫
不專用敷腎腸歷以告臣塵凡濁質夙夜小
心自慚蠢蠢無知敢曰高高在上齋戒沐浴
以事帝對越在天聰明正直之謂神虔恭在
位幸披雲而觀日如臨淵而後冰伏願不聞
亦式不顯亦臨有相之道俾富而昌俾耆而
艾用錫厥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之至

上元上真君表

三陽開泰適人事之肇興兩闕如臨諒天心
之可格敷陳素願益茂洪禧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恭惟

九天二位真君齋出偃王世封齊邑丕執靈

德等乾坤覆載之功用以濟民推雨露沾濡

之澤神通自在正直無私廟食今四百年天

封九十六字人所見思誰敢不敬伏願降爾

遐福載歌穰穰簡簡之詩保我後生爰詠蟄

蟄繩繩之德

上真君祈安表

咨寒怨暑特小人見淺之謀居安慮危惟君

子知幾而作雖自禱之久矣賴有陰以相之

其申謝恭惟

九天靈濟真君德配乾坤澤垂雨露以顯靈昭靈之德推濟濟博濟之心伏念某等受履為氓聚廬托處久席雲天之庇敢傾葵日之誠弗克修持未知慚愧念震鄰之警善責在於恤鄰然同井之安救當防於入井必也先事而能懼庶其後患以無憂更冀雨及我私實頌實粟實寶好錫用民福曰壽曰富曰康寧

又

神非類而不祀以其能於捍災禦難天作孽猶可違寧敢稽於修齋執戒拳拳唯謹戰戰若驚仰瞻靈德之在天俯拜皇恩而感地伏念某等粉榆同社桑梓連陰自慚坐井以無聞敬率居鄰而有請謂民情可見昔曾聞已過之愆何帝怒不回今未免童蒙之瀆豈樂大夫怪迂之方未盡抑牒上人計筭之私已萌或臻餐如曹劇之無謀或縱吏如子陽之尊大誰敢執其咎亦盍及而求微日咎微曰休固當禱之久矣靈之來靈之至毋迺置其

即七

六

然乎勉力而行欲言恐僭未能姚斌當實之罪天書 譯符篆之文臺駘實沈是謂之妖神筆按春秋之法氛侵必去邪妄必除毋縱滔淫恣生荼毒吾所願也神其鑒之茲蓋伏遇

九天金闕玉闕真君几前乃聖乃神允文允武歛之則有顯靈昭靈之相散之則為溥濟博濟之仁千百年之祀典森嚴十六字之褒封侈大威震雷霆之怒五岳塵埃功祭日月之光四方耳目驅瀆鬼於山之左植保障於江之南海宇澄清里閭寧靜下救群生之疾苦上体太上之慈悲好生之德雖洽於民心擊壤之童何有於帝力伏愿息點捕剿終始始各保安全藏疾納汙是非非更為覆護真效薦芹之敬敢言結草之勞

鄉民保真君奏劄

臣聞功謂道在無極之始冥冥窈窕不識不知非心思計度之所能也自太真真人紫筆定書然後學道者得以探其源洩其流撰成科典靈文耳目斯世今有神馬以修齋執戒

即七

七

為功以濟生度死為誓發為文辭合於科典
九曰長材秀民者莫不口交誦之其可植於
微聞乎切見

九天金闕真人徐 九天玉闕真人徐 聲
名冠世功德在民內察其行外觀其跡委是
骨像合仙有心積善建功篤好三寶之士若
非宿幸緣會窮神而知化者孰能與此所著
九真妙戒化文九獄神燈科格醮三界科保
馬科並出於太上玄言究微摘實自然成章
靈音肅咏以為活劫津梁所謂閉門坐車
者不計其歲月矣外有靈濟特醮科本願儀
文七政燈科非敢以為已功從民請也臣性
識疎愚為言輕賤考事察能在臣職所當申
請敬加丹鈔去取編成一集騰進在先已蒙
聖恩將臣徐 等詮補職任躋進仙階今欲
望聖慈允俞所請再將臣徐 等所撰科典
翻行三界合屬去處各取遵冀昭驗施行不
惟顯靈濟濟度之功亦可以張吾軍而感慰
東南民心之所望也伏取指揮

贊靈集卷之三

序疏跋文

真君科式序

予嘗以為老子之道五千言盡矣後之學者
不以未能通觀而盡識也惟漢天師之傳得
其宗迄今一千二百余載馳聲耀奮聞諸四
方上而公卿下而氓隸欲壽考康寧者莫不
飯心而稽首今明而為神曰靈濟真人以憑
附之質用宣其靈豈非夙幸得天師所授鈔
秉法何一點之珠光耿耿不滅迴平作字一
言一話煥乎其有文章予始聞之若駭且信
且疑一日袖香而來瞻仰祠下載觀所作碑
記讚頌仰非世俗語疑乃信獨此書一帙鄉
之士夫歲之甚慎不輕示人予索之久始得
之焚香誦之數過其為旨義皆本於太上經
典中抽繹出來幽深明溥與道合真諸天隱
梵迭奏和鳴濟度之功誓弘海岳神機玄妙
或隱或顯是豈淺學近智者所能議哉雖然
神而明之存乎真人予累欲序而跋之誠恐
識者有餘食贅行之譏若乎真人之德揭若

日月後必有至人為之序予畧言其大槩云
正元三十年上元將仕佐郎路學教授歐陽
公柱芳跋

真君願序

願者真人之願也亦人之所願也一跪一拜
心之專也心之專善之至也人性之善猶水
就下也不善不改是吾憂也吾是憂也此願
所以為善者設是豈徒願文乎哉仰觀於天
得數二十五俯法於地得數三十合而言得
數五十五蓋因此數得以成其願若非與天
地同功安能至此善人天地之紀也苟有一
毫矯偽慢怠之意非吾之所謂願也其可與
善者同日語耶傳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
無他始於是終於是不以半途而自畫斯為
盡善而盡美矣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積唐
高郢有言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福既
可以不費財而求則為善者可曰費財乎見
善以相示聞善以相告九吾同志當以此自
相勉勵庶無愧於天地亦無愧於真人此又
真人所大願也

重修靈濟宮疏

按五代史淮南世家齊王徐有子江
王饒王即今金闕王闕二真人也真
人素善文詞靈感響應東南之民賴
神之庇何止耆髦永樂庚寅歲大旱

方岳大臣深以為憂惟

真人尅期日降甘澍獨著靈驗達官
士庶僉以廟貌傾頽不可不葺於以
谷神靈之景既敬裁短疏遍扣高門
椽筆大揮福有攸歸者

伏以棄職歸仙千古文章光玉牒駐兵除寇
萬年香火奠金齋甘棠追召伯之恩芝草毓
祖庭之秀高其門廣其宅依稀綉嶺官前穆
如在赫如臨恍惚錦官城外雲霞闕統玉窓
深日月平臨金闕迥善祥所萃長年生意津
津福祿攸降積善公侯袞袞為大方之柱石
作避迹之權衡趨吉避凶寶笈瓊書天上閱
彰善輝惡金昆玉季世間遊歲時長是過庭
趨霜露却憐仙嶼近
天朝中貴靈方樂餌已先嘗海國居民得雨

枯苗還早熟苔痕又見入簾青草色半侵行履跡風飄碧瓦補天手重構新堯兩洗頰垣度地基仍乎舊貫弗克奮無前之勇為繇成不世之功如椽大筆不已書之數仞宮牆俄頃成矣左俗漢右瀨水紫臺咫尺列仙源前

王几後裴蓬文筆高擢牛女宿

一人有慶萬國咸亨謹疏 博陵林漢孟撰

徐仙翰藻跋

君子遭世之理作為文章用奮厥志得以行其道非幸也宜也世固可以智力而致理欲志於道者以文章而求効於當世所必齊門抱璞荆山非不幸也亦宜也夫神之於昏默香冥之際亦可庸乎文章以騫動於人吁豈不怪哉徐仙翰藻之集記贊賦頌一編甚巨斟酌其辭不濫皆矯世激時之論幽明隔涉而僅有負俗累不能無惑焉愚意是鄉之君子有志於道而遭夫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志不獲奪故假以文章神其說執筆之頃果無容力於其間人也神也予不敢知否則河圖洛書將為羲姒出耳用是得不繫其說而廁

諸公之跋後云

又

神非人不因人非神不成今人神之所交接一言一語胥文也文其神乎神其人乎河圖洛書似涉詭異雖羲姒大聖人以此徵而信

四八

四

之千百世而下愚庸之性其有為之疑且惑乎以神之交讀之考其辭靡不以聖賢之心為心禮法刑政如視諸掌何乃汲汲焉而為憂民也深神乎人乎能不為之疑且惑也寄魚龍而助風雨物情之論蓋亦有矣愚故曰誠以明之雖存乎神明而誠之亦在乎人苟一事之莫決一辭之莫措雖欲假其聲於人吾固不知其可也執筆之頃於予不得以遜其責使黃鍾大呂之不奏瓦釜爭鳴滔滔皆是豈不為神之羞耶徐仙翰藻乃神之文集

既盛傳於衆予豈得不玉韞而感諸

上靈濟宮勅額文

伏以龍首軒昂鰲峰竦傑紅塵化錦好布壇場青布成羅果符識瑞一簇人煙震會千年祠宇森嚴綵畫新規模壯麗恭惟靈濟真

人神通廣大正直聰明香火興隆事跡靈驗
迺來化筆煥乎其有文章托此寓言勸之必
以禮義碑銘建立功德彰彰昔膺勅額之榮
今拜天封之侈名登仙籍位列仙班獲獎殊
常恩光甚寵茲者伏遇總管相公官高四品

神八

五

福陰三山有周公事鬼神之能得孔子明郊
社之義考之祀典錫以宮名大笔如椽大字
如斗使山川而改觀與日月以爭光里社輝
煌士民歡悅詩曰天封靈濟位真仙福我生
靈感二天榜額輝煌字如斗宮門壯觀萬千
年伏願金榜掛名之後風俗康淳鄉閭忠義
士農工商均其福兩賜寒暑協其時歲歲豐
登人人富貴更冀王封八字勅額金書香火
萬年年上祝皇帝萬歲萬歲萬歲

上親睦堂勅額文

伏以教序人倫親睦堂大書榜額字輝煌而
今風俗歸淳化萬古名為積善鄉恭惟靈濟
真君正直聰明雖離在官肅肅在廟森嚴左
右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八字宣封千年聖跡
既新斯手乃建斯堂民具爾瞻貌威而重風

俗之淳自今以始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伏願
掛額之後上下和全幼有倫長有序里閭康
寧老者安少者懷詩曰天理三綱及五常教
民親睦建斯堂爾民報事能如此異日門旌
孝弟坊

上燕喜堂勅額文

伏以闕宮赫赫有神明左右森嚴絳畫新保
彼東方壽而富魯侯燕喜作宮名恭惟靈濟
真人清廟肅維神顯相勅額金書八字後
宮粉黛三千有翼有嚴隨禱隨應諸福畢至
少陳祀事之勤吉夢追隨果獲男兒之願門
閭壯麗榜額輝煌伏願掛額之後宜爾子孫
載命益斯之德永錫祚胤安歌既醉之詩詩
曰鸞峰踈傑泄英靈青布成羅識可憑孔氏
此時親抱送崇嵩神降果主申

謝兩舟悃

六

鄉民黃坦等切念夏逢不雨宜穰旱
旒以潛消靈降自
天祇伏 真仙而控翹三薰三沐載謝載祈
消取五月十八日敬發誠心虔邀

道衆拜請

洪恩靈濟真君請養法龍湫澤奉迎聖水

午時至宮安奉遂蒙感應西南騰雲未刻下雨是夜開啓道場依科修奉特設龍王淨醮百拜朝天懺

文當夜甘澍祁祁至二十日大霽霧霏田疇滿足特伸荅謝延奉諸真仍設龍王田祖諸品淨醮闋祝南辰北斗列曜星燈寅修醮禮仰

真君貢奉非儀大伸圓滿設醮謝

恩伏祈景貺惟冀曰賜曰兩協二儀大順之期如茨如梁降百穀用成之瑞重

九重之至德流入八表之有秋懼聲沸擊

壤之歌千千惟耦

聖壽王齊天之算萬萬斯年綏和動植之

滋生永樂雍熙之化恒下情無任不勝激切之至敬意

贊靈集卷之三終

贊靈集卷之四

詩

上真君 白湖趙迪

方山之陽有古神祠焉世傳以為五代徐知誥弟兄號金闕玉闕二真人

也真人乃神明之胃歿幾五百載矣其神之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民之兩勝疾疫咸禱輒應迺不敏欲拜祠下有禱馬遂賦步虛辭以獻之

聖人神明胃神恧太羅表絳節凌紫雲翠蓋

連簪葆靈景無晦明清虛何皎皎瑞氣玉洞浮霞容絳林表茲晨儼欲臨鸞旌何縹緲務我區中人時為釋紛擾

其二

琳宮何若堯高挹翠微頂英風百代靈神光四時耿儀容更尊嚴廟貌肅路寢碧殿爐烟寒白日棟雲冷苑爾塵俗軀何由達靈景

其三

羽蓋何翩翩靈氛降丹闕縹緲鸞鳳音涼秋散林樾玉津流紫雲神霄飄絳節羽衣星外

沉仙樂空中歌太虛一寥寥倏爾採霞沒惟
聽步虛聲空余碧桃月

其四

棣華王連枝帝勅司我土倏爾陰風來颯爽
降靈兩疾疫賴神休凶荒託靈禦機緘查冥

卯八

冥翊運昭昭著高寒太羅天陰瑩清虛府王
珮清霞裳羽蓋彤雲路冷然馭長風將朝紫
霞去

謁靈濟宮

左叅政永嘉楊

景衡

上清張真人奉

命建延禧之醮于 靈濟宮賦此以紀勝集

川嶽揚靈泰運開上清仙客降香來天壇醮

啓雲旗下羽珮朝趨月殿回勝會已欣登寶

地弱流未信隔蓬萊臨風願借瑤臺鶴飛控

繁禧通九垓

前人

三山飛翠接鰲峰紫府高寒通太空丹鼎光

騰千嶂月瑤臺香度百花風神功恒赫昭靈

貺帝德優崇錫 封宮觀何年兼賜直時過

白雲中

右叅政姑蘇彭 脊

花簇香與控紫鸞洞簫吹下綵雲端九天星
斗浮山殿五夜風雷繞石壇仙菓壓枝丹荔
熟清陰滿院碧梧寒神功赫赫多靈貺永贊
皇圖萬世安

卯八

右叅政 李 燁

停驂偷暇謁神宮石逕潢溪霽冥中雙鳥隔
窓啼晝白群芳聯砌吐春紅剖符當代鷹王
爵捍患他時紀武功靈闈一方垂惠澤大昭
世享固無窮

命事鳳陽周 常

一年兩度到仙宮種杏心誠在報功妙藥氣
看痊痼疾靈符常見振疲瘠花啣洞口尋真
鹿兩暗峰腰聽法龍勒石頌衣綿血食加封
寢錫

聖恩隆

左叅政紹興錢 述

暫停征騎陟鰲峰再拜頻思伯仲功昔日干
戈平禍亂千年廟食享秋冬詞童應禱点奇
驗靈濟褒榮錫大封護國庇民神力大雨賜

時若澤時中

兵科給事中三山曾玘

曾統天兵渡峽江猊貅百萬望風降金鰲血
食真無恭玉闕丹書却有雙劍森嚴雲緞
樓臺轟石崆峒英名不歇留今古况復雄

文冠海邦

戶部員外繡江楊 寧遠

山青水秀應玄機天賜賢良鎮渚磯昏曉能
明灾與福毫厘判斷是非祠堂古在三山
外靈貺分傳四海知王裔飄然入仙籍流芳

端的世間稀

刑科給事中山陰朱 純

恭持玉節遍歷南閩因過鰲峰
洪恩靈濟官載瞻載拜禮竣惟時廟官方
率三五童子羽衣鶴氅乃邀至菊軒

飲茶清話間因索詩以識敬謁之誠
遂辭率成數體一律以彰

聖朝神靈之萬一云耳後者郅正幸甚

恭持使節到南閩得駐征車謁二真翼翼廟
庭千仞起煌煌袍錦四時新瓊碑紀績來天

上玉勅騰光照海濱祀典聿隆當 盛世擬
同社稷萬年春

戶部主事沛邑孟 式

宣德壬子仲冬欽承

朝命蒞事閩藩道經金鰲峰願瞻

靈濟官祠赫然一新良由二真克忠克孝功

施社稷澤被生民又能幹運化機大

闡靈貺翊衛

聖躬是宜加以徽號享祀無窮以答神庥此

皆

聖天子仁德之至眷愛之隆與天地相為悠

久豈偶然哉迺拜手稽首而賦詩曰

曾於青史見英雄兄弟同心樹大功已向生

前借畫孝更知歿後復輸忠清宵好夢孚

昭代赤石奇方愈

聖躬廟貌尊嚴崇祀事生靈千古仰高風

監察御史吉水楊 政

伯仲聯翩偉太真生膺王爵死為神遠馳玄

翰傳丹訣大著殊勳動紫宸仙籍崇階褒錫

重鰲峰嚴祀禮儀新香雲飛出榕陰外亘亘

年年秋繼春

奉使扶桑等國中貴官紫山

承

命統兵懷來荒服上欽

一人下盡迺職留止三山久荷靈異茲有敬

捧華燭贊揚聖號以為淮海往迴之祈異神

暨納尤肅禮儀止於齋所勝境有感

於懷迷聯所搜以揚神德後之觀者

幸見郭於斯文

南閩之地多奇山洞庭太華相迴還真龍隱

慶毓聖跡浮光積翠盈林鬱真仙幽顯不可

測默運天機播神德上以靈丹衛

聖躬下施洪恩庇民厄曾聞兄弟同孝恭湯

忠五代邁英雄生為名臣死朝食揚旌顯跡

當無窮威靈廟貌世莫比坐擁江南八千里

五雲散盡露金鸞瀉下龍泉一泓水予時領

命懷外方竭誠至此永靈童復見幽禽對語

苔花滑風吹澗谷多奇香君不見武陵樊口

清絕處江山一見消塵慮何似今朝咫尺間

分明得入神仙路華嶂一堅突名峰上迎車

馬來長空有時環珮九霄響一雙青鳥鳴天

風意撼斯境清不再有願整衰誠莫益酒更

莫爐烟永不磨須等天長與地久

夜宿靈濟宮 白湖郭 敬夫

共到真仙境清齋卧竹房夢回孤島月寒入

一襟霜夜氣神齋起秋聲瑞鶴翔披水不重

寐香霧識天香

寶殿十奇峯二十首

金鸞峯 白湖郭 真

金鸞海上來秀色鐘靈異髮鬢蒼龍蟠飛騰

彩雲氣桂宇浮丹光芝房隱仙秘時瞻鶴馭

回天香霧空翠

隴西李 叔義

海上浮來一點金擁成丹窻出雲林神棲占

斷鐘靈地能使真風播古今

白鹿峯 白湖郭 真

白鹿名山翠若堆鹿隨雲去不知回抵今亂

石溪頭路猶想行蹤寄綠苔

隴西李 叔義

仙鹿御花此地過因開禪剎絕若阿青山不

改名猶在長入林僧笑詠哦

文筆峯

白湖郭 虞

茲山凌空蒼削立三神峙飛翠瀉龍湫猶涵

墨池水雲迎筆陣回星繞雲光起神機應發

揮長以獻明主

脚八

十三

隴西李 叔義

動勢孤高聳翠華雪中渾訝寫烟霞謫仙夢

斷春風後不識峰頭幾度花

蓮花峯

白湖郭 虞

南望蓮峰萬仞秋清沉玉井瑞光浮懸知夜

夜飄香屐散入瓊仙十二樓

隴西李 叔義

玉井移根上翠巒草草孤植出雲端真仙欲

採瓊芳日潭作瑤池醉後看

飛蓮峯

白湖郭 虞

蓬蒿世外峰秀拔皆瑤草飛出三神來際此

十奇好天開白玉壺夜照丹砂火仙人如可

期披雲事幽香

隴西李 叔義

瀛海飛來第幾峰頭晴削玉芙蓉朝元仙

隴西李 叔義

瀛海飛來第幾峰頭晴削玉芙蓉朝元仙

客躑清賞長上丹梯訪鶴蹤

貪狼峯

白湖郭

斗際清輝不可攀何年笙磬時人間金鰲一

上遙相望猶似蓬壺若箇山

隴西李 叔義

四面攢峰列畫屏危標直上倚青真有時靜

夜紅光煥一道煌煌貫斗星

方石峯

白湖郭 虞

方岩並崆峒神秀端可挹望若玄豹躡影倒

澄江碧上有茹芝翁長歌坐苔石子將拂塵

衣日與白雲遊

隴西李 叔義

絕頂凌空勢若摧鶴飛仙路淨無百天風吹

落懸崖瀑散作岩頭半夜雷

紫雲峯

白湖郭 虞

翠壁丹崖接上台春深縹緲紫雲堆玉蕭誰

手書前月應候鶯峰鶴駕回

隴西李 叔義

紫氣濛濛掃不開危基突出自天裁瓊環響

落臺前月知是神仙跨鶴來

古城峯 白湖郭 虞

古城今幾家山空少陳跡
首途絕香塵煙崖
欽寒色風冷松桂潭
月上藤蘿石莫聽
鳥夜啼令人感
壽昔

龍西李 叔義

翠壁丹崖路不平行
人猶道古城名
風景日送清冷
調不帶梅花鐵笛聲

太平峯 白湖郭 虞

玉燭調光降九霄
千峰萬壑度雲
謠太平一曲誰同唱
好上金蕭百尺橋

龍西李 叔義

太平景象浩無窮
半落名山勝
縣中喜得神棲安
此地陰崖草木被仁風

真仙八詠圖 早首

鰲嶠仙宮 白湖郭 虞

靈貺昭仙界
天香繫綺袍
花迎雙綵鳳
山擁一金鰲
桂闕凌雲起
芝壇掛月高
神機涵宇宙
筆翰送波濤
玉洞劉晨
藥瑤臺阿母
桃請看穹
碣上萬古 勅書褒

釣臺李 溥

岩峯金鰲頂仰視
屹千仞自從兩儀分
不與群峰並
聖朝崇真宮
雲華輝相映
神機達九重
層深垂雙慶
雲林隱天香
風泉雜仙磬
那能把清芬
洗却塵九性

龍西李 叔義

琳館中峰起
金鰲擁地迴
靈光天上合
褒錫日邊來
丹鳳御瑤草
青重進羽盃
悠悠塵境外
佳氣勝蓬萊

青門邵 壻

雙闕巍巍遠
世氛空香浮
翠日氤氳歸
月迴金鰲頂
樂動雲隨白
鶴群筆翰九
天新龍沐水冠
五代備殊勲
遙瞻花萼相
輝處千載靈光
產異芬

長樂陳 榮

琳宮標勝景
蒼骨石堅牢
世治神靈闢
山環氣象高
夜光騰貝闕
春色醉仙桃
曠古才英邁
榮封冰寵褒

龍湫飛瀑 白湖郭 虞

積雨過仙頂
飛湍帶古湫
夜聞雙澗落
曉入一溪流
影倒銀河夕
聲懸碧漢秋
高樓驚夢

鶴幽恠起潛虬遠橫疎鍾度還疑素練浮
峰清聽處月在步虛樓

隴西李 叔義

靈湫經宿雨飛瀑瀉明河露色澄冰鑑寒聲
出薜蘿亂松驚鶴夢繞岸送漁歌濯足溪頭

卿八

十六

月真仙幾度過

釣臺李 溥

六合看化始鑿開由天工蜿蜒蟄靈氣湫潭
秘瀉滌銀河天際來倒挂千尺虹上與星漢
接下與江流通涼影美新月寒聲逗疎風真

仙日醜賞清詠誰能同

青門邵 擘

新霽靈湫逸興多飛流百尺瀉天河凌雲宛
若抱瓊練帶月還疑散玉珂乍起潛虬潭上
聽還驚聯鴈日遙過朝來直上金鸞望散作

蓬壺碧海波

長樂陳 崇

寒流千尺下雲梯宛若瑤穹吐白霓奇語
蛭敷 聖澤普為人世洗凡泥

竹巖霽雪

白湖郭 虞

萬竿凌絕壁六出霽飛花色借具益螢光分
將逢斜翔翔宜瑞鶴蕭英寂神鴉一軼紅塵
杳千尋翠羽遮郢人歌白雪仙靈冷丹砂却
傍高真境清芬仰棟華

釣臺李 溥

卿八

十七

隱隱樓真岩積雪闕幽邃修竹凍不開千林
失蒼翠晴光凝素華臘朔驚寒吹六出喜同
雲色兆豐年瑞仙居十二樓瓊瑤宛相對一
曲步虛詞鐔鐔玉聲碎

隴西李 叔義

岩前雲欲歛竹外雪初乾遠暎遙臺曉低籠

翠袖寒虛明雲母帳錯落水晶盤深愧塵緣
薄仙歌和獨難

青門邵 擘

峰凝晴翠拂雲端六出飛花尚未乾白鶴樓

時渾不辨青鸞隱處却同看染園賦就攀何
及郢曲才高和獨難更想雙真歸珮曉天風
遠襟玉聲寒

長樂陳 崇

竹倚靈岩勝寒威瑞雪晴鶴驚無限繞泉石

有餘清夢落三湘
遠神遊萬玉傾
隱人懷拆
筭路滑不堪行

仙嶼靈芝

白湖郭 虞

一峰鍾瑞鶴百卉
謙仙靈葉酒金並
露香疑
紫府星漢池同
曄曄商谷自青青
豈並並三花

秀仍兼九畹馨
浮光凌月殿
積翠散雲屏
肯許山人採期延
草木齡

釣臺李 溥

伊昔肇真宮
瑞草產其處
九並絢熙陽
三秀結華露
元氣孕至和
靈根世稀遇
曄曄呈嘉

祥煌煌映仙嶼
不讓漢池生
寧療商山茹
此跡幾何年
至今播芳書

隴西李 叔義

仙頂超群鳴
靈芝異繁芳
瑞移商谷秀
清奪漢地香
雲葉春凝紫
金英晚孕黃
肯分塵世

六

采從此薄膏梁

青門邵 擘

蓬嶋遙遙碧海涯
世人傳此產靈芝
浮光夜落丹砂井
挹翠朝涵太乙池
鰲頂經殘秋露
馥商岩歌罷夕陽
違何由拾得為
真秘更上

天壇一問師

長樂陳 崇

地產靈芝紫葉
紫仙人採秀得
深根愧予空
老瀛洲下安得
名聯四皓尊

青浦歸潮

白湖郭 虞

透浦青汀樹歸潮
白海門多情環
鳴與不舍
見晨昏冷蘸丹
霞影寒兼璧月
魂千家流故
澤一道自仙源
望極倚繁縷
吟餘半落展塵
纓如可濯鰲頂
謁 洪恩

釣臺李 溥

青浦湖初落暮
雨江上來波光
淨如洗萬頃
無纖埃石根蒲
葦密沙磧鳧鷖
猜舟橫兩岸
徑路轉群峰
開蹊鑿非禹跡
朝宗自東回滄
浪起漁唱月夜
繞仙臺

隴西李 叔義

卿八

十九

青浦行吟處
瀟瀟早潮舟橫
芳草偃沙接
大江遙迴岸
崖潭鳴危虹
掛石橋仙槎
從此遠
遼度泛層霄

青門邵 擘

遠浦倉茫日未昏
歸潮一帶似知源
晴看白

鳥餘沙跡暝洗青自靈石痕乍入澄江還有
信欲分滄海總難言觀瀾更上蒼峰頂何處
朝宗是禹門

長樂陳 崇

客行青浦近雲引去潮懸惟不懸岸閑鷗

立淺沙網收群釣罷帆落一舟斜坊看來滿

應乘博望槎

南塘過客 白湖耶 虞

迢遞南塘路蒼迴太乙官亂山看不盡過客

思無窮鄉國浮雲外關河夕照中猿裘逢李

子馬首望梁公寄跡霜前鴈驚心海上蓬身

獨從此遠誰問泣西東

釣臺李 溥

閩州富山海賈客爭奔馳營營貪利涉來往

南塘隱遠槓聲傳跡萍水懼新知落日望煙

火寒風吹髮絲鄉園寸心遠孤雲傷別離壺

中日月長應嘆塵世癡

隴西李 叔義

閩南通驛傳利涉兢奔馳羸馬驚寒度輕輶

薄月移鄉心萍梗跡客淚海天悲想得仙家

樂空憐浮世痴

青門邵 壻

放思南塘野水深依依煙柳碧陰陰故園親

友知誰健別路鶯花倦獨吟鴈斷心懸青浦

月天空目送白雲零停驂好謁真仙境一問

徽音抵萬金

長樂陳 崇

車騎紛紜去復還南塘有路入青山幽芳可

採魚堪釣何事勞勞不暫閑

木嶺樵歌 白湖耶 虞

木嶺橫山嶠天風拂草衣採雲行誦處竟夕

浩歌歸野寺初殘磬人家半掩扉數聲秋漠

漠一曲月微微柯爛何人識山空聽者稀迴

傳驚頂上老鶴發清機

釣臺李 溥

西岡掩寒色木嶺浮夕陰幾處樵人歸長歌

發簡音款乃振林木千岩落葉深初疑黃鳥

弄又訝清猿吟碧澗雜幽聽白雲諧素心縹

緲和仙樂南下明月岑

隴西李 叔義

木嶺開清曉，精歌度寶林。依微山霧暝，飄沓澗雲深。恍訝溪猿嘯，蕭蕭還驚木客吟。聽來琳館下，遠雜步塵聲。

青門邵 壻

若老木嶺抗浮塵，孺子攀登不厭頻。耽讀每

柳八

王

驚山色晚，浩歌長喜月華新。數聲驚起巢松鶴，一曲催歸採藥人。日暮蒼峰聽漸近，恍疑仙珮下天津。

長樂陳 崇

樵歌聲款乃，木嶺思幽沉。送日隨流水，盤雲

出遠林。巢樓驚鶴夢，洞隱駭龍吟。余息滄浪

調聞之一振襟。

鍾山鴈塔

白湖郭 廣

孤峰浮紫翠，七級競繁華。迥卓龍天近，遙連

鳥道斜。留題皆國士，問劫等河沙。影倒維摩

室，香分太乙家。夜燈然綺樹，曉座落曇花。我

愛觀先達芳名耀碧紗。

鈞臺李 溥

鍾山衛真境，屹立清江濱。浮僧倚巖巖，七級

凌空雲。高標出沙界，華構起塵氛。題名照鳳

侶飛佩來鶴群，久懷紫霞想。永願揚靈芬，未

龍西李 叔義

能接丹梯景，仰徒朝曛。鍾山環寶地，鴈塔倚層巖。燈影秋雲外，鈴音夕照邊。香名題俊士，雅梵集龍天。幾欲投清賞，何年謝俗緣。

青門邵 壻

名山寶級隔塵紛，迥對真官山。白雲百和爐，香風共遠九天鐘。聲夜初分花窓梵，語空中靜桂籍名。登海內，聞擬欲懷人。一清眺寒聲。又聽鴈離群。

長樂陳 崇

七級浮圖鮮色新，鍾山擊翠勢嶙峋。題名自古多才彥，能使前人覺後人。

徐仙翰漢十四卷附贊靈集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至元乙未福州教諭周壯翁序似元時舊本矣所載皆唐末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詩文稱降神於閩所作然不言其所自來考第三卷塞謗文中有今之箕筆語乃知皆附凡書也考倪岳集有正祀典疏其第十條云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案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定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愈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卒復於是大新闢地廟云云又春明夢餘錄載劉健草除濫祀疏云謹案正史載徐溫養子知誥篡僞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成化末年加爲上帝云云是徐仙之祀肇於晉顯於宋而大盛於明此書元人輯之明人刊之蓋有以矣後附贊靈集四卷皆頌神之文其中無一知名者蓋未有端人正士肯列名於此等書也

御製周顛僊人傳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顛仙傳

一卷》提要

紀錄彙編卷之六

御製周顛僊人傳

洪武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破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

紀錄彙編卷六

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曾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

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孃及又
卿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
動得婆孃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
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
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
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綠缸煨
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
紀錄彙編卷六

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
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之爭取酒飯以
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
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
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
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
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克
軍便克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
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
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
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
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
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
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
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率以
舟泊沂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
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
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
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殊其說

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
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
顛者回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
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管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
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
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項多殺且未
敢且縱你行遂稟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
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
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
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

紀錄彙編卷六

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會見否對曰前者俄
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
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
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笑叩圍武昌甲辰平
荆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
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
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
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
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
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
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會再見否其赤脚者云
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
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德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
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
一塊其用之方金盃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喫
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
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
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沈墜

紀錄彙編卷六

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在大池寺去崑行五
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
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
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
詢者此人也卽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
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
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
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
手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至使者至香然欠朕復
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編巧但說事

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附錄

御製祭天眼尊者周顛僊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濛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斯若是歷萬劫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為朕知而濟朕雖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翫閱人情粹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嘆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嶽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歟

御製赤脚僧詩

跣足慙慙事有秋苦空巔際孰為儔愆消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僊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靨來臨久疾瘳

御製群僊古詩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僊弟子巖為屋鍊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天眼尊者詩

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肖醫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積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閒一智聲如雷

周顛僊人詩

初見 聖主合天基一時風來一時癡逐片俱來繩一桶浩大乾坤止此時人居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顏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紀錄彙編卷六終

紀錄彙編卷六

七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周顛仙傳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太祖高皇帝御製紀周顛仙事蹟顛仙建昌人少得狂疾其踪跡甚怪初謁太祖於南昌隨至金陵後從征陳友諒旋卽辭去友諒旣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親製此傳命中書舍人詹希康書之勒石廬山後人錄出別行并附以太祖御製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羣仙詩及赤腳僧詩各一首明史方技傳敘周顛事卽據此文也